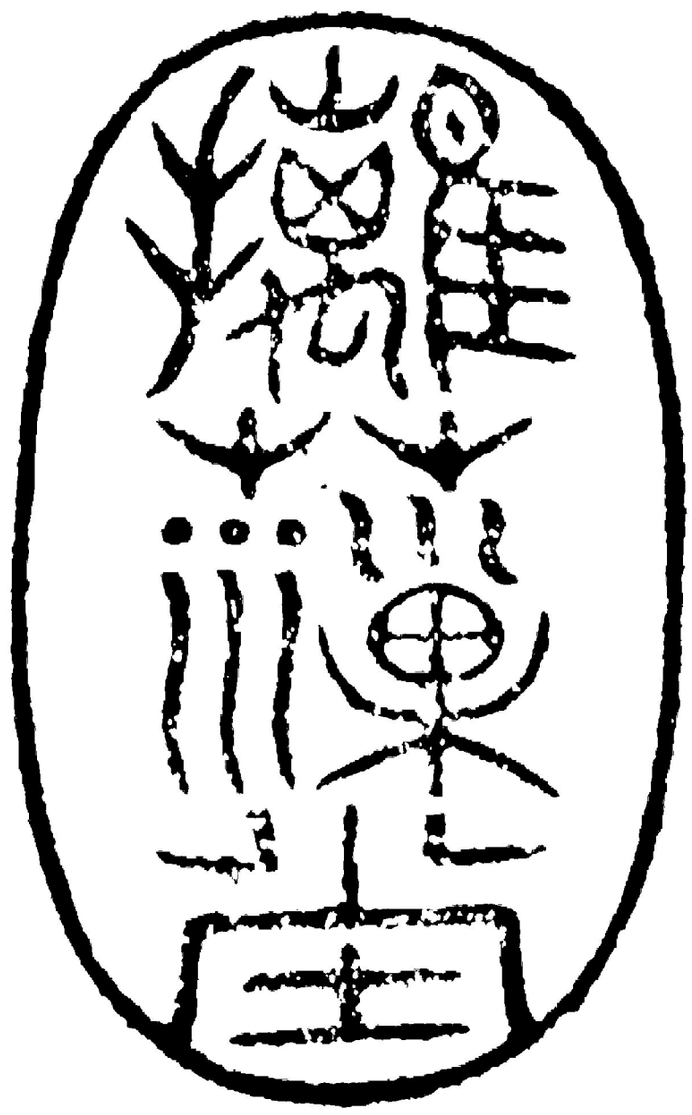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摛藻堂印

四庫全書簒要

經部 第三七冊 春秋類

世界書局印行



#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春秋或問二十卷五論一卷　宋呂大圭撰
春秋詳說三十卷綱領一卷　宋家鉉翁撰


卷次

頁次


一　三八—
三八—二二九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或問卷一

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或問目録

春秋或問目録

第一卷

論春秋褒貶　春秋

隱公

元年　春王正月

王正月　即位

第二卷

盟于蔑　鄭伯克段

天王歸賵　盟于宿

祭伯來　益師卒

二年春　會戎

入向　入極

盟于唐　逆女

伯姬歸　盟于密

子氏薨　鄭伐衛

日食
第三卷
天王崩
求賻
盟于石門
伐杞取牟婁
遇于清
殺州吁立晉
衛師入郕
獻羽
螟
第四卷
伐鄭圍長葛
盟艾
城中丘
公伐邾
戎伐凡伯
歸祊入祊
盟浮來
會防
會伐宋敗宋師取郜取防
宋衛入鄭
齊鄭入郕
公薨
考宮
邾鄭伐宋
公子豅卒
第五卷
桓公
會垂假田盟越
弒與夷及孔父
會稷成宋亂
戎盟唐公至自唐
胥命於蒲
有年
遇于垂
宋公和卒
葬宋穆公
州吁弒君
伐鄭暈會伐
葬衛桓公
十年無正
宋蔡衛伐鄭伯伐取之
滕薛來朝
會中丘
無駭卒
盟瓦屋
會于鄧
取長葛輸平
叔姬歸于紀
弟年來聘
日食既
狩郎
凡伯來聘

渠伯糾來聘　甲戌己丑
齊鄭如紀　仍叔來聘
從王伐鄭　大雩
燔陳佗　大閱
紀侯來朝　子同生
第六卷　穀伯鄧侯來朝
己卯烝　冬大雨雪
祭公逆季姜歸京　桃丘弗遇
來戰于郎　盟于惡曹
執祭仲突歸于鄭　盟于折
會于夫鍾于闕盟穀丘會虛會龜盟武父
及鄭伐宋戰于宋　公會紀侯戰齊宋衛燕敗
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御廩災乙亥嘗　宋人以伐鄭
突出奔世子忽復歸　鄭伯突入櫟



會于袲伐鄭會于曹會伐鄭
衛朔出奔　蔡季歸于蔡
葬蔡桓侯　會瀓夫人姜氏如齊
公薨于齊喪至葬我君桓公
第七卷　子同生
莊公　穀伯鄧侯來朝
夫人孫于齊　單伯送王姬築館
錫命　齊遷紀三邑
會于禚　溺會伐衛
葬桓王　紀季以酅入齊
次滑　紀侯大去國
公會伐衛子突救衛衛朔入衛
齊歸衛俘　師次郎侯治兵圍郕郕降
無知弑諸兒　齊人殺無知
第八卷　公伐齊納糾小白入齊及齊戰乾時敗績

齊取子糾殺之　荆敗蔡以獻舞歸
齊滅譚譚子奔莒　宋大水
紀叔姬歸鄫　盟于柯
齊伐宋單伯會伐　荆入蔡
夫人姜氏如齊　宋齊代郕
宋齊衛伐鄭　同盟于幽
齊人執鄭詹詹逃來
第九卷
公子結媵婦遂盟　齊人伐我西鄙
齊人伐山戎　鄭伯突卒
葬文姜　殺禦寇
公如齊納幣　祭叔來聘
丹楹刻桷　如齊逆女夫人入
女叔來聘　日食鼓用牲于社
公子友如陳　伐戎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同盟于幽



會洮杞伯姬來　莒慶逆叔姬
齊人伐衛衛敗績
第十卷
荆伐鄭公會救鄭　築郿
新延廄　鄭侵許
有蜚　次成
伐山戎　冬不雨
公子牙卒　子般卒
慶父如齊
閔公
救邢　仲孫來
吉禘于莊公　夫人孫于邾
高子來盟
第十一卷
僖公
次聶北救邢　邢遷夷儀

夫人薨于齊夫人氏喪至　城楚丘
滅下陽
侵蔡伐楚盟召陵　許男卒
執鍼瀆塗　殺申生
會盟首止　鄭伯逃歸
楚圍許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天王崩
伯姬卒　小邾子來朝
公如齊　里克殺奚齊
伐北戎　遇防使鄫子來朝
沙鹿崩　公如齊
第十二卷
戰于韓　獲晉侯
會于淮　小白卒
伐齊　西宮災
伐邾取須句　宋茲父卒



天王出居　夷吾卒
滅邢　侵曹伐衛
公子買戍衛　入曹執曹伯
戰城濮楚敗績　衛侯鄭歸
殺元咺及公子瑕　宰周公聘
公子遂如晉　取濟西田
四卜郊猶三望　重耳卒
敗秦于殽
第十三卷
文公
公即位　會晉于戚
秦人伐晉　逆婦姜于齊
晉殺陽處父　閏月不告月
戰于令狐　先蔑奔秦
盟于扈　公孫歸父奔莒
宋殺大夫司馬司城奔

第十四卷

夫人姜氏至自齊　殺先都箕鄭父

地震

歸禚　楚椒來聘

次厥貉

敗狄于鹹　邾伯來奔

叔姬卒

滕子來朝

城諸及鄆

同盟新城

公孫敖卒齊歸敖喪

子哀來奔　曹伯來朝

來歸子叔姬　宋弑杵臼

公子遂如齊子卒　夫人歸于齊

第十五卷

宣公

遂以夫人至　放胥甲父

公會平州　取濟西田

楚侵陳侵宋　獲華元



秦師伐晉　晉人侵鄭

晉弑夷皋　郊牛傷猶三望

葬匡王　弑君夷

楚子伐鄭　趙盾侵陳

孫良夫來盟　有事太廟仲遂卒于垂

晉侯黑臀卒　衛侯鄭卒

陳殺洩冶　齊歸濟西田

入陳納孔寧儀行父

第十六卷

戰于郟敗績　宋楚人平

滅潞氏以嬰兒歸　殺召伯毛伯

盟斷道　叔肸卒

成公

無冰　敗績芧戎

戰于鞌盟表婁　取汶陽田

盟于蜀　荀庚孫良夫盟

鄭伐許
公孫壽納幣
黑背侵鄭
公會伐鄭
公如京師
執曹伯
會于鍾離
公會尹子伐鄭
雨木冰
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
仲孫蔑侵宋
賜公命
四月卜郊
會于瑣澤
僑如逆女婦姜至自齊
宋殺大夫
葬陳哀公
納北燕伯
葬許悼公
盜殺衛獻
公孫于齊
滅鄫
髡頑如會卒于鄆
會于蕭魚
盟于戲
劉夏逆王后
邾漆閭丘來奔
豹盟于宋
天王崩楚子昭卒
葬蔡景公
楚子麇卒
暨齊平
殺蔡侯般
星孛于大辰
盜殺衛孫
蒐于昌閒
公孫于齊
不書正
歸田邑費邑郈
第十七卷
襄公
第十八卷
昭公
展輿出奔
公如齊至河
葬陳哀公
納北燕伯
葬許悼公
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
雨木冰
會于鍾離
公會尹子伐鄭
公如京師
執曹伯
會于瑣澤
僑如逆女婦姜至自齊
宋殺大夫
公會伐鄭
四月卜郊
賜公命
公孫壽納幣
黑背侵鄭
仲孫蔑侵宋
殺弟佞夫
第十八卷
昭公
展輿出奔
公如齊至河
葬陳哀公
納北燕伯
葬許悼公
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
雨木冰
會于鍾離
公會尹子伐鄭
公如京師
執曹伯
會于瑣澤
僑如逆女婦姜至自齊
宋殺大夫
公會伐鄭
四月卜郊
賜公命
公孫壽納幣
黑背侵鄭
仲孫蔑侵宋
殺弟佞夫
葬蔡景公
楚子麇卒
暨齊平
殺蔡侯般
星孛于大辰
盜殺衛孫
蒐于昌閒
公孫于齊
不書正
歸田邑費邑郈
第十九卷
定公
第二十卷
哀公
會召陵侵楚
趙鞅入晉陽歸于晉
東國卒于楚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陳乞弒其君荼　用田賦

螽

臣等謹按春秋或問二十卷五論一卷宋呂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大圭撰大圭字圭叔南安人其學受之王昭禹昭受之陳淳淳受之朱子故其書辯褒貶之例為非而約以二端曰有春秋之通例有聖人之特筆特筆之用有三曰明分義曰正名實曰著幾微於三傳之內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於何休解詁斥之尤力初官潮州教授時葉夢申跋其書謂春秋五論外又有集傳或問二書程端學復議其五論所引春秋事時與經意不合今考或問中不合經意者頗多大槩宋代諸儒長於持論而短於考實然辨別理欲使人知誠意正心以為應事之本其大旨固無愧聖賢也大圭後於德祐初由知興化軍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蒲壽庚舉州降大圭遇害其大節亦能不負所學者春秋集傳已佚此二書僅存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春秋或問卷一

宋 呂大圭 撰

## 春秋褒貶論

或問春秋以一字為褒貶信乎曰春秋因魯史而成文者也史之所有聖人因之其所無者不能以意度也史之所述聖人定之其所闕者不敢以强補也聖人作經以示萬世固未嘗有一毫私意參於其間而顧欲竊褒貶之權以自尊乎且魯一國也夫子匹夫也夫子因一國之史而欲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則是私魯也以匹夫之微而欲以竊天子之刑賞則是私已也聖人宜不為是也故夫春秋者紀實之書也然則夫子之於春秋固一切因魯史之舊文乎曰史之所有聖人因之其情有過吾奪之則聖人決不如是也聖人之筆如化工洪鑪高下要亦使之各得其所而已豈曰容私意於其間哉春秋非聖人所自作亦非聖人不能作學者誠知春秋非聖人所自作也則夫名稱爵號予奪紛紛譬若法家用法刻覈瑣細者其說不可用也誠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作也則夫歸之赴告策書諉之魯史舊文而聖人之筆史官之筆謂其事也因其事精微之意或未之講者其說不可盡從也曰先儒以褒貶為例而或謂春秋無褒辭皆貶爾其說何若曰吾方以著其義而事實矣明其義以録其事而義著矣故曰

不敢以褒貶論春秋矣況敢盡以為貶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自後之觀春秋者言之也非自孔子之作春秋者言之也聖人之述史也始自堯典終於獲麟書則記言之史而其時則唐虞三代也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也觀其所記孰非治世之事乎春秋則記事之史而其時則春秋也其人則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之流管仲咎犯先軫之儔也觀其所記孰非亂世之事乎述治世之事孰非可褒乎述亂世之事孰非可貶乎然則春秋之書以事言之則皆可貶爾豈必自孔子作春秋之時而例貶之哉曰然則公穀之以日月為例也奈何曰記事者以事係日以日係月此自作史之法耳拘日月之例以為褒貶則尤不通之甚也若事之是非固有因日月以見之者矣而所書之意不為日月設也曰子不以褒貶論春秋可也獨不曰天子之事乎曰以春秋為天子之事此自孟子言之爾非謂聖人之作春秋本竊天子之權以行賞罰也且夫叙彝倫立人極位天地育萬物此天子之事也而豈徒曰賞罰之哉周道衰徼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於世彝倫幾於不叙人極幾於不立天地幾於不位萬物幾於不育矣夫子雖賢聖不得位而斯文所在自不可誣退而因魯史修春秋使夫是非邪正之理曉然於天下而惻然於人心則人欲尚可以遏天理尚可以扶彝倫尚可以叙人極尚可以立天地可位而萬物可育也此其功蓋與禹之抑洪水周公之膺夷狄者等易亂而治此其機也是不曰天子之事乎而說者特以賞罰言之是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天子之事矣愚故曰春秋者紀實之書也非賞罰之書也曰然則聖人之筆法也何若曰舊史之文不可得而見也今案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固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之文矣而今春秋之文則曰衛侯出奔齊蓋書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舊史之

文也書曰衛侯出奔齊者夫子修春秋之文也又案杜預載汲冢竹書紀年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虞師晉師滅下陽是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推此類言之則聖人筆削之意固可見矣曰然則孔子何以作春秋曰其文則修其義則作孔子病天下之是非邪正貿亂而不明也天下之是非邪正貿亂而不明則是人心之惻隱羞惡者無復存也人心之惻隱羞惡者無復存則是天下不復有人道也天下不復有人道則是造化生生之理遂息滅而不復運也孔子天理之所在而詎敢以自安乎春秋雖欲不作惡得而不作

## 春秋

或問春秋魯史也諸侯亦有史乎曰案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說者曰如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曰昔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此亦不過借後世之事以明先王之典耳切意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此不過如太師採詩以觀民風則遂從而掌之爾非謂列國各自為史也如左氏所謂鄭志所謂諸侯之籍者大抵皆東遷以來事也陳傅良曰晉乘楚檮杌魯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係於周書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入於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為史矣曰然則夫子之修史也何以主魯曰夫子魯人也春秋魯史也以魯人而修魯史固其宜也而何疑之有且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夫子修春秋之意也

## 隱公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曰隱公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周之東遷非平王之為乎此一時也固世道升降之一會也自是而上進進而升則其極也為成康為文武由是而下駸駸而降則其極也為戰國為暴秦世道升降之會決於此時矣是以聖人望焉望之而不足以副吾望也則深悲之思昔蒼籙肇基文武成康艱難積累以立其國惻怛忠厚以字其民德澤浹洽法度詳明蓋至於王道浸衰之時而所以淪浹斯民之心維持社稷之脈者猶有所恃也厲雖板蕩而宣輔中興幽雖暴虐而朝廷不替朝事不幸而犬戎作難國家陵遲至於東遷極矣然使其時有興衰撥亂之君勵復古中興之志則澗洛之周尚可以退而為豐鎬之周也今平王即位已久至於四十九年而不克自立則亦無可望矣此聖人之所深悲而修春秋之所從始歟故嘗謂書之末春秋之始也聖人定書至於文侯之命而止聖人蓋傷之矣何也父讐不報天理滅矣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之初正當克志厲行以求報之可也今其策命之辭則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事已畢矣用賚爾圭瓚秬鬯一卣功已報矣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四方無復事矣幸一時之苟安而忘百世之大禍此豈復有人道邪聖人録之於定書之末非善其猶能策命諸侯也正傷其不能興復王業也是故書至於是而止焉書止於文侯之命是平王之初年也春秋始於隱公之元年是平王之末年也然則平王之一身固書春秋之所為終始歟曰魯侯爵何以稱公曰臣子之辭也

## 元年

或問春秋書元有義乎曰人君即位之一年則謂之元年自古然矣緣終始之義不可一年而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而無君故君薨嗣子踰年而後即位改元自古然矣然則書元年者魯史之文也而夫子因之爾或曰元者氣之始也人君即位必法氣之始也自乾坤言之則曰乾元坤元自人君即位之一年

言之則曰元年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所從來久矣非夫子特以是示訓也

春王正月

或問王正月之說建子之月乎建寅之月乎曰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以愚觀之以春秋攷春秋足矣大抵從建子之說則與詩書不合從建寅之說則與周禮春秋孟子不合世儒欲主建子之說則必拗詩書所載以强附於建子欲主建寅之說則必牽周禮春秋孟子所載以强列於建寅要皆不通之論何則詩言四月惟夏六月徂暑謂建巳建未月也書言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謂建丑月也而鄭康成孔安國諸儒皆主周正之說亦恐其未當周禮有正月正歲之異春秋載春無冰之文孟子述九月十月之說要皆用周正也而近世儒家乃欲强為之說而歸之於夏正則愚亦未敢以為然請得而論之周禮所謂正月者謂建子之月也所謂正歲者謂建寅月也而近世儒者乃謂正月為建寅之月正歲為建子之月則先于後寅亦自然之序故周禮言歲終者建丑月也



為建子之月則誤矣案周禮太宰之職以正月布治於邦國都鄙小宰之職以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大司徒之職以正月布教於邦國都鄙正歲令於教官曰各供爾職小司徒之職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歲終則六鄉之吏會政教事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州長之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讀教法如初合而觀之則太宰司徒以建子之月而布政教小宰小司徒則以建寅之月而令百官太宰司徒主治教者也故體天道之始而布之小宰小司徒奉行者也故體人事之始而布之亦理之當然若謂小宰先帥其屬以觀治象之法而後太宰始布其法亦恐於理顛倒又況大司徒之職先書正月布教次書正歲令羣吏攷官鄉大夫之職先書正月受教次書正歲令羣吏州長之職先書正月屬民讀法次書正歲讀教法如初則先于後寅亦自然之序故周禮言歲終者建丑月也

正歲者建寅月也正月者建子月也有大政令則先以建子之月若其他事則率用建寅之月耳至如凌人之職鄭司農釋云掌冰正言掌冰之政令也下文云歲十二月令斬冰此與孟子歲十二月輿梁成之文義相似而或者讀以為正歲為十二月則誤矣彼謂正歲為十一月矣而又以正歲為十二月可乎此不通之論耳孟子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文公舉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則是孟子之所謂十一月者即今之九月也十二月者即今之十月也況九月而徒杠成十月而輿梁成然後民不病涉若待十一月十二月而後成則民之病於溺者多矣安得以為民未病涉乎孟子又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所謂七八月正今之五六月也若謂夏之七八月則禾且實矣安得謂之苗哉故以周正也而況於以春秋攷春秋而益信乎案僖三十三年經書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所謂十二月即今之十月也十月隕霜乃其常也隕霜之必殺草也惟隕霜而不殺草乃其所以為異也豈必建丑之月而後為異乎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所謂十月即今之八月也隕霜而殺菽其為建酉之月無疑若謂建亥之月則不應尚有菽也劉向亦以為八月殺菽是劉向以十月為八月矣春秋書無冰者三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所謂春正月二月者皆謂建子建丑月也以建子建丑之月而無冰則無以為凌室之藏聖人是以記之或謂仲春開冰而無冰然後書無冰則桓十四年正月書無冰豈有建寅之月而遽開冰乎春秋所書如蜾蠃螟蛉李梅實隕霜無冰之類要皆據目前之災異而書爾豈必待開冰而無冰然後書無冰乎或者欲援大無麥禾之類以證謂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冰而後書無冰也不知大無麥禾之書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蓋總一歲之事而記之於歲終也開冰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

比乎然則無冰之為建子建丑之月又明矣桓八年經書冬十月雨雪謂建酉之月而不應雨雪也若以為建亥之月則又何以為異乎隱九年經書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謂建寅之月不應大雨雪也或謂建辰之月不應大雨雪不知大震電而又大雨雪乃其所以為異蓋大雨震電者陽氣之大發散也大雨雪者陰氣之大凝結也雨與雪非二物以陽氣散之則為雨矣以陰氣凝之則為雪矣聖人所書正謂陰陽之錯行爾何必泥於建辰之月而大雨雪乃為異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其所以書者亦謂以八九月而不應大雨雪耳若以為建亥建子建丑之月則又豈以為異乎或謂桓四年經書春正月公狩于郎狩冬事也不宜書而書之則知春狩之為非禮矣不知狩雖得時而狩之非其地烏得而不書亦猶西狩獲麟以獲麟書非以其不時而書之也或謂桓八年春正月已卯烝烝冬事也不宜書書之則知春烝之為非禮矣不思書春正月已卯烝蓋為下文夏五月丁丑烝起也一歲而再烝烏得不以為非禮以春秋一書攷之則知春秋所書正月者蓋周之正月也所謂春者即周正月之春也明矣又何疑乎或者又案左氏之文以證其用夏正之說如莊十六年傳載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也以十月為盈數則知其為夏十月也隱三年傳載夏四月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與今時無異則知其為夏之四月也其他引證甚詳要皆明左氏所載即與今時之月數無異初未嘗用周正耳然愚案左氏所載與經書不合者甚多未易盡數僖八年經書天王崩而左氏載於七年曰閏月天王崩襄王惡太叔之難不發喪至八年十二月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豈有天王之喪而可以匿喪踰年乎蓋經書於八年之十二月而傳誤以為七年之十二月也由此觀之則傳之與經其不合既有如此又何止於月日之間乎然嘗觀左氏所載若

僖五年正月朔日南至與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之類固是用周正紀事然至於僖五年經書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云去年十二月太子縊于新城僖二十四年經書冬天王出居于鄭傳云秋王適鄭處于氾經書春而傳以為去年之冬經書冬而傳以為秋以此見左氏所據之史是用夏正紀時者是以當書於春者誤之於冬當書於冬者誤之於秋耳夫子所定之春秋自一史也左氏所據以為傳語載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如此等處分明載夏商周正朔之異與家語合家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再見失閏矣借曰家語之書不足信孟子之書亦不足信乎由此言之則謂王正月為建子之月亦信而有證矣曰然則所謂春者何也曰先儒之論是也多矣而未有定論也為胡氏之說則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子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

諸行事之驗也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自專也為呂本中之說則曰春者天時也王正月者時王之正月也人君當上謹天時下奉王正所以為君之道備春王正月者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則春者始建子之月云爾或曰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而春則夏之春也故以春冠王正月上孔子曰行夏之時是也諒乎曰聖人以王制正諸侯之失明其僭叛之罪而先自改王制易時月何以正其罪哉且彼將有辭矣夫所謂行夏之時者固謂顏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當如是爾如使顏子得志行道未能改革天命則亦將從時王之制不得擅用夏時況春秋尊用王制其尊聖人也過矣二說異焉未知其孰從故曰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姑闕之以俟知者

## 王正月

或問書王正月何謂也曰先儒論之詳矣元年春王正月者蓋舊文也仲尼修經之際於春三月始有事者特書王欲明天下之事必係於王以繩當時之亂而示後世之法也故事起正月則書王正月二月雖有事不復書王矣如文元年書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之類是也事起二月則書王二月三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莊四年王二月夫人享齊侯于祝丘三月杞伯姬卒之類是也若正月二月已有事而例但書時則三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隱元年春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之類是也惟孟仲未有事至三月而始有事則書王三月如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之類是也若人君之始年則正月不以有事無事而皆書王惟定公則否

## 公即位

或問春秋十二公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其餘皆書即位惟定公則春不書即位六月書即位者何曰先儒之論是也多矣然而往往自相反也有謂書即位為繼正者矣以言文成襄昭哀五君可也桓宣定亦可以為繼正

乎有謂不書即位為繼弑者矣以言莊閔僖三君可也隱亦可以言繼弑乎至於不通則曰隱不書即位桓書即位如其志也隱有孫桓之志桓有篡弑之心故皆如其志而書之夫以書之為正則不書者皆不正矣以不書為正則書之者皆不正矣安得自相牴牾邪胡氏之說則曰人君即位此重事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至於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則以為著其弑立之罪宣公為弑君者所立閟受之而不討賊則亦以為如其意而書之定公則亦以為季氏所立此其義又精矣然以隱莊閔僖為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可也桓宣定亦上有所承內有所受乎以文成襄昭哀五公為別於桓宣定乎或者為之說曰春秋常事不書書即位非正也何以為不正曰不稟命於天子也何以知其不稟命於天子曰桓書即位者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是桓未嘗請命也文書即位者也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是文未嘗請命也故書即位以賤之以桓文之事效之則可以知其他書即位者皆不稟命於天子者也愚切以為不然即位者人君之始事也春秋之所當紀者也何以知其為春秋之所當紀也曰以定公之事效之則可知矣定元年春不書即位而於夏之六月書之蓋於是時始得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爾莊閔僖皆繼弑者也隱不自正者也故皆不書然則桓宣何以書即位曰桓宣之得國者不以道然意其得國之初必有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故書之書其即位而不沒其得國之正與否也春秋紀實之書爾後世因其實而效之則褒貶見矣又豈以書即位為褒不書即位為貶哉善乎王氏之言曰不書即位禮之不舉也新君踰年即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禮

之不舉故不得而書也然則隱公非攝歟曰生稱公死稱薨何攝之有曰然則隱公之有孫桓之志也善乎曰三代傳嗣之道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無適則庶立均庶則長立隱公聲子之子也桓公仲子之子也隱公雖庶子桓公亦庶子何以知桓公之為庶子也古者諸侯無再娶再娶亦妾也何以知再娶之為妾也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是以知再娶之為妾也惠公為隱公娶于宋宋女美公自取之而生桓公則始娶仲子者非娶之為夫人也仲子不得為適子矣均為庶子而隱公乃探父之邪志而有辭孫之心焉故曰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公羊氏不曉其義而有母以子貴之說何休至以為妾母得稱夫人其說謬矣

春秋或問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或問卷二

宋 呂大圭 撰

隱公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元年

或問盟何以或日或不日曰盟必有日月其不日者史失之也故崩薨卒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則皆史失之也故崩薨卒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者也時係年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不然如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卑不以告也此言得之矣如定六月即位亦書日必如穀梁之說則曰蔑之盟不日其盟渝也謂七年伐邾之役也信如此則春秋所書日盟者皆不渝乎且春秋因魯史而成文也盟必以日月此書法也假使史而無之聖人

安得強而加之乎其不可以是為說明矣曰然則儀父
何以稱字曰邾附庸之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於諸侯
故書字以別之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於趡莊二十
三年蕭叔朝公此其例也必如傳者之說以為貴之褒
之則儀父固未見其有可貴可褒之實也而況盟非春
秋之所貴哉難者曰子謂盟非春秋所貴固也周禮司
盟之職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載是
周之時已有盟矣而春秋何以不貴之曰盟生於信之
不足也失信而後盟而況於春秋之諸侯會盟之牲血
未乾而邊境之干戈已逞尚足貴乎善乎劉氏之言曰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初有疑於周官夫成周全盛之時聖王在上方國諸侯
同心協力以藩屏王室朝覲會同各以時至九伐之法
雖設而不施安得有疑會同哉盟者亂世之事蓋出於
衰周之際王德不競信義不足以懷遠威刑不足以制
強諸侯携貳不能協一是用假展牲歃血之事以要一
時之信而背信產亂實起於此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此言不出於成康而刺於變雅夫使周公輔佐成王
建卜世之基而虞人之不信區區恃盟詛以時繩約之
蓋亦危矣然則司盟之職載在禮典果可疑也烏乎東
遷之後列國交盟紛然四起或會諸侯而同盟或合一
國而交盟其甚出於大夫又其甚出於夷狄去古浸遠
盟約浸繁頹波橫潰不可禁制雖或質之以鬼神鉗之
以禍福實之以載書然口血未乾兵刃已接則回視前
日之盟適資狙詐之計耳然則案春秋所書以想觀先
王之盛則司盟之職載於典禮又可疑也聖人傷信義
之不復見而諸侯變古易常以滋亂後世故自隱迄哀
凡盟詛之事皆書於春秋所以疾當時而律萬世也曰
然則盟一也何以或曰會或曰及或曰暨也曰三者皆
與也與者彼此同也曰會曰及曰暨而不曰與者所以
別內外而分彼我也故曰會者主彼言也及者主我言
也暨之為言不得已也此蔑之盟案左氏則曰公欲求

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則我欲之矣故以及書之

鄭伯克段于鄢

或問克猶殺也何以或言克或言殺曰殺者殺其一人耳克則勝其徒衆也案春秋諸侯殺大夫稱人稱國殺世子母弟稱君稱人則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稱國則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君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段亦母弟也而不稱殺其弟則徒衆盛矣何以不言伐非敵國也書曰克若敵國然云耳



曰段以弟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宜若無罪焉可也何以稱鄭伯曰段之不弟不足言矣莊之不兄其罪顧不多於段邪公子呂言之者再而公不聽者再始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則固已有忿之之心矣至曰子姑待之此何意邪及段將襲國始曰可矣得非存心積慮養成其惡而至於殺乎以後世之事比之則建成元吉之謀為變與段之謀襲鄭其愚一也太宗之謀殺其兄與鄭伯之謀殺其弟其譎一也莊公之罪顧不大於段邪然則段無罪歟曰段不得與於弟子之稱則段有罪矣曰大叔于田之詩當時之人乃有美段之辭何也曰詩緣人情者也春秋明大義者也人情之所喜固有大義之所棄者大義之所許固有人情之所不樂者矣何可一邪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或問先儒皆謂宰為冢宰咺為名名冢宰譏其賵妾母也而子不從之何也曰愚亦以春秋攷之爾案春秋周父榮叔之類是也必微者而後名之宰咺之類是也卒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名之王子虎劉卷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是年宰咺書名而不氏者士也桓四年宰渠伯糾書氏及字者命大夫也僖公九年宰周公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緤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日微諸侯日強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母則其事固不待貶絕而自見矣何必名

其使而後為貶哉曰子何以知仲子之為孝公妾而不為惠公妾也曰以僖公成風之例而知之也妾母不得稱夫人其稱夫人者非禮也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一例爾此妾母係子之義也且必以為惠之妾桓之母則左氏固有子氏未薨之言矣使左氏之言而可信則是天王之生賵人母也其亦不近人情矣

及宋人盟于宿

或問及之義曰及者主我言也然則及之者誰乎曰春秋書盟而書及者多矣是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及蘇子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此其說亦巧矣雖然吾已論之於前矣

祭伯來

或問祭伯何以為天子之上大夫曰石氏曰天子之畿方千里公卿大夫皆邑於其中其受地則皆視公侯伯子男至於祿而不世則不可與外諸侯班焉故曰天子之大夫而不世祿也外諸侯嗣也今祭伯天子之畿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也聘弓鍼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此為知所譏也禮載縣子之言曰古之大夫束脩之

問不出竟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然則此年祭伯來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莒慶來逆叔姬其為臣也可知矣

闕

公子益師卒

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正月則書王正月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十年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之類是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是也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七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之類是也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五年春王正月十一年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若事在月末則月而不書王如隱八年春宋衛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歸祊是也若事係於時而不係於月則獨書春而不書月此年春公會戎于潛五年春公矢魚于棠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之類是也而穀梁乃謂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其說誤矣

## 公會戎于潛

或問會之禮曰周禮大宗伯之職曰時見曰會大行人之職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言天子有事則合諸侯而命事曰會也曲禮言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此言諸侯將朝天子則必先會於閒隙之地以習禮儀也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由是觀之諸侯無私會必有天子之事而後會焉凡書會皆非正也以諸侯而會諸侯然且不可況會戎乎會而不已必且盟盟而不信必且肆其暴有潛之會然後有唐之盟然後有伐凡伯之事是以春秋惡之胡氏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戎狄之有善否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事戎狄致金繒之奉苟圖便安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或狎主齊盟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戎狄而居內地無出入之防日復一

日必將滋蔓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外之道乎

莒人入向

或問左氏言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而子不從之何也曰吾以經攷經也案經桓十六年冬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則向為我邑明矣況穀梁有是言乎故愚嘗謂讀春秋之法經之所有則從經經之所無則從傳曰入之義杜預曰弗地也公羊曰得而不居也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三說異焉何也曰所謂入者直謂入其國都而已其義不在弗地與得而不居也且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焉斯入之矣非必以內弗受為辭也然所謂入者亦以見吾無所畏難而彼莫之禦我也經書入國入邑入鄆者凡二十有六而此其始焉非有其地故不曰侵非伐其人故不曰伐非環以守其城故不曰圍非密以出其不意故不曰襲非以勢力而得之故不曰取聖人所書隨其事而已然則其



稱人何也曰稱人其常也稱君稱將皆特辭也小國稱人正也人之為言未定其為君大夫微者之辭也春秋之初列國之大夫皆稱人內大夫則不書人無貶師師是也外大夫必有故也而後書大夫來逆女則書大夫盟則書大夫至於侵伐則皆書人伐書大夫主名者自晉陽處父始入書大夫主名自郤缺始侵書大夫主名自趙穿始是故春秋自文公以後而大夫之名字始班班見之於經矣

無駭帥師入極

或問無駭何以不氏曰石氏曰未以氏見也春秋之初大夫皆不以氏見紀之裂繻鄭之宛詹魯之翬柔溺皆不以氏見也曰其書帥師者何曰將尊師眾則稱曰某帥師以將之尊師之眾此皆大夫之專兵權者也翬帥師伐鄭而終也有寫氏之變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而終也有子般之禍此秉兵權之驗也然自僖以前書帥師者九自文公而後書帥師者百有八焉世之相去略同

而帥師之多寡不侔若是蓋其始也大夫之專權猶寡其終也則視以為常矣然則無駭其始歟東周以降王政不行外則莒人入向內則無駭入極非王命而入人之國邑逞其私智以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師而征討不加焉以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而其義見矣

公及戎盟于唐

或問戎之種類不一而此獨書戎何也曰春秋以來戎之雜處中國者多矣今其見於經者有曰山戎曰北戎曰姜戎曰雒戎曰茅戎曰陸渾之戎而戎蠻子赤則又諸戎之別種也皆戎也而惟山戎為最強故齊桓伐之以尊中國齊桓之功於是為大矣此所謂戎則徐州之戎也案書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則此蓋徐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周公膺戎狄伯禽征徐戎此魯人家法也而隱即位之二年春會之秋盟之隱公於是乎無魯家法矣胡氏曰與戎狄歃血以約盟非義矣盟于唐書日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



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

紀裂繻來逆女

或問內女未有言來逆者此何以書曰春秋之紀事有故則書以重書以變書內女未有書納幣者而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書之以事之重而書也內女未有言來逆者而紀裂繻來逆女則書之以禮之變而書之也男女夫婦人道之大也是以聖人謹焉是故內女之見於經者不一矣然皆有故而後書齊于叔姬郯伯姬杞叔姬不書歸而來歸則書志吾女遭人倫之變也內女之為夫人者入見於經非是者不書而莒慶來逆叔姬齊高固來逆于叔姬則書志大夫之越竟逆女而公為之主也至於紀伯姬叔姬宋共姬尤詳焉此可以見書法矣其書紀伯姬也若曰是吾女之喪未殯而紀侯去國者也其書紀叔姬也若曰是吾女之為娣於紀而卒

歸於鄫者也其書宋共姬也若曰是吾女之遇災而能謹於禮者也故其歸其卒其葬皆詳之此吾所謂以變書以重書者也曰伯姬卒于叔姬卒皆未適人者也而卒之何也曰此亦以重書之也鄫季姬卒則以魯君之於季姬聽其外遇而卒之也宋伯姬卒則以其遇災而卒之也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則以其外災而卒之也杞叔姬卒則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而卒之也然則伯姬子叔姬意以其情之重而卒之乎或者必欲為之辭則求之過矣

伯姬歸于紀

或問諸侯必親迎乎曰親迎禮也男子非親迎不有室女子非親迎不有家不親迎非禮也曰諸侯有社稷有人民苟必迎於他邦而所娶之國或道里之遠則將綿歷日月曠廢國家之治恐於理不然矣且文王之迎太姒惟曰于渭不曰于莘造舟之地蓋未遠於周邦且文王當是時未知已為諸侯否也至於詩云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則蹶為王卿士若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不亦宜乎然則迎夫人使卿未為不重此先儒之說云爾曰胡氏曰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渝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或問紀莒之盟何以知其為魯故也曰以前年莒人入向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則莒之強可知也紀方與魯為婚則其與莒盟者疑其為魯故也曰然則紀子伯者何也曰春秋闕文固有據本史因之而不能益者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闕疑而慎言其餘則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夫人子氏薨

或問夫人子氏杜氏曰桓母也公羊曰隱母也穀梁曰

隱妻也宜孰從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也則其為隱之妻者近是彼為公羊之學者蓋惑於母以子貴之說而不知妾母不得稱為夫人也隱桓之母俱不得以夫人稱隱之妻不得不以夫人稱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矣隱之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矣曰春秋蓋有以妾母稱夫人者矣曰此禮之末失也作俑者其僖公乎春秋天王歸賵則曰惠公仲子書秦人歸禭則曰僖公成風此言妾母係子之義也然惠公雖尊其母未聞以夫人稱也仲子之宮別為立廟特以致厚焉爾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是春秋之初尚以為疑而禮未甚變也至於僖公致厚於妾母而薨稱夫人則適庶亂矣葬稱小君於是有二夫人祔廟則亂倫易理無復辨矣自是而後習以為常宣八年經書夫人嬴氏薨冬十月葬我小君敬嬴而敬嬴則文公之妾而宣公之母也襄四年經書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而定姒則成公之妾而襄公之母也昭十一年經書夫人歸氏薨九月葬我小君齊歸而齊歸則襄公之妾而昭公之母也故成風敬嬴齊歸皆稱夫人蓋實録其說而不知妾母不得稱為夫人也隱桓之母俱不得以夫人稱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矣隱之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矣曰春秋蓋有以妾母稱夫人者矣曰此禮之末失也作俑者其僖公乎春秋天王歸賵則曰惠公仲子書秦人歸禭則曰僖公成風此言妾母係子之義也然惠公雖尊其母未聞以夫人稱也仲子之宮別為立廟特以致厚焉爾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是春秋之初尚以為疑而禮未甚變也至於僖公致厚於妾母而薨稱夫人則適庶亂矣葬稱小君於是有二夫人祔廟則亂倫易理無復辨矣自是而後習以為常宣八年經書夫人嬴氏薨冬十月葬我小君敬嬴而敬嬴則文公之妾而宣公之母也襄四年經書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而定姒則成公之妾而襄公之母也昭十一年經書夫人歸氏薨九月葬我小君齊歸而齊歸則襄公之妾而昭公之母也惟定十五年秋七月姒氏卒不書夫人不稱薨九月葬定姒不稱小君則其禮猶有所降殺耳當是時子雖立而未踰年故不以夫人之薨禮治喪不以小君之禮葬也然則妾母稱夫人其僖公作俑之罪乎或曰適夫人薨則成其為夫人哀姜薨而成風正出姜薨而敬嬴正齊姜薨而定姒正蓋君在則公子為其母練冠縓緣



既葬除之既薨則母固正矣然適薨而後可得申其尊也為此說者不亦可乎曰否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之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忘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二尊也

聞諸胡氏者如此

鄭人伐衛

或問春秋書侵伐圍入滅取之異亦有意乎曰聖人各據其實而書之而輕重自見矣泰山孫先生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夫禮樂征伐者天下國家之大經也天子尸之非諸侯可得專也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隱桓之際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凡侵伐圍入取滅皆書正以王法也愚謂入春秋之初書殺弟自鄭莊始書伐國亦自鄭莊始莊之於段也養之以成其惡而殺之矣其予奔於他邦以糊其口而又加兵於衛以責之莊之所為不已甚邪當是時也王政不行伯圖未起而鄭莊實以姦詐詭譎之雄肆行其間此一役也專伐國則有以見無王之罪也討公孫滑則有以見殺弟不怠之怒焉一書而二罪具矣

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或問春秋書日食或言日或不言日或言朔或不言朔何也曰春秋日食三十六隱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之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九昭之食七而書既者三桓三年七月壬辰宣八年七月甲子與襄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是也然有言日言朔者日朔俱得也有言日而不言朔者失其朔也有言朔而不言日者失其日也不言日與朔者日朔俱失也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之類日朔俱備也此年及僖十二年二月庚午失其朔也桓十七年冬十月朔失其日也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朔皆失也皆以歷家錯亂攝提無紀太史職廢歷象乖錯而無以正之故也然則夫子何以弗革乎曰春秋之作闕

# 春秋或問卷二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俞　嬙

欽定四庫全書 卷首要 經部

春秋或問卷三至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經部

春秋或問卷三

謹案此卷首原闕三十行 宋呂大圭 撰

宋公和卒

或問諸侯卒或名或不名何也曰諸侯不生名附庸則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之附庸則名邾黎來介葛盧是也未成君則名之鄭忽曹羈是也失國則名鄭伯突衛侯朔是也當失國矣雖復入亦名之衛侯鄭曹伯襄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惟卒則名之此春秋書法也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非也若薨則赴以名則是臣子可以名君父者矣非禮也蓋諸侯之事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故及其卒也



史臣謹録而名之若必拘於同盟則名之例則公及宋人盟于宿是宿亦與盟也何以卒而不名邾發傒曰小國之君卒或名或不名以其微弱禮不足略之案諸侯卒不名者此不過滕杞薛宿小國而已若秦則僻遠晚興者也疑發傒之説為近曰然則襄六年杞伯姑容之卒名之昭三年滕子原卒名之何也曰諸侯之交於吾國也禮備則書名禮不備則不書名此史册之常而夫

子因之爾然則諸侯之卒必書也奈何曰諸侯卒有鄰國者有同盟者有朝會者有聘告者有婚姻者有同侵伐者凡相往來也名於策書紀於簡牘其卒也必使人赴之且告易代也赴者之辭曰寡君不禄敢告於執事是以謹而録之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或問石門之盟子以為伯圖之釁何也曰當是時天下未有伯也而世道之將趨於伯者已不可遏矣故嘗謂讀隱桓之春秋則知伯圖未興而諸侯之莫相統一也讀莊閔僖文宣成之春秋則知伯圖迭興而諸侯尚猶有所總攝也讀襄昭定哀之春秋則知伯圖浸衰而中國諸侯莫適為主也雖然隱桓之際伯圖未興而齊侯鄭伯特雄長於其間謂之東周之小伯自石門之盟而齊鄭始合相為黨與以求伯諸侯於是齊鄭為一黨魯宋衛陳蔡為一黨二黨分而天下始多故矣是故魯邾之盟不足道也莒紀之盟亦不足道也彼其所以為盟者特欲通好以求安耳未有雄長諸侯之心也石門之盟齊侯鄭伯之心豈復魯邾莒紀之心哉蓋北杏鄄幽之兆自是始矣雖然齊鄭智謀勇力未能相下也則伯之權不能專魯宋衛陳蔡亦未肯下之也則伯之權不能執齊桓出而後專執之矣故曰此伯圖之肇也陳氏曰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葬宋穆公

或問外諸侯之卒何以或書葬或不書葬曰諸侯之卒書葬者九十三不書葬者四十一凡書葬者據我而言録恩也故有書卒而又書葬者彼赴而我往會之也有書卒而不書葬者彼赴而我不往會之也有其事則其文備無其事則其文缺是史冊之常也此聖人所以因而弗革也若吳楚之君書卒者十而皆不書葬者公羊曰避其號也禮曰諸侯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此則聖人削之也然則其稱葬其公者何曰列國惟宋

得稱公餘皆侯伯子男至於葬而類稱公者蓋意其不由天子之諡而私自諡也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諡之諸侯薨請諡於天子大夫卒受諡於其君所以懲惡而勸善也春秋以來其禮遂廢諸侯之葬也不請諡於天子皆自諡之而又僭稱公焉非禮甚矣聖人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曰然則諸侯之葬諸侯也親往與使大夫與曰使大夫也何以知之以滕子來會葬而知之也諸侯未有言來會葬者言滕子來會葬則以異而書之也葬禮也經書卿會諸侯之葬者六會天王之葬者二其書葬而不書卿會者我往會而非卿也其書卿會葬者我往而使卿也其使卿者皆異禮也會晉者四會齊滕者一凡皆重其事焉雖然比事而觀則葬諸侯公不親往葬天子公亦不親往有以見魯之不王矣葬諸侯使卿葬天王亦使卿有以見魯之夷王於諸侯矣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或問莒人伐杞取牟婁何以言伐又言取曰有言伐而不言取者伐之而不取也如鄭人伐衛之類是也有言取而不言伐者取之非以其伐之也取濟西田汶陽田是也有先書伐書圍而後書取者伐之圍之而後取之也宋人伐鄭圍長葛而後書宋人取長葛是也然春秋之初外之取邑如取牟婁取長葛則書之自隱以後則外取邑不書矣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於後則不勝書矣子産曰天子之地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已數圻矣若非侵小何以至焉由此言之則春秋之際其取人邑者多矣聖人安能盡書之邪蓋亦有書之者矣非有故不書

衛州吁弑其君完

或問弑君之例亦有異乎曰聖人所書之例或書人或書國或書世子或書名氏或書盜或書閽閽刑人也盜疎遠者也名氏則大夫弑君之辭世子録其尊親盡也稱人以弑衆人弑之也稱國以弑大臣弑之也書閽於

吳子見之書盜於蔡侯見之書名氏於宋督衛州吁晉趙盾見之書世子於楚商臣許止見之稱人於齊商人宋杵臼見之稱國於莒庶其薛比吳僚見之其義各有所主也然則均大夫也何以或名或氏曰春秋之初凡賊皆名之衛州吁宋督齊無知宋萬皆不以氏見自晉里克而大夫以氏見矣凡賊皆名之正也書氏時之變也故嘗謂春秋之初內大夫皆書名惟卒則稱公子於後則皆稱公子者矣外大夫亦書名於後則外大夫皆



書公子及氏矣弑君之賊皆書名於後則皆以氏見矣是春秋之變也且獨不見春秋之書吳楚乎始書荊繼書楚於後則書楚子始書吳於後則書吳子非時之變乎若非時之變則是春秋自為異同而已矣

## 公及宋公遇于清

或問遇之義曰遇有二義周官宗伯諸侯冬見於天子曰遇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蓋協同異之慮而其禮若偶然而不期者此冬見天子之遇也諸侯因朝覲或從王命則未有期而卒然相遇者此未及期之遇也若春秋之書遇者固非因朝覲從王命而遇也特以諸侯各欲逞其所欲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遇而無國君聚會之禮爾經書公與諸侯遇則書曰及是年遇于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以內及外以我及彼之辭也外諸侯相遇則以爵次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尊卑之序也



##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 侯蔡人衛人伐鄭

或問伐鄭之師何以首宋曰春秋之法用兵則先主兵盟會則序爵用兵則先主兵如宋齊邾人伐郳之類是也盟會則序爵如宋齊衛瓦屋之盟宋陳蔡叔盟於折是也惟伯主則會盟先序伯主此春秋之通例也曰請兵者衛州吁也何以先宋曰州吁弑君之賊也未能定其位而求媚於諸侯使宋公有夫子沐浴之意則率諸

侯以討罪人可也如其不能則姑不徇其一時之邪說以聽天下之有能治之者亦可也今也徇逆賊之謀修一已之怨而合四國以伐鄭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矣四國之兵方合而罼又帥師會之亂臣賊子之勢益張矣春秋之法惡黨惡故書罼帥師而再序四國書之復書之聖人之筆嚴矣曰何以知其為專兵也以單伯會伐宋而知之也單伯之會也不書帥師則單伯非專兵也不再序諸國則無大美惡也以彼質此則可知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　衛人立晉

或問殺賊稱人立君亦稱人何也曰殺賊稱人可也立君稱人不可也弑君天下之所同惡也人人得而討之蔡人殺陳佗則異邦得以討之也楚人殺夏徵舒雖夷狄得以討之也討賊稱人者討罪之辭也至於立君則非人人得而立之也晉之立也必內有所承上有所受非人人得而立之也晉之立也非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也不請命於天子則上無所受也特出於衆人之所欲立而遂立爾故以情言則衛



孚曰否經之文曰葬其國某公不曰其國葬其某君然則

葬衛桓公

或問君弑而賊討則書葬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信

葬之者主我會而言也非主彼國之葬不葬言之也夫
被弒之君不書葬魯自不往會爾其書葬者魯自往會
爾何與於賊討與不討邪傳者既為此說其有不通者
如蔡景公陳靈公蔡昭公許悼公則又強為之辭蔡景
則以為不忍使失民於其子陳靈則以為外之討賊蔡
昭則以為盜名不見於經許悼則以為不使止為弒父
夫陳靈書葬猶可曰賊已討矣蔡昭書葬猶可曰盜亦
殺矣至於蔡景許悼則其說不通矣或者又強為之辭
則曰罪蔡景也止自討也且春秋弒君之賊豈必皆其
君之無罪哉何獨於蔡景而赦其賊殺而可赦則殺不
得為弒君殺亦不可得而赦既誅之又赦之聖人用法不如是之相牴牾也至於許止直以不嘗藥為止不弒父則又誤矣夫弒君罪之大也不可贖者也豈但以不嘗藥之故而直加以弒名哉許悼公瘧飲世子之藥而卒則為弒明矣何必為之諱而且以止為不弒父哉然則蔡景許悼之葬要皆其子欲沒其弒逆

或問書戰圍侵伐入滅或稱人或稱師或稱將稱某帥師稱君詳略何也曰稱人略辭也稱師稱將稱某帥師稱君詳辭也故其稱師者以衆言也衛師入郕齊師救邢之類是也稱將者以其將言而不以師言也如晉趙盾侵陳衛孫良夫伐廧咎如之類是也其稱某帥師者以其將之尊而用衆之大也如公子翬帥師會伐鄭無駭帥師入極之類是也故公羊為之說曰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也此說當矣惟是書人之例公羊以將卑師少稱之則

亦不足以盡春秋之義蓋春秋之法小國稱人莒人邾人介人是也通春秋邾莒例稱人有故而後書大夫莒慶來逆子叔姬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故小國書人正也春秋之初雖大國之大夫亦書人不特小國為然也惟內大夫則不書人而書名外大夫非有王命之事則不書名未有書氏者內大夫卒則書氏有好事於諸侯而書氏者自公子翬始有干戈之事而書氏者自公子慶父始外大夫以征伐之事而書氏者自晉陽處父始蓋春秋之初猶未有專權之大夫也故征伐稱大夫者皆專也其書將者是專權之大夫也其書帥師者是專權之大夫而又用大衆也凡此皆特書也故大國之大夫稱人亦正也夷狄之國有好事於諸侯則亦書人荊人是也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然後吳楚之大夫著於經故夷狄之大夫稱人亦正也若夫列序數國而或書爵或書人則爵者其君也人者其大夫也列序數國之大夫而或書大夫名氏或書人則書名氏者大夫之有故而書人者其大夫之無故而書名者皆有義存焉

異矣衛師入郕暴也

考仲子之宮

或問考仲子之宮禮乎曰非禮也何以知其非禮曰以聖人所書而知其非禮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若成二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此年考仲子之宮則皆以失禮而書之也若新宮災僖宮災則以災而書之也丹桓宮楹刻桓宮桷則亦以失禮而書之也若曰仲子妾母也不祔於廟而立別廟以祠之為得禮之變則聖人不書之矣 關 書之則知其非禮也庶子在父母之室為其母不禫所以厭於尊也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所以降於嫡也是禮之節也而可以立廟以祀之乎或曰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姓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



初獻六羽

或問初獻六羽或譏其僭或善其復何也曰案左氏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觀左氏之說則魯當用八矣此善其復也公羊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佾諸公猶可言也佾天子不可言也考仲子之宮則魯宜用四矣此譏其佾也然以季氏舞八佾之事觀之則是魯之用八佾於羣公之廟舊矣自魯之僭用天子之禮樂也沿襲既久而後季氏得以僭用之若謂魯始僭諸公之六佾而後佾天子之八佾或恐沿襲未久未至於季氏之甚則知其僭舊矣然則初獻六羽左氏為可從也然隱公雖用衆仲之言始用六佾於仲子之宮矣而羣公之廟則未之有改也此其所以卒有季氏之僭歟書初稅畝則向也不稅畝而今始稅也書初獻六羽則向 關

乎謂之非君不可也為諸儒之說者不曰攝則曰遜夫已本有而推以予人謂之遜非已所有而假於人謂之攝使公而誠遜也則國固隱之國也國隱之國則固未有不爵命其大夫者也使公而誠攝也則其生也稱其沒也稱薨魯之臣子皆以君待之矣非攝也苟非攝也其有不爵命大夫者乎彼傳者之說求其故而不可得從而為之辭爾



# 春秋或問卷三

春秋或問卷四

宋 呂大圭 撰

隱公 宋人伐鄭圍長葛 取長葛 五年

或問伐國不言圍邑公羊之說然爾此其言伐言圍何曰春秋所書有獨言伐者公子慶父伐於餘丘是也有直言圍者叔孫僑如圍棘是也言伐言圍而又繼之以取此年伐鄭圍長葛明年取長葛是也伐者聲罪致討也圍者環其城邑也取者取其土地也此其義自不相妨如莒人伐杞取牟婁則取之也易故不言圍宋人伐鄭圍長葛則取之也難故先言圍而後言取書圍者又以見鄭之有城守也書圍而後言取者又以見宋之志於必得也

鄭人來輸平

或問春秋書平者六而獨此年書來輸何也曰平者解仇釋怨之辭也平之義則一而情異矣宋人及楚人平則宋欲之也及齊平則兩相下也宋及楚平蓋出於不得已也魯及齊平則齊知敬魯而魯亦不欲加於齊也若夫來輸平則直出於鄭伯之意爾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鄭豈誠敬魯哉亦豈誠畏魯哉亦豈誠欲與魯釋其舊憾而為玉帛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離之隙於是乎自屈損以求成耳觀後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魯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蓋以利而相結也春秋惡之

公會齊侯盟於艾

或問春秋書盟有言會有言及有曰來有曰涖有曰同有曰會盟者何其辭之異也曰及者主我言也會者主彼言也涖盟者我欲之而往彼也來盟者彼欲之而來於我也同盟者其欲同也會盟者各有所欲而後至也各盟而後至稱會盟鄫于會盟于邾是也各伐而後至稱會伐單伯會伐宋之類是也然則稱會者主彼言而我會之也

叔姬歸于紀

或問叔姬歸于紀胥以謀并紀非一日也紀侯度其微弱以求援助非一朝也六年書公會紀侯于成冬又書紀侯來朝八年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書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七年公會紀侯于黃莊元年齊師遷紀三邑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八月葬紀叔姬聖人録紀事之詳也豈無微意哉紀微國也介於齊鄭之間二國謀之久矣其始也齊侯鄭伯如紀以謀襲之故書齊鄭如紀之惡也鄭不能襲而齊志於滅之前年會于黃次年遷其三邑故莊元年書齊師遷紀邢鄧鄑甚之也紀終不能以自固也其弟先以酅入于齊四年而書紀侯大去其國閔之也然曾之於紀后戚之婚姻之國也伯姬叔姬皆魯女也天王之於紀后戚之也已而魯不能救天王不足依齊襄所以得伸其志而無忌憚也聖人録紀事之詳者意或在此而言春秋者未嘗及之故次而論焉

## 城中丘

或問城一邑新一廐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録之何也曰春秋於土功之事必謹而書之所以重民力也然其所書之義有二有志其不時者有志其非制者周制五等諸侯國家宮室皆有命數之差城之高下大小皆有限制如左氏所言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謹王度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所以謹時也春秋之所書有

越禮而踰制者矣亦有不踰制而違時者矣是以聖人皆謹而書之若夫書城者二十有九而主乎內者二十有二焉蓋內之土功無小大必書而外之事非有故則不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或問諸侯之交聘也禮乎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致其恭於邦交也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所以致其愛諸侯之交相聘禮也雖然春秋之時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王之實也故雖玉帛交聘閱於朝聘不入京師相與結驩繼好者數大國而已無復閱



爾故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聘而不朝者以其強而足以役弱也朝而不聘者以其弱而有以事強也故或以卿大夫或以弟聖人皆著其實而書之此年齊之來聘者則將以結魯也是私也使其弟來亦私也然春秋書兄弟之例有二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有以見其見其厚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有以見其薄友愛之義故此年使其弟年來聘桓三年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與夫黑肩帥師之類皆私也盜殺衛蠆秦鍼宋辰出奔皆薄也仁人之於兄弟也絶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矣

公伐邾

或問伐邾之役何以為悅宋曰隱元年當與邾盟矣今未聞其有罪而伐之何故蓋魯為宋討也五年邾鄭伐宋是宋與邾有讎矣四年公遇宋公于清罼帥師會宋伐鄭是魯與宋有好矣去年鄭人來輸平則是魯又與鄭為讎魯方與鄭為親而宋方與邾鄭為讎魯方得鄭邑又憂宋之不我悅也故託為辭以伐邾將以求宋焉耳公之執義不固可知矣元年盟之今年伐之盟果春秋之所貴邪

凡伯來聘

或問天王之聘諸侯也禮乎曰上之所以待下者有以

致其愛也下之所以事上者有以致其敬也方周之盛諸侯軌道四時述職朝宗覲遇未始少懈非朝之歲三年大夫聘五年而卿聘凡以致其敬爾王者於是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焉以交其福慶賀焉以贊其喜致禬焉以補其災凡以致其愛爾春秋之際諸侯之所以事天子者益懈而天子之所以聘於諸侯者何其不憚煩哉十二公之中魯之臣如京師者纔六而王臣來聘者八周王之為天子可知矣隱公即位已七年其臣未有一如京師而天子遣使聘之何哉雖然春秋自宣十年定王使王季子來聘之後魯歷五公周更四王皆無來聘之文何也蓋文宣以前周固微弱然王命猶足以為重文宣以後周室之衰尤甚於前蓋亦不足以為輕重矣是以春秋之書來聘者八則止於宣公書來求者三則止於文公書來錫命者三則止於成公來聘則止於宣者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來求則止於文者自文以後天王雖求之諸侯亦不與也來錫命則止於成公者自成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烏乎是可不為世道慨歎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或問凡伯一人爾何以言伐曰凡伯周之卿大夫銜命出境必有副介徒衛戎將害之固必用兵用兵而不曰伐謂之何哉曰于楚丘則有以見衛之不救王臣之患也曰以歸則有以見凡伯之不能死於位也胡氏曰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奸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録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宋公衛侯遇于垂

或問不期而會曰遇公及宋公遇于清則將以會伐鄭

也宋公衛侯遇于垂則將以為丸屋之盟也豈不期而會乎是特假遇禮以行其私爾是以春秋詳之

歸祊入祊

或問左氏言鄭以祊易許田而春秋特書來歸何也曰以經攷之則見其有來歸祊之文矣未見其有易許田之事也桓公即位而後鄭伯以璧假許田則假田蓋在桓之世而不在隱之世矣左氏以其闕事比而言之而謂之易非經意也蓋許田者魯之邑而近於鄭祊者鄭之邑而近於魯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之邑而近於魯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以為朝宿之地周制又六年王乃時狩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宣王以鄭伯母弟之親特賜之祊田以為湯沐之邑周衰天子不復行岳狩之禮諸侯不復講朝覲之儀故鄭之視祊魯而非魯將以結鄭而魯之視許田亦幾於無用矣然是時也鄭將以結魯而非魯將以結鄭也故前年來歸祊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彼豈真以祊為遠於鄭而無用故歸於魯以為好哉致惠以結魯之好將以為糾合諸侯之地爾雖然方其歸祊也彼其心固已有覬覦許田之念矣特以吾方求結於魯故姑緩之以為糾合諸侯之地若其威勢漸張則許田之地一言而魯亦歸之於鄭矣既而桓公篡君自立鄭伯於是要其許田之地設為之辭而曰璧假鄭於是始有以取償於魯矣後之人見祊近於魯而入於魯許田近鄭而入於鄭遂以為兩下相易則失之矣或曰非其所有而得之曰取本其所有而還之曰歸今曰歸祊則不毋乃魯之舊邑乎曰歸字有二義有以還其所有謂之歸者有以易而言歸者如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齊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齊也鄭人來歸祊是鄭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鄭也石氏曰言來歸祊若魯之所自有也此說得之曰其言入何也曰鄭歸之我入之入則有其地而遣吏治其人矣與入者弗受之辭其旨異矣雖然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不言入何也蓋鄆讙

龜陰我故物也故不言入此言入則非我故物也

盟于瓦屋

或問據左氏齊侯平宋衛之怨于鄭則瓦屋之盟蓋齊志也何以首宋公曰春秋之法會盟先主會征伐先主兵自隱元年至莊十四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無伯者主之凡見於經者十有六國惟主會者先焉自莊十五年至僖十七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齊桓主之凡會者十有四國而會首於齊桓自僖十八年至二十七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宋楚爭之凡會者二十一國而會先於宋自僖二十九年至哀十三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晉楚爭之凡會者二十國或先楚或先晉此會盟所以先主會也若夫瓦屋之盟則未有以主之也欲平宋衛於鄭者雖齊侯之志而齊實未能主之莫之為主則亦序王爵而已此所以首宋也雖然有參盟則必有主盟矣入春秋至是八年內之為盟如蔑宿外之為盟如石門密非所謂善也兩義不安而彼我之情不能無嫌是以有衆情共疑而參盟之事至此瓦屋之盟則共相疑而為此盟也方其未盟則宋衛遇于垂以謀之固已有不信齊侯之意矣其既盟也而齊人鄭人伐宋信安在哉齊能挽三國以求釋恨於鄭而不能無明年齊鄭伐宋之師齊之罪亦可知矣夫瓦屋周地也三國會於此既不入覲於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其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雖然是盟也其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石門之盟聖人為之隱憂況瓦屋乎諸侯參盟蓋自此始由是而降不為北杏不為幽不止也



盟于浮來

或問與大夫盟沒公及莒人盟浮來何以不沒公曰與大夫盟沒公正也其不沒公者春秋之變文也春秋書盟如石門密非所謂善也兩義不安而彼我之情不能無嫌是以有衆情共疑而參盟之事至此瓦屋之盟則共相疑而為此盟也方其未盟則宋衛遇于垂以謀之固已有不信齊侯之意矣其既盟也而齊人鄭人伐宋信安在哉齊能挽三國以求釋恨於鄭而不能無明年齊鄭伐宋之師齊之罪亦可知矣夫瓦屋周地也三國會於此既不入覲於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其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雖然是盟也其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石門之盟聖人為之隱憂況瓦屋乎諸侯參盟蓋自此始由是而降不為北杏不為幽不止也

諸侯盟也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則公之所欲而春秋亦不之諱也會諸侯同盟于幽不言公聖人以是為春秋之變文也諱之會盟於齊不言公楚始與諸夏盟也諱之會盟于翟泉不言公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諱之惟公會盟于蜀言公甚楚之強以憑陵中國故亦不之諱也故曰與大夫盟沒公正也其不沒公者春秋之變文也然則春秋之作何為若是之異乎魯之所諱聖人諱之魯之所不諱者聖人亦不之諱也春秋魯史也聖人何加損哉



## 無駭卒

或問無駭何以不氏或曰未命也或曰未賜族也宜孰從曰所謂未命者謂其未命於天子也春秋之際大夫皆命於其君矣固未聞有天子之命卿也何獨無駭挾為然哉所謂未賜族者蓋出於左氏羽父請族之說然以宋萬宋督之不氏左氏固以為華督南宮萬矣則是未嘗無族也然則大夫不氏正也其氏者春秋之變文也春秋之初大夫皆書名內之無駭單挾桑溺皆名外之鄭宛詹紀裂繻皆名未聞以氏稱也自僖公以後而內之大夫未有不書氏者若臧孫叔孫季孫仲孫之類是也其甚則有生而以字書者季友仲遂之類是也外之大夫無有不氏者盟書齊高傒晉趙盾衛甯速宋華孫比比而是矣征伐書晉陽處父宋華元衛孫良夫往往而見矣此時之變也非聖人之私也春秋之初惟內大夫卒而書公子者二公子益師公子彄是也蓋以貴書以重書也是二公子者隱之叔父也故以貴重書之非公子之貴也則亦名之而已矣故無駭挾皆不氏也然無駭挾之不氏則又異於單桑溺之不卒矣蓋無駭挾世祿也單桑溺非世祿也非世祿則亦不卒之矣

## 公會齊侯于防

或問公會齊侯禮乎曰程子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人民其朝聘有時其出入有度無非禮者也世之亂也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強陵

弱衆暴寡大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私小者則附從不暇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矣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皆非正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春秋之法公與諸侯為會則書曰公會某侯于某防與中丘之類是也内臣會諸侯則書曰某會某侯于某鄄與戚之類是也外諸侯相會則書曰某侯某伯會于某蔡侯鄭伯會于鄧齊侯宋公會于洮之類是也唯以國之大小强弱爵之高卑為次凡皆非王事而相會聚耳胡氏曰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名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書取防

或問將以伐宋者鄭伯也而中丘之會序齊為首何也曰齊僖鄭莊之圖為伯也久矣蓋自石門之盟始自是而後齊鄭為一黨魯宋衛陳蔡為一黨而宋衛則其首也自鄭人來輸平以離魯宋之黨而又納祊以結之齊亦為艾之盟又使其弟年聘魯於是背宋而從齊鄭齊鄭既得魯矣又欲平宋衛以伯諸侯於是為瓦屋之盟則未知宋衛之能俯首於齊鄭也宋衛之未能俯首以從齊鄭也則又會于防會于中丘以謀伐宋然則伐宋之師是齊鄭之相為謀也非獨鄭伯之罪也以國之大小言之則齊為先矣曰帥師者罃而敗宋師稱公何也曰罃帥師會伐正兵也公之敗宋師是奇道之兵也臣會伐而君率輕師以敗之詐也未浹旬而取其二邑貪也隱公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此其所以有鍾巫之禍歟且公豈真能敗宋者哉有齊之力有鄭之謀齊鄭方求與宋戰宋方備齊鄭之不暇是以公幸而成功爾

宋衛入鄭　宋衛蔡伐戴鄭伯伐取之　齊鄭入邾

或問齊鄭方伐宋而宋人衛人乃入鄭是奇兵也是搗虛之役也宋衛既已入鄭而又移兵以伐戴三國雖衆其師老矣是困獸之猶鬬也四國既鬬鄭伯乘其弊而伐取之此卞莊子之術也此所以能取三師歟或疑三師非鄭之所能取謂鄭取戴非也春秋書取者有三凡邑田曰取若莒人取牟婁是也師曰取鄭罕達取宋師于嵒是也內大惡諱凡滅國不曰滅而曰取若取邾取郳取戴亦無此理鄭之患三國無以異戴以患則均所讎以惡則均所疾鄭莊雖未近古詎肯棄所疾而利所危乎其入邾也往年衛師入邾蓋自是邾從衛矣齊鄭入邾其所以孤衛之黨歟

滕侯薛侯來朝

或問諸侯朝於諸侯禮乎曰吾聞之陸象山之言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狩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朝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故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為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爾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先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諸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制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周衰典禮大壞諸侯不事天子朝聘不入京師或比年以相朝或五歲以相聘自以強弱相制大小相淩豈復有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哉魯之所如者舉皆齊也　闕　晉也　闕　其甚則朝夷狄之君而齊晉

楚未嘗一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夷狄之附庸而滕薛邾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伯也 闕

而楚則所畏也邾滕薛杞曹則土地狹隘兵寡衆弱而不能與魯抗也僖公立三十有二年朝王所者再而如齊者三成公立十有八年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四下是則雖如齊如晉如楚之不常而終無有朝王所如京師者矣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



## 隱公薨

或問隱閔不葬左氏曰不成喪也二傳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也宜孰從曰二傳之言信有理抑吾攷之春秋而不合也外之諸侯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許悼不合也內之君亦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桓公不合也或曰隱閔不葬謂其賊在內而魯之臣子不得而討也是以不葬也桓公書葬謂其賊在外而魯之臣子不得而討也是以葬之也不亦可乎曰賊未討則不書葬者謂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此賊不討則不書葬之說也若桓之被弑賊雖在外然為魯之臣子有不共戴天之讎何可以一日忘之乎不共戴天之讎未復則臣子之職終未盡也臣子之職未盡而可以急葬乎而可以除其服乎若隱閔則以為臣子之事未終而不敢以急葬若桓則臣子之義詎可以為忠乎此皆未免有互相牴牾者吾春秋之法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惟於魯之事則特有隱諱焉此則臣子之義也故公薨不書弑為尊親諱也不書地則亦不沒其實矣

## 隱十年無正

或問隱十年無正何也曰隱將孫乎桓故不有其正月此公羊之說也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穀梁之說也此則求春秋太過之失爾

夫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事有不係於月而特係於時者則書春此自春秋之書法爾隱之春秋亦有事在正月而不書者乎蓋未之有也未之有則其不書也宜矣何用為是支離哉



春秋或問卷四



春秋或問卷五　經部

宋　呂大圭　撰

桓公　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盟于越元年

或問左氏以為易祊田經以為璧假何也曰言假則非易言易則非假向也來歸祊則鄭以此結魯也今也以璧假許田則鄭以此要魯也甚矣鄭莊之姦雄也哉不直要之而為之辭曰假假有歸之時公非不知鄭假之必不歸也而不得不從既許其假矣而後得為越之盟甚矣鄭莊之姦雄也哉始而公會鄭伯于垂則志為此會者鄭也已而及鄭伯盟于越則志為此盟者魯也鄭伯何為志為此會哉將以要其許田而為此會也魯何為志為此盟哉將以藉鄭之力以求安其位也春秋之時篡弒之君諸侯苟列於會則天子亦不之討諸侯亦不之問此鄭莊之所以逆其意而與之會也此魯桓之所以因其會而遂假之以許田也會猶未足繼而盟焉則愈固矣是舉也於以見鄭伯之巧於要魯也於以見

魯桓之急於倚鄭也於以見魯之不復朝周而棄其朝
宿之邑也於以見鄭之不王而奪其所賜之地也於以
見弑君之賊諸侯不惟不加討而又因之以為利也於
以見世衰道微雖罪大惡極之人而往往得以自安於
其位而無復懼也

秋大水

或問洪範庶徵春秋災異一也此年大水說者以為桓
弑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
陰逆與怨氣并之所致豈非有合於洪範庶徵之意乎
曰此漢儒之說也抑吾之所以論洪範者不然洪範之
為疇也九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
極八者之疇條分品列而必以皇極居乎其中者何也
蓋皇極之道立則五行順五事正八政舉五紀協三德
而明天人感應之理者洪範之說也因洪範之說而必
欲推尋其所致之由者漢儒之說也歷紀一時之災異
而不書其故以明天變之不可忽者春秋之所書也因
春秋之所書而附會之以一時之事者何休諸儒之說

也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或問春秋弑君而書及者三其賢之乎罪之乎曰春秋據事直書而義自見其所以書及者正以其與君存亡者爾春秋之弑君者多矣由是而併殺其大夫者亦為不少而獨於孔父仇牧荀息得書此必與君存亡者也書弑其君而曰及不曰殺而蒙弑文非能與君存亡者何以加此蓋孔父未死則與夷不可得而徒弑也仇牧荀息得書此必與君存亡者也其果在喪則終春秋之世滕皆書子此理之不通也胡氏謂朝弑逆之人是以春秋貶之信乎曰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矣豈升降諸侯之爵次而亂其名實哉案春秋或稱侯或稱子或稱伯其稱不一惟滕薛杞耳三國皆小國也故杞稱公正也稱伯稱侯稱子皆降也滕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稱侯正也稱伯降也蓋春秋之時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小國之諸侯介於大國之間而無以自存迫於虢召之令而不敢不從故自貶而稱子稱伯蓋懼以公侯之爵來則其貢禮必重故也有如之則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于門手劒而死之由此言之則仇牧荀息尚存則督里克不得而全矣仇牧之事雖不必如孔父荀息之受屬於先君然以傳致

或問隱十一年滕當來朝矣書侯之爵至此未閱二歲而遂書子或以為時王所黜或以為在喪稱子然使時王能黜諸侯則是天王能執其柄矣春秋豈復作乎使其果在喪則終春秋之世滕皆書子此理之不通也胡氏謂朝弑逆之人是以春秋貶之信乎曰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矣豈升降諸侯之爵次而亂其名實哉案春秋或稱侯或稱子或稱伯其稱不一惟滕薛杞耳三國皆小國也故杞稱公正也稱伯稱侯稱子皆降也滕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稱侯正也稱伯降也蓋春秋之時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小國之諸侯介於大國之間而無以自存迫於虢召之令而不敢不從故自貶而稱子稱伯蓋懼以公侯之爵來則其貢禮必重故也有如

滕子來朝

晉鄭爭承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正此意爾當時之小國既以此禮來當時之諸侯亦以此禮受當時之史官亦以此爵書之聖人何加損哉

會于稷成宋亂

或問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禮也而以成宋亂則目言之何也曰成之為言平也蓋督弒其君而逆子馮一國之人豈無有不順督之所為者乎四國會于稷以平之而公子馮始安於位督遂相宋公所謂平宋亂也案春秋會未有言所為者惟此年成宋亂與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亦書曰宋災故乃特言其所為此聖人之深意不可不察也夫宋督方弒其君使四國明乎孔子沐浴請討之意則會于稷以討之可也而今其會也特以平其國內之亂而已孰謂弒君之賊可以不討而反使其國人平之乎察般方弒其君使諸侯之大夫明乎邾定公斷獄之法則會于澶淵以討之可也而今其會也特以宋災故而謀更其財而已孰謂弒君之賊可以不討而反慮其失火之國乎稷之會不書以成宋亂則疑於謀討督澶淵之會不書宋災故則疑於謀討蔡是以聖人直書其所為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先書以平宋亂則可以見四國不能討賊之罪矣繼書取郜大鼎于宋則可以見四國取賂之罪矣又書納于太廟則益可以見桓公同惡相濟誇大侈肆之意矣

蔡侯鄭伯會于鄭

或問鄭之會左氏以為始懼楚何也曰左氏以為楚卒滅鄭入蔡而其後鄭卒為楚之服役故其說云爾然以經攷之則桓公以來楚之猾夏未見於經也況前乎是蔡實從宋伐鄭又從宋伐戴則蔡蓋宋之黨也今也宋鄭既合則其通於蔡理無可疑者然後此五年蔡衛陳之從王伐鄭則又託公義以釋私憾者也豈非鄭雖求平於三國而三國讎鄭之心至是猶未已邪然則以會鄭之書而究其終始則諸侯離合之不常亦可知矣

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或問公行或書至或不書至何也曰告至則書不告則不書此史册之常也史之所有則書史之所闕則不書亦夫子修春秋之法也夫書至非聖人新意也攷之於書湯既勝夏而仲虺之誥必曰王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多方之命亦曰王來自奄蓋君出入重事也而可不誌乎春秋之書至蓋亦緣魯史之舊而著其反國之日月爾其不書者史闕之也不然魯君之出百七十有二自文以前公之出者八十而書至者十九自文以後公之出者九十有二而書至者乃六十有四夫以行李之往來不甚相遠而書至之多寡其相去乃若是何邪然則亦因其世代有久近耳故君之行必告廟反必告至此禮也或謂書至之義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録其盟會侵伐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此則求之過矣若其去國踰時之久則因其書至而可以見學者比事觀之則知之矣未必聖人書至之意也

三年春正月



或問桓何以不書王曰闕文也何以知其為闕文也曰春秋無事必書首月首月必書王此春秋書法也而桓公則二年不書秋冬吾以是知桓之春秋公則十四年不書王四時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此春秋書法也而桓公則二年不書秋冬吾以是知桓之春秋於是多闕文矣孔子之前史有闕文孔子之後經有闕文孔子之作春秋也授諸弟子則其傳之也豈能無脫文哉或曰桓之無王非闕文也桓無王也元年有王始之治桓也二年復有王再以治桓也至於三年則諸侯之喪事畢矣是乃入見受命於天王之時也而天討不加焉故自是而後不復書王明桓之不王而王之失政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終也不書秋冬亦非闕文也明天討之不加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道也桓以弟弑兄以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有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四年之不書秋冬則以天王之下聘而天王不復討矣七年之不書秋冬則以穀鄧來朝而天下之諸侯亦無可望者矣故特不書

秋冬二時以誌當時之失刑也為此說者不亦可乎曰為此說者信巧矣然以經攷之則桓宣二公皆為篡弑之主亦皆天討不加者也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則聖人用法何乃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之諸侯以篡弑得國者又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若經實以桓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始末盡然又奚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若如是說則聖人書法頓自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其意乎至於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僖二十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至若二年有王則以為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則以為正終生之卒則固不待辨而知其謬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或問胥命公羊以為近正穀梁以為近古荀卿亦曰春秋善胥命然則善之乎曰愈於盟可也謂之正則不可

日有食之既

或問日食三十六而書既者三桓三年宣八年襄二十四年是也先儒於桓則曰楚滅穀鄧僭稱王之應於宣則曰楚圍宋伐鄭勝晉中國爭奪屈服強楚之應於襄

則曰楚滅舒鳩齊崔氏衛寧喜弑其君之應其說信乎曰日食者陽微之所致也春秋以來陰濁肆行陽明不競陽為君為父為夫為君子為中國陰為臣為子為婦為小人為夷狄故凡臣弑君子弑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勝君子夷狄陵中國此皆陽微之事也奚必曰指其事以為應哉日食雖有常度至於書既則變之尤大者也此豈非陽微之所致歟若何休之說則以為先事而食後事而應其說亦太泥矣

## 有年

或問春秋惟桓公書有年宣公書大有年而他公不書何也豈他公皆無如此之有年乎曰非也書有年則前此未嘗有年矣喜之是以書之春秋一蟊一螣一無麥禾一無麥苗則書之重民事也則其書有年書大有年者之重民事也則其書有年亦重民事也或謂桓宣不宜有年其有年者異也春秋常事不書惟紀異則書之則其書有年大有年亦紀異也此為求之過矣夫桓宣固不宜有年矣而聖人豈樂天下之無年哉然以桓宣之應其說信乎有年則其他年之歟亦可知也天理不僭信哉

## 公狩于郎

或問周禮冬曰狩周之正月則夏之十一月也發徵以為四時之田當用孟月正月而狩非時也然乎曰狩于郎亦言其非地爾古者蒐狩必於其封內之隙若秦之原圃鄭之具圃是也孟子曰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則是圃有常處當在郊關之內矣郎非國內之地而公狩之則過於郊而非圃有常處矣此與公矢魚于棠之類皆以其遠地也故公羊以為遠何休以為諸侯之田狩不過郊杜預以為非國內之地其言得之矣

## 宰渠伯糾來聘

或問宰渠伯糾或以渠為氏伯為爵糾為名或以渠伯為爵宜孰從曰渠其氏伯糾其字與南季一例爾天子之大夫稱字

## 甲戌己丑

或問左氏以為再赴公穀以為甲戌之日出已丑之日得信乎曰否曰甲戌之下當別有字而簡編脫爾

齊侯鄭伯如紀

或問齊鄭如紀何也曰此著紀侯大去其國之由也齊鄭為黨舊矣至是挾鄭伯以如紀非以紀之強盛而禮之以免禍也又非申結前好以息民靖國也其積心措慮有自來矣恃力以乘人之危陰險以伺人之隙齊鄭之罪可勝誅哉至莊元年而遂遷其三邑三年而鄣入于齊四年而紀侯大去其國矣是以春秋詳之紀蓋與魯為婚姻之國是以來告而史書之於策仲尼存而弗削而齊人滅紀之罪與紀侯去國之由皆可見矣

仍叔之子來聘

或問仍叔之子或以為未命未命則匹夫也匹夫不當將天子之命信乎曰此與武氏子一例爾既曰天王使之矣烏有非王官而使之者哉亦以著其世官而已矣然謂之子則必其童穉幼弱者也方周之衰小人得志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故雖童穉之子而且使之預國事矣書曰武氏子曰仍叔之子則當時大臣狥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以預國事亦可知矣彼其曰武氏子者父死而子世官之辭也此其曰仍叔之子者父在而子為官之辭也來聘非義也使仍叔之子非禮也

蔡衛陳從王伐鄭

或問從王伐鄭者獨三國何也曰此以誌周室復振之機亦周室浸衰之候也自隱以來天子不能命諸侯久矣諸侯不能奉王命以討諸侯亦久矣鄭以王之懿親而近王者也非惟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廷而專盟擅伐取邑易田一無所顧王之伐之固其宜也使周王能號召諸侯聲罪致討當時之諸侯又皆聞命畢集僇力盡忠則鄭寤生雖詐猾其敢不畏服鄭服而周室中興矣今也王欲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三國豈誠尊王哉蔡衛陳之讎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衛陳蔡伐鄭

十年衛宋入鄭又與蔡入戴而鄭復伐三國之師而取之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衛之隙未解則陳蔡之黨未散而讎鄭之心未已也今天討有加於鄭而三國從之是亦托公義以濟其私忿爾三國非有誠於從王之心鄭莊亦有敢於敵王之意鄭不服而至於戰戰不勝而至於敗周之威令於是益不行於天下矣天下事無復可為矣故夫東周之不競則鄭莊之為也



## 大雩

或問書雩之義曰春秋書大雩者二十而此其始也左氏以為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之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為求雨之祭過則書公羊曰旱祭也謂之旱祭則不拘於龍見之時矣要之龍見而雩自是常祀旱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經無建巳之月雩者則知雩乃旱祭也非失時之謂也書雩以見旱也周禮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是也公羊謂之記災信矣然聖人不特為記災書也書之曰大則其為僭可知矣聖人於魯之僭禮皆不直書必因事而後見如書禘則因吉禘于莊而書如郊則因卜郊不從乃免牲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而書聖人之意微矣

## 螽

或問書螽之義曰春秋書螽者十一記災也螽之為物常因旱而生書雩書螽皆旱也

## 宖來



或問宖來之義曰說者以為州公為寰內諸侯而朝曹伯如紀則紀實魯姻其後會于成紀又來朝最後盟于黃則皆為紀故春秋詳紀事故錄之若州公如曹則外王臣無外交故書而宖來則以為闕文夫以宖來為闕文可也然州公如曹疑於魯無甚相干涉者如齊侯鄭伯如紀則紀實魯姻其後會于成紀又來朝最後盟于黃則皆為紀故春秋詳紀事故錄之若州公如曹則外相如不書之例也其書必以接我而書之是以正月書宖來則宖即州公名也不書爵則知其為失地之君矣不書來朝則知其不復其國矣似乎其說稍通

## 大閱

或問書大閱之義曰經書大閱者一大蒐者三皆僭也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蒐則王執路蒐諸侯執賁蒐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矣書大閱非禮矣

## 蔡人殺陳佗



或問公穀以陳佗為外淫而子不從何也曰據左氏陳侯鮑卒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佗為弒逆之賊也然經無明文公羊以為陳佗外淫穀梁亦以陳佗淫于蔡或者又以為陳佗陳人也而蔡人殺之則其必有罪而奔蔡者也愚以為果若是則春秋必不書之矣蓋春秋載他國之事非有關於大故者不書此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夏徵舒之義也然佗之弒逆春秋不書則史闕之耳案經諸侯雖篡弒苟踰年則皆以成君稱之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則稱君蔡般弒父者及其被殺則稱侯陳佗既踰年矣而不稱君何也齊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蓋當是時一國之人猶知其為弒逆也異邦之人猶知其為弒逆也故皆以討賊之辭名之若夫子之修經則錄其實而已矣

## 子同生

或問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一年書子同生何也曰此說者所以求其說而不可得也或謂魯惠無適子隱桓皆庶所以啓桓篡奪之禍今桓公實生適子以喜書也或謂莊文成襄皆適嗣也而獨書子同生者此聖人所以正周公之後而決後世之疑也或謂此蓋為莊公如齊納幣張本爾古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二十而娶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即位二十有二年始納幣二十四年始如齊逆女其年已踰三十七年矣蓋文姜必欲娶於母家故踰時越禮一至於此其後冢嗣不立弒逆相繼魯幾不能自保所謂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者

也要之皆不然國之重器莫重於適嗣適嗣不正則禍亂生焉古者適子生必以禮舉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絶庶孽覬覦之心也此大事也經烏得而不書後世配適奪正之事所以紛紛而起者正緣名不正而適以名亂耳然則世子生而必書者正春秋意也然而君苟不以世子生之禮舉之則史亦莫得而書矣史莫得而書則聖人亦莫得而書矣故曰書子同生者以適子之禮舉之也若其受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以至於失時越禮則可以因是而改之而夫子亦因之爾



紀侯來朝

或問紀侯朝魯何也曰此紀不能自存而托魯以自存也桓公篡弑之人自保不暇安能庇人乎昭公主齊終以客死鄭伯主楚終於乞盟紀侯主魯終於去國非所主也

穀伯綏鄭伯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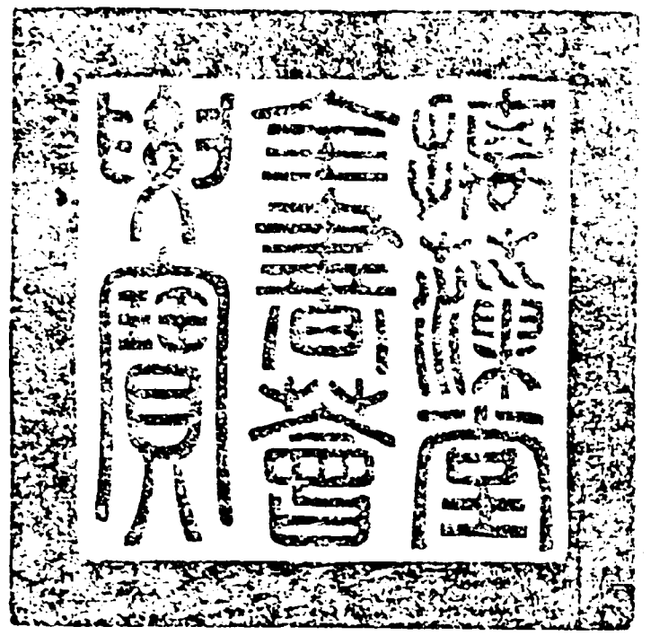
或問穀鄭何以書名曰或以為朝弑逆之人則貶而名之或以為失地則名夫桓誠弑逆之人也然中國之諸侯既與之為會盟矣何責於穀鄭之小國乎若以失地而絶庶孽覬覦之心也此大事也經烏得而不書後世則名不見其失地之由據左氏則楚卒滅鄧在莊之十六年則穀鄧之滅於楚當不在此時且既謂之來朝則非失地之君矣春秋夷狄之附庸皆書名蓋因夷狄附庸之例也曰穀伯鄧侯者中國之爵也名之者夷狄附庸之例也存中國之爵而以夷狄附庸之例名之則卑而遠故也以至卑至遠而來朝此罕見之事也是以史



官書之曰某國君某來朝所以誌之而夫子亦因之爾然穀鄧自是不見於經則其失爵而入於夷狄為附庸亦可想見矣然則穀鄧至遠於魯何以來朝曰穀鄧邇楚之國意者楚日浸強將有吞併二國之心而二國之君以魯為東方之望國庶幾其能安我而來朝以求援耳而不知魯之不足恃也弑逆之人得免於討幸矣安能為人謀哉於以見中國之不振旅而小國不能以自存也於以見夷狄浸強而先王所封之爵至是而漸為

其所併也於以見大義不明而弑逆之人天下不知其為賊而小國猶朝之以為援也





春秋或問卷五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俞　爌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或問卷六 宋 呂大圭 撰

桓公 正月己卯烝 八年

或問書烝之義何也曰胡氏曰案周書大司馬烝以中冬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改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用夏焉然則司馬仲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用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黷書也

冬十月雨雪

或問十月雨雪常事也何以書或曰此春秋以周正紀事之一證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紀季姜歸于京師

或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而先書來何也曰此與祭

伯來一例爾蓋私來也王臣無外交祭公來非禮也其逆王后于紀何也紀之於魯蓋婚姻之國也紀闕齊難於魯而王娶后於紀則魯實為之謀也天子之娶女於諸侯也使同姓之諸侯為之主太上無敵也故紀季姜之歸于京師魯實主之魯急於固紀是以因祭公之來而使請於王以逆后爾當祭公之來王固未有成命使之逆后逆后之命其殆出於祭公來魯之後乎因祭公之來魯而遂逆王后于紀非端本之道也然春秋書逆王后者二桓八年及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然惟紀季姜書歸於京師而劉夏之逆后不書歸則祭公之逆以魯為之主而書之也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書之也魯為之主故書歸不為之主則亦不書歸矣劉敞以為劉夏之逆后則士也祭公之逆后則公也使公則已尊使士則已卑卿逆之公監之乃合於禮其理或然或以遂為專行之辭然以理度之必無此事豈有逆王后而不由天子之命乎亦必不然矣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非必皆專行也僖四年侵蔡遂伐楚是蓋先侵蔡而遂伐楚也僖三十年書如京遂如晉蓋先如京而後如晉也此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蓋先來魯而後遂逆王后于紀也但其始來之初不為逆后而來而卒以逆后歸耳故夫遂者繼事之辭也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或問公與衛侯約會于桃丘而弗遇何也曰齊鄭之如紀將以圖紀也而紀會公于成又朝于我納后于周又以魯為主皆將以固紀也齊鄭急於圖紀故不得不急於謀魯伐鄭之役衛實從王則鄭與衛有隙矣故魯桓因而會之將以為援也然蒲之胥命則齊與衛亦既修舊好矣衛始以鄭之怨而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而弗來蓋公之所以弗遇者齊與鄭實軋之也是以有郎之戰爾書曰弗遇罪不在魯也

來戰于郎

或問桓公弑逆之人天下之大惡也齊衛鄭之來伐未

為無辭而春秋以來戰為文何也曰桓弑逆之人天下之大惡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則既與之為好矣今之來戰非有名義之可仗不過以私怨小怨親帥其師而來戰於魯之近邑舉兵深入而實未有辭也書曰來戰于郎罪不在魯也

齊衛鄭盟于惡曹

或問此郎之諸侯也曷為稱人曰春秋書法凡一役而再見者人之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三國既以不道興師而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以為惡曹之盟使鄭莊不死則三國之黨不分而魯之兵禍未有已也書郎之戰而繼以惡曹之盟三國之惡稔矣抑是盟也又豈特以抗魯而已哉齊鄭自石門之盟而有志於伯齊衛自蒲之胥命而有志於伯齊衛亦抗于突而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春秋惡之

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或問祭仲之事公羊以為知權何也曰甚哉公羊之謬也愚嘗撫其言而論之公羊之言曰宋人執祭仲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愚請反之曰祭仲不從其言則身必死國必不亡祭仲死則鄭怒於宋民知有義宋必不能逞志於我從其言則身可以生易死君必出國必亂少遼緩之然後出突而反忽是逐二君也古人有權者不如是也權者何權者合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正理無所設行權有道必度義以行權不背經以行權殺人以自

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何者若祭仲知權者宜致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乃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以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誇大為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若不能是莫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為行權亂臣賊子孰不為此乎故曰甚哉公羊之謬也突不係以鄭何也曰小白係以齊明當有齊也子糾不係以齊不當有齊也忽係以鄭明當有鄭也突不係以鄭則其不當有鄭也可知矣曰君在喪未踰年稱子忽立三月矣何以不稱子而稱名曰此爭國之辭也曹羈雖立而未成君也鄭忽雖立亦未成君者蓋其國人亦未之君也未之君則其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有異矣至於復歸於鄭則稱世子何也曰此正其為世子也正其為世子則突之不當立明矣

或問桑何以名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其始於桑會宋陳蔡之盟乎先儒皆以為貶而稱名然謂之貶而稱名例也公子結何以不貶夫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而何必求之過哉故當謂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桑始自其有無駭之帥師也然後有羣有慶父有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其有桑之盟也然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叔孫僑如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于句繹矣然則折之盟何也曰鄭連齊衛與魯為讎陳蔡從王與鄭為讎久矣今鄭莊已死而宋有立突之功折之盟其殆欲倚宋以平魯鄭陳蔡而將以定突之位乎魯桓以為鄭突猶已匹也是以汲汲而為此耳蔡叔何以稱字曰諸侯之母弟稱字者非大夫也此年蔡叔十五年許叔十七年蔡季莊四年紀季是也

桑會盟于折

其稱名者大夫也

會于夫鍾于闕于穀丘于虛于龜于武父

或問公與宋公四會一盟春秋列書而不置何也曰亦可以見春秋之會盟無一足恃者矣突以弟篡兄倚宋之力而得國而突之賂於宋者未滿其欲也是以責賂於鄭公於是四會一盟以求之而宋終不與之平也然則宋之猜貳無厭可知而魯之強聒不捨亦已甚矣始也為人謀事而欲解其讎終也怒其辭平而復黨其惡魯之罪可知矣受人之惠而忘其德忿其小怨而至於用兵鄭之罪可知矣執人之權臣而使之出其君納篡弑之人而多責其賂宋之罪亦可知矣皆罪也而魯尤甚且不謀人之事則已五反而不合至於結黨而交兵謀人之事者固如是乎或曰突篡君也武父之盟書曰鄭伯何也曰諸侯雖以篡得國苟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為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苟其雖正適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之其國人以為彼國之君也苟其雖正適而未成君也武父之鄭伯是也苟其大臣君之其國人以為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曹羈鄭忽是也聖人何加損焉

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或問戰而書及何也曰戰而書及皆公也此年戰于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皆公也胡氏曰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公會紀侯戰齊宋衛燕師敗績

或問此一役宜可以固紀矣而紀不免於亡何也曰此所以速紀之亡也向也齊鄭如紀將以襲紀也紀倚魯以為重一會于成再來朝三納后於王皆將以固紀也

齊衛鄭來戰于郎矣又盟于惡曹皆將以抗魯也今者魯宋有隙齊又挾宋衛燕以圖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而四國敗績焉紀之亡形成矣夫以垂亡之國而獲勝捷之功此可喜也以大國之勢而蓄必報之憾甚可懼也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固紀之道而徒挾鄭以與人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以固紀矣而不知所以速紀之亡者在是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復為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胡氏曰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論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遂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令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公會鄭伯于曹

或問陳氏曰凡君在喪稱子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衛子定四年陳子衛宣未葬則其稱衛侯何不以居喪之禮出也衛朔宋固成三年陳溺襄五年猶踰年也鄭貴成四年未踰年亦曰鄭伯甚矣春秋之法苟在喪未踰年不成君是故衛成公不書卒鄭厲曹羈之奔也但書名此亦未踰年也而自稱鄭伯吾從而志之無改焉可也以其不成君則春秋不可以不辨苟繼世矣則春秋弗辨也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爾

春無冰

或問無冰何以書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之在天地閒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故夫藏冰發冰者此變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恒暘之異常燠之罰而亦以備暑之無其備也

御廩災乙亥嘗

或問春秋常事不書礿祀烝嘗常事也何以書曰春秋書烝嘗者二惟桓八年兩書烝與此年一書嘗而已蓋春秋常祭凡得時與合禮者皆不書如有事于太廟有事于武宮皆不書祭名所以書者為事起也惟桓兩書烝嘗書烝則以其黷烝而書也書嘗則以災之餘而書也夏五月而烝秋八月而嘗皆黷祭也

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

或問書以之義曰春秋書以者三此年及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伐楚是也以者能左右之而行已意也齊蔡衛陳本無意於伐鄭而伐鄭者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伐齊者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伐楚而伐楚是也以者能左右之而行已意也齊蔡衛陳本無意於伐鄭而伐鄭者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伐齊者魯以之也吳

立而未成君也未成君者蓋其國人亦未之君也未成君則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有異焉至於復歸於鄭則稱世子何也曰此正其為世子則突之不當立明矣或問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此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哀十年邾子益來奔皆名之然案左氏則突之出奔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何也曰書曰鄭伯突出奔蔡則突之自失國也春秋之法尚其道足以失



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而衍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曰鄭忽之出奔衛則見祭仲突之出奔蔡則不見祭仲何也忽之出特祭仲之為耳非忽罪也是以見其故突之出非特其臣之罪也突實有國而出於其臣乃其所自取爾故以自奔為文忽奔不書子而突奔則書伯突之君也久矣而忽之復歸于鄭稱世子何也突雖君而忽世子之位終不絕也忽世子之位不絕則突之位不絕君則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有異焉至於復歸於鄭則稱世子何也曰此正其為世子則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矣其書復歸何也曰復其位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鄭復歸于衛皆復其位之稱劉子曰復歸有二義有諸侯之歸有大夫之歸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世國可以言復大夫不世官不可言復謂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不可言復而言復者致其竊取位之意也

鄭伯突入于櫟

或問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而獨書入于櫟何也曰胡氏曰闕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之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立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

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或問兩會伐鄭何也曰春秋書會盟會伐會救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袁之會先會而後伐也左氏以為謀納厲公或疑宋既以齊蔡衛陳子儀而納厲公然皆不見於經則未可盡信也王氏曰責賂於突而伐鄭不宜今年又謀納厲公遂謂袁之會曹之會是皆伐突以救忽然以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宜會宋以伐突春秋諸侯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今但據其伐鄭二字言之則是時突在櫟忽在鄭則其為伐忽明矣向也宋因責賂於突而伐之矣今也忽入而突出突出而復入櫟突蓋宋昔時所納之人哉突之歸于鄭也忽奔于衛而袁之會昔時所納者也又安得不助其則衛與焉忽之復歸于鄭突出奔蔡而袁之會則蔡衛與焉忽之復歸于鄭突出奔蔡而曹之會則蔡

入櫟公及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胳故也案春秋之初蔡衛凡同會皆序衛上隱四年蔡衛會伐鄭十年蔡衛會伐戴桓四年蔡衛從王伐鄭十四年宋人以蔡衛伐鄭今年春蔡衛會會宋于曹蔡皆序衛上至於四月之會伐則衛序陳上蔡又在陳下何也曰先儒以為後至也夫王制諸侯之爵先後固有序矣春秋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先後浸易其序而名分亂矣

衛侯朔出奔齊

或問奔君書名以其當失國也失國而名之者蓋誌其失國君其云爾衛侯朔名鄭伯突名宜也而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何以不名襄十有四年衛侯衍出奔齊又何以名曰奔而名者國非其國矣奔而不名者國猶其國也鄭伯突出而世子忽入國固忽之國也衛侯朔出而公子黔牟立國非朔之國也晉文有憾於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而反衛侯是則國猶鄭之國也故其奔也不書名衛侯衍出奔齊而剽已立則是國有二君也故其出奔也名之不然則無以別二君也鄭之出也而叔武立其從會也則稱子以見武之未嘗為君也武雖未君而鄭嘗失國也故其入于衛書衛侯鄭以見其嘗失國也衍之出而剽立其從會也則稱衛侯以見剽之篡也剽雖篡而衍之位終未絕也故其入于夷儀也稱衛侯所以正其為侯也聖人書法之嚴如此哉若夫魯昭在鄆內無篡立之君則魯昭之位未嘗絕也衛侯鄭在楚而叔武攝事則衛侯鄭之位亦未絕也衛衍在夷儀而剽猶在衛則衍之位猶未正也故剽之弒也稱君而經書衍復歸于衛鄭伯突在櫟而忽浸弱則鄭突之位可以漸正也故忽但稱世子而突稱伯其復歸于鄭也不書聖人之書此也紀其實而已矣

蔡季自陳歸于蔡

或問蔡季不名何也曰突歸于鄭則名之赤歸于曹則

名之以其爭國也爭國則名之以別於二君也蔡季歸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不終於為君也春秋之時篡亂已甚兄弟爭國者有之若突忽之相攻魯桓之弒逆父子之爭國者有之若衛輒之拒商人之弒人倫亂而禮義滅矣蔡季之輕已出外則不利之也其歸也以國人之所嘉而已亦無所利焉卒之終不有其國若季者過人遠矣劉氏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以異秦伯之弟鍼以富懼誅蔡季以賢見疑俱不能安其身而季為顯矣太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以逞其父之欲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以遂其弟之求行非不難也而春秋不貴是皆不明於權也使申生衛伋深見輕重之分固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毋陷其父兄有不義之名豈不為賢哉上為吳太伯下為蔡季使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閔子之所以稱孝也

葬蔡桓侯

或問葬未有不稱公者而蔡桓獨以侯稱何也曰稱侯正也稱公非正也或謂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諸侯葬而魯往會從其臣子而稱之亦可謂禮矣然則蔡之稱侯是傳之失也然其實不然周之盛時諸侯薨皆請謚於天子案晉仇卒於平王之時謚曰文侯以謚加本爵是以知請命於天子也是後周益衰諸侯薨不復請謚於王五等之爵皆稱曰公乃臣下之自謚爾而蔡侯稱侯則知其請謚於天子明矣蓋蔡季之賢知行之此賢者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胡氏曰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魯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

于齊公之喪至自齊葬我君桓公

或問桓公書葬何也曰魯桓弑兄而自立隱有孫桓之志而桓忍弑隱之心偃然居位者十有八年而見弑於姜氏天理亦不僭矣然其所以至此者則夫不夫婦不婦也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豪髮不敢越者夫豈強拂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杜未然者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得載馳載許穆夫人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 以下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或問 卷六

# 春秋或問卷六

春秋或問卷七

宋 呂大圭 撰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元年

或問夫人何以不氏曰春秋書孫者三此年及閔元年夫人姜氏孫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凡皆內無所容而出奔也內諱奔故曰孫遁也言孫則有孫順之意使若不為臣子之所逐所以全恩也然此年夫人孫于齊不書姜氏而哀姜之孫於邾則書姜氏至於邾則哀姜之罪著矣前書公薨繼書夫人姜氏孫于齊則文姜之罪著矣前書公薨繼書夫人薨繼書夫人姜氏如齊繼書公薨于齊繼書夫人孫于齊則文姜之罪著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則又不書姜或者例以為闕文然以鄙意思之若以是為闕文則春秋之可以闕文言者固多矣奚獨此哉竊意此年夫人孫于齊不書姜氏者蓋前年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今年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也閔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蓋前年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則其所謂夫人氏之喪至者即薨于夷之姜氏也此蓋蒙上文而書之若夫夫人孫于邾則上無所見故不得不以姜氏稱也春秋書法固有前目而後凡者則其書夫人書夫人氏者亦此例耳曰然則文姜只書夫人哀姜加之以氏何也曰經書夫人某氏者所以別其為某氏也如書夫人氏則猶母氏伯氏仲氏之謂爾所謂夫人氏者固通稱也似不宜以此而別輕重也曰然則文姜哀姜之事固無貶乎曰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繼書公薨于齊繼書夫人孫于邾則哀姜之罪著矣夫豈有以著文姜之義絕矣夫婦之義絕乎母之義絕則凡人爾此不待貶絕而自見也曰文姜之會齊侯與其薨其葬皆書夫人姜氏哀姜之葬也亦稱小君則猶魯之夫人也聖人之書此也無異辭母乃涸於名實乎曰桓雖見弒而莊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閔雖見弒而僖公之於哀姜也一以小君之禮葬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不謂之小君乎聖人書法亦紀其上無所見故不得不以姜氏稱也春秋書法固有前目且以為小君也我可不謂之夫人乎彼

實而已矣至於事之得失是非則世必有能辨之者而
孔子所書則實録也然胡氏之説則學者不可不知胡
氏曰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
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公義
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
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
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彦曰文姜與弑魯
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為親禮也夫絶不為親即
凡人耳方諸古誼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
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劉
氏曰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
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
不得而致也為當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母子
至親而不得不絶者義也

單伯送王姬　築王姬之館于外

或問單伯送王姬何也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
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蓋以天子之尊而與列國議婚姻之好論好則瀆君臣
之分而敬有所不足明分則廢君臣之好而愛有所不
通此所以嫁女納后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也主諸侯所
以盡愛敬必同姓所以重本支王姬將下嫁於諸侯必
使魯主之蓋周之先以周公懿親為之主自此以為常
故魯常主之他公不書而獨莊公書者二其他常事不
書故也莊公有父之喪其讎在齊義不與共戴天天王
不能為之誅而俾之主婚姻之禮天王之非可知也莊
公在寢苫枕塊之中其義為不可受而受之莊公之罪
又可知也知其不可而為之為之築館于外亦非也穀
梁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
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於外也此言當矣然單伯或以
為周大夫或以為魯大夫以經攷之則魯無單伯也且
或以國或以字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或以事
古姓氏或以居齊魯秦吳則氏以國也孟仲叔季則氏以字也

曰留曰黃地也司馬司徒官也文武成宣之族則氏以謚也巫乙匠陶之類則氏以事也東門北郭之類則氏以居也春秋之時在魯則有仲叔季孫之類在晉則有范欒狐趙之類在齊則有高國鮑晏之類衛之孫甯宋之華樂未聞有在魯而為晉之氏族在齊而為宋衛之族也單伯周之世族也周有單襄公簡公豈有單伯哉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如毛伯召伯凡伯皆王朝之卿士則單伯天子之卿也明矣或疑鄄之盟經書單伯會之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又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與季孫意如至自齊為一例不應周大夫而書至自齊也此說似矣然經書單伯會伐宋又書單伯會于鄄謂鄄之會不得屬會于單伯則單伯會伐宋而可則單伯會于鄄何為而不可且宰周公劉子之會皆公會之既書公會則



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則單伯為魯人也猶曰叔孫豹會趙武屈建而已若單伯為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又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與季孫意如至自齊為一例不應周大夫而書至自齊也此說似矣然經書單伯會伐宋又書單伯會于鄄謂鄄之會不得屬會于單伯則單伯會伐宋而可則單伯會于鄄何為而不可且宰周公劉子之會皆公會之既書公會則有加於錫矣然或誠請可矣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或問王何以不書天曰春秋來錫命者二賜命者一此年及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是也凡言來錫命皆非禮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賜則有加於錫矣然或

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杜預孫公皆以為王者之通稱者非也或者以為缺文理或然矣說者以為去天以示貶則失之彼謂春秋皆書天王不應只書王耳春秋不書天者惟此年與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會葬而已為先儒之說則曰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又反錫之命僖公成風妾母也而王使人歸含且賵又使人會葬成其為夫人使妾並適此二事最大故皆去天以示貶謂其不能奉天也此其說只在拘春秋書天王之例故有此說春秋之作為尊王而作也而已自貶天王何以責人乎榮叔歸含且賵與宰咺來歸仲子之賵一例耳何以不去天而示貶乎以名冢宰為貶則榮叔何以不貶乎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又豈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此其不通也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或問書遷之義曰經書遷者十而其義有二焉有強人而遷之者有自欲遷者若齊遷紀邑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此強而遷之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葉遷白羽遷于夷遷容城蔡遷州來此其自欲遷者也強而遷之者三此獨稱師者豈齊襄恃其兵衆以迫脅小國而遷其人民故聖人詳而錄之以見其強暴之甚歟且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強者不可以力併詐者不可以誕取若紀者豈非受之於天子者邪若受之於天子則齊烏得而遷之今也至於遷其三邑而無所顧忌則是王法不存而詐力勝小國烏得不日侵月削以至於亡也凡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耳未若遷其民之酷也遷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民失其常居矣恃衆以遷紀之民此聖人所以書師以深疾之歟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或問姜氏會齊侯聖人備書於冊何也曰此所以發夫

人羞惡之心以為後人之鑒戒也以經攷之夫人姜氏自孫于齊之後此年冬會齊侯于禚禚齊地也四年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也五年如齊師師則衆在焉七年春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也冬又會于穀穀齊地也始而會焉繼而享焉享則禮有加矣又繼而如齊師如齊師則無羞恥於衆矣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載馳之詩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序詩者以為刺襄公之無禮義也敝笱之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序詩者以為惡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猗嗟之詩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序詩者以為刺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也夫齊襄之惡人皆知惡之矣而其原則在桓之不能防閑其妻桓之失人亦皆知之矣而莊公之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則世或未之察也善乎趙子之言曰子可以制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臣之主也風教之本也



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恭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之威命不行而哀慼不至耳

## 溺會齊師伐衛

或問溺何以不氏曰石氏曰溺之不氏說者曰大夫不可以專入邑帥師入邑自無駭始大夫不可以專伐國帥師會諸侯伐鄭自翬始大夫不可以專會諸侯盟會諸侯盟折自柔始春秋之時大夫專會紛紛皆是誅之則不可勝誅誅其始僭而已此其所以不稱族也至於溺會齊師伐衛非始僭也謂其不當黨仇讎以伐同姓也是以去氏以貶之為此說者亦巧矣然挾之卒也不氏又不知其何以貶之乎宜吾曰春秋之初大夫皆不以氏見也

## 葬桓王

或問天王崩有書葬者有不書葬者何也曰不書葬者是魯不往會也或曰不書葬者公親會也書葬者人臣之主也風教之本也

親會也不言葬者常也言葬非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然比事而觀則葬諸侯不書公葬天王亦不書公文無異辭則其為公不親往也明矣文六年使公子遂葬晉侯九年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十一年使叔弓葬宋公三年叔弓葬滕侯二十二年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葬諸侯使卿葬天王亦使卿魯之夷王於諸侯也可知矣蓋猶有甚焉者成五年定王崩不書葬而十年晉侯獳卒公如晉襄二十八年靈王崩不書葬而楚子昭卒公在楚於天王則不葬於諸侯則會之何為者哉春秋諱公之葬晉侯也故書曰公如晉諱公之葬楚康也故書曰公在楚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或問紀季以酅入齊或曰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得去國君子無避外難紀季皆犯此三者其惡可知也紀之



不書奔則非奔也凡臣竊地以自恣者必書叛如晉欒盈入于曲沃以叛是也今季不書叛則非叛也不書奔不書叛而直以酅入于齊則是以酅入于齊而求存其宗祀而已尚奚疑哉曰然則比之微子何若曰不類微子之事昔人以為微子度紂之必亡抱祭器而歸周蓋深覩夫存亡消長之機以求存其宗國其實不然蓋微子紂之庶兄也比干箕子皆宗臣也比干既安於義之當死箕子則以為我無臣僕從人之理而詔王子出迪

故微子之去所以存宗祀也然所謂去者非謂紂之國未亡而微子先抱祭器以歸周也出於自靖自獻之心不忍與比干相從於死而懼其後之無以繼也是以去之及武王克商然後面縛銜璧衰絰輿櫬而歸周以求存宗國夫豈殷國未亡而先棄宗國以從人乎若紀季之事則紀侯不能下齊又自度不能死守其國故以鄑與季而使之入齊以為附庸是微子之歸周蓋在於商紂既亡之後而紀季之入齊乃在於紀侯尚存之時微子之歸周出於理勢之不得不然而紀季之入齊則出於紀侯之命紂未亡而微子遽歸周則微子為不仁紀侯不能死守其國而紀季不以鄑入于齊則紀季為不智故曰紀季之事出於不得已而然耳



公次于滑

或問書次之法曰有伐而書次者有救而書次者有整兵謹戰之意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次于匡救徐次于聶北救邢是也侯而書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師次于郎以侯陳蔡是也此年次于滑而不言其所以則其所以次者亦無謂矣是將救紀而不能也自齊鄭如紀之後紀之所恃者惟魯而已紀之於齊有積年之恨魯之於紀有婚姻之好紀之有難魯當救之可也然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報尚安能謀既危之紀而存之乎自知其不能而姑欲竊救弱之名以次于滑則亦無謂而已矣書此不惟見魯之不能救紀亦以見魯之不能憾齊也



紀侯大去其國

或問紀侯大去其國聖人之書此也罪之乎許之乎曰春秋之際小國介於大國之間日見侵削不幸而如紀之事固難乎為紀矣滕文公問於孟子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又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邠人從之者如歸市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之所以為滕文公謀者不過此二說而已紀之見偪於齊也使其有大王之德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為仁使紀侯明乎世守之道則築城鑿池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可以為義今紀侯未見其有強為善之實則其仁不足稱也又不能效死而不去則其義不足道也方之大王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世守之說則有愧矣聖人之書此也非罪之也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紀之見疾於齊也久矣紀之所以圖免者亦至矣始會于成再來朝將倚魯以為重也而魯不足倚已而嫁女於王將依天王以為安也而天王不足依已而會于黃以圖釋齊之憾亦可已矣而齊之貪未止也至襄公時卒遷其三邑之民紀知齊之決不可事也以先君之故而謀以鄰入之亦庶幾稍釋其怒矣而齊之欲未息也三國為垂之遇是將以兵壓境矣紀侯為是妻死不暇葬委而去之已去其國而叔姬歸于鄰悲哉國滅而身不知所存兄弟訣別而骨肉離散沒者以齊故而不及葬生者以齊故而不獲其所歸紀之不幸也甚矣聖人傷紀之不幸則齊之惡可知魯之不足倚也又可知天王之不足依也又可知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悼紀也惡齊也病魯也又以病天王也雖然諸侯而去其國非義也

會伐衛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衛



或問衛侯入于衛何以不言復同皆復其本位之辭也是故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侯衍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皆書復以明其未有而今始復也其或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鄭突入櫟不言復衛侯入于夷儀不言復蓋未能復國也故不言復非未得國也而不言復則非奔君也蔡侯歸蔡陳侯歸陳是也若衛侯朔則嘗有國矣已而出奔今其歸也不書復直曰入而已矣凡書歸皆易辭

凡書入皆難辭許叔入許猶有鄭難焉鄭突入櫟猶有忽在焉衛侯入于衛猶有黔牟在焉衛侯入于夷儀猶有剽在焉不然則直書歸而已矣書入而不書復以明朔之不當有國也或曰朔之立出於先君之所命何以不當有國曰以適言之則伋當立其次則壽朔與宣姜構伋於衛宣公為之殺伋及壽衛人為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是朔之不當立也明矣朔之不當立也而先君欲立之當是時使其國人安之以為君為天王者亦可以治其舊惡而廢之而況國人怨之而不與乎天王因國人之所不與也而命黔牟此固義之正也五國不恤天王之命而欲納朔天王以大義之正而救黔牟為五國者亦可以退聽矣而五國連兵必欲納朔而後已魯以冬伐衛而秋始至則五國連兵以抗王人也可知五國連兵以抗王人而朔始入衛諸侯之罪可勝誅哉

春秋之初惟桓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是天王猶能舉征伐之權也惟莊之五年書魯齊宋陳蔡伐衛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是天王猶能執廢置諸侯之權也夫使三國從王伐鄭而鄭服則諸侯無有不臣者矣惟其伐鄭而鄭不服然後王命不行於天下矣春秋之初天王之能舉其政刑者惟有此二事耳而卒止於此然則鄭寤生抗王之罪五國連兵納朔之罪擢髮不足數矣

齊人來歸衛俘

或問左氏經文作俘而三傳皆以為寶何也曰胡氏謂書稱俘厥寶王則寶玉亦可謂之俘也然謂之俘則必伐衛之所得謂之寶則必朔以此賂五國也然先書朔入衛而繼書齊人來歸衛寶則必是納朔而得賂無疑四國之會于稷也取郜大鼎五國之納朔也衛寶來歸當時諸侯之罪可知矣或謂說文保字後人從采省文作保古字通用寶或作㚔㚔字與俘字相似故誤作俘

字耳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圍郕

郕降于齊師

或問書次書俟書師還何也曰春秋書用師多矣未有如此之詳者與陳蔡約將有事於鄭國陳蔡未有師期而先出師則輕舉而妄動也師次而俟外援俟之而不至而後治兵則有畏也至夏而後及齊師圍郕則取必於郕也齊魯同圍郕而郕不降魯而降齊則無義而不足以服人也自正月出師至秋而後師還則淹時之久也聖人備而書之重用師之道也案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用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則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經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者至是師為重矣義係於師故不稱公也經未有言師還者今此獨言師還何也曰還者始班師也據經之凡書還者皆去其所往之地而未至國也文十二年公如晉既盟而歸鄭伯會之也故明年始書公至自晉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還未及國聞君薨而奔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未至齊而齊君卒不遂侵焉故書曰聞齊侯卒及乃還以知還者皆自彼反此而未至之辭也秋師還言始班師也以見暴師於外歷時之久無功而還也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或問弑君者連稱管至父而曰無知弑其君何也曰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弑齊襄公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公子彭生疾實弑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為逆首此可見春秋書法矣胡氏曰僖公私其母弟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

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先庸康叔蔡叔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餘見胡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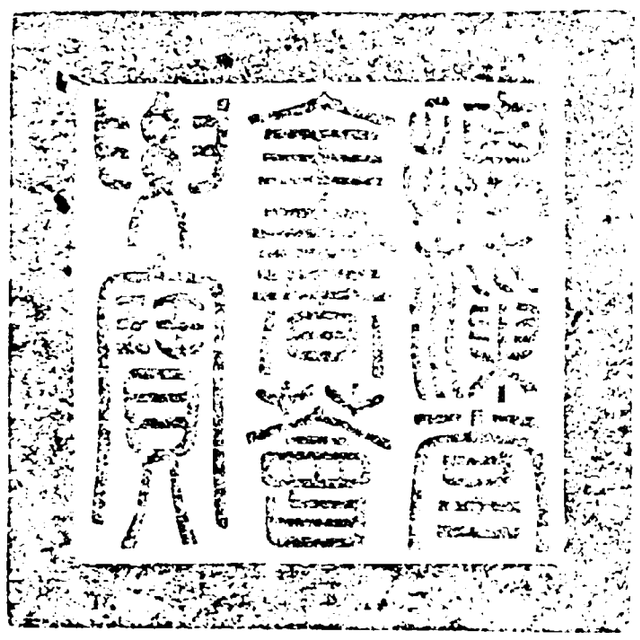
齊人殺無知

或問踰年稱君無知弒君而自立既踰年矣而不以成君書之何也曰正其為賊者明以賊討之也州吁無知是也弒君之賊其見殺也而稱君稱爵者不正其為賊也不正其為賊者明不以賊討之也齊商人蔡般是也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然而國人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以賊名之則國人不以賊名之據事直書而褒貶之義見矣蔡般之見殺也而稱爵則楚子誘而殺之也非以賊討之也商人之見殺也而稱君則國人既安之以為君而又殺之也亦非以賊討之也里克之見殺也而亦稱大夫則晉人既視之猶大夫而後殺之也亦非以賊討之也討之不以其賊則聖人亦不以討賊之辭加之從其實而已矣





春秋或問卷七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俞　嫩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或問卷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十八 經部

春秋或問卷八

宋 呂大圭 撰

莊公 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或問書納之義曰春秋書納者六昭十二年納北燕伯
哀二年納蒯聵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文十四年
納捷菑僖二十五年納頓子與此年是也凡皆不受而
強致之辭蓋二公子各有黨小白之黨在內故公伐齊
以納糾然襄公見弒小白奔莒糾奔魯小白與糾皆庶



子而小白兄也糾弟也則小白當立糾不當立明矣或
曰何以知糾之為弟而小白之為兄邪曰以春秋之所
書而知之上書納糾而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而
係之齊則小白當有國明矣忽係之鄭則忽當有鄭也
突不係鄭突不當立也小白係齊則小白當有齊也糾
不稱子糾不當立也鬻係之曹鬻當有曹也赤不係曹
赤不當立也聖人書法之嚴如此哉是故小白糾之長
少不必觀之他書觀之春秋足矣孔子稱管仲之功則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使小白不當立而糾當立則管仲之不死為非義使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則召忽之死為傷勇聖人比召忽於自經溝瀆之諒而與管仲可為之功則小白糾之長少亦可知矣然公之伐齊納糾也雖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夫納者雖內弗受亦必志於克入而已矣故雖未入國也而至其國焉則書國如楚人納頓子于頓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雖未得國而入於邑焉則書邑如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今公之納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不能入所以只言公伐齊納糾而已齊讎國也糾讎子也國可以伐糾可以無納伐齊非以復讎也志於納糾而納糾之義又非能終也終於齊人殺之而已以伐則見敗以納則見殺公之恥深矣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或問乾時之戰春秋書之不諱其敗何也曰或謂能與讎人戰雖敗亦榮也是以不諱之然以經攷之則其所

欽定四庫全書

無事然其倔強之態終莫之弭也幸而未至於陵駕中國而已故終桓公之世只書人齊桓卒而宋襄不克終其伯業盂之會宋楚爭長偃然序楚於陳蔡之上甚者執宋公以伐宋至是而不書楚子謂之何哉聖人蓋有不得已者矣宜申獻捷楚既以是成中國之諸侯而泓之戰宋又不得志自是而後楚日以強向微晉文城濮一戰則楚之主夏盟久矣聖人雖欲勿書其爵勿序於諸侯之上惡得而勿書之哉或者以為聖人之進夷狄則誤矣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或問諸侯失國常名之譚子何以不名或曰譚本無罪也而齊滅之罪不在譚子也故不名然當攷之經則其說有未通者案經諸侯被執以歸者未有不名荊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晉滅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蔡公孫姓滅沈以沈子嘉歸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滅頓以頓子牂歸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楚皆名之而楚人滅蔑之而楚人滅譚譚子奔莒不名外諸侯之卒未有不名者宋公和卒蔡侯封人卒齊侯小白卒晉侯周卒皆名之其餘莫不名而秦伯薛伯滕子杞子卒則或不名滅而奔者亦名蓋失地之君也名之欲使後人知其為其君也如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是也而齊滅譚譚子奔莒不名楚人滅弦弦子奔衛不名由此觀之以歸而書名奔而書名與卒而書名皆一義也其不書者則史失之而聖人不能增之也



蓋弦溫譚夔皆小國也國小則其紀載或有未備者矣若夫中國之諸侯則其奔而或名或不名不可以是例論之也執稱曹伯而歸則稱曹伯襄執稱衛侯而歸則稱衛侯鄭衛侯出奔楚不名而歸於衛則名衛侯衍出奔齊名之而衛侯入于夷儀則不名此非紀載之未備也而或名或不名則有義矣蓋不名則其位未絕名之所以見其為失地之君也不名所以正其位而名之所以別於二君也又與小國之紀載未備者不同矣或曰

譚弦温子豈非見滅於強國而其位未絶邪曰徐子章羽亦見滅於強國者也豈其位遽絶邪吾故曰失國之君必名其不名者皆史失之也

## 宋大水

或問春秋紀災異惟宋特詳何也曰公羊謂何以書及我也且宋去魯甚遠雖大水豈能相及苟及魯魯當自書肯書宋乎穀梁謂為王者之後紀異則杞亦王者之後胡為而不紀邪莊二十年書齊大災豈王者之後哉杜氏云弔則書昭九年書陳災於時陳已為楚所滅則魯何所弔而書之乎黎氏謂春秋詳内而略外故内災必詳悉而書之而外災則於宋鄭陳衛或各舉其一二以見列國之異也其説是矣然春秋於列國之災間一二見而於宋事為尤詳如雨螽隕石退鷁之類莫不備書非惟大水而已意者夫子雖因魯史以作經亦必博採而孔子祖宋得其事實為尤詳故備録焉其他則因史所書或得其實而後書之不及聞則否

## 紀叔姬歸于酅

或問紀叔姬之歸于酅或以為娣無歸之理何也曰此殆不攷經之故案經内女之見於經而以其遭人倫之變得書者紀叔姬宋共姬之事為尤詳娣不書歸而叔姬得書歸内女不書葬而叔姬得書葬與宋共姬同詳宋共姬之事者以宋共姬之有賢德也詳紀叔姬之事者亦以紀叔姬之有賢德也宋共姬紀叔姬皆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而其賢德可稱故其卒其葬皆得書之觀聖人之所書而其賢可知矣紀既亡矣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叔姬不歸魯而歸酅以紀之五廟在酅不以紀亡而厭婦道也魯人高其節義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存而弗削焉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至是叔姬始歸于酅豈紀侯至是而方卒乎

##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或問案春秋惟主兵則序主兵者為首若盟會則序爵如宋齊衛盟于瓦屋宋陳蔡盟于折是也至北杏之會

則序齊於宋之上何也曰蓋與齊以伯也城濮之師序晉侯於齊師宋師之上蓋予晉以伯也曹南之盟書曰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則齊桓沒而伯主之權移於宋也辰陵之盟書曰楚子陳侯鄭伯則晉文沒而伯主之權移於楚也黃池之會書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則兩伯之辭也故北杏以前諸侯之盟會皆序爵北杏以後則諸侯之盟會序伯主為首北杏以前諸侯有特相會者北杏以後則諸侯非伯主不會矣北杏之會其至者宋陳蔡邾之大夫耳至幽之盟則宋陳衛鄭許滑滕之君也又至葵丘之會則宰周公在會矣然猶未也至於溫之會則天王實狩焉盛極矣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則有葵丘之盟有葵丘之盟則有溫之會矣方伯圖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鬨有若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雄長於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亦可歎矣雖然人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圖之既興也列國諸侯向之紛紛而無統者今則翕然惟伯主之為聽下以號令於諸侯上以致天王之狩一時氣勢聲燄赫奕中國賴以少事然自是王命浸微矣聖人之於春秋也固未嘗不與伯主之功而亦未嘗喜伯主之盛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矣夫以齊桓圖伯之初而列國之至者惟宋陳蔡邾而宋陳蔡邾之至者僅以大夫而已以此見伯圖之興雖天下之幸而前乎此者未有此舉今而齊桓一旦驟為之列國諸侯終有疑焉而未信者使當是時而有王者作其不翕然而歸往乎

公會齊侯盟于柯

或問柯之盟齊及魯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曰胡氏曰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

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邪蘇氏曰始及齊平也公羊於此言曹沫手劒劫桓公以反汶陽之田管仲許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由此著乎天下予以為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浮說而非其實也魯桓之怨不在桓公曹沫無以發其怒一也使曹沫誠以劫得盟如華元子反則春秋要盟不書楚宋之盟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而不書盟今書公會齊侯盟于柯二也是公羊不足信也魯仲連稱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失地五百里及桓公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拔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三戰所亡一朝而復案長勺之戰莊公始用曹沫以敗齊自是魯未嘗敢戰安得有所謂三戰三敗以兵劫桓公求侵地者乎故仲連亦不足信也

齊陳曹人伐宋單伯會伐

或問齊桓之將圖伯也其次于郎則實挾宋師以會之宋也會于北杏宋實在焉纔一閱歲而會諸侯以伐宋何也曰左氏以為宋背北杏之會齊請師於周以伐之於理或然春秋之義名盟而後至則曰會盟如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是也名伐而後至則稱會伐如隱四年翬帥師會伐及此年單伯會伐宋是也然則單伯之所以會伐者蓋齊請之也齊之所以請師於周者借王命之重以威諸侯也齊桓之興名曰尊王室而北杏之會未幾而宋已背之齊於是請師於周以討之夫會諸侯而名曰尊王室非誠尊王室也不如是無以為名以會諸侯也討諸侯而必請師於周非誠尊周也不如是無以為名以威諸侯也春秋書曰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三國以春伐宋而單伯以夏會之於以見單伯之會伐特出於齊侯之請勉強而從之是以遲遲

而後至耳方伯業之未成也故必假王命而行及伯者之令已行則天下不知有王矣雖然齊率諸侯挾王命以伐宋豈誠得宋之罪哉宋有弒君之賊而齊不能討陳納弒君之賊而齊不能正北杏之會姑欲諸侯之從已而已大義所在既已失之則其所謂尊周室攘夷狄安中國者是徒張其虛聲以竊諸侯之權耳實安在哉前年之會既逸賊而不之討今年之伐無以為名不假王命之重則不足以威天下是齊桓之志也此一役也



倘在於北杏未會之前則弒君之賊不接跡於天下矣惜哉

## 荊入蔡

或問荊入春秋而首入蔡何也曰蔡邇楚之國也每觀荊楚方強而蔡首被其禍未嘗不歎中國之不振旅蠻夷猾夏而莫之制也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猶帥師侵蔡而楚救之晉悼之興列國悚焉以聽命而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欲媚晉而侵蔡獲公子燮而楚復興子囊之師為蔡讎鄭終悼之世亦不能得蔡



始改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踐土之載書曰晉重耳蔡甲午藏在王國列國皆能道之溫之會翟泉之盟猶前志也晉文既沒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至文十年厥貉之次遂執干戈從楚穆為窺宋之謀十五年晉郤缺討其不與新城之盟而蔡猶未即晉也成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而楚救之晉悼之興列國悚焉以聽命而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欲媚晉而侵蔡獲公子燮而楚復興子囊之師為蔡讎鄭終悼之世亦不能得蔡

於盟會也晉悼沒而楚之役蔡常從之襄二十四年楚伐鄭則書曰楚子蔡侯二十六年楚伐鄭又書曰楚子蔡侯二十七年宋之會昭元年虢之會蔡公孫歸生實序於列國大夫之上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其再伐吳也又書曰楚子蔡侯是中國諸侯其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也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昭十一年楚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矣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矣其冬楚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矣楚虔既沒而蔡



廬復封則蔡之存亡興廢皆宅命於楚而中國安得有之乎蔡朱東國之廢置專以費無極之一言而廢君立君楚之小臣得以制之矣蔡昭抱累世之憾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止之辱沈玉璧以絕楚贄愛子以請晉氣憤而情激亦既轉而從夏矣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亦出而楚人圍蔡之師及至栢舉之戰遂使蔡人假手於吳以釋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人男女以辨疆於江汝之

閒蔡人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於春秋之後而蔡終為楚所并是則中國諸侯之蒙禍於楚亦莫如蔡之甚也是故蔡之五禍皆楚為之楚文之執獻舞蔡十年無君則蔡之禍一也楚靈之殺蔡般蔡祀將絕則蔡之禍二也楚費無極逐蔡侯朱則蔡之禍三也楚子常拘蔡昭於南郢則蔡之禍四也楚昭遷蔡於江汝則蔡之禍五也凡此皆楚為之其從楚最先其事楚最厚而蒙楚之禍最甚蔡之始



受禍於楚也其見於經則曰荊敗蔡師荊敗蔡師以獻舞歸蔡之終受禍於楚也其見於經則曰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蔡遷于州來觀蔡人之禍福而中國夷狄之盛衰可觀矣向使當荊敗蔡師荊入蔡之時而齊桓即能救中國以攘夷狄則蔡不折而入於楚矣向使踐土之後晉伯常如文公之盛則蔡必不舍中國而從於楚矣向使當蔡昭絕楚從晉之時晉之君能守其先緒而不奪於求貨之臣則蔡不至於假吳以釋憾而卒致州來之遷

矣故其始肯中國也在於荊入蔡而齊桓不能救其再
肯中國也在於晉文沒而晉伯不能競其終肯中國而
歸吳也在於晉伯既衰而不能有蔡也讀春秋者寧不
為是而三歎哉

夫人姜氏如齊

或問夫人姜氏如齊聖人備書於冊惡之也齊桓之賢
而亦書夫人如齊何也曰在禮夫人之適異國父母在
則歸寧詩之葛覃之稱歸寧父母是也既沒則使卿寧
之於文姜兄弟也前此已會齊襄其賊不待論而見今
襄公既沒又如齊焉夫人之失禮甚矣蓋自襄公既弒
不復如齊魯齊之盟于柯甫及二歲不恤前非復有如
齊之舉然齊桓五霸之賢君必能鑒襄之失而正之以
大義焉故夫人至是不復如齊而如莒矣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或問經莊五年邾黎來來朝公羊曰小邾婁也杜氏曰
附庸國其後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是則
邾蓋出於邾也此年三國伐邾杜注云附庸屬宋而叛
故齊為之伐邾汪氏曰石氏以為邾有二邾黎來乃是
小邾國而三國伐邾乃宋之附庸邾有二也不知是否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或問北杏之會先書齊闕而此年伐鄭與伐邾則先宋
何也曰伐邾伐鄭凡以為宋也石氏曰春秋之法會盟
先主會征伐先主兵此年先宋闕與伐邾之義同杜預於
此特發例曰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為次范甯同之蓋
春秋會盟有以侯而先公者有以男而先伯者衛居陳
上而齊桓既伯則後陳蔡居陳下而昭公以前則先衛
鄭大國也而後紀滑小國也而先滕考斯志也豈特以
國之小大為之次哉亦以見周衰禮籍之亡諸侯皆以
強弱相制班爵上下不以先王之舊法而先後進退皆
出於主會之臨時隱公之初滕薛爭長魯人長滕黃池
之會吳晉爭先諸侯先晉卑鼃之會子魚一言衛復蔡

上澶淵之會良霄先至鄭處宋先如此之類皆非周舊
聖人一切因其實而書之以見諸侯之縱恣而王制之
敗壞也夫豈純在於國之大小哉乃若虞晉滅下陽先
書虞於宋之會先書晉又皆以示義也

同盟于幽

或問書同盟之義曰案經書盟者一百十二而書同盟
者十有六莊十六年幽二十七年幽文十四年新城宣
十二年清丘十七年斷道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
浦十五年戚十七年柯陵十八年虛朾襄三年雞澤九
年戲十一年亳城北二十五年重丘昭十三年平丘是
也公羊曰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曰同外楚也愚嘗以
意推之竊謂盟而書同固出於諸侯之同欲無可疑者
以經攷之齊桓之盟惟再盟于幽皆書同若葵丘牡丘
之會則不書同晉文踐土翟泉之盟則不書同至於趙
盾新城之盟而後書同自是而後不書同者寡矣蓋齊
桓為幽之盟實在荊入蔡伐鄭之後中國諸侯同於懼
楚倚桓以為重故兩盟于幽皆書同焉若葵丘踐土之
盟則桓文之盛也主是盟者蓋出於桓文之意而諸侯
從之故不書同晉文卒而楚益強新城之盟同於懼楚
自是而後楚日以強中國之伯業日以不振故凡中國
諸侯之相與盟會者皆倚晉以為重凡皆諸侯之所同
欲也惟澶淵之盟不書同則平齊晉也卑鼬之盟不書
同則劉子不與盟也故有以主是盟則不書同是桓文
主伯之盛也二幽之盟而書同則桓公伯業未盛之時
新城以後皆書同則晉伯業漸衰之際凡書同者衆欲
之也衆欲則猶未純乎專主盟也說者以為必當有異
而後書同如左氏所謂鄭成陳鄭服之類是也然兩會
于鄄亦服異也而何以不書同邪或謂殷見曰同同盟
之禮蓋天子之禮而齊桓竊之故書曰同然以新城之
盟趙盾實主之則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疑亦未至是
也吾故曰同盟者同欲也雖然初盟于幽不書公再盟
而後書公何也曰是春秋之變文也舉天下而聽命於

一邦古未有是而齊首為之魯君為是遲遲而不之往北杏之會魯不之從齊為是盟于柯以懷魯伐宋之師王臣實來而魯不之會再會于鄄宋衛陳鄭皆至而魯不之會魯東方之望國而周公之祚嗣也齊不得魯終不可以合諸侯而魯之君臣猶守先王禮文之舊以為古未有是也是以遲遲焉而不往至於幽之盟則諸侯皆來而魯亦不得以不往矣雖然猶有諱也至於再會于幽則亦不之諱矣荊楚戎狄雖行而莫之制不有齊桓倡義以為諸侯主其誰能治之魯之君臣雖欲勿從焉得而勿從之哉是故挾天子以令諸侯桓文之義春秋之所不予也主夏盟以制夷狄桓文之功春秋之所不棄也

闕



# 春秋或問卷八

# 春秋或問卷九

宋 呂大圭 撰

## 莊公

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十九年

或問書遂之義曰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然有書之而不為譏者有書之以見譏者如諸侯遂圍許齊侯遂伐楚之類所譏不在遂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公子遂受命如京遂如晉公孫歸父未復命遂奔齊仲孫蔑會于戚遂城虎牢此皆書之以譏其專也又有書之以為美者如齊桓帥諸侯之師以侵蔡遂伐楚楚人伐許諸侯遂救許則聖人固許之矣由此言之春秋書遂非專以為譏也顧其事如何爾然所謂遂者大抵皆本為此而遂為彼之辭公羊以為大夫無遂事出竟則專之可也此言過矣善乎胡氏之言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則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或問此齊桓圖伯之時也齊方求我而何為伐我乎曰三傳不言其故孫先生曰為受鄭詹也或有此理然稱伐則奉辭也稱人則將卑師少也伐我西鄙則非大致伐也不過聲罪而已此亦可以見齊桓圖伯之事為不輕矣然公子結方以秋與齊宋盟乎鄄而其冬二國來伐孰謂結之專盟為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使結既盟而齊不來伐則謂為結之功可也是猶當以擅命罪之況無益乎

## 齊人伐戎二十年

或問或謂齊桓之入至此十年伐鄭伐宋滅譚滅遂其恃威力以加於中國者若此聖人皆詳録之而於此始一見其伐戎又稱人以微之者凡以著其自為封植而緩於攘卻四夷也信乎曰不然戎之為中國患久矣齊

桓之伯豈無意於攘之哉蓋緩以圖之而未嘗急也漸以處之而未嘗遽也中國諸侯有一焉之不安於我則固不可以從事於夷狄故其汲汲焉以會盟中國之諸侯者所以治其內也十年之久而後有伐戎之舉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而聲罪致討之義嚴焉則其規模之素定故也故此年伐戎書人三十年伐山戎亦書人則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亦可知矣一提之後而戎始不能為中國患而後齊得以專意於楚此管仲之規模也此諸葛亮五月渡瀘縱禽孟獲以服其心而後得以專意於曹魏之意也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者節制之師也讀春秋至莊僖之編當知聖人有悕桓公管仲之意毋徒槩以伯圖而絕之可也雖然齊桓未伯之初滅譚滅遂猶恃力以逞自盟柯之後而春秋書齊之事與滅譚滅遂者異矣意者管仲得志當在盟柯以後乎

鄭伯突卒二十一年



或問陳侯鄭伯遇于垂者子儀乎突乎曰案左傳桓十七年高渠彌殺世子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齊殺子亹而立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則莊十四年六月以前為鄭君者皆子儀也莊四年齊侯鄭伯遇于垂此子儀也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此突也然以經攷之子儀之名不見於經而入于櫟則書鄭伯突突卒則書鄭伯突突書鄭伯則其所謂遇于垂者亦突明矣忽係以世子明其當為世子也突係以伯明其實能君也忽雖當為世子而實不能君突雖能君而實篡要皆不沒其實而已矣忽雖歸鄭而不能君春秋猶不以伯許之況子儀乎借使忽死而子儀乘間得立其為君也微矣安能會諸侯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突始終書爵不沒其實而已矣

葬我小君文姜

或問文姜之行甚矣何以得書葬曰自桓公薨于齊之

後而文姜為國君母者二十年莊公以小君葬之聖人安得不書書桓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以著其罪書夫人如齊如莒以著其惡書薨書葬以著其實並書於冊而是非褒貶自見矣

陳人殺禦寇

或問書殺之義曰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皆惡專殺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葵丘之盟曰毋專殺大夫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備録之而其罪著矣然殺之罪雖一而重輕之等有三有稱君以殺者晉侯申生宋公世子痤天王佞夫稱君則君之志也有稱國以殺者鄭申侯晉陽處父陳洩冶稱國則其國君與其大臣咸有罪焉有稱人以殺者此年禦寇晉人殺先都晉人殺士穀箕鄭父陳人殺公子過稱人則衆殺之也然衆殺之義有二有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則稱人以殺者討其罪之辭也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齊人殺無知之類是也有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令不出於君而衆殺之者如陳人殺禦寇之類是也稱人雖同而立義異矣曰稱人以殺或以為殺有罪而予不從之何也曰殺有罪云者謂其如州吁良霄之類是也其他則不可以是言矣案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氏載昭公欲去聲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昭公殺公孫固公孫壓則衆殺之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左氏載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則衆殺之也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則以靈公尚幼國亂無政而先都士穀箕鄭父之見殺皆非君意則衆人擅殺之也昭八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則亦以陳侯卒國亂無主而殺之非君意也故以衆殺為文比事而觀則稱人之為衆殺也明矣曰殺之則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何也曰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如此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昭十四年莒人殺其公

子意恢是也或公子而未命為大夫則稱公子也或公子而未誓為世子亦稱公子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鄭殺申侯晉殺里克之類是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又為大夫也如成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變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昭八年陳殺其大夫公子過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是也若公孫黑公孫姓公孫霍則公孫而為大夫也又有書殺其大夫而以官舉者則以官重而書之也宋殺其大夫司馬是也乃若晉侯殺世子申生則著世適之重也天王殺其弟佞夫則著親親之義也觀聖人所書而褒貶固已寓乎其中矣

## 公如齊納幣

或問公如齊納幣何以書曰公如齊納幣其失禮者三齊為讎國而公與之圖婚姻一也文姜之喪始練而納幣二也納幣大夫之事而公親之三也古者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過與不及非禮也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亦欲國嗣之蚤定也今莊公生於桓六年至是三十有六歲以世適之正諸侯之貴而無內主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自今年之納幣越明年而如齊觀社又遇于穀盟于扈皆為婚姻而往夫娶夫人奉祭祀以為宗廟主不以大義裁之而母言是聽其踰時失禮一至於此聖人一一書之所以垂戒後世也遠矣哉



## 祭叔來聘　二十三年

或問祭叔來聘何以不書使曰紊春秋王臣來聘者八凡伯南季渠伯糾仍叔之子家父宰周公王季子皆言使晉聘魯者十一齊聘魯者五宋聘四衛聘四陳鄭聘各一楚聘三秦聘一吳聘一凡三十一聘皆言使而此獨不言使或謂祭叔以其私來而自以聘禮行也然祭叔來私來也言來而不言聘言聘非自來也自來則非聘也或謂祭叔使人來聘耳其不稱使者不與祭叔之

使也亦非也此自與武氏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為一例爾蓋非王命而來求金故毛伯不言使非王命而來聘故祭叔不言使蓋方武氏子之來也嗣王方在喪事無以給周之大臣自以其意來求賻於魯耳方毛伯之來也襄王尚未葬而未有以葬也周之大臣自以其意來求金於魯耳方祭叔之來也則以莊十九年五大夫作亂立子頹王出奔溫至二十一年鄭虢納之乃克歸周當是時王之命聘亦當時大臣自以其意行而不出於王命耳豈必其私來哉或曰武氏子來求賻不稱使毛伯來求金不稱使蓋當喪未君耳嗣子定位於初喪矣而武氏子何以不稱使國君踰年即位矣而毛伯何以不稱使蓋古者君薨聽於冢宰者三年又曰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之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曷為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為此說者善矣然愚攷之書成王崩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固稱子矣既入翼室恤宅宗則書曰王麻冕黼裳既受諸侯朝則書曰王釋冕反喪服然則三年然後稱王之說猶有可疑者至謂諸侯三年稱子則以經文攷之若僖九年春三月宋公御說卒夏會于葵丘稱宋子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冬盟洮稱衛子定四年春二月陳侯吳卒三月會召陵稱陳子則皆未踰年也成二年宋公鮑卒衛侯速卒三年會伐鄭稱宋公衛侯襄四年陳侯午卒五年會戚稱陳侯則皆踰年也然則三年稱子之說猶有可疑獨成四年鄭伯堅卒冬鄭伯伐許則其為吉禮從事明矣黎氏曰若謂天子必終喪而後即位則匡王恭王何以纘逾年而遽稱王邪若謂既葬始成君求之天子則景王已葬而猶以子卒求之諸侯則莊僖未葬而閔文先已即位乃知天子諸侯

但逾年則改元即位不限葬未葬焉

丹桓宮楹　刻桓宮桷

或問桑成三年甲子新宮災親廟切近不忍稱故稱新宮桓宮乃親廟切近也斥言桓宮以惡莊也然乎曰不然成三年書新宮災蓋喪制僅終神主方入廟而遇災故書新宮若桓宮則固已久矣宜其稱桓宮也春秋書武宮煬宮桓宮僖宮皆斥言之然則桓宮亦所宜稱非斥言以惡莊也然既書丹桓宮楹又言刻桓宮桷繼言之則得失可見



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

或問先書公至而後書夫人入何也曰桑經書魯之逆女使卿行則曰公子如齊逆女還則曰某以夫人至自某蓋婦人無自至者也桓三年書公子暈如齊逆女次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後書夫人姜氏至自齊不書暈以夫人至者蓋公受之於讙也不書公以夫人至者蓋公既以夏如齊逆女矣秋至自齊矣而後書夫人姜氏入是親迎而不與婦俱至也親迎而不與婦俱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夫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弑閔孫邾之亂兆矣於是莊公生三十有七年而在位二紀矣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幣而觀社遇穀盟扈一年三見於齊齊之遲遲如彼而公之汲汲如此也夫人之未至也為之丹楹刻桷崇飾宮廟以誇示之其既至也厚大夫宗婦之禮以尊崇之而夫人之入實不與公偕至公之所以寵之者如彼而夫人之慢又如此也備書於册而是非之鑒昭然矣



陳侯使女叔來聘

或問女叔二傳以為字而子以為名何也曰此劉敞之言云爾穀梁以為命大夫不名非命大夫則名若以女叔為天子之命大夫則當時列國若晉宋齊衛來聘之

卿豈無命大夫者而經皆稱其名何獨於女叔稱字哉
左氏以為嘉之故不名然諸國來聘結好者多矣何獨
嘉女叔也然則女叔之為名也審矣案經書及其大夫
孔父傳者以為字謂賢其能與君存亡也惟劉敞以為
君前臣名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故父者
名也非字也宋人執鄭祭仲傳者皆以為天子命大夫
也惟蘇氏以為且方名其二君而可以字其臣乎故祭
仲名也非字也陳侯使女叔來聘傳者亦皆以為字惟
劉敞以為名故字亦謂女叔名也非字也蓋經之所書
有書字者則中國之附庸書字如公及邾儀父公會邾
儀父蕭叔朝公是也王朝之大夫書字則王使榮叔來
錫命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諸侯之弟稱字則蔡叔盟
折蔡季自陳歸蔡許叔入許是也孰謂女叔而可以與
榮叔南季等乎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或問春秋書鼓用牲于社何也曰案日食三十六鼓用
牲于社者三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三十年九月庚
午朔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是也鼓可也鼓用牲于社
不可也聲陽類也鼓所以作陽而助聲也書曰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嚣夫馳庶人走而周官之救
日月則有鼓人以詔王鼓有大僕以贊王鼓詳於用鼓
者急於助陽也天子伐鼓於社者社陰之神也日食則
陰勝陽也天子尊諸侯卑天子責神諸侯自責而已諸
侯而鼓于社則失正矣復用牲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
牲牲者祭祀之事也牛三月在滌三月之後方成牲日
食而用牲取具於臨時耳左氏以為惟正月之朔慝未
作然後有伐鼓之事然書載奏鼓乃在季秋又豈必正
陽之月邪

公子友如陳

或問公子母弟一也或稱弟或稱公子何也曰石氏曰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在禮諸侯絕期而臣諸父
昆弟君臣者分之別也昆弟者恩之屬也禮不可以無

分異貴賤則禮法嚴臣不可以敵君申私恩則公義廢然則春秋之書公子乃其常也其書弟者變之正也故始元終麟惟其來聘來盟則書侵伐則書殺害出奔則書王帛之好牲血之事大夫之職非天倫之所當行也故來聘來盟則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爭怒逆德也戰侵危事也人臣效命非恩屬之所當親也故侵伐則書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是也迫窮患難不能相恤骨肉殘害以致相伐不顧也甚矣故殺害出奔則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是也外乎此者皆稱公子而已此春秋之法也而左氏公羊之例以為母弟稱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稱公子亦已戾矣此年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是也然其出也終莊公之世不書其歸考之通例內大夫出使不書歸執然後書如意如至自晉叔孫婼至自晉是也

公伐戎公至自伐戎

或問公伐戎何也曰戎在隱桓之世嘗與會盟三十年間亦未嘗侵伐諸侯者至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必以其乘閒而侵我也二十年而齊人伐之必以其姦紀而為暴也今又侵曹以出羈因亂以納赤其勢浸盛矣莊公念宿怨而伐之踰時而反蓋亦危矣

曹殺其大夫

或問殺其大夫而不書其名氏何也曰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名氏其大夫者此年與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是也稱人以殺而不名氏其大夫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稱人以殺而不舉其官者晉人殺欒盈是也或稱國或稱人而既書其官又書其名氏者鄭殺其大夫申侯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之類是也以意度之則不書大夫之名氏者是大夫之無罪者也特書其名氏而不書其大夫以衆人殺之耳是有罪者也既書大夫又書姓氏者是大夫之與其國君分其罪者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

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　陳君舉曰莊公卒有戎難而羈出奔赤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之弒也始不書賊而書宋人以是為君無道也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之大夫不名宋昭之大夫不名

同盟于幽



或問孔子稱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先儒以為案桓公之會十有五年甲午幽二十七年幽僖元年檉二年貫三年陽穀五年首止七年甯毋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僖八年會于洮十三年鹹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凡十五會而孔子謂之九合諸侯蓋十有三年會北杏桓公始伯其功未見十四年甲午又是伐宋諸侯而洮鹹牡丘淮之會又皆有兵車故止言其盛者九焉此聖人貴禮義賤武功之深旨然乎曰否古九糾字通用朱文公嘗據糾合宗族以藩屏周之語以為證矣

會于洮杞伯姬來

或問公穀二傳皆以為避內難而子以為莊公女也若莊之女則歸寧不為過此常事耳經當不書今書公會杞伯姬于洮又書杞伯姬來婦人既嫁不踰竟父母沒則使卿歸寧皆非禮矣此伯姬不可謂之莊公女也伯姬不當來杞侯不當聽公不當會陸淳謂參識之是也



莒慶來逆叔姬左氏以為莊公女然以宣五年子叔姬歸于杞觀之則時君之女加子以別之謂叔姬為莊公女亦非也

莒慶來逆叔姬

或問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劉氏曰以公自主之也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凡喜怒哀樂愛惡者人之情所不免人之情所不免而無禮義

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為之防使人乃廢心而任禮禮然而然不以私意損益其間未始有物者也每若是而天下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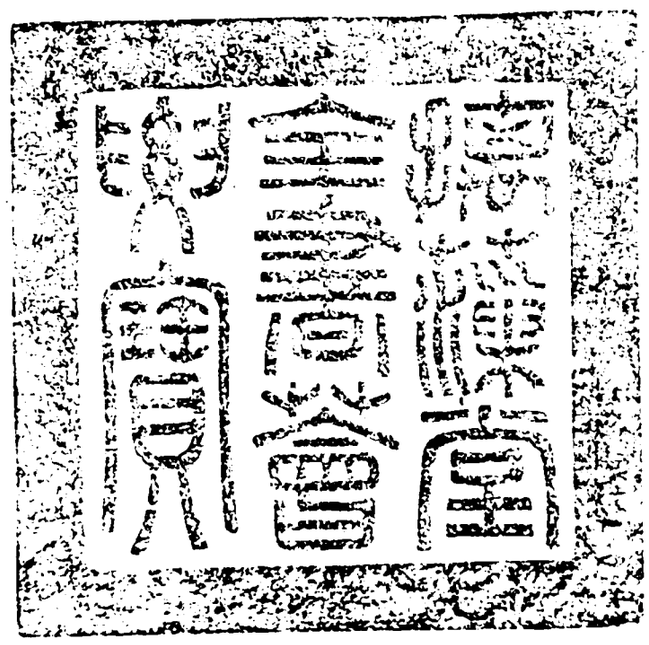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或問戰而書及何也曰春秋之義凡戰而書及者其義有三有以主及客而書及者有以內及外而書及者有以華及夷而書及者又二年晉秦戰于彭衙七年晉秦戰于令狐昭十七年楚吳戰于長岸此以主及客也莊



九年齊魯戰于乾時成二年晉齊戰于鞌此以內及外也僖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內晉而外楚也定四年吳楚戰于柏舉內蔡而外楚也此以華及夷也其有不言及者則文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不分內外一同之矣此年衛人及齊人戰蓋衛為主而齊為客也以經攷之則二十七年幽之盟衛不與以是知衛之貳於齊也案左氏則十九年五大夫奉子頹伐王不克出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王處于櫟鄭伯納王殺子頹故前

春秋或問卷九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俞　熥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二十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 宋 呂大圭 撰

莊公 荊伐鄭公會救鄭 二十八年

或問荊自入蔡之後書伐鄭而齊為是為救之自是而後每見於經十六年而荊始伐鄭桓公為是為幽之盟以謀之二十八年而荊再伐鄭桓公為是會魯宋以救之僖元年而楚又伐鄭桓公為是會于檉以謀之既而二年而侵三年而伐楚之加於鄭者益橫矣桓公為是大興召陵之師以致屈完之盟楚雖屈服於齊而方強之勢未少損也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則是畏楚而貳齊也桓公為是一為新城之圍再興伐鄭之役於是敘申侯以求說焉甯毋之盟則子華至矣洮之盟則鄭伯乞一役不從齊者中國有以安鄭而楚不能爭也桓公沒盟矣葵丘之盟鹹之會緣陵之城牡丘之盟淮之會無

而事異矣鄭於是折而從楚僖十九年與楚盟于齊二十一年會于盂盟于薄二十七年盟于宋以中國而從夷狄助夷狄以伐中國豈鄭之得已哉畏楚故也宋襄蓋嘗合中國之師以伐鄭矣而楚亦為泓之戰以報之中國之不振旅而夷狄益橫矣故自小白卒而鄭復從楚者鄭固畏楚之強而中國不能爭也二十八年而晉文圖伯城濮一戰楚師大敗於是踐土之盟溫之會晉文主之陳鄭咸在越明年而翟泉之盟鄭獨不至則圍鄭之師出矣雖重耳既沒而三十年從晉伐許文二年從晉伐秦三年從晉伐沈七年與晉盟扈鄭未嘗敢叛晉也九年而楚始師于狼淵以伐鄭晉合五國大夫以救之猶足以抗楚而未至於失鄭故十三年會于棐十四年同盟新城十五年盟扈十七年從晉伐宋又會于扈鄭亦未敢叛晉也故自踐土之盟以至於扈之會而鄭皆從晉者有城濮之威震之於先有救鄭之師以挾之於後也然自狼淵之師楚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則夷狄固已有輕中國之心矣而晉靈不君政荒氣裂救鄭之役止於書人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而受賂以返扈之會曰平宋亂而無功而還鄭謂晉不足與也而受盟於楚自是而後晉伐則從晉楚伐則從楚宣元年鄭偕楚侵陳宋則鄭從楚也晉於是會宋陳衛曹于棐林以伐鄭冬晉宋伐鄭二年晉宋衛陳侵鄭楚方伐陸渾之戎而不能救鄭也鄭於是始從晉矣楚以鄭之從晉也於是三年楚侵鄭四年楚子伐鄭五年楚人侵鄭九年冬楚子伐鄭晉郤缺雖帥師救鄭而不能以制楚也鄭於是復從楚矣十年晉宋衛曹伐鄭則鄭復從晉是冬楚子伐鄭則鄭復從楚或向或背蓋亦為免禍之計而已然而十年之間或叛或服之不常者蓋中國無以安鄭鄭不能不貳於楚也迨夫十一年楚為辰陵之盟以固鄭則楚莊之為也鄭方皆之而楚圍鄭之師大舉鄭之君臣覆亡是懼荀林父帥師以救之是也使一戰敗楚則鄭將

欣然樂附永堅事晉之心矣柰何林父未能行令先教違命濟師邲不復從為中國羞楚勢益張則雖晉為鄭慮亦當俛首從楚以紓一時之難也故終鄭襄之世一於附楚成二年從楚侵衛又同盟于蜀同好棄讎無復叛去晉雖以宣十四年成三年兩加兵於鄭而終不能使之從晉者蓋中國無以安鄭而使之安於附楚也晉景懲邲之敗復修舊業諸侯稍稍歸晉於是蠆宰之盟鄭復與焉成六年楚伐鄭而欒書救之七年楚伐鄭而晉合七國以救之已而盟于馬陵盟于蒲皆將以固鄭也楚子猶志於得鄭也以重賂求鄭晉於是執鄭伯欒書為是伐鄭又會五國以伐之鄭不堪其屢伐乃始背楚十三年會晉伐秦十五年同盟于戚又會吳于鍾離皆所以從晉也而楚終志於得鄭也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而鄭從楚侵宋矣十六年鄢陵之戰楚鄭敗績宜若可以服鄭矣而鄭不服也秋又伐之十七年柯陵之盟王人實在宜若可以服鄭矣而鄭終不服也冬又伐之晉景能得鄭於蠆宰而不能保鄭之不從楚晉厲能勝楚於鄢陵而不能使鄭必從晉蠆晉景之威不足以駕楚鄭人畏晉之心不足以勝其畏楚之心晉厲之政不足以安鄭鄭人從晉之意不足以易其附楚之意故也晉悼繼伯而鄭始改圖矣然晉悼始立之初鄭猶安於楚也晉悼將盛之際鄭始折而從晉矣晉悼伯業既成之後鄭始一於成之初鄭猶貳於楚也晉悼伯業既成之後鄭始一於從晉矣成十八年鄭會楚伐宋而襄元年韓厥帥師伐鄭二年鄭又侵宋而晉合宋衛以侵鄭又城虎牢此晉悼始立之初也三年會九國為雞澤之盟而鄭至五年會十四國為戚之會而鄭至是冬會七國以救陳而鄭至七年會于鄢而鄭至八年會于邢丘而鄭至此晉悼將盛之際也鄭雖服晉而楚亦見侵是故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則鄭從楚矣九年晉侯會諸國伐鄭盟之于戲而鄭始服晉矣楚子憤鄭之貳繼而伐之則鄭復從楚矣十年晉會諸國伐鄭戍虎牢以偪之十一年晉又率

諸侯以伐鄭同盟于亳城北而鄭再服晉此晉悼伯業方盛之時也既而又從楚以伐宋晉於是大合十一國以伐鄭會于蕭魚而鄭終服晉自是而後楚不能與晉爭鄭不敢向楚矣蓋自晉景以來服鄭之功至此為特盛也此晉悼伯業既盛之日也十四年春會于向夏同伐秦秋會于戚十六年會溴梁十八年同晉圍齊二十年盟澶淵二十一年會商任二十二年會沙隨二十四年會夷儀二十五年又會夷儀夏入陳秋盟重丘二十六年會澶淵十五年間晉之盟會征伐鄭無不與故雖十一年楚人執良霄十八年伐鄭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兩伐鄭兵師屢加而鄭終不敢從楚者以晉伯之威有以駕楚而鄭可恃以無恐也蓋自襄二十七年宋之會而晉楚並列異於前文虢之會而晉楚並列再讀舊書中國諸侯始兩屬於晉楚而莫之別是雖聖人猶序晉於楚之上城杞會澶淵晉猶足以會諸侯而楚之強亦已甚矣至昭四年而楚靈始會諸侯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鄭人奔走之不暇而何晉之有宋虢之會猶曰兩屬至會于申則一於從楚矣然則鄭之所以始於兩屬繼而一於從楚者晉平不足以主夏盟而權奪於楚也晉昭即位始也合諸侯之大夫為厥愁之會繼而合劉子諸侯為重丘之盟晉頃為黃父之會晉定為成周之城凡皆以夏主盟然是時也晉雖得鄭而不能駕楚楚亦浸衰而不能爭鄭至定四年晉定大合劉子十八國之師于召陵以侵楚此振中國攘夷狄之一機也有荀寅者求貨於蔡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但為舉趾之盟而止蓋自是而後伯者不復主盟而諸侯散矣定七年齊鄭盟于鹹則鄭結於齊也八年衛鄭盟于曲濮則鄭結於衛也十一年魯叔還如鄭涖盟則鄭又結於魯也哀二年而鄭罕達與晉趙鞅戰于鐵不復顧盟主矣然則定昭之際鄭之所以舍伯主而結齊魯衛者由伯主不能執安中國攘夷狄之權而中國諸侯莫適為主也故曰觀一鄭之叛服而夷夏盛衰

之機判矣合而觀之則中國之能得鄭者有三名陵屈楚新城服鄭則桓公之威有以得鄭一也城濮之戰踐土會盟則晉文之威有以得鄭二也虎牢城戍蕭魚同會則晉悼之威有以得鄭三也夷狄之能得鄭者亦有三泓之戰中國不振旅而鄭從楚一也邲之戰荀伯不復從而鄭從楚二也申之會晉伯不主盟而鄭從楚三也而中國可以得鄭之機亦有三焉辰陵之盟鄭既背之矣使當楚子圍鄭之時而能一戰以卻之則鄭將欣附之不暇奈何三帥異謀卒自取敗而鄭決於從楚矣鄢陵之戰晉既勝楚矣使當厲勝楚之時而能增修國政以來之則鄭將俛首以從命奈何三卻擅權國內多艱而鄭無意於附晉矣召陵之會十八國之師大集此尤勝楚之一大機也奈何君衰弱而無政臣黷貨而無厭一失諸侯不可復合而鄭於是東結齊魯而無復事晉之心矣讀春秋者玆其世變能不為之於邑也哉

冬築郿



或問書築之義曰春秋書築者八莊元年王姬之館二十八年郿三十一年三築臺成十八年鹿囿昭九年郎囿定十三年蛇淵囿是也凡土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曰築臺曰築囿曰築郿邑也而曰築則新創邑也是年書大無麥禾又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而是冬築郿明年新延廄冬又城邑者二比事書之而魯莊之罪見矣三十一年又書三築臺三十二年又城小穀魯莊之罪益著矣魯十二公臺池苑囿之役莫甚于莊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一人而已觀之春秋所書則可見矣

新延廄

或問新延廄何以書曰劉敞曰新之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則此何以書不務公室也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諸侯六閑馬四種大夫四閑馬一種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悉書也而延廄南門葢徼耳何故獨書哉若新宮災宣公之廟也太室屋壞魯

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也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也天子僭天道而後有諸侯僭天子諸侯僭天子而後有大夫僭諸侯大夫僭諸侯而後有陪臣僭大夫上為之則下有甚焉者矣故將欲撥亂世反之正則莫若正已正已而物正矣又曰若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也泮宮者諸侯之學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故春秋不書



春秋以制度弼其上為古而詩人以恩厚愛其君為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虛美也然則其書延廄南門何也延廄者天子之廄非諸侯之廄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所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延廄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為而為之故曰新作春秋之記略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鄭人侵許

或問桓公修伯業將以安中國而鄭猶侵許何也曰以見桓之伯業猶未甚盛而諸侯猶有侵小之事蓋至於桓公伯業既盛之時而預盟會之諸侯始無疆場之事矣

有蜚

或問有蜚何以書曰劉敞曰蜚之為狀若牛而白首二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非中國之禽也故曰有所以明其無也鸜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螽螟者中國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制言之體也無所苟矣



次于成

或問書次之義曰春秋書次之義有三伐而書次者有整兵慎戰之義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

于雍榆是也俟而書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蔡是也然前書次于郎而繼書圍郕則次于郎者將以圍郕也此書次于成而繼書齊人降鄑則次于成者其將以救鄑乎前書郕降于齊師則不能服郕者在魯此言齊人降鄑則必欲服鄑者在齊隨文觀義而是非見矣胡氏曰春秋之法抑強扶弱明道義也伯者之政以強陵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齊人伐山戎

或問伐山戎稱人何也曰據下文書齊侯來獻戎捷故伐山戎二傳皆以為齊侯而穀梁則曰愛齊侯平山戎也而諸儒又皆以為貶而稱人劉敞以為齊之僭天子自伐山戎始故貶之胡氏以為不務文德而勤兵遠伐故貶之石氏以為二十四年戎侵曹宜即討至此六年而後伐之則譏其緩故貶之王氏以為荊內也患近而不可緩戎外也勢遠而不足恤近者養之以自封遠者伐之以為勞蓋楚患未已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服此桓之志也故貶之凡此數說皆求其說而不得者也或者又以為伐山戎當書齊侯獻捷當書齊人交互致誤則又改易經文而難以為據愚謂經凡稱人者皆略辭用兵而非有大役者皆稱人今山戎之役其齊侯乎其將卑師少乎愚不得而知也以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之辭觀之則伐北戎為齊侯親往伐山戎為將卑師少於義可通不然一齊侯也前伐山戎則稱人後伐北戎則稱侯前後自異誰能曉之或謂楚未服而伐戎則稱人楚已服而伐戎則稱爵或謂伐山戎書人譏其救中國之緩伐北戎稱爵與其攘夷狄之宜以愚觀之皆有未免抵捂者然則伐山戎為將卑師少來獻捷為齊侯親往亦何害乎稱人者其辭輕稱爵者其辭重將卑師少則其辭輕齊侯親往則其辭重此自制言之體耳何必多為之說哉

冬不雨

或問不雨之書見經者七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歷三時皆一書之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或歷三時而後書或歷四時而後書蓋以歷時不雨所以重也此年冬不雨繼一時不雨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已此何以書曰所以不書者災小而略之也獨此年一時不雨而書者蓋前年大無麥禾去年有蝗今冬又不雨而築邑者一築臺者三新廄者一明年春又城小穀書之於經以見其無恤民之心如此也



公子牙卒

或問公子牙書卒何也曰石氏曰兄弟之親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不可忘也一之於愛則義有所不立一之於義則愛有所不行於此之際非聖賢不能處也武王崩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之愛則國必敗君必危天下不必周之有周公不以天下狥一人之私不以私



愛廢君臣之義仗大義而誅之後世不以為不仁魯莊問後於叔牙叔牙曰慶父材問於季友曰臣以死奉般般立正也慶父非所立也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必立般必死魯國必亂季友不以私恩害天下之公義不以一人易一國之利奮大公而鴆之後世必有以察之此季友之義歟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鴆叔牙則微其文二叔之罪已彰而不可掩也僖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暴之於已彰者義也微之於尚隱者仁也仁義之道非聖賢莫之能盡也故書曰公子牙卒而以自卒為文也公羊謂之得君臣之義親親之道是也

子般卒

或問書子之義曰陳君舉言之矣君在喪當稱子宋子陳子之類卒亦稱子文十八年子卒若未葬也則卒稱子某子般子野王在喪稱王某王猶也卒稱王子某王子猶也非君在喪而稱子者必當國者也於是書衛子非王在喪而卒稱王子某者亦必當國者也於是書王

子虎　穀梁云以其當執重以守也

慶父如齊

或問公子慶父非有罪者乎其書如齊無異辭何也曰案桓十八年書公薨于齊莊元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文姜之罪著矣閔二年書八月公薨九月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慶父之罪著矣獨此年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其文無異辭則又何以知慶父之為賊邪蓋屬辭比事春秋法也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末二年而又書公薨公子慶父奔莒然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然其書曰孫曰奔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齊者蓋其恣橫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公子牙有令將之心季友力能鴆之季子之忠足尚矣慶父之罪大惡極而季子獨不誅之何邪非不誅之也力不能也慶父於是蓋主兵也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



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誌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其垂戒後世之意明且遠矣

閔公　元年齊人救邢

或問書救之義曰胡氏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救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著其怯齊僕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

齊仲孫來

或問春秋以名字為褒貶先儒之說尚矣而子謂春秋不以名字為褒貶何也曰春秋魯史也史之所無聖人不能強加之史之所書聖人亦不革也聖人之所因革

者其義也非名字之謂也且謂名爲貶乎孔父仇牧荀息皆名也未見其有可貶之實也且謂字爲褒乎南季榮叔原仲蔡叔未見其有可褒之實也故有不必名之而後爲貶不必字之而後爲褒也不書來盟不書來聘而直書曰仲孫來則其無名以來可見矣豈必名之而後爲貶哉然則春秋爲齊桓病矣桓公身爲伯主魯國有難起而正之真伯主之事也莊公死于般弑閔公幼慶父夫人亂乎內魯之不絶者如綫設以齊正魯猶反手也落姑之盟僅能復季子而已而夫人慶父之志未可知也仲孫之來非盟非聘則未有以寧魯也未有以寧魯國之望觖爲卒之再弑閔公者慶父也然則養慶父之惡使至於稔者齊桓也直書曰來而其義見矣

## 吉禘于莊公

或問禘之說曰愚案禘祫之名說者不一或謂天子諸侯皆有禘禘者審昭穆之祭天子大禘詩長發所以言大禘也諸侯則禘而已春秋所以言禘于太廟也禮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於廟然後爲禘祭以審昭穆此但見魯之有禘祭而爲是言也如杜元凱之論則謂禘即祫也以其合集群祖則謂之祫以其審定昭穆則謂之禘禘祫惟一而已此但見魯書禘而不書祫而爲是言也或謂天子諸侯三年之喪異陳毀廟之主于太祖升未毀廟之主而合祭之謂祫祫之爲言合也五年而再殷祭因之以禘定昭穆之謂禘禘之爲言諦也三年一祫所以法天道之小成五年一禘所以法天道之大備祫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祖也禘則太王王季以上之遷主祭於后稷文武以下之遷主祭於文武之廟是合而祭之之謂祫就其廟之謂禘爲此說者其分禘祫爲二則是矣然其謂禘則太王王季以上之遷主祭於后稷文武以下之遷主祭於文武則爲未然惟程子以爲天子禘諸侯祫大夫薦庶人享上下之殺也而胡氏從之蓋天子曰禘諸侯曰祫皆合祭之義禘以其

祖之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故謂之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是之謂祫禮不王不禘禘之禮當矣而其謂以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而其餘皆合食於前則亦未當惟趙氏閎例引大傳之言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能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使以始祖配之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也此說為當然則魯之禘者何也虞之所自出者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者黃帝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者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之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春秋之中未嘗言祫而止言禘言大事者即祫也言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則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也若時祭則當言有事爾然魯禘亦有二有常禘有三年之喪畢而禘者如言寡君之未禘祀則是三年之喪畢然後禘所謂吉禘也經書禘于太廟則常禘也魯人之禘惟用之於周公之廟所謂禘于太廟是也若禘之羣公之廟則非矣禘于莊公則非宮廟也凡皆失禮也然聖人本以魯之郊禘為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於其失禮之中而又失禮焉則書故此年吉禘于莊公則是三年之喪未畢而未可吉也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則言夫人之不可致也其餘則不書不能悉書也陳君舉曰禘者何王者享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雍之頌曰禘太祖也周有二祖太祖文王也始祖稷也　文見儀禮　祖之所自出者嚳也文王配帝於明堂稷配天於郊而嚳禘於太廟東遷之後諸侯

祖天子矣於是始有太廟則亦有禘據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謂文王也衛蒯瞶之禱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謂三祖晉亳城北之盟亦曰先王先公則魯衛晉皆祖文武鄭祖厲王矣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東周之僭禮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入太廟每事問蓋傷之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閔公閔公未除喪而亟行於莊公自是用之羣公之廟據傳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之類是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爾

夫人姜氏孫于邾

闕

魯桓春秋書夫人孫于齊說者謂去姜氏說者謂文姜殺夫弑閔公不去姜氏是以再書而後見貶然子之罪輕也文姜之罪固不勝誅矣以夫為天也之統而殺之可以無貶乎婦人有三從夫夫死從子其義可謂重矣而貶乎且殺其子者非殺其子也殺其國之統也唐武后易唐社稷立周社稷猶可免者僅不殺房陵耳胡致堂以宗之命而誅之使其復殺廬陵王則當若何然則哀姜之罪不減於文姜赦其罪也然則其書夫人姜氏何也



屈完來盟

闕

盟未有不稱使者惟僖四年屈完來盟非君意也春秋之義司馬華孫及此年高子不稱使何也其來君命其盟非君意也春秋之義辭出疆而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臣者其來受君命也故書曰來其盟使而此年高子尤為可嘉也故書曰當書人而書其姓名華孫則書其氏

使而来盟者皆可褒也愚謂高子來
屈完則未見其有可貴之實也書刑
能聘中國也著夷狄之浸交於中國
非褒之而書其姓名也夷狄之強浸
字浸見於經矣若華孫之事則無所
可褒也然則其書来盟者何也曰其
而言也其直書来盟者皆據我而言
盟則喜高子之来盟也其書屈完来



屈服也其書華孫来盟則以魯宋之
也凡此皆自内録也非自外録也春秋
者其義皆然紀裂繻来逆女則以紀
實来也毛伯来求金武氏子来求賻
而来也祭公来逆王后則是祭公先
也祭伯来則以人臣無外交而来也
非王命而来也齊高固来逆叔姬則
来也故曰自内録也非必皆不使而
子来盟若曰非齊侯之所使則仲孫
所使乎



春秋或問卷十

春秋或問卷十一　宋　呂大圭　撰

僖公　次于聶北救邢　元年

或問救而書次何也曰春秋救而書次者三此年救邢及十五年次于匡救徐襄二十三年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先書救而後書次則是始以救兵出而卒不能救之也先書次而後書救則始有所次而卒能救之也然則救徐之舉先書楚伐徐而後書次書救則緩於救患也救邢之舉未見書伐者而宜書曰次于聶北救邢則次于聶北所以救邢也救徐之師在於楚兵既伐徐之後救邢之師在於狄人將伐邢之時此其所以異也蓋自去年十二月狄入衛邢與衛近前年又嘗被兵今既入衛矣邢亦不免三國之師出無及於救衛而猶及於救邢故次兵于聶北而狄人遁矣故邢不言伐而衛不言救足以為齊桓之耻



邢遷于夷儀

或問邢之遷也齊遷之也而以自遷為文何也曰春秋救而書次者三此年救邢二義有遷者有遷之者遷者自遷也遷之者強遷之也自遷其意也蔡遷州來許遷白羽是也強遷非其意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此年邢遷案左傳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若然則齊桓遷之也齊遷之而以自遷為文者亦其意也非強遷也雖然衛見伐而至於入其國齊不能救邢見伐而卒遷於夷儀齊不能安中國桓之罪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桓之功也功罪不相掩春秋之旨歟



夫人姜氏薨于齊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或問文姜與殺魯桓而孫于齊不書姜氏哀姜與弑二君而喪至自齊不書姜先儒皆以為貶文姜弑其夫于孫于齊即貶之正王法也于薨于葬則不貶不與子之

討母也哀姜殺其子於其歸其葬則不貶不與子之絶母也於其喪至然後貶之正王法也文姜正之於出孫之初哀姜正之於喪至之日蓋文姜於莊則母也於桓則弒君之賊也莊公於念母之愛雖在所隱而春秋於弒君之罪在所必誅春秋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奪而誅之此文姜孫于邾所以即貶也僖公之於哀姜非若文姜之於莊也閔之於僖非若莊之於桓也拒而絶之則不子追而治之則不仁春秋不以公義廢私恩故緩以正之此哀姜之喪歸然後貶之也范甯謂文姜殺夫之罪重故去姜去氏哀姜殺子之罪輕故止去姜為此說者不亦善乎曰否文姜與弒魯桓則夫婦之義絶矣哀姜與弒二君則子母之義絶矣二姜者豈可復入宗廟哉莊公固不可以子討母僖公固不可以子絶母然魯之臣子得以引大義而絶之矣若然則文姜之薨葬雖悉貶焉可也何獨孫于齊而一見貶哀姜之孫之歸皆貶之亦可也奚必以喪至而後見貶哉是說也更宜詳之

城楚丘

或問齊桓之城國三城邢因其遷也城楚丘以封衛也城緣陵以存杞也而聖人書法不同何也曰嘗攷之經先書救邢後書城邢則城邢者因前日救邢之師也先書會于檉後書城楚丘則城楚丘者固會檉之諸侯也書會于鄄後書城緣陵則城緣陵者固會鄄之諸侯也春秋所書有先目而後凡者如牡丘之盟十五年諸侯歷序故其下止書諸侯之大夫救徐新城之伐六年諸侯歷序故其下止書諸侯遂救許此春秋書法也緣陵之城書諸侯而不再序疑於前目後凡之例而城邢之師何以再序三國楚丘之城又何以沒諸侯而不見哉嘗試思之歷序三國者詳書也但書諸侯而不再序者略書也沒諸侯而不見者略之而又略也觀聖人所書詳略之際其義可見矣合是三者而觀之則楚丘不如緣陵緣陵不如城邢城邢者城夷儀也以楚丘緣陵

之例觀之當書曰城夷儀而乃曰城邢楚丘者衛之楚丘緣陵者杞之緣陵也以城邢之例觀之當書曰城衛城杞而乃曰城楚丘城緣陵蓋邢遷于夷儀而後城之則夷儀固邢之夷儀也救災恤隣道也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滅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衛而曰楚丘杞未滅而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故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封諸侯非王法也楚丘之城沒諸侯而不序諱之也諱之者奪之也温之會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為天王非諸侯之所得名也衛之封書曰城楚丘以為諸侯非齊桓之所得封也若夫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為之城以遷之猶未至於如衛之已滅而復封之也故但書曰諸侯而不序則其功亦有不足録者矣故夫狄之再伐邢也齊救之既遷也齊城之前有救患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前無救患之師矣書城楚丘而衛不書遷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奪也或曰木瓜之詩聖人有取焉而楚丘之城春秋奪之何邪曰詩人言其情春秋明其義國已亡而復存在衛人以為深恩國既滅而專封在齊桓則為大罪且與其既亡而復存之孰若扶之於未亡與其既滅而復封之孰若救之於未滅赤子匍匐將入於井急起而救之則赤子無墊沒之患而救者之功不著迨其既入於井然後解衣濡體以出之於泥水之中則其父母以為大德鄉隣以為大功而救者之名著矣嗚呼此伯者之功所以不足乎揚而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之事者邪

虞師晉師滅下陽

或問春秋之序諸侯有二盟會則序爵征伐則序首兵非序爵也非序首兵也則必伯主也滅下陽之師以虞為首何也曰首兵之説有二隱五年伐宋之役邾先於鄭邾請於鄭而伐宋也莊十五年伐邾之役宋先於齊邾叛宋也以是為先主兵可也然隱四年伐鄭之役序宋首兵其實則衛州吁使告於宋而後伐鄭也此年下

陽之滅序虞首兵其實則晉請於虞而後伐虢也益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衛不能以自必也從晉人之請者虞也則伐虢之師虞實主之晉不能以自必也觀此可以見聖人書法之嚴其後晉伐虞不書伐不書滅直曰執虞公而已蓋下陽既滅則虢亡而虞隨之矣虞公特一匹夫爾從而執之而已耳蓋下陽虞虢之塞邑也猶秦有潼關蜀有劒閣皆國之門戶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滅則虞虢亡矣

或問陽穀之會齊桓之結江黃者何也曰胡氏曰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掎角之勢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陽穀之會安知其謀伐楚乎曰兵有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振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竟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徇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黃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掎角之勢明矣予嘗因是而思之未嘗不善夫齊桓之能得江黃而又未嘗不惜夫齊桓之急於結江黃也夫內合諸侯以壯聲勢外結江黃以為援兵此誠克敵制勝之術其謀誠巧矣惟其急於集衆貪於圖功求一時制勝之功而不為後日久遠之慮為齊之計而不為江黃計也故自貫澤陽穀之會而已知異日有楚滅江黃之為矣且江黃之附齊而失楚也必謂齊為可恃也齊之結江黃以攻楚也亦必謂之曰我在汝可恃以無恐也恃人而人不足恃禍莫大焉為人所恃而已不足恃辱莫甚焉桓公管仲非其智之不知此也以為將急於制楚則固幸江黃之為吾用而未暇為後日慮也王者之道惟其不急

於事功之成是以明白正大周緻縝密而無異日之憂伯者之道惟其急於事功之成是以參用智謀苟就亟為而貽後來之患此王伯之所以異歟觀管仲言於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管仲之智固有以及此矣然而卒與之盟者急於有為之心有以奪之也

侵蔡伐楚次陘盟于召陵

或問春秋無義戰召陵之師亦非義戰乎曰此所謂彼善於此者也召陵之役齊桓三十年圖楚之謀至是始遂而可盡非之乎荊自莊十年見於經十三年而桓已為北杏之會以圖諸侯十六年又為幽之盟大合八國然而未敢遽加兵於夷狄二十年而後伐戎始有事於夷狄也三十年而後伐山戎再有事於戎狄也至僖四年而後伐楚蓋山戎強於戎而楚尤強於山戎也方其始也兵威未甚振故伐戎而已其繼也兵威既漸振則伐山戎矣又其後也兵威既大振則伐楚矣是故荊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此桓公未圖伯之時固不必論十四年荊入蔡而不能救十六年荊伐鄭而不能救豈桓公顧忘楚哉力未可以有為則姑隱忍而將以有待也二十八年荊伐鄭始會魯宋以救之然而未大戰也又豈赦楚哉力未可以大有為則姑觧吾中國之急而大舉則以俟他日也梁丘之遇謀伐楚矣攄之會謀救鄭矣貫之盟得江黃楚之右臂斷矣徐人取舒楚之種落散矣陽穀之會處置定矣公子友如齊涖盟諸侯之大夫各受約束矣而楚之侵伐鄭者再於是輕兵侵蔡以破其黨重兵次陘以懾其氣而向時倔強之楚屈服而不暇矣楚雖欲不使屈完來盟不可得矣然則包含隱忍於前日者固將以大伸於今日邪至於召陵之師又何其整暇而有謀持重而不迫也先侵蔡非陵弱也以為蔡者楚之屬也不先侵蔡則楚未可伐而彼得以併力以拒我勝負特未可知也以吾兵力之強而加於蔡雖不待大興討伐之師而楚固折北而不支矣夫然後

盡其力以萃於楚可以集事此攻堅瑕之術也次于陘非有畏以為吾方大合八國之師以壓敵竟彼誠不量事力出與吾戰則吾因可以坐收一勝之功如其不然吾乃深入其地頓兵於方城漢水之下則其勝負亦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修文告之辭要以得其屈服則止此審進止之宜也迨夫屈完來盟于師而乃退師召陵以與之盟非示怯也蓋叛則討之服則舍之此伯主之義也方其叛也則提重兵以壓敵竟所以示其武及其服也則退師召陵以與之盟所以示其仁武以震之仁以懷之則中國之義合而夷狄之心服矣此兼威懷之道也此蓋齊桓節制之師而管仲教之也揚子雲曰春秋美召陵正謂此也或者乃為之說曰春秋書屈完來盟而不稱楚子使之是屈完之盟非楚子意也楚之侵暴中國於是為甚必當大有以懲創之縱曰不加兵而使之自服猶當屈楚子於盟而後可今楚子不至而徒聽屈完之自盟是示弱於楚矣以堂堂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於楚子屈服之餘乘其餘鋒聲罪致討彼雖有方城漢水果足恃乎今乃示弱於楚卒之盟血未乾而圍許滅弦伐徐之師繼出皆齊桓示弱之過也故召陵之就盟不如城濮之一戰為此說者誤矣予嘗攷之屈完之盟與齊國佐之盟一例也然成二年春秋書齊之事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曰如師者請盟之辭也請盟則盟與不盟未可知也此年書楚之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曰來盟者前定之辭也前定則楚之來盟固其意也且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猶曰荊人來聘耳來盟不稱使來聘亦不稱使可言來聘非楚子使之邪蓋其使屈完來盟者自是楚不敢與齊戰而後屈完始來屈完來則楚服矣伯者之用兵要以服人則止豈必較區區之勝負於兩陳之間哉視召陵之師又與城濮不類城濮之戰當是時楚人圍宋楚人救衛楚師固在外也楚師在外是出穴之虎也與之一戰而決勝負則易召陵之師當是時楚雖以前年冬伐鄭

而未嘗駐兵於中原是楚師固已在國也楚師在國是距穴之虎也與之一戰而決勝負則難故侵蔡以伐其援使之左顧右盼而失其助次陘以壓其竟使之彷徨自救而懼其亡而又不深入客地以自犯難不急慶窮犬以致反噬此真知兵者也城濮之戰可以挫楚之氣召陵之師可以服楚之心孰謂召陵之功顧劣於城濮哉又況先修文告之辭而不急於戰次退召陵之師而不逼其盟蓋又有王道氣象非詭譎以求功者之比殆管仲之為歟孔子稱之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稱予也如此而或者顧欲薄其功可乎公羊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楚此言得之矣雖然是役也責楚貢不入王祭不供楚人服罪師有名矣而孟子何以言春秋無義戰也胡氏曰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曰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曰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師固已在國也楚師在國是距穴之虎也與之一戰而決勝負則難故侵蔡以伐其援使之左顧右盼而失其助次陘以壓其竟使之彷徨自救而懼其亡而又不深入客地以自犯難不急慶窮犬以致反噬此真知兵者也城濮之戰可以挫楚之氣召陵之師可以服楚之心孰謂召陵之功顧劣於城濮哉又況先修文告之辭而不急於戰次退召陵之師而不逼其盟蓋又有王道氣象非詭譎以求功者之比殆管仲之為歟孔子稱之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稱予也如此而或者顧欲薄其功可乎公羊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楚此言得之矣雖然是役也責楚貢不入王祭不供楚人服罪師有名矣而孟子何以言春秋無義戰也胡氏曰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曰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曰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師固已在國也楚師在國是距穴之虎也與之一戰而決勝負則難故侵蔡以伐其援使之左顧右盼而失其助次陘以壓其竟使之彷徨自救而懼其亡而又不深入客地以自犯難不急慶窮犬以致反噬此真知兵者也城濮之戰可以挫楚之氣召陵之師可以服楚之心孰謂召陵之功顧劣於城濮哉又況先修文告之辭而不急於戰次退召陵之師而不逼其盟蓋又有王道氣象非詭譎以求功者之比殆管仲之為歟孔子稱之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稱予也如此而或者顧欲薄其功可乎公羊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楚此言得之矣雖然是役也責楚貢不入王祭不供楚人服罪師有名矣而孟子何以言春秋無義戰也胡氏曰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曰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曰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中國



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邵堯夫亦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伯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伯者也觀二先生之言則可以知孟子之意矣

許男新臣卒

或問許男之卒卒於師乎卒於國乎曰春秋諸侯卒于師則曰師卒于會則曰會所以明卒于外卒于師者如成十三年公會伐秦曹伯廬卒于師襄十四年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蓋經但書諸侯伐國圍國而不書所次之地故書曰卒于師不曰于師無以知其卒于外也卒于會者宣九年晉侯會于扈晉荀林父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襄七年晉侯會于鄢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鄢凡皆書其地者以明卒于外也此年許男之卒不書其地劉氏以為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然以經文攷之

晉侯卒于扈先書會于扈次書晉荀林父伐陳故下文不得不書卒于扈此年許男先從諸侯侵蔡次于陘下文又書來盟于師則許男之卒其為卒于次陘之師明矣不得與他文一例也經不書者蓋省文耳

齊人執陳轅濤塗

或問書執者多矣而或稱侯以執或稱人以執何也曰稱人略辭也稱侯重辭也稱人者其文之常也稱侯者特變其文也春秋諸侯之執人也皆以其私耳故皆稱人如宋人執鄭祭仲齊人執陳轅濤塗齊人執鄭詹齊人執于叔姬晉人執衛石買晉人執衛甯喜楚人執陳于徵師晉人執季孫意如晉人執叔孫婼晉人執宋仲幾晉人執宋樂祁犁齊人執衛北宮結凡皆稱人諸侯執諸侯亦稱人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邾人執鄫子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成九年晉人執鄭伯以上亦稱人惟僖二十一年書宋公楚子執曹伯于盂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七年晉侯入曹執曹伯則變文也蓋書執宋公於會盂之下書執曹伯於入曹之下故不復書某人矣昭七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於滅陳之下執蔡世子有於滅蔡之下則亦不復書某人矣凡皆蒙上文也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於京師不書人而書侯蓋春秋諸侯執人而得其道者惟此一事而已故特書之其亦異於非其道而執人者矣故曰齊人執陳轅濤塗略辭也人者通上下之辭然則齊桓之執轅濤塗也執有罪乎曰轅濤塗之為是謀也慮其重為國病耳不忠於齊而忠於陳者也奈何執之申侯鄭之佞人也貪悅大國而不顧其義之可否君子之所甚惡也奈何賞之齊桓不思已師之有擾而反罪陳人之不忠既執其臣又伐其國恃伯主之威以加列國齊桓之心至此亦稍盈矣成湯之征行者不止而耕者不變宣王之師不留不處而三事就緒古之善用兵者固有入人之竟而秋豪無所犯者齊桓之兵

雖有節制然觀濤塗之言以為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則其用兵行師之道固有愧於古人者矣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或問傳載世子縊于新城而經直書晉侯殺之奈何曰罪在晉侯也凡殺世子母弟目君益世子母弟之親非君殺之則無能殺之者矣獻公寵驪姬則並后嬖奚齊卓子則匹適也亂本成矣世子之殺非他人也晉侯而已矣然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於不義使其父有殺子之名者是申生之為也若申生者可謂輕其死矣語孝則未也董仲舒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故而不知其權然則若獻公者其諸所謂前有讒而不見者邪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諸所謂遭變故而不知其權者邪此所以陷父於不義

會盟于首止

或問首止之殊會世子何也曰葵丘之會書宰周公於諸侯之上以周公主會為文尊天子之三公也然其文亦與王人序於諸侯之上無異首止之會則殊世子而不與諸侯齊列蓋世子之尊不可與宰周公比也桓公於是不敢夷王世子於諸侯矣不以世子夷於諸侯固所以定世子也春秋會而後盟者問有事則書曰諸侯盟于某如襄十八年冬公會諸侯同圍齊繼書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祝柯則盟于祝柯者圍齊之諸侯也二十五年公會諸侯于夷儀繼書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諸侯同盟于重丘則盟于重丘者夷儀之諸侯也圍齊夷儀則諸侯列序而祝柯重丘則但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也此年會首止之下別無他事而書諸侯盟于首止者蓋王世子不與盟也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月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遜也此年首止之會九年葵丘之盟是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

晉厲之伉也成十七年柯之盟是也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于洮則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于葵丘則序宰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于首止則不但不敢同盟也而殊會世子不敢以世子與於諸侯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所節矣

鄭伯逃歸不盟

或問鄭伯逃歸非王命乎而以逃為文何也曰先儒已言之矣胡氏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 全文見傳 石氏曰晉悼公會諸侯于鄬陳侯逃歸不與齊桓盟諸侯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鄬之會陳懼楚背晉首止之會盟鄭聽王叛齊二國之君背華即夷棄信忘義皆書逃以賤之王氏曰鄭伯不達大義而從王於昏因惠后之媚啓子帶之心成楚人之勢者鄭伯之為也

楚圍許

或問許男降楚楚子赦之然乎曰無此事也何以言之諸侯救許許圍已解何苦降於楚哉又是後許男嘗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於楚劉敞言之矣

小邾子來朝

或問有邾子又有小邾子何也石氏曰此郳黎來也周武王封帝顓之後挾於邾挾之後有功於周又封其子友於郳邾魯之附庸也郳又邾之別封也莊四年黎來朝稱小邾子何休以為齊桓由天子進之遂以爵通義或然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或問用致夫人者誰乎曰案用致夫人不書姓氏說者不同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文姜者則程氏之說辭而劉向因以為成風又有以為齊媵穀梁以為立妾之也有以為聲姜者則王氏之說也蓋緣經不書姓氏是

以致諸儒之紛紛以鄙意度之疑成風之說為近蓋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事則書之禘非禮也然其失已久矣聖人雖欲譏之可得而悉書邪故於其禘而又失禮者始書之凡禘以審昭穆也聖人書此以明魯之失禮也成風妾母也春秋妾母之例有三隱之母書曰君氏卒而不書葬蓋隱不以夫人之禮葬其母也變文曰君氏以明其為君母也哀之母書曰姒氏卒而不書薨蓋哀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然而書葬矣書葬則其為君之母亦可知矣但曰葬定姒而不稱小君則雖葬而其禮猶有所降殺也若僖之母則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則是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以小君之禮葬其母也自是而後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皆然由是觀之則妾母為夫人自僖公始也前此也有惠公仲子矣何以言自僖公始曰聖人書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僖公成風之襚蓋罪之也然仲子之宮猶立別廟以祠之猶有所疑也至僖公則薨葬用夫





繆妾母不得為夫人之證其言是矣

十二月天王崩

或問經書十二月而左氏謂閏月何也曰劉氏曰左氏前年傳曰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今年盟于洮然則盟洮之時諸侯已知王崩矣不應練而後告諸侯左氏謂前年閏月王崩而經書在今年十二月則謂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皆不可信然則七年傳所謂告難于齊實八年十二月事也八年

謀王室者實今葵丘事也古記不同以故差互

伯姬卒

或問伯姬之卒不係之國何也曰此則未適人者也石氏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書字則許嫁也在禮姑姊妹未嫁則服齊衰其已適人則降而為大功九月則降而從薄也檀弓所謂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以為夫既受而為之暮則我當降而為之薄也禮又有之娶女有吉日女死則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齊衰而弔以明有恩也既葬而除以明有制也壻既未受而為之除則兄弟不當為之降然則女之未適人者亦當為之服暮矣書伯姬卒譏不服也予謂內女未適人而書卒者惟此年及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而已或恐以情之重而書如鄫季姬之類亦未可知

里克殺奚齊

或問春秋殺未踰年之君四以內則子般子赤以外則奚齊齊舍其三待之如成君其一獨異其文何也曰是有說也石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殺未踰年之君同成君也晉里克之殺子般書子以喪稱也齊舍書君同成君也晉里克之殺奚齊則異乎此也稱子必係於其君以明國人不子之也言君而必曰其君之子以明國人不君之也國人不子而獻公獨以為子國人不君而荀息獨以為君殺其君之子奚齊不曰君又不曰子其意亦可見矣夫道莫大乎明分者也故春秋嚴於適庶之分而曲致其嚴晉侯納驪姬之譖而殺世子申生使荀息傅奚齊而立之失正甚矣春秋奪而正之以明分之不可亂也

公如齊

或問公如齊何也曰十二公書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如齊如晉如楚屢矣其言可見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

或問里克之於卓以弒君書之何也曰胡氏曰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

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二固太子以携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矣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寧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矣患在於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著其篡弑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為君之義哉

齊侯許男伐北戎

或問北戎之族曰杜氏謂北戎為山戎茅戎者西戎也瀘戎者南戎也其類實繁舉其一則餘可見矣遇魯莊于濟西而遂伐戎則知其為魯討也楚人伐鄭而後伐楚則知其為鄭討也北戎之伐諸侯不與而許男從之意其為許討歟

季姬使鄫子來朝

或問季姬者非內女乎其使鄫子來朝何也曰內女嫁曰歸于其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六年伯姬歸于杞之類是也出曰來歸宣二十六年郯伯姬成五年杞叔姬之類是也無事而來則曰來莊二十七年杞伯姬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之類是也季姬上無歸鄫之文則是未嫁者也此年六月及鄫子遇于防明年九月歸于鄫則是先與鄫子遇而後嫁于鄫也或謂季姬既嫁而中絕然季姬不係于鄫則未嫁之辭也或疑女子也而出會諸侯使來請已事豈有至是者然春秋之間閭閫不嚴男女之別亂如姜氏出會比年不絕雖里巷匹婦

尚或不然則季姬出遇恐或有之然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書字許嫁之辭也豈其許嫁於鄫而未歸於鄫乎然則出遇諸侯使来請己恐有此事不至如或者所疑何休謂季姬許嫁於邾而及鄫子遇使鄫子請己未知何據

沙鹿崩

或問沙鹿不係之國何也春秋書地有不係之國者如楚丘不係衛緣陵不係杞蓋不以楚丘緣陵係於衛杞也沙鹿梁山不係之晉蓋天下之名山大川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其地固有常處矣下陽不係之虢虎牢不係之鄭蓋天下之險要地也下陽亡則虞虢亡虎牢者鄭之捍蔽天下險要之地亦自有數故亦不係之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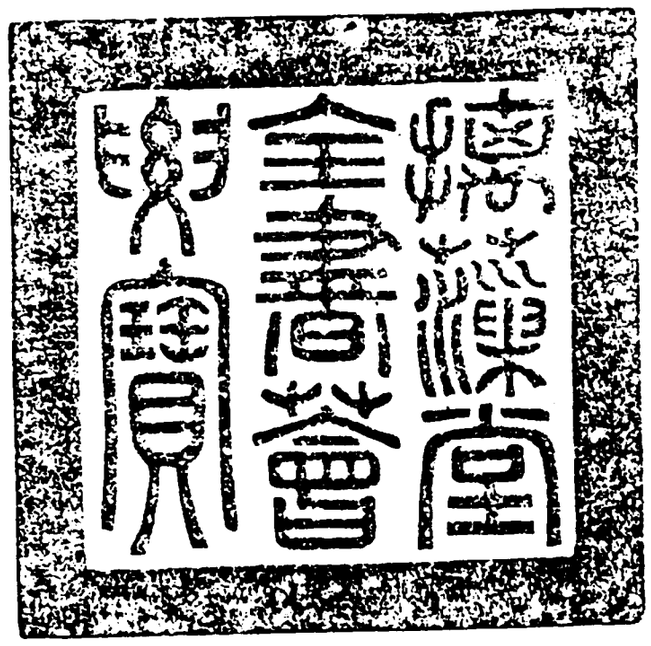


公如齊

或問公如齊杜預以為五年一朝然乎曰案左氏文十一年曹伯来朝十五年又来朝左氏曰五年一朝古之制也此年公如齊前十年公當如齊矣至是適五年故杜預何休皆以為古之義愚案陸象山之言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朝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以為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爾非定制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由是言之則諸侯無朝禮明矣



春秋或問卷十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五百二十二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二

謹案原本闕二頁

宋 呂大圭 撰

伐淮夷也然以經考之則諸侯之城緣陵者以淮夷之病杞也豈其會于淮者謀淮夷以杜其後患邪然大要皆為淮夷而為此會也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蔡丘之盟東會于淮桓公之威加於天下者略偏矣此伯者之極盛也桓之心直是欲耀其威於天下以威夷狄以懼諸侯名陵之盟陳轅濤塗勸以出於東方觀兵東夷而桓幾從其說葵丘之會宰孔語晉侯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此二人者其亦深探齊侯之心歟



## 小白卒

或問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何也曰予嘗攷論齊小白之事未嘗不喟然嘆曰伯圖之興小白為之首伯權之重小白為之盛小白未興之前天下不知有王小白既興之後天下始知有伯天下不知有王君子以為憂矣天下始知有伯君子又豈以為喜乎夫小白太公之後也周公命太公也固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先王之所以命齊者其意固在此矣春秋之初鄭莊公一時之

雄而石門之盟齊序鄭上蓋鄭莊雖姦雄而齊固大國也其後蒲之役齊衛二國以事脅命蓋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而齊太公之後則東方之望國也石門之盟鄭不得以先齊蒲之脅命衛不足以望齊是當時諸侯之所望以為伯者獨在於齊而不在他國也又明矣然是時也有相盟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同盟者合諸侯以同盟者自小白始有相會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大會者合諸侯以大會自小白始方其列國爭衡侯度無統亦誠有望於方伯連帥之功然而大合諸侯糾率列國同盟而有主盟同會而有主會其事則前此未有也而小白創為之是以當時諸侯亦疑焉而未至北杏之會小白圖伯之始也而宋陳蔡邾僅以大夫至則未純乎從齊也迨夫盟柯之事齊能結魯而後信聞於諸侯伐宋之役單伯實會而後威行於列國於是鄄之會鄭衛至再會于鄄陳侯至又會于幽魯亦至魯至則諸侯皆至矣然猶沒公而不書則是魯猶以為諱也何者舉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向未有是也魯為是疑焉遲遲而不滅項之故而見止焉是則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者未有如桓公之盛也是故北杏之會諸侯遲遲焉而未至者是諸侯於葵丘之會諸侯奔走而畢從遲焉而未至者是諸侯猶未敢以事周者而事齊也奔走而畢從者是諸侯不敢不以其事王者而事伯也伯圖之盛王迹之泯歟然則諸侯之所以從小白者其故何也曰春秋之初王綱浸弛天下未有知尊周者小白起而倡為尊周室之義春秋之初列國紛爭諸侯未有寧處者小白起而執其

安中國之權春秋之初夷狄恣橫莊閔之際益以盛強當時莫有能攘卻之者小白起而振其攘夷狄之功鄭伯禦王而不恤王人救衛而無功此何義也伐宋之役實請於周而單伯會首止之會世子實在而王室安洮之盟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葵丘之會周公實在不與諸侯之盟此義一明而諸侯無敢不服矣魯齊鄭會于時來而入許齊陳鄭遇于垂以圖紀此何景也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盟征伐共而列國無相伐衛既亡而復存杞幾危而復固邢為狄伐則為之城邢鄭為楚伐則為之救鄭此權一執而諸侯無敢不聽矣凡伯蒙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荊盛于南狄人猖獗淮夷侵侮此何時也序績召陵而荊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戎捷于魯而戎難弭矣陳兵車于淮而淮夷畏矣此功一振而諸侯有所恃以為安矣故凡諸侯之所以奔走而畢從之者以小白有是三者之事爾故讀隱桓之春秋則見其天下之無王而紛紛者莫之定也讀莊閔僖之春秋則見其天下之有伯而擾擾者有所依也是則伯圖之興固天下之至幸也然隱桓之間天下雖不知有王而王之實猶存何者王之威令雖不行而其權猶未有所移也閔僖之間天下既知有伯而王之實已汎何者移其所以事王者而事伯也是則伯圖之盛又非天下之至不幸歟故嘗謂小白未興之時是一時也小白既卒之後是一時也小白既沒之後是一時也王綱浸弛莫提挈之僕度無統莫糾率之戎狄恣橫莫攘卻之此小白未興之時也五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帖荊退狄弭戎威夷此小白既興之時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盟狄書人而參盟此小白既卒之時也然小白一身亦三變焉伐鄆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小白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夫子稱其一匡

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此小白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廢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此小白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小白為有功觀桓公一身之三變則其功為不遠徐攻顓臾而小白之事可得而知之矣

宋曹衛邾伐齊

或問小白卒而宋即伐齊何也曰讀此編者自齊小白卒至葬齊桓公當作一類看桓公以十二月卒而宋率諸侯以正月伐齊蓋桓無適子而世子之位不定也桓之子六人皆非正嫡若以長則無虧當立也桓公舍其所當立而屬孝公於宋不可謂之正又薄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豎刁易牙擅權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豎刁易牙既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又帥諸侯之師以伐齊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二者之名雜於疑似之間而無所定此所以起國內之亂而四鄰諸侯皆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乎是故宋曹衛邾伐齊為納公子昭也師救齊則救無虧也宋師及齊師戰為納子昭也狄救齊則救無虧也一世子之位不定而宋得借此名以伐喪魯得借此名以敵宋齊得借此名以敵宋師狄得借此名以陵中國桓公身死至於九月而後得葬凡皆桓公之為也比事而書亦可以為萬世之永戒矣春秋於此編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伐戰敗救之事以見桓公方卒而國內之亂如此其義深矣然則昭與無虧之事孰正曰以義則無虧正然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矣此則桓公之罪也胡氏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見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事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

狄人伐衛

或問狄書人何也曰狄始書人也荊人來聘則荊書人徐人取舒則徐稱人江黃盟貫則江黃稱人皆著其與

中國接也

盟于曹南　會盟于邾　執鄫子用之

或問案左氏則宋公會于曹南宋公使邾文公用鄫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或問　卷十二　十

襄之志急於求諸侯而不度德急於威列國而不量力執滕子以與諸侯之畏盟曹南以要諸侯之從少不如意則圍曹以必諸侯之服陳蔡楚鄭盟于齊則為鹿上之盟以求齊楚於是遂會于盂以合諸侯而不虞楚人之執已也自釋之後猶不自反急為伐鄭之役以致楚人之来亟為泓之戰以雪盂之恥不知已之不足以敵楚也予竊謂盂之會顛倒特甚蓋逐鹿攫金之見有以蔽其明泓之戰不自量度蓋困獸猶鬬之忿有以奪其智若其所謂不鼓不成列之說蓋亦輕易之心所由發耳曾謂竊區區之名可以欺世乎人謂宋襄假仁義而亡予不敢以為信然也



天王出居于鄭

或問書天王出居何也曰始叔帶有寵於惠后后欲立之齊桓合諸侯于首止以定世子之位而世子安惠王崩齊桓又率諸侯以謀王室而襄王立僖十一年子帶作亂召翟人攻京師王以戎難故討子帶十二年子帶奔齊十

年而王復之至是又名狄師以攻王子帶之罪不可逃矣然襄王之未立也固非已之所可必襄王之既立天下獨非襄王之天下乎其所以待子帶者則失其道矣舜之於象也封之有庳天子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以有爲於其國富貴之爾親愛之爾此待之之意也觀仲孫湫之言曰王怒未怠不十年王弗召也則既非不宿怨不藏怒之心及既復之必當處之有道而後可使之得以通隗氏起狄師則又非不得以有爲於其國之義處之者既失其道矣鄭伯不王而以狄伐鄭富辰諫不聽又德狄以其女爲后諫又不聽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卿士將禦之又弗聽於是適鄭由此言之是亦王之自出而已矣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言非叔帶所能出之也而王不能待叔帶之咎見矣

晉侯夷吾卒

或問左氏去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今年春秦伯納重耳殺懷公于高梁而經於今年冬始書



晉侯夷吾卒何也曰春秋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之所據者他書也其年月固自不同若果有懷公立而後秦納文公之事則史所不書聖人亦不得而書之矣

衛侯燬滅邢

或問衛侯何以名黎氏曰燬書名者蓋燬卒於下因下文書名故此誤耳如桓十二年連書丙戌者二皆以下闕四

十二行

春秋或問 卷十二 十六



春秋或問 卷十二 十七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是執曹伯之時宋圍未釋也然愚以經攷之則宋圍之釋已在楚人救衛之時矣使楚方圍宋則所謂畀宋人者何也城濮之戰宋公與焉又何也愚故曰晉侯伐衛所以解宋之圍也楚人救衛則宋圍解矣正如齊桓方圍鄭而楚人圍許則諸侯遂救許而鄭之圍已解矣故入曹執曹伯實在宋圍既解之後凡以怒楚而致其師也

或問春秋書齊桓之事壯杏之會首出齊爵固予齊以伯矣然自壯杏之後凡有征伐皆書曰人未嘗書其爵至召陵之役然後書爵晉文始見於經一有征伐則書其爵何也曰齊桓之功著於三十餘年之後晉文之功著於一旦之間齊桓之楚雖曰猾夏敗蔡師執蔡侯又一伐蔡三伐鄭然蔡鄭特近楚之國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以徐為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爭戰于泓而宋以先代之後不能與之敵魯至於如楚乞師而成穀逼齊四國合兵以圍宋而曹衛亦受其節制此夷狄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之盟一得其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於楚師敗績不已也蓋桓公之所為將以服強楚之心而晉文之舉事所以挫強楚之氣也二公所遇之敵不同故其用計亦異而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為有功於中國則一也然嘗思之則有以見齊桓之正而晉文之譎也何也召陵之師規模既定區處既當則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欲救宋而侵曹伐衛此固兵計之所當然及宋圍既解而又懼楚之遽退師於是為之執曹伯以畀宋人楚方愛曹而怒宋也其肯遽退師乎迨子玉使宛春告晉以釋曹衛則又私許復曹衛而執其使者楚怒於使者之見執也能不請戰乎及其將戰則又辟楚三舍名曰報施而實則示怯以誘子玉也子玉剛而無禮怒晉之頑喜晉之怯能不進戰乎一致師之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或問穀梁曰自楚有奉也信乎曰案是時楚經城濮之戰膽喪氣沮又殺其大夫得臣是晉再勝而楚再敗也又安能奉衛侯而使之反國乎蓋為叔武受盟而請於晉以復衛侯無可疑矣案春秋書自之例如季孫意如至自晉與蔡季自陳歸于蔡衛侯鄭自楚歸於衛曹伯歸自京師蓋一例耳蓋季孫意如昔在晉而今歸魯蔡季昔在陳而今歸蔡衛侯鄭昔在楚而今歸衛曹伯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或問左氏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則公子瑕嘗為君矣何以不書曰春秋書公子瑕不以成君之例書之則非君也假使元咺可也今此先咺以未成君之例書之亦不當書云衛殺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咺可也今此先咺而後瑕則是重在殺咺而輕在殺瑕也衛侯之出奔楚也其會盟書衛子則是叔武嘗在位也故其歸也書曰衛侯鄭復歸于衛衛侯之被執也書公子瑕無異辭則是公子瑕未嘗在位也故其歸也但書曰衛侯鄭歸于

衛書復則是失位也書歸則是未嘗失位也由是觀之則公子瑕未嘗立也其殺而書及則以咺之故而延及於瑕爾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或問王臣來聘之文僖文之前屢見僖文以下則閒見焉何也曰王臣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來聘凡八桓王之經耳必如王季子而後見於經也觀此則桓文之類皆不見於無王臣下聘之事哉或恐如南季家父之聘者豈其閒悉可知矣又至宣十年而後書王季子之聘者豈其閒悉聘於魯者五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家父之聘是也在惠襄定之世各一自定以下則王臣無下聘者矣蓋桓王在位不能自強屢遣王臣下聘列國此周室之所以衰也定王而下則周室浸微王臣之聘不足以為列國之輕重而王臣下聘之文亦不復見於經此周室之極衰也始也使凡伯宰渠伯糾之屬皆以畿內諸侯或大夫至於僖三十年之聘書宰周公則已尊矣至於宣十年之聘書王季子則益尊矣王室日衰諸侯日橫顧如此哉然自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後不書王臣下聘者四十餘年蓋齊桓之伯尊王人殊世子不盟宰周公其尊周之意明矣故王臣無下聘之文至僖三十年而使宰周公來聘者蓋晉文之伯兩致天王盟王子其抗周之迹著故王臣行下聘之事於魯如此則於齊晉也可見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或問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與其與齊宋盟也公子遂如晉與其如晉也或謂書遂皆譏其專也二說當孰從曰不然蓋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耳若其事之得失則存乎其事如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書曰來則非受命而來也其遂逆王后于紀則始以私禮來而終逆王

后以歸也如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則始受命以媵婦而終以已意及齊宋盟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皆書曰如則以二事出也不可例以為專也

取濟西田

或問案左氏公羊皆以為曹田而經不係之曹何也曰先儒以為魯故田是也或謂此曹田也而得之於晉故不可係之晉亦不可係之曹故但曰濟西田耳此說非也部大鼎微物也聖人必書其所自曰取部大鼎于宋



曷不可言取曹濟西田于晉乎故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係之曹則濟西田魯故田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不係之齊則汶陽田亦吾故田也汶濟皆近魯之地也然汶陽濟西之田則言取鄆讙龜陰田則言歸言取非其所欲也非彼所欲而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或問書郊之義曰案春秋書郊凡九僖三十一年云云宣二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定十五年春鼷鼠食郊牛角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者三不郊者六蓋郊天子之祭也非魯之所當用也魯自惠公請郊祭之禮於平王魯之子孫緣是僭禮非一世矣孔子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譏其僭也然自僖公以前不書郊至僖公而始書郊用見惠公雖請郊祭之禮而魯猶未以為常也至僖公而後欲用之書郊者九惟成十七年直書曰用郊用見僖公雖欲用之而不果至成公之十七年則直用之而已惠公雖請之而魯猶未以為常者是人心猶有疑也卜而不從則僖公亦可以已矣然而猶三望焉是意在於用惠

公之請而不顧其非禮也僖公欲用之而不果宣公欲用之而不果成公始欲用之而不果者三是魯禮猶未大失也至於直曰用郊則不復言卜矣是意在於用僭郊之禮而不復審其可否也自是而後襄公雖不用之而定哀則皆用之矣始而有疑焉中而不果焉終而皆用焉聖人備書其事以見失禮之僭其由来者漸矣或曰史克之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僖公當用郊矣而子以為僖公不用郊何也曰吾以春秋攷之而知其然詩人之言不過侈頌其后帝后稷之歆享爾非必實有是事也況自惠公以来已有請郊之說則詩人因是而侈言之固無足怪春秋固實録詩人多侈談豈相妨哉郊禘皆魯之失禮也然禘禮常用而郊禮罕用蓋禘禮主於文王而郊禮則主於后稷以諸侯而祀天子蓋東周以来之失禮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不特魯為然當時固不以此為異事也若郊天之事則魯猶秉禮之國故常遲疑而未敢遽用由此觀之則禘禮常用而郊禮罕用亦可知矣然則所謂卜郊非禮也僖公欲用之而不果宣公欲用之而不果者三是魯禮猶未大失也至於直曰用郊則不復言卜矣是意在於用僭郊之禮而不復審其可否也自是而後襄公雖不用之而定哀則皆用之矣始而有疑焉中而不果焉終而皆用焉聖人備書其事以見失禮之僭其由来者漸矣或曰史克之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僖公當用郊矣而子以為僖公不用郊何也曰吾以春秋攷之而知其然詩人之言不過侈頌其后帝后稷之歆享爾非必實有是事也況自惠公以来已有請郊之說則詩人因是而侈言之固無足怪春秋固實録詩人多侈談豈相妨哉郊禘皆魯之失禮也然禘禮常用而郊禮罕用蓋禘禮主於文王而郊禮則主於后稷以諸侯而祀天子蓋東周以来之失禮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不特魯為然當時固不以此為異事也若郊天之事則魯猶秉禮之國故常遲疑而未敢遽用由此觀之則禘禮常用而郊禮罕用亦可知矣然則所謂卜郊非禮也王者以冬至祭天於圜丘蓋有常時矣魯不敢盡同王者故卜謂卜郊者卜其日也所謂卜牛者卜其牲也牲亦牛也或謂之免牲或謂之免牛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曰牲曰免牲則是不郊也牲已可用而免之也故不曰不郊而但曰免牲曰免牛而又曰不郊者牛未可用而免之也故既曰免牛而又曰不郊左氏曰啟蟄而郊謂建寅之月也然案經宣二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正月龝





鼠食郊牛角乃免牛則是魯亦用建子月矣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哀元年皆書四月則建卯之月也成七年定十五年皆書五月則建辰之月也此先儒所以有歷卜三正而後用之說趙子曰魯郊不以至之日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耕之始也或恐魯之常郊皆用夏正之孟春蓋合於啟蟄而郊之說而用於建子建卯建辰之月則皆非時矣若成十七年九月用郊則又其非時之甚者然聖人所書非特以其非時書之以事之變

而書之也非以其卜郊不從而書之則以其郊牛傷食而書之惟成十七年直書曰用郊則猶前此之所未見也用者不宜用也於郊則曰用郊不宜郊而郊也於禘則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不宜致而致也至於卜郊不從而書郊牛傷食而書此則聖人著魯郊之非禮而天道之果不僭也夫一卜再卜而不從猶可曰時日之未協也至於三卜四卜五卜而不從則非時日之未協也鼷鼠一食其角猶可曰有司之不謹也至於改卜牛而鼷鼠又食其角則非有司之不謹也書免牲書不郊矣而曰猶三望者聖人之意若曰不郊可也免牲可也而猶三望何哉春秋書猶之義有二猶朝于廟幸其猶朝于廟也猶三望謂其可已而不已也然則聖人所書之旨亦可見矣劉氏曰吾以謂使魯郊者必非成王也其殆平王以下乎陳君舉曰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齊桓欲封禪而晉欲郊鯀皆僭禮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向者莊公之觀齊社也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命焉用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以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以為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案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成王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荅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陪臣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假如明堂位之言得用郊禘魯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僭天

子之禮久矣則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歜形鹽以之享天子之上公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甫武子何以不荅且致譏焉於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於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禮當從劉恕太史公博極羣書定以為僭郊禮始於秦襄而恕亦該洽倘自史角之事之外有傳記與明堂位合則外紀豈獨遺佚乎

晉侯重耳卒

或謂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或以為不告也然乎曰否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厚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録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或曰重耳小白之優劣亦有可論乎曰蓋嘗攷論重耳之行事而質諸小白之所為然後知聖人譎正之辨小白三十餘年蓄威養晦始得召陵之盟重耳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小白屢盟屢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重耳一年再致天王而温之事敏于蔡丘小白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蔡蔡丘失陳重耳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小白也然重耳之功多於小白罪亦多於小白者也事速於小白而義尤壞於小白者也小白殊會世子不敢盟宰周公所以尊王室而重耳兩致天王盟王子虎則悖矣小白首止之會為定世子洮之會為謀王室而首止衛地也洮曹地也無逼尊之嫌而重耳盟于翟泉洛陽城内地則逼矣小白凡大盟會未嘗使大夫預盟而重耳翟泉之盟使大夫主之則大夫交政自此始矣小白之伯也諸侯未服不過伐其國執其臣未嘗執諸侯也重耳則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衛侯惟已所恣矣小白寧不得鄭不納子華之請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也重耳為元咺執衛侯使元咺得以自恣則三綱五常廢矣小白

得江黃不用以伐楚蓋但使之為吾聲援耳不借夷狄之力也重耳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之抑而秦之興矣小白之伯王臣無下聘諸侯者而重耳之伯則宰周公下聘列國矣小白之伯伐戎三救諸侯四城國三猶以中國諸侯為念重耳之伯則狄侵齊而不救衛遷帝丘而不之恤矣大抵小白緩於圖事重耳急於成功小白猶志於尊周室重耳乃敢於致天王小白猶有救災恤鄰之心重耳惟以立威於己為念城濮之役其所以折楚人之氣者正欲以爭諸侯耳豈真有攘夷狄安中國之誠心哉然則聖人論正之辨可謂深切著明也矣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或問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先儒遂謂晉襄不稱爵而人之所以貶晉秦穆不稱爵而國之所以狄秦然乎曰春秋有書滅而爵之者如楚子滅蕭是也若以爵為褒滅人之國何善之可褒有書救而人之者如齊人救邢吳救陳是也若以人國為可貶恤人之患何惡之可貶大抵春秋據事為褒貶之實非以人爵為褒貶之例晉襄父喪在殯而結戎狄以伐婚姻又且阨人於險晉之惡可知秦穆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竟而不哀其喪不虞其棄師也秦之惡可知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則晉人結戎狄用詐戰阨人於險之罪著矣先書秦人入滑繼書敗秦師于殽則秦人闇晉之喪而越其竟晉人背殯出兵之罪又皆著矣故子竊謂晉書人者即先軫也不必以為晉襄公亦可憑邪若謂敗秦于殽當從公羊則穀梁固亦書秦師不但左氏也況書曰秦師不愈見其棄師邪蓋後此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書曰晉侯則闕年晉人及姜戎

敗秦師但當為先軫可也況書曰晉人不愈見其背殽用兵邪又不然當從鄭僖書伯之例又不愈見其罪邪故曰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而秦晉之罪兩無所逃矣不必晉貶稱人狄之曰秦而後見其惡也



春秋或問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千五百二十三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三

宋 呂大圭 撰

文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元年

或問書即位之說曰案春秋十二公書即位者八然隱以十一月薨而桓以正月書即位僖以十二月薨而文以正月書即位文以二月薨而宣亦以明年正月即位宣以十月薨而成亦以正月即位成以八月薨而襄亦以正月即位襄以六月薨而昭亦以正月即位定以五月薨而哀亦以正月即位惟定以六月即位是知踰年而後即位者禮之常也踰時而即位者事之非常也然則嗣子定位於初喪非乎曰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而後改元書即位者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案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則臨羣臣也此即位之禮也

案春秋凡書在喪未踰年之君皆稱子僖九年書宋子二十五年書衛子定四年書陳子此亦踰年而後改元即位之一驗也攷之漢書則文帝以後七年六月崩而景帝以六月即位景帝以後三年正月崩而武帝以正月即位宣帝以黃龍元年十二月崩元帝亦以是年是月即位則是先君方崩而今君隨即位也獨其改元則必待於踰年而後改者亦一年不二君之義也然此禮不特後世為然也蓋自康王而已然矣案周書成王以四月乙丗日崩即以是日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作冊命癸酉受冊命相去纔九日耳其曰受同瑁三祭三咤則告廟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臨諸侯羣臣也豈古者君薨諒陰三年聽於冢宰之禮至是而始變邪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或問公孫敖之會晉侯也非以大夫而會諸侯乎曰然案春秋之初蓋亦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然未有若公孫敖之專會也外大夫有會公者矣內沒公而名大夫則及齊高傒盟于防是也內不沒公而不名大夫則公及齊大夫盟于蔑是也或沒公或不名大夫皆有所諱也內大夫有會盟諸侯者矣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柔猶不氏也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則猶有遂事非專會也若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則專會矣以見禮樂之自大夫出也春秋之初蓋亦有以大夫而帥師者矣然未有若晉陽處父之專伐也內大夫帥師而不氏者則無駭帥師入極溺會齊師伐衛是也內大夫帥師而氏者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孫茲帥師會侵陳是也而外大夫則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若晉處父則帥師而出主名矣以見征伐之自大夫出也蓋嘗思之竊謂齊桓未伯之前大夫閒有預邦交之事者矣而齊桓既伯之後則無之以大夫而交政於中國自晉文公始春秋之初列國之大夫閒有竊用兵之權者矣而伯主之國則無之以大夫而專征伐之權自晉襄公始

以大夫交政於中國其殆始於翟泉之盟乎晉文號為伯主而使大夫盟王子虎齊桓之伯無此法也大夫自是交政於中國矣晉文公之驟伯咎犯先軫諸臣人才衆多之力也然在文公之時其患未見至襄公之時則已見矣晉文之入曹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魏犨敢於褻僖負羈氏文公愛其材而不殺即此一事固已醞釀其臣負材恃功之端矣然其患未見也至於穀之役襄公舍秦囚則先軫不顧而嗾箕之役先軫黜狼瞫而立續簡伯則狼瞫怒此其患已漸見矣而襄公又舉其權以委之伐楚之役而陽處父帥師始出主名矣自是而後中國諸侯凡大會盟大征伐皆以大夫主之其極至於三桓專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矣劉敞曰春秋自文公以來多變文以示義蓋當是時諸侯失政大夫擅權盟會侵伐之事始專於臣下今攷之經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專會晉始也二年及晉陽處父盟此始專盟也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此始專伐也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此二大夫專盟也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暴此始專會戚也九年公子遂會晉宋衛許人救鄭此大夫專救也十一年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此二大夫專會也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此內臣始專城邑也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此二大夫同如國也夫自隱公以來內臣嘗出會矣未有獨會一國諸侯者至此元年敖會晉侯所以為專會之始也嘗有兩國盟矣未有大夫自盟諸侯者公及處父盟所以為專盟之始也前此隱元年及宋人盟八年公及莒人盟莊二十三年及高傒盟不過間見於經未有如文公以後之盛也嘗有大夫會伐矣然必帥師亦未有數國大夫會伐者蓋帥師會伐雖在於大夫而命實出於諸侯至此叔孫得臣不稱帥師又會五國大夫所以為專伐之始也嘗有大夫盟諸侯矣未有二大夫自盟者此年遂與趙盾所以為二大夫專盟之始也嘗有公會戎盟矣未有大夫盟戎

者此年遂盟雒戎所以為內臣盟戎之始也嘗書大夫救矣亦未有不言帥師者此遂會諸大夫救鄭不言帥師所以為大夫專救之始也嘗有大夫與諸侯會矣未有二大夫自會者此彭生卻缺會于承筐所以為二大夫專會之始也嘗有城邑矣未有大夫帥師自城者此行父城諸及鄆所以為內臣城邑之始也嘗有內臣如他國矣未有二大夫同如者此遂與得臣如齊所以為二大夫同如他國之始也嗚呼東遷之後始也諸侯僭天子令也大夫僭諸侯則名分不正王道之衰至此甚矣陵遲至於雞澤溴梁之盟天下之政盡歸大夫不復有諸侯可勝歎哉

## 秦人伐晉

或問秦晉之爭亦有可論者乎曰案春秋書秦晉之爭自殽之役始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冬晉人宋人鄭人伐秦報王官四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伐晉取北徵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宣三年秦師伐晉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十五年秦人伐晉自儀之三十三年迄宣之十五年三十餘年之間尋戈復讎無有虛歲襄公已死秦康不能釋晉之讎穆公已卒晉靈不肯置秦之怨結怨連禍曾無已時勞民盡國靡有寧日春秋皆詳而錄之所以示世戒也說者曰殽之師其曲在晉故晉不稱子而貶之曰人彭衙之師其甚在秦故秦止稱師而晉稱侯秦既悔矣晉二年不當伐秦故以國卿而貶人之晉不出矣秦三年不當伐晉故以秦伯而貶人之四年晉侯代秦報王官之役罪不在晉也故爵晉侯十年秦伐晉取北徵甚在秦也故狄秦伯以至令狐之役河曲之戰讎已易世而戰無已時故二國用兵舉皆人之其餘或稱人或稱師皆相敵耳蓋自令狐之後不復名其將帥者一疾之也愚謂晉稱侯非褒之也其稱人非貶之也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春秋之常辭也秦

不稱伯或稱師或稱人或稱國亦非貶之也春秋固狄秦也非因事之曲直而後貶之也然則襄十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何以書大夫秦晉之師非會伐不書大夫也故大夫將書人春秋之常辭也大夫將書大夫春秋之變文也然則秦何以不稱伯春秋之書秦固嘗書人也雖大夫將未嘗書大夫用大衆則書師其稱秦伯者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秦伯使術來聘是已秦無大夫也則何以有君曰秦伯使術來聘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例也術椒札書名而秦伯楚子吳子稱使玉帛之事故也以其與我接也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獲晉侯此楚子會孟吳子會黃池之例也是聖人之不得已也齊桓之伯也秦晉不與然晉固中國之侯而秦僻處西戎者也秦穆崛起而獲晉侯聖人雖欲不目秦伯不可得也苟非獲晉侯之重則從其常辭而書秦人秦師而已其書秦則略辭也



吳楚浸盛而書于秦伯崛起而書伯皆著其實而已若其曲直之辨則存乎其事而已始書秦人入滑明秦人之犯中國也繼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明晉之背喪用戎以薄人於險也二年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用見秦之不悔而伐晉晉之志戰而敵秦也冬書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用見晉人再勝而猶用師也三年書秦人伐晉用見秦人再敗而不知悔也四年書晉侯伐秦用見彼此報復結怨連兵之無已也然自是而後秦穆不復報晉蓋知悔也向也殽函之役秦伯向師而哭作秦誓之書以自警蓋其一經喪師之後深懲力創好惡向背從是一變視夫前日所詆墓木拱者固今之所謂膂力既愆之良士也而庶幾有之前日所喜過周超乘者固今之所謂射御不違之勇夫也而庶幾能不欲之截截巧辯能移人之辭者固前日求之惟恐其或少也今乃以其徒實繁而厭之方寸既改羣動皆移充此心也帝王何遠之有惟其能懲創於師徒方喪之初

而不能堅定於瘡痍僅寧之日未及數年又興彭衙之師蓋其積怨深憤務欲得報而後已本其僻處西陲與戎狄雜居好攻戰而事詐力其俗然也讀車轔駟鐵小戎諸詩可以見矣穆公雖號賢君而習於其俗已久其臣如孟明等又冒戰不已此所以頻忘前日自誓之言歟彭衙之役不得志而去未肯已也至三年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然後秦人之憾得逞矣四年晉人圍邲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而秦不復報此則秦穆之雄也彼其蓄憾特在於殽函一敗之恥故自取王官雪殽恥之後而不復求以報晉所以全其勝也豈亦向時自誓之志至是而稍驗歟至若令狐之戰則秦晉皆已易世矣晉襄公卒晉人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以師納之既而晉人中悔遂與秦師戰于令狐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十年秦伐晉報令狐也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不分首從一既槩書人秦晉皆志乎戰也是故秦穆晉襄之讐自殽始秦康晉靈之讐自令狐始殽之



敗所以兆彭衙之戰令狐之戰又所以兆河曲之戰也自是而後晉侵崇以致秦師之伐秦伐晉以致晉人白狄之師晉狄伐秦又以致秦桓公伐晉之役更相報復閱再世而未已也聖人備書於策皆所以示世戒也蓋嘗推原其故皆出於僖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之一役夫秦晉本婚姻國也晉惠公立而韓原之戰見獲於秦當是時晉曲而秦直秦許晉平而歸惠公惠公卒又納文公則秦為有德於晉矣文公圖伯中原而城濮之戰伯聽燭之武之說而與之盟戍鄭而去之晉固已憾秦矣文公卒秦人聞晉之喪也而謀鄭晉人以其向者背晉戍鄭之憾也然後要而敗之于殽故為晉之說則曰我文公主伯於秦尤親盟伐同之用固姻好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秦伯不哀吾喪伐吾同姓憑陵諸國與晉爭伯蔑視我君敗我盟好則殽之戰秦實致之也為秦之說則曰驪姬起難惠公出奔吾首納惠公定晉之嗣

惠公背好交兵于韓吾念穆姬之親既獲而釋之暨公不祿又納重耳是用主伯中原大興晉國今襄公忘我大德修我小怨遽興戰伐覆我師旅則殺之戰實晉之罪也秦晉兩君各挾私怨由是累世之好一旦棄背而累世之讎綿延不解夫向也何其相親而今也何其相警哉秦伯聽燭之武之言而背晉以成鄭固已挾其恩以欺晉矣又聞鄭之喪而興襲鄭之謀亦聞晉之喪而敢越晉之竟是又挾其恩以輕晉矣以貪利之志而動之以有挾之心宜其取敗乎晉吾是以見與人共事之難也吾是以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之為患也吾是以見貪利而動者之必有害也



逆婦姜于齊

或問逆不言公何也曰石氏曰春秋書婦姜者三於至書婦者二有姑之辭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已於逆書婦者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已於逆婦姜于齊是已諱不書公又不書至以譏公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或問殺陽處父稱國何也曰左氏謂陽處父爲侵官公穀以襄公為漏言以愚觀之皆未盡春秋所書之言凡殺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故稱晉以殺君臣同殺之辭也晉侯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置帥已定矣陽處父至而改蒐于董易中軍此豈但進言於君以其人為不勝任然後其君以其言而易將哉陽處父之強久矣盟魯侯以敵君帥大師以伐楚命帥已定而必欲改蒐以易將皆處父之強也雖曰聽其言而易將者出於襄公而襄公之不能制處父亦可知矣而又況於漏言以啟禍乎故夫自取見殺者處父之罪也使處父之見殺者襄公之罪也左氏曰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此言未必無據觀賈季之奔狄也宣子使史駢送其孥則可知矣宣子之使史駢是高帝使張耳攻陳餘之智也史

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馬所幸史駢不從其言耳然而宣子之所以使史駢固欲致之於死地其所以待賈季者如此則其黨於處父也亦可知矣異時趙盾易嗣君亂晉國縱楚師卒弒靈公處父之故也

閏月不告月

或問不言告朔而謂之告月何也或謂蓋閏月之告不謂之朔而止謂之月以其無中氣也或謂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書朔而書月愚謂告月即告朔謂之月者以月之一周天而言之也謂之朔者以日月之合朔言之也置閏非人之私意也以日月之行一合朔而一置月則閏月之置亦以其合朔置之也閏月雖無 闕 而有朔望孰謂閏月而非朔乎公羊以爲天無是 闕 也誤矣穀梁以為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亦誤矣夫喪事之不數者以年計不以月計也告朔則以月計也孰謂天子不以告朔乎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或問二傳之說互有異同何也曰先儒皆謂秦晉自殽之役而二年有彭衙之戰八月而晉人伐秦三年而秦人伐晉四年而晉人伐秦至此又有令狐之戰皆結怨用兵償報不已耳疑左氏載先蔑逆公子雍之事不足信又疑先蔑既是逆公子雍不應又為下軍將以禦送雍之師而先蔑奔秦之事當從穀梁轂戰奔秦之說然案杜預注左氏謂先蔑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以拒秦如此則亦無惡於先蔑既逆公子雍而又為下軍將也要之此事未可知今姑存左氏之說或恐秦人以師納公子雍於晉而晉人拒之若先蔑則黨公子雍者也然秦晉之爭久矣聖人書此與河曲之戰亦不甚異蓋有挾怨償報之意在乎其間閒晉之喪而來則其納公子雍者亦借此一事以為伐喪之舉耳

先蔑奔秦

或問奔不言出何也曰凡言奔而不言出者從外奔也

王子朝奔楚公孫敖如京師奔莒歸父至笙奔齊此春秋謹嚴之文非褒貶之例也先蔑奔秦不言出亦此例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或問扈之會不序諸侯不名大夫何也曰據左氏則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然經既書會書盟矣安得為後會乎愚案此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皆略之而不序當摭其事實而攷之然後知春秋之所以不序諸侯者蓋莫有主是盟之辭也桓文之盛皆序齊晉於諸侯之上主伯之辭也桓之未盛與晉伯之不競也則雖序齊晉於諸侯之上而必書曰同盟者未純乎主伯之辭也此年之盟與是後一盟一會皆不序諸侯者莫有主是盟之辭也於是夷晉於列國矣葵丘之盟宰周公不與也故但曰諸侯盟于葵丘首止之盟主世子不與也故但曰諸侯盟于首止若此年之盟則非有所不與者也新城之圍嘗序諸侯及其再有事於救許則但書曰諸侯遂救許夷儀之會嘗序諸侯及其盟于重丘則但書曰諸侯同盟于重丘若此年之盟則又非一役而再有事也然則但書諸侯而不序者其為莫有主是盟之辭明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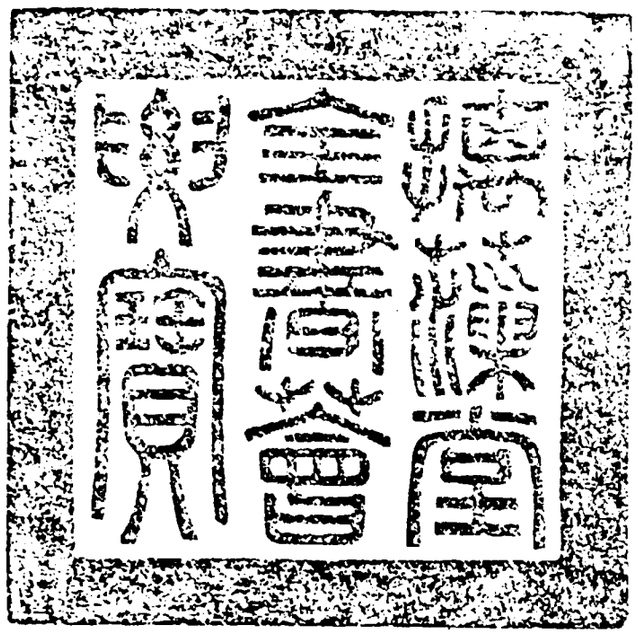
或問書復之義曰春秋之義有書還有書復者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還者自彼及此而未至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反其故所之辭也公孫敖如京師一也公子遂書曰至黃乃復則已如齊而未至齊遂之心本欲至齊而以疾不能也公孫敖書曰不至而復則敖本無至周之意雖受命而實不行也廢君命縱私欲莫大於此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或問殺大夫以官舉何也曰石氏曰春秋殺其大夫及外大夫出奔未有不以官舉者此年宋殺其大夫及來奔皆書以官諸儒謂譏其僭此得其一未得其二也古者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其一體相待以成未有股

肱髀而其體胖也宋國之亂前年欲去羣公子而弗克故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羣大夫死之書曰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今年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作亂公子卬死之蕩意諸奔焉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来奔蓋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君之所倚以平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既殺司城又奔枝葉皆落爪牙盡去君孰與處哉終之不免孟諸之禍而武穆之族見逐國人不靖者數世國無官也由此推之豈特譏其僭哉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春要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四至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二十四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四　宋　呂大圭　撰

夫人姜氏至自齊

或問夫人之行十有二皆不至而此獨書至何也曰夫人與君敵體者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於策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此魯史之辭也而夫子之修春秋於君出則書至於夫人出則不書至降殺之等也獨於此書至者蓋有故也是故錄紀叔姬之歸者爲歸于酅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錄夫人姜氏之至者爲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始書曰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卒書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然則出姜之不安於魯也舊矣文公私嬖敬嬴之罪著矣異時襄仲殺惡及視之兆已萌於此時矣聖人詳錄其往來豈特爲其告至與不告至哉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或問殺二大夫已上不書及者何也曰其事同殺之志

均故也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哀四年曹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是也書曰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某也若僖二十九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是也胡氏曰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之辭也何以知非討賊之辭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當是時晉靈初立政在趙盾四人之殺皆非君意

九月地震

或問書地震之義曰任氏曰前此踰百年未有書地震也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體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其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足以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楚子使椒來聘



或問書夷狄來聘之義曰春秋書夷狄使人來聘四此年及十二年秦伯使術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皆非美其能聘也所以著其強也孟之會楚稱子是春秋之不得已也自是而後皆稱人至使椒來聘則稱楚子韓原之戰秦稱伯是春秋之不得已也自是而後皆稱人至使椒來聘則稱楚子韓原之戰秦稱伯是春秋之不得已也自是而後皆稱人至使札來聘則稱吳子蓋自是益以文物禮儀接中國矣是使中國無以異也椒術札不氏猶鄭伯使宛之例爾蓋向也書荊人則未有君大夫也繼也書子書伯書使則有君也書名則有大夫也然猶不氏也蓋至於薳罷則書氏矣是夷狄之浸強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或問秦人來歸襚何也曰成風薨在四年葬在五年今五年矣而後秦人來歸襚則其非禮也明矣殆夷狄之借此名以交中國乎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或問楚子蔡侯之次何也曰春秋伐而書次者若齊率諸侯以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者如齊師次于聶北救邢是也師而書次者如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是也會伐而書次者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鄑是也凡書次者必有兵楚子蔡侯之次于厥貉蓋亦兵次也明矣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之未加乎中國也其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案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乃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若是則陳鄭當在次矣又稱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則麋子亦在會矣宋公逆楚子而道之田則宋公亦在厥貉之會矣今經獨書楚子蔡侯而不及諸國疑左氏之說恐非事實蓋楚自城濮之役後不敢萌心以窺中國襄公沒靈公幼而後楚有伐鄭之舉聘魯之事然則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者正其窺中國之始也春秋獨書蔡侯而不及他國則可知矣或謂次于厥貉將以伐麋恐不然蓋次于厥貉則蔡侯預焉伐麋亦明矣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或問左氏以為長狄而劉敞以為非何也曰春秋書戎則曰山戎姜戎陸渾之戎書狄則曰赤狄白狄果長狄春秋何不書哉況書敗狄于鹹於狄侵齊之下則其為非長狄也亦明矣

邾伯來奔

或問邾伯何以不名曰諸侯失地則名而衛侯出奔楚不名則衛侯未失國也邾伯來奔不名是亦未失國之例耳左氏乃謂邾伯卒邾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城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攷之經而不合劉敞曰意者邾伯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真邾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誤以為太子出奔也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亦非也邢遷于夷儀此自遷也宋人遷宿此亡國之文也邾降于齊師此亦自降也齊人降

鄆此亦亡國之文也此類分明理無可疑然則郕本未亡國也

子叔姬卒

或問左氏曰杞桓公來朝且請絶叔姬而無絶婚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信乎曰劉敞言之矣劉之言曰此事當在成公九年而左氏誤置於此陸淳已言之矣案成九年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然則杞伯絶叔姬事當在成八年之前而經於成八年書杞叔姬卒於成九年春書逆叔姬之喪以歸若今年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初不相關而左氏強合而言之則誤矣



滕子來朝

或問文公之德政無足言而曹伯來朝杞伯來朝郕伯來奔滕子來朝不一書於經何也曰魯固東方之望國也當是時伯國則晉也魯之威令不如晉之強徒以周公伯禽之後諸侯望而敬之承筐之會亦惟晉魯二國之大夫與焉秦衛楚椒之聘亦汲汲於之魯然則曲阜之地非小弱也周公伯禽之澤猶在也聲明文物之舊猶故也諸侯之故魯與夷狄之望魯亦不敢與他諸侯比也使其君能自強於政則其糾合諸侯翼戴周室之權不在晉而在魯矣惟其怠惰廢弛舉其國之柄而移於大夫之手自是而後浸微浸弱然則誰之咎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或問帥師而城何也曰石氏曰春秋書城邑二十四而城啟陽時蓋懼晉此年之城蓋備莒耳役民而城猶曰不可帥師而城得無勞乎此詳録以示譏也魯有二鄆成四年城鄆是鄆也蓋近晉之邑也故杜曰以備晉也此年城鄆蓋近莒之邑故杜曰莒魯之所爭者竊嘗推之前年七年徐伐莒莒人請盟于我故公孫敖如莒涖盟則莒之於我未始有怨也今城二邑而懼莒之難者

以公孫敖之在焉故也及者先後之辭及者不宜及也

公會盟于新城

或問兩會于幽書同自幽之後不書同新城之盟復書同何也曰幽之會齊桓伯業未盛之時則其會其盟也同出於諸侯之欲同於懼楚而為此盟也故書同迨夫齊桓既盛之時則合海内而聽命於一邦則有以主是盟者矣故不書同齊桓既沒之後晉文起而繼之諸侯附從之不暇則亦有以主是盟者矣故不書同襄公既



沒靈公尚幼政在大夫糾合諸侯之力怠矣楚焰方張諸侯同懼於是汲汲焉為新城之盟而藉晉以為主非晉之能糾而合之也故書同是故桓文未盛之時是一時也桓文既盛之時是一時也晉伯已衰之後是一時也然則是盟也其亦幸而諸侯能知汲汲於從晉而為此盟邪其亦不幸而晉伯不競然後諸侯相率以為此盟邪

公孫敖卒于齊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或問公孫敖卒于齊書之於策何也曰石氏曰孔子曰政在大夫五世矣蓋由文以來也襄王崩公孫敖弔不至而復遂從巳氏奔莒因重賂以求入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卒于齊齊人歸其喪惠叔又請而受之書曰公孫敖卒于齊明年又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言魯人雖欲絶之而不能也陪臣執國命可見矣又曰奔大夫卒皆不書如公子慶父出奔莒臧孫紇出奔齊是也内大夫卒于外皆不至如仲遂公孫嬰齊公孫敖奔大



夫也其卒當如公子慶父臧孫紇絶而不書其書以齊人歸其喪起也其喪至當如仲遂公孫嬰齊闕而不録其録以魯人受其喪故也且録去公室三家之子孫漸盛強矣敖雖廢命奔莒而其子文伯惠叔繼立於朝襄仲又從其請而復其生莒之二子然則大夫之汰可知矣單伯天子卿也叔姬魯女也齊人以魯之故皆執而辱之然則齊人之狂可見矣夫以其子之汰請其父之喪雖欲勿許其可得而禁乎於以見大夫之專也夫以

齊之狂歸我臣之喪雖欲勿受其可得而辭乎於以見魯人之弱也

宋子哀來奔

或問書子哀何也曰左氏以為高哀不義宋公而出書字貴之也然既書來奔則何可貴之有孫氏以為子姓哀名亦非也春秋書諸侯同姓之臣未有更書姓者惟黎氏以為子哀乃子同子糾之例此義稍近

曹伯來朝



或問曹伯來朝禮乎曰十一年曹伯來朝左氏以為始即位而來朝今年曹伯來朝左氏以為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案周官六年五服一朝謂諸侯朝天子也豈謂諸侯相朝之禮也且以春秋時攷之曹小國也既當朝魯又當朝宋衛而楚鄭秦陳齊蔡滕又皆當朝之夫如是奔走於道朝何時而已哉

齊人來歸子叔姬

或問內女來歸何以書曰春秋書內女來歸三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歸皆大歸也石氏曰鄭人來歸伯姬杞人來歸叔姬而此獨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也其曰來歸者本無他惡以不見禮而自請絕也若子叔姬則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鄭杞比乚矣夫商人弒君而自立又執天子之使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為是盟于扈皆無能為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魯者未已也於以見晉伯之不競也於以見諸侯有弒君者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



宋人弒其君杵臼

或問書弒之例曰春秋書弒君之例有出其主名者則其罪專在一人若其不出主名而稱國稱人則其罪不專在一人矣稱國以弒者則其大臣貴戚咸有罪焉苟是也稱人以弒則其國人咸有罪焉宋人弒其君杵臼

齊人弑其君商人弑其君密州是也何以言之案傳公子鮑禮於國人國人利公子鮑之惠也奉而欲立之然後夫人使公田孟諸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夫人乃使帥甸攻而殺之是宋國之人皆欲弑之也商人之既立也執天子之使執國君之母又加兵於魯肆為不道而莫之禁齊之國人亦必不安其所為矣傳載邴歜閽職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然則齊人之惡商人亦可知矣是齊國之人皆欲弑之也苫密州之見弑也以苫子虐國人攻而弑之而展輿立是苫國之人皆欲弑之也此稱人以弑之義也若夫苫弑其君庶其則太子僕因國人以弑之也晉弑其君州蒲則欒書中行偃之為也吳弑其君僚則公子光專諸之為也薛弑其君比則亦其當國大臣之罪也此稱國以弑之義也或曰春秋弑君之罪必出主名則太子僕公子光晉欒書何以獨免曰罪專在於一人者出其一人之名可也罪不專於一人者則稱



國以弑而已或曰稱人之義何以知其非賤者乎曰吳子餘祭之弑書之曰閽蔡侯申之弑書之曰盜此賤者之名字不著之簡策也苟其出於賤者則當如書閽書盜之例而豈復稱人哉或曰稱人以弑君無道也故不罪其人夫春秋之世諸侯見弑豈其有道者哉聖人書此義以見為君者不可以自肆於人上也以見君臣之分萬世之不容易者也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

或問二臣並稱何也曰胡氏曰使舉上介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書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或問夫人歸于齊何也曰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

姜氏則知其非見絶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故羸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春秋或問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千五百二十五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五

宋 呂大圭 撰

宣公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或問夫人婦姜至自齊非喪娶乎 闕

法有不待貶絶而惡自明者此類是也

葬而使公子遂如齊逆女雖不譏喪

公子翬弒隱者也公子遂殺子赤者

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

桓宣以為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

異辭王曰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

書其故已而書冬十月子卒則遂及得

可見矣宣元年書季孫行父如齊而不書

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行父如齊之意可

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以其子故也既而季

夫人之有所訴也宣公即位之初公子遂

亦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討故欲急婚於齊

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罪也可罪者喪
胡曰經書行父如齊而傳謂納賂以請會
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
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
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或問書放之義曰經書放三此年胥甲父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
獵于吳是也於晉則稱國於蔡則稱人
國以殺稱人以殺之例推之則稱國者
與焉稱人者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
案左氏河曲之戰史駢欲薄秦于河而
不可遂以失秦晉人惡其不得志於秦
不用命者而放胥甲父則其大夫謀之而
之也蔡遷于州來而殺公子駟明年公
預以為公子駟之黨或者其然豈以



亂無政而其國人大夫擅放之乎春
專殺也書放大夫亦惡專放也大夫
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
春秋惡之折河曲之戰挠史駢之
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
而獨放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佐下軍
桃園之兆見於此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或問公會齊侯于平州何也
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故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
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
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
復討是以君父為弁髦以弑逆為常事此仲尼所為懼



齊人取濟西田

或問取濟西田之義曰春秋書取田邑有伐而書取者
春秋所以作也

八如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及防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二年公伐邾取訾婁宣四年公伐莒取向九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用兵力以取之也有直書取者如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我取之曹也此年齊人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竇之戰而齊以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取之易也凡言取者皆非其有之義若齊人取濟西田謂之非其有宜也若我取濟西田取汶陽田皆言取何哉蓋當失之於彼矣而今取之是亦非其有而已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或問侵陳侵宋而書楚子豈子楚以伯乎曰春秋盟會而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向也次厥貉當書楚子矣然而未嘗加兵於中國也繼而伐麋亦書楚子矣然而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至於侵陳遂侵蔡伐楚書齊侯伯齊侯也侵曹伐衛書晉晉侯伯晉侯也侵陳侵宋書楚子伯楚子也然則春秋固伯楚子乎曰楚而能伯春秋安得不伯之邪然聖人之書此則有幸之意焉有傷之意焉書曰齊侯晉侯喜中國之猶有伯也書曰楚子傷中國之無伯而夷狄得以執伯權也美惡不嫌同辭此之謂歟然是時也楚子侵陳而趙盾亦帥師以救陳又會四國之君以伐鄭是晉猶有志於與楚爭也然晉師以救陳而起而楚子侵宋晉不能與爭其為不競亦可知矣

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獲宋華元

或問書大夫帥師書戰何也曰春秋書戰未有書大夫帥師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戰皆書大夫故宋華元鄭公子歸生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凡皆大夫帥師而戰也戰不書大夫大夫帥師者吳而已

大夫之強可知矣然春秋書戰三十四惟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及此年大棘之戰皆稱帥師者其衆敵也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言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吳獲齊國書死也蓋存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爾

秦師伐晉

或問秦師伐晉之義曰晉文之伯秦與有功晉伯之衰秦與有罪城濮之戰秦從晉以弱楚是故晉伯而楚衰自文十六年秦黨楚以滅庸而秦為楚役楚方陵駕中國而秦復興師以伐晉是故楚伯而晉衰雖然此非秦之罪也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此固伯者之慮也殽函之事晉襄之度已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未始有遠圖也自是而後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窺伺中國而兩虎方鬬何暇議及他事哉楚莊之雄也通秦以軋晉而秦為楚役矣次于厥貉之後楚方有

晉人宋人衛人侵鄭

或問晉之侵鄭何也曰新城之盟鄭既從晉是同於病楚也未幾而鄭乃從楚以侵宋晉為是率諸侯之師以伐鄭又未幾而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以敗宋晉又為是率諸侯之師以侵鄭且一鄭也昔何病楚而今從之昔何從晉而今叛之哉蓋自文十七年伐宋一役始夫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有可依也率諸侯以伐宋將以討賊也及其受賂乃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為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蓋有辭於宋也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公子歸生以伐宋蓋其有辭於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

彼得以奉辭而我疲於奔命至一至再而未已也然則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或問弑夷皐者盾乎穿乎曰歐陽氏胡氏已辨之矣歐陽修曰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必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不正之乎此可知其繆也然則夷皐孰弑曰孔子所書趙盾是也胡氏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義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與聞乎其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令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於意令以此罪盾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或問不郊禮乎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胡氏曰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哉謂不以

王事廢天事禮乎

葬匡王

或問葬不書其人何也曰春秋書王崩而葬者四葬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書其人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比而觀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謂公親往可乎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或問公子歸生何以蒙弒君之名曰子公欲弒而不敢發先以語子家則子家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可否之勢在子家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胡曰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當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爾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蓄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以弒君之罪歸之

楚子伐鄭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或問楚人加鄭稱人者三稱子者四何也曰稱子者蓋其君自將也不然則稱人而已

或問公羊曰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



公羊之說蓋謂弒君之賊不復見於經其復見於經者以明盾之非弒也然乎曰此說誤矣案春秋弒君之賊不復見者惟宋督鄭歸生齊崔杼陳乞四子耳其他如商人世子般宋萬晉里克衛甯喜皆再見於經又有以討賊而見於經者州吁無知是也他國之臣唯衛命來魯及預會盟侵伐則書無事則不書趙盾所以書者以帥師侵陳也若其事當書豈以弒君之賊而不之書若其事不當書豈以其非弒君而強書之邪況其身為弒

君之賊而預國事再見於經適足以見其國之無臣子爾豈謂其非弑君而乃再見之哉

衛侯使孫良夫来盟

或問来盟稱使何也曰春秋書来盟五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閔二年齊高子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宣七年衛孫良夫襄二十九年杞子来盟是也而稱使者二凡書来盟自内録也其稱使則前定之辭也蓋嘗有約言矣而又使其大夫来盟所以固之也是冬會于黒壤而公從之則可知矣案左氏則晉人止公然則孫良夫之在叔弓仲遂卒之後明猶繹去樂之為不當也



晉侯黒臀卒于扈

或問諸侯卒于内不地此其地何也曰於國都之外則地之祗金革而死則書卒于師如曹伯負芻修玉帛之好而死則書卒于會如杞伯成于竟外則許男甯之卒于楚吳子遏之卒于巢于封内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鄆宋公佐卒于曲棘惟許男新臣卒于師不地蓋許男既與次陘之師而其下文無異辭則其為卒于次陘之師明矣故雖不地而其義自見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

入去籥

或問萬入去籥禮乎曰仲遂之罪宣公當追而正之也不能正其罪則是君臣之恩未絶也知其不可繹而猶繹則非矣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大小之不同有國者

衛侯鄭卒

或問晉成公何以不葬衛成公何以不葬曰魯不會也胡氏曰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或問洩冶諫而死經書其名何也曰石氏曰書國以殺大夫皆殺無罪之辭攷稱國以殺之文則洩冶之無罪可見矣奚必待洩冶之不名哉陳宣公君臣淫亂於朝洩冶諫而死左氏引詩而罪之是非孔子之言也後之儒者從而和之有曰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有曰居淫亂之邦諫不能行從二者之言是忠不可為而義不可守也何以為近臣哉此穀梁之言近正也大夫見殺有罪無罪皆書名

齊人歸我濟西田

或問取不言我而歸言我何也曰取不言我者宣公以立之不正而欲賂齊以求會故不言我以見內無惜之之意也於其歸也則公比年如齊情好已篤外有鄰國之禮內有婚姻之故魯亦欲得而齊以歸之是以言我以見內有欲之之意也師曰經凡言歸邑三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與歸我濟西田是也然或言來或不言來言來者非魯之所求而齊自歸之也何者夾谷之會齊侯以無禮自屈為是歸田以謝過非魯求之也若夫濟西之田則公連年朝齊又與之為婚姻又助之以伐萊故因是求之而齊歸之也讙之與闡亦猶是矣其始也以公入邾之故而齊取之既而歸邾子益而與齊平則因請其所取之邑故齊以是歸之也然則言來者無所惜之辭也不言來者有所惜之辭也無所惜其所欲也有所惜則出於不得已矣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或問楚莊之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討其賊為義入陳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也為善為惡特在於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不察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

楚子圍鄭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或問邲之戰曰此一戰也中國夷狄勝負之決也前乎此也晉與楚爭陳楚鄭侵陳則晉救之陳即楚則晉衛侵之陳及晉平則楚伐之鼕之會陳不至則晉荀林父伐之陳猶未純乎從楚也迨夏徵舒之弒其君也晉之君臣曾不能為陳謀之陳於是從楚為辰陵之盟晉方且會狄于攢函而不謀諸侯之難楚以夷狄之雄乃能執討賊之權而縣陳封陳在其掌握於是陳為楚有而晉安得而有之前乎此也晉與楚爭鄭鄭從楚侵宋則晉伐之晉宋又伐鄭則鄭受命於楚以敵之鄭即晉則楚侵之又伐之黑壤之會鼕之會鄭在晉宇下則楚子再伐之鄭不堪楚之屢伐也於是從楚以為辰陵之盟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然其心固曰與其來者可也是其心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又徵事於晉楚子之圍鄭也所以爭鄭也晉既不能有陳矣則邲之一戰是固勝楚得鄭伯諸侯之一決也自晉師之敗績而楚得以伐宋橫行於中國而莫之制

矣案左氏則是晉中軍未成列而楚車馳卒奔以乘晉軍是以晉師敗績耳然以經文攷之則是成列而戰可知也案左氏則郤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書林父何也胡氏曰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偪陽之舉勾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獨以中軍佐濟若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案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此稱敗績特以荀林父主之也



宋人及楚人平

或問宋及楚平何也曰此一編也可以見晉伯之不競而楚之橫行中國也甚矣向也晉與楚爭陳其後也陳有少西氏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討之縣陳封陳在其掌握而陳在楚宇下矣向也晉宋衛猶為一黨及宋師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向也晉楚之爭而中國之望如魯國者猶未嘗即楚也今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而魯又即於楚當是時中國伯主之後則晉也先代之後則宋也二國皆大國也鄭及楚平則伐鄭者晉與宋也邾既敗則同為清丘之盟者晉與宋也清丘之盟陳人不至則為之伐陳者又宋也今也楚子圍宋者九月宋之國人至於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矣楚之圍宋者亦軍弊食盡而將去矣而宋人告急之師晉不能一出力以援之一懲於邾之戰而中國之氣索然矣宋及楚平豈其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夷狄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然則宋楚之平豈小故哉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或問晉師之滅赤狄也非有志於攘夷狄乎曰夷狄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一引手以救之而徒能加兵於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也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匿瑕含垢自誒及晉侯之欲伐狄也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不過欺善怕惡爾不得志於楚乃求得志於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使趙同獻俘于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志得意滿矣何暇謀及楚哉聖人備書於策而義自見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或問案左氏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伯毛伯戴公及毛伯衛然乎曰果如所傳則經當書王孫蘇以首惡此未必然

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或問斷道之盟魯與焉何也曰前乎是魯專事齊至此魯始從晉石氏曰斷道之盟左氏以為辭齊穀梁以為外楚今從穀梁義何則自宣公以來凡晉會諸侯齊未嘗不與也衛嘗同盟矣清丘之盟辭曰討貳而陳貳於楚宋人伐之衛乃救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衛殺其大夫孔達以說於晉然則斷道之盟衛人在焉故曰同外楚也左氏見明年同衛世子臧伐齊成二年有鞌之戰而謂以此為辭齊亦不與經合矣



公弟叔肸卒

或問書弟何也曰案春秋之義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然有以弟而書字有以弟而書名者以其為母弟之貴也比之天子命大夫而書字則叔肸許叔蔡叔之類是也其已為大夫者則書名衛

春秋或問卷十六

宋 呂大圭 撰

成公 春二月無冰 元年

或問或謂開冰而後書無信乎曰春秋書無冰三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是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無冰者常燠之罰也而皆書之於春或謂開冰而無乃書無冰與大無麥禾書之於歲終為一例然以鄙意觀之大無麥禾書之一歲之終可也若無冰則但當於鑿冰之時而無冰可鑿則書之非必待既開冰而後知其無也然則春秋以周正紀事亦可知矣



王師敗績于茅戎

或問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也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信厚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



袁婁

或問使舉上客而文公之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將稱元帥而成之二年書四卿帥師會戰何也曰用以見大夫之爭強也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孫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有六卿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征伐皆在大夫矣案此編與屈完來盟之義略同然屈完來盟書曰屈完如之盟書曰屈完來盟

于師則來盟者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因其來盟而與之盟也齊侯使國佐如師則國佐之來請於四國也及國佐盟于袁婁則四國之欲也曷為以四國之欲言之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主之齊桓合九國之師以臨楚屈完來盟于師則退于召陵而與之盟不敢以臨楚盟屈完也晉郤克合四國之大夫以戰齊齊侯使國佐如師則進師于袁婁而與之盟必欲以偏齊盟國佐也齊桓為有禮而四國為忿矣

## 取汶陽田

或問汶陽田書取何也曰石氏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鄆取邾取根牟外歸魯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是也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之力而取之易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耳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也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矣異然則宜奈何改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也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子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 會盟于蜀

或問蜀之盟不沒公何也曰此與浮來之盟同是會也

是盟也蓋為魯病矣當是時晉主夏盟者也晉方與魯衛曹之師戰齊于鞌而楚即帥鄭師以從事於魯衛遂侵于蜀公會公子嬰齊而同十一國之人以盟于蜀豈魯之得已哉晉之不能郤夷狄以安中國亦明矣晉不能郤夷狄以安中國而十一國之盟皆稱人何也晉猶主夏盟也蓋至於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而後晉楚之勢均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而後諸侯始皆從楚此蜀之盟所以略之也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或問來聘而盟何也曰案經聘而遂盟者五是年荀庚孫良夫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此皆諸侯使大夫來聘而魯要之使盟明魯不當要盟諸大夫不當自盟也何以知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則是其君之所使者來聘而已非來盟也魯之為要盟可知矣

鄭伐許

或問鄭伐許說者以為狄鄭然乎曰案春秋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先儒皆曰狄之也於秦伐晉則曰晉自令狄之戰不出師者三年秦不顧義見利而動又起此役此夷狄之道也於鄭伐許則曰鄭襄背華即夷與楚比周一歲而再伐許故狄之也於晉伐鮮虞則曰楚靈不道殄滅陳蔡晉為盟主既不能救且偽會齊師假道鮮虞此夷狄之道也或曰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於是狄秦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是故狄秦而後狄鄭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

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圖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惟蘇氏以為狄秦鄭為闕文而晉伐鮮虞則亦以為狄之以愚觀之是皆深於求春秋者也嘗竊以為事有小大辭有詳略其書人書氏書爵者詳辭也其直書國者略辭也秦晉之爭自令狐而後其事微矣故略之晉伐鮮虞亦然春秋固不可盡以闕文視之而亦豈可字字而求其義乎善乎呂本中之言曰先儒往往以為不稱人者皆狄之恐未必然記事有遠近有詳略有小大不可以一槩論褒貶之實則不在是焉秦之伐晉事小而地遠故略之特罪其諸侯自相侵伐殺生自恣耳如加人而中國之則遂合於禮乎又曰事有小大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以是褒貶垂訓後世爾所謂吾無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征討也其事則微故其書亦略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以晉伐鮮虞為狄之則荀吳帥師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褒貶所繫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或問魯侵宋何也曰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衛侵宋魯又侵宋何也其諸受命於晉乎其諸以諸侯謀復會而宋辭之乎然是役也二卿並書何也此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是時大夫專擅各自帥師而公家微矣是故侵宋之事小而專擅之患大晉景公末年有二大盟會前有斷道後有蟲牢稍能振伯業者二會之力也然蟲牢之盟宋實與焉謀復會而宋辭之何哉其豈非以伯主於行事之間非純出於禮義有不當於人心者乎如齊桓首止之盟鄭伯逃歸未純乎義之所致也

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

或問納幣常事也何以書曰春秋書者三莊二十三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穀云公親納幣也啖子云且居喪娶仇女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云譏喪娶也趙子云又譏使公子納幣也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孫胡氏曰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也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愚案春秋書内女惟於紀叔姬宋共姬特致其詳非無謂也紀叔姬之歸于酅宋共姬之待姆而卒皆有賢德者也是以魯人重之魯史記之為特詳聖人因魯史而紀之亦為特詳隱二年紀裂繻来逆女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莊四年紀伯姬卒齊侯葬紀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葬紀叔姬書紀叔姬之詳如此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衛人来媵九年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来媵十年齊人来媵襄三十年五月宋災宋伯姬卒秋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書宋共姬之詳如此意者魯人以其賢而書之於冊故仲尼得以從而述之爾不然史之所不載仲尼亦安得而紀之乎然仲尼所以紀之者亦有故也其書公孫壽納幣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則譏其使卿也書三國来媵則譏其諸侯一娶不應有十二女也蓋亦因其紀録之詳而得以記其失禮爾

天子使名伯来賜公命

或問不書天王而書天子何也曰春秋書天王者二十三稱王者三而稱天子者二莊元年冬王使榮叔来錫桓公命文元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名伯来會葬及此年賜命是也說者曰桓公弑君而王不能討及其死而又使来錫命成風以僖公妾母用夫人禮而王不責反令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名伯来會葬故皆去天以示貶焉又曰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者也天子者

養天下而主乎恩者也在詩賞善罰惡之事多稱王恩賜燕好之事多稱天子桓公篡弑之賊而来錫命則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有勤王之績而来錫命則失於行私恩故稱天子恩請有以折之春秋書来錫命二王使榮叔来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来錫公命是也来賜命者一賜成公命是也夫錫桓公命固不能行法錫文公命獨為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為失恩錫文公命獨不為失恩乎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使名伯會成風之葬固為非禮宰咺来歸仲子之賵獨非妾母乎王不去天何也說者曰名冢宰所以貶也然則榮叔獨不可貶乎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凡此皆牴牾而難通者也然則如何杜預孫明復皆以王者之通稱過矣或者傳寫誤歟啖助呂本中之言云爾吾從之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或問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君臣之義也来聘来盟書弟則齊年鄭語也帥師書弟則衛黑背也奈何曰說者或曰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一匹夫耳齊侯使其弟年来聘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鄭伯使其弟語来盟匹夫而代諸侯之事也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人之司命而治亂安危之所繫寄之匹夫焉亦已輕矣愚曰此說非也夫既命之盟聘帥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哉其書弟者蓋以見其私耳仁人之於兄弟也固親愛之而已矣然其待之過厚則亦非所以為中觀齊年之子無知僖公愛之衣服禮秩如嫡卒之弑諸兒者無知也衛侯之弟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衍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然則齊年鄭語衛黑背皆以弟書者豈非其寵愛之私聞於鄰國而史册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若夫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陳侯之

弟招殺世子偃師盜殺衛侯之兄繫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又自蕭來奔凡此者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爾一則已厚一則已薄聖人並書於册而兄弟之義著矣

夏四月五卜郊

或問卜郊之屢何也曰魯僭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三卜者一襄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襄十年是也五卜者一成十年是也屢卜而不吉則勿郊可也

公會晉侯伐鄭

或問經書晉侯而左氏云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信乎曰信經是矣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或問瑣澤之會何也曰左氏云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劉敞云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盟何邪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愚意瑣澤之會為伐秦起文耳今年會于瑣澤明年春使郤錡來乞師而後五月暨諸侯伐秦比事而觀之可見矣

公如京師

或問公如京師豈非得禮之正乎曰經書朝于王所為會晉耳成公僖公也如京師者成公也僖公朝王所為會晉耳非其尊周之本心也僖公二十八年如京師為伐秦耳非其尊周之本心也僖公二十八年書曰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此年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春秋所誌可謂微而顯矣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或問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信乎曰非也劉敞論之矣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也非為尊君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石氏曰婦有姑之辭時穆姜存焉與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之義同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或問執稱晉侯何也曰春秋書執多矣皆書人執諸侯亦書人略辭也亂辭也惟此年晉侯之執曹伯書晉侯傳曰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而歸于京師或者疑焉以為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當以春秋書法攷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為非伯討乎晉文之執衛侯亦歸于京師也然而猶稱人者晉文之執衛侯私意也此年之執曹伯討也此所以異其文傳之所言與經意合益足以為證矣

宋殺其大夫山

或問山之不氏何也曰石氏曰殺大夫不氏楚得臣與宋山而已楚夷狄也其略之不備宜矣此蕩澤之不氏左氏則以為背其族何休則以為譖華元發微則以為大夫之未命皆未當也蓋嘗疑其脫耳又左氏載宋華元之奔與子山之殺及魚石之出首尾不實學者更宜詳之

會吳于鍾離

或問鍾離之會吳何也曰晉實始通吳也向也為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成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於是有吳為中國患矣自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於是有吳與中國盟會矣鍾離之會猶以諸侯之大夫也若曰不以中國之諸侯與之為敵也襄五年善道之會猶大夫也戚之會相之會則諸侯實與為會矣雖然以諸侯之大夫會夷狄可也又烏知大夫之自為會可乎哉案春秋會而殊會者有二會王世子于首止是會世子也會吳于鍾離會吳于相于向是會夷狄也說者曰會世子于首止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敵也或曰其言會吳何會吳子也然以經攷之則戚之會昌為不外吳人又何以知吳之為吳子蘇氏曰吳夷末嘗與中國會晉為之合諸侯而會之特書曰會吳于鍾離以吳與會也愚案此說為通蓋戚之會乃

諸侯會而吳人來會故序吳於諸侯之下鍾離之會乃吳未通中國而晉欲會吳故特以會吳為文然則曷為不與首止之文同義曰首止之文曰公及晉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若世子在此而諸侯往會之然尊世子也會吳之文曰叔孫僑如會晉士燮會吳于鍾離是其會晉士燮也為會吳爾

雨木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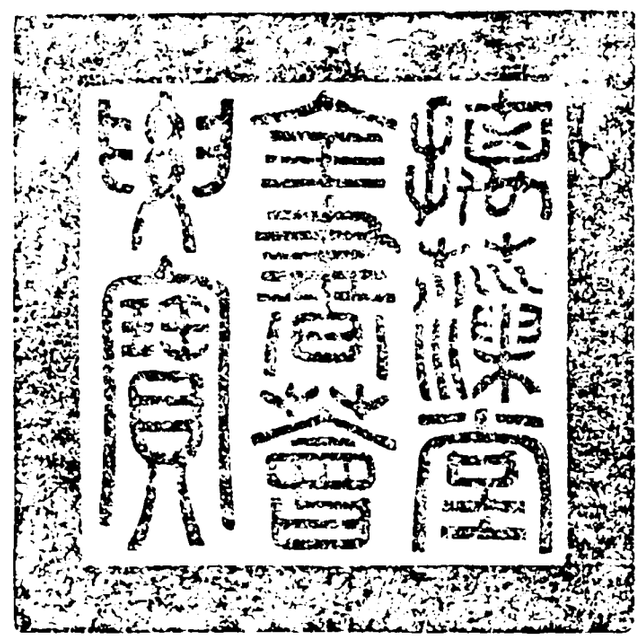
或問雨木冰之義曰文公經說曰成十六年雨木冰穀梁曰雨而木冰也註云介胄之象何休公羊註云木少陽幼君也冰陰凝臣也臣將脅君此乃五行家牽合之說未可信終未見上温下冷之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或問或謂曹伯負芻弒君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次年曹伯歸自京師已而尹子單子會晉侯伐鄭曹伯遂列于會是王縱負芻以成曹亂故是年不書王言王之不王也曰不然是年不書王脫文耳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或問伐宋以納魚石也而不曰納魚石何也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納之者楚子耳非公孫寧儀行父之能為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雖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其諸晉欒盈之儔乎先儒曰以惡曰復入是故魚石不言自楚欒盈不言自齊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五百二十七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七 宋 呂大圭 撰

襄公 城虎牢

或問陳君舉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邾鄫部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然乎曰說亦巧矣然案春秋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者亦鄭不能有之爾此必近楚之地而鄭不能有之是以諸侯城之

莒人滅鄫

或問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之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而立其出信乎曰未可以為信也此直是莒人滅鄫耳立異姓之事未敢盡信

季孫宿如晉

或問左氏曰晉人来討曰何故亡鄫為魯當屬鄫故也信乎曰以經攷之則莒與鄫同預戚之會莒之滅鄫正晉之所當討於莒也而反討於魯何哉恐未必然

鄭伯卒于鄛

或問鄭伯之名何也曰諸侯不生名此其名之者以其卒也與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同從省文也諸侯卒於國都不地此其地者以其不在國也為如會而卒也故



地與宋公佐卒于曲棘同未見諸侯而卒與許男卒于師同此諸侯之例如此而說者徒見其文之異便有鄭伯見弒之說誤矣

同盟于戲

或問戲之盟鄭服乎曰案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之服未可知今以經攷之盟于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于戲之後楚子伐鄭則其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預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會于蕭魚

或問蕭魚之會非悼公之盛乎曰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伯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盟會諸侯儻至向也鄭從楚至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至盟雞澤而陳来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之讎於陳鄭者亦如之是故再會于戚為戚陳也而楚公子貞為是伐陳諸侯於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而公子貞圍陳諸侯於是有鄛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燮則楚伐鄭鄭受盟于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則晉伐之鄭同盟于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来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

鄭近晉而陳近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鄒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服其心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以警其氣然以荊楚方強子囊為政而懍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孫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孫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於會吳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急於會吳者固將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於為撓楚之謀而不知適以啓吳人之釁楚患雖微吳憂方大異時駸駸強盛以至於黃池之會儼然為兩伯以臨諸侯而春秋終矣是悼公之為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為大失者尤在於大夫之專也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鄫嘗預會而聽莒人之滅鄫莒魯同盟而不恤莒人之讒魯進世子光於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要皆未純乎王道者無他急於得陳則不暇恤鄫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至則雖蹐其已服則不暇恤鄫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至則雖蹐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

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

劉夏逆王后于齊

或問劉夏何以名曰任氏曰天子之公當書公如宰周公是也卿當書伯如名伯毛伯是也大夫當書字如宰渠伯糾是也惟士則書名如宰咺之類是也劉夏書名士也

大夫盟

或問書大夫盟何也曰胡氏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專之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圖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所以待後世之意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或問左氏三叛人名之說信乎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三今年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二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也人臣之奔必適讎國欒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南鄙之怨歟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又納其叛人甚矣學左氏者曰求名而亡欲蓋而彰齊豹書盜求名而不得也三叛人名欲蓋而彰者也有此二物足以懲肆而去貪也為此言者以為學左氏則可以為學春秋則不可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

或問九月食而十月又食何也曰石氏曰此年九月日食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也有頻交而日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内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高之時亦有頻食者二年十月十一月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或問宋之盟非弭兵乎曰否宋之盟是天下之大變也晉楚之爭諸侯也久矣諸侯之從晉者楚伐從楚者晉伐天下亦多故矣雖然晉之為中國盟主則自若也宋之會名曰弭兵而以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晉楚更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鄭蔡從楚耳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衛宋均於事楚矣自是再會于虢至申之會而蠻夷之君大合十一國之衆而楚專主諸侯矣故曰是天下之大變也據左氏所載則宋之盟楚實先晉而春秋書晉於楚之上者所以存中國之體也或問溴梁之盟書曰大夫盟言大夫之無諸侯也宋之盟書曰諸侯之大夫不與大夫之無諸侯也此其說失之鑿矣案溴梁之盟中間無他事先序諸侯於其上矣故但曰大夫盟宋之盟中間有衛侯殺甯喜弟鱄奔晉之事故再舉諸侯之大夫此書法也雞澤之盟亦中間無他事而書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何也曰雞澤之盟諸侯不與盟若但曰叔孫豹及大夫及袁僑盟則不辭矣故書曰諸侯之大夫此自書法云爾何必過為之說哉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或問左氏再失閏之說信乎曰劉氏權衡曰左氏云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氷杜氏曰頓

置兩閏以應大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皆不然也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乎此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且必若所云其亂天時多矣春秋何以不譏乎故曰未然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或問杜預謂十二月無乙未信乎曰呂本中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月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係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矣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以為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冰杜預以為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為災而書而孔頴達正義又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係於



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或問天王亦不得專殺乎曰呂本中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孫明復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子殺大夫之文此年殺其弟佞夫以為天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某竊以為明復此言未為知春秋者也夫所謂諸侯無專殺大夫者必稟命於天子也天子無所稟命有罪則與衆殺之非謂殺生自恣恣由己出而謂之專殺也春秋偶無天王殺大夫之事耳或史官脫略孔子無從取書也如使實殺無罪見之簡冊聖人豈肯不書以為世戒之理而以為天子可以專殺大夫而遂不書也使後世暴君有作殺生自恣無所忌憚由明復此言也予故以為明復此言未為知春秋

葬蔡景公

或問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書葬何也曰呂

本中已言之矣呂曰許止蔡般皆以子弑父臣弑君罪惡之極也而二君皆書葬則是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者本無是說也而為之說者又必曲為之義以信其說使聖人之意不明亦聖門之罪人也





春秋或問卷十七

春秋或問卷十八 經部

宋 呂大圭 撰

昭公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或問經書小白係齊則糾不書子忽係之鄭則突不稱國明無二君也而莒之去疾展輿皆係之莒或謂貴賤鈞而後得以爭信乎曰此說非也假使其貴賤鈞亦當有當立者不可以貴賤鈞為辭意者去疾係莒則是去疾長而展輿少也去疾當立明矣然自密州既弑之後去疾即奔齊而莒人固已立展輿矣則其係展輿以莒也亦宜入于莒難辭也展輿雖已立為君而未踰年則猶未成乎君故不稱君而但曰莒展輿耳然則聖人所書莒事蓋兩下爭國之辭也

楚子麇卒

或問楚子麇卒非弑乎曰呂本中曰經書楚子麇卒而左氏以為公子圍弑之至誅慶封則左氏穀梁又載慶封稱圍弑君之語後世緣楚王汰侈遂以為實甚矣三

傳之為經害也趙盾弑其君曰非盾也許止弑其君曰不嘗藥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卒而曰子弑之也凡若此類皆誣偽失實重為經害使聖人之言不明害之大者也陸淳以為穀梁所稱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侯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以此語為街談巷議之說又以垂隴之會鄭公子賦詩左氏委曲誣辭為多此類是也淳之論蓋有未盡大抵公穀之論多街談巷議之說而左氏之說多委曲誣辭也其可信蓋鮮矣學者欲由是而求聖人之意則惑之甚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或問公如晉乃復何也曰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此年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惟二十三年書有疾則其餘乃復者皆晉人辭之也春秋之世以小國事大國無歲不聘無役不從靡敢寧居如此然經書如晉而復者六而昭公居其五則亦足以見昭公之舉動不以禮而自取困辱可知然則為國者亦謹於禮而已矣

暨齊平

或問暨與及之辨曰案定公十年經書及齊平而此年書暨齊平先儒謂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愚曰不然及固我及彼之辭而暨之為言又有強之之意何以言之是時魯方結婚於吳外附強楚倚吳楚以為重是以強齊人而與之平齊亦不得已而從之與宋公之弟辰暨石彄出奔義同至於定公十年及齊平則我及彼之辭也杜預以此為齊與燕平誤矣上文書暨齊平下文書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其驗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爾定十一年奈何以為燕齊平乎

葬陳哀公

或問蔡陳哀公我往會乎曰黎氏曰書蔡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為楚師入據魯豈於其蔡而使人往會之蓋楚師入陳時其君在殯因取而蔡之與莊四年齊侯蔡紀伯姬同彼目齊侯者蓋上文無齊侯滅紀之文故下必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陳孔奐蔡陳哀公皆蒙上文爾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或問楚子虔何以名曰諸侯不生名非失國也非爭國則楚子之誘戎蠻子亦誘之也又何以不名說者又曰以夷狄誘夷狄猶可也以夷狄誘中國不可也此言近也則不名而楚子虔衛侯燬名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得也或曰衛侯使禮至仕邢旣而伐之禮至從國子迎城扉而殺之於外是懷詐以滅人也蔡般弑君父而立楚靈王不能聲其罪而討乃包藏禍心甘言重幣以誘而殺之遂滅其國此二者皆聖人之所甚惡也是豈以中國夷狄而有異乎然則衛侯燬楚子虔之所以名皆衍字耳先儒或謂衛侯燬滅邢之下有衛侯燬卒恐因此而訛遂以滅邢之上亦加燬字此言是也愚謂楚子虔亦恐後儒於蔡侯般之上見其不應名般而不名虔故加一虔字不知蔡侯般之所以名非以罪般也此與胡子髡沈子逞徐子章羽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豁子嬰兒同一例耳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或問納者不宜納也信乎曰春秋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僖二十五年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則趙盾帥師以納之也其書晉人者以其弗克納而略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以楚君之重楚師之衆而納之也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以帥師而納之也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強致之辭此蓋內無有為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耳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觀之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邪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辭也入難辭也納者內莫為助之辭也



有星孛于大辰

或問星孛于大辰亦有應乎曰胡氏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愚案左氏載梓慎鄭裨竈之言則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而明年其言果驗何休註公羊則謂孛彗者埽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較之胡氏之言則又有異故知說春秋而以某事驗某應者皆失之泥也呂本中曰日月星辰之譴見於天雪霜風雨之不時以為民害政事之失當有以取之也故君觀其變以思戒察其祥以改行則災害可息而無危亡之禍其漠然不以為意則禍及之非不幸也聖人詳書以為世戒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其可不致懼乎斯言當矣

葬許悼公

或問許悼公何以書葬曰石氏曰穀梁傳例弑君而賊不討者不書葬其書葬者皆意有所見也如蔡景公以為不忍使失民於其子陳靈公則以為外之討賊蔡昭則以書名為欲蓋而彰一則以不書名為求名而亡如傳例也通於經則不可黎氏曰被弑之君多不書葬者或彼國方有事變雖葬我畏其亂無使往會之豈有賊未討則不書葬邪此二傳妄為之說也且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般未討而固亦書葬邪子觀許悼公弑而書葬者非他蓋變生於內而不及國又般止欲沒其弑逆之迹具禮葬其父我有使往故書葬焉歐陽公論止為弑得其旨矣

盜殺衛侯之兄

或問左氏求名不得之說信乎曰為左氏之說者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邪庶其黥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夫齊豹書盜則曰求名而亡三叛人名則曰欲蓋而彰一則以書名為欲蓋而彰一則以不書名為求名而亡如是用法誰能曉之余以為此非春秋之旨也案春秋書盜五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繫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是也凡書盜者微之名字不著於經也陸淳以為春秋非上卿不書名陳傅良云此齊豹也曷為以賤辭書之奪之司寇則非大夫也理或然也

大蒐于昌閒

或問大蒐禮乎曰胡氏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焉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

知可用也而文公遂伯臨於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蔡侯東國卒于楚

或問蔡侯朱穀梁以為蔡侯東何也曰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此書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為東愚謂穀梁所書疑是又脫一國字耳何者朱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

公孫于齊

或問公孫于齊之義曰胡氏曰昭公以君伐臣曷為不勝乎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無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石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室矣自周東遷天子始失政而諸侯專專自魯隱始自隱至昭凡十世矣自東門襄仲殺惡及視魯國始失政而大夫專專自宣公始由宣至定凡五世矣自季文子武子秉魯以至平子又四世矣此宣公之末年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而未能也自是以來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史墨所謂民不知君何以得國而樂君之有焉是也



闕子家駒亦謂魯君失民季氏得衆之久也政在季氏已四世矣魯君喪政已四公矣而區區稠父而欲同諸大夫去之不亦妄乎此宜其所以見逐也

會于適歷

或問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而晉無討焉何也曰余觀意如逐君昭公在外始依於齊而齊不果納再依於晉而晉不果受卒之客死於外未嘗不歎世道之薄而亂臣賊子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齊二國其意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之為而感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鄆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則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後其為義者始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悠緩而卒不克歟嗚呼世道之薄有自來矣魯桓弑隱者也以許田賂鄭而會于垂公子馮弑與夷者也以部大鼎賂魯而平其亂宣公弑君自立則賂齊以濟西之田而安其位崔杼弑其君光則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及其大夫軍將皆有賂而退其師凡若此類不勝衆矣況夫以齊侯有納公之志而又有毋受魯貨之命盟主為諸侯之會而宋衛皆有利納公之心此豈非其好義之心哉然自申豐之計一行而齊君有惑志季孫之貨一至而小國以難辭三軍在途諸侯在會是區區者乃能劫而奪之畀而止之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歟雖然非徒以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為唇齒相為囊橐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其肯併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宜晉侯之不得以行其志也

春秋或問卷十九

宋 呂大圭 撰

定公　不書正

或問定公何以不書正月曰定公不書正先儒以為昭不得正其終定不得正其始理固如此然以予觀之正者天子之正朔也天子頒之諸侯諸侯受而頒之於其國故於人君即位之始皆書王正月以見其受正於天子也今定不書正月似非正終正始之義蓋是年昭公一年而二君故以先君之末年猶繫之先君至明年而後繫新君之元年此書法也昭以十二月薨則今年之春不得以繫之先君之末年矣而定公又以六月而後即位故今年春不得如他君之例而繫以王正月以比常年書王三月云爾觀聖人所書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所謂公者昭公也戊辰公即位所謂公者定公也則是定公未即位之前猶是昭公之魯定公既即位然後追書今年春皆為定公元年耳此不可以一年而二君也至於公即位之例先儒或以為繼弑君不言即位其或繼弑君而言即位則曰如其意也此殊不可曉皆強為之辭耳觀定公六月即位之例則知諸君之所以書即位者行即位之禮也其不書即位者不行即位之禮爾尚何疑乎

會于召陵侵楚

或問召陵之會卒無成功何也曰余觀召陵之會未嘗不嘆晉之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沈頓胡蓋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蓋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合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令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為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而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會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伐重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案傳則楚子常以囊瓦而失二國

之君晉亦以荀寅求貨之故而辭蔡侯世衰道微是區區者乃能軒輊列國之諸侯而致晉楚之失伯者皆是物也嗚呼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故自是以後前乎此自齊桓以來無特相盟者而盟于鹹于沙則特相盟矣無參會者而安甫之會則參會矣前此晉未嘗伐與國也而晉士鞅帥師侵鄭侵衛又伐衛則伐與國無伯主之體矣及其極也夷狄橫行於中國而莫之制矣故嘗攷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北杏以前是一時也北杏以後是一時也召陵以前是一時也召陵以後是一時也北杏以前諸侯無伯故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北杏以後則異是矣召陵以後諸侯亦無伯故亦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召陵以前則異是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夫伯者王之反也有伯則無王矣名曰尊周而實奪其權北杏以前天下未知有伯也而猶知有王北杏以後天下惟知有伯矣此豈美事哉雖然有伯者在焉則諸侯猶有所附中國猶得以安夷狄猶知所畏是猶幸其有伯也伯衰而諸侯散伯衰而中國擾伯衰而夷狄橫天下益不寧矣是故晉侯吳子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焉

齊人歸田　墮費墮郈

或問或謂左氏穀梁所載夾谷之會孔子之辭皆街談巷議之說以為知聖人也淺其說然乎曰以愚觀之左氏所載似未可不信揚子法言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蓋自漢儒相傳皆有是說似未可非之要之聖人舉事自是與常人別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也夾谷一會而侵疆遽歸豈謂其一言之間遂足以致此哉意其動容周旋之閒有以深警其心矣則夫齊人之來歸田宜也墮三都之事東坡蘇氏為之論曰季氏親逐昭公客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孔子安能以是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攷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說然終莫能違孔子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

之臣得政朞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愚謂竊如蘇氏之說則是孔子為政能咈人情之所難而為之要之聖人舉事雖即諸天理之安而亦未嘗不順人情之欲夫使孔子咈三桓之欲而強欲墮其都邑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克也然則費郈之所以墮者何也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其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以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二家之自墮也於仲尼何與焉乃若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孫之不欲墮耳夫二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動也孟氏聞公斂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動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耳然使孔子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為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或謂史記所載未必得其實孔子為政當在歸田墮郈之時而圍成不克則是女樂既歸之後此說未必然姑記之以俟知者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或問趙鞅書歸何也曰案先儒之說云出稱叛入稱歸叛者逆辭歸者順辭則知鞅之叛非叛也以地正國也所以逐君側之惡人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而不免以叛書者所以為後世人臣不請命於君而擅用兵者之防也至其入國則書歸以見鞅之非逆也或者又曰春秋以法治人而以情恕之先書叛叛惡辭所以誅鞅也後書歸歸善辭所以赦鞅也鞅之出入于晉陽將以禦荀寅士吉射之伐耳其心本非叛君也然邑君之邑也臣烏得而有之故書叛以伸王法及其歸國則是鞅知悔而反逆為順復於為善也故書歸以厚人情先儒之為此論不過惑於書歸之一語耳夫使以

地正國而可則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而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也春秋王法也當誅則誅當赦則赦烏有既誅而又赦之之理若使既誅而又赦之則是非不白善惡不明而王法不行於天下矣況春秋乎愚故曰歸易辭也亂臣以叛去而其歸也無異於善復者以是為晉國之無政刑也



春秋或問卷二十　經部

宋　呂大圭　撰

哀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或問蒯聵何以稱世子曰左氏序蒯聵之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劉原父以為安有此事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予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於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殺母之名而又走入其家豈眞有此事哉愚以春秋攷之則知劉敞之言為得若使蒯聵欲殺夫人則是以子而欲殺母也以子而殺其母則父子之義絶矣出奔不復乃理之宜及其納于戚聖人不應以衛世子書之聖人書之以為衛世子則是蒯聵世子之位未絶也蒯聵世子之位未絶則知其必無欲殺母之事明矣案春秋書世子者三鄭忽蔡有衛蒯聵三者所書一同突雖立

而忽之位終未絕也楚雖滅其父而有之位終未絕也輒雖立而削聵之位終未絕也觀聖人所書之旨則削聵之名不可掩矣

齊陳乞弒其君荼

或問案左氏則陽生使朱毛弒荼而經以陳乞主之何也曰當以經為正蓋陽生之入荼之弒皆陳乞之為也乞不弒荼而立陽生者豈其廢不正而立正哉此固篡齊之兆耳陽生特一亡公子耳何與焉

用田賦

或問用田賦之說曰春秋書變古者三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是也先儒言初稅畝謂公田之助既十取一矣又於其畝而稅之也如是則是公田之外履其餘畝而稅之也如是則四倍於古矣亦恐非也或謂以丘賦一乘為未足故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一人以為兵也然也果如是則四倍於古矣亦恐非也或謂以丘賦一乘又什二而斂其財曰用田賦者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至於用田賦之說先儒或謂宣公稅畝始什二而稅今又什二而斂其財曰用田賦者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至於用田賦之說先儒或謂宣公稅畝始什二而稅今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是一甸而出一乘車也今丘十六井也而同為甲是丘賦一乘也若然則頓增四倍之古法也恐未應遽至此所謂初稅畝只是廢助法而用稅法耳宣公之三十六年書饑七年書大旱十年大水而復大饑十三年螽十五年復螽水旱凶荒相繼不絕則公田之入薄矣於是廢助法而用稅法則歲取十一以為常所謂凶年羞其田而不足必取盈者是也此譏變法之始也故書初作丘甲之說先儒或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是一甸而出一乘車也今丘十六井也而同為甲是丘賦一乘也若然則頓增四倍之賦於理亦未宜然故夫丘甲只是每丘而出一甲士耳一井之間出一丘之賦則是多於常賦十六倍於理亦甚覺達以為使不宜然案左氏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

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貪冒無厭則以田賦又將不足愚謂丘賦者即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也所謂以田賦者蓋於丘賦之外又計田而出賦也田出稅丘出賦初稅畝則無寬弛之法稅且重矣作丘甲則有益兵之擾賦又重矣今曰用田賦則是丘既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田出稅矣今又出賦所謂取二也然賦有二有軍賦有財賦四丘為甸甸出革車一乘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耳孔子謂計丘而出軍賦矣則又不應計田而出財賦也要之重賦爾

## 螽

或問冬十二月螽左氏失閏之說信乎曰案左氏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以是為失閏之故然觀今年書十二月螽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然則何以書紀災也

##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或問春秋書吳事但書曰吳而已而書吳子者三何也曰其來聘則以吳子使而書之也以其與我接也戰于柏舉則以蔡侯以吳子而書之也書吳子則吳楚敵也會于黃池則以晉侯會吳子而書之也書吳子則吳晉敵也凡皆著其強也或以為吳能辭尊稱居卑稱則誤矣抑愚讀公會晉侯及吳子之言而有感焉春秋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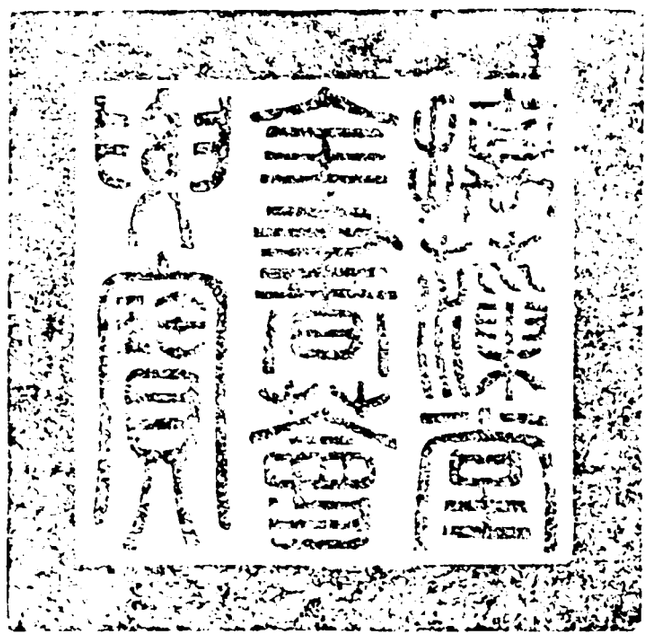
託之魯者以魯有可以至道之資故也齊桓首倡伯業而魯之君獨遲遲而不會豈非其趨向之近正邪當時之善覘人國者不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則曰周禮盡在魯矣是魯之君臣猶知有典禮也中國之有伯雖王道之不幸也而猶世道之一幸也不幸而有楚而猶幸而有晉又不幸而有吳焉楚夷也吳愈夷也愈夷而愈為中國患此正中國之諸侯之所宜同心勠力以附伯主而庶幾其足以息夷狄之鋒以為中國之防可也晉

既不足以宗諸侯而開門延盜以来被髮文身之吳於中國者乃在於周公之子孫禮義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逞其志於中國者魯也會于黃池而使之偃然與晉伯為敵者亦魯也不惟依吳以為國而又導之至以陵中國之諸侯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絶矣是故春秋於是終焉斯義也先儒偶未之及故發明之以俟知者



# 春秋或問跋

傳春秋者幾百家其說大抵以褒貶賞罰為主蓋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也惟朱文公以為不然今其載於門人之所紀録者略見一二獨恨未及成書耳廣文呂先生加惠潮士諸士有以春秋請問者先生出五論示之咸駭未聞因併求全藁先生又出集傳或問二書蓋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辨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申預聞指教不敢秘與朋友謀而鋟諸梓庶幾廣其傳云時寶祐甲寅正陽之月門人元公書院堂長何夢申敬跋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五論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三十一

春秋五論

宋 呂大圭 撰

論一

春秋之作何爲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爲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別也真僞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強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爲盡反王制而失人

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綴畝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絶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爲深切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義或未辨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真僞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萌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



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爲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己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爲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爲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爲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爲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出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

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聖人因而明之則固自有犁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孟子斷然以爲有一治之效蓋具有見乎此矣使先王之紀綱法度既已蕩然不存天子之禮樂征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僅不泯者獨有人心是非之公理耳而又顛倒錯亂貿貿不明則三極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而存乎此固春秋一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於制賞罰之權而綏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爲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也彼徒見



夫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不書氏或書氏於是爲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爲是也非以私諸已也夫子以魯有可以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賞

之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祚嗣也賞罰之權天子不能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爲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失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





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脩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以得而知之矣

## 論二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此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

號爲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奔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子或書侯或書伯夷狄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



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



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也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家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去其天則將以是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弒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侯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弒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

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有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成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氷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





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係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爲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繕閱三時而大工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蜚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

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雹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爲不敬已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已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



書日見之然以是謂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日而後月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荊再書楚已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漫盛矣魯肸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于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漫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曹蔡先衛伐鄭則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強弱也會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内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之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

爲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正甚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 論三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爵號爲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書弒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






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繫而曰衛侯之兄繫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爲春秋之達例孰爲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爲其大旨有三一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荊而後書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

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齒繫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皐之弑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賤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鞏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如後世諸學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之間雖其所紀事實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如後世諸學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

## 論四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

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讎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絶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絶望矣由是而上則爲西周由是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横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爲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弑其君齊自是爲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王不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三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各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

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廿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號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鄢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荊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後則名氏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氏也于後則有生而名氏著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于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會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



## 論五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

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迈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薦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者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爲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爲與聖人同者矣公子結媵婦逾盟公羊曰

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棊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讎爲大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



君如武帝臣如儒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舉其二而何休之繆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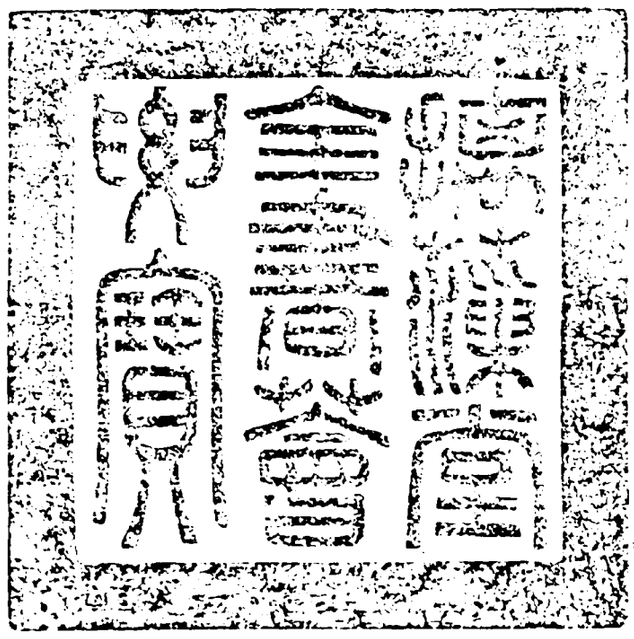
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之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而凡地震山崩

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紀灾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春秋五論

校覆官檢討臣季學錦

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綱領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讀春秋序

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爲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若夫子因魯史脩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陋儒曲學以史而觀春秋謂其間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略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爲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爲一時記事之書也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衞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衞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

而累數十言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辭大率皆子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絶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史也聖人修之則爲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蚓蝸伏乎堁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深責也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說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鄙陋所聞具列于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無補於時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春秋詳説目録
卷首
序
綱領
卷一
隱公上
卷二
隱公下
卷三
桓公上
卷四
桓公下
卷五
莊公上
卷六
莊公中
卷七
莊公下
卷八
僖公一
卷九
僖公二
卷十
僖公三
卷十一
僖公四
卷十二
文公上
卷十三
文公下
卷十四

卷十五
宣公上
卷十六
宣公下
卷十七
成公上
成公下
卷十八
卷十九
襄公一
卷二十
襄公二
卷二十一
襄公三
卷二十二
襄公四



卷二十三
昭公一
卷二十四
昭公二
卷二十五
昭公三
卷二十六
昭公四
卷二十七
定公上
卷二十八
定公下
卷二十九
哀公上
卷三十
哀公下

臣等謹按春秋詳說三十卷宋家鉉翁撰鉉翁號則堂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龔璛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成此書自瀛寄宣托于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今考宋史本傳元兵次近郊鉉翁方為祈請使留館中聞宋亡不食飲者數日改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則是書信為北遷以後所作矣鉉翁之說以為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其或詳或畧或書或不書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宏綱與旨絶出語言之外說之者要當探得聖人心法之所寓然後參稽衆說而求其是故其論平正通達與廢傳解經祛舊說闢私論者殆不可同年語非孫復諸人所能及也況其立身本末亦宋季之錚錚者因其人而重其言則是書不可不亟錄矣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集傳詳說綱領

宋 家鉉翁 撰

原春秋託始上

或曰黍離降於國風詩亡然後春秋作自孟子以來有是言矣然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之季年歷孝惠至於隱而春秋始作其故何歟曰是其爲說多矣杜元凱以爲平王東遷之始主隱公讓國之賢君考乎其時而相接者此一說也近代儒先有以爲天王不天之讎也平王因父讎而得國不思人君之位天位當下賜諸侯之妾春秋因是而始或又以爲春秋爲桓王而始不爲平王愚以當時之事而觀是數說猶未能盡得聖人之意蓋讓雖美德隱公不當讓而讓以此召亂非聖門之所深取而賜妾特一事之失非一經所以始也以爲爲桓不爲平尤非確論蓋春秋之作所以垂王法於後代明君臣之分正亂賊之誅乃王法之大者是故春秋以此始魯自隱公而降臣弑其君弟弑其兄妻賊其夫篡弑之事比世四見聖人爲此隱憂故因魯史而修春秋首正王法於亂賊孟子知之故其言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聖人託始於隱之意也雖然春秋天子事也明一王法以示後世爲魯而始亦爲周而始也幽王死於犬戎之禍固有以自取而平王者乃幽王之太子母子被讒見逐逃奔於申申侯其舅也爲之結援犬戎伐周而殉其君於是平王乃得立申侯犬戎皆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平王因父讎而得國不思人君之位天位也已以元子纘文武成康之緒殆天所與夷狄亂臣何有哉而乃銜得國之恩廢復讎之義律以盾止書法平王何以自容於覆載之內三綱淪九法斁莫甚此時聖人於其始年猶望其有志復讎以伸天下之大義義明本正而後有以大服人心振起頹綱號召海內而平王因循苟且終不能以此自厲而成申戎甫忘親戮讎揚水之刺興焉故夫子於序詩則降黍離於國風於春秋則始隱之元年平之末造始於隱

所以誅魯國之亂賊始於平爲其忘親奬讎絶滅天理不子不君鄰於亂賊之事聖人爲萬世王法春秋作焉春秋爲誅亂賊而始夫復何疑不寧惟是衛州吁弑桓魯翬弑隱宋督弑殤鄭突篡昭皆春秋初年事方伯連帥不能奉王命以討亂賊而宋魯齊鄭更會諸侯興兵以定篡賊之位反道敗常略無所忌聖人於鄰國之二討陳討衛賊蔡討陳賊屢書以奬之於與國之四逆明法以誅之四逆謂宋魯齊鄭不但誅討亂賊而又併其黨賊怙亂者加以斧鉞之戮將使天下後世之爲惡者無復黨與以成其惡此又春秋撥亂反正遏人欲存天理見之始年者也孟子謂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眞知言哉故嘗謂非聖人不能脩春秋惟孟子能知春秋



原春秋託始下

或曰子謂春秋託始於隱所以討亂賊也而隱桓之弑春秋皆諱而不書其故何歟曰史官諱之而春秋爲之白之也夫弑君之賊非其國之大臣世卿則貴介公子之用事而有權任者彼弑其君而自立爲君或爲政於國史臣能舉其職而正其罪者幾人哉趙盾之弑董狐書之崔杼之弑太史書之董狐僅自免而太史之死者三人乃克書則爲史官而正亂賊之罪者亦難矣魯桓之弑隱弑君而自立爲君也文姜之弑桓敬嬴之弑赤弑君而樹其子爲君也又有賊臣爲之羽翼強國爲之外援史臣欲正其罪必將以死爭之乃可而魯無董狐南史之直則亦爲之諱之而以正斃書矣故隱桓之書薨魯史爲權臣諱耳及聖人作經欲直正其罪則爲播魯先君之惡故因其已書而示微意焉隱之死不地不葬桓之死曰薨于齊又曰夫人姜氏孫于齊赤之弑曰襄仲如齊子卒而隱桓赤之弑狀乃白此出於聖人之特筆者也杜元凱謂實弑而書薨者史策所諱謂魯史臣諱之而

春秋因之雖因之而實正之也春秋爲萬世立法以誅討亂賊爲首務臣而弑其君豈容盡爲之諱乎而近代諸儒乃曰魯史官固直書其事聖人隱避其惡而修之曰君薨烏乎君不幸見弑史官既書之於策稍正賊臣之罪而春秋又從而削之聖人亦何心而爲此哉每見近代諸儒不以明白正大而求春秋務以迂迴曲折而求春秋顯者或索之於隱直者或揆之以迂聖人修經之旨反因是鬱而不通蓋春秋書法雖有微辭奥旨之所在至於命德討罪賞善罰惡



春秋之心猶帝王之心也似不必專以隱奥迂曲求之也或又曰子般閔公之弑賊既討矣舊史猶以不弑書何哉曰子般閔公之弑公子慶父哀姜爲之也前之史官既爲魯桓文姜諱後之史官踵其書法而書之亦有所憚而不敢直正其罪耳慶父雖死子孫用事列爲三家世秉政於魯史官不以弑君書固其所也慶父之奔哀姜之孫則聖人爲之白之以著其所聞所見裁而正之書某弑其君某此春秋書法所以加於亂賊者也夫豈舊史書之聖人爲之諱之乎此外又有國君以弑死而春秋書之曰卒如鄭伯髡頑之類蓋有深意存焉而非所謂隱也又有舊史得之傳聞非弑而以弑書如許世子止之類聖人因之以垂人子事親之法復爲之葬之以釋後代之疑是則春秋微辭奥義之所在學春秋者所當深致其思諸儒人自爲見有不必惑也或又曰子謂春秋以誅

亂賊而始吾既聞其說矣春秋所以終亦可得而言乎曰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也田恒弒君孔子沐浴而朝告哀公請討之公不能用是歲春秋以獲麟絶筆矣蓋魯大亂君以弒死者四世春秋所以始齊大亂君以弒死亦三世田氏因以篡齊而春秋終矣故曰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

原夏正上

寅卯辰爲春寅爲歲首此百王不易之正也虞夏而上春首寅歲首寅天時王正兩得其正自商人以建丑爲歲首周人復以建子爲歲首而百王之正與二代之歲首始判爲二夫子行夏之時欲正與時皆以寅爲首革二代之歲首而從百王不易之正此夫子平日之志故筆之於春秋曰元年春又曰王正月春之下著正以見天時在是王正在是垂萬世不刊之法也前乎此未嘗無史而紀事者年之下未必皆書時時之下未必皆書月乃今以時繫年以月繫時此



夫子修春秋特立爲此法以見歲必當首寅以爲春春必當首寅以爲正春在是正在是夫然後爲正此夫子所以行夏之時也或曰夫子無其位而革時王之正其可乎曰否春秋王法也當因而因當革而革所以垂王法於後代然春秋之法亦不外乎文武成王周公之法周雖建子爲歲首不過發號施令自此而始而周家所以揆時授功者夏時夏正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也以爲周家變易



四時以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蓋自羲皇肇立人極仰觀天運之常俯察氣化之變分陰陽以序四時而春秋冬夏之位以定十二月之次以立皆因其自然之理非聖人以己之私智而爲之區別也以窮冬爲春而非生物之候也以夏爲秋物之方長而未成也以秋爲冬而歲功未畢欲閉藏而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亦虞夏聖人之心其欽若天道敬授人時

一而已矣夫豈變易四時貿亂寒暑而曰吾以是新民聽者哉蓋歲首者特以發號施令而正月則以紀年授時歲首可改正月不可改也見之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爲歲首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又如臨卦之彖辭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臨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蓋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而言當二陽之浸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以臨觀相爲反對云爾此卦下之辭文王所爲是時商人以丑爲歲首而文王之彖惟從夏正此商家月次不易之明證也周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一月者建寅之正月也春大會于孟津者夏時孟春建寅之月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先儒謂商人建丑爲歲首故避正之名而謂之一月理或然也孔氏乃以一月爲建子之月其意以爲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夫豈知改正朔者不過更其歲首春秋冬夏可得而變易乎十二月次可得而紊乎又考之詩及二禮其義益明傳注不足惑矣詩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者夏時也小雅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詩與周頌臣工維莫之春者皆夏時也臣工之詩乃諸侯助祭及暮春遣之歸國告戒之辭也



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言暮春則當治耕作之事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也而鄭氏箋詩乃指周之暮春爲夏之孟夏則四時爲之易位其舛豈不甚乎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指夏時而言也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令之季冬也若以爲周正十二月

今之孟冬水始凍冰未及堅冰可藏乎內宰仲春詔內外命婦始蠶夏仲春也若以爲周之仲春今十二月而可蠶乎天官正月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者亦夏正正月也而傳乃以爲周正建子月此一時而從周從夏之不同其實正月布治者亦夏正也論者謂周公將行夏時故其見之周官者如此特其書以遭變未及施用於當時耳又如禮記月令一篇純乎用夏時者也王肅蔡邕皆以爲周公遺書呂不韋稍加傳會以行於世實則周公之書彼不韋豈知爲此乎汲冢書者不知何所從來要之亦古書也其周月解時解訓等篇四時中節大率與月令相似且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又有嘗麥解曰成王四年孟夏初謁宗廟乃嘗麥於太祖若以卯月爲孟夏安有麥可嘗乎必如鄭孔之說錯亂四時變易冬夏則所謂分至啓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不與天



氣物化相應吾知商周聖人必不爲此也雜記載孟獻子之語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一節乃漢儒記禮者傳聞之誤耳愚於中篇辨二至二分正謂此蓋古有冬日至夏日至者未聞有春日至秋日至者也今指周正建子爲春爲正是春而日至也其可乎又指周正建午爲秋爲七月是秋而日至也其可乎二至既舛二分亦隨之而舛必將以夏正十二月半爲春分六月半爲秋分陰陽可得中乎寒暑可得平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然也又如魯論曾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爲夏正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意猶凜既非春服可成之候其浴其風皆不當在此時則此暮春非夏時而何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云者本言修治橋梁必在冬深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涓水先涸也輿梁必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至是時乃可施工云耳傳者引夏令爲證則非本旨此又月次不易見之魯論孟子者也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長歷以從左傳於訖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辨乎此迨河南程先生謂春秋假天

時立義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一以夏時周月爲斷時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爲謀夫子春王正月之意果若是乎嘗竊觀程子之意似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見行夏時之意但春秋有年之下書時而紀事者如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之類自舊已然蓋史失其月僅著其時而春秋因之耳聖人之意正謂周家以建子爲歲首降而至於衰世王正不修歷紀廢壞民聽惶惑有以冬爲春以春爲夏者如絳縣之年號童之謠百姓於二代之正莫知所從故修春秋行夏時之義及五經所言商周時序月月其不然歟蓋左傳目王正爲周正本非確然一定之論後人以元凱爲之長歷而歷法有未易知者故依違而不敢議而不知歷務遷就以求其合唐人善歷者固嘗非之謂日子或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曲爲遷就故閏月相距近者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如是而求合果何益於經乎或曰然則用夏正泝而上之至春秋之世可得合乎曰天運有常有變只如日月之行雖云度數一定不能不稍有盈縮有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頻食者故自古無不差之歷是可以定數求乎元凱務遷就求合周正卒不得合每爲之遁辭曰此經誤也此歷誤也後人捨五經之明證而從事於歷固當有一二合者然得諸此而遺諸彼合於前則爽於後是亦偶合而已矣是故窮經者不必論歷詳著其義於中篇

右述春秋行夏時之義及五經所言商周時序月次不改夏時之明證

## 原夏正中

言春秋用周正者左氏傳也羽翼左氏之說爲之歷以傳於後者杜元凱也愚未能學歷豈敢輕議前人之非然欲發明夏正之說不容已於言也僖公五年左傳書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記者以爲周正建子

之明證此乃傳之南至而非經之南至豈得置而勿論乎夫閏法自虞夏以來未之有改也歷家置閏率以三十二月爲準而長歷自僖元年閏十一月至五年閏十二月相去凡五十月不與古歷術同此杜氏曲爲遷就以求合傳五年之南至是歲南至實不在此月何以言之所謂冬日至夏日至者乃日行極南極北之驗未聞春之首秋之初而可以至言也今左傳於此年春書春王正月日南至是以建子月爲孟



春春而日至古有是乎春可以書日南至秋可以書日北至乎二至既舛二分亦可從而舛乎左傳於分至啓閉每謹記而備言之今既以子丑寅爲春則必以午未申爲秋四序分錯中節皆隨之而叅建子月立春則建丑月可得爲春分乎建午月立秋則建未月可得爲秋分乎春秋分本謂晝夜等寒暑中今以窮冬盛夏爲春秋分晝夜可得而均乎寒暑可得而中乎推是以往天氣物化悉皆舛叅愚不知孔鄭謂



商周變易四時者至此何以爲之說乎此以歷而言也考之傳文左氏自不能固守周正之說每每雜引周夏正以揆一時之事而杜氏曲爲說以通之有終不可得而通者聊舉一二以釋學者之疑隱三年左傳云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麥秋之言禾其爲夏時固宜而杜氏乃以此四月爲周之四月以此秋爲周之夏謂是芟踐成周未成之禾麥何其用意區區若此乎晉伐虢圍上陽問之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童謠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左傳以周正紀事卜偃以夏正釋童謠從左傳乎從卜偃乎卜偃生於當時世典晉卜若周家以建子爲正月卜偃何爲以十二月爲夏正之十月乎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士文伯以歲考之定爲七十三歲老人蓋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夏正建寅之正月朔至襄公二十九年夏正十二月爲二

萬六千六百六十日爲歲七十三而左氏乃載此事於三十年之三月則老人乃生於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而非正月甲子至是七十有四矣籍令老人隱者誤舉夏正師曠士文伯博極精詰不當與之俱誤周家以建子爲正而二子以夏正計老人始生之歲必無是也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有食之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用正陽之禮故經以是爲譏爾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乃夏正之六月奚疑杜元凱求以通周正之說乃曰以長歷推此六月朔乃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此借歷法之不可知者以爲遁辭非經意亦非左傳所以立例之本意是不可無辨也又如城築興作之事或以地利所在而書或以輕用民力而書左氏一以周正爲斷曰此時也此不時也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夫以水昏正爲興作之候者傳例也以周正而言此十月乃夏正之八月是時北方七星何由昏正而左氏乃以城平陽爲得時而書則十月乃夏正而非周正亦明矣左傳自不守其周正之說後先矛盾不相爲同後人乃依違避就而不敢改遂使春秋夏時著義蠻而不揚愚竊恨焉學者知左傳之訛則孔鄭杜之說可以坐判夫然後可與言春秋矣請即經之正文而緊論之夫冬而烝禮之常也春秋常事不書桓八年正月書烝五月又書烝再書之以譏烝之不時矣十一月而烝亦其時矣而春秋之正月乃夏時之正月而書烝謂其過時而書豈得反以周禮仲冬之田而證春秋正月之烝必指春秋正月爲周正建子月謂春秋以一歲再烝而書不以不時而書





以時穀梁子似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說其言曰烝冬事也而春興之夏又興之春秋所以譏胡文定又引周官大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爲建子月其可哉周禮仲冬固是夏時十一月而田維其時矣十一月而烝亦其時矣而春秋之正月乃夏時之正月而書烝謂其過時而書豈得反以周禮仲冬之田而證春秋正月之烝必指春秋正月爲周正建子月謂春秋以一歲再烝而書不以不時而書

若然則春秋於夏五月一書烝以譏不時可也正月之烝既得其時又何以書爲哉桓十四年八月辛未御廩災乙亥嘗八月而嘗時也常事不書此所以書爲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所以譏爾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今而告災不知戒懼且不易粢盛而嘗春秋是以譏公穀二傳皆同而孫泰山胡文定乃謂此八月乃周正之八月乃夏正之六月六月而嘗不時所以書失春秋繼災書嘗示警之意矣嗟夫烝




之不時者以爲時嘗之時者以爲不時不過以證夏時冠月周正紀事之說而非夫子平日行夏時志也且以春秋所書寒暑災變而言於夏時大槩可通其不可通者小有疑而未定焉耳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記異也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爲異僖十年冬大雨雪書冬不書月且加以大字記是冬寒氣大盛屢雪之爲災耳若以此冬爲八月九月是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安有連三月之雨雪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乎此夏正之冬何疑乃若書無冰而皆在春以冰政不舉而書耳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冰開冰與之略同春秋於桓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三月書無冰皆爲冰政不舉書以譏之耳書螽有在夏秋者爲其賊苗而書有在冬者則以陽氣不斂蟄出爲災耳哀十二年冬書螽十三

年冬又書螽皆記異也窮冬汔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爲異大矣左傳乃託夫子荅季孫之語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春秋爲記異而書豈爲歷乎宣十五年秋螽而冬蝝亦謂之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者謂周七月爲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爲災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今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言也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謂歲



終計公私所儲當而言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際乎此春秋所書寒暑災變合於夏時者也外是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例而通要以不害於大體之合皆具述於經本文之下生乎千載之後而尚論千載以前事容有未能盡合者質之聖人而無悖考之五經而可證斯可謂之合何必盡求其合而後謂之合乎必欲變易四時錯亂分至以從周正之說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或曰如爾所云詩書易二禮皆用夏時則周人固知夏正之爲正矣而周家猶建子以爲歲首何哉曰周禮一書成於周公之手始終皆用夏時而前輩以爲中年遭變未及施用於天下故其間制度與當時所行多不能同使其書獲施用於成王之世吾知周公亦併歲首革而從夏時矣夫子之道周公之道也夫子之心周公之心也學者以是求之後此而秦建亥爲歲首年之下繫之以冬十月而春正乃在一歲中彼務與古爲異而四時十二月次猶從夏時而不敢變豈有三代聖人而貿亂四時紛革月次曰吾以是



新民聽者哉

右述春秋所書烝嘗災異合於夏時者及辨左傳雜引周夏正初無一定之說

## 原夏正下

頃年里居客有持天台商季文正朔變來示者乃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以子丑寅爲春以建子月爲正月諸儒有取其說爲之序其首愚竊惑焉夫變易四時以從二代之正朔此孔鄭釋經既往之誤前輩

辨之審矣季文果何所見更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而爲此然則顏子爲邦之問夫子夏時之訓皆虛語乎在南方嘗爲之辨前二篇所言是也今復疏爲下篇以盡前義季文謂夫子將作編年史以一歲不可爲兩冬故特出聖意以子丑寅爲春以建子月爲正月吁有是哉古之史虞夏商周是也紀年紀月紀日者有之而年之下不皆紀時也或有書時者槩一時而言如秋大熟未穫之類未詳其月故止書時惟



春秋以行夏之時故特於年之下紀春而後紀月以見正必在寅而後爲正夫豈爲兩冬之避乎季文又指左傳書事在冬而謂魯舊史以元年十一月書公即位孔子作春秋以公即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之末兼一歲不可兩冬故不得不改正朔是又不然春秋書元年者國君即位之次年因魯史之舊文也書公即位者春秋所以垂王法也禮國君始立稱子不稱君必先君既葬請命於王王命之爲君然後始君其國周之既東此義頓廢父死子立即以國君自居甚者以篡弒得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敢問而人倫幾於埽地故聖人明王法以正之於元年春王正月之下而特書即位或不書即位以見其得國之正否故有上不稟命於天王內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以正之亦有弒君賊自立與爲弒賊所立則書即位以絕之春秋十二公書即位而無貶者五公耳春之與正固皆夏時斯乃春秋垂世之法夫豈爲即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



而革冬爲春以循之乎季文又指左傳書事在冬而春秋書於正月者以證其革冬爲春之說不思經傳之相符者千百其不同者二三豈得以二三之不同而致疑於千百之同乎今以經後於傳者爲聖人革冬爲春之證其有經先於傳者又將何說以處之乎此乃傳疑傳信之有異或諸國來告之遲速故書有先後豈得據此小疑遂謂聖人革冬爲春冬之不可爲春猶寒之不可爲暑傳註考之未精先儒辨者已

衆而季文更謂夫子特出新意以冬爲春其誣經也豈不甚哉其說本無深解專取杜歷以爲據依謂其間有與春秋命歷序相符者歷之爲藝解者絶少然亦未有久而不差之歷命歷序者術家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明歷者考其蝕朔不與殷歷合以爲漢哀平間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也季文亦未嘗精通歷術學僻而論怪初不必爲之辨以一二老學爲之序引若有取焉恐其浸傳易以惑人故復著之下篇云

右辨商季文之舛

明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者所謂五始也然是五者或因魯史之舊文或出聖人之新意書元年魯史之舊文也書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子特筆所以垂王法於後代讀春秋者所當首辨也人君即位之始年曰元年初見伊訓愚意夏商以前堯舜而上莫不以即位之始年爲元年其來遠矣但元者始乎物者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所以始萬物君道法焉是故體元居正天子事也諸侯居人臣之位而得紀元是僭天子之元其可哉愚以爲三代盛時必無此制王道衰而國始自爲元矣夫子魯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存魯之元年無以紀事非謂魯得紀元而特爲之書元年也元年之下繼之以春行夏時也正月之上冠之以王大一統也大一統者正所以革諸侯外夷之僭制爲公羊之學者推致師說乃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受王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其意謂春秋與魯以紀元則魯當繼周而王故得用王禮此黜周王魯之說所從之始也愚以爲出於何休之推致未必皆公羊之本旨公羊知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必不至以魯爲周謬誕不經至於如此蓋公穀傳授不爲之書至漢者雖授學於瑯門高弟皆口以傳於世有失真者矣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休因是以爲王者謂降公爵爲伯新周云者謂以周爲王者之後比宋爲新其意謂魯得紀元故爲此說謬誕不經豈聖人意哉

或又變易四時以春之三月爲子丑寅之三正爲其爲二代之正故皆加以王字尤非知春秋者也夫子志行夏時豈有今日修春秋而併舉三王之正者乎當周之既衰天下無王夫子作春秋以垂一王法所謂一王法者百王公共之法非時王法也夫子抱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無位以行其道故託經以書春王正月公即位爲夫子之特筆明乎此則識經意矣或曰子謂春秋行夏之時爲夫子平日之志是垂世若曰後有作者必如是乃可以王天下云耳夫豈魯之云乎亦豈周之云乎或曰如子所言王非謂魯也亦非謂周也亦非謂三代之王也而春秋以王繼春而加於正何哉曰豈惟加正蓋加乎春之三月也謂夏正寅卯辰正月有可書之事則以王加正月正月無可書之事則以王加二月二月復無可書則以王加三月止於春而不及夏者所以正夏時之春也春正而三時皆正矣此春秋奉天時垂王法大一統之義也黎氏謂春秋書王特以繫一時之事以爲書春書正皆魯史之舊文何其忽歟繼春加王乃春秋一大條貫其義甚博可易言哉若夫書公即位固正始也繼有以書即位爲正始者有以書即位爲貶絕者簒賊書即位有以不書即位爲譏斥者其微辭奧義隨事而見殆未可以一律觀也大率書元年爲魯史之舊文書春王正月公即位爲夫子之特筆明乎此則識經意矣或曰子謂春秋行夏之時爲夫子平日之志是固然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云者即位於夏之正月乎周之正月乎周之諸侯而以夏正即位其可乎曰周未嘗以建子爲正月吾固辨於前矣公即位者春秋所以明王法非舊文也魯君固於柩前即位矣今踰年而書即位者春秋因其紀元而正其即位之禮何周正之有哉禮國君始立稱子於其國不稱君也必先君既葬類見于王王錫之命命之爲君夫然後正名體以君其國臣子其民迨周之衰諸侯放恣

父死子立不俟踰年即以君位自居春秋爲是譏故於魯君即位之明年因其僭紀元而正其即位之禮立以正繼以禮先君既葬夫然後許之以即位若立不正則不書即位繼故而立則不書即位明王法以正之也其有弑君賊自立與爲弑賊所立則書即位以絶之絶之於名教所以大誅黜之也此春秋行法之始事特出聖筆非因魯史之舊也魯十二公得書即位者八公而八公之間桓宣二篡以賊絶而書定爲亂臣所立書不以歲首亦貶也隱不書即位正之也莊不書即位有深旨存焉是豈魯史官所能及哉彼不明此義而謂魯君於明年正月始行即位之禮者幷矣故魯君立未踰年而卒者皆書子諸侯立未踰年而預於會盟亦書子觀夫立未踰年而書子則知既踰年而書即位春秋所以垂法之意矣或曰此諸侯之事也王者正始之義同乎否乎曰自天子至於諸侯立未踰年皆不得以君位自居也是以先王立制君諒陰百官聽於冢宰王命未得通於天下春秋於悼王之立書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其卒也書王子猛卒此天子立未踰年不以君位自居之明證若乃體元居正以即位之踰年爲元年則王者之所獨異乎諸侯之事蓋始立稱子不稱君天子與諸侯同踰年正始大一統天子與諸侯異

評三傳上 公羊 穀梁

聖人之作經也其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門人高弟蓋得之難疑答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至暮年復以授其門弟子公穀氏其最著者也以爲派出子夏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興其門人裔孫始集所聞爲傳前史訴其傳授由漢而上達乎洙泗具有本末其大條貫炳如日星三代而下有國有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法而公穀所傳也當漢家盛時經生學士立乎人之本朝決大謀議往往據依公穀其有功於世教甚大其間固有擇焉而不精

謂祭仲逐君爲行權衛輒拒父爲尊祖妾以子貴得
僭夫人之類則其流傳之誤也然使後人得知春秋
大一統之義内京師而外諸夏内中國而外夷狄尊
王抑霸討賊扶善以存天理而遏亂源皆自公穀發
之而何休治公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范
甯治穀梁而知穀梁之非視休爲長此則何范之優
劣也自是而後衆說蜂興每觀諸儒議論於二傳之
是者則置而不言或掠之如自其口出於二傳之非
者則毀訾無遺力直謂傳爲可廢吁經與傳固並行
者也聖人作經初不期後儒爲之作傳然經必有傳
所從來遠矣春秋傳肇自聖門高弟迄於漢興其事
則左氏紀之其宏綱奥旨則公穀傳焉不觀左傳無
以知當時之事不讀公穀無以知聖人垂法之意彼
謂三傳爲可束高閣者夸言也非篤論也愚於春秋
取三傳之能得聖人意者列之篇端傳有不能盡兼
採諸儒之說諸儒所未及者然後述其鄙見不敢因




人之所長又從而毀之也

## 評三傳下 左傳

昔者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始者春秋魯史並傳於
世學者觀乎魯史可以得聖人作經之意其後立春
秋而戰國魯史散佚不傳左氏採摭一時之事以爲
之傳將使後人因傳而求經也左氏者愚意其世爲
史官與聖人同時者丘明也其後爲春秋作傳者丘
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生後洙泗而其淵源所漸有
自來矣故有經著其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
終雖未能盡得聖人褒貶意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之行事恃之以傳何可廢也齊太史子餘曰天其以
夫子爲素王乎蓋言無其位而託王法以行其誅賞
也後人因謂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以其能輔翼
聖經垂之來世耳但其書雜引諸國史及以所聞附
而益之往往近誣而失實兼其書不出一人之手前
後自爲矛盾學者以是惑焉漢儒謂公穀之傳自子

夏惟丘明親見聖人在七十二弟子之列然當時皆口傳授不爲之書至其子孫門弟子始述其若祖若父若師之意以爲之書故雜以秦漢間官名制度此說得之矣吁使左氏不爲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近世有科場小生專排左氏妄以己意揣摩當時事而爲之說進取之士利其新奇可以中舉文之程度相與宗之其蠹春秋誤後學甚矣學者觀乎左傳取其有補於經者而革其舛誣可也一切盡廢而從陋儒揣摩之說則春秋罪人爾



## 明霸

邵子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又曰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愚謂邵子立論高矣美矣而五霸之行事實未可以槩言也孔門所謂霸齊桓晉文而已矣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說者以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爲五一說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爲五邵子所云功之首罪之魁謂衰周之五伯愚以爲是五君者功罪不同復有夷夏內外之辨殆未可以槩言也蓋齊桓晉文則中國之諸侯以尊天子攘夷狄而爲號者楚莊則夷之僭王而爲中國患者也桓文用心固未必純乎爲善而楚莊則志乎僭純乎利與中國爲水火者其處心行事可得與桓文同日語乎蓋春秋未嘗輕與諸侯以霸尤不輕與夷狄以霸歷觀



二百四十二年夷夏內外之辨至爲嚴謹未有以夷狄而霸中國者也後儒爲傳義所惑謂春秋與楚莊以霸而桓文與莊襄穆並列爲五此愚霸辨所以作善讀春秋者宜知所去取矣當周之既東號令賞罰不行於天下楚僭王楚首叛鄭莊王之卿士而侵犯王略鄭又叛王人子突救衛五國敵王而納朔諸侯大率皆叛矣幸而齊桓者出仗義尊王內正諸華外卻戎狄天下始復知有王晉文踵其行事德雖小不

及功則過之方是時天若不生二霸則蒼姬之卜世殆未可知也夫子論齊桓晉文之謫正未嘗及秦宋楚及修春秋於二霸之行事有褒有貶有激有揚權衡衮斧若造化之無私也秦穆固賢君而其功烈不及於中夏特以不吝改過爲聖門所取不以霸言也宋襄者當齊桓之既歿晉文之未興能抗夷楚而敵之故春秋於鹿上之盟盂之會長宋而賤楚與其有志於中國望其能霸而卒無所成君子無以議爲也




及若楚莊則夷之傑者觀兵中原問鼎之大小推其無忌憚之心將何所不爲是豈可與齊桓晉文俱以霸稱乎若曰桓文爲功之首楚莊爲罪之魁庶乎其可也外此則有繼其父祖而霸者焉晉襄也晉悼也襄能保文公之業幹父用譽者也悼得國羣卿之手假之以權漸至不制復以媚悅其卿者媚悅諸侯之大夫鄭人弒君於會明知而不敢問衛人逐君立君不惟不討又從而寵奬之甚至諸侯在會而與大夫




爲盟既亂已之君臣復亂人之君臣於是諸侯之大夫並起而抗其君霸國紀綱自茲始壞徒以襲鄢勝楚及修春秋於二霸之行事有褒有貶有激有揚權之餘威復借援強吳以牽制夷楚楚內懼於吳不暇與晉爲敵僥倖少安何霸之足言左傳備載晉國詒史率多訣辭後儒窮經不具眼雷同稱譽甚者謂悼優於文愚每爲憤歎用不能已於言自是而後有若平昭頃者庸闇不君舉霸業而遜之夷楚中國愈不競至於晉定卿權益尊霸政埽地不復能主夏盟矣




齊景公在位日久當晉政衰亂楚焰中撲有可霸之機而其才其志皆不足以有爲桓文之業至是始俱替夷蔑夏臣千君強吞弱大併小春秋降爲戰國胥爲夷矣外此又有夷狄之霸於其國者吳闔閭夫差也吳本太伯之後而甘於爲夷同楚之僭闔閭猶有攘楚一節之可書夫差用兵不戰自底滅亡然以削去僭名自同列國故春秋於黃池之會特示奬進與晉俱書然亦正其始封之號而已矣春秋所謂霸齊

桓晉文之二君餘不錄也或曰若子所言春秋未嘗輕與人以霸而孟子乃謂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其旨同乎否歟曰春秋主垂法孟子主明道命德討罪春秋教也貴王賤霸孟氏教也當孟子之世王道益遠士論益卑扶而植之其用力與春秋同功其言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公平正大足以盡王霸之實後之立言者累千百不能及此也讀春秋者試以是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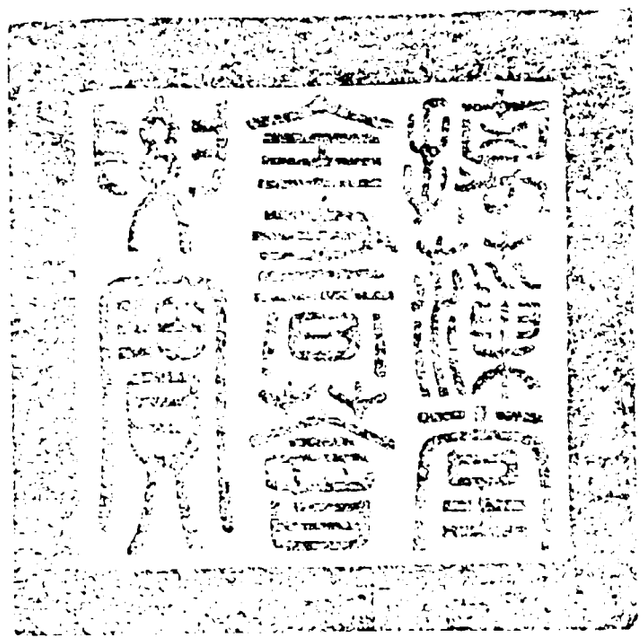
## 明凡例

聖人之經有常法而不可以定例求也自三傳以來諸儒百家不原書法而不可以定例求也自三傳以來聖人之意每以凡例而律之因名以求其貶因字以求其褒害義實甚如孔父荀息仇牧與其君俱死於難春秋之書之錄死節也杜氏於孔父則曰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於百姓故以名書於仇牧則曰不警而遇盜於荀息則曰從君於昏故皆名之夫荀息固當有責而孔仇大義凜然無瑕可指徒以書名之故強求其罪豈聖人錄死節之意哉又如祭仲爲宋所執脅而盟之使歸逐君以不容於死公羊乃以爲春秋賢仲是以字而不名此書法而觀罪實在仲蓋強臣外交鄰國逐君立君罪人誅亂賊之本旨乎又如洩冶直諫而死春秋之書之以著陳之亂亡肇於殺諫而杜氏以爲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是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其名是直諫死者不爲春秋所貴必緘默自全乃爲春秋所貴乎名之與字本不可深辨傳者妄宰渠下聘逆人則貶之僅見者也天子宰以名書如宰咺賵仲孫云者褒之僅見者也不可以此律春秋之常法且名之與字千載之下本不可深辨傳者

貶此說經之大弊也又如大夫卒或日或不日盟戎盟諸侯或日或不日諸侯遇弒與夷狄君之遇弒或日或不日公穀所謂月以謹之日以信之者皆拘也春秋褒貶初豈在是然亦有因月日而寓譏貶如公伐宋一月之間貶人之師取人之邑又取其邑非書日無以見其爲暴又如御廩災甫三日而遂嘗非書日無以見其爲失禮若此之類則爲因日以見義以此盡律其餘則不然也又如會盟征伐或書爵或書人有書爵而爲褒者有書爵目其人而貶之者有夷狄僭王書爵而正其本號者不專以褒也有書人而爲貶者有書人緊國人而言者有夷狄預於會盟始進之而人之者不專以貶也若因爵而必求其褒因人而必求其貶則貿亂取與而失之矣凡書及者皆爲貶故有攘夷安夏脫民左衽大有功於中國亦強求其過以應王兵之例者是豈春秋勸功沮罪之意哉春秋固無義戰而彼善於此權度存焉豈容不爲別白若霸王之治夷狄與夷狄之憑陵諸夏一皆以爲非義而貶之則叛國之兵夷國之兵霸國之兵混而無別春秋書法果安在哉又如救之一字有中國諸侯爲夷狄所侵暴而盟主救之此善其能救也有中國諸侯叛華即夷盟主伐之夷狄救之是其爲救豈春秋所與乎又如次之一字有觀釁之次有逗撓之次及之一字有以尊及卑之及有降尊從卑之及有兩微者會之爲及有我欲之爲及入之一字有入而弗有之爲入有入而遂有之爲入是數者其事不同其例可得同乎又如猶之一字僖三十一年書不郊猶三望言魯人僭郊之非禮既不郊而猶三望可已而不已也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言閏不告朔之爲失禮猶幸其能朝于廟

此一猶字而于僭郊閏朔所施不同其可以例觀乎又如同盟二字自于幽而始本以褒其能同然有天王崩未幾日而諸侯會盟而書同盟者有王人與諸侯偕盟而書同盟者則譏也而可以例言乎或曰謂之變例可乎曰變例云者先儒求以通其例之不可通者耳而愚也竊妄謂以變例而求春秋不若以常法而求春秋蓋春秋屬辭比事之書也或聯書以著其義或累書以盡其義有一歲而始終惟書一事者有一事而歷數歲屢書以見其義者學者欲求聖人之意必反復究觀而後能有得苟執例以求經是猶有司者執例以廢法其可行乎或又曰書法全同其不可以爲例乎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有書法全同而不可據以爲例者有書法雖異而可以爲同者若以書法同異而律春秋抑又拘矣此事之不同而不可以例求也又有時之不同而不可以例觀者焉如會盟征伐之事在桓文未興以前諸侯各自爲會擅兵相侵皆貶之也及桓文既興則有尊王室內諸夏以爲盟會者有奉王命而伸霸討者春秋猶有取焉逮至定哀之間晉既失霸齊宋魯鄭衛動兵相侵其無道干紀復有甚於春秋之始年者聖人皆所不與凡見之書法皆貶也此所謂時之不同而不可以例言者也既各述於經本文之下復著其大略於篇首俾觀者先有考焉

春秋集傳詳說綱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三十三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一　宋　家鉉翁　撰

隱公上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惠公繼室以周平王四十九年立

元年

元年者因魯史之舊文也或曰諸侯紀元古歟曰非古也人君即位之始年書元年天子事也故曰體元以居正諸侯人臣也受命於天子以君其國居位之年可一二數而不可以稱元年也王道衰而諸侯國自爲元諸侯之僭也曰春秋書元年其與魯以紀元乎曰不與也夫子魯人因魯史而脩春秋不存魯之元年無以紀事非爲魯得紀元而爲之書元年也故下文即書王正月以正之正朔必自王者出諸侯人臣必無紀元之理其著義甚明也爲公羊之學者亦知惟王者然後改年立號但不當爲黜周王魯之說怪誕不經學者不必爲之惑可也詳著其義於綱領明五始

春王正月

春者何夏正之寅卯辰也正月者何建寅之月也王正月者何著百王不易之正在此建寅之月也前此作史者未有書年書時而繫之以正月者至夫子脩春秋年之下繫之以春春之下繫之以王正月夫子所以行夏之時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行夏之時聖人平日之志三千之徒惟顏子得聞其義及晚年脩春秋以夏時冠篇首垂百王不刋之典以示天下後世聖人之意若曰歲必首寅以爲春春必首寅以爲正春在是正在是而後爲正也左傳不達此旨釋之曰周王正月自是以來孔鄭說經皆承此之誤汨亂四時變易冬夏至謂子丑寅爲春建子爲正月左傳誤於前鄭孔誤於後杜元凱注左傳又承此二誤既不能改復撰爲長歷以證之失聖人行夏時之本旨矣愚嘗考察詩書易二禮凡言春者皆寅卯辰也凡言正月者皆夏正正月也商周之歲首雖用子丑而四時十二月次無不同也左傳雖誤釋王正爲周正然傳所紀載從夏正者八九從周正者一二以是知周人四時十二月次皆從夏正其建子爲歲首者特以爲發號施令之旦天時不可得而紊也分至啓閉不可得而汨也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況春秋王者之事當因而因當革而革斷自聖心垂法於後其行夏時者特王法之一事耳蓋自羲皇繼天立極因天道之循環定一歲爲春夏秋冬因日月之交會定四時爲十有二月建寅爲春首建丑爲冬終乃天地自然之理非聖人自以已意爲之區別也自是以來歷幾千萬年迄堯舜禹皆同此四時十二月次所謂百王不易之正也商革夏而建丑周革商而建子不過以是爲歲首而新民之視聽非所謂正月也或曰如五經證據周人既知夏時之爲正胡不革歲首從夏時而於正月之外復立以歲首何哉曰周禮之經月令

之篇先儒皆以爲周公遺書中遭流言之變未及施用於天下其間命官布政大率皆用夏時有以見周公之心即夫子之春秋即周公之行事前聖後聖其揆一耳使周公之經而得施用於當時則夏時之行已久有不待春秋爲之革之矣或者重難余曰子謂春秋行夏之時是固以其理而言耳今以歷術沂而上之至於春秋之世其得合乎曰凡治歷者莫不遷就以求其合得諸此或遺諸彼合於前則舛於後杜元凱撰長歷改變閏法以求合周正有七十餘月而置一閏者猶不得合則以經誤爲言學者窮經惟理是從歷法有不必泥也或又引近代儒先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爲春秋冠周月以夏時之意但夏時周月有不得並存也時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爲謀聖人行夏時之意果若是乎經有時之下無月而繫之以事者以爲夏時乎以爲周月乎此則窒而未通者也春秋本行夏時似不必他爲之說學者知五經之明證而左孔鄭杜不足爲之惑夏正可坐判矣只如秦人事不師古先王法制埽地殆盡然於四時十二月次猶循其舊史記秦紀年之下繫之以冬十月而春正乃在一歲中彼建亥爲歲首而四時十二月次皆從夏時而不敢改也蔡氏書傳辯此一節極爲精詳其言曰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死九月葬先書十月十一月繼書七月九月知其以十月爲歲首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史氏猶仍其舊書元年冬十月皆歲首改而月數不改之明證傳者乃謂周家變易四時十二月次以建子爲春正月由考之未精爲異說所惑焉耳其詳具見綱領

公不書即位

春秋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垂法後世義各不同隱公不書即位惟穀梁得聖人之意左氏所紀亦事之實也穀之說曰公何以不書即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敢爲公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何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欲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愚謂此春秋垂世之法穀梁子得之孔門高弟述之爲傳千古一大條貫也案魯惠公元妃無嫡子以禎祥之故歸于魯非夫人非繼室與衆妾何以異若以先後爲崇卑則聲子實貴於仲子隱公聲子之子也長且賢桓公仲子之子尚幼隱當立奚疑意惠公早年立隱之志已定及至莫年溺於私愛有意屬桓穀梁子所謂邪志之未形者也使惠公果若廢長立幼必託之大臣如晉獻之欲立奚齊謀之鄰國如齊桓之欲立孝公而隱公亦將見屏於外矣今咸無焉則穀梁所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是也位乃隱公之位何嫌何疑乃欲爲此讓今日而考仲子之宮明日使營菟裘務爲矯激之行反以啓賊臣悖弟之姦春秋所不與也故不書即位以正之亦以明公欲讓之志穀梁子所謂成公志者是也雖成公志不與公以讓也非謂父欲與桓而隱之立不當而貶也左氏謂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聲子爲繼室攝主內事而隱公於序爲長當立者也又嬪御以次攝治內事不得再娶聲子攝內主者也仲子以手文爲異曰爲魯夫人則非惠公立之以

爲夫人也又曰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則奉之欲以爲君者隱公也而非惠公立桓以爲太子左氏所紀皆得其實但謂隱爲攝則非耳夫堯老而舜攝攝者爲君之漸也周公位冢宰相成王踐阼而治非攝也未聞君位而可以攝言也蓋隱公志在乎讓亦猶宋宣公不傳之子而傳之弟是所謂讓而非攝也未聞既居君位而可退就臣位者也公羊則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立子以貴不以長又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流傳之誤衰世弊俗有欲立嬖妾子爲君必曰子以母貴尊妾爲夫人必曰母以子貴往往以公羊籍口其誤後學爲甚此則三傳之得失而穀梁之義無以加矣或曰胡氏從伊川之說謂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王諸大夫扳已立而遂立故春秋絀焉不書即位今子從穀梁之義無乃與胡氏背馳乎曰上不稟命於王春秋諸侯固皆然矣若隱公者乃讓國之賢君非有心於得國者使



貴母以子貴流傳之誤衰世弊俗有欲立嬖妾子爲君必曰子以母貴尊妾爲夫人必曰母以子貴往往以公羊籍口其誤後學爲甚此則三傳之得失而穀梁之義無以加矣或曰胡氏從伊川之說謂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王諸大夫扳已立而遂立故春秋絀焉不書即位今子從穀梁之義無乃與胡氏背馳乎曰上不稟命於王春秋諸侯固皆然矣若隱公者乃讓國之賢君非有心於得國者使



無父命彼肯冒然以君位自居乎善乎穀梁之言曰已探先君之邪志欲以讓桓則所謂立桓者乃惠公未形之邪志未嘗以此屬之大臣託之鄰國曰當以允爲嗣魯之社稷桓焉得而有之隱探厥父未形之志欲以讓桓是所謂矯激之行夫豈與春秋諸侯乘時竊位者同日而語謂之內無所承上不稟命非所以加於讓國之君也聖人存心忠厚而況魯之先君有善可書而貶黜同於衆人必無是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此春秋書盟之始事也穀梁子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春秋不與諸侯之相爲盟也論者引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天官玉府夏官戎右及曲禮涖牲曰盟者以爲證反以穀梁爲迂愚謂當周道之盛明推至誠以相及未施信而人信之何至引鬼神要盟詛而後足以斬人之信盟詛必非文武成康盛時事縱或有之亦在周道之既衰

諸侯不睦而後有盟盟于王庭且不可而況諸侯自爲盟者乎周禮後出以爲周公之書而其制度典章與五經孟子所言不同先儒固謂書成而未及施用於天下者也要之二禮之書雖皆帝王成法聖賢格言然不免雜以漢儒附益釋經者所宜謹擇如盟詛之事斷斷乎其非古無可疑矣然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爲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爲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奬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爲其近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爲盟各爲其私計則春秋之所惡于蔑以後于詭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篡朋凶怙惡濟虐復要鬼神以爲之盟誓是謂天地神明而可以邪辭干也此盟之尤無忌憚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譏也不惟譏盟譏其始即位而爲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四鄰撫百姓豈無他事隱公即位之初惟此爲先務春秋之書之示非所宜先也春秋常事不書細故不書



必有所關係而後書以後皆準此魯君以侯爵而書公論者以爲因其僭爵愚以爲公者諸侯在國之通稱亦猶大夫之稱子非爵也何以言之周家盛時齊魯諸大國固有稱公者齊之丁公乙公癸公魯之考公幽公煬公皆生以爲名歿以繫謚不自東遷始矣若魯侯僭爵稱公春秋必將爲之正名必不仍其僭遂以公書之也自是五等諸侯歿而皆稱公者因其存時在國之通稱而繫之以謚也亦猶大夫之有文子武子懿子宣子簡子之類皆以謚繫子夫豈僭爵而稱子乎愚以子非子男之子而知公非公侯之公耳及字之義穀梁曰內爲志也公羊曰會及暨皆與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愚謂及字之義所施不同春秋有以尊及卑之及此及邾儀父盟與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有兩尊者相爲及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是也有兩微者之及及宋人盟于宿是也有強



國之大夫以卑伉尊而爲及者及高傒盟及陽處父

盟是也要當隨事而觀以求聖人之意公穀一斷之曰内爲志我所欲則拘矣魯望國也何求於附庸小國今即位之始及儀父爲盟必非魯有求於邾此儀父願自附於魯或修先君之好而求爲此盟耳推是以觀其他可以類見必以例拘恐失聖人褒貶之意書名書字傳者皆以爲褒貶所關而名之與字實有不容不辨者及儀父盟傳者曰書字所以褒也儀父在當時初不見其可褒之善或曰附庸之君未得列於諸侯故稱字以爲別蕭叔朝公是其例也然莊五年邾犂來來朝亦附庸也而傳乃以爲書名邾之於邾同所自出均爲附庸其後皆以預齊桓會盟之故得封爲子邾與小邾是也儀父以書字之故說者謂春秋褒之犂來以書名之故說者謂春秋夷之儀父無可褒之善犂來無可夷之惡大率書父書仲書叔即以爲字否則皆以爲名因字而求褒因名而求貶此說經之一大弊也然亦有名字顯然見之經傳如



公子友之歸高傒仲孫湫之來春秋書季子高子仲孫云者則褒之僅見者也若夫冢宰以名書則貶之僅見者也不可以此律春秋之常法各辨于後綱領中已著此義今復隨事見之盟不於國中而必以其地者兩相下之義也意周家中世以後有盟於王庭之禮其後愈衰諸侯自相爲盟各去其國都而爲會盟莫適相下故也迨桓文之興其權力雖足以號召諸侯然不敢盟於國都而必以其地者懼其儗於王故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穀梁曰段者鄭伯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賤段而甚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存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其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公羊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

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左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愚謂穀梁之說忠厚惻怛處人道之變者不可廢也然三傳公穀以爲鄭伯實殺其弟故責鄭伯也重左氏謂叔段出奔而未死故責鄭伯也輕以愚觀之段實未死彼專責鄭莊而恕段者非通論也春秋二百年國君以母弟故而召亂者多矣見於始年則晉文侯之弟成師及鄭莊之弟叔段是也成師挾父之愛以陵其兄刼其兄之子而受封於曲沃曲沃浸以盛強晉國浸以微弱昭孝哀三立而三見弒至於武公遂篡有晉國禍亦烈矣段之京猶成師之曲沃武公篡弒之禍不旋踵而作矣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蓋交責之去公子所以誅段目君所以貶鄭伯愚觀曲沃之篡而知鄭莊克段亦有不容已者蜀人木訥趙君春秋說有曰鄭莊及叔段均爲名教之罪人而段爲重論者皆甚鄭伯而恕段段何可恕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兄雖不兄弟可以悖逆邪予段之說本於序詩者之誤後學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辭皆刺段也而序詩者乃曰刺莊也是兄不可以不兄弟可以不弟也聖人責臣之過常重責君之過常輕非苟加輕重也長幼之分也尊卑之義也分義定而天下定吾不信鄭伯之罪重於其弟木訥此論頗得經意故備錄之或曰胡氏推行伊川之意以爲鄭莊內忌叔段故與之大邑縱使叛逆失道然後討之春秋推見至隱故首誅鄭莊之意如子之言訥之說其與胡氏異乎曰春秋之用法亦平其心而已矣方鄭莊封叔段于京以其母故耳請制弗與請京而後與之此時此心亦豈有殺弟之意而曰與之大邑縱使失道以至於叛然後以叛逆之罪討之無乃失當時之事實乎據傳叔段得京之後收貳以爲己邑繕甲兵且將襲鄭夫然後不得不討莊不克段段則克莊彼成師之封於曲沃亦豈晉侯有以稔其惡而甚其罪積習之漸

遂至於此邪善讀春秋者觀聖人用法之心罪未形而曰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此秦所以毒天下而謂聖人爲之乎胡氏解經多有此病讀者謹之或曰如子所言鄭莊其無過乎曰君人者制與奪者也與奪在我而使人得以請之請之而遂與之則將何所不至矣曰姜氏欲之不與則傷慈母之心則將若何曰否鄭莊始也從母之命封段于京彼以是爲孝卒之以段之故誓母於潁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孝安在哉使鄭莊於請制請京之時裁之以義諭之以禮感之以誠子其所當子勿子其所不可子則段不至於逆公不煩於討而鄭無事矣吁惟知孝弟之道者而後可語之以此愚於鄭莊何責



襄二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 餘義見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或曰君之爲天義見於經其來遠矣而前乎此未有以天子爲天王者春秋之始稱之何歟曰天之爲天人皆知其尊而無二上也君之爲君人皆知其尊而無二上也惟夫有儗乎君者而後天之名始立周之盛時外薄四海以迄于遐方殊俗知有王而已矣至於衰世乃有夷狄而僭王號者焉乃有諸侯而僭王章者焉春秋首明大分以天加於王示天下所共主而其尊不可以上此春秋正名之先務也然亦因以寓褒貶焉故書天所以明分去天亦所以示貶此以天王之尊下賵藩妾貶也何以猶書天乎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咺所以責也宰爲王下賵責宰所以責王也使而非宰則其責乃在王矣周官有大宰小宰宰夫三傳不抗言何宰至劉氏而其論始定劉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宰天下者莫名今而名以此見責之最備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

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無貶不可也或曰此隱元年春秋之始年也見之書法者數事而已是歲魯乃諸侯之國豈無他事而春秋所錄僅止此何歟曰錄其可以垂訓於後者耳於惠公之妾非也隱將讓桓母爲惠公之嫡室而赴于周致天王爲之遣使下賵春秋書以譏之譏周也亦責隱以夫人赴于周周以夫人之禮賵于魯而春秋書曰惠公仲子不與仲子以僭夫人之稱也或曰春秋不與仲子以僭夫人而與成風以僭夫人何邪曰僖公尊其妾母成風爲夫人隱公尊公子允之母爲夫人其事異也聖人亦非謂成風可以配先君妾母可以爲夫人蓋以僖公夫人之文公以夫人卒葬之夫子於魯先君之母不容黜其僭號是以因舊文而書曰夫人及秦人歸禭則仍書成風以正之此春秋書法用之於魯不得不然者也或曰成風之卒之葬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使召伯來會葬榮叔召伯何以無貶曰榮召非冢宰之官六卿之長其責視咺爲輕王不稱天則榮召之貶從可知謂之無貶不可也或曰此隱元年春秋之始年也見之書法者數事而已是歲魯乃諸侯之國豈無他事而春秋所錄僅止此何歟曰錄其可以垂訓於後者耳於克段著人道之變明兄弟之義於賵妾垂正家之法明嫡妾之分於祭伯來謹內外之辨而元年正月之下即書及邾爲盟譏非初政所宜先惡當時諸侯之汲汲爲盟耳推是而觀書法之詳略可得而知彼謂春秋爲斷爛朝報者惟不知此義故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義已見今年三月

穀梁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意林以爲此公及宋人盟不書公恥公之及宋人盟也愚謂公及宋人盟不書公及強國之大夫盟則諱不書及晉處父盟之類是也罪在晉故爲公諱公及小國之大夫爲盟則不諱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事在魯故不爲公諱宋

雖非弱小之國而亦非如晉人挾其強大俾其臣盟
魯君以屈辱之者也案左氏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
黃公立而求成盟于宿魯欲之也稱及稱人兩微者
之爲盟也或曰兩微者之爲盟春秋不書此何以書
曰譏也春秋始年世道雖降然尤重先君之怨不肯
輕於相下甚者尋兵於易世之後尋兵者固非而乞
盟於怨國者亦非也隱公父喪未終而乞盟於先君
之怨國寧免忘親之嫌我欲盟而彼僅使其微者至
則無盟可也及之盟是以譏則將何如曰息民保境
無爲戎先國君繼世之先務也何以盟爲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羊曰來奔也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
之辭也穀梁曰來朝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
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其來朝也祭伯周
之卿士不稟王命而自以其私至於魯書祭伯來惡
其外交也公羊云王者無外穀梁云人臣無外交皆
公子益師卒

春秋之義天子諸侯内卿大夫崩薨卒皆書示尊卑貴賤莫不有終也然而或日或不日舊史記載之有詳略而非褒貶所係左氏以爲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公不與小斂而日者公孫敖叔姪叔詣公孫嬰齊是也穀梁以書日爲正不書日爲惡有罪惡顯著而日卒之者公孫敖公子牙仲遂季孫意如是也惟公羊之說近之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本謂愈遠則不得其詳故有所見所聞何氏乃以爲恩有厚薄義有淺深辭有詳略則拘矣聖人作經垂王法於後代魯子孫之於父祖曾高恩固有厚薄而春秋筆削公天下不爲此而厚薄也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不特卿佐之卒爲然事在春秋初年者與中年不同事在春秋中年者與末年不同以是而求庶乎近之矣

或曰卿佐之卒不書其官而惟書公子公孫何邪曰孫泰山以爲惡世卿者是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博選賢能請于天子而命之周室衰微此制遂廢魯之叔仲季臧皆公族也春秋不書其官而惟書公子公孫者譏也外之世卿何以無譏曰外之爲卿者猶有他姓間厠其間惟魯純公族故直書公子公孫以寓戒焉耳

二年春

穀梁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木訥不然其說愚謂元年書正而不著其事欲見隱公所以不書即位之意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恐當如穀梁之說不然何以十年皆不書正月乎

公會戎于潛

此春秋内夏外夷之始事也戎狄以號舉示不得與中國諸侯均敵也書公會戎譏隱公以望國之君與戎特會非所當會而會也國君即位之次年不聞朝京請命受服兄弟甥舅之國亦未得交相見而以會戎爲首務又春秋之譏也春秋凡書魯事皆備載其

實不加貶斥而義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禹貢五服之要荒周官九服之有蠻夷鎮蕃所以辨內外也而春秋之世蠻夷戎狄錯居九州之內民皆王民土皆王土其君長皆王臣也而外之同於殊俗可乎曰此正春秋所以辨內外也中國者禮樂政教法度之所從出乃有外王而自同於夷者錯居於侯服之內故自周公以來懲荊舒斥徐戎截淮浦不使得志以侵陵上國其爲後世之慮深矣迨至春秋之世魯比於



戎晉鄰於狄齊旅於夷彙連族興日以強盛考其派系之所從來有姜姓之戎姬姓之狄甚者如吳如楚如越皆稱明德之裔而僭王大號以夷自處聖人因而夷之明內外之辨以示其別辨其紊乎內者而九州以外荒服殊俗不期正而自正矣木訥趙君屬春秋之老手而其言乃曰爲僭會之說者不度時論勢而責人以難魯與諸戎有疆場之交幸其不以戈戟相春而惠然尋會魯何辭而拒之吁此以利害談春秋夷夏內外之分安在哉若曰文王之事昆夷大王之事獯鬻其時不同其事不同未可以律春秋趙君生於紹淳之世目金朝之強盛姦臣小人不恥事仇以和戎爲至計邪說鄙論淪浹骨髓入人也深老師宿儒至用是釋經誤後學爲甚是以不能忘言非敢僭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春秋諸侯擅相侵伐之始也曰伐曰侵曰圍曰取曰入曰滅皆貶也所以異其名者以其用師有小大淺深奇正之不同耳凡伐人之國入其國都毀其廟祊遷其重器是之謂入春秋之所甚惡其罪下滅國一等然入有二例有入之而遂有之者宋入曹魯入邾及下文入極之類是也有入之而不有之者衛入鄫鄭入許魯入杞之類是也入之而遂有之蓋滅國也此莒人入向左氏謂莒子娶于向姜不安莒而歸莒子入向以姜氏還則其入也志在於復其去妻

未必遂滅其國故春秋書入而不書滅及宣四年公伐莒取向終爲莒所併但此役也入之而未取其取之又當在此後愚於春秋書入不書滅而知之耳或曰此莒君入向其書人何哉曰貶也夫婦人倫之始國君所與共承祭祀刑家以治其國者也姜不安於莒自必有故莒子當知所以自反今也遽以兵入人之國都而奪其去妻以還此非還妻之道也終又因以滅其國爲賊倫害教非中國所宜有春秋書人夷之也莒自是終春秋之世見稱東夷其禮先亡矣義又見是歲鄭人伐衛

無駭帥師入極

此魯滅國也書入不書滅爲內諱滅國也然有以入書者爲有以取書者爲以入書此及昭七年入邾是也以取書成六年取鄆襄十三年取郚是也惟僖十七年滅項直書詐季氏擅兵也故不爲魯諱公羊曰無駭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愚案隱桓莊之大夫不書族者無駭也彊也挾也柔也溺也彊以弒君去族示貶宜也無駭入極固當有貶未應與逆人同其科蓋無駭挾柔溺皆大夫之未賜族者春秋初年大夫未賜族者猶多故皆名而不氏或曰有罪去族與未賜族者皆無別乎曰春秋比事而觀乃見聖人之意暈在隱之世則去其族者凡再明爲隱之罪人也在桓之世則加以公子之號以其與桓同惡也此有罪者所以異於未賜族者也公羊目無駭爲展公之子稱公子公之孫稱公孫公之曾孫不言曾孫而命之氏蓋有當氏而未氏者必世其官或爲大夫然後有氏及春秋中年無不世官無不命氏權移於下國君孤立矣餘義見無駭卒仲遂卒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盟義已見元年三月

魯望國之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春而會戎秋而盟戎既爲特會又爲特盟春秋一歲再書所以貶

也蓋盟非盛世之美事中國諸侯不能恪守王度擅相爲盟固春秋之所惡而況望國之君與戎特會特盟虧削國體紊王制內外之辨尤春秋之所不與書公及戎盟不加貶斥而義自見是之謂非所當及而及此春秋書魯事之凡也及戎之及又與及儀父及莒人之及異矣此一及字要當隨事而觀以求春秋之意胡氏曰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謹之也愚謂胡氏此義可以施于此一時而不可通於他日或日或不日見於會盟者多矣春秋褒貶初不盡在是也不特會盟爲然凡書日不書日不皆褒貶所係也然亦有因書月書日而見意者不以例言也如十年公會齊鄭伐宋六月壬戌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一月之間敗人之師取人之邑書日以見其殘暴謂之非貶不可又如桓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災甫



三日而嘗譏其不易災餘非書日則其義不見故耳外此或日或不日因舊史而書不皆褒貶所係二傳以是爲拘不必惑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此外逆女始見於經者卿爲君逆也公羊子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逆也穀梁子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諸侯親逆之所本也伊川謂親迎者迎於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迎婦者乎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伊川之說得用禮之中此書逆女重大昏之始未必專責親迎裂繻不稱君使則公羊子所謂昏禮不稱主人以存廉恥之節者也有母則稟命於母無母則稟命於諸父兄俾稱之以行古之義也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所以稱使無母也無母而自命可乎或曰

諸侯臣其諸父兄故不得稱不得稱而遂專行其可乎愚謂使諸父兄請命于宗廟遂稱之以行禮之權也宋公使公孫壽非禮也公羊此義授之孔門不可廢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春秋於內女之出適紀載特詳所以明人倫正婦道何穠列于二南是其義也婦人謂嫁曰歸其所從來遠矣泰六五帝乙歸妹雖天子女下嫁亦以歸言而況於諸侯卿大夫願爲有家人道所從以始是故言歸然必公女或姑姊妹爲諸侯夫人其尊乃曰歸否則不書其書者皆譏苫慶宋蕩齊高固皆譏也義見又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于蔑內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也內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爲盟也穀梁曰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耳此經疑也

鄭人伐衛

左氏以與裂繻逆女連文子帛又類裂繻之字而曰爲魯故所謂傳聞異辭也春秋大夫無加於諸侯之禮孫泰山亦以爲闕姑置外盟義又見三年十二月齊鄭盟于石門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者左傳以爲惠公仲子謂元年歸賵爲豫凶誣矣公羊以爲隱公之母亦非也仲子聲子均非正嫡仲子不得稱夫人聲子烏得而僭小君之號彼成風敬羸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僭名以尊其妾母春秋不得而削非春秋與之以此名也隱公不以君位自居故聲子無僭名此子氏者從穀梁義隱之夫人也陳止齋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嫡庶義明則桓非太子君臣分定則隱非攝主隱不以夫人喪其妻故不敢葬穀梁曰不葬從君者也隱弒賊不討故君與夫人皆不書葬合穀陳而其義備

此春秋書伐之始征伐天子之事而春秋諸侯專之罪也然有早歲之爭伐齊霸未興以前是也有晚歲之爭伐晉霸既衰以後是也惟中歲之爭伐有奉王命而討不庭者齊晉二霸之師是也春秋與之以霸討襄貶隨事而見學者諦觀書法而求聖人垂訓之本旨則春秋行事可得而識矣侵伐二義三傳爲說不同左氏謂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穀梁謂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其說皆拘公羊謂精曰伐猶曰侵者近之蓋具軍容而往整齊嚴肅爲精帥偏師而出淺攻疾馳爲猶自周家盛時易詩書周官所述有是二名矣而春秋因舊史而爲之筆削舊史因來告而爲之書有先侵後伐者焉有聲侵實伐者焉此不可以定例求也鄭叔段之子滑以衛師伐鄭取廩延啓釁者衛也去歲鄭人以王師虢師魯師伐衛南鄙亦足以報廩延之役矣今鄭復伐衛則罪在鄭矣蓋鄭莊必欲窮叔段之黨而夷之是以用師



不已書人書伐貶也○中年以後又有變例之侵伐動大師勤諸侯而無討罪攘夷之實書侵以貶之出偏師而能伸大義當人心書伐以獎之是之謂變例

於齊桓晉文兩召陵見之

三年春王二月

春秋二月三月皆繫之於王者明夏時之春也何休乃云二月殷正月也三月夏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尚其服色行其禮樂通三統也此說大不然春秋明百王公共之法以示後世所以春之三月皆繫之於王者正所以行夏之時言春之三月在此寅卯辰彼子丑爲冬而非春也王者體天道布德教如陽春生意之流洽夫然後盡其體長之事豈爲二王後故而繫之以王乎四時之春猶四德之元春加王而三時可以類舉矣

己巳日有食之

日太陽之精君象也月來交會與日同度月掩日光

是之謂蝕陰干陽也故爲災或曰日月之行有常度交會則必食而聖人謹書之謂之天變何哉曰有當食而不食者矣有不當食而食者矣杜氏謂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頻食者夫所謂盈縮則君德之感也人事之應也當而變者也不然何以帝王盛時三光平寒暑調星不隕日不食而衰亂之世變異紛紛無虛歲者乎爲周髀之說者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一周天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之謂



交此古說也近代諸儒則謂天體至圓統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亦左旋日行天稍遲亦一日一周而在天不及一度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二十九日而與日會則日行速而月行遲今治左旋歷者此說也日月之行每月必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必月與日同道乃食又一說云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氏見其參差故云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頻食斯皆指君德之感人事之應而言也自漢以來歷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食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此天度之變其常巧歷所不能知者也至漢高帝即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餘年未有頻月食者因是疏家歷家或指爲簡冊傳寫之誤夫誤固有之未有誤至于再者況漢祖初年又嘗頻食此在秦火之後謂之誤亦可乎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爲異其可以定術求之乎嘗考歷代天文書日月五星變常之事更多有之唐人有妙於歷者謂日食星變不可以定術求援據精博足以憂治世而危明主彼謂交會有常躔次一定置人事於不言者星翁歷家學而非春秋記異之旨也凡日食必書朔此不

書史失之也由歷紀錯亂日官廢職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是以或失其朔或失其日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王崩不書葬義見後

左氏謂王以三月壬戌崩赴以庚戌故書杜謂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愚謂春秋據舊史而書非即傳其僞也或曰萬國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不克返葬春秋書崩不書葬言葬之非其地猶望子孫有能返舊都而葬之者耳其間有崩葬皆書者則事愚以爲此以後世郡縣之禮而律古者封建之國恐不得同也胡氏引周書康王之誥爲說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以爲天子之喪諸侯皆當奔赴豈得脩服於國此正論矣但康王之誥所云西方諸侯東方諸侯指畿內諸侯而言耳是時成王始崩赴告未能及遠四方諸侯未能皆在列若曰諸侯各以遠近來奔庶乎其可行也○或曰平王東遷之始王書崩不書葬公羊以爲舉天下而葬一人其事不疑也故不書其說何如曰葬終事之大者而況天子之葬而可無書是蓋有深意而諸儒未之言耳周家東遷以避戎也戎患既平天子將還歸舊京復文武成康之宇以號召天下平王即安於洛舉豐鎬故壤鞠爲黍離莫之或恤其後遂殺於東失纘祖承家之道矣自是傳十有三王皆不克返葬春秋書崩不書葬言葬之非其地猶望子孫有能返舊都而葬之者耳其間有崩葬皆書者則譏也或以緩葬而書或以不及時葬而書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作尹氏

左氏曰君氏者聲子也聲子隱公之母以爲公欲讓故不成夫人之禮是以不著氏愚謂審若左氏之說亦當如定十五年書姒氏卒今書君氏非名也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卿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公羊之說似

得之惟是王朝卿大夫卒不書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特書尹氏王子虎劉卷之卒其餘未有登于簡牘者此爲不可曉耳或曰王子虎劉卷以功故書名尹氏以世族譏故略其名但周之大臣柄國怙權而世其官者猶多有之何以獨責一尹氏乎以經文前後而觀三月書天王崩四月書尹氏卒豈非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王崩未幾冢宰繼卒春秋危之故特識之乎然此乃經疑姑置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來求賻不稱王使左氏曰王未葬也公羊曰當喪未君也劉原父曰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胡氏從之愚以爲當喪未君謂父喪在殯嗣子未稱元年故不成其爲君此天子諸侯所同也惟此時不以王命行事故遣使不稱使武氏子仍叔子銜命而出必皆有位於朝今乃以其氏之子書公穀於仍叔之子曰父老子代從政世其祿位者也於武氏子乃曰父卒子未命也蓋以仍叔爲尚存之人以武氏爲已死之大夫諦觀經旨皆父在而子世其官者也不然王朝公卿大夫莫非世官世祿之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乎曰某氏之子云者有父在焉故也至於求賻之書則責在魯矣仲子諸侯之妾其死也天子特遣宰咺爲之致賵今王崩而魯隱不奔不賻致王人銜命下徵魯之罪大矣書王人求賻春秋所以誅魯或曰貶王非也



求賻與求車求金異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或曰春秋常事不書而於諸侯之卒葬必書其故何邪曰卒而書示人以謹終之道也葬而書示爲人臣爲人子事君事親之終也是故春秋於國君之卒葬或葬之不以其禮必書不以正弊亦必書不得其葬或葬之爲君者兢兢自則雖葬而不以葬書俾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持常懼弗克終而圖所以善其終爲人臣爲人子者

事死若生事亡若存時平而共其宅穸之常國亂而盡其託孤之寄君死不以其道則爲之任討賊復讎之事而後爲能葬其君夫豈謹月日記卒葬之謂哉或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禮也降而書卒春秋其無意乎曰胡氏以爲周氏東遷諸侯放恣不稟命享有其國故春秋於其告喪特示貶黜而以卒書不與之爲諸侯也此論固正但當時諸侯未必人人皆放恣無王今一切俱貶恐非春秋用法之意杜氏謂内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故不得不略外以自異蓋春秋書法書魯者常異於他國以例而求恐當如杜之說或又曰宋公稱公爵也五等諸侯崇卑有序比及其葬一以公爵而係之於謚春秋之不削之何歟曰公者臣子之在國稱其君亦猶大夫在國而人稱之曰子此亦美名之通稱者而非所謂僭爵也及其死遂以公之名係之於謚臣子之稱之云耳考之史周家盛時諸侯歿而稱公如魯之考公煬公幽公齊之丁公乙公癸公陳之胡公申公皆以公係謚者也此五等諸侯一以公稱者舊史書之春秋因之亦以存臣子之孝敬云耳非許之以僭名也或又曰生而名貶也死而名何歟曰舊說謂古不諱名故以名赴愚謂臣子赴君父以名夏殷以前或然至周人則諱名矣其赴必不以名春秋卒諸侯以名示諸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耳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其不名者史失之或夷狄之君不以名通非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盟義已見元年于葵二年于密外盟常事也春秋何以書著東遷而後諸侯無所統一而自相爲盟也案左傳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之前則諸侯之私相爲盟有自來矣陳止齋謂齊鄭合天下始多故又曰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愚謂自王室之東天子威令不行於諸侯於是諸侯無所統一而自相爲盟蓋散而後

自相爲盟春秋以前有之矣自入春秋魯盟邾盟宋
紀莒之盟于密齊鄭之盟于石門皆散而後自相爲
盟非合也霸國興而諸侯始合夫子謂齊桓糾合諸
侯一正天下者蓋諸侯散於東遷至霸國興而復合
石門何足道哉
癸未葬宋穆公
或曰賤不誄貴少不誄長天子崩誄于郊諸侯薨誄
于王大夫卒誄于君春秋初年諸侯臣子之謚其君



者或不請於王而私爲之謚春秋之不削之何歟曰
無以易其名也死而爲之謚先王之令典然必即行
以爲之謚或表其勳或旌其庸或稱其德其有罪者
則加以醜名亦先王之制也東遷以後諸侯臣子不
請於王私爲之謚其意欲謚美於君而不知謚不出
於王朝豈足爲死者之榮乎是則臣子之罪若遂削
之則戮及死者聖人秉筆至公而存心忠厚有不爲
也然當時亦有請命于王而榮其親於身後者一二

間見春秋之不削之亦以是故歟初宋宣公舍其子
與夷而立其弟和是爲穆公穆公將終復以國而歸
之與夷而出其子馮於鄭公羊子謂宋國大亂三世
宣公實爲之諸儒或有取其說者愚竊以爲未然讓
美德也不當讓而讓以讓召亂魯隱公是也若宣公
之讓穆公穆公之讓殤公兄以傳弟弟復以歸兄之
子此盛德也聖門所許春秋無譏也左氏曰宋宣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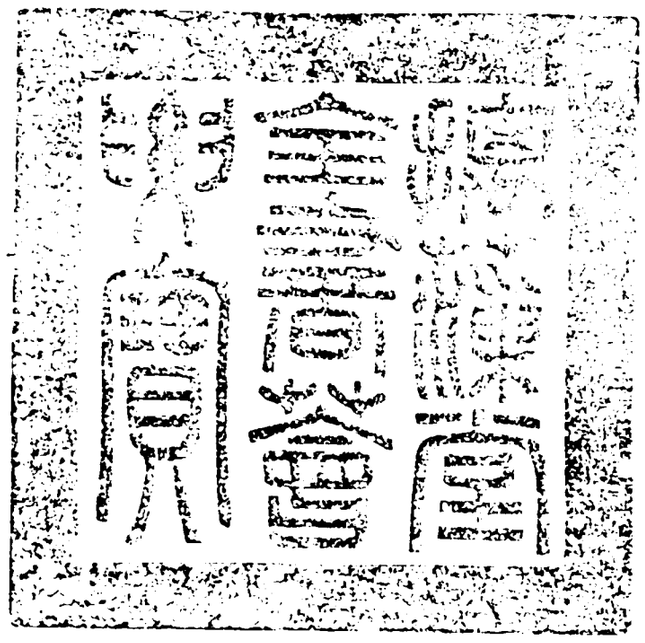


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有得於聖
人之意公羊乃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謂
宣公不當讓以啓後人之爭愚謂宋之亂由殤公不
仁以怨報德兵連不解賊臣因而作難弑殤而納馮
傳者謂宋殤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宋督因以爲
亂於宣穆之讓果何關乎此公羊僻說而木訥取焉
其說曰其後有啓之賢而不以傳務過大禹無朱均
之子而苟遜以僭儗堯舜吁是豈君子之言乎堯舜
而上大道爲公不獨親不獨子使朱均而賢聖人亦

必以天下授之至禹薦益於天矣禹歿啓以臣民戴已而踐天子位雖時使之然愚於啓不能無遺憾木訥乃云禹傳啓而不授益豈禹之不能遜哉杜亂源也如木訥之論是禹陽薦益而陰以與啓也堯舜之讓湯武之繼此乃古今一大議論豈與後世陽予陰奪者可同日語哉恐誤後學不得不辨餘義見宋公和卒葬衛桓公滕侯卒







校覆官助教臣吳省蘭
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春秋集傳詳說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三十四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 宋 家鉉翁 撰

隱公下 桓王元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穀梁曰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諸侯擅興兵侵伐人之國而取其地重有罪也是故伐而取者其罪又加於伐一等或曰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書伐不書取此伐取並書何哉曰杞二王之後也至是與周俱衰不得自同於宋莒以蕞爾小國介居東夷伐杞而取其地莒有罪矣聖人於二王後書法拳拳每致其意此書伐國取地以莒爲首戮哀先代之後浸以衰微而重有誅於莒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州吁齊無知弑君而自立爲君實兼篡弑之罪春

秋首絶其屬籍書名書弑及其誅也書儁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不與之以爲君名其爲賊示國人皆可殺此春秋誅討亂賊之上刑也蓋舊史猶書公子州吁聖人修經始削之以垂訓於州吁無知見之然亦有弑君篡國罪與州吁無知同及其以弑而死猶得書君如齊懿楚靈之類則以其既定于位於其臣民有君臣之分久而後見殺不容用削奪之例非略之也削屬籍云者伊川謂自古篡弑多出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因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後世故初年弑君多不稱公子公孫此義已正胡氏乃謂州吁削屬籍以國氏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愚謂此方誅討弑賊未當追議莊公既往之咎莊公寵州吁之過固有以基亂而去族大刑所以治弑君賊非治其父也或曰魯有史諸侯之國皆有史亂臣賊子之誅必待春秋而後正何歟曰春秋非史也史者記事之書而春秋之作聖人所以垂法於後世非史之謂也故春秋書弑君有以國書有以國人書或著弑賊之名氏或略弑賊之名氏或實弑而書卒或實卒而書弑君不君而陷於弑亂臣不臣而麗於首惡權衡輕重定於聖人之筆削夫豈史之謂哉而況弑君賊非國之大臣世卿則貴介公子之用事者彼弑其君自立爲君或爲政於國必不號於人曰我實弑君而鄰國史官得之傳聞亦未敢遽書或又畏其強大不敢直書其失書者多矣及聖人作經然後以所聞所見裁而正之聖筆一修議論乃定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豈虛言哉（餘義見莊八年齊無知弑君）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始見）

遇者公羊以爲不期而會杜氏謂草次之期曰遇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之相遇也當從杜氏隱公聞衛有亂與宋平公草次爲遇謀討衛人之弑君者書公

及內爲志也宋殤乃因以爲利婁衛之弒賊與俱伐鄭而去其所逼公之志不獲伸矣於是宋陳蔡衛連兵伐鄭而隱不與也春秋於州吁篡弒之後繼書此遇嘉公之有志而惜其不勇比事而觀可以見聖人之意 餘義見下兩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詳兵首例始見

此春秋初年諸侯會兵伐國之始是時齊晉尚微宋魯爲望國諸侯視儀聽倡於此乎在使宋殤公明於大義即清之遇禀命于王與魯俱出師討衛人之弒其君者則足以大服諸夏之心宋其興矣乃不其然從州吁之邪謀合三國兵伐鄭以除其所惡不禀王命擅興兵連諸侯黨逆人而定其位宋之罪大矣故是役也本衛之志而春秋序宋爲首責宋深矣宋公





暈者公子暈也不稱公子去族之詛也桓之弒隱暈爲首惡故當隱世去其族以正其弒君之罪及桓世而仍其公子之號明其與桓同惡也此春秋詛討亂賊始見於魯事者也嘗謂春秋書法有不待左氏而見者清之遇鄭之伐暈之擅兵是也州吁之亂公實有討賊之心宋殤利於伐鄭而黨州吁以成其篡公志不獲伸而殤遂率陳蔡衛以爲此役一以成衛之亂一以去己之逼宋殤之不仁甚矣無功而還斯可以止怙終不悛復來乞師公之辭之猶清志也而羽父力請以其師會公不能禁於是會宋陳蔡衛復伐鄭春秋聯書清之遇鄭之伐暈之帥師首惡之人與逆黨並著而累見衛主兵而以宋爲首誅亂賊必先治其黨與此春秋法也烏乎清之遇魯隱仗義之心不能勝宋殤趨利之心猶曰二國之君人自爲謀乃若宋來乞師魯君猶知畏義而不敢從其臣乃勇於輔逆而不可禁蓋暈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窩

秋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也

氏之禍實權輿於擅兵伐鄭之時是以聖人探其用心而誅之於其始帥師即去其族以示貶其立義精矣其垂戒嚴矣或曰諸侯會伐皆春秋所惡曰春秋始年凡會伐者皆擅兵無王怙黨逐利此五國伐鄭以宋爲兵首疾始會伐也迨二霸既興則有會諸侯攘夷狄如召陵城濮之事與初年之會伐不同春秋猶或與之此所謂其時不同其例不同者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陳地也



此春秋誅討亂賊之始事也書衛人善衛人之能討賊也書于濮善陳人之能討衛賊也案左氏州吁偕石厚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使人如陳涖殺之討賊者衛人也然非陳人聽衛人之討其賊則州吁豈能遽正大刑故春秋書于濮以善之及宋萬之弑宋人亦求賊于陳慶父之弑魯人亦求賊于莒皆責賂而後與無討鄰賊之義矣或曰此石碏殺之不書碏

何哉曰討賊者公法也衆望之所同也若書衛石碏殺州吁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望討其罪故惟書衛人言衛國猶有人能以討賊爲事也書人有二例弑君人人皆得討而殺之書人以殺此與齊無知是也又有國亂無政衆共殺之亦書人者隨事而觀可見之（餘義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公子自外入而得國者多矣



如齊小白入于齊突歸于鄭赤歸于曹陽生入于齊之類或書入或書歸皆不以立書也惟衛宣公晉之入春秋不書入不書歸而變文書衛人立晉公羊立者不宜立者也衆雖欲立之其立非也近代諸儒則以爲衛人不稟王命而立君是故春秋不與其立論固正大但春秋之世大夫立君如季友之立僖襄仲之立宣宋督之立馮齊高國之立小白晉趙盾之立黑臀欒書中行偃之立周齊陳乞之立陽生皆不稟

命於王不承國於父而立者春秋何以不書其立而獨此之書乎蓋春秋書法有褒而寓貶責備賢者之道也有貶之而未絶開小人以自新之途也春秋於四國伐鄭之後繼書衛人殺州吁于濮又繼書衛人立晉再書衛人者褒衛人能不以篡賊爲君相與仗大義而誅之所以不書入不書歸而變文書立以表異之亦以見其討之難立之尤難惜其不能稟于王命而立之是所謂褒之中而見責備之意者也當是時四國連兵而來爲篡賊植黨州吁之勢成矣而石碏以告老大夫非有權位之可倚毅然以討賊自任不動聲氣元惡即誅彼四國之師逡巡引退乃逆晉於邢而立可謂居人臣之甚難是故春秋變文特書以示別異而中見責備之意非石子之賢聖人不以是望之謂之責備則可謂之直貶則斷斷乎非春秋意也或曰若子所言春秋何以不書石碏之名氏而惟曰衛人立晉乎曰立君從衆望也非一人所得而私立也若書石碏立晉是一人之私也其可哉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子朝言王位已定而尹氏以一人之私而立朝所以誅也觀尹氏立子朝之爲誅則衛人立晉之意可識矣曰若是晉何以去公子之號惟書晉乎曰於石碏無貶於晉則有貶也衛人以晉爲賢而立之而晉也得志而驕晚爲獸行新臺之刺作焉是以春秋於其始立而去公子不書以見衛亂之從始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春秋書蒐狩者有矣若講行時事之常則爲常事不得書其書者皆譏也書蒐狩而言公在者譏在公也春秋五蒐皆不書公惟桓四年狩于郎莊四年及齊人狩于禚書公此矢魚于棠書公譏公之從事于遊畋非其時復非其地也隱公初年謹守法度猶賢君也及是浸驕矢魚于遠臧僖伯諫弗聽春秋之書之譏之也亦危之也棠在宋魯之間無故而輕出竟氏

之禍其兆於斯乎僖伯之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其憂深思遠有周公告成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之意賢人之言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謚義已見元年公及邾盟及三年葬宋穆公

凡弑而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此弑而葬以州吁即刑録衛之臣子能葬其君也易名者加之謚也不易其爵也春秋諸侯在其國稱公臣子以美名加於君非爵也及其死而謚之乃遂以公繫之於謚亦猶大夫以子繫之於謚美名也而非爵若其僭爵春秋必削之矣謚者因乎行者也子不得以私其父臣不得以私其君所謂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而不改者也衛桓以弑死雖無過之可疵而桓之爲義謚法所謂闢土服遠而爲桓者也以此加之身弑之君是之謂溢美其何足爲死者之榮乎自是而後如齊襄衛宣晉獻皆淫佚失道之君而類得美謚魯隱宋殤

其兵盛而救緩也繼之書城美其能用大師以救危亡之國也此一書而前譏之後美之即事而觀乃見耳又如莊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繼書師及齊師圍郕又書師還此公自將以出例當書公而初書師次而不言公次繼書師及而不言公及又繼書師還而不書公至自圍郕蓋一書屢譏也以其動大衆黨仇國伐同姓故譏至於再三而不以爲繁耳又如僖二十八年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此晉侯宋公在而惟晉侯以爵書貴晉侯也以晉侯能用三國之師却夷狄而安諸夏故變文獨書爵以示褒此皆隨事而見傳者師例何可拘乎故曰褒貶在事而不在師

九月考仲子之宮

隱爲桓築宮以祭其母也諸侯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隱欲讓國於桓故爲其母立廟以祭之仲子之卒已久至是而始立廟者隱欲以是見其欲讓之志耳或曰禮歟曰非禮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必庶子爲君而後其母得築宮以祭其祭也又以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今也桓未爲君而隱爲之築宮以祭其母此召亂之道也曰春秋之書之何歟曰譏失禮也宮廟有定制循其制之常無書也非禮之禮非制之制於是乎書若曰公子允之母非魯君所宜爲之立廟也前書天王歸仲子之賵非所宜歸也隱以夫人告而王爲之賵之也此書考仲子之宮隱以公子爲君之禮而爲之考之仲子之宮非隱所宜考也春秋之書之譏也合禮無譏無譏則不書之矣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用之仲子之廟也左氏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蓋是時有司者將以

萬舞施之仲子之廟隱公欲裁酌其宜不欲以先君
廟樂之舞而施之公子之妾母是以用六羽而去其
干焉耳春秋之書之不但譏其考宮之未當抑亦譏
其獻羽之非制也公羊以爲侯國當用四今僭而用
六僭諸公也是故書以譏之魯固僭天子禮樂孰云
隱公而始用六羽乎穀梁引尸子之說謂當時諸侯
僭天子之禮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厲之爲
言謂魯於是而始降用六不敢與周儗非也此用之
仲子之廟不敢與魯之先君同其僭其後季氏之庭
至於用八使魯知其爲僭而殺之流弊之極何至陪
臣而僭八乎尸子之說其不然歟案明堂位周公有
大勳勞於王室成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俾祀周公
先儒以爲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非其論定久矣劉
原父乃云魯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于周命史角往
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陳止齋引祝鮀之言衆仲之
說深有取焉愚以爲周之東遷名器既濫齊桓晉文



有夾輔之大功周家所以寵異之者不過平世之常
典請王章尚不許魯惠公者有何功德之可稱而遽
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乎原父以爲惠公僭天子之禮
當時猶多強國不聞其敢僭魯惠何敢冒不韙至如
是乎意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于周而修復之耳非
始請也然原父之學亦可謂悖矣

邾人鄭人伐宋

邾小國而序于鄭之上兵首也案左氏宋人取邾田
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則是役也
邾爲之先序之鄭上著其爲兵首所以貶也或曰宋
人取邾田宋實啓釁而邾應之邾其無罪乎曰邾見
侵於宋應之義也當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
治之不當間鄭宋之隙而偕鄭以伐宋因彼之憾復
已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邾爲首鄭次之鄭以伯
爵而序於邾之下亦所以貶也兵首例初見四年宋
陳蔡衛伐鄭與此少異故讀春秋不可例拘當求屬

辭比事之意

螟

宇宙之内一事之違其常一物不得其所日星示異水旱螟蝗告災皆人君責也自一國而言亦國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見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職分之當謹耳哀十二年冬螽傳者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此諉臣所以蔽災而託爲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之旨哉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義已見元年公子益師卒

公子彄者臧僖伯也左氏載隱公之語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胡氏曰書日見恩禮之厚隱公不能用僖伯之諫而於其死眷焉不能忘其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然書日不日不係乎褒貶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也久之也注謂此



書伐書圍責其暴也明年冬書宋人取長葛蓋頓兵鄭地一年而後得之春秋深著其黷武之罪特書以示貶而宋殤末年之禍卒以兵不戢爲内賊所乘有國者視此知所懲矣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公穀作輸平 ○平始見

平者修好而不爲盟誓者也渝平者左氏釋爲更成來渝平者鄭人不憚屈而求成於魯魯乃降心以從鄭兩善之辭也隱之爲公子也與鄭戰于狐壤止焉

公固有怨於鄭及清之遇宋人志在黨州吁而伐鄭以除己之逼公毅然不從忘怨而就義公於此可謂賢矣羣之擅兵本非公意鄭豈不知之去年秋鄭人伐宋入其郛宋求救公復不爲出師公此時此心但知以靖國保民爲事雖非爲鄭而鄭實德公故於此遂來渝平渝之爲言如易所謂不克訟復即命渝之渝盡棄夙憾相與共由於義理之正不爲盟詛而信義相約是故春秋貴之書法特異於它日厥後宋及



楚平燕暨齊平魯及齊鄭平其事皆不與此同故知來渝平爲春秋所貴公穀作輸平釋輸爲墮以爲墮敗其已成鄭人苟欲敗成何用來告於義未通故當從左傳作渝平陳止齋謂鄭人有志叛王而合諸侯於是渝平愚觀是時周已衰不能號召海内鄭欲叛王何用渝平於魯陳氏喜爲高論於當時事情頗有未切此渝平之渝只當從左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盟義已見元年于蔑二年于密三年于石門

或曰諸侯私相爲盟固非春秋之所與諸侯相與爲會講信修睦春秋其許之乎曰有王者會諸侯霸國會諸侯與諸侯兄弟甥舅之國歲時相爲會者未可槩言也周家盛時岐陽之蒐酆宮之朝東都之會王者事也及霸國興奉王命合諸侯有所謂兵車之會玉帛之會者亦王事也春秋猶或許焉此公會齊侯乃兄弟甥舅之國交相見之禮春秋無譏若乃會而黨凶害善趨利伐國如春秋初年宋齊魯衛之所爲則春秋之所深誅而不以貸者也會而盟皆非所取義見于蔑



秋七月 義見綱領明夏時

公羊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愚謂此夫子所以見行夏時之意也春必首正月夏必首四月秋必首七月冬必首十月此皆夏正月之次非周正月次也言天時在此孟月在此故雖無事而必書以

見四孟月之必不可改也

冬宋人取長葛

此宋人取鄭長葛不書鄭責鄭也亦責宋也宋圍長葛且一歲其虐民黷武甚矣鄭之力可以救而不救乃更以是歲夏出師侵陳掠獲以爲功內喪其邑外取於人春秋是以併責之故宋以人貶而長葛不係之鄭責鄭之不能保有土地圖功于遠也春秋有去年冬事與今年連文而不再書某國某土者省文也



此圍長葛取長葛相距一年不係之於鄭夫豈無譏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杜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娣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至是乃歸何休公羊注曰媵賤不書此何以書終有賢行故也紀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竟全婦道故錄之蘇潁濵亦曰媵不書此所以書賢之也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是時紀已爲齊所滅宗廟在酅叔姬歸奉其祀不以存亡



其辱而不葬也宋公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也怠其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胡氏之說備矣愚謂春秋之葬不葬不可以定例求也蓋嘗考之君弒賊不討不葬固春秋所以垂法然有賊討而不書

葬者宋魯二閔公是也有賊不討而書葬者魯桓鄭
僖是也有世子弑君如蔡般之弑景許止之弑悼書
葬雖同而其事實有不可得而同者以例而求
則失之矣此外有敗國殄民以死而不錄其葬者晉
惠吳吾之類是也有廢嫡立庶以亂而不予之以葬
者晉獻詭諸之類是也有始逆終順而特予之以葬
者鄭伯突也有既逐復歸而特去其葬者衛侯朔也
隨事而求乃見書法之旨若夫楚之不葬避僭王也



秦穆之賢卒葬不書秦景哀惠之卒缺其名其葬也
皆以諡書則以遠故或告或不告或會或不會是以
或書或略非褒貶之所在也如滕侯宿男之不葬則
魯人徵之而不往會史因失書初無他義強求其故
則鑿矣

夏城中丘 城初見

凡城有以城非其地而書者有以城非其時而書者
有以屢城勞民而書者有城守要害而特書以紀之
者左氏專以時不時爲言拘矣此以盛夏興役書譏
也木訥乃曰周之夏今之春方春東作之時而役民
事城民失其業是以有譏夫夏而城固非其時然以
周之夏爲夏之春則誤甚矣三代之王雖建子丑寅
以爲歲首而時皆夏時歷萬古而不易也孔鄭釋詩
書誤謂三代之世時與正俱改先儒固嘗辨而正之
意木訥未之見耳愚既於綱領明夏時而詳著其義
茲不重述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母弟例初見

穀梁曰諸侯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
接我舉其貴者也愚謂屬之不通以明君臣之分也
而兄弟天倫之愛豈以分故而遂廢之乎諸侯之弟
或稱公子或稱弟公子其本稱弟因事之稱也而稱
弟之中書法復有不同說者謂不書公子而書公弟
皆貶殆不然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使其弟云者爲其親於魯特使其弟故不書公

子公孫而曰使其弟無貶也若夫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則譏其使弟興兵也衛侯之兄繫見殺則譏其使兄預政也衛侯之弟鱄出奔秦伯之弟鍼出奔則譏其失友于之愛也宋公之弟辰出奔既而入于蕭以叛書奔譏兄之不友書叛誅弟之爲逆書法昭然可見至於宣公之弟叔肸卒書公弟叔肸云者貴其盛德高節特書公弟以寵之若曰公有弟如此又何貶之有哉胡氏曰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





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吁有是哉年之子無知自以篡誅謂聖人於其父之聘魯而爲之貶三復經旨書法而知聖人決無是心也入春秋爲會爲盟爲遇皆非盛時之常典惟聘禮近古王制之所得爲也然聘不皆書惟天王使下聘不以小大皆書大國之使來不皆書有故則書列國之使來不悉書有所褒貶則書魯大夫之聘列國亦不悉書有故則書

秋公伐邾

春秋譏魯隱背蔑之盟以兵加邾也左氏乃曰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杜氏云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以邾鄭前年同伐宋故也此亦傅會之說魯不爲宋屈也十年遂偕齊鄭伐宋魯豈懼宋而爲之伐邾乎春秋書公伐邾譏背盟也元年方及儀父盟今遽加之以兵而又自將以前此春秋所爲譏也或曰凡公自將伐國皆有譏乎曰當伐而伐惟義所在不皆譏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六年公伐戎戎來侵我公追之不能及既而伐之義之所不能已也觀前之追觀後之伐而知春秋之無譏此方及邾盟而遽伐之觀前之盟觀後之伐而知其以背盟故譏不加貶而義見者也是以謂此事見義

春秋書法大率類此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曰凡伯者天子之大夫也來聘聘于魯也其書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執者執下之辭也不言戎執而言戎伐以天子之使見執於裔夷而爲之諱也孫泰山曰于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其位耳是固然矣然天子之使戎得以邀而執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爲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慢上諸侯無王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其在斯時乎凡伯畿甸諸侯之爲卿大夫者故書爵義又見九年南季來聘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遇義初見四年

是遇也與清之遇同特簡其禮爲草次之期耳愚以王人見執於裔夷衛將伸其方伯連帥之職與宋公亟爲此遇連兵討戎免凡伯於難而左氏乃云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請與衛侯相見故遇于犬丘此亦常事耳奚以遇爲哉天王使過衛之境不能謹次舍遏寇攘使凡伯辱于裔夷復不能躬帥師徒追擊勦蕩爲王刷恥乃以私故與宋公爲此遇捨職分所當共而從事於私是故春秋聯書以責之不然列國自爲遇無關於周魯之故何足汚春秋之簡牘乎善讀春秋者當觀聖人屬辭比事之意不可以例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書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諸說大率本此愚意左傳所以爲此說不過以桓公初年鄭人有璧假許田之事因附會而爲易田之義嘗三復經旨是歲歸祊與桓元年之璧假許田自是二事左傳合而言之恐非春秋垂訓之本旨蓋春秋書歸有例如歸濟西田歸鄆讙龜陰田歸讙及闡皆歸舊疆也此書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言非其所當歸而歸非其所當入而入書法重在歸字入字上非以

田易田之謂也鄭人與宋有隙前歲及魯渝平是也而以祊來歸則非也彼謂泰山在魯境內祊亦魯境故以爲歸而不知名山大川不以封泰山非魯所當有祊者鄭人受命於周以祀泰山之田乃王略也鄭豈得歸之於魯魯豈得受之於鄭書歸書入魯鄭皆有罪焉耳乃若璧假許田鄭莊乘魯桓負篡弒之罪脅而取之當歸祊之時實未有求許之意不然祊既入於魯終隱之世不以許田與鄭鄭更持璧求假於桓之元年果何說乎學者試以是觀

也義見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卒義已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辛亥宿男卒

不書名史之失也不葬魯微之而不會也

詳見滕侯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曰外盟不日此何以日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愚謂穀梁謹日之說拘矣然參盟於是始春秋之書之貶也齊強大而以宋爲首責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相爲盟者魯盟邾盟宋盟宋爲首責在宋鄭之石門惟兩國爲盟也今而參盟宋爲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自相攻伐者莒入向無駭入極鄭伐衛莒伐杞惟兩國自相伐也前年宋陳蔡衛合兵以伐鄭於是始有四國之伐宋爲首責亦在宋也是時東遷之始諸侯猶有未叛王者而宋連四國之兵盟三國之侯不以王命行事春秋於參盟會伐皆以宋爲首正其無王之戮也或曰據左氏是盟也齊人以平宋衛連年攻伐之怨宋其無責乎曰否考之經鄭實不預盟三國之怨實未得釋又明年魯齊鄭會于中丘合兵以伐宋齊爲之首齊既能平之於前而又伐之於後何邪以是知瓦屋之盟非以平怨左氏所紀其未然歟大率春秋初年諸侯之會盟征伐各爲其私而參盟會伐多推宋爲長以其爲二王後故而宋殤因是得以逞其志卒取不戢自焚之禍亦

可閔矣

八月葬蔡宣公義見桓公及滕侯卒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爲盟不書公及諱強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爲盟則不諱公及以公自欲與之爲盟非彼小國之大夫要公必欲爲此盟也齊高傒晉處父強國之大夫也浮來之莒人小國之大夫也魯莒自春秋以來有未平之怨前此紀人爲之平之而魯莒之好卒未合也今隱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而莒之君卒不至乃及其臣爲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於禮者也是故不爲公諱此一及字所施不同及邾儀父及高傒及宋人及莒人一書而一義要當以事而觀不可以例而求也

螟義見已上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曰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絕句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說者謂因其所由生而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以土而命氏則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謚因以爲族如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或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之族舊官如晉之士氏舊邑如韓魏趙之類是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諸說大率本此說者又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以貶故而去公子公孫之號亦與去族同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無駭輩以名行及其死則賜之族以王父字爲族是也公曾孫死後乃得賜族亦有未死賜族之理經書季

友叔肹仲遂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書之耳宋督戴公之孫未死而賜族生立華氏彼弒君懼討求爲此非例也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炗及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以此卿之字即爲此族者亦有雖爲卿而竟不賜族者挾柔溺之後無聞者是也此春秋初年事也是時周制猶有存者故有未賜族之大夫其後大夫世其官無不賜族而周制幾於埽地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天王使書氏書字之始

穀梁曰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案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皆天子用禮於諸侯者則天子下聘於諸侯有自來矣或曰子謂周禮雜出於漢儒則是聘也安知非漢儒之傅會乎曰否秦漢之爲禮務在尊君卑臣此詳致待遇臣下之道是三代之遺意不可併廢也曰然則穀梁以爲非正何哉曰穀梁爲當時諸侯言耳隱公立九年不朝於王今新天子即位六年于茲魯未嘗修時事之禮而凡伯南季後先來聘冠履倒置分守陵夷春秋爲是故書之以責魯○天子大夫下聘列國書氏書字自此始凡伯書爵畿內諸侯之爲王卿大夫者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此夏正三月也雷已發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夏正三月而大雨雪此所以書災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雷已發電已見而雪乘之此強臣干主之兆允臺逆謀已成上天示異惜隱公之未悟也

挾卒 義見無駭入極

夏城郎 義見城中丘

秋七月 義已見六年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會義已見六年于艾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邾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愚謂左氏雜記所聞而後儒多議其誣者此類是也鄭宋之仇也今婁齊要魯以伐宋而曰以王命討縱有王命亦假王命以復其私仇耳左氏遽謂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卿士以王命討也是予鄭以方伯連帥討伐之事豈不失實之甚邪蓋魯與宋未嘗有遺憾齊與宋又爲同盟今魯啗于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而伐與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以興伐宋之師非王意也春秋書公會齊侯于防誅始謀也其後霸主挾天子以令諸侯實昉于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侯比故聞州吁弑其君則與宋公草次爲會欲以討之此時此心爲何如哉既而動於祊利背宿之盟會齊鄭以伐宋前日翬擅兵而公不能制今也遣將會伐所使者乃前日擅兵不可制之人遣翬以爲未足復親往焉慴于利而失其本心隱之謂矣翬去族不稱公子誅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書法明甚或者乃以爲與



挾柔溺無駭同例其可得而例觀乎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公羊子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愚謂公羊書日之例在他事爲拘惟此得春秋之意但內惡有爲之諱者有不必爲之諱者聖人之心公如天地其爲魯諱公也其不爲魯諱亦公也必如公羊之說則拘矣

魯於宋本無繼矛之隙徒以枋賂之故爲鄭所役暈
既率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
二邑一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
者也嗟夫方宋之伐鄭而乞師也義所不可固請而
公不從及鄭之伐宋而求魯也利之所動一言而公
即聽是以君子貴乎辨義利義利之辨不明出此入
彼蓋有陷溺而不自知者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此春秋初年
用法之意也若鄭莊宋殤者可以當此刑矣鄭自克
段以來汰於用武伐衛伐宋入許敗王師皆極其兵
力所至今也用奇一舉而取三國之師其不曰善戰
可乎宋二王之後固當爲諸侯之倡而不稟王命擅
合諸侯之兵爲參盟之首其不當罷連諸侯之罰乎
春秋書二國入鄭三國伐戴又書鄭伯伐取其師兩
有責焉耳木訥乃以爲兵端在宋今又連兵入鄭伐
戴鄭伯出兵乘之一舉而取三師三國之敗非不幸
也聖人舉而人之以誅兵首鄭以奇取則以爵書所
以異於宋愚謂春秋固人宋而未嘗與鄭也書鄭伯
云者目其人也善戰者服上刑奚爵之有哉若以兵
首言鄭欲納馮而宋加之以兵鄭亦何以致宋之師
不得謂之非首也或爵或人關係春秋條貫不容無
辨取師者全軍俱殲無得遺也哀九年宋取鄭師于
雍丘鄭復取宋師于囿是其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五年衛入郕至是齊鄭又入之此一郕而六年之間
再爲強暴所侵陵爲小國者亦難矣左氏乃謂宋公
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郕人不會是以伐之此傳會
之說前已辨之矣鄭自復其私怨齊自從而逐利於
王何有哉春秋治諸侯擅兵無王之罪而左氏曲爲
之說曰以王命討不庭何以垂信於後世乎不書伐
而書入掩其不備而入之也然郕尚在文十二年郕

太子來奔書邾伯來奔者是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若穀伯綏來朝鄫侯吾離來朝不俱至也累數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也愚謂周家盛時諸侯有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之禮曰相云者亦往復之義非若諸侯之朝天子相率而旅朝也至於衰世諸侯大國未嘗朝王而小國乃相率而朝大國大國倨受其朝而不以爲僭如滕薛之朝魯是所謂累數俱至也春秋初年魯最強大又以得用天子禮樂之故是以受小國之旅朝而不自以爲僭厥後齊晉稱霸責禮于諸侯從可想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會義已見六年于艾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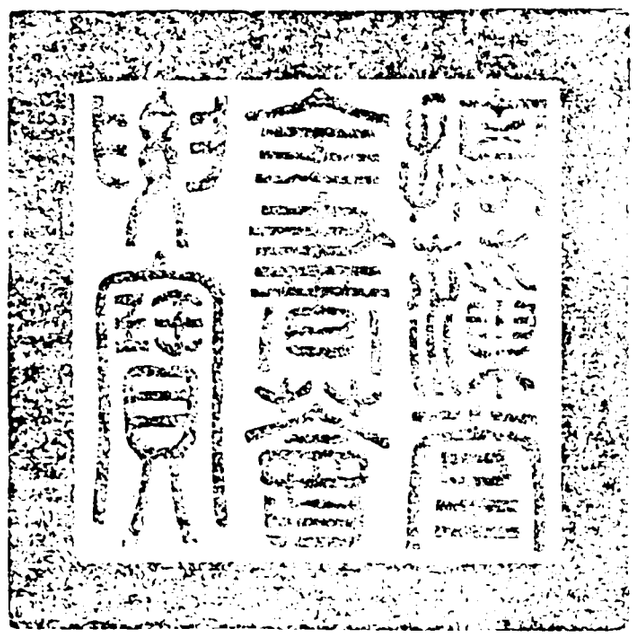
甚哉隱之動於利也得祊之餌而偕鄭伐宋得宋之部與防而利心愈熾復偕鄭入許義利之辨不明則將何所不至矣鄭於許有疆埸之怨故汲汲於伐魯何與焉而興師逐利入人之國都直欲夷其宗社其爲惡亦大矣是役也鄭爲謀主許復爲鄭所有而春秋書公會公及責公深矣使時來之會公力拒其請鄭必不敢獨行齊亦必不爲鄭出師惟公勇往而後齊鄭連兵以前許不能國矣不書公及齊師鄭師入許而書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子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何以不地不忍言也此春秋垂世之法公穀有所授矣據傳弒隱公者桓公及公子翬也春秋於公薨不地不書葬所以見其爲弒也或曰人臣而弒其

君惡之大者春秋不直正其罪而微見其旨何哉曰弑君者亦魯之先君舊史爲之諱之夫子魯人不得不爲魯先君諱是以微見其義以示後世所謂不討之討施之魯事大率皆然也或曰胡氏陳氏謂魯史官固書公子翬弑公于窴氏聖人修之曰公薨諱國惡也其說然歟曰否諱國惡者謂君所爲失道而悖義爲之諱也婉其辭以見義若賊弑其君惡在賊而不在君史官書公子翬弑其君于窴氏書之即所以討之而謂春秋諱而削之是春秋爲賊諱惡而佚先君之賊其必不然也蓋史官不以弑書而春秋爲之白之也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哀世不常有前是修魯史者率多與弑賊爲隱如桓與翬共弑隱公桓君魯翬秉政史不得不爲之諱又如文姜預弑其夫姜君之母且挾強齊爲援史復不得不爲之諱非爲君諱實爲弑君者諱自是而後魯之爲史官者於閔之弑赤之弑皆循此例及夫子修春秋於魯之先君小君不容例之以列國之討前史既諱之夫子不得不因之然亦不盡爲之諱也故書公薨而不著其地復不書葬微發其弑逆之狀即所以正其弑逆之戮非舊史已能直書翬弑其君而聖人削之而不錄也愚嘗聞之師春秋初年衛州吁與魯桓皆弑其君而篡有其國春秋於州吁去其族以匹夫討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討賊之常刑也及書魯桓弑君其辭略然討衛之刑即討魯之刑學者比事而觀可得聖人意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 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五百三十五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　宋　家鉉翁　撰

桓公上　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伊川曰桓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合穀梁程子之說而見聖人意矣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事者也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脩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為此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桓在位十有八年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有四年書王明王法也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元年

書王謂王誅當即加位非篡賊所當久居也二年書王憤魯誅之未及而宋亂又作也至三年而王朝不聞有誅殛之命而宰渠伯糾又將下聘焉王法於是埽地天下為無王矣自是不書王者七年至十年正月書王則以天道一周三國又以兵向魯意其奉王命來討而復不能也至十八年桓見殺於齊乃復書王正月言王誅雖不加於篡賊而天理未嘗終泯其死於齊是亦討也聖人於桓之弒隱以為中國一大變故是以書法特異於他曰或者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或曰宣之弒赤與桓之弒隱皆弒也而春秋書法不同何哉曰春秋初年王室雖衰王綱猶未盡弛故聖人以討賊望周歷三四傳中國愈亂弒君篡國者相踵王卒不能問而齊晉之霸業興矣征伐之權在霸討賊之事在霸魯慶父宋南宮萬之誅皆齊桓命之誅而後即正典刑故春秋許之以霸討而望之以維持世道之事自是而後見之書法以責王者而責之霸與初年少異且宣之為弒與桓事亦有不同具著于下（餘義又見二年正月）

公即位（義已見隱元年不書即位）

穀梁曰繼故不書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書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范氏曰推其無恩則知其與弒與弒與弒尚然況親弒者乎愚謂春秋比事以見褒貶隱不書即位所以明隱之能讓也桓書即位所以著桓之為篡也桓弒君篡國不當即位亦明矣春秋所以書即位絶之也絶之於名教所以大誅斥之也是時衛州吁齊無知皆以公子而弒君篡國與桓同惡者也春秋於其弒也去族而書弒於其誅也去族而書殺名其為賊所以大誅斥之也學者比事而觀可以見春秋用法之權衡矣或曰桓弒君篡國之罪固無逃於戮然其為君也非受命於厥父乎曰否桓非有父命也魯惠公暮

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也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之者隱公也非惠公嘗有治命曰以桓為嗣穀梁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寔也特隱公為矯激之行欲以讓桓穀梁所謂探其邪心成父之惡是也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必將明示意向於生存之時隱將有蒲屈之難國可得乎今惠終隱立魯國之人不聞有非議之者而謂桓公以父命當立決無是也此義惟穀梁得之已詳見隱元年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春秋初年弒君篡國者皆求援於強鄰以庇其身而免於討桓之為此會求援於鄭莊也是時宋齊鄭為強國而鄭莊者以善用兵之故尤為諸侯所畏服故桓於篡位之始首以是求之書公會鄭伯于垂魯乞盟也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著鄭莊乘魯有急要賂而與之盟也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傳者謂鄭人以祊易許田非也是時鄭宋搆兵無寧歲鄭急於得魯為援故渝平於前歸祊於後而無所靳至是魯桓弒君篡國懼四鄰仗義致討卑屈以有求於鄭鄭莊入璧假田以鴻毛之微要鈞石之重因其有罪脅而取之非以祊求易也歸祊假田後先五載歸祊之罪在於以天王之壤地而結私好假田之罪在於庇鄰國之亂賊而邀厚利兩書皆討其事實異若以易田為言則合二事而為一鄭莊受田黨逆之罪晦而未明失春秋書法之本旨故不得不辨或曰此割地賂人而以假田書其無譏乎曰田非璧之所可假也不以賂書而以假書為魯諱割地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三月會于垂可以盟矣而未與之盟歸未一月乃為此盟春秋繼假田而書及盟譏賂之以田求為此盟也魯桓割地賂人以追篡弒之討鄭莊受地與盟而庇其篡弒之罪春秋比書其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

矣嗟夫衛州吁之弑其君也魯隱宋殤為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弑於其弟鄭莊逼弑賊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弑於其臣魯率三國受弑賊之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轍又其後魯桓斃於齊襄其子事讎終厥身而不敢報鄭莊雖僅克自全而嗣子忽終殞於賊臣之手國大亂幾亡黨賊為利者亦知所懲戒矣

秋大水

秋不著月而書大水概一秋而言也書大者變常之辭也傷民害物而後書凡旱乾水溢饑饉螽螟異乎常災是以書大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與夷立初見隱公再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於書法而深注意焉馬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篡弑之罪也二年書王則以魯之篡賊未討而宋亂又作篡弑之禍接跡而起深有望於天王赫然發憤正二賊之戮而桓王略不以是為意而魯允宋馮同惡相濟乃為會于稷以定篡竊之位上而天王既不能伸王法以正天下次而方伯連帥皆黨兇怙逆惟利是謀中國之大將胥為夷聖人為此懼既於歲首書王以正之復於是年三月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篡弑之賊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春秋書法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或者乃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令春秋以討賊之事責之桓王其如諸侯之不稟命者何曰是不然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王能以誅討二篡號召天下名之正言之順諸侯大國必將來會允馮督彙可坐而翦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主威日削兇彙日繁曲沃以支宗而篡晉陳佗以庶孽而干嫡鄭突挾強臣之援而逼逐其

君兄衛朔挾五國之援而拒違王命無知弒襄渠彌
弒晉傳瑕弒子儀宋萬弒捷文姜弒桓慶父弒般及
閔綱常埽地君父兄戕乎不能以自保春秋所為
作為是故耳
及其大夫孔父
此春秋誅亂賊崇死節之始事也公羊謂孔父正色
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督將弒君
先攻孔父而殺之君尋及焉得春秋表章死事之意
矣左氏乃謂督慕孔妻之美而殺其夫公怒督懼因
是弒君杜氏從而為之說曰孔父內不能正家外取
怨於百姓禍及其君是以春秋名之此以書名書字
為拘而強求其說雖排陷死節而不顧失之遠矣劉
原父曰父者名也君前臣名禮之大節較杜說為通
然名之與字千載之下本不可深辨以是為拘而強
求其說恐失聖人脩經之本旨已於綱領明例詳及
之
滕子來朝
小國朝於魯滕以侯爵稱子杞以公爵稱侯或稱伯
或稱子薛以侯爵稱伯諸儒為說不同杜氏范氏以
為時王所黜是時王綱已頹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
也胡氏謂魯桓負篡弒之大惡凡民罔不憝已不能
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
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滕以侯爵降而稱子狄之也服
也伊川謂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降稱子此一說
楚者多矣而滕獨見黜何耶木訥謂諸侯自貶損其
爵以事大國不欲與大國抗禮也審如是春秋何不
為之正名乎此說尤不然東萊呂氏曰此錄春秋者
之誤也借使聖人脩春秋之時黜陟諸侯以為賞罰
何以置強國不問而獨區區於小國哉蓋晉楚齊秦
諸大國顯者也故無誤小國微也故多誤此說較他
說為通當從之程子胡氏之論有益世教但當時諸
侯大國犯上干紀者甚衆春秋未聞有所降黜而獨

施之於一二小國以是知其猶有可疑耳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此春秋誅討亂賊併及其黨明正刑書以示後世聖人之特筆也穀梁曰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四國為會于稷以成宋亂而春秋責魯之意居多則為此會者魯志也魯桓負弒君之大惡王誅不加乃復因宋之有亂同惡相濟以為此會故魯桓之罪視三國為重夫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何哉蓋督雖弒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為此會將以謀宋而徼利而馮之位於是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曰以者內為志又曰公為志乎成此亂深得聖人之意聖人於魯之大惡不得為之諱也陳止齋曰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迄于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穀梁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於宋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公羊曰此取之宋而謂之郜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戊申納于太廟何以書譏遂亂受賂納于大廟也愚謂前書成宋亂者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郜大鼎納之于大廟專責

魯也魯取鼎於宋而春秋目之曰郜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係其器於郜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取之宋非所當取而取也納之大廟非所當納而納也魯桓身弑其君大惡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還復陳其賂於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魯公之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乎至哉是之謂納不受而強致之義也當是時周室衰微刑誅不加於亂賊聖人秉筆誅姦以一字為褒貶曰成宋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大廟所以明刑書而示後世皆聖人之特筆孰謂春秋因魯史之舊而無所損益乎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作紀

公穀以杞作紀隱二年紀稱子此稱侯范甯以為時王所進何休以為天子將娶於紀而封之竊以為簡册之誤周娶紀女未必封也穀梁謂朝時此其月者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詳說 卷三 十三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楚羋姓顓頊之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居丹陽熊通十九年隱之元年徙居郢使人請于周求加爵王弗許遂僭號稱王是為熊通武王自是始為中國患蔡鄭與之為鄰懼而謀焉以為此會楚日益強大莊十年敗蔡執獻舞十六年滅鄧不三十年與中國爭衡鄭被兵無寧歲以迄于春秋之終鄧侯者熊通之舅而首滅之不謂之夷可乎是會也春秋著荊蠻食之始故書

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

九月入杞

來朝者紀也今入之者杞也紀方自托於魯以為存亡之計必不失禮於魯魯胡為伐之此書入乃杞也左氏以入杞在來朝之後遂謂杞侯來朝不敬故歸而伐之似出傅會書入杞必自有故傳所不載姑缺其疑（餘義見明年會杞侯于郕所會之杞即今所入之杞）魯桓以篡弒得國今即位二年方伯連帥未聞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而篡賊反以兵加於二王後其無忌憚亦甚矣此入杞公之入也不書貶也不與篡賊以兵入人之國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穀梁曰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范甯曰桓會甚衆而曰無會無致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還也愚謂前此桓出會諸侯其返也不致今而會戎特為之致非喜之也為其幸而獲免特書以志之耳陳夏蔡般之弒其君中國無能討之者夷則討之今魯桓弒君天王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中國諸侯皆預於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唐



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而王朝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亂臣賊子肆其兇逆而無所憚人倫滅矣故自是不書王見桓之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其說正矣或乃曰周既衰矣天王失政不王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魯隱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春宰糾銜命下聘自是再三聘

當誅而獎王綱盡壞天下不復知有王自是併不書王示天下之無王也孰云非所可責而責乎

公會齊侯于贏

左傳曰成昏于齊也杜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魯桓以篡弒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于齊以為此會夫昏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桓親為此會以締好於強齊匪媒而昏昏不以正也越竟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以春秋於贏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是時鄭莊善用兵齊為強國故桓以賂結鄭以昏求齊所以遏弒君之討而終殞于齊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尸姦為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寔始此父之行子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未已可不謹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穀梁曰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公羊曰何言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愚謂自入春秋書會書盟者有矣書會而不盟書盟而不會者亦有矣此忽變文書齊衛胥命其必有異乎為會為盟者矣荀卿言春秋善胥命與公穀近正近古之意同蓋胥命者以王事胥相命而莫或敢先也莊二十一年傳王室有子頹之亂虢公鄭伯胥命于弭是其義也方霸之未興人自為謀無所統一私相會盟非春秋所貴也及霸之既興盟主以其威力相控制諸侯以方伯而行天子之事亦非春秋所貴也是故胥命而不敢有先為春秋之所貴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劉氏謂諸侯不請于天子自相命非正也恐非經意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氏曰杞求成也去年九月魯以兵入杞今而求成

為此會案左傳注杞乃二王之後爵為上公而經稱杞伯或稱杞侯諸家俱未有的說何休輩為公羊之學以為夫子黜周王魯以杞宋為二王後降杞同於庶國繆妄不經然終春秋之世杞未嘗稱公經之一疑也公羊以杞為紀亦未知孰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義已見隱三年

日食義已見隱之三年此書食既之始也歷家謂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春秋書日有食之既志其異之大者也陰盛于陽太陽為之失光晝晦其為異大矣嘗聞長老言日食既京師見之千里外不皆既或千里外見其既京師不之見以為君德時政之所感至乙亥丁丑二歲親見食之既先是太史定為食五六分已而食既晝晦星見及有自四方遠外來者乃云食及五六分不既不晦然後知天文示異巧歷有不能知者○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書日或不書日傳曰失之前或失之後也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朔日食失之晦日食不書朔不書日夜食也其說謂日始出而有虧傷處知其食於夜愚謂日未有食於夜者縱在于丑時食亦當為朔食何以謂之晦食或書朔或不書朔或日或不日或朔日俱缺歷官廢職國史廢書春秋因之而書亦以譏其國之無政不必強求其說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者桓所與共為弒篡之人為桓謀所以定其位者乞昏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翬逆焉使之重自結也春秋於隱公世去翬族以正其弒君之罪於桓公世乃復稱公子非録之也明其與桓共為逆也若曰翬者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此春秋用法於魯之始事後多倣此所謂不誅之誅不斥之斥特用之於魯其旨微矣○內逆女有親迎於其國者莊文也有以大夫逆者成也宣也有以大夫逆而公親迎于逆者此也得其禮者是為常事不書其書者皆

違於禮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義已見隱二年紀裂繻逆女

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言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或曰齊侯送女于讙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不曰古親迎之遺意乎曰暈之往迎公固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乃遽往會于讙則公之出也為齊侯而出非為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親迎之禮或往其國或在吾館送于讙會于讙齊與魯胥失之是故書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不言暈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孫泰山曰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書弟義已見隱七年

有年

公羊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傳注多以為春秋為年豐故書惟後漢賈逵景伯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出也為齊侯而出非為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親迎之禮或往其國或在吾館送于讙會于讙齊與魯胥失之是故書

有年

公羊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傳注多以為春秋為年豐故書惟後漢賈逵景伯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出也言有非其所宜有伊川取之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和氣應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閒故大有年亦書深得聖人書有年之意公穀陋矣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年大有年必不止此舊史往往悉書之聖人以其為常事削而不錄特存二君之有年大有年者言有非其所宜有此所以謂之異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曰公狩于郎書時禮也杜注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田狩從夏時甚哉元凱之曲徇丘明也春秋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凡蒐狩不書公書公皆譏此書公狩譏以夏正之春而狩狩非其時也愚於此又得夏時之一證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義已見隱元年宰咺來

隱元年宰咺賵仲子此宰渠伯糾來聘魯桓惟劉原父胡文定著義為正劉氏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周公作周禮冢宰固以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為職今銜命下聘逆人書名所以貶也胡氏之論與此同且曰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係然咺獨稱官糾兼稱爵者咺初得政未受封爵而糾則諸侯之入相者也任之重責之深於此可見或曰隱元年之責咺春秋欲以天起義故於王無責今也復責糾而不及王義何居予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咺與糾居大臣之位既不能正諫又將命以出重有責也乃若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不稱天責在王也榮叔非宰故不與咺糾同其責

是歲秋冬闕

左氏杜注曰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闕文也公羊何休注乃曰桓無王天子不能誅又下聘焉故闕二時以示貶論雖正或以為求經太過胡氏頗有取焉曰桓弑隱而立周天子不能正大司馬九伐之法乃於四年命宰渠伯糾下聘逆人故去秋冬二時以見王不能用刑猶天道有春夏之發生而無秋冬肅殺此猶可言也又七年穀伯鄧侯來朝皆書名是歲亦闕秋冬胡氏曰桓弑隱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自遠來朝則天下

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不能舉職叶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如使是歲秋冬更有大事當書豈以一國一人之為非併削二時而不載聖人編年之書無乃闕略而不備乎此闕文也自可存而勿論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陳侯疾病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是以再赴而其日不同穀梁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公羊怊呼反述也蓋以狂疾出而死於道路故不得其日或曰甲戌之下有闕事似為書陳佗殺世子免而簡冊脫誤是以睽書二日此說得之義又見六年蔡人殺陳佗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貶也案左氏齊侯鄭伯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無功此齊人滅紀初見於經者



也春秋有復仇之義齊於紀有累世之仇義不容已而加之以兵固禮教之所許今為盜竊之謀而潛師以襲人國是以春秋責之書齊侯鄭伯如紀而盜竊之狀見矣此書爵非爵也目其人而貶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曰仍叔之子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譏父老子代從政也左氏曰弱也杜注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周衰卿大夫世其官必父死而子繼今仍叔子武氏子皆及其父之尚存而代居父處大臣眈寵固位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此春秋所以特書某之子來聘譏其父以及其子也或曰春秋比事之書每比事以見意去年書宰咺來聘名之所以貶也今茲書仍叔之子來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書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皆所以著其獎逆之罪也臣弑其君弟弑其兄王不能討又從而獎之以一聘為未

足復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其論據正而無鑿故併錄之

葬陳桓公

城祝丘

夏而城非時也故書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王師伐鄭不書王師伐鄭為王諱也何諱諱敗也敗績於茅戎不諱此而諱之何也茅戎夷也敗王師不足為諱鄭諸侯姬姓之國也以其兵侵犯王略叛也王討叛而不能勝反為所敗此王室之一大變春秋是以變文書三國從王伐鄭存君臣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亦褒三國之能以師從王也褒三國之從王所以責齊宋魯大國之不能從王者也胡氏謂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鄭非天討故不稱天愚考當時之事桓王伐鄭亦有不容已者自周室之東諸侯不稟王命者有之而未有叛王者也鄭莊以周人畀虢公政命祭足帥師取成周之麥禾以人臣而稱兵犯上不曰叛可乎左氏謂鄭不朝王王怒而伐之舍其大罪舉其小愆故讀史者類以桓王不當輕於伐鄭不思稱兵犯上非特一不朝再不朝而可略未可專咎王而怨鄭也然王不稱天不得謂之非譏譏王失馭臣之柄以致諸侯之叛又不能於師以是取敗以是而譏非謂鄭莊無罪而不當伐也春秋誅亂賊之書豈有不責臣子而專責其君者乎



大雩

春秋常祀不書書雩皆旱而雩也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常雩也周官旱暵則舞雩旱而雩也左氏所謂龍見而雩者常雩也春秋所書雩二十有一皆旱雩也夫豈以龍見為拘譏不時乎公羊曰書雩則旱見書旱則雩不見其說是矣但春秋書法每變文以示異凡祀郊則言郊禘則言禘不以大言惟雩則書大雩蓋大雩帝天子事也雩山川百神諸侯事也魯

既僭郊禘因亦僭而雩帝是故書大以譏之耳或曰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曰郊禘一而已矣故不言大若雩則諸侯之雩與天子之雩為禮各異是故書大以譏其僭耳義已見僖十一年

螽

書大雩見其旱也繼雩而書螽見旱蝗之並作也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周制唯二王之後封公今州公以公爵書說者謂外諸侯入為三公者虞公虢公之類是也左傳謂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明年來魯春秋書寔來謂其始如曹末乃自曹適魯閔其失國亦所以責之也夫以外諸侯入備王國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于王思所以為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擅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又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而著人臣為天

子守四封之法寔來二字傳記中儘多有之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者乃當時人之常言似不必過求或以寔為州公名非也此與春秋初年書祭伯來事雖不同意實相似皆惡人臣之外交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于魯



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是冬紀復來朝胡氏謂魯桓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而紀主之以求援其何以能國然紀寔危迫而有求於魯當時諸侯之國未有能與齊為敵者惟魯望國紀之求之亦有弗獲已焉是以春秋無譏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

秋八月壬午大閱

書大閱者其非常事所當講者耳孫泰山謂大雩大

閔禘郊雉門兩觀之類皆魯之僭禮夫子脩春秋不
斥言故因事而見意愚謂武備亦國事之所不可廢
與其他僭禮不同春秋之譏恐不在是穀梁曰蓋以
觀婦人也時當搖姜煽艷之始魯君以是為悅故特
書以譏之穀必有所本當從之

蔡人殺陳佗

陳佗殺嗣子而自立為君再更歲矣今死于蔡春秋
書蔡人殺陳佗名以殺之討賊之義也書蔡人殺陳
佗與蔡人之能討鄵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夫人
皆得而討前此陳人為衛討州吁今蔡人為陳殺佗
此鄵國之二討春秋所深與也治鄵賊者有褒則黨
鄵賊者在所誅斥五國之定州吁四國之成宋督齊
鄭之輔魯桓宋魯之扶鄭突春秋皆深誅而痛斥之
此與國之四逆所以屢形之特筆者也夫使鄵國明
討賊之義與國絕輔篡之姦則亂賊何自而作雖作
無以成其亂此春秋所以書也而又有所謂特筆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公羊皆以子生為當時之盛事故聖人見之特
筆吁此魯國一大變聖人動色而書之乃以為喜有

正也何不思之甚歟惟穀梁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范注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人疑其非魯桓之子故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也穀梁此義與猗嗟序合此魯國禍敗之始桓所以弑由乎此也不然群公何以不書乎生惟此獨得書乎杜注謂十一公皆無嫡夫人子故子同得書以傳會左傳之說然亦無明證可考愚從穀梁之說（餘義見莊元年不書即位）

冬紀侯來朝

左氏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是歲夏會于邾以諮謀齊難及冬又來朝紀之求於魯者至矣卒不能有益坐待滅亡春秋之書之責紀不能自治其國苟焉圖存責魯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鄰國之朝而莫之或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穀皆以咸丘為邾邑曰不言邾咸丘者疾其火攻也左氏杜注以為火田咸丘魯地鉅野南有咸亭諸儒多從杜說然春秋于田即書田于狩則書狩今直書焚咸丘似非為火田書也火攻之說為是然疑有闕文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穀以為失國之君故名以朝之失國而來未有以朝書者也胡氏謂桓負弑君之大惡穀鄧越國而朝之春秋為其黨惡書名以貶之此論固正但當時諸侯黨篡逆為會盟以定其位者齊鄭宋宋為首春秋雖因事誅斥未有以名書者此小國似不足深責歟或曰春秋初年魯最強而又借用王禮穀鄧之君循用王朝之禮自通某伯某侯某故春秋因而書之以見賓主皆有罪滕薛之並朝穀鄧之名通邦年萬之旅見由魯人借用王禮故諸侯以王禮朝之春秋因而貶之當從此義

是歲關秋冬

伊川謂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而天于

聘之諸侯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秋冬
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莒人來朝何以
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胡
氏亦祖此說愚於此不能無疑杜氏以為史之闕文
東萊呂氏以為春秋以後之闕文據傳是冬曲沃伯
誘晉小子侯弒之自是逆篡有晉國此亦事之大者
春秋未必不書其不見者亦闕文歟不容強求其說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義已見綱領明夏正中篇



春秋之春夏時也春秋之正寅正也愚既於篇首辨
之矣此春正月而書烝謂冬事而春興之是以書識
烝之不以時也穀梁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說矣故於
此明言冬事春興之為不時而諸儒之說或有未然
胡氏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引周禮大司馬仲冬田
而烝者以證正月之為建子月則此正月為夏時十
一月而烝常事也春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書為五月再烝見瀆書也若
乎則曰春秋非以不時書為五月再烝論者謂桓公弒君篡國懼



天王使家父來聘
或曰天王下聘逆人至於再而春秋無貶何耶曰初
而貶以正法也再而貶申著其義也至於三義盡於
前雖不貶猶貶也春秋立義大率如此學者以是求
之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事也春烝之夏又烝論者謂桓公弒君篡國懼

宗廟神靈之有討是以一歲而再烝欲以是詔於宗廟而不知瀆祀之無福也春秋再書以示貶

秋伐邾

伐不書公貶也若大夫行亦當書帥師不書亦貶也木訥謂邾儀父知義者也隱有遜千乘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來盟桓有簒逆之惡則定位八年儀父不至也迄十五年乃來儀父厚於隱而薄於桓可謂知所惡矣



冬十月雨雪

是歲春正月烝冬事而春興也而春秋所以譏愚既辨之於前則此十月乃夏時之十月何疑或曰十月冬也冬而雨雪常也春秋所以書何哉曰春秋記異有著年者有著時者有著月者有著日者有年大有年著年也秋大水夏大旱冬大雨雪著時也此冬十月雨雪與定元年冬十月隕霜著月也不書日而書月言是月雨雪之頻隕霜之繁傷人敗物而特記之耳范氏註引月令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必以此是春夏秋冬可得而變易萬萬無是理其詳具見綱領明夏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遂事者何成使乎我也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也女在其國稱女此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昏禮不稱主人者謂天子雖尊不自為主



人也有母則稟命於母無母猶當謀之諸父兄白於禰廟乃行古之義也然母命不可以行之於天下諸父兄亦不得稱於國中故祭公之來不言王使公羊子此義其必有所受矣左氏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之逆此不稱主人之明證也祭公何以來乎周制天子與諸侯為昏則使同姓之國為之主為諸侯非王之匹也魯以周公之後為王主禮其

來舊矣穀乃云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其未然歟是時紀困於齊請昏於王室以為圖存之計魯寔主之王使祭公下詢於魯亦以是故耳祭公為逆后而來無譏也祭公以遂事而往則有譏也大昏萬世之嗣王后天下之母籍令魯以為可猶當復命于王告之禰廟先之以幣聘然後往逆禮之序也今桓王之命祭公乃令決其議於魯曰魯以為可即用是往逆其簡禮而易昏豈不甚哉是以春秋一書而再譏譏王也亦責祭公也祭公身為大臣任兼師傅不以禮正王甫問昏于魯即逆后于紀此春秋所以兼責之耳劉原父謂三公乃師傅之官與天子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以昏姻之事若是則大夫可也何必三公以為任之重使之輕愚謂周之三公即宰相也天子不行親迎之禮而使其宰往逆所以重大昏之始其未為失歟蓋祭公為逆后出過魯審義乃行春秋譏其遂事而簡於禮非謂其以三公出重事而使三公於禮不為過春秋其無譏歟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

春秋集傳詳說卷四　宋 家鉉翁 撰

桓公下 桓王十七年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曰前既稱王后則其辭成矣今復稱季姜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愚謂自王國而逆則曰王后女雖在紀而后之名已正自紀國而往則曰紀季姜后雖在途而女之出必本其所自此諸侯女歸于京師之例也伊川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東萊呂氏似不以為然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也獨記其春耳當從呂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春秋於射姑來朝之後繼之以曹伯終生卒此責射姑以事親之終也禮著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夫所以詳記而備言者垂後世事親之法也今終生之疾已革而射姑朝于鄰邦廢視膳嘗藥之事脩奉幣相朝之禮其不憂親之疾可以見矣或曰以父命而出柰何曰此非存亡安危之所繫父命猶可辭也穀梁以世子伉諸侯之禮為曹伯失正愚謂曹世子之來必不敢伉諸侯之禮魯亦必不待以諸侯之禮春秋所譏在於廢子職而治常事是以繼書曹伯終生卒以見其當親病而出失為子之道耳許止亦世子也不謹於嘗藥幾罹大刑可不謹哉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以正終生之卒非也陳侯鮑卒在五年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此書王不為終生也胡氏曰十者盈數天道十年則一周人事十年

則必變桓篡弑以來數周于十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本訥云是歲齊衛鄭來戰于郎雖未能聲罪致討而聖人以跡取之是以復書王於正月之上冀王法之可伸耳合二說而觀庶得聖人之意（餘義見三國戰于郎）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此魯桓有求於衛侯欲為此會衛人拒而不許春秋與之諸說皆以為譏衛侯失信非也自入春秋弑君者衛州吁魯桓宋督三人耳州吁迄正天討而宋督以賂故免魯桓者請昏以結齊割許以賂鄭故得逭討至今而諸侯實不盡與也衛之於魯親而非黨自弑君未嘗受其要結之賂今魯人請以為會衛侯獨介然不從未幾遂與三國之兵偕至戰于郎愚意郎之師乃衛侯所倡安知是時不以討亂為辭而左氏以鄭忽之故忽一怒而連三國之兵必無是也春秋書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繼書三國來戰于郎夫豈譏衛侯之失信蓋幸其猶存一分天理以兵向逆人之國夫豈以失信為貶乎穀伯鄧侯朝桓於篡弑七年之後先儒猶謂春秋書名以貶此斥絕逆人不與為會而謂春秋貶其失信必不然也善觀春秋者須通前後文以求聖人之意不可以一句為一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自魯桓篡逆迄今十年始則鄭伯受許田之賂而與之盟繼而齊侯合之滕子朝之甚而天王之尊亦遣宰渠下聘天理民彝幾泯滅而無餘矣今適當十年之期以人事而觀而知天心禍盈桓之惡亦將稔矣今桃丘不遇而三國之師不旋踵俱至天也左氏乃謂魯以周班後鄭鄭忽怒請于齊齊亦細故耳何遽三國連兵而來愚以為是師也不專以鄭忽之故彼齊僖鄭莊亦豈以一忽之怒而為之

輕動大兵伐人之國蓋衛連齊鄭以問魯桓弑君之罪齊姻也鄭賄也非有討亂之實心不過誅求弗遂脅之以兵然春秋猶幸其以兵向逆有以警亂賊之膽故於是年特書王正月而秋之與冬惟書此二事不及他事方治簒賊不暇及其他此春秋意也戰不言勝負勝負未分也公羊以為魯諱敗恐不然餘義見于惡曹之盟宋之戰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戰于郎三國皆爵冀其能討亂也卒無成功倏忽俱退以為此盟是以春秋貶之三國皆人此三國之君也而書人豈得謂之無貶左氏謂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春秋不書宋責不在宋也或曰三國既戰于郎而為此盟宋不預戰而預盟何邪曰宋亦將有討於魯故耳方督之弑君魯桓實取鄑鼎之賂宋莊豈無憾于魯是以求預此盟且將偕三國之師更為後舉魯人知之故自是兩年之間兩盟四會以有求于宋左氏莫測其故以為魯為鄭而請宋非也詳辨于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春秋初年諸侯如魯桓衛宣齊襄晉獻皆禽獮無知不足深責惟莊公者則猶知名義之可貴既克其弟而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餬其口於四方既入許矣而曰許太岳之後吾其能與許爭既稱兵犯上矣而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然而黨于宋魯之簒賊而怙其亂終身弗悔豈非利慾之心不勝其義理之心者歟故不得為賢君然此一鄭也在莊公用之而有餘及其子孫迫于強國顛沛隕越不能自振以迄于春秋之終是以有國有家者必貴自強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鄭之謂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盟主執諸侯之大夫以王事而執之也宋非方伯連帥而擅執鄭之為執政者鄭之執政非其臣屬而甘

於受其執而不以為怒蓋相與共為盜姦外示執而
中則同也左傳謂宋莊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愚三
復當時事竊以為仲與莊內外合謀而為此本非執
也仲為鄭卿柄其國者也豈得一旦輕行為宋所執
又與突俱歸而遂立之當是時立弗立其權在仲彼
迫脅而為之盟又何足以要我而仲也出君納君若
是之易邪蓋忽者鄭莊公嫡子嘗有功于齊剛傲自



大祭仲忌之故與宋莊合謀更立弱君為固位之計
突既篡兄復不假仲以權仲又出之而復以忽歸若
仲者鄭之大盜周若有王誅死而不以赦者也春秋
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書突入忽出著祭仲為首惡
也突非祭仲無以遂其篡奪之謀仲非首惡而何公
羊乃謂春秋賢仲是以字而不名因是傅會而為之
辭有權者反經合道之說誤天下後世豈不甚哉義又

見十五年突出忽歸

突歸于鄭

鄭有君而突自外歸篡也削其公子之號不繫之鄭
所以討也凡書歸有宜歸而歸之者有不宜歸而歸
者考其前後乃見突不繫之鄭去公子而書歸明其
為篡也祭仲執而突歸突由仲而入也仲名而突去
公子皆所以誅也劉氏曰鄭突內因強臣之力曹赤
外挾戎狄之援以奪其嫡而禍其宗春秋所惡也專
治突則祭仲之罪不明專治赤則戎狄之禍不見故



挈其上而易其下正謂褒貶非一歸字所可見考其
前後乃識本旨

鄭忽出奔衛

鄭昭之立四閱月矣不稱鄭子而書鄭忽譏不能君
也忽以嫡長君鄭名正而位定者也權臣悖弟內外
合謀逐之曾無難焉其不克負荷亦甚矣是故名以
奔之或曰詩人刺忽辭昏於齊以致失援而見逐忽
之罪其在是乎曰否詩序雜出於後儒之手未可盡

據以為不刊之論也案傳魯桓之未昏於齊也齊僖
欲以文姜妻忽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辭之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曰無事於齊吾猶不
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民其謂我何其
持論據正在當時未易多得厥後齊女之嫁於魯桓
莊者曰文姜曰哀姜皆以淫亂而弒其夫斃其子忽
之辭昏可謂有過人之先識但其才器淺薄不足以
君國馭臣始立而為攉臣所逐再入而死於亂臣之





手亦其所遇然耳要亦無大惡之可書詩人惜其無
大國之助可也謂齊女賢而不取則非也齊女淫亂
失道如此尚何賢之有哉或曰然則詩人奚刺曰詩
人之刺固當有之何至以狡童而目其君乎蓋鄭風
刺狡童狂童者凡三山有扶蘇之序刺所美非美其
詩云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君子見棄小人獲用子
充以目小人也狡童之詩序刺不能
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其詩云彼狡童兮不與我

言兮正是刺擅命之權臣如祭仲等輩夫豈刺其君
乎鄭風諸詩作於公子五爭之時突以少賤而篡其
君兄有不可勝誅之罪詩人必不偏刺其君兄而獨
遺其悖弟蹇棠之序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
已狂童云者正是指突之猖狂妄行日以篡兄為事
而當時諸侯無有能舉方伯連帥之職者而說詩諸
公考之未精皆以為刺忽愚讀詩至此不能無疑嘗
為說以辨正之詩人用意忠厚豈有目其君為狡童
狂童之理味詩之旨蓋刺突也或曰如子所言忽為
無過何以顛沛若是卒不能君以死乎曰剛傲而自
大已見為冢嗣之日則其為君也必以是而失衆但
考之經傳不見其有大惡之可指詩人之刺不應遽
至是故欲為之一辨焉耳

桑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或曰大夫會盟公侯禮歟曰諸侯更相會盟此哀世
事三代盛時所未嘗有也而公侯復不自行俾大夫

往尸其事是之謂瀆盟何禮之足言然傳家以為會伯子男可會公侯不可又曰在會更有諸侯則可以盟大夫其意以大夫特盟諸侯為不可此亦傳家隨事而推之以為之說耳大夫盟諸侯豈足言禮強國行之則為僭而末流之弊諸侯大夫因是而外交強國以脅制其君如魯季衛孫宋華之所為此其權輿春秋不與也桑者魯未賜族之大夫叔者蔡大夫叔其名也義已見隱二年無貶入極莊三年瀕帥師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義已見惡曹之會

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而左氏乃謂宋莊狹其納突之功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魯欲平之會至五六宋卒不許於是魯鄭合而與宋戰愚謂魯為鄭有求固人情之所不免何至二歲中再會三會盟而復盟情狀迫切乃至於此乎蓋惡曹之會宋將不利於魯魯知之故二年之間兩盟四會備其事宋之禮求為自免之計非為鄭也然求者愈卑應者愈傲故卒至於戰春秋備書以責之責魯也亦責宋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穀作紀侯公穀以杞為紀是也愚考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左氏曰魯故也注謂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紀帛字前輩以為疑然紀莒以魯故而為盟有自來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盟義併見下戰于宋此燕人南燕也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姞女為后稷元妃周王業所以基也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召公奭之後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稱北所以別於南二燕皆周家建國而俱以燕為號豈受封之始便有南北之異乎史記謂北燕為山戎所隔至齊桓伐戎開道而後與中國通故其見於春

秋獨後此二燕之辨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左傳謂蔡人殺陳佗而立厲公厲公即躍公羊何氏注乃以躍為佗子故削其葬疑佗子未必為君史記世家躍乃太子免之弟殺佗而立與左傳所載不同姑存俟考

公會宋公于虛 併見下戰于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前此與齊衛伐魯戰于郎者忽也此與魯桓會盟者突也突篡忽者也故務與忽相反而獨善於魯自是

魯鄭遂合

丙戌衛侯晉卒 重書丙戌傳錄之誤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桓兩年之間兩為之盟四為之會以有求于宋左氏謂魯為鄭故請于宋以求息肩宋不之許乃連鄭以伐宋蓋因魯鄭連兵傳會而為之說非其實也夫為人有求固鄰好之不能免何至奔走道途汲汲無寧日若此者乎蓋其盟也其會也皆魯所以自為也愚於惡曹之盟闕之會既辨之詳矣魯事宋無所不至而宋莊乃不肯降心以相從其志在於責賂耳宋莊之篡也魯嘗取其郜鼎之賂今宋人乘三國伐魯願自附以責郜鼎之償其合也以利而已矣鄭突者篡忽者也忽魯之讎也突既篡忽亦願自附於魯以塞宋莊無厭之慾故武父之盟一請而遂獲以篡從篡自為樹黨計其合也亦為利而已矣春秋初年王綱已弛霸政未興宋魯齊鄭各立黨與喜而會會而同盟相與四顧而罔利怒而叛盟叛盟而戰復相對峙而爭利今日為附明日為讎率皆肆情於法度之外中國之大紛然靡所統攝幾厎於亂故春秋於宋魯齊鄭之會盟爭戰詳記而備書皆所以貶也春秋之始五六十年盟會爭戰大率皆貶宋魯齊鄭為罪

之首故於其戰皆目其君而責之論者或以為春秋爵之失其旨矣是役也魯君在而不書若為之諱實亦貶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及戰義見莊二十八年

三傳為說不同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愚以經旨而觀此兩相遇之戰也是時魯與紀鄭為黨宋與齊衛燕為黨齊之所惡者紀宋之所惡者魯魯與鄭齊率三國而來非襲紀則攻魯而困鄭魯人諜知之率紀鄭待之境上伐其謀一戰而却之彼來伐此逆擊適相遇而戰故不書戰處齊侯序宋公之上齊為之倡也或曰春秋何所與乎曰春秋皆所不與而責齊為甚矣宋馮魯允鄭突皆篡國之君其罪皆當討齊方伯之國也仗義而討之夫誰曰不然今乃僭宋人以治魯鄭失其為方伯之道矣春秋先書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目其君也又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哀其民也齊以侯序宋公上坐兵首也或曰前日三國伐魯以有郎之戰而春秋與之今四國伐魯而春秋不與何哉曰前日三國之來衛為之倡主於討亂故春秋與之今四國之來齊為之倡主於治其私非義戰也是以不為春秋所與春秋有事同而褒貶異者此類是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宣死未葬而嗣子朔從諸侯及魯紀鄭戰敗績而歸乃葬其親甚哉衛朔之不仁也春秋不書衛子而以爵書絕之於名教也夫所謂金革變禮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朔之從諸侯戰非為社稷計亦相與逐利焉耳衛宣淫亂失道行同犬彘教之行於家者可想而知是不足深責而春秋垂法後世不容無責也金革

變禮義又見僖三十三年晉襄殺之戰

夏大水

大水紀災也謂夏時之四五六月或以為周正則夏

時之二三四月失之矣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春秋書無冰者凡三皆在春月以冰政不舉而書也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月令周禮藏冰開冰與此略同春秋於正月二月而書無冰者謂藏冰薦冰之月而無冰故書以譏之耳



夏五

胡氏以為聖人因舊史而闕之此闕文也愚以為此修經以後之闕文若舊史有闕聖人必修之矣何必是以天戒為不足畏又不易災餘則祭其鹵率可知故春秋於災後三日而書嘗所以譏其不敬夫豈為不時書乎愚於此又得春秋用夏時之一證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僖公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何以不修故曰此修經以後之闕文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義已見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義已見桓三年夏正中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義已見綱領夏正中

公羊曰御廩者粢盛積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亦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孫泰山胡氏以春秋用周正紀事此八月嘗乃夏之六月書不時愚以為春秋行夏之時此八月嘗時也常事不書以書為其不易災餘而嘗志不敬也御廩所以藏天地宗廟之粢盛令前期三日告災天示之譴為國君者當恐懼脩省以答天戒改卜而嘗可也今不改卜而嘗是以天戒為不足畏又不易災餘則祭其鹵率可知故春秋於災後三日而書嘗所以譏其不敬夫豈為不時書乎愚於此又得春秋用夏時之一證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或曰穀梁子謂以者不以者也然則凡書以皆為貶乎曰否有以貶者有以褒者此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貶也去年宋齊衛燕之君動大師伐魯報宋之戰敗北而回實鄭人來救之力宋不知自反移怒於鄭復以四國伐鄭春秋坐宋以兵首書之曰以責宋也亦責四國也四國以其民為宋人役賊其民者也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取穀用夷兵伐中國亦貶也惟定四年蔡昭侯以吳師伐楚獨為春秋所與為其復世讎摧強楚大有功於中國故蔡雖小國而許之以吳吳雖強而命之以從蔡此春秋褒善錄功之筆因事而見者也故以之一字不可以例觀讀春秋者謹之其詳已著之綱領明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求之為言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天王之尊而徵需猥及於不稟命之侯始之求賻猶曰求其所當求諸侯



三月乙未天王崩 王崩葬義見隱三年

桓王之始立周雖衰而紀綱法制猶未盡壞及宋魯相繼弒君王不能討又從而寵奬之天下於是始不知有王矣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曲沃之支奪宗圖篡王不能討更使尹氏武氏以共助之晉由是不克振以逮於亡鄭於周最睦王始即位奪鄭伯政以畀虢公鄭由是叛鄭當親而疏之曲沃當討而輔之坐此二失威令遂不行於天下至是崩嗣子不克負荷七年而後葬是雖諸侯無王而王亦有以自取焉莊僖二君繼之崩葬皆不見錄於史周自是不復能國賴霸者興而祭號僅保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或曰前此突入忽出春秋書曰突歸于鄭忽出奔衛所以誅簒賊而奔出君也今也忽入而突出忽嘗君鄭矣而書世子突實簒忽者也而書鄭伯何哉曰此舊史所書春秋存而不削示君不能君位雖嫡長終不能自保焉耳蓋忽之為君曾不數月為賊臣悖弟所逐以奔凶徒逆儔既戴突為君反以忽為未成君之世子舊史因其來告而書春秋存而不革一以示君不能君者之戒亦以見忽以世子而君鄭異乎庶孽之干正者耳乃若忽書復歸于鄭突則名以奔之則出於聖人之特筆書復歸見位乃世子之當得復而歸之於其所書名以奔著突之為簒也春秋因舊史而垂戒戒之中而寓深意一字之褒貶存乎其間似此更多惟潛玩乃能識之耳項平甫謂是時忽為君突在外忽止稱世子突反稱君見突雖不正國人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不以為君也此論似是而非者也忽雖不能君無失衆之大惡突雖以狡險竊位無及人之盛美今謂忽不為國人所君謂突雖不正國人君之實不然也春秋辨分之書彼簒人之國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人懷其惠而戴簒賊為君皆春秋之所不與而況突者實無一善之可書乎此因舊史而垂君不能君之戒書世子正所以別異庶孽之為簒者其間自有微旨也或曰突之入春秋執祭仲以見其所以入今突之出祭仲實逐之春秋無討於仲何哉曰入而書祭仲所以志祭仲之外交鄰國突之內結強臣以簒其兄皆所以誅也出而不書祭仲以見君位非突之所宜居舉國之人皆欲逐之不書臣逐討簒之義也而祭仲之罪亦併見矣曰祭仲之納君可得而補出君之過乎曰否忽之出祭仲之為而假手於宋也忽之入祭仲惡突謀已出突而納之非為忽為正而彼納之以反乎正直反覆為利耳

出君納君繫乎反掌有帝王在上若仲者必誅而不
以赦者也○復歸之例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
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考之經實不皆然也蓋有失國而得歸曰復歸者此
是也有以罪見執而復歸者衛侯鄭曹伯襄是也有
書歸不書復者衛侯鄭之再入不與之以復歸也蓋
復有牽復之義出而得復復之於其所也若書歸不
書復則徒歸而已此國君復歸例人臣之復歸不與



此同 復歸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及三十年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齊魯鄭入許既得之矣齊以讓魯魯不取
以與鄭鄭不敢有而使許大夫奉莊公之弟叔居許
東偏而鄭大夫獲居其西偏其意亦欲有之而未敢
遽以為已有懼衆之不與也至是死已五年突入忽
出忽入突出鄭國多故許叔乘之復有其宗社非若
可書者許叔也或者乃謂許叔不告之天王請之方
伯伸大義以復其國乃乘鄭亂而得之以是為春秋
所貶其不然歟是時天王之令不行於諸侯方伯連
帥皆黨党怙亂之人許叔將以誰告其入之也甚難
春秋其無貶乎蓋入一也有入之善者有入之惡者
許叔之入入之善也衛朔之入鄭突之入入之惡也
春秋書許叔入于許既繫之於國復書字以入之與
其能入無貶辭也若以一字為例而不深考當時之



事則失春秋之旨矣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謂謀定許也愚以為非十三年魯及齊交兵未
之有合而齊侯忽以死告今襄始立復與魯通雖曰
修婚姻之好而彭生之禍實權輿於此春秋書以示
警焉耳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牟葛之朝為公羊之學者曰桓行惡而三國相率

以朝之是故賤之而夷狄之此論不為不正但前是來朝若滕若穀若鄫猶存其爵此併爵而去之後朝者罰過於前不無可疑耳董子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貶得其旨矣此不惟相朝又累數俱至僭朝王之禮不奔王喪罪也以朝王之禮而朝魯亦罪也是故去爵以貶魯君不奔王喪而受三國之旅朝魯亦有責責三國即所以責魯謂魯君無貶不可也餘義又見上滕



子來朝穀伯
鄧侯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或曰忽復歸而君鄭鄭有君矣突自外竊入亦以鄭伯書何歟曰此亦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焉耳魯桓與鄭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篡至於再三故魯史紊突而卑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書爵以戒居君位者已不能保則人將取之是其義也夫君之位一而已矣國有君則自外入者賊也君不能君則自外入者寇也突者忽之賊也鄭之寇也今自外竊入櫟人納之諸侯之無道者與之忽為君居內魯不能聲罪致討以致臣民懷貳忽與子亹子儀後先死突卒篡有鄭國甚矣夫忽之不能君也春秋雖存爵以示戒然於突之出則名以奔之突之入則名以入之所以著其篡兄攘國之罪也木訥有得於此其言曰諸侯再入不至於國者惟鄭突入于櫟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而已鄭伯突名而衛侯衍不名衍書復歸于衛而鄭伯突不書歸于鄭此正與不正之辨也衛衍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衍入于夷儀待剽之死非篡也故聖人不名以別之突之出也位固非其位乃篡也突入于櫟將迫兄而出之謀再篡也故聖人名以見其惡其後衛衍自夷儀復得衛春秋書之以明衍之當有衛也鄭突居于櫟終亦入鄭春秋不書明突不當有鄭也得春秋之意故備錄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自去冬迄今夏三書公會再書伐鄭不間以他事誅

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人孰無義理之心忽之正突

之不正皦乎如白黑方圓之易辨忽在外五年莫有

仗義而復之者突甫入櫟五國之君翕然來會如蟻

之慕羶蚋之集醯其故何哉蓋宋馮魯允以其所以

篡者而輔人之篡不惟同惡相濟抑亦惟利是趨鄭

幸其歸乃所以著其過也自去年十一月會而伐師

未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又伐歷三時之久乃歸暴師

一年為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已篡弒未

討前既會諸侯于稷以成宋之亂此復合三國以輔

鄭突之篡謂天下無王而敢為此也物極必復天討

將加櫟之禍且將作矣

附見明年十月鄭昭為其臣高渠彌所弒立公子

亹又明年齊侯討鄭之亂殺子亹輾高渠彌祭仲

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春秋不書其後子儀死鄭突

自櫟入春秋亦不書或以為缺文殆不然也蓋君不能君者於其弒也略之不書所以垂戒於後篡而得國者於其入也廢而不書所以示討或曰齊襄討亂併不書何邪曰春秋不以亂討亂也齊襄躬為獸行怙淫姜以弒其夫名教之大賊也十八年夏賊殺魯君其秋乃帥于首止為鄭人討亂已之罪當討而未討乃討鄭國之亂春秋削而不書不與亂賊以討亂云耳

冬城向

左傳曰書時也若以周正而言則此冬乃夏正之八月八月非水星昏正之時何以謂之時有以見左傳自不能守其周正之說周家四時十二月不改於夏此一證也或曰時則不書此何以書曰為城非其地將以啟釁故書以譏爾宣四年乃伐莒取向此城向必魯莒中間壤地相接處其名偶同立城於此必將以是召釁故春秋書以譏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曰朔何以名絕曷為而絕之梁之說亦同惟左氏具述所從來朔之父宣公躬獸行納急子之妻生朔朔與其母譖殺其兄而居其處因是有國衛人不義朔之所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因衆怒逐之而立黔牟此朔所為奔也春秋不書所逐之人以朔殺兄篡國其罪固當逐是故名以奔之蓋討之也其後諸侯納朔而天王命子突救黔牟則知朔以有罪見黜於王而黔牟之立王實命之則黔牟不得謂之篡而朔非君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桀左傳以為平齊紀且謀衛魯紀甚睦魯為紀謀所以為自全之計蓋十餘年矣今齊僖死襄始立且將用師于紀故魯為會以平之猶曰恤患救鄰之義而魯桓為義之心不勝其為利之心方為紀求成乃因而謀衛謀衛者助朔而攻黔牟以抗王命為利謀耳

義利不並行出乎此則入乎彼魯桓之用心既不能出乎正何以要齊侯之降心於紀為之解讎而戰兵乎故夏五月丙午遂及齊師戰于奚烏在其為盟也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翠軌切

說者謂隱公立之始年即及儀父為蔑之盟桓公立十有七年始為是盟蓋隱公賢君也故儀父願相附於魯桓公篡國之君儀父惡而遠之八年為魯所伐十五年乃與牟葛俱朝至是始會而盟猶曰尋蔑之盟儀父之高風雅懷不苟於有所附從是可見至秋桓遂假宋衛以伐之隱之所善桓之所惡有以知其為人矣書公會儀父盟于趡魯欲親之而不可得也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今年春魯及齊紀會盟于黃曾幾何日遽戰於此齊無信也魯桓自齊僖存時為紀有求及襄之立繼伸前請遂為黃之會盟襄不惟不從乃遽以兵加于魯襄之慢魯甚矣書及不書公為公諱也凡書及而不書公有為公諱者有惡其事而不欲書者隨事而觀可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謂蔡桓侯無子蔡人召蔡季于陳而立之公羊則以季為歸而非立何氏注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而之陳封人死歸而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以獻舞與季為兩人左氏則謂季即獻舞諸儒多從公羊之說謂季以讓國而出獻舞既立季乃自陳來歸春秋所以貴而書之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歸之褒之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左氏乃謂季獻舞為一人使賢者讓德隱而不揚愚竊惑焉木訥是左氏而非公羊舛矣

癸巳葬蔡桓侯義已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及三年宋公和卒

春秋五等諸侯葬皆稱公惟蔡桓侯書本爵啖子曰

蔡季之賢為之請謚于王故仍其爵凡請謚天子錫之策書為某侯史因而紀之東遷諸侯不請謚于王而僭稱公爵春秋因而書之臣子送終之不以禮也其論雖正然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葬者皆稱公不應此獨異蓋公者諸侯在國臣子以是稱之美名也非爵亦猶大夫稱子死而皆繫之於謚美名之通稱者也以子之非爵而知公之非爵無可疑矣蔡桓侯之稱侯此簡冊傳錄之誤不必強為之說

及宋人衛人伐邾義已見上盟于趡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日官失之謂是日不書甲子為日官之咎此亦缺文耳然其說謂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官雖非正卿而其位望視卿所以重其事也後世為日官者僅同卜祝何以使之任底日之事必使士大夫明歷知天文者居卿以底日其職乃舉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魯桓弒兄篡國至是十有八年天王不能討因而善之彼篡賊者亦忘其為篡久矣孰知亂自內作送死彊鄰以迄天誅而春秋乃於是年始復書王正月者何哉蓋所謂王正月者春秋所以垂一王之法非時王之法也其賞善也為天命有德其懲惡也為天討有罪討而曰天乃物理之必至人事之當然雖假手於他人而實天討之所在天討行而王誅亦伸矣春秋為誅亂賊而作奉天討而明王法者也是以於正月之上復書王以正篡賊之罪而垂法於後世夫然後知不書王者十有四年春秋殆有深意論者以為衍文過矣是歲由正月迄於歲終惟書魯桓所以死不間以他事於此見聖人之經為誅亂賊而作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紫公羊夫人譖公于齊侯謂公嘗有言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使彭生害之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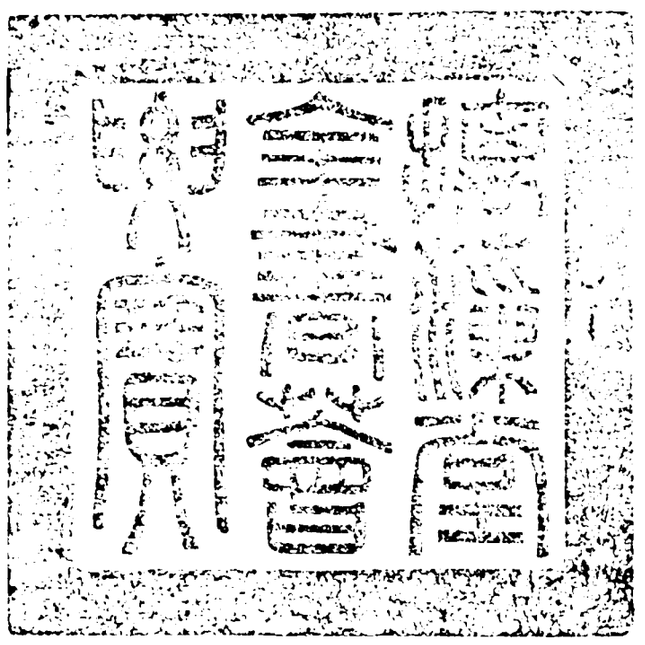
與魯雖為婚姻之國盟會未幾而戰爭相尋蓋敵國也公一旦與姜氏如齊殆天所以致其篡逆之誅非人所能為也方子同之生人已疑為齊侯之子則齊襄淫亂獸行實兆於未君國之先而魯桓辨之不蚤以至此極蓋國君未有與夫人俱寧者也今魯桓敗度違禮挾淫艷以適他國遂送死焉春秋書公會齊侯公與夫人遂如齊公薨于齊先書會繼書與書遂書薨夫人之淫亂失道桓之死襄之殺併見而無以自隱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而書葬公穀皆以為讎在外也愚謂賊苟當討不以內外廢也蓋桓之葬與隱異隱讓國之賢君而為悖弟亂臣所弒魯國臣子皆有討賊之義賊未討不書葬責臣子也桓篡國之賊魯臣子為隱復讎則桓在所討今而送死鄰國受斃艷妻自其身而言固為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於陳子禦之死於蔡殆無以異魯之臣子尚不能為隱復讎則於篡賊乎何有故春秋詛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若曰讎在外而非臣子之責石碏之於州吁又豈以內外而間乎雖然聖人為魯諱微見意而不盡其討賊之辭也詛姜氏葬桓公子同不書即位是聖人用法之深意也○春秋初年魯為望國以周公魯公之威德在焉故也及桓公以篡弒得國務卑屈以遍諸侯之討魯自是始卑莊倚讎襄以自樹立魯益不振僖以權假季氏賢人君子無在位者自是國非其國降而愈下

春秋集傳詳說卷四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同異
謄録監生臣俞　熾

# 欽定四庫全書荟要 經部

## 春秋集傳詳說卷五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荟要卷一千五百三十七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五　宋　家鉉翁　撰

莊公上　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周莊王四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夫人孫于齊

莊公不書即位夫人姜氏去族而孫于齊所以明王法伸大義於天下也莊公者子同是也子同生聖人特見之書法非爲桓喜也爲魯國懼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公羊於桓之遇弑也亦曰夫人諧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乘而殺之則桓之死坐子同故聖人既明著其事於猗嗟序及修春秋又特書子同生以見意是可不思其故邪蓋父有國而傳之於子子必嫡且長而後得在此位庶孽猶不得以干正而況於嫌疑之不謹遺謗國中百姓盡知之曰此非吾君之子厥父又因是以死而猶得竊居此

位揆之人心天理天下大義斷斷乎有所不容是以春秋書王正月不書公即位而夫人姜氏去族而孫于齊明子同不得有魯國而姜氏之罪當討也然則當是之時孰爲當繼孰爲當討曰方魯桓之死於齊也魯有大臣必將上請于王下請于方伯連帥廢子同而立隱公之子夫然後正姜氏預弑之罪則繼世有其人元惡誅大仇復而王法得伸魯國無事矣今子同挾強齊之援襲居篡位姜氏孫齊而旋返賊不討讎不復天經地義幾於泯滅而無餘由立非所當立魯無大臣故也春秋不書即位不與魯莊以君父讎也夫人去族而孫絶之於宗廟爲魯桓討賊也夫豈繼故不書即位而已哉或曰如子所言春秋其不爲魯諱乎曰春秋天子事也所秉之法百王之公法也魯人小惡固爲之諱此其惡甚大有關於宗社之存亡絶續若併爲之諱無以垂法於天下後世然其辭微隱則亦爲之諱矣南軒張子嘗評武后中宗之事謂武氏唐之大賊當討中宗不能君當廢中宗廢而後武氏之刑乃克正有得於春秋用法之意士不通春秋不足以當大事

夏單伯送王姬公穀作逆王姬今從左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穀以單伯爲魯大夫天子名而使之左氏無傳杜預曰天子之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使魯爲之主故單伯不稱使其義正矣單伯畿內諸侯爲王朝卿大夫奉命而來耳若魯大夫當以名書不當云單伯穀梁子明於復讎之義謂魯君見弑於齊使魯主昏與齊爲禮義不可受又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不言齊侯之來逆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陳義據正又二傳所不能及也或曰天王嫁女使魯主之其來舊矣此何以書曰譏周也責魯也魯與齊爲不共戴天之讎莊王知此義則改命他國可也單伯乃於此時奉命送王姬於

魯魯當陳義力辭不受亦未至得罪于王而魯莊幼弱無知不明復讎之義輒受王命爲讎國主昏彼非以共王命也内偪於其母外脅於強齊故爲此耳春秋常事不書此特書單伯送王姬不稱王使譏以非理之禮強使諸侯也又書築王姬之館于外責魯人忘大讎主嘉禮館雖築于外而禮實主於魯忘讎之罪終不可逭也又其後娶讎女以爲妻躬如齊納幣尸女苟可事讎者無不爲矣由莊公自以爲齊出故知有母與舅而不知父讎之當報愚故謂子同不廢則魯無以伸大義於天下此春秋不書即位之意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之禮在春秋屢見而其事不同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死而追錫魯桓儁襄死而錫者也襄之没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策書之



辭也魯桓錫命亦當倣此榮叔之來王不稱天貶也夫罪大惡極王復不能討而爲之錫命死者既釋逆桓以往之戮又貸文姜必不可貸之罪王綱盡弛何以臨制萬國春秋於是去天以示貶孰云其非貶乎

義又見文五年王使榮叔名伯歸含賵葬

王姬歸于齊

堯之女舜也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詩序言王姬適諸侯而曰下嫁於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

者無異辭此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乃天地之大義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由秦漢以來務在尊君抑臣列侯尚主夫屈於婦甚至降其父母下從弟昆不使以尊行而臨帝女千有餘年相承及我朝列聖始明下詔吉俾公主下嫁者修婦道如禮經其春秋之教歟

齊師遷紀邾鄫部

紀姜姓也與齊同所自出據傳齊與紀爲世讎連歲用師必欲墟其國而後已紀自知危亡不復能與齊戰但欲齊存其宗社而勿毀是以有入鄾之議既定於前人遷是三邑而紀付之不校以入鄾之議故齊故也遷其民虛其地因遂亡其國暴橫至甚春秋所深貶也書師書遷言用大衆迫而遷之耳公羊以爲不言取者爲齊襄諱以其志在復讎也復讎之論有益世教但此遷三邑春秋所貶不爲之諱也以齊人而遷紀之邑非戰爭攻伐而得是之謂取非其有而取之事類於盜不待貶而自見矣義又見三年入鄾及莽紀伯姬與四年大去其國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或以爲國或以爲邾婁之邑邑不言伐言伐則國也時莊公年方十五而慶父擅兵伐國漸不可長故春秋書以示戒或曰主少其不可以動師歟曰主少國疑外有強敵存亡安危於是乎繫大夫以身殉國持兵過敵死生以之正也今餘丘者附庸一小國耳要不能爲魯患而慶父出師逐利此自爲私計稔成末年再弒之禍正由久擅兵權威行國中則無不爲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禮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即此是也此一事也自單伯送王姬至齊王姬卒春秋凡四書之曰王姬歸于齊

曰齊王姬卒者繫之齊以著魯爲讎國主昏之罪孫泰山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姜氏身負弒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爲是故筆之春秋聯書之以舉兵向讎國而寢苫枕戈弗與共戴天者子之志也既爲之主昏禮復與之連兵伐人則悖之甚矣烏比而誅之也趙子曰此姜氏齊侯之惡亦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上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耳魯莊是時年及弱冠亦可以自強趙子之責甚當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曰溺者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此論固正但春秋始年未賜族之大夫不皆有所貶此會齊伐衛則貶也不必以去族言書齊則父讎也書衛則同姓也會仇讎而伐同姓不加貶斥而義自見者也或曰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曰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仇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是時莊年十有六固未可責以舉兵向讎國而寢苫枕戈弗與共戴天者子之志也既爲之主昏禮復與之連兵伐人則悖之甚矣烏得無貶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書崩不書葬義初見隱三年

天王不書葬義已見隱三年至是桓王書葬責嗣君也王崩七年乃葬傳者以爲卻尸而求諸侯是時周家無大變故而天王之喪緩葬至是嗣君不克負荷從可想見矣匹夫莫不葬親匹夫而不能葬其親曰生無以養死無以葬以爲人生之大戚周室雖衰王

幾之內幅員千里有臣有民乃緩葬其親至於七年之久不子不君無以自立於覆載之內故莊王崩葬春秋皆削不書著其不能葬親之罪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傳者於春秋書仲書季輒目爲書字既目爲字遂謂春秋之不名之所以褒也於是曲爲之說以求其可褒之善坐是故失春秋之旨者多矣此紀季者名與字不可知而公羊以爲春秋不名之者賢之也爲其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後儒多祖其說愚三復經旨見其爲貶而非褒也齊人連歲攻紀諸侯莫有救之者紀於是大蹙乃俾厥弟季先以酅入于齊冀宗社之猶血食耳此亦甚不獲已而以爲春秋賢之必無是也夫遷國以圖存者古有之而宗社則危而猶存也割地以苟生身爲匹夫而依仇讎之國初無寸善之可書徒以君命往何異乎以邑叛者而傳者賢之後儒因之大率以季爲字而求其所以不名之故甚者謂季自辱其身以全其兄之高辱則有矣不能保有宗社去爲匹夫奚有於高愚恐後之人生當國家危亂之際率先叛去苟事仇人以圖朝夕之安者以紀季藉其口是以不得不辨耳然則子何以知其爲有貶乎曰春秋書法凡諸侯大夫公子奔而返國曰入猶皆有貶此以紀之邑而入于齊書曰入者惡其入也如鄭莊以鄭之祊而歸之於魯謂之爲褒可乎非歸而言歸非入而言入是所謂貶奚褒然則鄭之歸紀之入亦有異乎曰鄭以賂而進言歸罪之也紀以急而入言入言其有所迫而後入弗獲已焉耳

冬公次于滑

此謀救紀也救而書次不與之以救也紀自桓之始年即依魯以爲自全之計魯不能爲之深思遠慮反摟之以敗齊構怨愈深至是爲齊所併莊於義當救而童年未有立志父讎且未暇問而況於捄他人之賢之後儒因之大率以季爲字而求其所以不名之

危急乎春秋書次于滑言其無往救之實徒次而已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曰饗甚矣甚之爲言以前者會于穉而無討今
復饗于祝丘播淫於通道大都天王不討方伯不問
人理絶矣或曰夫人之孫也既去其氏今而會饗乃
復其氏何也曰非復也去氏所以誅其逆加氏所以
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焉禽獸之無別也春秋前
去其族今與之以氏蓋示之以有別亦所以討其亂



倫之罪
三月紀伯姬卒
此紀裂繻先所逆內女也穀梁曰外夫人不卒此其
言卒何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范注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尊
與已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蓋以其匹於國君尊與
已同故不以絶論若嫁大夫則無服無服則不書卒
考之經內女嫁於諸侯而書卒者七人其間復有出
而歸者焉至於卒葬皆書則紀伯姬及叔姬與宋共
姬三人耳伯姬以國亡爲齊所葬愍而書之叔姬伯
姬之娣國亡夫死守節於鄫特録其葬非例也共姬
則遇災而終節行顯著是以卒葬皆書後之傳烈女
者其春秋之遺意乎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是時鄭有二君突在櫟子儀在鄭此遇于垂者或以
爲突或以爲子儀以愚觀之在櫟者僅同旅瑣安能



與諸侯遇必子儀也然則此二君者其孰爲正曰皆
非正突爲甚突之立以弟而篡兄王法所必誅也昭
公既返國突乃入櫟以叛未遑討而昭公爲亂臣所
弒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子儀君鄭十有四年人
無異辭以其得之於外非有求而得異突之爲篡耳
爲子儀者當請之天王謀之方伯連帥思所以自定
其位者而十有四年僅擁虛器烏在其爲君也春秋
於垂之遇而書鄭伯非遇之也示在櫟之篡耳非君

也乃若衛衍與剽其事與此相似而不同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九世矣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復讎之義大矣公羊子於此發之此孔門高弟得之於聖人而傳以示後世公羊子有所授矣諸說多不取愚甚惑焉蓋滅國者春秋所惡也齊襄滅紀自初迄終春秋不從滅國之例則以齊襄所仗者復仇之義異乎其他滅人之國者耳紀侯所以爲善非爲其以鄰入于齊也以去之三年而民之從者未畢猶有太王去邠之風民猶戴君故聖人不忍遂以滅書凡皆以垂法於後世耳大去云者永去之辭如婦人不終于夫家以絕爲大歸亦豈以大歸爲



哀哀其去而不可復返耳胡氏謂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夫不爭而去去而遂不復存聖人何取直與其得民未忍絕之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前輩謂滅人之國而葬其妻豺狼之行婦人之仁是固然矣然此春秋書齊襄滅紀之終事愚三復經旨不見其有貶辭則公羊子所傳信乎其有所授矣嗚呼齊襄躬獸行負天下之大惡而春秋猶不沒其復讎之善所以媲乎爲人臣爲人子不明復讎之義忘君親而事仇者耳周幽王死於申侯之亂而平王親申侯而不以爲嫌魯桓公死於齊襄之殺而莊公事齊襄而不以爲怨春秋明復讎之義正惟二君故其可忽諸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與讎狩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

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穀梁曰此齊侯而曰人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春秋於魯莊之世揭復讎大義以示天下惟公穀知之故於襄之減紀莊之會齊而拳拳焉後之言復讎者實昉乎此故愚謂春秋垂世之經法自公穀而發之孔門高弟親得於聖人者也彼謂東三傳於高閣者用其學而廢其言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既會既饗其無憚亦甚矣茲復往會於師不言與齊侯會于師而曰如齊師師者用武之地是時齊侯出師何向而姜往會之豈非懼四鄰之有討而挾齊師以爲逭死之計與蓋曰會曰饗所以著其淫此其言如齊師者變文也

秋郯黎來來朝

郯附庸也其上世出於邾未王命故名之其後數從



齊桓會盟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邾與郯爲同姓皆附庸小國儀父若字傳者以爲貴之是以字之黎來若名說者以爲夷之是以名也儀父初無可書之善黎來亦無可名之惡此因名字之異而強生褒貶其實名歟字歟在當時已難深辨而況於千百年之後乎若附庸當字則儀父與黎來皆謂之字可也若當名則皆名也不可以此爲褒貶愚於孔父祭仲既詳辨之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書王人之始

穀梁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人公以其逆天王之命也又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愚謂救固善也而王師不言救諸侯相攻而諸侯救之夷狄內侵而方伯連帥以兵救之可以言救今諸侯擅兵伐國王不能令而以兵救之救非所以施於王也蓋伐之爲言天子事也而諸侯

以之救之爲言諸侯事也而天子以之以見當時諸侯之無王而名分幾於埽地聖人作經垂訓于諸侯之伐則削其爵而人之于子突之救則正其名而王人之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其義精矣王人不獨微者凡書王人皆以責諸侯之抗王也僖二十九年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虎非微者責諸侯大夫之抗王人故以王人書是役也五國伐衛將以納朔王人救衛爲黔牟也或曰衛朔以父命而立黔牟以王命而立是二人者皆有所稟其孰爲正曰奉王命者君也拂王命者逆也諸侯有國雖受之於父而厥父若祖實受之於王故諸侯世子之立必稟命于王其或無嫡子而以庶孽爲嗣亦必王命之而後得繼承於其國朔者衛宣廆聚之孽謚殺其兄而篡居其位本無得國之望衛宣死朔立旋爲國人所逐公穀二傳則謂朔實得罪於王以奔而黔牟之立嘗請命于王而王許之以立矣夫以康叔之裔奉王命而君國豈不愈於廆孽之爲篡者乎今五國悖義亂常王所與則伐之王所黜則輔之卒敗王師而納朔於衛放黔牟於周是之謂逆明王在上五國之君皆當誅也故春秋人五國而尊王人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而衛朔之罪亦無所逃於斧鉞之下矣自入春秋諸侯再叛鄭莊侵伐王略及王戰與此五國連兵伐衛而抗王師皆叛也是謂初年之二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曰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愚謂春秋書王人救衛以見黔牟之立王實命之黔之立爲正則朔之入爲逆書名以入著違命之戮也若只以入之一字定其予奪豈能盡春秋之意

秋公至自伐衛

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愚謂出而至必告于廟禮也今公之是行輔朔之篡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穀作衛寶

諸侯連歲伐衛其志在於得賂耳此歸衛俘三傳皆以爲寶蓋齊人取衛之寶分以與四國書魯人受賄而四國併見矣桓莊二公皆黨篡逆以要厚賂宋之鼎衛之俘其事之尤著者也聖人爲魯諱故於鄄鼎則曰取之宋言宋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於衛寶則曰齊人來歸言齊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皆諱賂之辭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而垂訓於後世穀梁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得書法之吉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夫子刪詩齊風存者十一篇而襄之內亂獨居其四南山敝笱載驅猗嗟是也敝笱譏魯桓不能防閑其妻猗嗟刺魯莊不能防閑其母防閑其妻事之順而易者魯桓不能謹之於始防閑其母事之拂而難者魯莊豈能制之於終方是時莊以童穉之年挾強齊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繇故愚謂子同不廢則魯無以伸大義於天下夫子於齊風而存四詩於春秋而書姜與齊侯爲會饗凡六見焉皆所以示王法之誅而垂訓於後世是歲姜及齊侯又會于穀惡亦稔矣明年有無知之禍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三傳解釋不同左氏穀梁得之左氏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注辛卯乃四月之五日月光尚微無雲而恒星不見由日光不以昏沒故也如雨之如而字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也穀梁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竊詳左氏穀梁之旨蓋日沒至於星出之時恒星不見日光猶存也至夜半星隕而又有雨也啖氏以爲星隕衆多而如雨於義亦通此天所以大警當時僭竊暴慢之諸侯而扶周德於未墜也日君象也夏時四月乃正陽之月日光欲入而尚明此周德雖衰而天命未墜之證恒星者諸侯人臣之象是時齊宋魯鄭之君黨篡賊稱兵犯上有欲叛之萌楚夷也復僭王之大號有憑陵中國之心天不見恒星所以警策諸侯之叛者且將示以譴罰故恒星不見至夜半星隕而雨詠其尤無良者也明年齊諸侯始迄天討桓公入率諸侯尊天子攘夷狄以安諸夏豈非畏天戒而修臣職者歟

秋大水無麥苗

此夏時之七八九月也以是秋大水失於種麥是以田無麥苗杜氏以爲夏正之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蕩熟麥及五稼之苗非也或曰秋而種麥無乃太蚤計乎曰月令以仲秋勸種麥毋或失時則課種麥乃秋八九月事秋而失種是以田無麥苗彼謂春秋用周正者以爲大水漂蕩熟麥及苗於義未通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秋一饗三會禮穀齊地姜往會也祝丘防魯地齊侯來會也此淫會也當時蝨行鼠伏亦豈謂人皆知而良史書其時書其地有不容掩焉者聖人因以誅之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此一書自歲首迄于秋暮傳者皆以爲爲伐郕之故愚竊疑焉夫郕小國也前此爲齊鄭所入浸微浸弱不能國矣而魯莊次于郎以侯陳蔡又治戎整軍若將臨大敵其必不爲伐郕也而聖人所以聯書而不

厭其煩者殆有意焉而傳者亦未知之也魯莊之生至是二十有一年彼自以爲出於齊倚齊爲援無復爲父報讎之志而聖人猶望之以復讎之事春而師次于郎以侵陳人蔡人不言師所向也甲午治兵猶意其整軍經武將有所爲也自春徂夏暴露師徒卒之及仇國伐同姓復爲仇所賣無功而還乃書以敗之凡公自將必書此三見之書法皆不書公次于郎不書公次及齊圍郕不書公及師還不書公至而書師還皆所以貶也愚觀當時之事意魯人次郎以待陳蔡其君臣始謀將以有爲不爲圍郕之故而次而俟而治兵也因陳蔡失期不至是夏乃及齊圍郕改計而圍郕非其始所經畫故郕降于齊仲慶父請伐齊師猶有憤激未平之氣豈非魯人至是不堪仇寇之無道始有出而謀之者其事秘史闕書不容強求其說故公羊於乾時之戰以爲臣下有復仇之志而公獨不許其必有所本嗟夫莊公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隱忍事仇未幾而仇亦殄滅無復仇之日矣惜哉

○此一節其始也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其後乃及齊圍郕其中又治兵春秋殆有深意而傳所不載不容強求其故姑闕疑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或曰諸侯以無道見弑春秋或稱國以弑或稱其人以弑言其有以自取也齊襄淫亂不道今而見弑亦天討也春秋爲之從州吁弑之例削無知族以正其無竊位之心也無知弑君自立爲君雖無道而無知志存乎簒罪在不赦若之何無討故從州吁之例去其族而以賊討之胡氏乃云無知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之恃寵而當國以此名亂故罪僖公愚三復此說殆所未喻也使無知者當子少國危之際弑君簒國歸罪於僖公猶可也今齊襄居位既久威福自已無知者亦

既廢絀不用彼因齊襄荒淫不度乘間伺隙而殺之豈得復歸罪於僖公乎春秋去逆人之族而曰貶在其先君以此爲澄源端本恐持論太過而不能得聖人之意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春秋初年三罪三討衛人殺州吁也蔡人殺陳佗也齊人殺無知也皆名其爲賊不以爲君此出於春秋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或曰齊之商人楚之虔弒其君自立爲君及其死也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何邪曰州吁無知之篡不爲國人所君旋即大刑故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善衛人齊人之能討賊也乃若齊之商人楚之虔曠歲歷年然後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既爲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無知之例名之曰賊以匹夫討有不可得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齊襄之存也魯莊幼弱不但無復讎之志而強弱之不敢猶有以藉其事讎之口令襄也既迄天誅魯有可乘之釁仲大義而伐之尚能戡讎人於既死而魯莊屈國君之尊而及齊大夫盟將納糾焉是不過爲植黨市恩之計於復讎乎何有書及齊大夫盟以國君而盟讎國之大夫貶之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皆有子字

經書子糾凡再曰子云者當立而未成君之名耳杜注以子糾爲兄小白爲弟公羊曰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也穀梁曰齊人殺無知而逆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先入又殺之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聖人之經以一字定予奪糾再書子著其於序爲長此春秋予奪之所繫也小白雖繫之齊而不以子稱者所以示別於子糾不稱公子著其殺兄之罪也糾與白皆僖之子襄之弟也襄以淫亂得弒長亦正也由魯人納之也緩而小白以內援自莒先

入據有齊國昭十三年傳曰桓公有國高以爲内主故入之易而出師以拒兄既敗魯兵遂推刃於同氣此人倫之大變春秋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所以著桓公殺兄之罪論者以前史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糾爲弟而桓之殺之爲以兄殺弟愚以春秋再書子與公穀二傳所載及史記世家而知糾於次當立糾兄也桓弟也桓公殺兄之罪與攘夷之功各不相掩聖人於春秋著其罪於論語録其功似不必以彼而廢此以後世之事而言如唐太宗之爲君自是曠代之英主其平定海内之功與殺兄之罪亦不相掩建成與太宗更相忌害爲太宗所戕猶不免於清議之僇子糾既敗不過爲奔亡之公子桓公必取而殺之乃已其用心慘甚視鄭莊克段過之謂春秋無誅可乎○納字之例有三有書納而不書伐者晉人納捷菑于邾不克納是也有書帥師而納者趙鞅納蒯聵是也是皆以兵而納納之正否經之褒貶不繫乎一納字要當觀其所以納而後識書法之深旨若執一納字而定褒貶則拘矣入字亦然有以内援入者有以外援入者有當入而入者有不當入而入以篡而入者褒貶亦不專繫於一入字許叔入于許入之善也小白之入陽生之入突之入入雖同而所以貶者則異觀經之全文與上下文乃見以一入字而定褒貶亦拘矣餘義見下文齊人殺子糾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齊仇國可伐也以復仇而伐之魯莊之所得爲也今以納糾而興師意不在復仇也仇有釁而不討乃爲仇國納公子焉納公子豈無他國非魯國所宜納也此公自行不書公貶也此一説也公羊以爲魯人是行以納糾爲名而伸復仇之義公自行不言公復仇者在下也以臣下欲復仇而魯莊無其志是故貶之公羊必有所本此又一説或曰春秋爲魯諱敗乾時

之敗獨不諱何哉曰先儒以爲及仇戰而敗雖敗亦榮是故不諱愚謂列國相戰爭一勝一負亦事之常本非國惡何有於諱而況敵讎而敗雖敗無傷也春秋必不以敗爲諱三復經傳是時魯人不堪齊之侵暴蓋有欲與之戰者故自是而後長勺乘丘再戰再勝憤悱之所成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書納子糾糾所以稱子明糾於序爲長而當立也此書齊人取子糾而殺之明弟殺兄之爲不義也此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子糾以路人絶之絶之於天倫所以大誅斥之也魯不能納糾又舉以畀其不義之弟使受而甘心焉魯亦有罪矣穀梁曰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得春秋之意○齊桓始年之三過殺子糾也滅譚遂也降鄣遷陽也春秋書法功罪各不相掩亦是責備賢者之意學者不必曲爲回護

春秋集傳詳說卷五

春秋集傳詳說卷六

宋 家鉉翁 撰

莊公中 是歲莊王十四年齊桓公元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此敵讎也讎伐我而敗之我之所得爲也左氏詐戰之例本不可用而況以此施之敵讎之師乎胡氏曰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爲敗敗之者爲主故書魯爲主以責之愚謂胡氏以左氏記事之常辭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 遷國之始

自莊公立宋魯久息兵至是以爭宿而有隙宿者介于宋魯之間小國也宋欲屬之魯亦欲屬之宋將遷宿以自近魯出師與爭春秋聯書之責宋也亦責魯也遷國之例穀梁曰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遷有三義有自遷者有爲人所遷者有怙其强大而遷人之國以爲細故與鄰國搆兵春秋所以爲魯書責

之遷是也春秋予之又如蔡遷州來吳人遷之許遷葉楚人遷之則夷狄遷中國諸侯遷之而不能撫之者也惟邢衛之遷在春秋二百年中遷之最善者後莫有繼之者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桓公既殺子糾再以師加魯又挾宋而與之俱此桓公初年之過舉春秋書齊師宋師次於郎見其兵勢之盛止而未進者其謀叵可測耳魯莊乃能自將直敗爲詐戰魯莊初年敵仇之兵四戰三勝吾以爲春秋幸其能如此無敗也齊之師曲又連宋與俱則敗也木訥乃云齊桓不忍鬬其民全師而反聖人許之吁有是哉齊桓既得國敗魯兵殺子糾忽心未已又爲長勺之役至是又與宋俱出師侵魯此豈不忍鬬其民者乎霸者所爲未能純乎天理初年之齊桓與中年以後之齊桓有若兩人當與而與當責而責聖人書法公如天地學春秋者不必爲傳例所惑據檀弓上篇乘邱之戰乃敗而非勝此亦經之疑也姑存於此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義已見桓二年蔡鄭會于鄧

穀梁曰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服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公羊亦曰曷爲絕之獲也愚謂荊者楚也曷爲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當時固以荊而狄是膺荊舒是懲詩所謂荊即楚也當時固以荊而目之豈其初得封之本號歟及東遷以後兼并羣蠻斥地漸廣有熊通者求進爵於周天子弗許遂僭號爲王其草號爲楚亦當在此時僖元年春秋既書楚之吁有是哉齊桓既得國敗魯兵殺子糾忽心未已又爲長勺之役至是又與宋俱出師侵魯此豈不忍人伐鄭而頌猶以荊舒爲言中國之人未盡知之耳公羊以爲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謂春秋以漸進之其不然歟如吳如越如戎如狄其號始終惟

一不以草號爲進退褒貶也春秋先書荆後書楚亦因魯史之舊文紀其實耳若夫書荆而不及其爵不齒之以人則春秋所以狄之也爲其僭王而有憑陵中夏之心是故狄之徐與吳越皆以是故僭於夷狄非特一楚也劉原父曰吳太伯之後楚祝融之後徐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本無以異惟其僭王是以夷之然猶不欲遂絶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絶人也此論固美然既以其僭號而夷之必其能削去僭號自同於齊晉之尊王夫然後可以引而進之且是時戎有姜姓之戎狄有姬姓之狄皆自以爲先代之後不特吳楚越爲然春秋雖欲進之彼甘於爲夷有不得而漸進也不書戰而書敗夷之而略之也著夷狄非中國諸侯之匹也不書獲蔡侯而書以歸公羊謂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諸侯是也獻舞書名謂其不能死難而見執於裔夷也此春秋辨内外之始故法度尤嚴其後夷患日深書法與此少異皆爲中國憂非進夷狄也義又見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僖元年楚人伐鄭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凡書滅罪在滅之者不在亡者此聖門遺訓公羊子有所授矣此滅譚及十三年滅遂再書滅皆以著齊桓滅國之罪方是時桓之功烈未聞於天下而先以其私怒滅兩國焉春秋雖欲進之彼甘於爲夷有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湯武不爲也仲虺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對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而言上文以言善善下文以言惡惡非乘其弱昧欺其亂亡而取之也而況齊桓以私

怒滅譚滅譚不已又滅遂聖人特書以示貶木訥駕空立說謂其滅譚以威楚聖人予之非但不得春秋之意又加誣於成湯之行事以此釋經實誤後學愚不得不辨若夫譚子奔而不名猶存其爵正所以著齊桓滅國之罪爲其滅無罪之國故不名云耳自是國滅而其君奔者不名楚滅弦狄滅溫是也誅在滅者不在其君徐子章羽則以先服後奔之故名以貶之蓋以國滅而奔者義不事讎志存興復是以猶爲



春秋所予國滅而不能奔甘於事讎而不以爲恥或爲所執以歸尤春秋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後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爲愍懷爲叔寶爲皓爲禪者吁可歎哉魯滅國義見隱二年滅夷狄義見宣十三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氏謂師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諸說多本之愚謂魯莊及齊宋三戰三勝春秋皆書公敗某師於某豈三戰皆未陳而薄之也蓋書敗績者大崩曰敗績是也書敗某師於某者僅能卻敵自救而已必持此一例以律其餘則窒礙而不可通矣魯弱國也莊公辱君也積爲齊人所欺有父之讎而不敢報今焉稍克自振春秋喜其能立是以書是役也宋以齊故再以師侵我魯敗宋猶敗齊也故無貶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所以書錄魯莊之能恤災也魯與宋比



歲交兵然猶不廢弔恤之義春秋嘉之是以書

冬王姬歸于齊義已見元年冬

此魯莊受命于王再爲齊人主姬之昏書法不與元年同者仇人已殄故也孫泰山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仇再與齊接昏姻也孫公之論正矣然是時魯莊且將請昏于齊惟恐其不能得則於奉命主昏復何所恤春秋詳記而備書著魯莊忘親事仇之罪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者伯姬之娣紀亡伯姬卒齊人葬之因是見叔姬者愚意其從紀侯大去其國至是紀侯死歸于酅蓋以紀之宗廟在焉故也杜氏以爲自魯歸酅非也是時紀既亡矣而春秋猶書紀叔姬者錄叔姬也錄叔姬是以存紀於既亡之後叔姬婦節不與紀俱亡也公羊謂歸于酅者歸於其叔叔其可歸乎蓋紀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紀侯雖死於他國亦當祔於酅廟從其祖此禮之變其亦甚可哀矣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春秋書弒君而及其大夫者凡三人皆所以錄死節之人雍然從之甚矣宋國之無政而閔公之不君也案左傳莊公之薨而曰仇牧不能豫警而遇盜也杜氏以名字爲褒貶乃曰仇牧不畏强禦有得於聖人褒錄死節之意傳注每因書名而求其所以書字之故曲爲之說以褒之其病甚大讀春秋者不可不知也仇牧名也君前臣名禮之大節劉氏之義正矣或曰左傳太宰督亦死於此難矣以不得書曰督者即此更多宋萬南宮萬也以討故去其族餘義見桓二年宋督之弒前日弒殤公殺孔父之人身負弒君未討之罪今復爲盜所殺此亂臣迄天討不可以死節言矣舊史固與仇牧同書聖人削之愚意修經之際一筆一削似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魯囚也佚獲而歸以一朝之忿弒其君更立君焉彼非當國大臣素執權持要之人而弒君立君國人靡然從之甚矣宋國之無政而閔公之不君也案左傳莊公大心及戴武宣之族舉兵討賊南宮萬奔陳猛獲奔衛宋人皆取以歸正其典刑立公子御說爲君其事與衛人殺州吁相類而春秋不書良有故

也宋莊與華督內外合謀弒殤公而篡有其國周無王不能正其戮也今宋莊雖倖免而嗣子卒以弒死華督首惡乃爲南宮萬所殺此天討之加於亂賊者也萬雖有弒君之罪而所殺者乃殤之賊故春秋不與督以死節而萬之討亦併廢不書示督與萬俱有當討之罪也賊討不書葬宋不告魯不會也

附見是歲莊王崩僖王立王崩重事也魯史廢而不書春秋因之貶在王矣人君之身風化之所自出莊王即位七年乃克葬親不子不君無以逭名教之責春秋於其崩也削不書所以著其緩葬之罪而垂法於後世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創霸之始傳曰會以平宋亂春秋與之齊侯書爵褒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所同屬也或曰孟子謂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春秋於齊之始霸爵桓公而人諸侯謂聖門賤霸豈其然乎曰孟子談王道於衰世故霸功在所不錄春秋垂王法以示萬世命德討罪賞善罰惡如元氣之行乎四時洪纖高下各遂其性而共由乎王道之中法即道也非王道之外復有王法也孟子謂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言聖人之門不學爲此等事非盡廢天下之功而弗錄也而況霸者伯也古者分天下屬之左右二伯八州侯牧咸聽命焉周名分陝乃三代相承之制周衰二伯不建已久方伯有能以尊王室正諸侯攘夷狄爲事者是所謂伯也王道盛明中國尊安固何事乎伯王綱陵夷諸侯恣擅猶幸天下之有伯故夫子平日議論間有取於齊桓爲其能以尊王室正諸侯攘夷狄爲事也及脩春秋於北杏之會惟齊侯書爵諸侯在會者皆書人書爵貴之也書人示衆望之所同屬也自周室之東威令久廢楚僭王而楚首叛猶肩鄭又叛齊襄率宋魯陳蔡敗王人救衛之師而五

國皆叛矣環視四方莫有能倡義尊王者桓僖之際
周之不亡者幾希幸而桓公出焉毅然以天下自任
文武成康之業所以未墜於地桓之功居多春秋之
爵之豈徒然哉胡氏乃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
推戴以爲盟主是爲無君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齊
桓稱爵其與之也又曰誅諸侯正也與桓公權也必
若此是權與正判然爲二也其首者見爵其從者有
誅是春秋略其首而治其從必不然也而況齊自始
領及之茲舉其略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謂齊爲北杏之會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滅而
戍之會而不至者固爲有罪罪未至於滅國也霸者
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此不過爲拓土開
疆之計先王之有天下也以興滅繼絕爲事而霸者
滅國不忌是之謂無王滅譚貶矣滅遂又貶齊無所
逃罪春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功
過不相掩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胡氏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齊襄爲仇今既易世可以平矣是以春秋皆爵之而無貶愚謂敵怨不在後嗣者謂疆埸小忿可以釋怨於易世之後若不共戴天之仇怨無時而可釋如公羊子所陳者春秋之義也魯莊於齊襄之未死也不以爲仇而莫之報春秋責之屢矣及齊襄既死因納糾之怨與齊屢戰敗之於長勺又敗宋卻齊於乘丘聖人喜其能自强書以録之猶望其能伸復讎之義也蓋魯莊至是始壯而有知苟能因是二勝伸大義於讎人已死之後猶足有辭於千載曾未幾日而爲柯之盟矣聖人前日責之甚深望之甚切及是而無責始以會盟之常書之非與之也曰公曰齊讫公與齊始特爲會盟也諸侯皆在而魯預猶曰以從王事會盟之公也今齊魯特爲盟會自是遂解讎釋怨請昏於齊朝夕奔走於讎國之庭而不以爲媿蓋自柯之盟始謂春秋無譏不可也春秋爲魯君頻弒臣子不能討賊而始爲平王莊公不能復父讎而始故以齊襄之無道能復世讎則與之蔡昭之微弱能復父祖世讎摧强楚而入郢則大書以褒之夫豈爲讎人之身已死而怨可釋乎胡氏謂柯之盟春秋爵之無譏而以公羊子復讎之論爲不然所闕甚大不得不辨公羊所載曹子手劒脅盟事皆傳聞之訛辭非經意所繫故略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案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齊以諸侯伐宋請師於周王使單伯會之自東遷以來諸侯擅興兵相侵伐不復知有王室今齊桓用師於宋必待王人與俱彼非不足於力也以爲征伐當自天子出必如是而後有以服天下之心霸政之所先也公穀諸儒因元年送王姬之誤以單伯爲魯大夫失春秋書會伐之旨矣魯大夫出預會盟征伐不書字也此單伯乃畿内諸

侯周之著姓即元年送王姬之人非魯大夫也於霸政有闕不得不辨或曰宋當伐乎曰自入春秋宋魯衛鄭皆有無王之心皆當黨篡賊而違王命討其罪類當討也而宋爲大國所當先治今奉王命而往雖未造其國都而彼已知懼餘皆從風而靡矣曰北杏之會齊書爵此書人何哉曰此春秋責備賢者之道也前日北杏之會不請於王今宋人背北杏之會乃請於王而伐之故雖與其尊王而書人以少之惟其



與之以霸是故責之也備自是齊書人而序之宋之下者再三皆貶也責備霸者之道也

秋七月荊入蔡荊以號舉初見十年秋九月

魯桓二年書蔡侯鄭伯會于鄧左傳曰始懼楚也是時楚氛未張鄧人三甥已有亡國之憂至莊十年敗蔡於莘以獻舞歸及是入蔡又明年伐鄭十年遂滅鄧兵始於鄧侵及於蔡遂伐鄭而憑陵中國春秋書之著荊蠻逞志之漸是行也入蔡而不有其以齊桓



創霸猶有所憚而不敢肆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書單伯會諸侯以王命而會諸侯也序齊侯於宋公之上以王命予齊以霸諸侯也霸與伯同侯爲二伯序於公上其來舊矣齊之霸自此會始木訥謂單伯爲魯大夫四命之卿是以不名僻說也魯大夫豈有書字而會諸侯者乎僖八年公會王人諸侯於洮九年公會宰周公諸侯於葵邱公在會也今此公不在



會而王人出會諸侯豈得強指單伯爲魯大夫乎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冬甫會鄄春又會焉春秋書以譏之也桓之意若曰去年之會王人臨之今日之會我尸其尊夫如是而後謂之霸抑亦卑矣吁桓公管仲而果知尊王胡不及茲始霸率諸侯朝王取周名分陝故事而一施置之是亦二伯而已矣不知出此而以尸會爲尊其後晉文繼之霸終於不朝而坐致天王於踐土跡桓之

所爲也是會也左氏以爲始霸非也十四年冬王人在會齊先宋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姜氏即文姜也曩以如齊之故而遺禍於魯國齊桓所當遠嫌弗即以示儀于諸侯乃猶聽其來歸置往愆而弗問婦人有寧親之禮無寧兄弟之禮姜不足責而齊桓可責甚矣遂使文姜益無所忌十九年二十年比歲如莒煽淫風於魯國哀姜之遺患再世桓近足以大警羣聽令爲宋而伐鄭非名也故貶之序於宋下不與之以霸討也

秋荊伐鄭是歲荊始伐鄭

鄭莊之有國也四鄰不敢褻視楚朝夕睥睨莫如之何也莊死嗣子不克負荷姦臣執其國命出君立君繫於掌握內亂仍作衰政畢露齊伐其北楚闖其南左撫右動幾無寧歲使莊公不以祭仲遺其子鄭國之禍豈至是哉鄭之衰亂姦臣孽子比而爲之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或曰宋齊衛合而伐鄭鄭可伐乎曰可伐可伐則何以序齊於宋之下曰伐不可以其罪也鄭昭以嫡子君國突與强臣合而篡之昭得返國突又與强鄰合而撓之據櫟之堅以號召党昭以弒死突之爲也齊桓始霸謂當聲突前罪請于王明正其戮宣示遠近足以大警羣聽令爲宋而伐鄭非名也故貶之序於宋下不與之以霸討也

秋荊伐鄭是歲荊始伐鄭

鄭莊之有國也四鄰不敢褻視楚朝夕睥睨莫如之何也莊死嗣子不克負荷姦臣執其國命出君立君繫於掌握內亂仍作衰政畢露齊伐其北楚闖其南左撫右動幾無寧歲使莊公不以祭仲遺其子鄭國之禍豈至是哉鄭之衰亂姦臣孽子比而爲之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公羊有公會字今從之

盟非盛世之美事有能公天下而爲之盟尚春秋之所與也自齊桓創霸一會王人再會諸侯皆會而不盟至是始爲之盟小大畢至人心趨頓異於前日蓋信而後盟不苟盟也是以聖人特書同盟以奬之在易同人初九出門同人無咎桓公其庶幾乎前日之爲盟者同宗之吝不足言也木訥援周禮衆見曰同衆同而盟於方岳之下是謂同盟雖證得同盟二字但王巡守之禮不可施於霸國幽之同盟乃春秋特筆創義不必援周禮爲證然同盟有變例時之不同其義亦異此兩幽之同盟褒其同也及晉霸既衰楚氛日熾當成靈景厲悼之際凡書同盟皆幸其猶能同乎中國非盟之盛者也又有天王崩不奔喪而爲盟與王人下預於列國之盟及其他義不應盟而爲盟者皆以同盟書則同盟之變例所以貶也學者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是會也既褒其能同必



邾子克卒

邾儀父以附庸之國而得列諸侯傳者謂齊桓爲之請於周而命之曲沃武公以支宗而篡有晉國王亦以是歲命之爲侯邾子見録於春秋而武公者名不登於簡牘其舊史缺書乎抑聖人以其篡竊不道削之而不録之乎是時周雖浸衰而人心猶知戴上爵命必自天子出而後足以臨制其臣民而僖惠不君令慶賞愈不行於天下矣嗟夫儀父之命出於齊桓之請而當時莫有議其非者當也曲沃之命出於天王之自爲而諸侯用是益解體逆也此霸權所以益張而王綱所以愈替有國有家者其可不以是爲監乎

附見是歲僖王崩崩葬皆不書於春秋論者類以爲天子不告諸侯不會故不書是時禮教雖壞鄰

邦小國之喪葬魯猶使大夫往會豈有於天王而慢若此乎蓋周室東遷至於僖王愈不能君矣只以一事而言曲沃武公父子三世作逆弑君篡國有不可勝誅之罪而僖王乃於是歲將終之時命之以一軍爲晉侯前史謂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獻之僖王而得封王所爲若此謂天下事至是必不可爲殆不然也先正司馬文正公著資治通鑑始於周威烈王三十三年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以爲是時周雖微弱名分尚存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併弃之先王之禮於斯盡矣司馬公之論甚大其實壞法亂紀崇奬篡賊命之以爲諸侯自僖王命曲沃始威烈王之命韓魏趙乃其末流之弊也周自僖王而後愈不能君職此之故舊史不書崩葬春秋因之良有以也或曰曲沃武公固篡國之君詩無衣何以猶有善辭聖人於唐風而取之於春秋而斥之詩春秋之去取其不同歟曰子善問無衣之詩蓋刺武公而非美之也其言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言其未受王命而先僭諸侯之車服乃未受封以前之刺詩也序者誤以爲美辭不可不辨也蓋唐風十六篇前後多刺惟無衣序獨以爲美詩人用心正大豈有專刺失國之君獨有取一篡賊乎詩序固不可廢亦有元本無序後人以已意而强補足之要當辨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是歲惠王立

公穀皆以鄭詹爲鄭國之佞人必有所本左氏以鄭不朝而執詹愚謂鄭去年預於幽之盟曾幾何時不應遽執其使蓋鄭國佞人爲突所信任桓因其來而執之命韓魏趙乃其末流之弊也周自僖王而後愈與穀梁謂人者衆辭以人執與之辭也但春秋凡執皆書人其執也有是與否不可槩以書人爲辭要當

隨事而求書法之旨

夏齊人殲于遂

遂者亡國之遺民也齊人戍之恃其强大以陵暴遺民遂之五族饗齊戍醉而殲之幾盡穀梁曰無遂而言遂存遂也言遂猶有人也魯莊以千乘之國甘於事讎而不恥遂之遺民鼓其餘勇猶足以殄滅齊戍春秋特爲之書義之也亦以爲忘親事讎者之媿

秋鄭詹自齊逃來



前稱人以執執之是否猶未見也繼書鄭詹逃來而後知執之爲是爲春秋所與也逃者有罪而逃刑之辭鄭詹自齊逃魯魯輒受詹之逃而不以爲非魯亦有責焉耳齊人之執爲是則魯人之受爲非魯與齊雖爲世讎而罪人逋逃非魯之所當受霸國執之而列國逃之罪在列國無可疑矣何休以鄭詹見用於魯卻恐未然魯之用事者不聞有鄭詹也

冬多麋

杜注多而害稼故書孫氏曰以有爲災而書者麋是也以多爲災而書者麋常有之物今以其多而害稼故書以記異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鄭氏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以夜而食夜食則屬前月之晦愚謂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可見則亦屬朔日之朝謂之晦日其不可歟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杜注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此一説也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穀梁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左氏主戎備無素而言公穀主公自追而言前此公盟戎會戎皆不爲春秋所與今追戎以書法而言與公之能追公穀之説是也公若使

大夫帥師以往則爲具文逐賊不足言矣今公自將而追之至於濟西書公追戎者嘉公之能自將而追戎也有國有家者以攘夷爲重事諸侯爲天子守土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攘夷狄以固諸夏此職分之所宜爲也諸侯若誄之大夫大夫復誄之士卒則皆望風退卻而國非其國矣○追有二追之速雖不能與戰春秋無譏此是也追之緩不能及春秋所譏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于鄑弗及弗及云者追之緩不能及也

秋有戎

穀梁曰射人者也杜注短狐也含沙射人爲災疏云一名射景謂其伏水中射人之影而人不悟其後慶父通於哀姜陰蓄異謀而公不能察以召末年之禍戎爲之先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是秋周有子頹之難惠王出居於鄭之櫟春秋不書義見二十一年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又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左疏謂鄄衛地陳娶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媵至鄄聞齊宋爲會將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與二君會盟合此二說而經意見矣夫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盟霸主而可以遂事往乎蓋結也送媵至鄄適聞齊宋爲會謀將伐魯故遂事而往盟將以伐二國之謀反以速二國之來伐其心則是於禮則僭是以有貶然細味經旨貶之中猶有與焉或謂結以僭盟召寇不然也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乃古義也公羊子有所授矣或曰公子遂會趙盾於衡雍遂會雒戎與此孰是愚謂結知齊宋將伐

魯而往盟之忠也雖戎未嘗爲魯患而遂也檀盟之
專也豈可以例觀乎
夫人姜氏如莒
此文姜也比歲再如莒春秋書之非特責魯亦責齊
也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猶有望於齊桓之正之前此
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罔所忌憚蕩遊及莒
非唯魯之辱亦齊之辱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之霸也魯獨會之後讎國可無會也其後及齊
人戰又及齊人宋人戰讎國可與戰也又其後同盟
於幽矣而齊宋乃復爲此來說者以爲魯受鄭詹之
故或又以公子結遂盟有以召之夫結知齊宋之謀
不利我故盟以伐其謀非結之名之也然春秋之書
之責齊也是歲成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
周而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
伐魯前日創霸假王命以服諸侯今王室有難而不
能以兵勤王是春秋所責也故三國皆人以貶之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外災何以書爲魯弔故特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穀梁作伐我公羊左氏作伐戎伐我貶齊也伐戎亦
貶齊也是時成周有子頹之亂五大夫以衛師燕師
伐周而立子頹惠王出居於鄭之櫟齊桓身爲盟主
若罔聞知明年鄭伯虢公胥命於弭以兵討叛殺子
頹及爲亂者王入於王城齊不能預也王室傾覆則
坐視而不救戎未嘗爲中國大患伐非所先也去年
伐魯今年伐戎大率皆逐利而自私於王室何有春
秋人之所以貶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據左傳十九年成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於鄭之

櫟至是鄭伯虢公以師納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之爲亂者王入於王城春秋不書是必有意而傳者缺焉嘗究觀周之所以亂前後如出一轍幽王寵褒女而廢申后逐太子申侯以犬戎作亂周是以東遷再傳爲莊王周之衰也滋甚而莊王復以嬖姚女寵子頹而召亂惠王播遷越三載乃復而惠王之身復爲惠后所惑寵叔帶幾欲動搖元子賴齊桓爲之正之而帶卒挾狄師爲亂于他日比至景王又以寵子朝故馴致大亂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幽王以是失國喪身而子孫不戒亂生嫡庶至於再三而未已嗟夫文武周公詒厥孫謀者若此而後世猶以是覆亡相踵愚意聖人脩經至頹帶朝之事重爲之太息書不書皆以寓戒厥旨微矣義詳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



今而死書鄭伯突卒及其葬書葬鄭厲公夫豈無其故哉周惠王以子頹之亂出居於櫟諸侯勤王者獨鄭與虢耳厲公雖有篡國之罪亦有勤王之功是以春秋於其卒與葬而復錄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王正月而下而書肆大眚此周肆大眚也惠王以子頹之亂播遷於櫟去年春虢鄭納之以國之未靖復爲虢之狩至冬而復歸成周於是爲肆大眚以安反側非魯肆眚也爲穀梁之學者以爲文姜罪應誅絶春秋書肆眚而後書葬明王法以示後世其不然歟蓋春秋必有事而後爲是書法未有當時無肆眚之事而創爲之書者也此周眚何疑程子不以後世肆眚爲然愚謂眚災肆赦盛世之美事然亦赦其罪之可赦者耳至後世有肆大眚者焉則舉天下之人與

之蕩滌垢瑕大布維新之治非古者眚災宥罪之意然在後世有不得不然者矣古之爲治也刑以輔教不主於殺至周衰羣后放肆殺人族人皆出乎典章之外降而秦漢之世專用重典以毒天下雖欲不赦其可得乎論者每與孔明大德小惠之語謂赦爲不然吁使當盛明之世刑罰無頗何以赦爲惟亂世多淫刑故不得不赦此救弊仁民之要務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親弒其夫淫奔於齊惡聲被於宇內律以常典有不可勝誅之罪屬周天子肆大眚適當葬時聖人書肆眚書葬比事以見義言天王失討有罪使之得以禮葬云耳或以爲齊君請於周赦其罪而後葬者非也肆大眚不專爲魯也○婦人從夫之謚至於末世有自爲謚莊姜定姒從夫也魯桓之夫人文姜襄之母定姒景王之后穆后自爲謚也宋共姬則又以夏五月

節行彰著而獨得美名者也要以從夫爲正魯有兩之妾母自謚哀之妾母從夫謚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氏以御寇爲太子劉氏曰以爲大夫非大夫也以爲世子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爲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誓爲世子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爲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愚案春秋殺大夫公子例有三有書殺大夫者焉有書殺公子者焉有書殺其大夫公子某公孫某者焉殺大夫譏專殺也殺公子公孫譏骨肉之相殘也殺大夫公子某公孫某又譏其不當使公族世其官復以罪而殺之也然此乃春秋之常法而變例則隨事見焉不可執一例而求此陳人殺其公子左氏以爲太子必有所本然不從目君之例則國亂無政爲衆人所殺非其君之罪胡氏之說得之不稱世子當立而未命

春秋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書首月以紀時變無以仲月首時者何休謂譏莊公取讎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可以首時鑒矣杜氏以爲文誤或曰五月之下有脫事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曰此齊之貴大夫曷爲就吾微者而爲盟也穀梁曰不書公高傒伉也魯人忘君父之大讎請昏于讎國齊既許之而使高傒爲之先要魯以盟其儆魯也亦甚矣春秋之責齊也雖爲魯諱亦責魯也以下文書公如齊納幣見春秋之責魯深矣夫讎國以儆而加我不惟不怒反更屈千乘之尊與其臣伉盟又躬如齊納幣彼固無所恤春秋爲之諱之乃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而垂法於後焉耳或曰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與此同否曰其事雖同其伉不同彼時公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及公盟故春秋深責晉人之無狀去處父族以示貶此則齊魯均責焉耳



蓋諱之中而有權度存焉不可以一律觀也又有諸侯之大夫來魯涖盟及魯大夫與諸侯爲盟者不皆爲伉必如處父高傒而後爲伉耳要當隨事而觀以求聖人之意

冬公如齊納幣

凡納幣不書此所以書母喪未再期請昏於齊又棄宗社之重往從讎女爲淫是故書以譏之不一譏也是行公羊子目爲陳佗其亂常無別有不可道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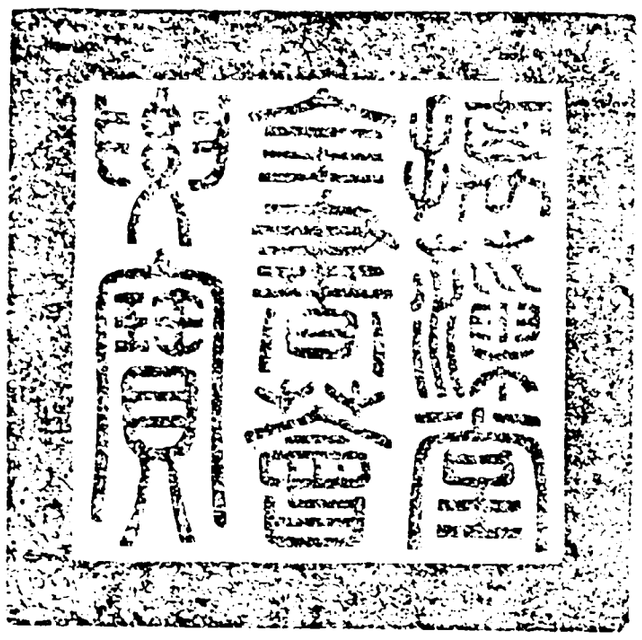
或曰魯與齊既爲會盟春秋無責今而通昏不亦可乎曰主夏盟者齊桓也今納幣而請昏者齊襄之女讎女也盟讎人之弟猶曰爲其霸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妻豈無他族必讎女而後娶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吁文姜親弒魯桓罪未討而死今桓之子娶姜之姪蹈覆轍而不以爲戒其愚不仁亦甚矣厥後哀姜通於共仲般以是死閔以是弒皆跡文姜之所爲莊公實有以致之自作孽不可活豈

不信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詳說卷六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梅　德
謄錄監生臣張同異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於其納幣也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親納幣非禮也及是又曰桓之盟不致此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何休注公之納幣實以為淫不譏喪娶而譏納幣舉淫為重也又曰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故危之公羊之說必有所授納幣猶曰為強國屈觀社則淫矣父沒於齊而子不戒其不為陳佗者幸而免耳是以再出而再至

祭叔來聘

隱元年祭伯來非王命也是以譏其外交此祭叔之來書來聘必有使之來者非王使之而誰使與祭伯之來辭若同而義則異何休以為不與天子下聘淫人近之矣魯莊春而如齊納幣自齊來返夏又如齊

觀社中間祭叔下聘威顏咫尺如在其上而彼不知
怍也春秋以淫人之辱王命是故不書王使若祭叔
之自來與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
婦人而盡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春秋書以責
之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濡染其母霑
漬厥舅有自來矣使桓公管子伸其霸討執而歸之
周孰曰不然桓亦弗克自撿其能以此律人乎公羊
謂魯莊之為陳佗殆有深意
荊人來聘
荊始書人為公穀之學者皆以為春秋因其慕義來
聘進之而書人愚以為春秋之狄楚為其僭王大號
而狄之非無其事而直鄙遠之也況自比歲入蔡侵
鄭漸逼陵憑春秋憂之方深必不以其一來聘於魯
遂進之同於中國之諸侯此說其未然歟且春秋之
待楚乃帝王待夷狄之道叛而威之服而柔之內外
之辨截乎其不相干未聞進夷狄於中國而紊華夷
之辨者也是聘也杜元凱謂不書荊子使某來聘者
君臣同辭始通未成其為禮也乃若書荊書楚書楚
人書楚子每書輒異者著其漸盛與中國爭衡非進
之也聖人固樂於與人為善楚方憑陵諸夏無一善
之可録以為春秋進之殆不然也義又見僖元年楚人伐鄭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
自入春秋諸侯有遇禮略去繁文共圖國政遇之善
者也今魯莊之為此遇繼納幣觀社而書著其急於
得偶而求之惟恐其未至也說者謂穀之遇齊人要
魯以盟而後與之為昏故是歲冬復為扈之盟明年
乃以姜氏歸孟子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莊公之
謂歟或曰如強弱弗敵何曰齊桓之始入柯之未盟
魯未嘗一往會齊亦無責乎魯意者齊桓猶知義之

所在念其父讎未雪而不敢責之以常人之禮及高
傒來盟以大夫伉君公反因是而納幣以請昏焉齊
人愈傲而公愈卑自是受欺於齊益甚蓋有以自取
矣

蕭叔朝公

穀梁曰蕭叔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
朝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蕭叔本來朝于魯因公為
穀之遇就而朝焉朝者受者皆非也魯莊皇皇乎艷
治之求何暇問禮春秋書之責之也

秋丹桓宮楹義并見下刻桓宮桷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義見上穀之遇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烏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泯其父之
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為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為之



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諸侯公卿大夫士隆殺
有等夫然後盡於禮不以踰禮而為榮也不以僭禮
而為孝也今莊公忘父之讎徇母之欲娶讎女以為
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自知其非丹桓宮之
楹而刻其桷欲以蓋其無父之愧不思廟有常制獨
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
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
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
獸之道也是以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以見五
廟並列而桓廟獨以丹飾以著莊公無祖之罪欲救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不正其親迎於齊
也秋公至自齊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者內弗受也宗廟弗受也娶讎人子弟以薦舍於

前其義不可受也穀梁得之矣夫親迎禮也魯莊親迎讎國則禮之悖也公與夫人偕至而見于廟禮也今公以七月至而夫人姜氏八月乃入倡而不和行而不隨則禮之悖也自納幣于始至用幣于卒春秋備書以責之彼愚婦人何責哉彼魯莊亦何責哉實備書以責齊桓也桓為盟主方將秉法以示諸夏謂魯莊不當請昏襄女則明義以斥絕之孰曰不然苟欲鎮撫魯國而許之以昏則當謹於用禮飭齊女以行婦道毋使為二國羞今也不然納幣未幾要以觀社觀社未幾而有穀之遇扈之盟最後逆女姜乃不與公偕歸是孰使之然哉不責之齊桓而誰責之哉及哀姜驕淫不婦通于二叔以害兩君然後取而戮之亦云晚矣愚故謂春秋有責齊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不書入而見于廟書大夫宗婦覿用幣何哉入而見于廟者常也大夫宗婦覿用幣者非禮之常蓋失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以羈為曹大夫戎來侵諫於君毋自敵三諫不從而去考之經似不然也賈逵謂羈是曹君赤乃戎之外孫戎侵曹逐羈而立赤必有所本令從之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故也劉氏意林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者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

上而禮在喪而哀將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劉氏之論正矣然謂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似未然也忽與羈皆繫之於國以其為當立者也突挾亂臣赤挾戎皆去其公子之號所以誅也

郭公

公穀以為郭國之君名赤外歸于曹其義不通先儒引齊桓問郭何以亡以亡父老對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是以亡事與時實相近然必有闕誤不容强通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又曰原仲季友之舊也季友相魯女叔相陳二人有舊故春而女叔來聘冬而季友報聘以為交聘之始故書然前此諸侯使之來魯未必無報聘而春秋皆略之不書今女叔之來季友之往獨得書者著人臣無外交原季以私相善之故而假公聘以為私會其後又以葬原仲而出於朋友之道則盡於人臣之義則非春秋防微杜漸故不與也然原仲女叔為名為字有不容辨以是為褒貶則鑿矣義又見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以篡兄而立既為國人所逐復與叛黨共敗王師以返其國周之叛侯也去葬所以討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周正之說至是亦不能守之矣以周正而言此六月乃夏正四月正陽之月也而左氏乃云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明是月非正陽之月也杜氏求以通周正之說乃云以長歷推此乃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夫左氏豈為歷之有誤而為此說彼以是月非正陽之月而用正陽之禮是以譏耳愚以是觀益知春秋行夏之時王正月非周正審矣然救日而鼓以充陽也夏書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季秋

日食而舉行舊典初不專在正陽之月左傳謂唯正月之食而後舉行亦僻說耳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設鼓五諸侯三大夫擊門士擊柝皆所以充其陽充陽之說有得於古者救日之意春秋於此年及文十五年兩書皆同者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為失禮也雖然伐鼓用牲乃救日之常典有司之事也天子諸侯因天災見異而講求缺失思所以上荅天譴有實政在非徒治其禮文之常而已也

春秋於夏日食書鼓用牲于社於秋大水書鼓用牲于社于門譏實政不講僅從事於有司之常典也義又見文十五年六月日食

伯姬歸于杞

杜註不書逆女逆者微也杞小國自應遣命卿蓋舊史缺書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穀梁曰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用牲于社于門可以已矣救日之鼓聲大而遠聞救水之鼓聲小而近聞故救日之鼓異於救水之鼓也

冬公子友如陳義見今春女叔來聘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伐戎以報濟西之役也木訥以其與曹殺大夫聯書遂為之說曰為曹伐也前年曹羈奔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以及於羈也故公子友如陳報聘而遂伐戎為曹可知矣公甫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戎必有辭于曹曹殺其大夫以說戎且以塞魯之辭木訥之於春秋好揣摩傳會以為之說此類是也陳使大夫來聘於魯何關於曹魯也有戎患不得已而

伐之非其力之有餘而為曹伐也學者生乎數千載之後即傳以求經猶恐傳之未信何必鑿空而為說當時無此事聖經無此旨科場師以穿鑿為新奇最說經之大病

曹殺其大夫 殺大夫始見

凡殺大夫皆譏專殺也葵丘之會曰無專殺大夫此周家盛時法制而襄王舉之於會以訓飭諸侯者也諸侯與其卿大夫雖有罪當殺亦必稟命於王不得專上大夫必請於王有罪當殺亦必稟命於王不得專也自東遷諸侯既專命卿大夫而復專殺之無王也



凡書殺大夫有稱國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稱國以殺者十之八九大率皆譏專殺而復有殺無罪者焉殺有功者焉殺直諫者焉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此曹殺其大夫不惟譏其專殺又誅其濫殺曹赤挾戎援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是以佚其姓名魯史官聞其事而書之不得其姓名是以闕之耳吁甚爾小國伐之非其力之有餘而為曹伐也學者生乎數千載之後即傳以求經猶恐傳之未信何必鑿空而為說當時無此事聖經無此旨科場師以穿鑿為新奇最說經之大病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殺大夫不名又見僖二年八年

劉氏意林曰伐徐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諸侯不得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帥今齊為霸而使宋主兵則是人自為政與諸侯無霸奚異劉說固善但先宋後齊乃春秋所以責備霸者非齊人詿宋人以主此兵



也胡氏謂魯自伯禽以來世有徐戎之患今春伐戎秋伐徐必戎與徐表裏為病於魯魯請於齊宋而伐之耳愚謂齊為霸而以宋先之者貶也是時戎侵曹逐其嗣子納亡公子為君戎之不忌甚矣齊不能討乃為魯出師伐徐緩其所當急是故不與之以霸討

而以宋先齊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氏以伯姬為莊公之女即二十五年歸于杞者陸氏謂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皆時君之女稱子者以別先君之子公穀以為同母姊妹非也則此伯姬未必是莊公之女藉是莊女于洮亦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母疾驅於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春秋書公會杞伯姬于洮非歸寧之義也義又見冬杞伯姬來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義已見十六年于幽之會始書同盟至是再會于幽復書同盟穀梁曰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蓋春秋嘉齊桓霸業之始成善其得衆而許之以同盟也是會也陳鄭始服不討而服服之上也或曰前此會者九國而書同盟宜也今會者纔五國亦書同盟何哉曰聖門所以許齊桓為其合諸侯不以兵革庶幾以德服人者不為其甲兵盛強小大畢至而後許之以同也不然異時有合十八國之君以甲車四千乘誇示諸侯而霸業自是日衰者烏在其為衆乎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或曰前此人臣外交如祭伯之來尹氏之赴春秋雖有譏而不書所以來之故今季友如陳直書葬原仲春秋其許之以不遺故舊是故直書其事以垂訓於後歟曰子可謂善問矣君臣之分朋友之義皆人之大倫而於用禮之際有當隨事而為之權衡者此類是也季友與原仲有舊前此原仲來魯季友報聘假公事而為私行春秋猶有譏焉今原仲死季友躬如陳會其葬身為魯大夫有官守焉而越國以會交游之葬春秋之所不與也然以其篤於倫類之愛故直書其事曰此為葬原仲而出雖微取其不遺故舊實深賤其越國會葬此春秋意也縣子所謂古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正為居位之大夫而言今大夫交政於中國如原仲季友猶曰交游之情死喪之戚有不容自已比至衰世人臣外交強國歸而脅制其君犯上作亂靡不畢為禍亂之原實兆於此是故春秋謹

之

冬杞伯姬來義已見今年春

前會于洮公與伯姬特為此會也歸未幾日復為此來書杞伯姬來非所當來而來者也女歸寧父母常事不書惟其來之不以禮是故一歲而再書然則伯姬非魯莊之女亦明矣

莒慶來逆叔姬

杜氏以叔姬為莊公女莒慶自為逆愚竊疑之宣公挾齊之援以篡魯國事齊無所不至最後齊侯止公而為高固求婚魯人以為大辱莒小國也慶莒之卿而娶時君之女又云其與公伉禮其無是乎蓋叔姬必非莊公之女莒慶自為逆其事猶在可疑耳

杞伯來朝

杞二王後爵惟上公桓二年書杞侯來朝公穀以杞為紀至是乃書杞伯杜氏范氏皆以為時王黜之無明證也此亦文之闕誤不必深辨義見綱領明五始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及戰之例

或曰案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使之伐衛討其立子頹也則齊桓此伐奉王命以討諸侯之有罪者而春秋書曰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不與齊桓以奉王命而伸霸討何哉曰立子頹者衛侯朔也朔之罪甚大齊不能討王弗及朔之尚存而命之以討令歷十年其身已死而致伐於其子非刑也曰若爾則其責在王令方伯與罪人皆以人稱何哉曰朔之存也嘗預齊桓會盟桓庇之而不討令其嗣子不預於後幽之盟齊是以伐之蓋受命於朔未死之前至是激以私憾始克往伐故公穀皆以衛為無罪左傳又謂桓公奉命而往取賂而還故不為春秋所與是以有貶以是而觀則春秋人齊之意可見矣○及戰之例公羊謂春秋伐者為客被伐者為主故是役也以

衛主戰以衛為無罪然僖十八年春秋書宋曹衛邾伐齊宋師及齊師戰于甗則伐者為主被伐者為客公羊又以為春秋與宋襄之能討齊亂是故以宋為及其意以及戰為春秋所與此亦公羊氏一家之說耳嘗考之經此一及字或著之客或繫之主初未嘗立為一定之例楚人侵伐中原晉及之戰晉以盟主而為主也蔡侯吳子伐楚及楚人戰則蔡吳又以客而為主疏家又謂城濮鄢陵與邲外楚而內晉柏舉內蔡而外楚則又以內外而為及鄭氏謂凡書及戰所以別異客主不施之直與不直直與不直自在事也此論校諸說為通愚以當時事考之有以客而為及者有以主而為及者義繫於一時之事褒貶予奪初不在是也如衛之及戰以其不受齊討而與之戰是以書衛為及如宋之及戰宋自以受託孤之寄帥師而往志在納君是以書宋為及如城濮之戰晉文志在救宋卻楚仗義而前不使晉主戰將使誰主之乎又如柏舉之戰春秋所以別異客主不施之直與不直自在事也此論校諸說為通愚以當時事考之有以客而為及者有以主而為及者義繫於一時之事褒貶予奪初不在是也如衛之及戰以其不受齊討而與之戰是以書衛為及如宋之及戰宋自以受託孤之寄帥師而往志在納君是以書宋為及如城濮之戰晉文志在救宋卻楚仗義而前不使晉主戰將使誰主之其攘夷之功而特書以獎之謂春秋不與蔡侯其可乎而近代諸儒專以及戰為主戰者皆非春秋之所與每有及戰曲為之說以求其可貶之罪如城濮柏舉二三大戰義正辭直春秋無貶而乃傍採傳辭變亂曲直以合於主戰之例其所見之頗歟其為私意而發歟故既述之綱領復隨事辨明蓋以所關者大不容已於言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或曰先儒謂書救未有不善者此書救善齊桓之能救也公自行必齊桓宋公之皆在而春秋書人何哉曰此與其救而譏其救之不力也楚窺中國久矣至是使其令尹子元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陷其外郭及於逵市鄭將奔桐丘楚兵退乃止鄭之危甚矣齊宋魯救之未至而楚去蓋以虛聲卻敵者

也使子元稍為持久則鄭棄其國而存亡未可知也故春秋書人以譏救之不力○凡救有二夷狄侵暴諸侯盟主興師救之救之正也諸侯叛華即夷盟主伐之夷救之救之逆也推此義以觀庶得聖人之意若中國之救夷狄之救斁以為善曲為說以通之則是否紛錯失聖人脩經之本旨義又見僖二十八年楚救衛襄十年楚救鄭○齊桓公霸之盛者攘夷救國霸政之所先也經見凡五此救鄭其始救也閔元年僖元年兩救邢六年伐鄭移師救許十五年會諸侯盟牡邱命諸大夫救徐蓋孳孳以救為務者桓公之本心也然其再救邢也以三國之師而次于聶北其救徐也以八國之師而次于匡救而書次則譏其救之緩也不書師而書人則譏其師少而救之不力也春秋雖善其能救復譏其緩而不力此責備霸者之道耳至如召陵之師本以救鄭而不以救書為其關乎夷夏之盛衰一救不足以盡之此春秋書救不書救之大略也

冬築郿

冬而築時也時則不書此何以書為歲無麥禾而興作不急之役所以譏也

大無麥禾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書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合境皆然連歲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也此以天災而釋其義也愚案是歲春秋不書饑饉蟲螟至歲終而書大無麥禾譏在人事也莊公外事興作內煽浮淫費用無度至歲終會計所儲麥禾盡缺是以春秋書大無麥禾以著規戒書大無云者非天時使然由人事之不飭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羊曰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之私行也曷以為臧孫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亦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其意謂春秋為魯諱告糴故臧孫之出不書如齊若臧孫自以其私而為此行愚以為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亦事理之當然魯無麥禾告糴同盟之國春秋何諱乎內大夫出使例不言使不必以此為異書臧孫告糴于齊見魯人卑辭有求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災也春秋始年禮義消亡國自為計無救災恤患之心齊桓公起弊俗頻革臧孫告糴必桓公許之而後往故異時會于葵丘申遏糴之禁其善意已兆於此時矣春秋書以嘉之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新延廏傳曰新作延廏延廏云者廏之名也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亦通穀梁曰延廏法廏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以書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冬築郿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公羊曰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凶年不脩皆得

春秋之意

夏鄭人侵許

許與鄭為讎國許不能伸復讎之義更為鄭所侵書鄭人侵許責鄭也是時桓公霸諸侯而鄭猶侵許者許未預於會盟故也

秋有蜚

隱元年左傳曰有蜚不為災杜註以為負蠜疏引郭璞云蜚即負盤洪範五行傳云蜚東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為蟲臭惡能害人又云詩草蟲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也以為負盤者是負蠜乃傳録之誤劉原父

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與傳注所言蓋兩物也原父之學亦博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滅國不葬此以賢叔姬故特書葬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春秋以叔姬秉節守義不為國亡而變其所守特録之以垂訓於後世耳嗟夫以此防民猶有儷體宸居國亡不能死委身於夷狄如晉之惠后者可為痛哭流涕者矣

城諸及防

左氏以為書時非也魯國比歲凶饑而莊公輕於用民力不惟城一邑而又併城二邑故雖時而必書所以譏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故不



行耳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解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不言公恥不能救鄆愚以趙說為然魯必不敢與齊爭鄆

秋七月齊人降鄆

公羊以鄆為紀之遺邑杜氏以為附庸啖子曰鄆者小國不言伐而言降脅而降之也齊魯圍郕郕降於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此書齊人降鄆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其為降一也但郕雖降而猶存其後復見鄆則不復見矣是時紀亡近三十年遺邑必無存者啖子以為小國是也此蓋滅國之異名春秋書以貶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傳以為謀伐山戎彼計已定何事於謀許氏謂齊桓伐鄆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伐衛伐戎皆先與

魯公為會為遇以謀之以是知齊桓用人之能以為
能愚謂齊桓謙恭不伐誠有足稱但以宋主兵前後
三四則譏其狗人伐國師出無名不與之以霸討故
序之宋下遇于魯濟會于城濮魯莊因其出而候之
於途耳齊桓玩莊如嬰兒不從之謀也
齊人伐山戎
穀梁曰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
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
分子也職貢不至則山戎為之伐矣愚謂當齊桓之
始霸為中國患者楚也山戎不聞為中國患桓以其
病燕而伐之戎之病燕無甚於楚之病鄭桓未能伸
大義於楚而遠伐山戎亦非當務之急也此齊侯自
出而書齊人伐山戎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凡築臺與囿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三見
書重譏之也公羊于郎之築曰臨民之所漱浣于薛




築臺于薛義見上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諸
侯不相遺俘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
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合二說而觀乃見
春秋之意齊為霸伐戎有功當躬獻之于王以展職
分之常今乃以俘獲分遺諸侯此不過欲威示同盟
之國失其所以為霸之道矣此齊侯使人獻捷于魯
書齊侯來獻卑之也楚人獻捷僖公二十一年與此

義異

秋築臺于秦 義見上于郎

冬不雨

是歲告旱而三築臺明年春又城小穀譏也與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而築郿書法相類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以為魯為管仲而城杜註公感齊桓之德故為

管仲城私邑范氏謂小穀魯邑蓋齊有穀城魯亦有

穀故左氏之言如此然謂魯公與齊之用事者城其

賜邑揆之人情恐未必然故諸儒多以為疑蓋魯國

所城者小穀非齊之穀冬不雨春而書城譏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前此齊桓偕宋人伐鄭伐徐春秋皆序齊于宋

之下貶也今遇于梁邱宋公序齊侯上則以爵序與

侯宋公請先見為此遇則是遇也齊宋謀所以捍楚

前日會伐異矣左傳謂齊桓以楚人伐鄭故欲會諸

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季子使以君命酖牙辭簡

略不能盡當時之事公羊所言者其實也愚嘗有疑



穀故左氏之言如此然謂魯公與齊之用事者城其

賜邑揆之人情恐未必然故諸儒多以為疑蓋魯國

所城者小穀非齊之穀冬不雨春而書城譏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前此齊桓偕宋人伐鄭伐徐春秋皆序齊于宋

之下貶也今遇于梁邱宋公序齊侯上則以爵序與

侯宋公請先見為此遇則是遇也齊宋謀所以捍楚

前日會伐異矣左傳謂齊桓以楚人伐鄭故欲會諸

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季子使以君命酖牙辭簡

略不能盡當時之事公羊所言者其實也愚嘗有疑



而救鄭者霸主能虛已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輔霸

故春秋特以爵序以彰齊桓謙恭盡下之美其後諸

侯之師先救邢存衛卻狄然後出大師以臨楚而中

國之威伸矣蓋定計於穀遇之時若宋桓公者其亦

深思遠慮之人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 閔 為季

子諱殺也莊公病將死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

政曰寡人即不起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

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

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

俄而弒械成季子酖之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

之與曰然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

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案左氏公疾

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季子使以君命酖牙辭簡

略不能盡當時之事公羊所言者其實也愚嘗有疑

於此夫誅不得辟兄曰君臣之義也然罪有首從謀篡魯國者慶父其首也為之言於公而圖謀非望者牙也其從也今季友毅然以牙為戮而置慶父於不問彼謂殺牙則可杜慶父之姦乎抑亦以其權盛而莫如之何也使季友當君之尚存暴慶父之罪縱不殺亦當逐而遠之併其黨類而奔之則魯國可無後日之禍而般之位定矣今酖牙而存慶父吾不知其用意果何如也春秋於公子牙之死不以刺書惟曰



公子牙卒意其在是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魯莊驕盈不君晚歲滋甚得沒牖下幸矣身雖倖免二子卒不免焉二南之詩周公所以造周而基王業也子孫不令隆於齊女以此殺身以此禍子孫三綱掃地幾危魯國桓與莊也真周公魯公之罪人哉季友身受託孤之寄不能以死奉般立未幾日乃為慶父所斃復與慶父俱奔異國慶如齊將以求其所大欲友適陳此不過為避禍計耳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顧如是乎春秋書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責魯國臣子以討賊之義也捨季友而誰責乎

狄伐邢



春秋集傳詳說卷七

春秋集傳詳說卷八

宋　家鉉翁　撰

閔公　名開一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以惠王十六年立是歲齊桓公二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公穀皆以為繼弒君不言即位其說曰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耳此論不為不正然春秋不書即位之意隨事而見不可執一例而求也閔公所以不書即位直以其非嫡非長越次而立是以削其即位非為繼弒而不書也何以言之子般者莊之太子雖非嫡夫人之子而受命於其父其立也未為無所稟般弒而見弒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扳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也春秋不書即位端以是故及閔見弒魯大臣復不稟命於王扳僖而授之以國由成風私事季友友乘般啓後先見弒擁僖以為君既非父命亦非王命春秋是以亦削其即位而不書與閔公之立乃書即位者不惟受命於父王實命之耳文元年王使叔服會僖公葬又使毛伯來錫公命既葬其父復命其子以君魯此受命於王而得立春秋與之以即位者也及成公立八年而後得錫命為其少也故久而後錫其餘雖無王命而以父命得立春秋皆與之以即位惟昭公之立上無王命下無父命而春秋特書即位者是有深意不容以例言也義見昭元年

齊人救邢　救國義已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或曰莊二十八年荊伐鄭春秋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今狄伐邢春秋書齊人救邢夫救事之善者也而皆人之春秋其有譏乎曰然春秋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率二國救鄭救之於救也善其救之力而每譏其救之緩前日齊侯率二國救鄭緩鄭幾亡今邢有狄難齊能救之春秋所與也而救之不力又春秋所譏也狄在當時雖種類甚繁然非若荊楚之盛強所以敢於憑陵諸夏正以方伯連帥

未有能明義盛兵一大創治之耳自齊桓之興狄宜
知所憚而睥睨邢衛將為必取之計桓以偏師具文
而往何能使之震讋而遠遁故自是狄蹶邢覆衛肆
其禍賊乃已及二國既亡然後為之遷為之城曷若
救之於狄患方至之始乎是故春秋譏其救之不力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来歸

案左氏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
以待之是時閔公幼諸大夫從國人之望請復之耳
木訥謂左氏先書季友奔陳今乃云請于齊而復之
為前後相反以為因落姑之盟與季子来歸文相連
屬左氏強合之木訥好排左氏而當時事實不容盡
廢也蓋閔公之立慶父在齊季友在陳皆無所預實
諸大夫奉齊意而立之既又從國人之望請於齊桓
而復季友必請於齊桓者以慶父在齊懼其以讒說
先入故也季友不得齊桓之名亦安敢遽歸故落姑



喜其歸也是故特書閔公初年齊魯之三大夫皆字
而不名季子也仲孫也高子也此諸侯大夫書字之
著者也然不可執此為例

冬齊仲孫来

公穀皆以仲孫為慶父繫之齊者外之也左氏以為
齊遣其大夫来省魯難且具載仲孫與齊桓相酬荅
之語謁然仁人之言魯國實受其賜是以春秋嘉之
字而不名左氏所紀者乃其實也仲孫之来不稱齊

使以齊桓本使之因事覘國而非有省難恤鄰之實心是故不以使書而仲孫秉義據正遏其君於善以存魯國是故嘉之而不名與季子高子皆以字書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桓遷邢遷衛義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善地以為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為彼之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強其所不欲之辭也或曰許其霸而屢貶之何哉曰責備賢者之道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遷入祧廟於是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之喪未除時別立廟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書以示譏愚謂此一書而再譏者也禘必除喪而後舉行今未除喪而禘故曰吉禘言未可以吉而吉公羊之說是也又禘禮當舉行於大祖廟今禘於莊公將屈大祖羣廟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為屈尊從卑悖於禮者也若特禘於莊而不及太祖羣廟烏在其為審禘昭穆乎此又失禮中之失禮春秋所譏其在是矣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春秋至此有不暇譏而聖門平日議論亟言其不可者也禘之為說鄭康成所言與趙伯循不同康成謂天子諸侯皆有禘禮趙伯循引大傳為證則禘非諸侯禮特魯以成王之賜而僭用之耳木訥著論謂禘有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有禘祫之禘郊禘直郊天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謂郊禘非祫禘也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天也不然禘祫之禘安得配侑之禮哉又曰諸儒不稽禘祫之義謬曰天子則禘諸侯不得用禘諸侯固不得郊禘而禘祫則宗廟之祭天

子諸侯同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常典也若曰諸侯得祫不得禘則諸侯當間廢一祭天子當禘不當祫則天子亦間廢一祭是天子諸侯五年始一祭也此皆木訥之說使木訥別有援據以為之說則可以自異於諸儒其所言亦只本之鄭氏鄭氏每以識釋經亦未足多據也夫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謂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感生帝也此本之識緯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木訥所謂郊天而禘其祖之所自出以配天者本諸此也此合郊禘而為一者也趙伯循之說則不然其言曰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虞夏商周皆然而周家則以后稷為始祖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帝嚳以后稷為之



配此王者之大祭其說以為鄭氏見祭法所說禘在郊上謂禘為郊之大者故其言如此而不知禘自禘郊自郊禘特用之太廟以尊事其始祖之所自出非郊也郊天禘祖自是二事不得合而為一伯循之論既出而康成之言幾於廢豈木訥猶未見之邪只如明堂位所言魯用天子禮樂孟春祠帝于郊季夏禘祀周公于大廟郊之與禘固別而言之豈得并指郊禘為祀天之大禮歟此姑置但木訥謂禘祫之禘天子諸侯皆得通用愚意其亦本之鄭氏耳鄭王制註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夏殷禮四時祭有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周人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是而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鄭注之見於王制者鄭既以大傳不王不禘者為郊天之祀則宗廟之禘郊天之禘兩禘相混而無別木訥之誤亦本諸此耳但謂

天子諸侯三年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明年乃禘自是之後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此謂天子諸侯皆有禘祫者因魯禮而言也夫豈周家盛時之禮又如襄十六年穆叔如晉言齊故晉人荅以寡君之未禘祀此亦衰世之僭禮魯既僭之而晉亦僭之以為諸侯皆得用禘必非平世之令典不足引為證也若夫不王不禘則禮之大傳乃明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言與大傳同而周頌雝篇乃禘于大祖之樂歌其辭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豈諸侯祖廟所得而歌乎觀乎雝篇而知禘非諸侯所可僭用魯以成王之賜而用之於周公廟耳謂禘為天子諸侯通用之祭斷斷乎非篤論矣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大率謂魯之郊禘為僭先儒既辨之審矣愚令所言特以木訥之僻論頗為人惑不得不為之辨郊之與禘乃禮中之大節目亦學者所





宜講也訥又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祖之廟百世不毀而三昭三穆二昭二穆之外則迭毀故其外曰壇曰墠三年一祫則合壇墠之鬼而幷祭之故曰祫壇墠之外則有所謂配所自出之帝者如商於契周於后稷是也五年則審禘而祭之故曰禘但所自出之祖惟天子得祭之諸侯不得祭也今魯人以周公為始祖而以文王為所自出之祖蓋僭禮也如使諸侯而皆得用大禘之禮則姬姓之國皆可以祀文王異姓之國皆得以推其所自出之祖而祭之大傳不王不禘者幾為虛語聖人制禮必不若是之無等也論至是諸侯得祫不得禘亦明矣不然別當有諸侯禘祫之禮不僭祀其所自出之帝不歌雝而後可耳



餘義見文二年

秋八月辛丑公薨

閔公之立慶父在齊季友在陳皆無所預實諸大夫奉齊桓意而立之既而季友自陳來歸慶父亦自齊

巫返共執國政其弑般之罪猶未暴白於魯國故得無討而慶父怙惡不悛復與哀姜共弑閔公實欲篡有魯國而齊桓不之許且將治其弑君之罪於是皆懼而逃慶父之誅桓公實誅之也季友身為大臣受魯莊託孤之寄子般死不能救閔公死又不能救其志則在於立僖公也初成風聞卜楚丘之繇知季友將世秉魯國之政私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以僖公奔苫聞慶父已逃而後立之季友之報成風厚矣

擁僖公忠矣其如莊公託孤之寄何哉嗚呼閔公始立為落姑之會請復季友次于郎以待其歸正以強臣在側懼弗克自全惟季友是依閔卒以弑死季友奉僖公而立之受上賞執政於魯閔公不負季友季友實負閔公悲夫閔不書葬穀梁曰不以討母葬子也義見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苫

案左氏共仲通於哀姜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慶父所以弑二君欲篡國耳君已弑乃與哀姜俱奉身巫逃若不可一朝居者彼非有憚於季友也聞齊桓之怒知必不免是以不敢迹州吁無知之轍遽爾出奔不然彼忍於弑二君何憚而不為篡乎齊桓之伸霸討自入春秋以來始見耳是故聖人予之嗟夫姜氏於慶父君夫人也嫂也慶父於姜氏臣也叔也始由嫌疑之不謹馴致亂倫犯分手弑二君謀篡不遂君母與公子俱逃魯大亂國幾亡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或曰般閔之弑賊皆討矣而春秋不正其弑君之罪何哉曰此哀姜慶父之所為也在哀姜為以母戕子在慶父為以臣弑君將以慶父為戮乎將歸獄哀姜乎此舊史所以不容直正其事而惟以公薨書至聖人修春秋於公薨之下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苫而哀姜慶父之罪始無以自隱矣此春秋書法用之於魯者也非舊史書之聖人為之諱之也○胡氏引

父攘子證為喻以為春秋為魯國諱弑君且有及於五服相容隱之事愚細思其說實未可通蓋攘羊者公子翬慶父襄仲之徒而證羊者魯人也史臣則有司治攘羊之盜者而非子證其父也若公子翬慶父襄仲之子為史臣而書其父之罪乃得為證攘羊矣春秋為魯國諱討亂賊而以為暴揚國惡必無是理也此其義甚明不待智者而後識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何以不名喜之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又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或曰自魯國有難齊使再至於魯仲孫之來曰齊仲孫來高子來曰齊高子來盟皆不以使書若二子自至云者何哉曰此春秋所以錄二子亦以著桓公不吝改過而大夫之出疆者皆能納君於善也始仲孫之來桓公因使之覘國而仲孫之歸也以魯秉周禮為對不惟存魯於亡又能納君於善而非使事之指也及高子來盟率甲與俱至人疑其將不利於魯而高子立僖公而盟之又以其甲城魯魯於是始定而亦非使事之指也然齊桓不以失指為怒反因是而伸哀姜之討即慶父於戮有以見桓公善用人樂從諫始而覘魯卒而存魯利欲不足以蝕其本心霸之猶有德者也然二子之來不以使書而稱字以貴之貴其能納君於善不媿大夫出疆之義也或曰二子不以使書桓公其無貶乎曰始者因人之亂而窺覘其國公之本心固不能純乎義春秋寧無譏卒而因二子之言以鎮定魯國返之於義又聖門所許自是而往無譏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侵邢桓公用管子之諫出師以拯之春秋屢書救

邢善其救也狄伐衛齊不能救衛遂亡比事而觀愚以為春秋有譏于桓也或曰力之不足奈之何哉曰桓能遠伐山戎而不能近禦狄非其力之不足也桓有憾於衛所以救之者不能如邢故耳雖然衛大國也每不出諸侯下令也狄一攻之遂亡由大本不立亡形先見其來非一日矣詩於邶風而存新臺乘舟等篇於鄘風而列牆茨鶉奔之刺繼之以定之方中狄滅衛宗杜為墟而營新國焉龜山楊氏推原衛國禍亂之所從始以為釁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義又見救邢城邢



鄭棄其師

此鄭人禦狄之師也禦狄國之重事用其平日所信所重之人猶恐弗克勝任今乃取其素所惡欲遠之而不能者而使之禦狄是棄其師也匪惟棄其師抑棄其國也左傳與鄭風清人序所載畧同此鄭文公與公子素之所為春秋書鄭棄其師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為不足責也

春秋集傳詳說卷八

春秋集傳詳說卷九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一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齊桓公二十五年

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非父母家所得而討其說未為不然但姜齊女也前日文姜弑夫所以終于無討者挾齊援耳今哀姜與公諱昌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據經狄伐邢齊人救之不謂邢為已滅左氏曰邢潰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邢蓋潰而未滅也齊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而春秋書次于聶北救邢猶若為緩譏在次也使桓公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衛之亡也狄既入之毀其宗社國君死焉謂之非亡不可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叙三國美其救襄其城不沒其實也若城楚丘則書法異於是譏其城之緩也義見城楚丘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以齊人之殺哀姜為已甚女子從人者也有罪非父母家所得而討其說未為不然但姜齊女也前日文姜弑夫所以終于無討者挾齊援耳今哀姜與慶父比而戕二君亦挾齊援耳齊若不討魯烏得而討之然姜所戕者齊之甥也而姜則桓公之兄女也今桓公以甥故而治其姪以子故而致辟於其母義雖無爽實齊魯之家事也不當以霸討行當歸之京師聽司寇所以處王命之殺而後可殺不得專也下文喪至夫人去氏此不去者不與桓公以專殺也義又

楚人伐鄭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及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見敗邾師

葬哀姜

荆革號為楚有自来矣及是始聞於中國舊史書之聖人因而存之著夷狄漸盛為中國憂也論者於荆人来聘謂春秋嘉其慕義而進之今彼革其始封之號而以兵加乎中國亦謂春秋進而人之可乎或曰彼更號僭也春秋因而與之何哉曰非與之也是亦狄之而已矣中國諸侯之始封也莫不受命於王未聞有私立名號而自稱於國中者惟夷狄則不然見之經傳有所謂獵狁玁狁薰鬻昆夷趙盩驪戎白狄之類自處春秋因而夷之不以責中國諸侯者而責之也豈必三代之建國楚之革號亦若是而已矣彼以夷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案左氏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經言其會傳言其盟蓋其會也謀所以救鄭其盟也與諸侯定要束將伐楚問其憑陵之罪召陵之師權輿於此是故春秋皆爵之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父比而弒二君魯人疾之之深必不以姜氏之死致怨于邾杜氏以傳言僖公請姜氏之喪而葬之因為此說非其實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氏先書季友以賂求共仲于莒至是又書莒人来責賂豈求之無厭遂至於戰乎愚觀春秋書法斯戰也責在莒陳人之殺州吁蔡人之殺陳佗為鄰國討賊也今魯人以賂求共仲仲既即刑而莒復以兵至

辭曰責賂其無陳蔡之風矣春秋嘉魯之能敗莒是故敗師獲挐莒無義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也然則曷為不於弑為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或曰有譏於魯奚其譏齊人之殺姜義之不容已也僖公之請其喪恩之不容已也善乎劉氏意林之言曰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情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乎春秋故去姜氏以見意焉又曰文姜弑夫雖臣子皆得絕之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仇母唯霸主得行焉耳愚謂姜氏固有罪然乃齊魯之家事不當以霸討行當歸之京師聽天王所以處乃若僖公請姜氏之喪葬之以夫人之禮厚於嫡母所以為孝也是故春秋與之義又見葬姜氏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公羊曰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狄滅之





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之恥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書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公羊於城邢城楚丘皆曰天下諸侯有滅亡者而桓不能救乃桓公之恥其責望霸主之意甚大得春秋之意但以城邢城衛為專封則愚之所未喻夫邢衛皆周家之建國今為狄所滅而周之封爵則自若夷儀楚丘乃邢衛故土齊桓城而遷之此方伯職分之所當舉奚專封之有哉此公羊之舛妄而胡氏深有取焉以為伯者擅天子之大權專封亡國其不然歟城楚丘不曰衛楚丘衛未遷也邢遷而城衛城而遷故書法不同但與滅存亡事之善者而春秋於城邢則辭繁而不厭於城楚丘則其辭甚畧以其緩於城衛而少之也狄入衛在閔二年君死國亡經涉三載至是齊桓始為會諸侯城楚丘衛先亡而後城邢後亡而先城用是見桓公於

二國有厚薄之間春秋明大公以垂法邢衛同時滅亡而桓公所以救衛者不能如救邢之例是故畧之以見意學者觀城邢城衛書法之詳略而識脩經之旨矣胡氏謂桓公封衛衛國忘亡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而春秋之法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故無美辭論則高矣矯枉過正亦甚矣聖賢之治天下莫不皆有盛德大烈垂之當時被之後世但本乎道純乎義不為近功淺利是謀耳霸者行事固不可望之以此然存三亡國乃其職分之所當為槩以功利目之其無乃非經意之所在歟且救邢城邢再三書以美之何獨於救衛而鄙之以為功利廢而不錄乎此為齊人施於邢衛者有厚薄公私之不侔故以一詳一畧而見褒貶亦責備伯者之道云爾

哀姜得罪於宗廟不當以夫人禮葬春秋葬哀姜善



僖公之能尊事嫡母也齊人自伸其霸討魯人自喪其嫡母義與恩各不相掩是故春秋錄之與敬嬴襄仲弒嗣君出嫡母歸之於齊者其事實霄壤之不侔矣吁若僖公者其處父子兄弟之際亦可謂賢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敘梁曰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諸儒多從其說但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克其要害之地而書為滅者且虢之亡尚在數年之後此先以滅書與其他書滅特異豈無其故嘗攷之紀載虢有二國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其一虢先亡今所存者下陽也公羊以為其君在焉謂虢公都下陽下陽滅而國從之義其在是乎虢公為政於周天子之三公也今一旦為强暴所伐假道於虞以掩其不備襲而滅之故其亡也速傳者謂虢公奔京師非奔也

辭罪在滅之者虢之滅書滅虞之滅不書而書執虞

有致滅之道也或曰虞以賂故坐首惡是固當然晉實滅人之國晉其無罪乎曰晉自篡國以來猶未登春秋之簡牘今以滅國之故始書之以著其罪滅同姓之國執天子三公是謂無王春秋書滅於前書執於後討晉也是雖討晉而王有責焉齊亦有責焉狄滅邢衛而齊桓救之以其為同盟之國也晉滅虞虢皆姬姓之諸侯又天子之上公王不命霸主以救霸主亦復視非已責自是四年而虢虞并亡春秋於城楚丘之後而書虞晉滅下陽責齊桓之不能救也周室東遷諸侯恣擅曲沃武公以支宗篡晉負恃強大并蕪諸小國以自廣詭諸繼之是為獻公兇悖滋甚連虞伐虢道虢襲虞執天子上公而有其土實周之叛侯王誅所必加而不以赦者也愚謂桓公當率諸侯奉辭以伐之縱未能致詭諸於戮而虞虢猶可存也今但知邢衛為已之同盟而當救置虞虢不問愚以為春秋於桓有責也義又見五年晉執虞公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公羊說同江黃楚之與國今慕齊桓之德聲而遠至胡氏謂二國來定盟楚人失其右臂者是也桓公伐楚之計至是始決召陵之師豈輕易嘗試而僥倖萬一者哉

冬十月不雨并見明年正月四月不雨六月雨



楚人侵鄭并見下

或曰會于檉謀救鄭今楚人比歲侵鄭會而復會師之不出何哉曰自東遷至今歷四王夷狄內侵莫之能禦諸侯僭叛莫之敢詰王師不討有罪幾百年矣奉王命伸霸討孥孥以伐楚為先務可謂躬天下之所難謹之又謹必萬全而後動此霸業所為獨優也明年楚又伐鄭師乃出春秋不以緩救而為譏於其難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曰十月不雨正月不雨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至六月得雨曰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也春秋書不雨見於莊三十一年文十年十三年有累月不雨而一書者有一時不雨而一書者書之頻以僖公勤雨閔雨而為之書也總一時累月而一書者以莊與文無意於民不念雨也魯僖在春秋之世雖無赫赫可紀之功而見之於事者温雅平實猶有周家盛時氣象如勤雨閔雨務農重穀與詩頌有駉泮水閟宮所述其氣象可以想見是故聖人獨有取焉




徐人取舒

徐國在下邳舒令廬江相望絶遠徐人以師取舒蓋越國千里而後至其地雖取之而未能有之以舒服屬於楚得之而不能守旋復棄去是以不書滅謂之非取不可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以是知徐人蓋受命於齊齊之制楚其用力難矣其為謀審矣蓋算無遺策而後動是以春秋貴之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左氏曰謀伐楚也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言諸侯之睦於齊可用之以臨大事也善乎齊桓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僭鄭衛同盟已久桓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黄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黄今年會江黄皆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黄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謹書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曰泜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乎我也案左氏齊侯為陽穀之會定計伐楚其來尋盟乃戒師期定要束非常事之盟也此一大事齊桓始與宋公遇于梁丘諏詢其可而諸侯皆不預也今將出師復與宋公為陽穀之會而諸侯無預議者其鄙我豈不甚哉或以為亦嘗召公而僖不能往使季友為此行若然則其責在魯非桓之責矣是行乃中國夷狄交兵之始魯望國而不得預其議魯之恥也季友泜盟欲何為哉愚以為春秋有譏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桓公自北杏始會至是二十有六年所以安中夏攘夷狄功之大事之偹者惟服楚而已矣夫子發微管之歎亦專為是左傳乃謂蔡姬蕩公于囿公怒歸之而未絕蔡人嫁之於是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狄氛起於北楚畧張於南桓公救邢存衛少遏狂狄之鋒而楚之驕盈日以滋甚謂僭王為未足而革號為楚謂服蔡為未足而放兵伐鄭至於再三諸夏延頸企踵望齊桓之伸威於楚人莫不有是心也一旦合七國之師涉其境而問罪焉其事甚難又能以不戰服人雍容紆徐受盟而退此春秋之所甚貴故自齊侯以下皆爵而無貶或謂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王命擅合諸侯春秋書遂伐楚以譏其專是不

然齊自始霸事之大者皆以王命行之是役也責包茅之不貢問昭王之不復皆以王事為奉辭必其稟命而後行特史氏畧之耳既侵蔡遂伐楚紀其出師之次第其不為專伐譏歟

次于陘

或曰侵而伐計也伐而次其亦有所畏而不敢遽前歟曰蘇氏之說得之其言曰桓文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也二十八年晋楚戰于城濮晋文公退三舍而避楚得臣從之不得已而復戰方晋退而楚亦旋則文公安用更戰由此觀之桓文之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蘇氏立論平實深得桓文之用心故備錄焉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来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之世以城下盟為諱桓公既許楚盟乃退師而後及之盟盟之以其禮也胡文定曰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或謂屈完来盟于師與成公三年晋敗齊師于鞌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書法畧相似其同歟否歟曰召陵之盟不戰而服楚者也袁婁之盟齊戰敗而乞盟也不戰而服上也故書来盟見其心服而来盟戰敗而後乞盟力屈而非心服也故書法之輕重詳略如此

齊人執陳轅濤塗

執鄭詹與其執也執鄭國之佞人也執陳轅濤塗忠於其國齊人執之又從而侵之伐之齊君臣於是始驕矣或曰何以見春秋之或與或否曰執鄭詹繼書逃来見春秋之罪鄭詹執轅濤塗繼書伐陳者再見春秋之不與齊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罷愚於伐楚之役而見之蓋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已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不深責也仁聲暢於遠近小大具孚遂率之伐楚楚服其罪以諸侯之睦於齊也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轅濤塗從伐楚而有功者也謀避軍道以紓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為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陳先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猖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識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



責楚以尊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於會本以救鄭未幾而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直稱君甚之也愚謂申生處人道之變雖欲不死不可得也論者惑於左傳語謂其愛父以姑息而陷之於不義以為大仁之賊過矣晉獻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樹建庶孽以為身後之計耳方東山舉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孤突先友於是時固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太子以行太子之禍不待歸胙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及今難作乃曰我辭姬必有罪是太子猶可以有言於君而不言

以陷其父於惡豈其情也哉此蓋傳者紀載之浮辭
諸儒信為事實故疵世子以為賊仁夫獻公狼疾人
也所以陷溺其心豈一朝一夕之故天倫之愛至是
泯滅而無餘夫豈一聞申生之訴幡然為之悔而致
姬於罪者乎先正蘇公論扶蘇戾太子事謂始皇武
帝驚悍忍於誅殺為之子者知必無可回之理故寧
死寧動兵而不敢以請是得其情矣戾太子不足言
扶蘇之事有類於恭世子故因蘇公之論而發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
正也伯姬來朝其子杞伯失夫之道矣愚謂甥見於
舅亦人情之常而春秋書曰來朝其子必魯君待甥
之禮僭於其父是故有譏夫世子預會盟禮猶有殺
而況未為世子用朝禮見之乎

夏公孫茲如牟

此叔牙之子也大夫非其君命不越境公孫茲娶婦



于牟假公事以行春秋書以貶之亦防微杜漸之意
叔孫自此始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穀梁子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
之貳也又曰諸侯盟于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
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
不信而加之尊者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
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
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何也是則變
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尊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
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止
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
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
微諸侯不尊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左
氏曰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氏註惠王以惠后故將

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會王世子以
定其位二傳不同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於世教左
傳之説愚有疑焉桓公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經而言
尊王也以傳而言葢定世子之位定世子亦所以寧
周而其事乃有不然者傳曰鄭伯將如會王使周公
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
喜於王命懼不朝於齊乃逃歸杜氏謂惠王將廢太
子而立帶恨桓公定世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審
如是則惠王之不君甚矣而世子所以事其親無乃
有未安乎夫率諸侯會王世子必請於王王許之而
後如會有父在焉世子烏得而外交諸侯乎世子外
交無乃非春秋所許乎書會王世子于首止無譏也
春秋無譏則世子之會諸侯乃王命也王果有憾於
桓公定世子之位何必召鄭伯而使之逃盟一鄭伯
之逃盟於周世子之定否若無大相關王必使鄭逃
之於王之私亦復何有愚不知杜氏有他援證乎或





臆度而為此説據經不見有此義也只當從穀梁之
説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惠王之於齊未必無遺憾焉
子頹之亂齊既霸而不能納王納王者鄭伯虢公也
自召陵而返齊志既驕率諸侯伐無罪之陳且執其
大夫惠后陳出也能無忿於齊乎王所以名鄭伯使
之叛齊意或在此未必由世子出盟諸侯之故後人
因子帶之亂傅會而為之説若世子不稟王命出會
諸侯是為世子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春秋必當有
貶今是會無貶故疑杜氏之説不然或曰鄭伯以王
命之故不與首止之盟春秋以逃盟書何罪之深耶
曰君能制命為義齊桓會諸侯朝王世子尊世子所
以尊王命也而惠王以私怒諭鄭使之叛齊所謂制
命之不以義者也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
待既盟乃去夫然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之私命逃
諸侯而遂去者乎春秋書逃著其自逃王不能使之
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謂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愚謂召陵之役江黃實張犄角之勢江黃之睦於中國非楚之利也故滅弦以孤之使齊人是時能出偏師合江黃以為之聲援弦必不亡而黃與江亦無後日之患惜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書滅國必曰某滅某國其國君奔某所或見執必書滅而後書執今虞虢之亡皆變例而書豈無其故案左氏僖公二年晉假道於虞取虢下陽春秋不書書取而書滅又五年晉滅虢師還襲虞滅之如傳所載虞虢之滅皆在五年是歲春秋不書晉滅虞虢但書晉人執虞公二國之滅有其義而亡其辭傳之所載其有未盡信者歟諸儒皆未有確論木訥謂虞虢皆寰內諸侯下陽虢之采邑曰虞曰虢如周公祭公耳虢非國也虞晉滅下陽是滅虢也晉執虞公是滅虞也以地言之重在地以人言之重在人不得其地無以滅虢故以地言之既執其君則其地舉矣故書執虞公其實皆滅也木訥之說辨矣謂執其君其地舉者近之謂虞虢為寰內諸侯之有采邑者則非也諸書所載虞虢皆成周初年之建國虞乃大王之子虢亦文王之弟其始封甚明豈得謂之非國蓋虢有二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一封於東一封於西一在上陽一在下陽春秋不書滅虢而書滅下陽以別乎上陽耳意者虢公居於下陽先為虞晉所破下陽既破而上陽亦從之亡與或以為上陽之亡在春秋以前此則未見明證傳者以鄭莊嘗言虢叔死于制疑為鄭所滅耳若虞公者外為諸侯入為天子三公者也晉詭諸以篡弒之餘孽用詐計逞兇暴滅虞而執其君是執天子之公其罪大於滅國故舉其重者而言而

虞公受賂致寇自底滅亡其罪亦并見矣胡氏乃謂虞公貴為諸侯身為獨夫書晉人執虞公執獨夫之辭必若此是聖人與晉以滅國滅國且不可而況滅同姓之國執天子之三公者乎春秋人晉而不去虞公之爵所以討晉人執天子三公之罪論者專責虞而不治晉豈春秋意哉或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與此同乎否乎曰否戎夷狄也春秋待以荒服之道無深責晉侯滅同姓執天子之三公不惟滅國且有



犯上之罪是當討而必不可赦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桓公之伐楚數其無王之罪此尊王也然自始謀以至出師皆以鄭故鄭當一意中國勿復萌他志可也乃於首止之會逃盟以歸彼豈共於王命疾馳而去惟恐或後者蓋其心以為齊之強不若楚楚之伐近而易齊之救遲而難是以勇於叛華不復顧逆順之所在蓋中國之諸侯首叛者齊之伐之義所不容已故自齊侯以下皆爵而無貶楚欲救鄭而不敢乃圍許以救鄭齊侯復以諸侯之師赴之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以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故書諸侯遂救許美其救之之速而許賴以存也齊桓前日驕心一萌而以私怒侵陳諸侯之合者幾散今而救許伐鄭伐其所當伐救其所當救夫然後大服人心是以復有葵丘之會



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而桓公自其以兵伐之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逆折強楚憑陵之燄義之所不容已也春秋人之何哉前日爵之今日人之謂春秋無責不可也申侯者楚產也而仕於鄭背濤塗之忠告以自結於齊因是有虎牢之獲此以訟受服者也齊桓一受其譖

陳人惡之鄭人疾之而申侯者始無以自容於鄭矣
今齊師壓境鄭乃巧為辭說而歸前罪於申侯必曰
申侯楚産而勸鄭以從楚殺之以求說焉齊侯果為
之退師吁信申侯之譖而罪濤塗者齊桓也信鄭人
之讒而殺申侯者亦齊桓也明知申侯之無罪而以
是為退師之名齊亦鄙矣故春秋人之
夏小邾子來朝
此鄫黎來也與邾同所自出始受王命列為子男之
國是以來朝自周之東諸侯以篡弒得國王不能討
因而命之者多矣如曲沃武公并兼宗國以賂獲封
比及其死姓名不登於簡牘不與其封也邾小邾後
先得封春秋皆存而不削傳者謂其從齊伐楚有功
是故春秋錄之學者觀乎此見聖人黜陟之大公矣
鄭殺其大夫申侯
穀梁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於里革之死則又
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公羊曰




賜而殺之是否可得而知公穀之例不必拘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案左傳是會也謀鄭以鄭未服故然子華以聽命於
會則有服之漸矣管仲言於齊桓曰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受其所
貢天子方物而歸之於周諸侯於是知事上之禮鄭
子華欲去三大族而為內臣於齊管仲極言不可桓
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令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

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子華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宗國其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是冬鄭伯請盟嗟夫管仲可謂以禮服人者矣桓公亦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使桓公從子華之言以詐而服鄭事未必濟且失諸侯令示之以禮綏之以德鄭不旋踵而請盟是以甯毋之會聖人爵之所取其在此乎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葬曹昭公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覆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垣修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
謄録監生臣單可矩

春秋集傳詳說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　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四十二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二　是歲惠王二十五年　齊桓公三十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穀梁曰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案左氏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齊為此會以定王位故王人下臨盟于洮以王事而盟也或曰春秋王朝公卿出會諸侯者同會而不同盟葵丘之盟宰周公不與盟踐土之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哀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王臣皆不與盟特以王命監臨之耳今王人與諸侯同盟其可乎曰此以王室有難會而盟辭曰以翼

王室王事也春秋無譏故皆爵自是女栗雞澤翟泉則有譏

鄭伯乞盟

前日首止之會王世子下臨而鄭伯逃之今鄭伯乞盟亦以王人在會彼內屈而來服知前日之逃為罪是以自請預盟而不以為辱由桓公有以大服其心故耳前會書逃春秋所以誅鄭伯今而書乞春秋所以赦鄭伯然盟而書乞亦所以貶也賤鄭伯使不得列於諸侯也此諸侯叛華即夷之始故屢書以見意



夏狄伐晉

齊晉匹也齊桓公以尊天子攘夷狄為已任德聲溥乎宇內諸侯小大俱至而晉獻詭諸自外於中國怙其強大滅虞虢而有其土此中國之失舉罪當討者也書狄伐晉著晉人有可伐之罪也以前後事而求聖人之意知其然耳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穀梁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書夫人而不以姓氏立妾之辭也劉向釋之曰夫人成風也致之大廟立之為夫人也三傳為說不同愚獨有取穀梁之說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莊公正妃哀姜以淫亂死于齊僖公尊其母為夫人以配其父違禮以卑其父也春秋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所謂用不宜用致不宜致者是也夫人不氏明其為妾無當尊之理也成風以文公四年薨春秋書夫人風氏薨又書葬我小君成風聖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卒之以夫人葬之舊史既以夫人書聖人於魯先君之母不得黜之為妾是以於此先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僖公既致之於今日則聖人不容黜之於異日用致夫人者所以開卒葬夫人之端也故愚於此義獨有取穀梁之說公羊謂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

為媵先致姜女齊公使用為嫡愚謂齊桓必有所不為楚人亦有所不受此齊東之語不足信也左氏以為致哀姜於廟夫哀姜者雖見殺於齊而固魯之夫人也僖公不忍於其嫡母欲遠禮而祔之斯祔之矣何以致為謂僖公因哀姜之死而致其母為先君夫人則有之矣謂僖公禘而致哀姜則未必然也若夫仲子之例不與此同愚既於隱元年而辨之茲不重舉義又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襄王

據傳惠王以去年閏月崩襄王以子帶謀為亂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至是一年而後以訃於諸侯惠王固有以召亂而襄王之喪其親者其不能如禮乎桓王崩七年而後葬惠王崩一年乃發喪其一年中衣服飲食皆變常乎仍其吉乎縱曰以難故亦何必閱一年之久而後以赴之方國乎此殆有不可曉者襄王東周之令王其喪若是大本不立何以正天下無怪



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事孔子善之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若有金革之事則墨衰絰而從戎謂已練而弁冕者時俗之變耳穀梁亦曰禮樞在堂上孤無外事令背殯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公穀去古未遠猶於此而致意焉自是有書子而預盟會者有書爵而吉書以絕之非與之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并見下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魯女之未嫁者也穀梁曰內女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公九合諸侯葵丘為盛人知誦桓公之美而不知所以成就桓公之美者周襄王也周自東遷歷五王卒皆闇弱不君惟襄王稍更憂患動心忍性可與有為故即位之始即命宰周公會諸侯于葵丘孟子所稱載書五命之辭乃文武周公垂世遺後之法襄王命冢宰以告于會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士無世官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綱領宏大法度嚴正有王道氣象伯國君臣豈能及此故曰此文武周公垂世遺後之法王以命之於會而齊桓公則代王言者也是時襄王始繼世



宰渠以賄妾聘逆而出況此大會乃夷夏具瞻宰周公銜命而臨之不為細事出春秋無譏也學者觀葵丘五命則知宰周公之出春秋無譏○諸侯自為盟王人不與尊王也自是王人下預諸侯之盟皆有貶

甲子晉侯詭諸卒

此晉獻公也恣情縱慾違道敗常殺嫡長樹庶孽以召亂春秋特去其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敎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敎之義善矣但奚與卓均不當得立而春秋於里克兩殺書法不同何哉蓋君臣之分未定以前則書曰殺殺簒立之公子耳君臣之分既定以後則其殺為弑矣春秋於奚齊之死書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至卓子之死則曰晉里克弑其君卓當求其故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猶未定也卓子死於詭諸既葬則君臣之分已定是以書法不同或曰君薨子立君臣之分猶有未定乎曰奚齊之立荀息一人立之耳非臣民之所共戴也孔父仇牧荀息之死與其君皆死之正也荀息者從獻公於昏姦而溫近于王狄伐而滅之豈非霸業之衰乎



日以伐戎為事置狄弗問豈非霸業之衰乎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弑義已見里克殺奚齊）春秋錄大夫死節凡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仇牧之死與其君皆死之正也荀息者從獻公於昏為驪戎女任託孤之寄復不能其事以身死之曾何足恤而與孔父仇牧俱見錄于春秋諸儒未得其說愚觀公羊子之義而有取焉公羊於孔父曰可謂義之名正其弑逆之罪吁罪在不救申生而加以弑卓之戮春秋其不然歟蓋既君之而又殺之此春秋所以明分而垂法似不必他求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自滅衛滅邢以來浸以盛強與荊楚交為中國患今又滅溫溫乃近畿之地司寇蘇公世有之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是以為狄人所并蘇子信有罪矣而溫近于王狄伐而滅之豈非霸業之衰乎

形于色矣於仇牧曰可謂不畏強禦矣至荀息則曰可謂不食其言矣蓋荀息之死以為合乎義則未也然其既許獻公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能不食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或曰莊三十年書齊人伐山戎貶也此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襄之乎曰否有書爵而非襄者矣齊為盟主伸霸討於夷狄乃與許男徵國共為此行此自為逐利之計耳狄歲游為中國患今年春掠及近畿以温為滅無忌甚矣齊桓置不問而遠伐北戎捨王畿之近冠而為伐戎之遠役此自為逐利計非為中國計故不與其伐書齊侯許男伐北戎著其私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惠公夷吾入

穀梁曰里克殺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故殺之不以其罪愚謂里克之殺奚齊也春秋不坐以弒君之罪書曰殺其君之子為其因衆怒而殺之君臣之分未定故也克於是時當率諸大夫迎文公而立之則高國之納齊桓不是過也今既不能然乃聽荀息立卓子而又殺之居於位俟夷吾之入蓋將持二弒以市寵於新君乃卒死於夷吾之手故春秋於其後弒而正其君臣之分為其既君之而復殺之耳雖然里克之弒視宋督公子鞏襄仲之為弒有不得同而奚卓之為君亦與宋殤魯閔子赤異是以春秋不以討賊書稱國以殺穀梁所謂殺之不以其罪者是也自取死春秋於晉之君臣父子咸有責焉耳

附見夷吾之入春秋不書為其以弟而先兄也且

入而不能君喪師亡身幾至失國是以畧其入而不書至獲於秦乃書獲晉侯貶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而雪時也冬而大雨雪異也此緊三冬而言故不著月雨雪而以大書必傷人敗物異乎常歲不得不書耳傳者謂周正之冬為夏正之秋此變易四時而求合乎周正者十二月次猶可以已私而紊四時之九月間縱或雨雪必無連月大雪之理以是而觀益知春秋用夏時無可疑者



春夏秋冬斷斷乎其不可紊令之秋猶古之秋也八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郤父

始謀納文公者里克乎鄭也里克既死乎豈能獨存夷吾之殺之亦為其私耳夷吾始入而殺二大夫里克猶有罪至於乎鄭之殺是謂濫刑左氏謂秦伯使人召呂郤冀芮晉疑乎鄭與之有謀殺之以及七輿大夫夷吾忌克少恩一朝殺兩大夫併及其黨專殺之罪大矣再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凡殺大夫有稱國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權衡輕重之所在也至於殺直諫殺有功殺無罪殺人不以其罪又當隨事而見不可以稱國稱人之故而強求其功罪之所在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桓公之始霸也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者實在于是齊襄衛宣



汚染之習為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為陽穀與下之會霸業其衰矣乎或曰此齊侯之女禮有歸寧令往會不亦可乎曰歸寧當在國中此疾馳於通道大都非所謂寧也里克既死乎豈能獨存始謀納文公者里克乎鄭也里克既死乎豈能獨存

秋八月大雩 大雩義已見桓五年

凡書雩皆旱而禱也旱而禱必書以見人君之憂民

也或曰旱而禱亦有益於旱歟曰成湯桑林之禱是也通天地間一氣耳一理耳理行而氣從之有感斯有應謂之無益不可蓋所謂禱者以我之誠而格物理之應誠有未孚誠與感非外求者也豈惟旱禱為然凡理之所在氣即應之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聖賢道學之功用亦不過理行而氣從之耳若謂禱為無益旱而雩如以見憂民之心則雩也特具文應故事而講之奚若勿講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穀梁曰貫之會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嗟夫管仲之慮患為遠矣方江黃之始來盟而已憂異時之不能救其深思遠慮豈與小智淺識之士朝不及夕者同日語乎齊不得江黃無以制楚故楚人憾江黃為最深既滅弦以蕩其藩牆遂以兵潰其心腹自冬徂夏歷三時之久齊人卒不能遣偏師之援坐視其亡然則滅黃者齊也非楚也陽穀之會貫澤之盟本以求中國之援反以是速其亡悲夫自是而後諸侯日散霸業日衰無足稱者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義併見下狄侵鄭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案左氏會于鹹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王事為重而杞次之左氏從文之便先杞而後王則桓公之美不見矣蓋揚拒泉皐伊雒諸戎自十一年夏為子帶所召同伐王城秦晉伐戎以救周子帶奔齊齊侯平戎于王今二年矣王室略定乃為鹹之會謀王室而致

諸侯之戍是秋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則是會也
所以勤王故齊侯以下皆爵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穀梁曰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桓
德衰矣公羊曰曷為城杞滅也徐苔脅之也杞不聞




受兵而公羊以為既滅蓋前此城衛城邢皆在於既
亡既潰之後故亦以杞為已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
其實矣但桓公城三小國均為恤災救患而書法不
同者有譏焉耳城邢猶能及未亡救之最力者也城
楚丘衛已亡矣城緣陵桓公之意豈諸侯亦散是故
書諸侯城緣陵言其合之不易而城之難矣陳止齋
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霸主之辭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案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遇
于防使來朝乃已嫁之女來寧見止既而與其夫遇
使之來朝因是季姬復歸于鄫公羊以為僖公鍾愛
厥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而遂以妻之如左氏
則季姬乃歸寧之婦如公羊則季姬乃淫佚失行之
女二說不同但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以書法而觀
則始嫁也魯女為文姜所染疾驅於通道大都自鬻
以求婚僖公號賢君略無正家之法魯之不競實由
乎此春秋書及書遇書使來朝而季姬之惡狀見矣
僖公何以辭其責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曰
林屬於山曰鹿沙鹿者山名也此晉地而不繫之於
晉為其為異駭常關乎中國之廢興存亡故也或曰
狄侵鄭

桓公既存邢衛雖未能大懲創于衆狄狄知懼矣及狄人滅溫憑陵畿輔桓志已怠不復加詰彼益無所憚前年侵衛今又放兵直出汜虎牢之間幾與楚合此豈小變而桓公年邁管子又死無有能為中國深長思者矣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



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或曰狄侵衛侵鄭楚滅黃齊莫之救徐未嘗預會盟今楚伐之而齊亟合諸侯以救之何哉曰齊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於齊楚之伐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為謀深矣前日齊桓伐楚先侵蔡楚之有蔡猶齊之有徐使楚人得志於徐則必乘勝造齊之南境是以齊桓急合諸侯以赴之又別出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其為徐也甚切亦自為計耳然以救

而出師春秋善之故皆書爵或曰救徐急矣而次于匡奈何曰豈惟次抑為之盟而後敢進蓋齊桓霸業至是已衰桓之志既怠而諸侯之心亦不能皆協臨敵而為之盟疑之而盟之也既盟而進復次于匡未敢遽前乃使大夫帥師以往是役也其不為楚乘者幾希然桓公不善戰而長於計救邢救許皆以虛聲聳動敵人使之自退今救徐也以疑畏之兵當方張之寇會于牡盟于牡進而復次示人以不可測故楚



師雖盛亦復疑畏而不敢前徐得以無事婁林之敗亦偏敗耳於徐無傷則亦救之功也曰春秋其無譏乎曰春秋雖爵之而書盟書次而後書救君不進而使大夫帥師以前抑亦見志不能帥氣上下偷憚不為楚乘者幸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義見鄫子來朝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穀梁曰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左氏以夷伯為展氏之祖父有隱慝焉為雷所震公羊以為季氏之孚孚徵者愚謂此時季氏始為政於魯其徵者不應遽僭大夫之廟三說中穀左為長

冬宋人伐曹

自桓公之霸諸夏之以兵擅相加者鮮矣至是宋襄伐曹左傳以為怨此為怨此乃霸國之討咎齊帥諸侯伐之曹預伐以莊十四年宋背北杏之會不在曹何怨之可言桓公志怠宋見閒而起愚於此知宋襄之為人外靜內躁於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于此春秋所譏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春秋初年猶未狄徐至此以後徐以號舉為公羊之學者以徐滅杞為滅先代之後是故狄之然杞未嘗滅也十七年徐與齊皆書人公羊所載尤疑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穀梁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愚謂此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罪晉也春秋之法中國與四夷交兵而書晉侯及秦伯此秦伯伐晉也春秋不書秦伐晉而書晉侯及秦伯辨內外之分齊桓伐楚是也諸侯大國以其私怨交兵明曲直之理則秦晉今日之戰是也惠公因秦人之力而得返其國許賂以河外列城既而不與秦穆不以為怨及其饑而輸之粟則秦為直矣晉饑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之糴則秦又直矣秦直而晉曲則兵端在晉是以不書秦伯伐晉夫戰猶訟也春秋書

法則聽訟之筆而曲直之權衡也或曰訟有曲直而二君皆爵何耶曰有書爵以為褒者有書爵以為貶者晉侯及秦伯戰言二君自以其私怨而戰非為中國而戰也書獲晉侯曲在晉也或曰楚敗蔡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不與夷狄獲中國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滅曹以曹伯陽歸不書獲不與諸侯相為獲也今秦獲晉侯惠固有以自取責之無乃太重乎曰此不惟著晉惠背德棄義敗國殄民之罪亦以彰秦穆後來歸君之美晉之負秦甚矣秦猶歸其君此秦穆所以為賢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三傳為說不同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星者諸侯人臣之象是時諸侯強僭王國微弱天之隕星所以示警戒於強國使知率德改行尊事天子五者其數也不必強求其說前予此常星不見星隕而雨星至地而沒也今則隕而為石其象見矣警戒之道至矣風者自上而下人君號令風化之及于天下者皆風也今而水鳥陰類逆風而行此強國四夷不禀王化之象異雖見於宋不專為宋而示異宋爵為公在諸夏為最長天示譴于諸侯故災見於宋警宋則以警諸夏與常星不見星隕而雨同其咎證天之眷周未艾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劉炫謂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命之世為卿也胡氏從之愚謂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以弒君罪大賂諸侯求生立華氏若季友者魯之純臣何嫌何疑求生立季氏乎若曰求世其卿則當時侯國卿大夫有不待賜氏而莫不皆世為卿矣乃若公子遂之書仲遂以私意厚於二去其族不得與季友同也二君雖各以私意厚於二臣而春秋錄善誅姦之筆則有衮斧之異豈容比而

同之乎閔元年書季子來歸嘉之也是時魯國純臣惟一季友故書以美之今書季友卒著季氏自是世秉政為魯國無窮之患前之歸季子後之卒季友襄貶抑楊義各有在不容以槩觀也劉氏曰書季友卒譏世卿言自是世季氏也此說得春秋之旨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左氏以為謀鄫又曰城鄫不果杜注淮夷病鄫也桓公霸業至是衰矣猶為淮之會者所以備楚也是時中國與楚以淮為限淮以外皆楚之與國長江之險則楚人所有也故於是而會淮必不專為鄫故或又以為是役也桓公以諸侯伐淮夷魯預有功故魯頌及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公穀以為滅項齊人滅之謂齊人及徐伐英而遂滅項耳案左傳滅項者魯也公在會齊人以是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非齊事也或曰內滅國書取不書滅取鄫取邾是也此何以書滅曰據傳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此魯之執政者所為非出公意是以不為公諱所以著強臣擅興之罪而垂履霜之戒是時季友初死行父繼秉政擅興兵滅國者非行父而誰由僖公德季氏擁佑之私假之以權待以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在楚而宿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邾莒叛人每乘公出而肆其無忌行父滅項實有以啓之耳有國家者視此當知所戒春秋特於滅項而發其義耳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為滅項故齊侯止公姜氏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至是

乃得歸書至云者危公之不得歸也愚謂僖公賢君也然以私恩厚於季氏友死未幾嗣子間公之出擅興兵滅國陋其君於危地而弗之恤也公既免曾不討其擅興之罪魯之威權自此下移於强家僖公豈得而辭其責嗟夫始之不忍治而遂至於不可治魯季衛孫齊田晉韓魏趙皆是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二伯任幹方之寄周召嘗或曰子謂伯者霸也古者二伯雖居二伯之位舉其常職分陝矣何以不言霸齊桓晉文乃言霸何邪曰周公召公王者之佐純乎王道不雜之以他術也且是時天子威令行於諸侯周召雖居二伯之位舉其常職而已及周之東遷歷平桓洛惠襄王綱盡弛桓公披天子以令諸侯假王命而施霸政時使之然耳而霸者之處心行事純疵半焉公矣而不能不私仁矣而不能不暴信矣而不能純乎義烏可與王者之佐同日語乎且以齊桓之行事而言



自是始知所戡四夷之大如楚如狄其先皆有憑陵中國之心及桓之興震之以威武御之以長算莫不有所憚而不敢肆而其行事紓徐不迫當戰而不輕於戰當伐而不輕於伐當會而會諸小國之至不至不深加責也而其事功之著於當世者尊王也攘楚也晉文則踵其行事而俱以霸稱者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南軒張子釋之曰假仁義者未有能久之者

也使其假之而能久久之而能不歸孰曰非其有乎有之者不係於假而係於不歸深得孟子與人為善之意自桓文歿未有能繼之者降而戰國春秋所弗紀也降而秦則尤為大無道者也豈惟王風頓邈而霸者之行事不復可見矣漢宣帝自謂漢家行事本以王霸道雜之烏乎若宣帝者吾見其不足於霸又何王之有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鄑乱魚韋切齊師敗績狄救齊

公羊曰曷為不使齊主戰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案左傳齊桓公無嫡子有庶子六人無虧者長衛姬之子昭者鄭姬之子桓公中歲與管仲共謀立昭為世子且屬之宋襄以為外援世子之位定矣桓公死豎刁易牙因內寵殺羣吏而立無虧世子昭奔宋宋襄為之出師納昭以嘗受託孤之寄也劉氏胡氏以宋襄為奉少奪長故春秋書及書救以責之立論固為據正然以當時之事而言君與大臣既樹太子於無事之時而宦官嬖人擅廢置於倉猝之頃無乃非所當立乎且如魯隱公者繼室之子長且賢當立而立者也程子胡氏猶以為不承國於父而疵其非正今無虧之為長非若魯隱之明著為國人大夫之所共推而昭者實厥父謀之大臣屬之鄰國以為太子非若魯惠有意立而未立之比以為宋襄不當為昭出師則豎刁易牙所立者遂居君位而太子廢矣可乎不可且是時齊諸大夫猶有高國等輩預聞政事若謂昭不當立扳無虧而立之猶諸大夫之立君也今也大臣無異辭內豎忽生變則無虧者黨於易豎者也桓公管仲之不以為嗣豈無故宋襄之受託出師未為不義謂春秋深責宋襄愚竊未以為然也論者每以及戰為襄貶予奪之所在率變亂事理

以從之夫所謂及戰云者或以分主客或以別先後師之曲直初不在是又謂師救齊狄救齊者善此之救以貶彼之伐愚竊猶有疑也城濮之戰晉文公救宋而不書救楚人救衛而書救謂春秋善楚人之救衛不與文公以救宋可乎而況齊魯本仇讎之國前日莊公為仇國納糾春秋深不與之今僖公復出師定無虧之位是豈春秋之所與書師救齊不與魯以救齊也狄者齊桓公終身之所攘却今以救齊為名哭如其來蓋易暨餌以厚賂召之自救彼豈知救之為義而赴人之急乎以救為善而知伐之不善狥而不可通者也愚非苟求異於前輩也蓋無虧之為長經傳初不明見春秋垂法後世必不以暨刁易牙所立者為是而桓公管子所素定者為非於宋襄之師其無責乎李唐季世宦官用事廢太子而立所善之諸王大亂數世唐祚卒以是而亡此後世之事可為深鑒者也讀春秋者於聖人書法宜加權衡庶幾臨大




哭如其來蓋易暨餌以厚賂召之自救彼豈知救之為義而赴人之急乎以救為善而知伐之不善狥而不可通者也愚非苟求異於前輩也蓋無虧之為長經傳初不明見春秋垂法後世必不以暨刁易牙所立者為是而桓公管子所素定者為非於宋襄之師其無責乎李唐季世宦官用事廢太子而立所善之諸王大亂數世唐祚卒以是而亡此後世之事可為深鑒者也讀春秋者於聖人書法宜加權衡庶幾臨大事而無惑或曰齊桓之入子糾之入無虧之死春秋皆不書何歟曰桓公之入子糾之死有關係不容不書若無虧者易暨所擁立非所當立昭雖君齊庸愚罔所知桓公霸業隳於是無足錄者奚其書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始人

穀梁以為善狄之救齊而進之果善之何不於救齊之際而善之今乃於伐衛而進之其說如此夫宋衛曹時之事謂宋襄伐喪以圖霸故其說如此夫宋衛曹皆齊桓平日之所厚者世子為二暨所擁為之伐之所以報桓之惠今謂三國報惠為伐喪謂邢狄猶夏為救齊愚不喻其說蓋春秋書邢人狄人伐衛者責邢不當與狄比而伐國也狄嘗滅邢邢與狄為仇國今乃比而伐衛義理之心無復存者邢亦一狄也春秋以邢儕狄正所以狄邢而謂之進狄害義豈不甚

乎僖公元年荆革號為楚以師伐鄭亦書楚人伐鄭
憂其漸盛為中國患何進之有哉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一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三是歲襄王十二年宋襄十一年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圖伯之始事也宋雖先代之後爵維公未嘗受命於周居斡方之任今欲踵齊桓之行事當請命天子號名四方同獎王室諸侯或有未至懷而輯之待其自至齊桓之已行可視以為則也今以自命之伯而致討於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誰其信我此所以終於無成春而執滕子與是秋圍曹皆不待王命而行春秋之書之所以貶也然滕子書名是亦有罪焉耳齊桓之始伯滕嘗一預於會今宋襄繼桓之業諸小國皆會滕可以至而不至是亦有以自取春秋書名以執兩責之也亦見聖人拳拳望宋之意凡書執有執之而為伯討者有執之而為擅命者宋襄非受命之伯而執滕子又不歸之京師是之謂擅命其

後晉人尸伯事執諸侯不當其罪則有貶當其罪而不歸之京師亦有貶被執者或書名或不書名則又以見其罪有輕重執有當否晉厲公執曹伯負芻治其篡國之罪執而歸之京師執之正歸之亦正特為春秋所與書晉侯執曹伯論者以晉厲不克終疑以侯執伯為僭是不然此伯討也惟事理之所在焉耳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或曰曹南之盟宋公書爵春秋其與之以伯乎曰望之也非與之也當桓公之既歿狄伐衛鄭即楚諸侯之會者皆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伯也宋襄起而有為春秋蓋深望其有成也何以言之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諸侯皆人曹南之會襄公獨書爵諸侯亦皆人有以識聖人望宋之意矣始望之卒之無成楚用是橫行於天下春秋與其始不保其終

鄫子會盟于邾巳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公穀皆以為邾人執鄫子用之左氏以為宋襄使邾人執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諫不聽愚竊有疑焉宋襄之為人吾固未知其胷懷本趣然槩觀其平日則好名而畏義者也方其為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人戰欲以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取仗義之名豈有今日而用同盟國君於淫昏之社無道若此者乎何休謂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季姬淫佚使鄫子請巳而許之二國因是交忿宋襄為此盟以解之反為邾所欺執用鄫子休必有所本存之足以垂戒於後世且春秋書法全不及宋故公穀以為非宋之罪高郵孫氏亦云邾鄫世仇之國宣八年又戕鄫子于其國其相仇之事不見於經惟無道之甚乃書之耳孫氏似亦有見乎此存之

秋宋人圍曹

此宋襄用師之始也伯者以王命征不服是之謂伯討春秋所與也苟無王命則為擅兵相攻春秋之所惡也北杏之會宋背盟而桓公伐之必請師於周與單伯俱彼非力之不足也示有所尊也今宋襄執滕

子而不歸之京師伐曹又不稟命於王是謂其力之可以服人也推是以往其何能濟是以春秋於曹南則爵之於圍曹則人之義蓋在此未有無王命而能成伯功者也或曰宋之圍曹是固非矣然在當時孰為當務之急乎曰鄭入滑狄侵衛魯伐邾以中國無伯而動也宋襄苟能治其所當治則義聲暢而伯業成矣此春秋所望於宋襄者也故比事以見義

衛人伐邾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楚人會盟諸侯之始也公預於夷會不書為公諱也公固不以是為諱為公諱者所以存其羞惡之心也盟于齊齊侯實預盟不書齊侯預盟為桓公諱也齊伯國也地大民衆且桓公之威德在人嗣子勉自樹立猶未至遽出楚下令昭也惑於陳人邪諂招引強楚共歃為盟於其國中厥父以攘夷而植伯功厥子乃事夷而不以為恥是固不足深責春秋為桓公諱是以略昭而不書非與其為是盟也序陳人為首陳倡盟也序鄭人于末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書法特為謹嚴不與裔夷以主中國之會盟此聖人意也或曰是會也春秋為公諱不書公會後此二年會盟于薄亦夷會也何以不為公諱乎曰是亦為公諱也薄之會楚人在焉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茍楚人不書若魯公之自主此盟是亦為公諱也凡諱有二有國惡之諱為國隱也有君過之諱君不自以為過為之諱之乃所以志其一時之失而垂法於後



梁亡

穀梁曰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公羊曰梁亡此未有伐之者其言梁亡自亡也魚爛而亡也案左傳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以是召亂秦襲而取之陸氏曰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者滅國之罪易見也乘

危之惡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所以明微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劉氏曰南非一門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今新之新其舊也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穀梁所謂有加其度者是也胡氏曰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是故不書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當辰所云郜雍曹滕文之昭者是也惟此一見或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即是此郜之滅已久今來朝者魯以其地別封之為附庸耳蓋宋滅之而魯封之聖人書于此以見僖公繼絕之善或然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小寢也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于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涖之時而常在於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其後魯僖殁于小寢

鄭人入滑

自齊桓公殁諸侯動兵相侵弱小漸被其毒宋襄苟欲踵前人伯業當稟王命會諸侯伸要束令而後有擅兵相侵者糾其罪告于王而懲之如鄭人入滑當先糾者也糾而弗率則奉辭以討之孰不曰然舍是弗為而執滕圍曹強人之從已烏能有成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甚哉齊昭之愚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已乃與之盟于邢反常逆理乃至于是傳曰厥父菑厥子乃弗克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昭之謂乎春秋儕齊于狄亦所以狄齊也廉恥道喪則與弗播弗堂同其歸矣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為中國患者狄與楚也楚強大未易治狄悍而微自桓公之殁再侵衛彼謂衛人失伯國之援而可欺也宋襄與其盟楚而求諸侯舍若伐狄以寧諸夏能治狄而伯政舉矣顧乃舍其力之所可及義之所當為而為其所不可為狂躁害之謂亂羣否之六二小人才子昭主是盟春秋亦為桓公諱之猶幸宋襄介然獨立蔡陳鄭交誘而不為動也今鹿上之盟此為何盟而乃求厠身於其間是之謂亂羣否之六二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不亂羣也齊鄭陳蔡之從楚小人也陰類也不足多責宋襄所志何事乃預於是盟實跼亂羣之戒能無辱乎然春秋猶序宋於齊楚之上不以伯權假夷狄也愚意舊史必以楚先齊宋聖人



修經特序宋為首垂法嚴矣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楚始書子

或曰元年伐鄭而書楚人春秋所以憂中國也今盂之會楚執宋公以伐宋而春秋乃於是始書楚子其爵之歟曰彼執宋公而春秋以楚子書序于宋公之下知非爵也蓋春秋正名之書也楚自熊通以來妄自尊大遂僭王者之隆名春秋每每號而舉之不使之得與中國諸侯齒今楚益強盛合諸侯詐以執宋公中國一大變也春秋以楚子書夫豈進而爵之乎四夷雖大曰子彼革號僭王以猾夏春秋序以子爵所以正其始封之名辨夷夏之分孰云其漸進夷狄乎自是而後楚漸進書子正名也或曰如子所言始何以書荊人今何以書楚子乎曰始其來聘僭號於國中耳春秋姑以號舉今會于齊盟于鹿上諸侯畏其強大有以事王者而事之春秋於是正其始封

之名書之曰子示天王之尊乃天下共主非夷狄所得干也自是而後楚之憑陵無不書子何爵之有哉是會宋楚爭長春秋先宋公而後楚子實用趙武屈建宋盟之例初不以其受欺於楚遂廢而不錄也

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曰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公羊之義正矣然宋為諸夏之表倡舍已分之所當為自卑其身以取執辱之侮宋亦有罪焉耳昔桓公之霸也深惟天下之患在夷狄之猾惟恐其折而從于夷也最後率之以伐楚楚服而天下之勢以定宋襄繼之志大而慮淺將修明伯功以尊天子而正諸夏乃與僭王之楚共為鹿上之盟以為未足復預於孟之會卒墮狡焉之謀身見執國幾亡使宋襄能以齊桓之心為心先天下之所難求以服人而勿求人之來服楚滅黃我則訪其後而存之伐衛我則率諸侯以拯之凡齊桓暮年未及為者我則為之雖未與楚戰楚必知所畏避而諸侯未至皆將至矣而襄也不明乎先後之序汲汲焉求諸侯以為伯求之而未得乃與桓公前日攘斥而不使預夏盟者共歃而為之盟亂華夷內外之辨自招侮辱反以長荊楚方強之勢其亦可咎之甚矣或曰宋實未能伯而春秋於鹿盟孟會猶序宋為首無乃紊名實乎曰否當是時中國諸侯自齊而降皆俯首帖耳受令於夷而不以為恥挺然特立不出楚下者惟宋襄一人耳春秋首宋次齊次楚長宋公以尊諸夏抑夷狄之狂僭而不使之居中國諸侯上也宋襄顛沛百罹繼之以死而夫子列齊楚之上與其有志於中國也後儒以成敗論事不亦鄙乎

穀梁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于宋也公羊曰不書捷以服人而勿求人之來服楚滅黃我則訪其後而存





伐邾義併見明年伐邾取須句 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于宋為宋公諱也宋以乘車往會楚伏兵車以執之執其君而伐其國楚之無道甚矣而又獻捷于魯以威魯也春秋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卑楚也前此齊獻戎捷今此楚獻宋捷不書宋捷非特為宋諱實為中國諱也胡氏謂魯不能拒楚使聲其罪而討之以為春秋有責於魯不書宋捷為魯諱也論固正矣魯僖屢君躬預會而不以為恥責其拒楚而聲罪無乃非所當責歟當是時舉中國之大無有能辦斯事者晉文不興楚之禍中國亦何所不至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此楚會諸侯而釋之書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不與夷狄得以執中國之諸侯也蘇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蘇氏此論似未得春秋之意聖人之書法若曰會諸侯而釋之非夷狄之釋之所以存中國之體而宋公亦不得為無罪矣故以五等之公而書執書釋雖爵之亦貶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審如是謂之崇明祀保小寡春秋所與也然魯之憾邾有自來矣其伐邾不自須句始矣邾本魯之附庸至齊桓公之伯請于周而封之為子國自是不復附庸于魯魯以是為憾椎之會反未及國而敗其師今桓公殺魯釋憾于邾連歲再伐春秋不與魯以伐是故書伐書取奚其褒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義併見下戰于洧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魯連歲用兵于邾至是有升陘之敗其自取之也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為內諱者亦以敗內也是時楚方得志于中國宋弗克自振齊已屈而從夷公不

知自治其國而輕用兵以加無罪之邦以此取敗春秋書及不書公雖為公諱實貶也

冬十有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或曰宋以三國之師伐鄭楚人救鄭而有此戰春秋於其伐而書三國及戰而敗惟書宋公何耶曰與三國之從宋而罪宋公之輕於戰而致敗也三國不以夷之罪三國之君可嘉也是故春秋皆爵之矣宋不自愛重預於夷之盟以此取辱又不能內省已過養威持重思為後圖忿而求戰以此致敗故春秋雖與三國之從宋及戰而敗則責宋公以是故也或曰楚子以詐而執宋公又敗其師楚其無罪乎曰是役也楚子身在軍中而春秋書宋公及楚人戰崇宋而卑楚所以明夷夏之分其罪楚至矣穀梁抑宋而與楚其說甚陋公羊取之而所取非所當取乃以其不迫人于險不鼓不成列者為王者之師夫王者行事在未戰之前安有兵刃交接以假仁譎義而陷百姓於死者哉以是取宋襄又非春秋之意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昭非宋襄之力則齊之一亡公子耳宋襄不忘齊桓臨終之託為昭盡力昭所以有國顧一戰之功也今乘其敗而伐之蓋以是詔於夷楚求為自全之計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或曰何以猶爵曰春秋有書爵以褒者有目其人之身而書某公某侯以著其罪者若齊昭之書侯謂其身受宋公之大德而忍於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貶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有攘夷之志而不克遂兵敗身喪春秋悼焉書卒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泓之戰襄傷於股未幾以死楚實宋仇而嗣子成公躬造楚國卑屈以求成視吳夫差有愧多矣春秋以無臣子例書責之深矣

秋楚人伐陳

按左氏陳穆公請修好於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齊之會楚人亦得列于其間名為修齊桓舊好其實自結于強楚今楚人乃以其貳於宋而伐之何邪蓋楚夷也諸夏實恥于從之而迫于兇威有不容自已者陳也介于二者之間猶欲自附于宋不忍遽從于夷是以楚疑而伐之若蔡若鄭則甘于從夷而不悔無復羞惡之心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至此稱子左氏以為用夷禮而夷之然當時諸侯反道敗常有若齊襄衛宣者實夷也而春秋未嘗絀其爵今杞子之用夷禮必不至如齊襄衛宣之甚春秋胡為再三絀之乎此亦經之疑耳姑置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是春晉文公入

義見夷吾卒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先是王命狄人有討於鄭狄侵鄭取櫟王德之以狄女為后是為隗氏王子帶者有寵於惠王后后欲立之未及而崩子帶奔齊王復之通於隗氏王替隗氏

子帶因是作亂以伐王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穀
梁曰天子無出書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
天下莫敢有也愚謂王者無外春秋一大條貫也王
者以薄海內外為家其出也不言出而謂之狩自虞
夏以來固然今襄王之出春秋不以狩書而以出書
其為貶也大矣王內不能正其家以是啓釁於狄悖
弟亂臣犯上干紀王不能制失位而奔幾至亡國其
得罪於宗廟甚大謂春秋無貶不可也蜀人趙君木




訥引易王用出征書王出郊天乃反風等語以排傅
家天子無外之說其論鄙淺本不足深辨但其末云
叔帶者惠王陳媯之所愛故襄王寧出而避之於鄭
其心以為文武之靈未泯諸侯必有勤王者若不得
已而遜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吾何慊乎哉上以
存孝下以存悌孝悌王者之至德尚以貶襄王乎以上
皆木訥語此說害義特甚前輩或取之愚恐其誤後學不
容已於言夫人主之位天位也惟賢惟嫡乃得在此
位非賢非嫡父不能以子其子凡豈得以子其弟乎
而況子帶者王室之不才子襄王儻篤同氣之愛貴
其身可也豈當假之以權以為召亂之階縱謂左氏
所載襄王出狄師事為不可信襄王亦豈無失位之
責乎尊為天子身荷祖宗付託之重不能防微杜漸
以遏亂源致為悖弟亂臣所逐乃云帶亦文武之子
孫欲舉以授之位天位也舉而棄之不才子以危其
宗社孝悌之道顧如是乎舜非不愛象也封之有庫




亦富貴之而已天下者帝王授受之天下舜舉以予
象而曰我以是為孝以是為悌舜必不爾也木訥蜀
之老儒號為知春秋者而率意高論殊欠講明似此
不一端初學幸毋惑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王
三出莊二十年惠王以子頹之難出居于鄭踰年而
號鄭納王其出其歸春秋皆不書僖二十四年襄王
以叔帶之難復出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明年晉侯
納王春秋不書王入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王猛

出悼王也未成君故名春秋書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其冬王猛卒母弟敬王立復以難故出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觀天王三出春秋書法詳略各異知聖人於成周之盛衰存亡深注意焉惠王之出之入皆不書者猶為周諱也王者無外不可以出言也至襄王復不能自植以召狄難春秋於是始書天王出居于鄭不以狩書而以出書春秋不得為襄王諱矣然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之出入春秋始變例而書曰葬景王王室亂自是五六年間悼敬子朝更出迭入春秋記之不遺閔周室之傾覆內難仍作將無以為國不得已而遂書也定六年敬王再出春秋不復書知其無可興復之望重為憂歎非若



晉侯夷吾卒

初年諱而不書矣

惠之入春秋不書微之也文公之入春秋亦不書公羊以為文公諱其不然歟齊桓晉文均有功於中夏桓之入也不為之諱文之入何為而獨諱蓋書不書皆有微旨存焉桓之入所以書為其殺子糾書以貶之文之入位乃其所宜有然懷者既避位而去文猶殺之春秋所惡其在是乎始納懷嬴已為失道今又殺懷之身重失道也不著其入貶也非為之諱或曰懷公之立正乎曰懷公承國於其父厥父惠公弟也而先其兄文公以入春秋不與其入不宜君者也今文公之入晉人受之自卿大夫以至三軍之士倒戈而逆之宜為君而遂君之若懷公者廢之放之而毋殺不亦可乎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公羊曰何以名滅同姓也穀梁曰惡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故名凡滅國未有名者滅虞滅虢無道甚矣而不名惟衛滅邢而名之諸儒皆未有

定論本訥謂下文書衛侯燬卒此以連文之故傳錄之誤而燬字褒貶不在是愚以此說為然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注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愚謂此書逆婦未知所逆者公之女者衆也春秋因舊史而書不容強為之說



乎先君之女乎聖人所以見書法者以姑逆婦為非禮而特書以垂戒焉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之分不可以為訓是故特書以譏之

宋殺其大夫

穀梁曰以其在祖之位而尊之也其意謂夫子為其祖諱而不名此乃魯國之史夫子因之以修春秋安得為其私諱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內娶也其意謂夫子為其殺之而不名尤非通論案曹人殺大夫而不名殺者非一人是以不書以譏其殺之濫其事猶有可考今宋殺其大夫左氏無紀載意者舊史佚其名春秋因之歟自是而後宋殺大夫凡三見皆不名此及文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皆臣下為亂而殺之不書名死者衆也春秋因舊史而書不容強為之說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傳言討其貳于宋遂取焦夷城頓而還至是春秋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注遂謂陳逼逐頓子楚人納之蓋納頓乃圍陳之遂事既圍陳又納頓言其不恤民力一舉而治二事所以譏也陳先代之後頓楚之與國楚虐陳而輔頓是於中國何有論者以為春秋有褒楚殆不然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去年宋襄公死諸夏愈無所統一至是公與衛子為洮之盟春秋嘉之莒魯本有宿憾獲挈衛侯為之求成既盟于洮明年春又盟于向魯不以望國自尊而及莒慶為盟故莒子復請盟而躬至于魯春秋庶幾諸侯之復合是以嘉之凡諸侯未葬先君而出會書子今衛成已葬其親而亦書子先儒謂衛文欲平莒于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葬其親猶以未葬自名經隨而書子善之也此論甚美有益世教今備載之





附見據傳其年春晉文公以師納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經不書其事先儒為說不一前輩有謂王出居之後無有能納王者王之還京師當在城濮卻楚之時愚謂晉文納王乃創伯之第一事不容廢之春秋所以不書必有其故晉文挾功上僭請王章不得而受溫原攢茅之田周家土疆所存能幾而文公忍于受之春秋削其功而不録其以是故及救宋敗楚中國賴以再安然後録之與齊桓等于中而猶有責備之意此春秋用法之權衡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鄑弗及

齊人以曾侵嘗援無虧以兵加魯在左氏以為討莒衛之二盟二盟於齊孝有何關乎此齊侯自出春秋再書齊人譏其無道一歲再用師伐人之國也追有二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與公之能追戎也此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鄑弗及譏公追之緩而不能及也穀梁曰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春而侵我西鄙公具文追之可以及而不能及愈為齊人所侮是以又興北鄙之師衛之大不及魯衛之

强不及魯今猶能為魯出師以伐齊而魯之君臣專事畏縮國之不競良有以也夫齊與魯強相若也當莊公之世三家未張國猶有人齊來侵覆之長勺齊宋合而又來翦之乘邱三戰而再勝魯未嘗出齊下也至僖以後敵至不能禦望風斂卻求救於強國苟為自全之計國無人焉耳由三家用事據權要以拒士大夫賢者無路以進魯自是始衰使僖公不專任季氏得賢大夫如曹劌者與之謀國魯之削豈至是乎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譏也魯求援于晉凡再不書乞師今求援于楚而書乞師譏下夷以求苟安也春秋初年中國諸侯視楚為夷國鄙之而莫即也及齊桓既歿宋襄告敗楚盛兵以劫制中國於是小大畢從魯亦預於夷之會猶曰有所迫而不能自已也今齊昭小豎子將兵來侵魯之力自足以抗之何至遽乞師于夷用夷



兵以伐中國乎春秋書乞師卑魯也嗟夫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所以造周而魯之家法也僖公自即位以來會楚凡再今又以小利害下楚以求苟安其不為周公魯公之羞乎或曰魯人不自愛重有求于楚是固可貶楚人朝受乞師之請夕以兵赴之其不謂之義舉乎曰否楚之出師利而為之耳魯為中國之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楚前此窺伺中國必聘魯以為之先及會于盂使人獻捷于魯以要公之來會其欲得魯所以致諸侯也魯忽以乞援為請楚人幸其自來為之出師惟恐或後彼非有救災恤患之心利魯之來服為諸侯倡耳春秋何取焉○乞師有二望國乞夷兵以自救書乞師卑之也伯國用諸侯之師亦書乞師見於晉厲公之世抑之也卑之乃所以激而進之抑之乃所以裁而約之垂法於後

焉耳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公羊作傀子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子伐而滅之諸侯之祀其先祖具有常典祝融楚之始祖鬻熊楚之遠祖熊繹又其始受封之祖夔與楚同其所自出至熊摯別封于夔熊摯者乃夔國始受封之祖夔子當祀熊摯為始祖祝融鬻熊非其所當祀矣楚以不祀為辭伐而滅之楚當有滅同姓之罪故夔子見執而不名專罪楚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穀梁作圍閔



宋成公忘父之仇既適楚而與之平矣及晉文公入去楚而即晉遂為楚所伐或者乃謂宋成不屈於楚楚憾而伐之反以左氏為誣過矣吁楚夷也彼謂繼齊而伯者無過於宋必欲翦滅之而後已夫豈一屈身而可遏其暴乎臣子復讐之義有戰而死無苟而生宋成之通楚無益於自免而有害於復仇使晉文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義見公子遂如楚乞師不興則宋之為宋豈不殆哉

或曰魯以楚師伐齊春秋惡之蔡以吳師伐楚春秋與之均乞師於夷而褒貶異何哉曰事有近似而不同者此是也楚夷也僭王大號憑陵中國魯從而乞師用夷狄伐夏義之必不可者也吳雖僭號自同於楚而太伯之後也與楚人為水火中國賴焉蔡以其師伐楚是為以強國伐夷國義之猶可行者也厥後吳去王號以為黃池之盟春秋以二伯書是未可與楚人同其貶斥故魯用楚師而貶蔡用吳師而不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義併見下入杞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弟潘立是為昭公

史記世家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為君此篡也經傳皆不書疑有缺文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案左氏二十三年杞子卒書曰子夷也杜注謂成公始行夷禮故於其卒貶之今春來朝則成之子也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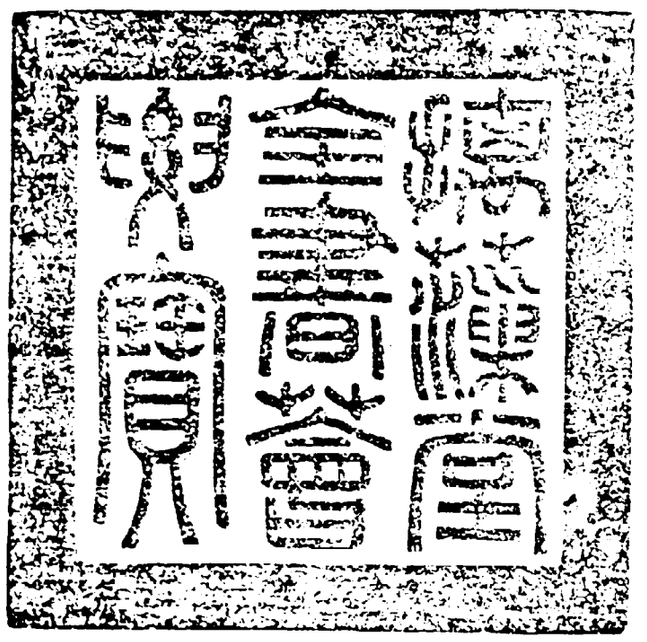
書子傳又曰用夷禮故曰子秋而入之又曰責無禮也用夷禮而夷之固春秋垂世之法愚竊疑之杞二王後公也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或曰紀而非杞至此又貶而為子百年之間凡四貶爵獨于一杞而見之時王貶之邪伯主請于周而貶之邪或書傳之殊邪或如左氏之說以夷禮貶之邪此經疑也姑存以俟考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此夷伐也而中國諸侯與之俱伐此夷會也而中國諸侯皆預于會中國之恥也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中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雖然楚始會諸侯伐國而晉文之伯業興矣蓋汎敗之明年而文公入于晉楚圍陳之明年而文公以兵勤王威聲氣焰已動於海內楚之君臣頑冥不靈猶謂伯功可以力致遂會諸侯圍宋以為宋亡而海內無復可伯之國孰知宋圍方急晉救旋至反以是開文公之伯業乎嗚呼周室不競天開二伯以整齊中原脫斯民於左衽齊桓基之於前晉文繼之於後天實為之豈人力所能致哉○齊之盟春秋為公諱而不書公諱薄之盟春秋又為公諱而不書楚子在會今宋之盟不復為公諱矣以會盟為未足又從而乞師公之卑屈於夷者亦甚矣不為公諱著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一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單可舥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四十四 經部

##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二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四 襄王二十一年 晉文五年

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侵曹伐衛以救宋也救宋而翦楚晉文所以造霸業也去年冬春秋書楚人偕陳蔡鄭許圍宋又書公會諸侯盟于宋著宋之急也今年春繼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言晉侯之侵曹伐衛攻楚人之必救以救宋也不言救宋其事隱繫乎中國甚大非特救宋而存宋也自宋襄之敗夷楚威行中原諸侯厭角稽首惟恐服從之後宋既屈服預楚盟會而楚猶攻圍未已是必欲為魚併之計諸夏之左衽可立而待也幸而文公繼興首以救宋攘楚為事春秋書之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不間事而重舉晉侯所謂言之不足而重言之為其先天下之所難有以慰中國諸侯之望耳然春秋於霸者之行事襄之中每見責備之意以

其未受命于王而先行霸討雖與其救宋不與其專伐是故重舉晉侯而見意焉正如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與其能誅弑賊而不與其專立君書法與此相類責備賢者之道也方宋人告急狐偃言於文公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作三軍謀元帥始出而侵曹自曹而及衛專為齊宋計耳論者惑於左傳之浮辭乃云晉侯侵曹伐衛以報奔亡不禮之憾既不深考當時之事又




不原聖人書法之本旨輕易貶斥實失經意胡呂氏為甚愚不可以無辨也蓋齊桓晉文之行事有適相類者桓公之伐楚也先侵蔡蔡潰而後伐楚左傳謂桓以一姬之故而動兵伐蔡其實非也當是時中國諸侯惟蔡最親於楚是以先侵蔡而後伐楚晉文之侵曹伐衛亦猶是耳左氏乃曰文公之為亡公子也曹衛不為之禮故以二國為首伐實亦非也觀狐偃始所以告其君者則知侵曹伐衛實為齊宋不為其私左氏雜記所聞讀春秋者要當擇而取之烏可棄人之善而專錄其疵以是窮春秋失褒貶之正矣蓋齊宋二國皆楚人之所忌而曹之與衛乃楚人之所最親是以晉文侵之伐之攻楚人之必救以解齊宋之急其事最為明著夫豈動大衆釋私憾汲汲報復如傳者所云乎聖人嘉其攘夷之功中寓專伐之貶此乃責備霸者之道於齊桓晉文之行事皆然諸儒以傳泪經失春秋用法之權衡故不得不辨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之戍衛以楚故也晉方伐衛魯人懼其併及乃以不撤戍為買之罪而殺之將以自解于晉耳殺無罪之大夫以求說而自解春秋之所深惡也故不書殺而書刺蓋明知其無罪而殺之於幽闇之中云耳與周禮三刺之義不同又見成十六年刺公子偃

楚人救衛

書救有二有善其能救者有不與之以救者中國諸

侯見侵於強暴盟主救之春秋之所善也中國諸侯叛而從夷盟主伐之夷狄救之非春秋所善也楚自去年率諸侯圍宋將為必取之計晉文公起而圖之侵曹伐衛皆所以救宋也春秋不以救宋書者為文公此舉關乎中夏之存亡盛衰救宋不足以盡之耳晉不書救而楚之於衛乃以救書夫豈善楚之能救衛乎衛以中國諸侯而甘於從楚霸者之師已興而執迷不復春秋之書之賤衛也夫豈與楚之能救乎或者謂凡救皆善楚之救衛亦以為春秋所與誤矣



義又見襄十年楚救鄭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執曹伯畀宋人言晉侯入曹而執其君為救宋也諸侯從於夷盟主伐而執之固當其罪不以歸之京師而執以畀宋人則貶也或曰此執曹伯春秋爵晉侯是歲執衛侯歸之京師春秋人晉何歟曰執曹伯為攘夷而執之也所以明王法而伸霸討也執衛侯以元咺訟而執之也衛侯固有罪以臣之訴而執其君理逆而辭弗順雖歸之京師猶為有責是以人之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之戰為救宋而戰也豈惟救宋尊天子安諸夏卻戎狄在此一舉是以聖人爵晉侯序於齊宋秦之上胡文定乃謂楚子玉請復衛侯封曹亦釋宋圍未有必戰之意而先軫獻謀以怒楚而求與之戰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吁以左傳之浮辭而汨聖人之書法過矣自入春秋迄今九十餘年中國諸侯與外夷戰者有矣然各為其私計孰有如晉文城濮之戰中國以安王室以尊夷夏大分為之一正者乎當是時賊入我之腹心潰決我之堂奧橫行中原憂在天下晉文雖欲坐視不問有不可得也然猶退三舍以避楚子玉不為止而後與之戰謂楚無必戰之心晉激之而與之戰殆不然也春秋爵晉侯於

三國之上貴之也奚貶哉凡戰我為主而彼為敵則書某及某戰于某襄貶初不在是也晉人及楚三大戰皆以晉為及先儒謂城濮邲鄢陵外楚而内晉柏舉内蔡而外楚者是也中國及外夷戰書法固當爾持一及字為例而謂春秋不與晉之攘楚何其偏之甚歟及戰義詳見莊公二十八年或曰齊桓以不戰而服楚晉文以戰勝而服楚二公優劣其在是乎曰否時不同也敵之强弱異也當齊桓之霸楚始窺伺中夏侵二三小國以撓我之藩籬故齊桓以諸侯之師次于陘受盟而返春秋與之今晉文之霸也楚伐齊矣圍宋矣中國諸侯背夏即夷而不以為恥矣晉文若斂衽退避如齊桓晚歲坐視黃滅而莫之救則楚飲馬河洛問鼎大小周其亡矣胡文定乃曰文公一戰勝楚遂長夏盟以功利言誠亦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是故春秋於城濮之功所書如此之略吁論則美矣非聖人意也春秋命德討罪賞善罰惡尊中國正諸



夏攘夷狄皆道義中所當為之事諸侯有功有善者褒之録之有罪者討之夷狄之憑陵諸夏者攘而卻之如元氣行乎四時春生秋殺各中其度而不忒者春秋之教也夫豈曰我為道義是謀置刑賞功罪於不言乎蓋仲尼之門主於明王道故羞稱五霸春秋之教主於垂王法諸侯有能以職分自見者固在所與道即法也法即道也非道之所棄法之所取也學者觀乎堯舜禹湯之行事而得春秋用法之意矣胡氏之學矯枉過正恐失春秋之旨

楚殺其大夫得臣

成敗利鈍兵家之常違命者有誅逗撓者必斥而敗軍者不皆死也楚殺得臣秦穆不棄孟明視二君之賢否於此可見學者觀聖人之録秦誓則知楚殺得臣之為非矣楚前此不書大夫今於得臣之死始書大夫惡其專殺之不當也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

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此說甚當愚謂晉文退三舍以避楚而子玉不為止是亦有死之道故書大夫而去族

衛侯出奔楚

晉文公才有餘而量不足於處置衛事而見之衛固當有比楚之罪伐之未為過也及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而弗許致衛人出其君以求說則為已甚矣元咺相叔武聽命於踐土以臣禮進之可也文公既列之於會經書衛子則待之如君矣未幾復衛侯致衛侯移怒於叔武而殺之晉實殺之也及元咺訟衛侯乃以臣之訴而執其君執之未幾而釋之致衛侯復移怒於公子瑕又殺之晉實殺之也夫使衛之君臣兄弟更相殘殺則文公不善處事有以致之竊嘗妄謂晉文才有餘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才不足與其為晉文寧若為齊桓衛侯奔不名春秋所以責晉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晉侯返自城濮王嘉其卻楚之勳自往勞師蓋古有勞師之禮王舉而行之耳晉侯作宮踐土合諸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策為侯伯此殊禮也而春秋書公朝于王所不書天王下勞諸儒未有的說項平甫謂天王避狄難出居于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嘗救天王未嘗歸也文公因破楚之威環還過鄭土先會諸侯朝王然後導王北出諸侯解甲而講朝會之禮乃從王入京師論則新矣但二十五年文公納王乃霸業之所造端可盡廢乎晉侯召王三傳皆書可盡沒乎蓋王自出勞軍所以嘉攘夷獎有功王之所得為也既策命晉侯待以殊禮而文公猶以為未足乃於是冬復召王為河陽之狩為其既拜寵命於先猶欲要王以出有挾功傲上之意故春秋削其勞軍之禮以貶之繼書王狩河陽以著其召王之僭有功則褒之有

罪則貶之此春秋懲勸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三傳之說其可盡廢乎陳侯如會與其棄楚而歸晉也書公朝王所以見王之自出勞軍亦以明君臣之分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之奔也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繼書元咺奔晉著其有未討之罪也或曰叔武之攝居君位是乎否乎曰否君位非人臣所可攝也當是時衛侯有子則當使其太子如會聽命無子則當以上卿往叔武居嫌疑之地其可攝乎故為人臣不可以不知春秋

○復歸者穀梁曰復於其國而歸其所也衛侯鄭曹伯襄之得歸也皆書名書復歸及衛侯之執而再歸也名之而不復之為其怙終長惡無復國之理故也



此又歸而不復之例復歸義初見桓十五年歸而不復義見三十年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伯姬莊公之女來寧成風許氏曰常事不書此所以書志入杞之怨釋也中國有霸諸侯弛兵於是族姻之恩始錄而鄰國之好交修以是為晉侯之澤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穀以為晉侯再致天子左傳以五月公朝為天王勞軍此河陽之狩為晉侯召王當從左傳天子巡狩諸侯即其地而朝焉古也今晉侯挾其卻楚之功屈天王下臨河陽率諸侯而往朝禮雖巡狩之舊而意則非矣夫霸者所以號召天下以其能尊王也晉文之始入以定襄王誅子帶為首務諸侯義之人心歸之用能成其霸業今新立大功當率諸侯朝王于京

請職事焉乃以臣召君倡為不度春秋書諸侯為溫之會繼以王狩公朝以明君臣之分著晉侯召王之惡非為文公諱過也吁齊桓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吾以尊王室也孰知繼桓而霸者遂至屈天王之尊就而朝焉蓋會世子不已必至召王積習之漸使之然耳啖子乃謂是時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晉侯屈王河陽忠亦至焉故春秋原情而書狩此為霸者委曲回護非春秋道名分之本旨也

晉人執衛侯歸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人臣復歸之例

元咺衛之臣也衛侯雖有罪非元咺所宜訴也衛侯執而元咺歸名分掃地矣春秋於晉文治衛一事再三見之書法至是書晉人執衛侯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君執而臣歸責晉深矣此比事而見予奪褒貶者也然則治此獄宜何歸曰執衛侯治其殺弟之罪也執元咺正其訴君之戮也衛侯自楚而歸曾無悔過自艾之意乃逞忿以殺其弟是為怙終烏得無討縱元咺無訴晉豈當置而不問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因元咺之訴而執衛侯則非也故衛侯不名以著晉人頗於用刑之罪元咺得歸遂立公子瑕而專其國晉實使之文公自城濮之勝志得而驕初見於召王再見於執衛侯而歸元咺三則盟諸侯大夫於王城之內皆驕矜妄行不率法度狐趙諸人略無正救之力惜哉○春秋書復歸者謂復其國而歸其所若咺之復歸非與其歸也為君之見執而臣乃得復歸以責晉也所責乎比事以求聖人意謂此耳夫豈例之云乎

諸侯遂圍許

許嘗預於齊桓之會盟矣今天王狩河陽諸侯皆朝而許獨不至怙於楚春秋於朝事既畢即書諸侯遂圍許言諸侯奉王命征不服事雖微猶曰征伐自天

子出故特貴之耳公以會温而出以圍許而至春秋所以貴王命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此因天王狩於河陽而伸王法行誅賞示不敢專也

而衛侯之執曹伯之歸元咺之復許之圍所行有公私粹駮之不同霸政所以異於王也曹伯以名歸結正其即夷之前罪而返之於國耳書遂會諸侯圍許言得列於諸侯無他罪矣或曰曹與衛罪有輕重之不同今皆名之何邪曰衛侯之自楚歸也名之以治其殺弟之罪非返之於國也及自京師得釋而歸夫然後返之於國故書名以結正之但衛侯怙終不改罪至於再故書法與曹伯異



義又見衛侯鄭歸于衛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或曰此東夷小國而來朝于魯春秋不言朝不與其外蠻夷鎮蕃皆有朝位明堂位所言是也諸侯不外交夷狄故不當受夷國之朝此盛時制也春秋之世夷狄錯居侯服之內其大者預中國會盟微者來見有不得拒也春秋書來不言朝示內外之辨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是會也其失有三翟泉在王城之內而諸侯之大夫會盟于斯僭也王人下盟列國大夫大夫又伉於國君亦僭也葵丘之會宰周公不預盟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天子卿士不與列國為盟其來尚矣晉文志得而驕不自知其為僭春秋譏焉或以王人為周之微者是不然據傳王人即王子虎周之元老宿德位望甚隆非微者也書王人而不著其爵氏言王人不當下預於諸侯大夫之盟書王人所以譏也大夫僭盟於王城之內不能裁正其禮王亦有責焉馬耳公預於會不書公會為公諱也此固晉大夫之

罪而諸侯惟魯君在當陳義力爭期王人之勿預猶可損二過之一乃依違其間以成僭禮故諱公不書亦責公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介葛盧慕義而來一歲再至春秋書以褒之春秋有大國相朝而不書者有微國來朝而一再書者皆褒貶之所在介君今春來不與公遇冬而又來其禮勤亦不可以言君矣故從專殺大夫之例曰子瑕既立



春秋錄其慕義之誠是以書或曰介人之來有窺覘中國之意故明年遂伐蕭彼小國僅足以自全何窺覘之有哉此科場穿鑿之論不足言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齊桓之霸也重在攘楚而忽於待狄狄之類日繁與夷楚交為中國之患至是而愈張非復春秋始年之狄矣晉文亦復置而不問蓋以狄無僭王圖大之心而楚之志不在小故專意治楚而不及於狄自春秋以後南夷浸衰北狄浸盛遂致抗衡上國其所由來漸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或曰元咺訟君既勝而歸立子瑕焉咺固衛之賊也衛人討賊而與專殺大夫同例何哉曰衛侯不君元咺不臣公子瑕不弟皆名教之罪人咺固當死衛侯亦不可以言君矣故從專殺大夫之例曰子瑕既立為君凡衛之臣皆瑕之臣也今而殺之不以弒書以衛殺衆公子書又序元咺之下何邪曰子瑕之立元咺立之非以王命立也非衛人共立之也衛侯在而子瑕立瑕乃篡國之人元咺為篡之首子瑕為篡之從是故其死也序咺之次非與周歜治廛以殺蓋不與子瑕以君也曰甯喜弒剽何以書弒其君乎曰剽者甯殖立之甯喜事之以為君既立之事之而又殺之此所以書弒若周歜治廛者固亦盜也但春秋不

成子瑕為君故二人者不得從盜弒其君之例耳

衛侯鄭歸于衛

或曰衛侯奔于楚而不名執于晉而不名今而名之何歟曰春秋之義開悔過之門致怙終之罰衛侯背華即夷見伐於晉及聞楚敗不自歸於中國棄其廟祏而逃於楚其罪固已當討倖而得歸乃逞忿以殺其弟是之謂怙終國已非其國矣今魯人為之納賂以請又倖而得釋倖至於再不當復而復者也不當復而復之不與之以復此春秋一字之



權復歸例見桓十五年僖二十八年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謂秦晉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鄭之貳楚固有之矣以為晉文為舊怨而率秦圍鄭恐不然也晉文之始入猶曰舊怨未忘今幾年矣鄭既預於會盟不應猶以舊怨而加兵蓋翟泉之會鄭獨不至是以疑其貳於楚而伐之耳左傳於侵曹伐衛皆以執舊怨為言今圍鄭亦曰以其無禮於晉愚以為傳者傳會之辭非事之實然則春秋何貶焉曰鄭伯去年始會于溫相與朝王今一不預翟泉之盟即以兵加之春秋是以貶秦伯既與晉連兵伐鄭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背晉而私及鄭盟舍之徑歸秦亦有過焉耳二國自此告絕以至交兵終春秋之世故兩下俱貶而人之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孫氏謂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不當使三公下聘春秋譏焉論固甚正但自入春秋宰咺歸妾賵宰渠聘逆人積習之漸已非一日今周公來聘蓋舉行故事耳前日公及諸侯僅朝王於河陽今天子之宰衔命下臨魯國王之寵魯亦云至矣為僖公者自當躬朝于京以拜王命之辱乃偃然受宰周公之聘而俾公子遂報聘焉抑又二事如晉是之謂大不恭春

秋垂法示後豈容盡為魯諱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賊也或曰宰咺宰糾皆書名以見責相之義今周公下聘其無責乎曰咺糾之來其責在周故名今天王使周公下聘猶曰厚往薄來吾以懷諸侯也魯乃以一公子報謝且二事如晉罪在魯非周之責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謂晉分曹地以與魯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公羊謂晉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濟西者魯之舊疆成二年取汶陽與此書法全同此為魯之舊疆何疑未訥乃云因公子遂如晉晉人歸我侵疆以為晉所侵魯田今而歸之訥排斥三傳而以己意揣摩當時之事而為之說似此甚多愚不敢謂然也或曰此本魯地不曰復不曰歸而謂之取何哉曰魯自以兵力復其故疆是之謂復曹以義而歸之於魯是之謂歸魯不能復曹不以歸晉人自以威力取之於曹當稟命于王分正疆理示有所尊今取之曹歸之魯惟所欲為春秋不與魯以歸疆不與晉以伯討是故書取蓋賊也或曰晉為盟主諸侯擅相侵奪晉討而歸之正也其猶有賊乎曰此春秋責備晉文之意也夫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職分之所宜為更能稟命于王還以錫魯夫然後盡尊君之義春秋以是責晉文責其所可責也若夫跋扈之侯強僭之夷春秋不以是而責之矣（餘義見成二年取汶陽田襄十九年取邾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之郊僭郊也成王之賜而魯公之受之也明堂位曰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既沒成王賜魯公以天子之禮樂俾祀周公是以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蓋當時矜以為榮而聖門每不謂然故禮運載夫子所以語言偃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禹也宋之郊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皆為魯之僭郊僭禮而言也杞宋二王之後於禮得郊意成王以杞宋用郊之故併錫之於魯故夫子譏其不然暨修春秋因魯之卜郊不從而特書以見意自是屢書而不以為繁著僭郊之無饗也公羊子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公羊有得於聖人之意後之言僭郊者祖之或曰魯之僭郊肇自魯公以迄於僖其來非一日矣而隱桓莊之世春秋皆不書至僖公而後書之其故何歟曰春秋因乎魯史者也魯史缺書也無考證則亦缺之而已矣隱桓莊之世國多內難是諸僭禮或廢而不講史用是亦缺書至僖公始修明舊典故史於禮文之事亦備書之卜郊於是始見非於隱桓莊無譏至僖公而後有譏也曰左傳謂啓蟄而郊而魯之郊皆無定期何歟曰啓蟄而郊者夏正建寅正月也漢初猶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左傳所謂啓蟄而郊者夏正正月之郊也易緯所載三王之郊皆用夏正建寅之月啓蟄之郊是也古之郊有冬日至祀帝於圜丘者焉見之周禮春官及禮記之郊特牲有孟春正月祈穀於上帝者焉有季秋大饗帝者焉見之月令及周頌之噫嘻而孝經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郊與明堂其地不同昊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我將曰祀文王於明堂也則郊與明堂其禮亦異先儒謂祈穀之郊即啓蟄之郊大饗之禮即明堂之禮春以祈秋以報理或然也周家盛時每歲舉行郊饗之禮圜丘以冬至祈穀以孟春大饗以季秋此外又有雩禘四時迎氣不以郊言也凡郊皆天子親行如人子之見父母身不親而以臣下攝慢也古之為禮簡而質故歲屢行而不以為難後之為禮侈而繁故三歲一行而猶以為

不易此古今郊祀沿革之變也今魯郊或以正月或以四月或以五月或以九月初無定期蓋魯人自知郊之為僭而卜以觀天意故卜之之頻若此春秋所以備書亦謂非禮之禮可以無講而魯人猶行不輟是故書以譏之鄭氏謂三王之郊皆用夏正而以日至之郊為魯禮此因周正之訛而推言之耳魯之僭郊初無定時日至之郊夏正之郊皆周制也周人每歲二郊而饗皇氏以為歲大祀凡以八合四時迎氣之五而言郊祀當本之五經緯文不足據三望者舊以為海岱淮近代儒者謂魯惟當祭泰山今不郊而三望猶為辭譏不郊而猶望也王介甫乃曰不郊矣幸其猶望則失之遠矣劉原父似有取其說曰不郊矣猶三望通可以已猶逐其父而謂毋為可併逐者也不告朔羊左傳釋猶字之義亦不過如此猶者通可以已之辭譏不郊而猶望也王介甫乃曰不郊矣幸其猶望則失之遠矣劉原父似有取其說曰不郊矣猶三望通可以已猶逐其父而謂毋為可併逐者也不告朔矣謂朝廟為猶愈乎已絺兄而徐者也三復其說殆不可曉蓋僭郊禮之可毋講者也郊僭則望亦僭故謂三望為通可以已告朔禮之不可廢者也故幸其猶朝于廟劉氏合而言之不其舛乎愚謂猶字之義所施不同此經猶字當如公羊之說乃若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彼猶字乃譏其廢告朔之禮幸其猶朝于廟耳故讀春秋者不可執一字以為例乃能得聖人之意郊義又見襄七年配饗見襄三年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義已見二十五年

春秋於內女之適人來歸必謹記其事者示有別遠嫌疑也杞伯姬自為其子求婦於魯非請婚之道也五年以其子來朝至是復為其子求婦愛子之情切矣以姑求婦則為非禮春秋直書其事譏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去年狄侵齊晉不問以齊為大國無懼乎狄也今狄圍衛衛遷國以避之其危甚矣而晉文終不以介意視齊桓公存三亡國有愧多矣夫叛而討之服而綏之理之常也今叛者不討而服者不加存恤失其為

霸之道矣齊桓晚年不能救黃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盟主為哉春秋書法如此責晉也比齊桓之行事而觀則知其為責晉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狄請平秋衛人及狄盟

案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秋衛人及狄盟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小國也嘗為狄滅而遷於楚丘矣至是狄患未已又遷於帝丘後先三十年間國凡再遷衛之為衛抑亦微弱甚矣一旦狄有內亂衛從而侵之狄於是請平自是而後狄患稍舒北鄙不聳衛可謂能自強矣孟子曰能治其國家孰敢侮之衛其有焉盟不地者杜注謂即其廬帳而與之盟如中國所謂城下之盟狄至是始知畏然則春秋何以無褒曰書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言侵之盟之皆制於衛衛猶有人也凡書



秦漢之風蓋申商之萌蘖也如城濮之役左傳所謂三罪而民服者皆失刑也顛頡從亡十九年勞亦甚矣以熟僖負羈之宮而殺之私也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亦細故耳而祁瞞坐以戮舟之僑為戎右戰城濮有功未賞乃以及河先歸而殺之是三人者皆當在議勳議能之科雖有罪猶當宥況罪不至死而殺之乎蓋晉文執心不弘而狐趙諸人濟以深刻故其見之於事每每若此最是顛頡之死尤為少恩

左氏以為三罪而民服愚以為三罪皆不當人心何服之有周家忠厚氣象當齊桓而未替及晉文則所存鮮矣善讀書者勿為史傳所惑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義併見敗秦于殽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曰自郊勞至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公從之愚謂臧文仲魯之賢大夫必有高見遠識異乎庸衆人者今以國歸父敏於容止辭令之間遽勸其君以朝齊禮之大節止於是而已乎前日宰周公下聘公不朝于京師以拜天子之寵命文仲曾不一言及之今國歸父修交聘之常事遽勸其君以朝以是為諂可也乃曰服於有禮社稷之衛豈非欺乎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穀梁作敗秦師公羊無師字

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微之也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公羊曰謂之秦人者衆狄之也晉襄親之而稱人貶也君在殯而用師危不得葬是以貶也秦始以兵戍鄭將以存鄭也至是乃因戍以為襲鄭人覺之秦兵轉而入滑晉君臣聞秦師之來策其將不利於己出師以邀之敗於殽三帥皆為獲春秋惡秦人之用詐而狄之惡晉侯之背惠而人之是固俱責而責秦之意重於責晉矣或曰殽之敗秦與城濮之卻楚其事可得同日語乎曰不得同也晉之卻楚以夷夏內外而言晉之狄秦以二國曲直而言城濮之戰功在天下者也殽之戰功皆曲也秦為甚在其國者也然則孰為曲孰為直曰皆曲也秦為甚前日秦晉圍鄭秦伯私與鄭盟引兵而去之此其所以啓釁今晉文以去年十二月死而秦穆即以今年春出師襲鄭非襲鄭人之虛蓋乘晉人之喪其志將以得諸侯繼桓文之霸業其不專為鄭滑亦明矣使晉之君臣稍不自強秦將觀兵中原脅從魯衛諸小

國以遂其欲霸之素心猶反掌易耳幸而文公有子遽發兵扼而北之楚既畏服秦亦疲敝晉得以世其霸業是雖一國之功不得與城濮同日而語然亦庶幾幹父承考者矣齊桓在位四十年身死名滅無子也晉文居位十八年餘威行乎中夏子孫繼主夏盟付託得人之效也論者類曰文公受秦穆大惠而其嗣不能繼好事秦遽興師薄人於險以是為非春秋所與其實秦晉之隙兆於合兵圍鄭之時至是晉文身死未寒秦忽以兵襲鄭滅滑蓋將循楚成圍宋之軌晉襄苟欲置而不問不為亡親事楚之齊孝則為束手就執之宋襄中原且以是多故謂之師出無名薄人於險不可也但文公城濮之戰退三舍而報楚之惠今晉襄身在戎行略無下秦之意殲秦師且盡自是亟戰屢勝得已而不已是故春秋人以責之或曰子墨從戎其無譏乎曰金革變禮古人所不能廢也國有大喪敵乘我之喪以危我之國屢在宗社墨



而即戎未傷於孝若邊鄙小警非存亡安危之所繫釋喪而起罪也晉襄之禦秦師將以繼父之志身不親則師必敗楚攻其南秦撓其西晉之衰可立而待夫豈曾侯從戎小小利害之比乎後世之事有類此者五代周高祖殁北漢人挾胡衆大舉來寇世宗釋殯御戎一戰而卻之中國得以無事使世宗畏避退縮付禦敵於諸將則胡馬長驅周遂亡矣仁人孝子權時度宜以決大計而安宗社亦春秋所與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義併見晉人敗狄于箕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此魯人乘晉文之殁而用師小國為遂利之計書伐書取所以貶也夫晉霸國也魯望國也霸國諸侯之長望國諸侯之師望國當以德義為重豈待霸國率之而後正乎齊桓之殁宋楚爭霸魯於是乘之而伐邾歲至于再今晉文告殁秦晉交兵魯復於是時乘

之而伐邾歲至于再魯不能崇望國之體每乘霸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雖以此受霸國之摧辱百謫而終不以為悔由君無自強之德為之大夫者皆保權固位之人望國之不能望職此故也

晉人敗狄于箕

或曰狄伐晉晉人與戰而敗之獲白狄子此攘夷也春秋人晉何歟曰晉為盟主但知自救而不知拯諸侯之急春秋所以譏也前年晉荅于清原作五軍曰欲以禦狄自是狄侵齊圍衛衛遷於帝丘而晉皆不救今狄以其兵犯晉然後與戰僅得一勝焉知自救而已視齊桓公之存邢復衛得不有愧乎故春秋人之或曰春秋記戰伐侵入甚詳而於戎狄未有言戰者何歟曰此以明夷夏之分也或以為及其未陳而敗之故以敗直書則拘矣夫中國之於外夷有陳而敗之者矣豈必皆詐戰而以直敗書乎蓋謂戎狄微賤非中國諸侯之敵故不書戰而書敗耳曰楚亦夷也何以書戰曰楚本先代之後以僭王故夷之與此狄異矣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書公如齊公至自齊責公也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不往朝而使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無王之罪大矣今年二月齊侯使國歸父來公乃躬如齊報謝其施於天王者甚慢所以事大國者則過乎恭積習之漸使之然耳僖公號賢君詔強國以慢天子律以王誅是當有罪春秋備書其事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公羊子曰小寢非正也左氏曰即安也君薨不於路寢而於小寢殺不以其地史臣猶謹而志之此古意之猶存者是之以垂法於後世當春秋之世先王禮教漸衰而君殺不以其地史臣猶謹而志之此古意之猶存者是故春秋因之○魯諸君殺於路寢者三殺於小寢臺

下楚宮高寢者四公羊曰路寢正寢也疾而居正寢以齊終也何氏謂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與周禮所載六寢制度不同蓋路寢為正寢乃人君聽政之地當疾革而居於路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王將終洮頖水被冕服憑玉几以發命於其公卿大臣俾輔元子弘濟多艱此人君殁於正寢之事也非夫存養有素神明不亂豈能盡將終之禮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一冬事也杜氏長歷以此月為周十一月乃夏正之九月今九月草之不殺者多矣豈得謂之異乎蓋是月乃建丑月夏正之歲杪也魯史記是冬之異槩而言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一冬事也杜氏長歷以此月為周十一月乃夏正之九月今九月草之不殺者多矣豈得謂之異乎蓋是月乃建丑月夏正之歲杪也魯史記是冬之異槩而言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月桃李開歲暮時有實者然不能成果此以異而書之也氣之燠於是李梅有實者嘗見十



義孚於諸侯猶有未服者然後奉王命以討之其孰敢不率今婁三國以伐許非當務之急也吁晉襄有可霸之基有可霸之時而其氣量不足以霸僅能續桓文之氣脉而已厥後乃用先且居之計朝王于溫惜乎其已晚而又蹈河陽之失以臣致君其餘不足觀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二

#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三

宋　家鉉翁　撰

## 文公上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以襄王二十六年立是歲晉襄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即位義見閔元年

或曰春秋之法先君既葬踰年而書公即位此未葬踰年而書公即位此所謂不可曠年而無君者也即位必以歲首改元亦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即位而餘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故雖未葬而書欲臣民之有君亦正始之義也然服皆未葬之服未成其為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或曰此天子所以厚諸侯之終春秋喜而書之乎曰無貶耳桓公之薨王使榮叔錫命春秋譏焉王不稱天為追命篡賊而貶也成風之葬召伯來會王亦不稱天以其用夫人之禮於妾母而譏之也今僖公之葬王亦有奮於野舉於士而在卿大夫之位者至僖公之世季氏用事仲叔繼興世為政於魯賢人君子始無位以行其志自茲以降政日趨於下國無人焉耳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薨告喪于王王使人省其終事命嗣子繼世為君所謂承國于父稟命于王者也成周盛時諸侯建世子必請於王王不命之立不敢立也君薨世子當代王不命之為君不敢以君道臨其臣民也自東遷此義頓廢諸侯建世子不請及為君又不請甚者以篡竊得國王不能討因命之者有矣今僖公告終襄王使叔服會其葬又使毛伯錫命命其嗣子為諸侯



晉侯伐衛

案左傳文公之季年諸侯皆朝衛成公獨不往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如傳所言晉侯之伐衛可謂有禮矣自文公殺諸侯擅相侵伐衛之侵鄭非有宿憾不可解直趨利耳晉侯伐之不為無辭乃能用先且居之請率先朝王是故春秋爵之其後衛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薨告喪于王王使人省其終事命嗣子繼世為君所謂承國于父稟命于王者也成周盛時諸侯建世子必請於王王不命之立不敢立也君薨世子當代王不命之為君不敢以君道臨其臣民也自東遷此義頓廢諸侯建世子不請及為君又不請甚者以篡竊得國王不能討因命之者有矣今僖公告終襄王使叔服會其葬又使毛伯錫命命其嗣子為諸侯之詩故也此方即位在喪何加服之有哉

晉侯伐衛

案左傳文公之季年諸侯皆朝衛成公獨不往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如傳所言晉侯之伐衛可謂有禮矣自文公殺諸侯擅相侵伐衛之侵鄭非有宿憾不可解直趨利耳晉侯伐之不為無辭乃能用先且居之請率先朝王是故春秋爵之其後衛

禮襄王遇臣有恩兩得其道故再書之無貶文公除喪而不往拜王命則有貶也始得國而錫命晉武公也有功而加晉文公也已死而追錫命魯桓公也錫之命使之討諸侯之無王者齊桓公也立八年而後錫命魯成公也事不同而皆曰錫命春秋或書或不書公羊以加服為言以唐風無衣為天子錫命加服之詩故也此方即位在喪何加服之有哉

晉侯伐衛

案左傳文公之季年諸侯皆朝衛成公獨不往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如傳所言晉侯之伐衛可謂有禮矣自文公殺諸侯擅相侵伐衛之侵鄭非有宿憾不可解直趨利耳晉侯伐之不為無辭乃能用先且居之請率先朝王是故春秋爵之其後衛

伐晉春秋書人以示貶則知晉侯伐衛為春秋所與

是故書爵云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或曰禮歟曰天王使上大夫
來錫命命以為君也是時魯侯在喪不能躬拜使其
臣往猶之可也及除喪之後當以士服朝王受敝冕
之賜然後於禮為盡而文公循習舊事卒不能往也
天子以優禮待諸侯而文公慢不能荅是之謂不臣
厥罪當削春秋備書其事不待貶而義見

衛人伐晉
自齊桓之歿衛即通婚於楚自以為楚之私也及文
公之興伐而入之國幾亡文歿未幾衛即復從楚出
兵侵鄭晉之伐之蓋霸討也衛人復之以兵有所侮
而動也晉取戚田又從而疆理之何以服衛人之心
書衛人伐晉言晉有以召其伐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謂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或曰此常事耳



春秋何以書曰為貶晉故書耳衛小國也晉以其貳
於楚而伐之衛人不知引咎以求免遞更以兵伐晉
伐盟主也人謂晉侯必將赫然發怒會諸侯聲其罪
而討焉晉襄畧不以介意方且合諸侯之大夫而疆
理戚田知以得田為喜不知以受伐為愧其亦鄙矣
春秋之譏譏在晉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夷狄卒葬春秋不書楚頵見弑於其子於是始書討
元凶著大惡不以夷狄而廢此春秋所以用法也或
曰舊史書之聖人因之乎曰否亂臣賊子弑君而自
立為君必不號於人曰我實弑君諸侯史官亦必不
敢以傳聞之辭筆之於史及聖人修春秋誅亂賊於
既死其事始著春秋未作以前史之缺畧不書者多
矣烏乎君臣父子之際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舟車所至人跡所通未有無父無君無臣無子之國
也而乃有子不父其父大亂相賊殺如商臣者是人

道之反其常也人道之反其常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子上盡言無隱忠矣語洩反為商臣所譖以死由是內外左右知有太子而不知有其君亂階既成乃更議所立是以及於禍使楚成能用子上之言辨之貴早豈有是乎楚商臣隋煬帝宋元兇劭所以濫觴滔天後先一轍皆由積習之漸有以至此有國有家者視此可不知所戒乎或曰商臣負覆載所不容之罪卒以無討何歟曰南蠻鴃舌帝王風化之所不及商臣冒頓之事是已然春秋所討不以其人甚醜而廢君父之義是故書法無所貸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或曰敖之戰晉書人彭衙之戰晉書爵何也曰非爵也秦以大夫將兵而來晉襄乃躬率師徒以禦之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譏晉襄之好戰也夫秦故有大惠於晉不可忘也前日秦入乘晉之喪而襲鄭襄懼其爭諸侯遂伯中國急於自救墨衰絰以即戎事其勿獲已也幸而勝以保其霸業當亟遣一介之使陳先君舊好以求成於秦穆公賢君其必許之而襄公德量未洪狐趙諸人無正救之力致孟明以忿兵再至彼以大夫臨戎此以國君禦敵甚矣晉襄之好戰春秋於是始責之矣城濮之役文公退三舍以避楚子玉不為止然後及之戰今晉襄負氣好戰身御戎行以怨報德雖以是百戰百勝君子不與也或曰人以師伐我我及之戰是為應兵春秋其無譏乎曰文公退三舍以避楚師之所當報義之所不容已也秦之惠尤大於楚而晉襄亟戰而莫之恤不惟背惠實忘親也春秋以是貶○及戰之義已見莊二十八年凡某及某戰或以別內外或以明客主或以見先

後褒貶予奪初不在是彭衙之戰書晉侯及秦師戰
晉為主而秦為客也秦伐晉晉受伐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
主何以書譏不時也欲久喪而后不能也禮作練主
當用十二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
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愚謂魯文
公惰人也恐不能有志久喪蓋是時逆祀有萌議論
未定緩於作主以是故也禮既葬而作主欲神靈之
有所憑依也於是奉主反虞虞而祔孫從於祖既祔
仍特祭於寢終喪祫乃以入廟此禮之常節有不待
考而知者緣文公欲躋僖於閔之上又妄欲以兄弟
自為昭穆所以緩於作主當祔而不知所祔故也及
是羣下並從邪議乃始作主而依神明年大事大廟
遂躋僖於閔之上而行祔廟之禮春秋先書作主次
書逆祀言緩于作主迺逆祀之端耳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士穀會諸侯驕矜僭上有二霸所不敢為春秋比事
而書所以誅也左傳謂是會晉謀討衛陳侯為衛請
而免之而何氏公羊注曰謀共誅商臣雖不能誅以
疾惡故為春秋所取二說未知孰是然討衛細故也
謀討商臣天下之大義也商臣負天地所不容之罪

中國之人胥而為夷無有明討賊之義者環視海內力足以辦此惟一晉而已晉之君臣苟知此義當請於王率天下諸侯奉辭以伐之何患不濟今僅遣一卿魯諸侯于垂隴其亦無志於此矣○天子至尊命上公出董諸侯之成此東遷以後之變禮已非盛時所行今晉襄挾其屢勝之威倨坐國中使其臣出盟公侯自是遂為例春秋書之以懲其僭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於僖三年正月不雨曰閔雨有志夏四月不雨曰閔雨有志於民也六月雨曰喜雨有志於民也至是則歷時而書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於民也深得春秋垂訓之旨人君之職莫大於養民僖公務農重穀憂樂在民而文公迺反是比事而觀春秋之書法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其合祭

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案禮人君除喪而祫毀廟之主五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之謂大祫僖公薨至此甫及二十一月而遽講祫祭之禮欲躋僖公於閔之上故不待喪畢而豫行之書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此一書而再譏也僖公于閔雖為庶兄嘗事閔為之臣今夏父弗忌官為宗伯輒發邪議以諂其君躋僖公於閔之上亂君臣之分是之謂逆魯之諸臣豈無知禮者知而弗正諂也臧文仲當時賢大夫坐視不諫故聖人尤深責之筆之春秋曰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于大廟未當祫而祫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是之謂一書而再貶也三傳推明逆祀之意皆已得之但謂閔僖昭穆各自為世者恐非經意不可不辨左傳因夏父以躋聖賢為明非之曰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久矣宋鄭不以帝乙厲王德薄而祖之此設諭而言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不以賢不肖而為先後非謂閔公為文公之祖也公羊乃云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又云逆祀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疑穀梁之說本之左傳公穀之書成於漢初左傳之書自戰國有矣胡文定廼曰臣子一例三傳同以閔公為祖是以僖公父事閔公也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也愚三復此說實有未諭若以閔僖為父子則莊為文之魯祖乎桓為文之高祖乎祫饗之序昭穆兄為昭而弟為穆乎昭穆既紊何以謂之祫乎杜元凱於此義却自見得明白其說曰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當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逆也孔頴達釋之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閔當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以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此說發明杜意頗詳盡但兄弟自為穆當於穆位立作二廟乎及其祫也於穆位以二穆相從先君而後臣乎夫如是而後合于禮若以兄弟各為一世則紊昭穆之序斷斷有所不可行矣或曰閔二年譏吉禘以其未終喪而禘也此大事于大廟亦吉禘也春秋不以吉書何哉曰閔二年之禘未當吉而吉譏在從吉今此之祫非所當躋而躋譏在逆祀各於其重者而譏之耳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春秋之義有復仇有報德父仇當報父之德亦不忘也魯莊忘父之仇及齊為好春秋深責之晉襄敵父之惠與秦屢戰春秋亦深責之仁人孝子苟能不死其親則父仇不可忘而父之所德亦必報之而後於義為盡也殽之戰晉不克避秦而勝之彭衙之戰晉襄者苟有禮義之心則復不能避秦而再勝之為晉襄者苟有禮義之心則引咎於秦以求息肩可也廼更率三國之師以為此

從忘父之德逞已之憾犬豕不食其餘春秋自是始誅斥之矣故四國皆書人以示貶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僖公之喪至此未滿二十五月故也左傳乃曰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春秋譏納幣而左氏乃以為得禮豈不失之遠乎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愚謂翦除兇逆以伸大義于天下霸者所當身其責也或當為而不為或不必為而為之失其所以霸之道矣楚商臣負弒逆滔天之罪予今二年天人之望咸屬于晉前日垂隴之會人謂其有志於謀楚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辭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豬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為戮更立君而聽命於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視非已事使楚之為逆者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者豈獨一沈哉而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伐沈而潰之置逆商之大惡議蕞爾沈之微罪避豺虎而獵狐兔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故春秋自晉以下五國皆書人以貶之自是楚知晉之無能為始動兵伐江晉僅出偏師具文為救而江滅矣霸者之器小而易盈名陵告旋城濮既勝俱足以變其素守況如晉襄者於二伯又何能為役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臣卒初見隱三年尹氏卒

公羊傳曰以其新使乎我也故卒之穀梁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赴弔如同盟胡文定以為人臣無外交卒之而不爵譏之也愚謂自周綱之替王臣外交諸侯死無不赴者矣而春秋皆削不書今王叔文公卒而書之錄其賢也自晉文之霸

天子辭命多出於虎嚴重而有法得天王訓誥諸侯之體其王朝公卿之賢有德者歟穀梁謂天王出居于鄭虎任守國之責是以特書此說得之公羊以為嘗會葬於魯者私說也使魯者多矣未聞以來使而特卒之者左傳以翟泉會盟故以為赴弔如同盟王人董盟者多矣未聞從諸侯同盟之例而卒之者故知卒之者録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臣三卒經之疑也虎與卷夾輔天子於艱難危困之中有八臣所難者是故春秋書卒以録之義又見定二年劉卷卒

秦人伐晉

彭衙之勝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修德不可當也至是秦穆自將而來取王官及郊晉師不出遂自殽津濟封殽尸而還夫晉之避秦以報秦惠也當殽使喻之境上曰吾以是報先君之舊德非敢與君敵也秦若有禮必當引還今迺閉壁不出聽其殘民以逞晉之用事者亦未為知體也或曰秦誓見録於聖門而春秋所書無褒何歟曰是役也晉人既不出秦人亦當斂兵而歸迺猶濟河逞忿是以春秋人之雖然如穆公之賢功不及晉文德則過之嘗觀秦誓一篇懲艾懇惻真有動心忍性之意孟明再敗而公惟知引咎自責不委罪於握兵之人視楚人每敗輒殺其卿者有間矣曰然則敗軍之將其不可誅乎曰臨難而苟免可誅也臨敵而退避可誅也意孟明之為人有忘身殉國之心不以得喪利害為前卻是以尤為秦穆所厚歟司馬昭敗於東關問左右曰近日之敗誰執其咎王儀對曰罪在元帥昭曰司馬欲歸過於孤乎引出斬之觀亂臣逆賊所以怒已責人逞忿殺諫然後知秦穆之引咎自責後世實未易多得愚謂秦所以有天下之實自穆公積累中來更商鞅李斯棄禮義而任刑罰以斬刈穆公之澤故雖混一區宇二世而亡穆公開之鞅與斯壞之鞅與斯其穆公之罪人歟先後誅死非不幸也宜

也

秋楚人圍江

江黃楚之與也而志在中國齊桓之伯慕義請盟楚人憾之黃坐是滅齊不能救也及晉文繼興江人不以黃之既覆楚人方盛猶事晉不倦視陳蔡衛鄭朝晉暮楚出入乎華夷之兩間者有間矣今為楚所攻自今年秋迄于明年夏首尾幾一歲晉僅能遣偏師以赴之而江又滅矣春秋志二國之初從中國與於



魯盟侵伐以至為楚所滅而齊晉不能救書法詳而不厭所以褒二國之去夷即華之死不悔亦以愧陳蔡衛鄭之君而責齊晉為甚矣或曰是役也何以知其責晉曰春秋於秦人伐晉之後繼書楚人圍江見晉所以不能赴江之急為秦兵之日擬於其後也以是而觀晉搆怨於秦乃楚人之所願而非中國之福自是秦楚遂合楚所以強大益不可制由秦人為之羽翼而晉襄背惠好戰實有以失秦故春秋深譏之

雨螽于宋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記異也趙子曰自空而下有如雨雨血雨毛雨土皆此類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案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此盟於晉之國都也自桓文之霸威力雖足以控諸侯而會盟不于其地不欲諸侯旅至其國懼僭王也晉襄襲父餘威志得而驕前日垂隴之盟以為無禮則當會於魯晉之間以救前日之失乃復邀公親至其國而為此盟長傲而遂非罪莫大焉春秋書



公及晉侯盟為公諱深責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曰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諱也其為諱奈何伐楚為救江也救江而伐楚所謂攻其所必救亦兵家之常耳但偏師而往具文而出豈足以震動楚人

而解危國倒懸之急此亦為諱而已矣嗟夫黃以齊故亡江以晉故亡江黃不負齊晉齊晉實負江黃可為悲慨也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穀梁曰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歟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貶之也三傳不同穀梁之義為正女在父母家稱女不稱婦今而稱婦未嫁而配好合于齊也魯君前乎此常講親迎之禮逆于齊則書公如齊逆女逆于境則書公會齊侯于某今而親往亦親迎耳而春秋變文書逆婦姜于齊不書公逆為其配不以禮變文而書以存其羞惡之心凡以垂法于後焉耳姜以婦稱著姜亦有罪也女在父母家制于父母魯君逆婦不以禮齊人亦有罪焉去氏貶姜也亦貶



齊也不書入不書至皆以是故其義甚明公羊以娶乎大夫故畧之恐未然書婦姜凡三義又見宣元年成十四年皆貶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義見晉處父救江秦人入郡

晉侯伐秦

去年夏秦伐晉晉師不出曰以報秦惠也尚文公避楚之意也愚謂晉人自是厭兵與秦講解以休兩國之民而今也乃復以兵加於秦曰報王官若晉襄者其文公之罪人歟況是時江圍方急日夜求救於晉而晉魯不軫同盟之義合諸侯以赴之乃復動以伐秦是師也移而救江雖無及於亡猶足以慰諸夏之心而晉襄惟知治已之私不復顧江之急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爵之貶之也目其忘親背惠亟戰而不知戢也秦自是不復報晉兩國兵禍得以暫息是以聖人終有取於秦列其誓於書篇之末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三傳皆以為僖公之妾春秋書夫人風氏薨因魯史而書志禮之變也或曰隱元年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何以不稱夫人曰事不同也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元桓公也隱公探惠公之邪志欲讓桓公之妾公子允之母隱公探惠公之邪志欲讓國於允尊仲為夫人蓋以父之妾而配其父亂名悖禮之甚者故春秋紕之書惠公仲子今成風者則異於是僖公之妾母文公之妾祖母也僖公之始立其嫡母哀姜以罪見討於齊僖公於是自以己之私恩尊其母為先君夫人禘而薦之於廟蓋僭也國人因以夫人稱之舊史既書夫人薨聖人于魯先君之母無由黜其已僭之號故書夫人風氏薨是為可與公子允之母例言哉木訥以九年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與惠公仲子書法畧同引之以證成風為僖公之妾何誤之甚耶訥不信左傳專以己意為異說遂至指僖公之母為僖公之妾此何禮耶春秋書法有相似而不同者惠公仲子者公子允之母允未為君豈容書之桓公仲子故從其君而書惠公仲子成風逆容引彼證此乎逆若九年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此因異國之歸襚而正之耳異國不知魯人尊成風為夫人故但以妾母稱之聖人因其歸襚以魯之僭名是以書夫人於前書成風於後各因其實而書之而僭名之實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併見名伯魯葬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王不稱天義已見莊元年

此亦襄王所以厚於諸侯也春秋於叔服之會葬毛伯之錫命則喜而書之至是歸成風之含賵會成風之葬則王皆不稱天此春秋所以垂法於後著義甚明也蓋天子之于諸侯有會葬之禮既葬之而命其

子襲位為諸侯亦王寵之所宜施于禮無悖也今也妾母之喪含而賵之又命大夫會其葬所以成妾母為夫人寵渻加而不以其禮故春秋于榮叔名伯之來再書而再貶王皆不稱天比事而觀五年之間後先兩會葬一褒一貶著義豈不甚明乎雖然此亦魯人赴於周故天王特為之加禮是以春秋先書喪夫人葬小君繼書王朝大夫之再辱魯以是赴王以是命魯亦有責焉耳喪服傳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與尊者為一體不敢私其親也自僖公致妾母為夫人文公喪之以小君之禮而漢以後庶子為君者遂持以為口實隆妾母以尊名而匹其父者舉皆是矣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左傳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秦人伐而入之愚謂霸國之君左右望而罔市利可取則取之不復顧義之所在齊桓之滅遂降鄣秦穆之滅滑入鄀是也晉文公平子帶之難納王于京其事美而請隧弗許則受溫原攢茅之田其人不服至以兵圍而取之與取畿內之地何異是三君者天理人欲常往來於方寸之間所以僅能為霸學道君子每羞稱焉春秋或書或不書皆所以貶

秋楚人滅六

舉陶庭堅之後至是千有餘年國雖小而猶存蓋武王有天下訪尋先代帝王聖賢之後俾皆紹其始封盛德事也周網陵遲夷狄恣擅先代之後蠭食幾無餘若滅夔滅六滅蓼之類是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明年晉靈公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姑偃子賈季

陽處父為亂臣所殺非晉殺之也而春秋稱國以殺何哉曰春秋為誅亂賊而作權臣柄國臣下附從此作姦罔上弒君篡國之漸春秋之所深惡也初襄公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成季之屬黨於趙氏謂射姑不可使將襄公從其言以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盾由是為政於晉擅廢立專生殺其末流遂有弒君之事實自處父發之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死而處父以私意黨趙氏夫豈無責春秋於處父之死不書盜殺而書國殺所以為權臣擅國羣下附從之戒或曰若是者處父為不當言乎曰否言而私乃其罪也趙盾賈季皆勳舊之子賢否相若也處父謂賈季不可使當公舉晉國之賢人使在此位不當以其所黨者復之于君此處父之私也是故春秋不與義又見令狐之戰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公羊曰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夫氣盈朔虛而為閏乃自然之理謂之天無是月不可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二十四氣所以為盈也月行盈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與日會是一歲月行之數十二朔所以虛也積日之有餘以就月之不足而成歲于是閏生焉所謂閏者廼天地自然之理故雖閏月亦告朔意當時或者不深曉此謂閏月廼歷家所為天無是月故導其君以廢朔是以春秋譏焉猶朝于廟者幸其猶存朝廟之禮與不郊猶望之猶不同也不郊猶望可已而不已也猶朝于廟幸其猶朝也義詳見僖二十一年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部

伐邾取須句初見僖二十二年据傳既反其君矣今又伐而取之以封邾文公之子邾之叛人也置須句

子何地乎往皆書伐書取非褒也今又書伐書取書遂城尤非褒也是時晉有喪未定立君霸政少弛魯乘其間躪藉小國又因師出城郜重勞民力春秋書以貶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卒不書葬責嗣子之不能君也輕舉名亂以致葬不如禮詳見下文

宋人殺其大夫

稱國殺其大夫貶諸侯專殺也稱人殺大夫衆作亂而殺之或為權臣用事者所殺皆不出於其君故書人此書宋人殺其大夫衆作亂而殺之也衆作亂而殺何以不言盜殺亂自君致也昭公始立謀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大夫死由君之故大夫亦有責耳國君嗣位之始未能布德行惠以懷輯其臣民首以芟夷公族為事其大夫必有以晉士蒧之邪謀贊其君為此者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見昭公立而亂作亂廼昭公所致也大夫死不名死者衆不容悉書也此皆君之私人衆怒而殺之君尋及焉不著其名不與之以死節也然則作亂者其無誅乎曰亂者之誅豈待貶斥而後見乎宋殺其大夫凡三見皆不名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令狐之戰曲在晉春秋專責晉也案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幼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主公子雍使先茂逆之於秦秦康公為之出師納雍及境而盾變初計立靈公潛師禦秦敗之令狐甚哉趙盾之險詐而不仁也秦晉自殽以來戰爭相尋兵端未解晉人求君於秦秦人不疑晉之無信為之納之非秦君自以其意求納亡公子也趙盾苟知舍嫡嗣之為不可當以國中議論馳告于秦秦康素賢必能為之反旆今亦甚矣故春秋專責晉而不及秦何以言之莊九年

魯納子糾納而敗者也春秋書公伐齊納子糾敗于乾時僖十八年宋納齊孝公納而勝者也春秋書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戰于甗齊師敗績書伐書戰書敗兩責之辭也今此秦人以師及晉境不書秦人伐晉晉實名秦非秦之來寇也敗不書敗著晉人挾詐而勝秦以不疑而敗責晉深矣或曰秦晉之得失是固然矣當是時立長之為是乎立嫡之為是乎曰立嫡正也國家無大變故舍嫡嗣而外求君非計也盾始與衆合謀立長事非而心則是欲宗社之有主也已而背先蔑立靈公事雖是而心則非利幼君而柄其國也蓋立長者衆人之所同立嫡者趙盾之所獨當是時廢君立君惟盾之意受人託孤之寄而反覆若此其得謂之純臣乎厥後晉靈既長惡盾之專且將殺之為盾所先禍端亂本實兆於此日或曰廢立之事其非人臣所得專乎曰伊尹周公之所行天下後世為人臣寄國命者所當知也迺若趙盾霍光



徐羨之謝晦立君廢君皆自為其身計事幸而濟足以全身保家否則禍敗不旋踵陷於首惡之名為大臣輔幼主者當以伊尹周公之心為心以趙盾霍光徐羨之謝晦為戒可也

晉先蔑奔秦 公羊作先昧有以師字

或曰先蔑奔秦不書出奔以其自外而奔故歟曰否先蔑自秦先歸趙盾變計立靈公迺使先蔑與已俱將兵禦秦欲示秦人以不疑且將襲之先蔑不義其所為且懼晉君他日以逆雍為罪迺犯難而奔秦春秋憫其為盾所詐無可出之罪故不例之於出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晉靈初立趙盾秉政始會盟諸侯也前此垂隴之會序諸侯而別士穀於其末貶晉襄以大夫而會諸侯也今此公會諸侯齊宋衛陳鄭許曹八國之君皆在而趙盾以晉卿而董盟僭也春秋所以不序諸侯

而曰公會諸侯晉大夫者抑趙盾之僭也盾內專廢置威行國中外合諸侯以為此盟幾以君位自居諸侯之與大夫分守截然故春秋書諸侯晉大夫以辨君臣之分盾不著名抑盾也或曰是時晉靈方在襁褓故盾以上卿而尸其事其不可歟曰盾以上卿而主盟當合諸侯之大夫共為此盟今八國之君來會而盾以晉卿臨之臣不可以伉君故書晉大夫

冬徐伐莒





公羊以為春秋狄徐初見僖十五年然齊桓之季年書齊人徐人伐英氏不皆狄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也 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王崩至是累月魯文不奔王喪復不遣大夫修賻問之禮而以常事使公子遂會晉大夫者抑趙盾之僭也盾內專廢置威行國中外合諸侯以為此盟幾以君位自居諸侯之與大夫分守截然故春秋書諸侯晉大夫以辨君臣之分盾不著名抑盾也或曰是時晉靈方在襁褓故盾以上卿而尸其事其不可歟曰盾以上卿而公子遂復為此盟此自為其私計耳魯大夫締交強國之卿以專魯國而抗其君自公子遂始春秋不與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義已見莊十九年





左傳謂春秋褒遂之盟戎以為出疆能利其國愚以為春秋著遂之專再書其名罪之非與之也會于衡雍猶有君命會雒戎而為盟則專也文公不君惰於為政權移臣下公子遂外交大國挾援以專魯既會趙盾遂盟雒戎犯工作亂漸不可長春秋比事而書為魯國隱憂孰云其褒乎木訥謂遂之跡雖專實有功於魯以為春秋與其遂會誤矣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聞齊宋將伐魯遂專與之盟猶曰出疆

之義此維戎不聞為魯之患而遂與之盟是之謂外交夷狄春秋防微杜漸聯書二會再出遂名所以垂法於後何善之有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王之喪魯侯不能躬往預哭臨使其臣往又不能選擇而使廼俾淫亂之人銜命如京師不至而奔以從於淫敖之罪固當誅魯侯亦有責焉襄王於僖公母子之喪拳拳用情王人將命者絡繹于道而魯侯於天王之喪漫不加意國中豈無一介臣可使而以淫大夫尸其事敖當誅文公當削春秋書法見矣



蝕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初見七年 夏四月

此宋人再為亂殺君之大夫司馬律以春秋之法當書盜殺大夫司馬緣宋襄夫人預於亂是以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不著名者左氏以為衆故不悉書劉原父以為稱官者不能其官此說是也大夫司馬司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歲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嘗殺大夫而免於討為大夫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為防患之計乃置之弗戒彼負罪自疑乘釁再作大夫司馬死司城來奔朝廷為之一空由昭公信任非人蕩意諸公子卬等輩以私暱寵臣布在列位既不能慮患於平日復不能制變於臨時雖握節以死委節以奔而其不勝任甚矣是故春秋不與之以死節死者奔者皆書官而不書名其義明白而易見也呂氏廼云其人他無可稱獨死其官為可録是以書官不書名於義未通胡文定曰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卒亦遇弒無臣焉耳此說為正與原父同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曰毛伯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以諸侯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愚讀魯論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說不同皆未得其當及讀公羊春秋傳而得其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稱子之義也君薨太子立既為君矣而猶稱子於其國中既葬而後稱爵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為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喪亡若存而其為孝無所不在矣是時襄王未葬故毛伯不稱使求金非特責周王有大喪諸侯不致賻天子使人求金諸侯之罪大矣與求賻之意同

夫人姜氏如齊 義并見至自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義初見隱三年

春秋十有四王書葬者六王諸說不同愚既著其義於隱三年矣不書葬者譏不反葬舊京不成其葬也



書葬譏失禮也或以緩葬譏或以速葬譏惟襄王之葬所以書專為責魯故僖之喪成風之喪王用禮於魯甚勤今王崩文公不能躬往預哭臨遣淫大夫又不能成禮今而葬復以命得臣春秋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貶也或謂萬乘之國至眾封疆之守至重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是大不然魯尚奔齊晉楚之喪且會其葬豈有王喪反而不能躬會之理而況王禮用其厚魯禮從其薄是重可責焉耳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義并見殺士穀箕鄭父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或曰夫人歸寧常事也先是書出不書至今曷為書至曰以正夫人之體也姜氏始歸於魯不氏不以夫人至貶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姜氏如齊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繫之以氏既貶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與國君儷體其出其至皆書者辨上下之分示眾妾不與夫人等因

歸寧而見義非為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僭妾比而為姦庶子奪嫡有萌而君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陽處父為亂臣所殺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先都等以作亂而誅春秋書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士穀及箕鄭父書法雖不同然皆主於抑強臣扶弱主不與趙盾以專殺也案左傳晉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士穀為亂而殺先克三人之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故箕鄭父先都士穀為亂而殺先克黨於強宗亦有以致之也狐趙氏自文公之伯父子相踵得君用事羣臣孰有出其右者而先克不惟賢是舉必曰狐趙黨強宗也狐氏既以作亂逐趙氏遂柄晉國擅廢立專生殺靈公卒以弒死正由羣下附從黨與衆盛之故而趙盾德先克之拗已為之討賊据傳凡殺五人是五人者信有罪而盾殺之則私也論者以一大夫之死而殺五大夫趙盾之用刑亦頗矣是故稱人以殺不去其官箕鄭父書及言其濫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論者謂書救未有不善此則書救而譏之也趙盾與諸侯之大夫並稱人所以譏也楚自莊公之中世入侵蔡鄭漸有憑陵諸夏之心齊桓遏其方張之萌晉文撲其燎原之焰中國以尊王室以安文公雖殁楚人猶不敢褻視及趙盾秉政自為怙權之計不復以攘夷安夏為已任范山覘知其無能有為首勸楚商與狼淵之師其志不在小而盾也徐合諸侯之大夫具文往救無及於事威望頓挫不數年間諸侯皆服從於楚而晉之霸業隳矣文公以救宋克之拗已為之討賊据傳凡殺五人是五人者信有

而興趙盾以緩於救鄭而屈春秋入四國貶其救之緩也趙盾何以辭責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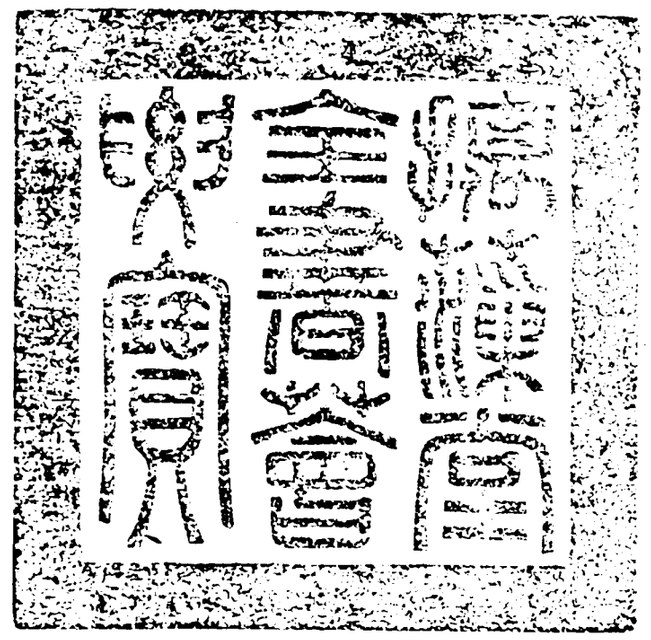


穀梁曰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疏引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以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為異也此數語論地震最為明切

冬楚子使椒來聘義已見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或曰子謂春秋明夷夏之分未嘗漸進夷狄春秋前書荊人來聘中國患也先書荊人來聘後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今書楚子使椒來聘著夷狄之漸盛將必為中國患也先書荊人來聘後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憂其遂為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義已見四年夫人風氏薨葬曹共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三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單可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四十六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四　宋　家鉉翁　撰

文公下　項王二年晉靈四年　楚商臣穆王九年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

夏秦伐晉

秦伐晉春秋狄之論者疑貶秦太甚以爲有缺文其說是矣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禮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愚竊疑焉趙盾諸臣始以靈公幼弱不克負荷求君於秦其事雖非其用心未爲盡非也既而背先蔑變初議立靈公猶曰吾立嫡也當以善意諭秦使之自退遽乘人之不戒而覆其軍秦之受欺甚矣興兵以報亦常情之不容已者而傳又謂晉取少梁以啓之致秦人略北徼以報焉晉實不道春秋何事遽狄秦乎以爲經有缺文者是也必強求其罪而狄之過矣陳止齋謂楚所以霸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

楚役是以春秋狄之但春秋褒貶隨事而見今只爲伐晉而書未暇責以他事此説固善施之伐晉似乎太早

楚殺其大夫宜申

案左傳宜申謀弒穆王爲所殺此謀弒君也而稱國以殺何哉蓋穆王者商臣也負覆載所不容之罪凡楚國之人皆得而誅之而未有能討之者宜申於楚成爲弟其爲此謀安知不爲先君討賊事不獲成以死史遂以謀弒君書春秋原其有討賊之心不以無將之罪罪之是故稱國以殺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卿士也今來盟于魯王命也而不書王使公及之盟而不書公及爲天王諱過亦爲魯諱惡也諸侯盟于王庭旅盟也天子上公出盟諸侯莅之而不與之偕盟也此迺名分之所係未聞王遣使出盟諸侯者也今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來盟文公儻知事君之道當躬拜王命之辱辭不敢盟朝於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于女栗不共甚矣春秋諱王不稱略公不書雖爲魯諱惡而貶魯之義亦在其間矣或疑蘇子外交恐不然外交者如祭伯來是也何以盟爲蘇子本畿内諸侯國於温爲狄所滅奔衛王復之於周迺流離困躓之人何有於外交此實奉王命而來耳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公羊作屈貉

厥貉之次楚商陳兵重地虎視中原以脅從諸小國陳鄭宋皆望風而靡宋復導之以田孟諸晉失霸矣楚窺伺中夏七八十年桓文嗣興志不獲逞文公歿襄公猶能勉自植立以不墜其已成之基今趙盾秉政而晉始失霸楚由是愈強大非盾之責而誰責是

役也宋鄭陳蔡皆從於夷春秋獨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宋陳鄭預會而不預次故也預會者脅而從者也預次者同惡者也書不書著其罪之輕重云耳前日越椒之來諸儒謂春秋褒其來聘魯進之而書爵今厥貉之會厥之伐皆以楚子書亦謂進之而書爵可乎凡書楚子皆辯分也彼僭號爲王憑陵中夏春秋懼其擬于王也故自子而孟以後多書楚子所以削其僭名而辯夷夏之分奚其爲進乎次而不伐例自是有五氏垂葭渠蔭

在定公九年十三年十五年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厥

左傳謂厥貉之會厥子逃歸楚人伐之厥微國也猶恥從孟諸之田宋先代之後迺與鄭伯分左右孟夙駕載燧而不以爲恥由是言之楚之伐厥之榮也春秋是以表而出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仲惠伯

楚伐厥叔仲彭生會晉比事而觀見聖人意矣楚商次于厥貉之會諸侯之大夫莫有伐厥襄厥也晉郤缺爲會于承筐諸侯至者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蠻夷強盛而替於從晉春秋書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亦褒魯也此不待襄貶而見者也其後諸侯再合卒藉魯之力夫楚非驟強晉非卒弱也使趙盾能於此時稟王命合諸侯討貳國楚豈不知所懼乎彼次厥貉而三國奔走聽命盾坐視不顧迺徐遣郤缺爲此會具文應敵而



諸侯自是散矣叔仲彭生叔牙之孫惠伯始見義又見十

三年公如晉十四年同盟新城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鄫舒且讓之而狄之侵暴自若也至是鄫瞞侵齊遂

伐我叔孫得臣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春秋書以嘉之蓋魯之弱非果弱也由君臣無自強之志齊霸則求援於齊晉霸則求援於晉楚強則折節於楚積弱不競以至於此中間一二能臣爲國自奮亦足以警強鄰而威外侮如長勺之戰鹹之師是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自強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傳郕太子宋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伯趙氏駁之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伯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名之況於郕未嗣位者乎春秋正名之書乃謂魯君以諸侯迎之故書郕伯必無是也此駁甚當孫泰山云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自是入齊爲附庸此爲齊所迫而來奔蓋齊之附庸而奔魯春秋以其本爲伯爵故雖附庸而存其本封以正之不書名閔郕之無罪齊人之無道也合二說而觀得春秋之意矣

杞伯來朝

杞先代之後自春秋所爵或升或降此經疑也姑置勿論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書子叔姬之例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義正矣左傳乃謂杞桓公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人情未有絕一姬而復請一姬者也杞何敢爾此叔姬許嫁未行而卒故杞人復求其次公羊之說是也但公羊謂凡稱子皆貴之母弟也穀梁亦曰公之母姊妹也而趙氏謂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之非先君之女二說不同愚謂稱子者別異之辭非公之同母姊妹則公之女異乎其他姑姊妹矣是時有兩字叔姬故知非獨時君之女公羊趙氏之說當並存

夏楚人圍巢

使越椒來而書楚子次于厥貉而書楚子令圍巢而書楚人或者疑焉愚謂椒之聘窺伺中國也厥貉之次脅從諸夏也書楚子所以削其僭名辨夷夏之分今圍巢楚之屬國也蠻夷自戰其地可略故書人此春秋抑揚之微旨所謂婉而成章者也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公羊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是時穆公已卒經不書使術來者乃康公也或曰秦伯使術來聘與楚使之來同例否歟曰否春秋書法有似同而實異者椒來而楚師踵于其後書椒來志其窺中國也若術來乃康公之善意春秋無貶也左傳以河曲之戰繼其後傳會而爲說曰術來言伐晉夫秦晉交兵其來已久於魯何預術豈爲是故來歟曰術去族何哉曰術者始開兵端之人也秦晉爭戰二十餘年皆



以秦人復有河曲之師論者反謂秦人遂非積怨以秦爲曲此愚之所未喻也蓋殽之憾未平而令狐之怨再結咎實在晉故春秋不書秦人伐晉而書晉人秦人戰于河曲言二國皆有可責而晉爲甚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注二邑莒魯所爭者也魯之患不在莒而魯人每詳於備莒者睥睨弱小以爲侵漁之計耳城一邑已爲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爲甚書城諸及鄆貶

也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地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魯興兵而城三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城成邾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啓陽與此爲三皆譏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遬葬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公羊作世室

公羊曰世室者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廟也曷爲稱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succeed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欲天下之一於周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修也穀梁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之次宋鄭衛皆背晉而即楚獨魯使叔彭生會郤缺于承筐魯可謂知所從矣今文公復如晉及晉侯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詳說　卷十四　十一

義已見十一年承筐之會

魯望國也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方楚人爲厥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詳說　卷十四　十二

哭者猶爲知所變而變矣春秋重有譏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義併見下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

於是衛侯於其往而會之于沓鄭伯及其還而會之于棐俱以魯爲介而求成於晉彼非有懼於晉也魯君介然不忍即夷而有以感其羞惡之心也是時晉已失諸侯因叔仲之往會魯君之特盟而諸侯散者復合明年遂會于新城魯爲之倡也春秋於公之往復詳記而備言之褒魯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頃王崩 匡王立

左傳是歲頃王崩匡王立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不赴是以不書烏乎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聞父喪豈必待赴而後奔乎臣聞君喪以不赴而不臨不賻不奔猶子而不喪其父也三綱淪廢風教大壞天下諸侯幾於無王春秋不書王崩著天下諸侯之無王也

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忽興南鄙



之師左傳乃謂邾人有喪魯弔之不敬邾以是來討其不然歟彼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修怨耳春秋書所以交致其責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也 卒不葬

齊孝之死潘殺其嗣子而自立爲君齊之篡賊也今潘死其子舍立復爲弟商人所殺出爾反爾物理之當然春秋之不葬討其篡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義已見十一年會于承筐十三年公還自晉

或曰新城之盟諸侯既散而復合春秋書同盟與齊桓公于幽之同盟同歟否歟曰其事雖異所以爲同則一也幸諸侯猶同於中國也晉君幼趙盾專無意於霸諸侯去而從楚徒以魯君執義不回介然頼波之中不爲夷屈中國欣慕之是以諸侯之散者復合非有畏於晉也亦非趙盾強求其合也去夷即華人心天理之同然是以春秋與之特書同盟與諸侯之

同乎中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曰孛者彗也其言入于北斗斗有中也穀梁曰孛之爲言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注謂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以北書所以別乎南也北斗居天之中密拱宸極綱維萬象妖氣欃槍干而入之此楚氛被乎中夏王綱陵遲中國失霸之象也經書孛凡三見言有星者謂非常見之星不當有而有也異之大者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三傳所載略同左氏以爲趙盾納之公羊以爲郤缺納之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邾人之言曰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雖然貜且長郤缺曰非吾力之不能納也義弗克也引師而去君子大其義弗克納穀梁亦曰人之何也微之也長轂五百綿地千里入人之國至其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者弗克於義也愚謂晉爲盟主諸侯立子有弗善當馳一乘之使問其孰爲少長孰當立不當遽興兵入人之國此趙盾始謀之不審也郤缺以諸侯之師次于城下始知貜且爲長而還輕動大衆者盾也知義之弗克引而還者郤缺也春秋書人以責趙盾書弗克納與郤缺之能克於義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名教之罪人也其死也卒之其喪歸也復書之於冊非録教也教孝也案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齊人送之杜預曰大夫喪還不書善魯人感子以赦父敖公族之恩榮教孝之義故特録之得其説矣

舍未踰年之君也未踰年之君當稱子今稱君此春

秋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商人弑君之戮穀梁之義盡之矣或曰自入春秋弑君簒國如衛州吁齊無知皆去族以示誅今商人猶書公子何歟曰州吁無知未成君而見討舊史故直著其弑君之罪是以聖人因其已書而去其族若商人者簒弑之罪雖與州吁同但考之世家舍之父昭公湣者亦以簒弑而得國今商人殺湣之子湣與商人皆簒賊之當討者也書法之不同以是故歟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卿也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杜氏謂諸侯之大夫來奔未有不名者子哀書字故曰貴之此以子哀爲字強求其可貴而言也諸儒多從左說謂奔亡之美無過子哀愚竊惑焉夫委質爲臣在卿大夫之位見君之危委而去之乃曰不義宋公而出何其誣乎昭公雖非令主然自即位以來羣下再爲亂襄夫人者君之祖母復黨於公子鮑輔之以圖簒君之黨盡死亂賊之手昭不能君亂且作矣子哀者若不在其位潔身而去猶之可也苟爲卿矣臨難自免爲臣不忠罪莫大焉而以爲春秋貴而不名豈聖人因事垂法之旨哉公穀二傳皆以爲失其氏族無所考置不論後儒不必強爲之說胡氏引微子之事爲言此尤不可聖賢制行豈與衰世大夫同日語哉或曰若子所言易稱見幾而作者其不可行於衰亂之世乎曰見幾而作爲恥寵懷祿可以去而不去者言之也非爲臨難履變當死不死委而去者而言也子哀若無官守言責去之無悖於義若在卿大夫之位義不當偷生苟免以苟免爲見幾則名教之罪人也學者不可以不辨

子糾子同之類若宋公子見父之危舍而去之去非春秋所與孫泰山以爲子者宋之姓哀其名然皆未有的論姑置俟考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單伯如

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春秋於商人弒君之後而繼書執單伯執子叔姬所以著商人弒君簒國拒王命執君母之大惡公穀不深考乃謂單伯爲魯大夫以淫故爲齊所執其義大舛或曰隱七年戎執凡伯于楚丘春秋書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子曰執者上執下之辭不言戎執而言戎伐以天子之使見執於裔夷而爲之諱也今齊商人以中國諸侯而執天子使者春秋不爲王諱何歟曰譏也商人弒君簒國王當命諸侯大國總師徂征正逆人之戮今既不能然乃爲魯遣使以叔姬爲請此非王之所得爲也當討而不討不當使而使王失馭臣之柄致逆商敢於犯上自同戎狄而不以爲非春秋直書其事誅商人也不言王使爲王諱亦譏王有以名逆商之侮也胡文定謂春秋再書齊人者罪齊人之黨惡也商豎施君母又無有能救者則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書而得衆齊人懷其私意而忘其大惡弒君既不討執黨使之歷使諸侯豫自結以免討春秋書宋司馬華



之酷吏借經義以爲殺人張本故不得不辯耳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義見行父會齊侯于穀公子遂盟齊侯于鄋丘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穆襄之族連歲爲亂爵君之羽翼幾盡逐奉公子鮑因襄夫人大樹黨與爲簒奪之計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亂黨參錯其君僅擁虛器而已華孫者華耦也實子鮑之私人亂黨使之歷使諸侯豫自結以免討春秋書宋司馬華

孫來盟言不以君命至也左傳乃謂與其官屬偕來故貴之以字書其不然與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得之矣書華孫者其爲華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類蓋譏也華督負弒君之大惡其孫復爲亂黨出使將歸而共成篡弒之事故春秋因以華孫目之閔其不能蓋前人之愆又將預於亂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以淫亂死于異國魯之罪人也喪無可歸之理其子請於魯請於齊而歸之春秋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善齊人之能歸也公羊乃曰齊人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此恐所傳之妄左氏所記者其實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已見莊二十五年

春秋日食三十六惟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及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書鼓用牲于社左傳于莊則云是月非正陽之月而用正陽之禮所以譏於文則云



諸侯當用鼓于朝而鼓于社且天災有幣無牲是以亦譏其實春秋于二食所書全同左傳前後異辭者雜記所聞也

單伯至自齊 義已見單伯如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晉文之霸也踐土于溫翟泉會蔡皆與及晉襄歿楚有厥貉之次從之者亦蔡而已蔡從而後宋衛鄭皆從蔡實爲罪首伐之是也然捨強大而治細弱晉之用事者能不愧于心乎齊桓公潰蔡而後臨楚意不在蔡也晉文公侵曹伐衛而後及楚戰意不在曹衛也今趙盾爲晉政南不能敵楚西不能輯秦東不能制齊乃使郤缺以師伐蔡入其郛避強梗而侮細弱雖入蔡益見其無能爲也其入而不有懼楚師之來



追耳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義併見後齊人再侵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扈之盟八國之君來會謀討齊也夫討齊非爲魯也討齊人之弑其君者也齊商人弑其君執其君之母天下之大義父母志歸其女情之不容已者也國君又執天王之使躬三大惡晉之討之師直辭壯何患不克今以討召諸侯以賂釋篡賊由晉靈幼弱不君趙盾怙權自私利黨賊不利討賊故導其君以賄晉靈豈知爲此乎春秋於是會不書晉會諸侯于扈而書諸侯盟于扈削晉霸而同之於諸侯其貶晉也大矣胡文定乃曰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辭略之也曷爲略八國狄之也齊人弑君不能討受賂而還是故狄之書諸侯盟于扈分其惡於諸侯也愚謂春秋用法誅其首而略其從今晉人以討賊名諸侯諸侯莫敢不至晉自受賂而止乃分其惡以及諸侯舍其首而議其從其非春秋書法之本旨乎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或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叔姬既喪其夫子又爲亂賊所殉魯人請而歸之是乎否邪曰有一家之私情有天下之大義父母志歸其女情之不容已者也國君女以執辱霸國不能討魯國所當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請命天王大興師徒問齊人弑舍之罪縱未能以商爲戮亦足以伸大義于天下乃卑躬下氣憑王寵以請昭姬置討賊之公義篤歸女之私情國以是見侵姬以是見執不惟辱其女抑亦辱王命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其執其釋皆在齊人閔姬而病魯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此由扈之盟辭曰爲魯討齊既而遂巡引退反以益人之無能爲也或曰魯非齊之匹也子責以討賊之義無乃非所責乎曰否義之所得爲即事之所可爲

魯哀公亦孱君也田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哀公請討之聖人必知其事之克有濟而後以告于君聖人非徒言也前日齊桓之伐魯昭之侵魯魯未嘗避之不與戰今商人愈無道文公愈卑屈自入春秋七八十年魯之卑屈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夫當討而不討當禦而不禦乃惟請盟之爲務一請不從至於再三略無有彊立之志尚何以君其國而子其民乎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甚哉魯無君子國家坐受其敝也春秋始年齊魯強弱無以大相遠齊得一管仲而霸歷數傳國猶未艾魯自僖公託國于季氏至文公委政於襄仲平居無事怙權恣睢其君莫能制一旦有急倉皇失圖不乞援於晉楚之庭則請命於仇讎之國曾無一人以討賊明義爲其君告所謂肉食者鄙累數千百何能有益於人國哉春秋備書行父襄仲如齊如晉請援乞盟辭繁而不厭者哀魯國之無人坐視逆商憑陵莫如之何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或曰魯文四不視朔惰歟病歟春秋書之譏之歟閔之歟曰公穀以爲無疾不視朔左氏以爲實有疾實有疾不書也蓋畏也齊商人既歸子叔姬於魯隨以兵加之且欲邀公自爲盟公懼爲齊所辱趦趄莫敢前託疾堅臥使二臣更請春秋前書行父陽穀之會後書襄仲鄑丘之盟其間書公四不視朔著公所以



託疾堅臥者不欲自出盟齊焉耳嗟夫強臣我之臣也強國我之與也文公內不能正其強臣屈伸俯仰惟季仲之所欲爲故外無以控制強國卑屈求服猶恐敵人之不受其亦甚可鄙矣四不視朔而使行父襄仲乞盟于敵春秋之書之志魯文之不能君也不惟貶公并行父襄仲而誅斥之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鄑丘 公羊作犀丘 穀梁作師丘

此以賂得盟也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

能扞齊而況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吾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以求盟視長勺乘丘之大夫眞可以愧死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聲姜也

毀泉臺

公羊曰泉臺者郎臺也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胡文定以爲毀泉臺者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立論太過恐爲後人之惑木訥乃謂先君築之非則今日毀之是以爲文公毀之爲莊公滅惡孝之大何得爲非二說過不及愚謂臺之作事逸游以勞民可譏也然事在已往更三世矣毀不毀無關於國之存亡理亂亦何以毀哉勿葺可也據左傳文公毀泉臺實爲妖言所惑非謂築臺之非而毀之以是爲文公之孝非其實也公羊立論平正有得春秋之意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此夷狄相攻也而秦與焉春秋序秦於楚之下狄秦也秦詩列于國風秦誓列于書篇之末聖人固不以夷狄待之而秦人不以成周建國自重儕於僭號之夷楚與之連兵伐國異乎小國之脅從於楚者矣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狄秦也自是春秋始狄秦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也

或曰宋昭公之死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春秋書宋人弑其君何也曰人之者同之於衆人也與衆弑



書人之例不同國君所爲不道君祖母與大臣更議所立猶曰爲宗社計也今乃不然據傳襄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則助之施助之施所以入之也穆襄之族所以敢於犯上作亂子鮑所以敢於謀篡以夫人主之於上耳則夫人之弑昭公正坐淫故與慶父哀姜之弑閔其事適同非爲宗社計也非爲宗社計則衆人之弑君也舊史必謂襄夫人以祖母殺孫義之不得爲春秋正之書人書弑人之者待之衆人之

道不與襄夫人以殺孫所以正其預弒之罪耳魯哀姜通於慶父而弒閔公雖弒而慶父未之敢篡也齊桓伸其霸討哀姜死慶父戮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不氏貶也以魯事而觀宋事可以類見左氏乃云書宋人弒君君無道也吁有是哉愚觀宋昭之爲君始者固不能無名亂之愆其後穆襄之族怙亂再三翬君之黨樹已之私昭公栖栖然孤立以待於亡傳載其將死之言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



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是亦可憫焉耳公子鮑首惡襄夫人主之使當齊桓之世執鮑歸之京師明正典刑襄夫人亦有罰焉耳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自齊桓之霸中國久無篡弒之禍及齊商人宋鮑後先弒君

霸國無討又從而輔翼之自是以後篡弒之禍接迹於中原晉靈魯僖赤皆死於強臣世大夫之手趙盾實爲之也人以爲盾有無君之心故黨弒賊而不問盾何以辭其責故春秋於扈之盟而不序諸侯於宋之伐而人四國皆所以致其誅於盾也身爲晉政以主夏盟庇弒賊而不討謂諸侯何吾於扈之盟宋之伐而知盾之心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魯當討齊者也魯不能討齊反坐受逆商之侮盟其臣以爲未厭復伐之而求盟其君齊之無道亦極矣

魯之不自振亦甚矣嗟夫齊商傲而日益盈魯文畢而日益索盈與索皆將死之證而商又惡之稔歟宜其及於難

諸侯會于扈

兩扈之盟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

之罪也齊商人弒其君舍于扈曰將以討之卒之取賂而遂止今宋弒君盾復合四國之大夫曰將以討之既而立鮑而亟還鮑既立矣位既定矣乃復爲會于扈扈之山川鬼神亦將爲之切齒而況于在會之諸侯乎故春秋特削其霸書曰諸侯會于扈或曰桓二年宋督弒其君齊魯陳鄭爲會于稷春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扈之盟視稷無以相遠春秋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曰督之弒霸事未興齊魯陳鄭相率而往共翼篡賊也故春秋書曰成亂並責在會之人也今晉主夏明發盟商與鮑後先弒君皆納賂而無討更要討篡之諸侯共定篡賊之位罪浮于稷故春秋削晉霸以示討事雖同而書法異罪有輕重故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義見僖公之歿

秦伯罃卒

左傳書秦穆公卒在文六年何休注公羊乃以秦伯罃爲穆公曰爲其賢而卒之當從左傳此蓋康公也

穆公名任好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邴歜閻職弒之也閻邴微賤小臣法當書盜令而書人以商人有當討之罪也弒君篡國執先君之夫人拒違王命辱天子之使罪大惡稔舉齊國之人皆得討之雍廪之殺無知是其例也故不以盜書但閻邴不能討之於篡弒之初既戴之爲君又從而弒之故不得從討賊例而以弒君書或曰此二人者實殺商人今書齊人疑於衆人之弒之歟曰否商人齊之獨夫也殺獨夫者衆也非二人獨能殺之也二人者因衆怒而殺是亦衆人殺之耳故書齊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書逐得臣如齊繼書子卒著二臣挾強國之援歸弒其君也亦以著齊惠納土田之賂忍於戕其甥而立他人也逐自僖公之世始用事專盟專會專兵見于經凡十有五六書中值文公庸闇怠於政事仲遂此威福自恣內交嬖寵外結強鄰權勢頓出諸臣之右卒之弒嗣君黜君之母立庶孽襄仲倡之得臣行父輔之中立不倚者惟叔仲惠伯一人乃殞命賊臣之手由文公無正家之法嬖妾得交用事之臣預爲奪嫡之計赤之死接之立此乃賊臣嬖妾之本謀特文公慢而不悟耳凡使書正不書介此書介見得臣預於逆謀春秋著討賊之義故併使介書



冬十月子卒 左傳子名惡 公羊名赤

子般之弒也名以卒之時莊公未葬也今子赤之弒不名以文公既葬成其爲君是以不名此春秋特筆也或曰齊侯舍之弒以先君既葬稱君以正弒賊之罪今文公既葬而子赤不得書薨奈何曰史臣爲篡賊諱也赤爲君則宣爲弒此賊諱也赤不爲君則宣爲嫡此賊諱夫豈爲君諱乎隱之弒史臣爲桓諱不書桓之弒史臣爲宣公母子諱是皆沒其弒而不以實書聖人之修經也革而正之則桓與宣皆有篡弒之罪故因舊史而書不曰弒而曰卒卒而不名則夫子書法之權衡也然而先之以二賊臣之使齊繼之以夫人姜氏之歸于齊而其弒君之跡與弒賊之情狀亦無以自隱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正宣公母子及襄仲得臣弒君逐嫡之罪也姜氏文公正妃子赤之母宣公之嫡母也敬嬴者文之嬖妾外交襄仲共謀篡弒又不能尊事嫡母迫而歸之于齊躬天下之大惡是時風教大壞亂賊披猖齊人弒其君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弒其君赤而歸姜氏于齊弒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蕩頹霸政掃地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吾意聖人把筆至此重爲三嘆云

魯人名之曰哀姜左傳以爲出姜
緩魯有兩哀姜今名之曰文夫人

季孫行父如齊

宣十八年左傳載行父之語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然後知子赤之死季氏亦與其謀蓋襄仲倡之得臣行父輔之春秋於夫人大歸之後繼書行父如齊以見其亦預於弒或曰是三家者亦有憾而爲此乎曰利而爲之耳君薨太子立正也國之福非姦臣之利也舍嫡立庶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強家殺嫡立庶欲以市恩於新君而久魯國之權推是心以往亦何所不爲乎當宣成之世有以行父爲社稷臣者史臣之諂辭耳

莒弑其君庶其

公羊曰稱國以弑衆弑君之辭范甯注穀梁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而陸氏纂例乃以自大臣爲言見之經傳不皆自大臣亦不皆出衆弑此例之所以不容拘而左傳乃謂莒紀公廢嫡立庶太子僕因國人作亂以弑愚尤不謂然也左傳所書莒之兩弑此



庶其之死與襄三十一年密州之弑皆以爲子褐兩事又大略相類此傳疑傳信之辭耳楚夷也商臣之弑聖人不以其爲夷國而遂略之不書莒雖小邦諸夏也使紀公之死世子預聞春秋書法當視商臣以爲準必無稱國以弑之理左傳所引雜出諸書有如莒之二弑乃中國大惡關係甚重不可無辨當從公羊此庶其稱國以弑乃衆弑之辭夫何疑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五 宋 家鉉翁 撰

宣公上 名接文公子匡王五年立是歲晉靈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與聞乎故也或曰桓宣二公
穀梁曰繼故而書即位與聞乎故也或曰桓宣二公
篡弒同而在位十八年書王不書王之有異何歟曰
先儒評此者多矣桓公之弒東遷初年王道之不行
未久也聖人於其在位十八年書王者四不書王者
十有四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也至宣公則王道之
不行百有餘年覇政至是亦弛無與任討賊之事者
故逐書王明王法以示萬世此論固已得之但桓宣
之事亦有不得同者不必以例求也昔者魯慶父哀
姜比而弒閔齊桓公赫然發怒二人者咸底于辟自
是中國無篡弒之禍者四十餘年皆桓公威德之所
覆也今襄仲敬嬴比而弒赤乃以是謀之齊惠惠入
其賂田而許之仲歸遂弒嗣君併殺君之母弟立嬴



之子接是爲宣公仲與嬴固當坐首惡之戮使齊惠
能率厥考桓公之遺訓拒而絶之彼賤妾賊臣何敢
肆無所忌至於此是故春秋專討齊惠自子赤之卒
及宣公之篡前後八書齊不間之以他事著其罪而
討之此二弒書法所以不同也或曰若是者宣其無
討乎曰繼弒君而書即位坐首惡也使宣公於得國
之後正襄仲弒君之戮厚子赤之終葬以君禮則首
惡之罪猶可少逭今受位于賊臣以賊臣爲恩已而
莫之討葬君復不以禮又迫逐嫡母而歸之齊首惡
之罪復何所逃故書即位以討之此則從魯桓弒隱



公子遂如齊逆女
春秋書公即位繼書公子遂如齊逆女著大惡也國
君繼世之初斬然在疚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
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弒君
篡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弒君

也蓋請婚割地魯所以自結於齊者皆在逐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甫爾而襄仲隨有遣逐逆女之行未幾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弒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篡俾弒其君蓋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嗟夫如齊稟命而歸弒其君者公子遂也如齊逆女亦公子遂也如齊割地以賂者亦公子遂也春秋備書以見請婚割地弒君篡國始終其事者此一賊之所爲誅齊也治魯也誅襄仲也治宣公也學者備觀前後書法而識春秋之旨所謂不加誅斥而義自見者也春秋雖爲魯諱而篡弒之惡亦不爲之隱也○春秋書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討遂也亦以治宣公也而左傳乃曰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何求經之淺邪左傳不明春秋用法之意類此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穀梁曰婦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也曷爲貶譏喪娶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愚謂夫人非大夫所得有大於喪娶者棄母於齊娶婦於齊是春秋所以誅也母哀姜也左傳目爲出姜哀姜丈公夫人宣公之嫡母今所納婦姜之嫡姑也哀姜雖見棄于齊賊臣悖妾之棄之非得罪於宗廟見棄於先君則猶魯夫人也故春秋於子卒之後繼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於宣公始立而書公子遂以婦姜至自齊言婦有姑之辭姑哀姜也傳者乃目敬嬴爲姑大失春秋辨分之意而左傳至名哀姜爲出姜是賊臣悖妾逆子可以出先君之夫人左傳不明大義往往類此嗟夫此一齊也受人之出母而與之以妻此一魯也棄母於齊而娶齊女以爲之婦絶滅天理敗亂倫教遂使周公太公之

國而胥爲蔑禮棄義之歸此春秋中年魯國一大變也是以聖人於文宣之際特書屢書十見之經誅魯之君臣而必及於齊蓋敬嬴襄仲雖蓄篡弒之謀非齊惠爲之羽翼無以成其惡也嘗泝魯國禍亂之源自桓莊以來家法壞亂妃妾私事權臣共謀爲逆如莊姜之淫於慶父（謂莊公夫人也）敬嬴之私事襄仲其始也不過相從於淫其極也遂至共謀爲篡殺閔赤三君之死職夫人嬖妾淫亂之故有國有家者其可不以是爲鑒乎

夏季孫行父如齊

案傳如齊納賂請會也昔者魯莊將終季友受託孤之寄鴆叔牙戮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襄仲弒君叔仲惠伯死之行父乃爲賊使齊侯著其罪而討之也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紀子帛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愚謂魯君之位非齊惠所得而定也前此諸侯有爲會而獎篡賊者皆無預於弒者也魯宣齊惠同惡相濟周有王晉有霸二君皆當相從於戮魯宣之位豈齊惠所能定哉書公會齊侯著其罪而討之也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紀子帛所以賂齊也爲弒子

赤而賂也穀梁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賂齊也或曰魯桓之弑君也入許田於鄭以求逭討春秋書鄭伯以璧假許田魯宣之弑君也入濟西田於齊以求外援春秋書齊人取濟西田書法所以不同何歟曰魯桓之弑君鄭不預也魯畏其來討以是爲賂故書璧假諱之也魯宣之弑君謀雖出於襄仲事實成於齊惠故聖人直書其事誅魯之割地而逭討誅齊之受賂而黨賊其曰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兩討之辭也或曰此與之彼受之經以取書與侵伐取地之取其無別乎曰濟西之取其罪有大於侵伐之取矣田者先祖受之於王魯國之封疆也宣公既篡人之國又割先祖所受之土疆以爲齊賂齊惠既輔人之篡又受其賂田以爲已有此所謂盜竊之公取視以兵取其罪又加數等矣

秋邾子來朝

或曰桓公之篡國也滕侯以二年來朝春秋猶降其爵而稱子今宣之篡也邾子即以元年來朝春秋何以獨無貶乎曰罪有大于此者故其小者未暇責也

書鄭伯以璧假許田魯宣之弑君也入濟西田於齊宣之篡弑齊惠實使之爲之復妻之以女受其土田之賂而爲之外援周若有王齊惠當爲首戮今未有能討之者則小國之朝何誅譬之大盜據要會法當先討彼穿窬者姑置勿問焉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或曰楚子書爵鄭伯書人非一褒一貶之所係乎曰鄭書人貶也楚書爵非褒前年冬宋鮑弑君篡國晉以諸侯之師伐之取賂而還鄭穆公知晉之不足與逐受盟於楚若穆者可謂知所好惡異乎他人去華而即夷者矣使其從楚之後能以楚師伐宋聲罪致討宋人必能以鮑爲戮更議立君則穆公不失其從楚之初志今乃與楚子俱侵陳遂侵宋此抗衡中夏之師非討亂之師也故鄭伯書人以貶其後穆公卒能自以兵伐宋有大棘之勝春秋與之楚書爵正其

始封之子號義已見僖二十一年盂之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趙盾帥師救陳及宋春秋惟書救陳與其能救陳也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弒君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皆純於爲義然弒君之賊夫人皆得而討之也楚討之晉救之是故春秋不與其救與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不言晉會四國于棐林而言四國之君會晉師于棐林嘉四國之來會也晉靈不君內忌其臣之專恣其臣不臣復內憂其君之作難亂將作矣前日救陳意不在陳假兵權以自救也今日伐鄭意不在鄭假兵權以自衞也比歲諸侯多散而從楚而四國之君自能去夷即華非晉靈趙盾足以來之也觀乎此見春秋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雖惡趙盾而未嘗絕晉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案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穿侵崇秦不與成吁晉計若是之拙何歟晉欲求成於秦發一乘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拙謀之若是當國者略不裁而正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或曰今年秋諸侯會伐鄭春秋爵之今晉及宋復伐鄭春秋人之何哉曰此一事而前後貶褒不同之例也鄭叛華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以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前日之爵諸侯褒也不及晉今而人晉及宋俱貶之也宋負弒君之大惡不能討而楚討之爲趙盾者當內知自愧乃更率弒賊以伐鄭春秋是以有貶蓋鄭可伐也爲宋而伐鄭則不可也故伐鄭則爵之爲宋而伐鄭則人之此一事而有先後褒貶之義者也論者乃謂晉數出

兵不能有成以是爲貶非春秋經法之所在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春秋諸侯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求得則喜爭欲則怒喜怒之以正者鮮矣若鄭穆公者可謂知所怒而怒是以爲春秋所録始晉人以諸侯伐宋討子鮑之弒君既乃受賂而還穆公怒而去之即楚將以楚師討宋怒得其正者也楚不能爲之特出師而率之與俱侵陳及宋穆之志未獲伸今自以其兵伐宋敗其師獲其命卿之爲主帥者鮑所與共爲逆之人也當時諸侯見善之明爲之勇如鄭穆者幾人哉春秋書敗書獲録鄭人之能討隣賊也左傳以爲鄭受命于楚而爲此役以一時事傳會爲之說耳蓋討宋者鄭穆之初意不盡出於楚

秦師伐晉

胡文定曰晉用師於崇乃趙穿私意無名之師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以報晉則問其興師無名之罪故書伐此言書侵書伐之爲褒貶但春秋侵伐所以起義本謂輕兵淺攻爲侵全師深入爲伐然亦有動大師伐國而僅以侵書者貶其用師之無名而少之耳有輕兵淺攻而以伐書者著其出師之仗義而能有成功也如晉人合十八國之師以伐楚伐楚也而書侵楚次于邘陵貶其無能有成也又如衛人以孤軍侵晉實侵者而書伐晉爲不義有以名其伐也似此類甚多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或曰据左傳四國大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報之是乎不報是乎曰鄭叛華侵之可也以報大棘之役則不可也大棘之戰鄭穆公毅然以討隣賊爲事勇於義者也晉不知自愧猶欲爲宋報鄭春秋是以貶四國之大夫皆書人亦貶之也是時晉靈已長頗惡趙盾之專有意除之盾託爲伐國久據兵權故棐林之

役楚囚解揚晉師即還是役也與鬬椒遇即謬爲之辭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復去之盾本無欲戰之情姑擁兵自爲衛耳由是觀之盾不弑君君必殺盾左傳乃曰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於楚何失實之甚邪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靈公也

春秋爲誅亂賊而作也弑君惡之大者人莫有非弑君而春秋加之以弑君之罪者也初晉襄將終託其孤於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其屬於盾者爲何如盾乃與諸大夫共謀求君於秦已而復自變其初說禦秦兵而立靈公盾謂晉靈德已不知其反以爲憾也於是君臣相疑交相爲備堂上之甲方興桃園之攻隨至彼靈固已在趙氏罝網之內雖欲無亡得乎愚謂趙氏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齊商宋鮑篡國弑君晉爲盟主所當治也靈公幼弱盾爲政合諸侯將有討於齊宋已而受賂不惟不討又爲之定篡竊之位靈未有知盾實陷之於惡耳愚於扈之會盟知盾有他志不能事其君矣義又詳見昭十九年許世子弑君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春秋自僖公以後書卜郊不從者有之矣今一書十有六言辭煩而不厭者著始郊而天示之譴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天道雖遠稽之人事而可知宣公弑君篡國歸嫡母於齊娶齊女以爲婦逆理亂常肆行罔忌持是饗帝亦有譴而已矣公羊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謂天道闇昧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公羊謂配饗之甚

善但諸儒之論多謂魯以文王爲所自出之祖以周公爲始祖惟明堂位所言謂魯人郊天亦以稷配姑存於此更考之義又見僖公三十一年

葬匡王

桓七年而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亟葬譏速也緩葬慢也速葬簡也春秋是以書餘崩義見隱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蓄僭王之心爲日久矣陸渾近于伊洛去王城不遠不聞其爲王室患也而楚一旦伐之其志不在於戎假伐戎以窺周室也傳謂其觀兵中原問鼎之大小輕重蓋乘晉國衰亂夏盟乏主將以求其所大欲春秋書楚子伐陸渾之戎爲中國憂也爲王室慮也論者謂楚子使椒來聘爲春秋漸進夷狄此伐陸渾之漸春秋於此著赤狄白狄之號言夷狄之分乃中國之福也其後晉人滅赤狄潞氏殘其種族因其分也漢唐之夷狄大率皆以分而弱弱而敗亡先儒有以赤狄爲唐叔之子孫似未然詳見下十五年晉滅

楚使椒來聘

夏楚人侵鄭

此鄭復從晉爲楚所侵也晉靈不君惟貨是狥由是失鄭今成公始立雖未有大過人而鄭遽舍楚而即晉蓋貴華賤夷人心義理之同然非威驅勢迫所能得也不然趙盾之合諸侯之師以伐鄭略無成功今息兵踰年鄭何爲而自至乎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子侵鄭惡楚莊圖霸之急也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

自桓文創霸南之楚北之狄有所憚而不敢肆今晉霸既衰楚狄復交爲中國患而狄也忽分爲二有赤狄焉有白狄焉有皆踴躍尚兵不相統一而實有向衰之漸春秋於此著赤狄白狄之號言夷狄之分乃中國之福也其後晉人滅赤狄潞氏殘其種族因其分也漢唐之夷狄大率皆以分而弱弱而敗亡先儒有以赤狄爲唐叔之子孫似未然詳見下十五年晉滅

宋師圍曹

潞氏

宋武氏奉昭公子將有討於鮑事不克昭公子復爲鮑所殺於是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至是宋圍曹以報之宋鮑負篡弑之大惡晉人尸霸而不能討討之者鄭也曹也故大棘之戰春秋書以錄鄭之功宋師圍曹春秋書以著宋之罪或曰何以見春秋之罪宋曰春秋諸侯侵伐圍入其事實繁有傳書之而經略之者傳略之而經書之者皆有深意存焉宋有大罪未討而以兵伐人春秋書之即所以



惡之不待貶斥而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自僖三十三年立凡中國會盟征伐無不預也至文十七年晉以諸侯之師討宋人之弑君者受賂而還蘭於是去而從楚晉屢伐而不爲之下也今楚伐陸渾窺伺中夏問鼎之大小有僭王之心蘭即舍之而從晉意其爲人知義而有勇故能於楚莊盛強之日自拔以從中國可謂得正而斃矣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郠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之法有事大而書之略者有事小而書之詳者事小而書之詳將以垂法于後也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郠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蓋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惟學問君子而後可語也以此聖人亦因莒郠之事而垂訓焉耳夫莒郠



所以爭爲不平故耳齊魯欲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於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莒之不肯宜哉而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已之不平而求人之平況又因以爲利其無道亦甚矣春秋書公及齊侯平莒又書公伐莒取向則此事自初迄終皆出魯宣之意書之所以責之也以濟西賂齊而取償於莒此宣公之本心也

秦伯稻卒

秦之卒葬不盡通諸夏故史之書也略或名或不名或葬或不葬秦不以告而史缺書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陸淳曰公子宋弒君之賊其惡易見歸生從其爲惡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惡所以教天下之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蓋爲此也胡文定曰歸生與公子宋俱爲貴戚之卿同執國政歸生又嘗總大師握兵權聞公子宋之逆謀不能舉覺又懼譖而從之故春秋坐之以首惡之罪合二說而經旨見矣但左傳於此而爲之著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其意謂稱國以弒唯書君名爲君無道明著弒君者之名氏爲臣有罪諸家多引用其說愚以爲春秋誅亂賊之書弒君而名賊者十之八九書國書人者十之一二然亦因一時之事而爲權衡君雖不君臣必如湯武之聖哲而後爲仗義苟惟不然終無以追首惡之罪左傳著義未備懼爲後人之惑故不得不辨義又見成十八年晉厲公之弒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曰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愚謂宣所以簒齊輔之也既得國而免於討齊庇之也割地以賂之卑躬以事之靡所不至而齊之責報殊未已也明年公復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危且辱不得避也自是公五如齊春秋皆備書之非惟危公亦以正齊侯黨簒受地脅辱之罪

冬楚子伐鄭

或曰三年夏楚人侵鄭春秋不與也今楚復伐鄭春秋若與之何哉曰三年之侵爭諸侯於中國也今年之伐則異是鄭歸生弒其君當討也晉宋齊魯皆黨弒其君者視海內之惡思相爲濟故歸生之弒諸侯大國莫有過而問者而楚人忽以兵加之彼雖不爲

討賊而來而春秋治亂賊之法夫人皆得而討之楚於此時而討鄭以兵故不待以夷狄憑陵之例惜其具文出師不能明正亂賊弒君之典春秋無深褒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義見去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作子叔姬

子叔姬者或以爲同母姊妹或以爲時君之女二者必一於此矣義已見文公十二年穀梁曰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言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有嫁女於大夫者矣而高固之求昏魯女則以迫脅而得之也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如齊止之而求昏止之云者止而脅之也閭巷之人爲強有力者脅之而昏且猶不受而況於堂堂之魯國乎脅而求昏已爲不可而又以鄰國之大夫而伉禮於望國之君其所以陵暴魯國者至矣宣公因齊之力篡弒得國固不以是爲辱魯之宗社重爲之辱矣烏乎以千乘之國出涕女于吳且猶羞之而況於女鄰國之大夫者乎春秋書高固及子叔姬來逆子叔姬又書高固及子叔姬來責魯也責齊也正高固陵犯人之罪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來逆叔姬猶曰親迎但不當以臣伉君春秋是以書今禮成未幾復與叔姬俱至傳曰來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蓋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非有公事而挾婦俱來齊惠小人實使之爲此耳前日以臣伉君猶以爲未足更使之挾婦俱來以要魯宣固無所慊魯之朝廷宗廟實重爲之辱春秋是歲自春徂冬纔書此事可以見聖人意矣

楚人伐鄭

據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或曰書楚伐不書晉救其不與晉以救乎曰然鄭歸生

弒君晉當爲鄭出師討弒君賊今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爲鄭討賊即所以存鄭楚師將不darkness而自去何勞救乎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此責晉也或曰陳叛晉即楚晉之討之亦有弗獲已焉耳春秋何責乎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耳鄭穆公之暮年棄楚弗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拯其危急曾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顧陳之叛而即楚良以是故耳是時晉成始立孱君也政在趙氏豈能爲鄭討賊然陳鄭每相視以爲向背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爲晉屈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義併見大旱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狄爲齊患齊不能伐萊何負于齊而伐之不過爲逐利計耳而又要魯人俱出師由前日伐莒取向有以名之耳取向魯之利也伐萊齊之利也齊魯交征利而百姓坐受其毒去年秋螽今茲大旱而爲鄰國興無名之師伐無罪之國以自戕其人春秋繼伐萊而書大旱志其不恤天災而輕用民力所以貶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或曰是會也據左傳王叔桓公臨之春秋不書何也

曰王人董會所以光霸業也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而臣專政亂於內威竊於外霸權盡削諸侯散而他從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侵強東夏而不能正成公新立政猶在趙氏乃強合四國之君以爲此會屈王叔下臨欲以踵桓文之盛烈多見其不知量也左傳謂晉成之立公不往朝晉人止公于會以賂而免夫晉成尚不能朝王而責望國以朝已僭也晉襄嘗責衛侯之不朝而其臣勸使朝王于溫夫然後以兵加于衛所惡於下無以事上霸國所當知也晉成孺子不足深責斯皆爲政者之罪也春秋不爲公諱誅晉



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曰譏有疾乃復也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休云以喪喻疾也喪尚不反徐行以俟君使人代已而況於疾乎蓋古有奉君命出疆遇疾而死以尸將事者故諸說多從之愚觀春秋所以書蓋著襄仲之死於齊也仲之罪在齊今死於齊天也後八日敬嬴亦死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春秋明天討以正亂賊之罪其不爲有疾而復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鞏弒君去族示貶此春秋誅亂賊之常典也自仲遂弒君春秋雖累著其事而未之討也今因其死始明正其罪去其族而誅之以垂示後世是義也惟公穀知之公羊子曰遂何以不稱公子爲弒子赤貶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是以於其死乃貶穀梁亦曰此公子也其曰仲者何疏之也何爲疏之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二說得春秋之意矣胡文定乃以爲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所以季友仲遂之卒書季書仲愚竊惑焉夫季友仲遂之於僖宣二公雖皆有援立之功而季友以忠勤見稱仲遂則弒君賊也二君雖以私情厚於二臣而

春秋錄善誅姦之筆判乎不同恐不得執季友之例
蓋仲遂之誅所就者少所損者大其非春秋之意乎
壬午猶繹萬入去簫
或曰子謂仲遂卒于垂爲春秋去其公子之號以示
疏絶固也既誅之于前而復戚之于後而書壬午猶
繹萬入去簫何哉曰去公子而疏絶之春秋之公法
也萬入去簫宣公之私恩也在禮公族有罪致刑于
甸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此誅之而猶
戚之厚之至也聖人之意若曰祭而必繹禮也繹而
必樂亦禮也今去簫而爲萬不成萬矣不成萬則不
成繹矣與其不成繹曷若請于尸去繹以示變蓋公
法行而私恩不廢者春秋忠厚之意非爲仲有援立
之勞特爲之厚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或曰僖公成風與宣公敬嬴之僭號夫人同乎否乎
曰均爲僭而其事異莊之正妃曰哀姜以淫亂弒君
死于齊喪雖歸不得祔爲其得罪于宗廟也僖於是
稱于大廟而尊其母爲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
哀姜不終則僖公亦未敢遽爲此今敬嬴之事則異
于是文公之夫人子赤之母宣公之嫡母也敬嬴以
嬖妾私事襄仲而屬其子焉文公卒仲爲亂弒嗣子
赤而立敬嬴之子接是爲宣公又與仲共謀逐嫡母
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號與僖公致其母爲夫人其
事殆不同也蓋哀姜得罪宗廟義不得祔而文公夫



人無罪于魯爲賊臣悖妾所逐義不得絶豈得與莊
姜同例而嬴與其子弒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
成繹矣與其不成繹曷若請于尸去繹以示變蓋公
法行而私恩不廢者春秋忠厚之意非爲仲有援立
之勞特爲之厚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或曰僖公成風與宣公敬嬴之僭號夫人同乎否乎
曰均爲僭而其事異莊之正妃曰哀姜以淫亂弒君
死于齊喪雖歸不得祔爲其得罪于宗廟也僖於是
稱于大廟而尊其母爲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
哀姜不終則僖公亦未敢遽爲此今敬嬴之事則異
于是文公之夫人子赤之母宣公之嫡母也敬嬴以
嬖妾私事襄仲而屬其子焉文公卒仲爲亂弒嗣子
赤而立敬嬴之子接是爲宣公又與仲共謀逐嫡母
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號與僖公致其母爲夫人其
事殆不同也蓋哀姜得罪宗廟義不得祔而文公夫
人無罪于魯爲賊臣悖妾所逐義不得絶豈得與莊
姜同例而嬴與其子弒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
成繹矣與其不成繹曷若請于尸去繹以示變蓋公
法行而私恩不廢者春秋忠厚之意非爲仲有援立
之勞特爲之厚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或曰僖公成風與宣公敬嬴之僭號夫人同乎否乎
曰均爲僭而其事異莊之正妃曰哀姜以淫亂弒君
死于路後八日嬴隕于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
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春秋書之不加貶斥
其義自見此春秋奉天討行王誅之事也或曰春秋

爲誅亂賊而作也敬羸惡如此猶得僭夫人之稱乎曰夫子魯人於魯先君之母義不容廢黜然仲與羸之死前後聯書討仲所以討羸也前既書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子遂以婦姜至自齊則婦姑之分已定姜雖歸于齊猶魯夫人也逆妾豈得而僭其名號哉莊公夫人哀姜也文公夫人亦稱哀姜左傳不明大義目之曰出姜今正其名曰文公夫人庶以別於莊夫人之哀姜餘義又見僖公之成風桓公之仲子

晉師白狄伐秦



殽之戰曲在秦令狐之戰曲在晉中間兩國俱息兵而趙穿輒興伐崇之師是致秦人復以兵加晉趙盾不知自反乃率白狄伐秦狄方爲中國患晉又從而羽翼之罪在晉矣秦雖介處西戎穆公餘化在人且有大德於晉強臣無狀率白狄以伐之春秋不與也是故書晉師白狄伐秦不復以及字偶晉於狄亦狄晉耳

楚人滅舒蓼

荆舒爲中國患其來遠矣荆日盛舒日微乃復屬于荆僖三年徐人取舒爲中國撓楚也比吳之興舒往來叛服於吳楚之間種類不一有所謂舒蓼舒鳩舒庸者焉傳注以爲文五年楚滅六與蓼蓼即舒蓼乃皐陶之後既滅而復興今又爲楚所併其後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二十五年又滅舒鳩春秋書之不遺豈以其爲明德之後書以著楚人滅國之罪乎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羸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二說不同然春秋所以書非特譏喪不如制亦紀變異垂訓戒也胡文定以敬羸弑嗣君立其子逐嫡母篡夫人之位葬而雨以著咎徵於是知有天道而木

納引定公葬而雨文姜葬而不雨以非之此亦強爲異耳夫凶人作凶事而咎徵隨之者理之常也亦有不盡然者理之不可常者也聖人惟其常不惟其不可常如敬贏者罪盈惡稔幸而得没於牖下及其葬雨不克葬凶德與咎徵參會非譴而何訥何庇焉或曰葬而雨遂葬乎其當且止乎曰國君之葬其親僚車蓑笠所以備雨者有司之常事夫豈不能辦然當變異驟至亦有非人力所能勉強而就事者與其誠信不至自愧悔於他日不若稍止而緩定庶無遺憾焉耳故左傳之說有不容盡廢



城平陽

城有不時而書者亦有城要害之地而書者初不必專以時不時爲拘也城平陽左傳曰書時也但謂王正爲周王正月者左傳也言水昏正而栽者亦左傳也此十月城平陽若以周正爲斷乃是今之八月是時水星不應昏正何以謂之得時若以夏正爲斷則此十月正是北方七星昏正之時以是而觀見左傳元不能守周正之說而春秋行夏時也審矣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宣公嗣世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至深罪之也下逮戰國時周衰益甚齊威王往朝於周天下皆賢之而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叛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微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胡公之說善矣以其發明春秋比事之旨故備錄之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公羊以根牟爲邾邑魯取之取邑也杜氏以爲東夷國琅邪有牟鄉是其處魯取之爲滅國矣二說不同木訥謂伐萊取根牟皆齊事但中間隔一秋字耳此說固可通須得東萊境內有牟鄉牟縣之類夫然後爲信要之此亦經疑姑置義又見隱公二年無駭入極及成六年取鄆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文定謂春秋所書乃與晉罪陳之辭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愚諦觀經旨實不見聖人有與晉罪陳之意自晉成之立諸夏聳觀冀其必能改紀爲政一反前人之所爲討宋魯之弒君以風厲天下修文襄之霸業以懷來諸侯義聲所加齊楚自當畏服令不能然惟以爭陳鄭爲當務之急夫陳鄭豈樂於去華即夷正以楚師日夜至懼不克自保焉耳晉不能制楚惟欲服陳鄭不能拯人之急惟欲人之從已此亦不義之至而胡公許之以自反而有禮愚不知其說也蓋晉楚之爭陳鄭十有餘年春秋皆所不與楚夷也春秋每致其猾夏之憂晉故盟主也春秋每望之以攘夷之事攘夷所以安夏非爭諸侯也夫豈暴殘小國朝夕用師以求其我從如荀林父趙盾郤缺等輩之所爲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也景公立

魯宣藉齊之力以篡其君專意事齊嘗爲晉人所辱黑壤之會既不預盟扈之會遂與晉絕不書葬魯不會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侯鄭衛之罪人也初奔而歸殺叔武再執而歸殺子瑕已不能君而戕骨肉以逞其廢辱之憾削其葬所以貶也

宋人圍滕

是秋滕子卒曾未數月宋人圍滕乘其喪而伐之耳非惟乘滕之喪亦乘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或曰楚三伐鄭或書爵或書人何也曰書爵以正其始封之號而抑其僭名彼其勢方盛儗於王不得不抑之非進之也書人其君不出其臣帥師以來耳蓋書爵書人以爲褒貶者中國諸侯之例楚既僭號自王書子乃所以抑之四夷雖大曰子奚其褒乎曰五年楚伐鄭荀林父救之春秋不書救今而書救何也曰楚之初伐鄭也人謂其討鄭人之弒其君者必將以歸生爲戮既而再以兵加鄭但欲鄭之歸已於弒賊皆無所問則其伐鄭自爲其私耳鄭人告急晉於義不得不救且黨惡之盾已老今爲政而救鄭者乃卻缺也故於是而許之以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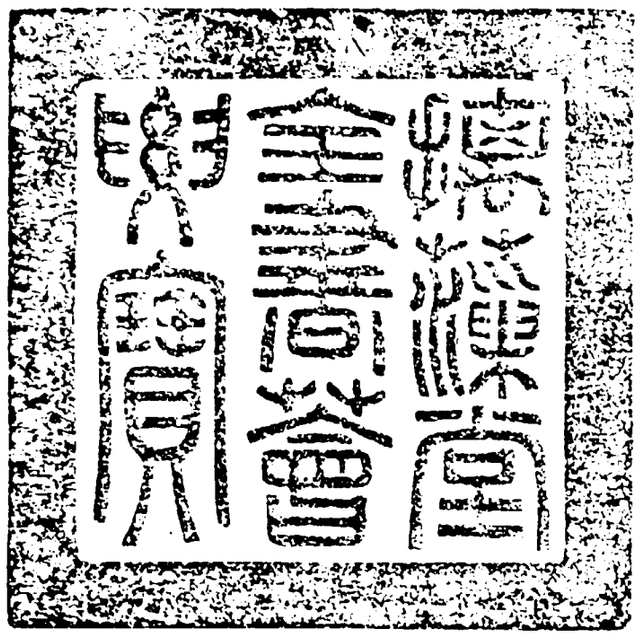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及穀梁皆謂洩冶以直諫而死春秋之書之以見陳侯平國見弒及楚人滅陳之端所以錄忠諫也而杜氏乃曰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其名此以書名書字爲拘至於貶忠諫以從凡例說經之大弊也胡文定似有取其說乃曰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宋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如此則同姓異姓立人之朝者皆全身遠害而去諫諍之官可以無設矣至於木訥則又甚焉曰言於君而無益徒自取禍不若括囊無咎無譽也又言薦圭璧於泥塗固已疎矣而觸虎狼以取死庸得爲智乎此洩冶之死聖人所以名之大率皆執書名之例而強求聖人之意夫洩冶立乎人之朝位爲大夫以爲無官守言責不可也陳靈與孔寧儀行父宣淫于朝洩冶之諫之亦盡其職分之所當爲不幸見殺死于忠也杜氏乃謂洩

直諫亂朝以取死故爲春秋所名是亂朝不可直諫必治朝而後可諫乎自古以直諫而死者如龍逢比干多在昏亂之朝亦謂二子不當以直諫而死爲不知乎三仁所以並録於聖門以其所行皆合於義耳夫豈以死者爲不知必全身遠害而後爲知乎此不過因書名書字之例而曲爲之説愚恐士大夫持此爲全身遠害之張本故備論之大率洩冶非世族大夫之以名字見者非名無以傳且名之與字在當時豈非説經之一大弊乎

已不容深辨況千載之後欲以此求春秋貶褒之意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春秋集傳詳説卷十五

#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六

宣公下 定王八年晉景元年楚莊十五年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或曰齊人歸疆於經凡三見惟此書法特異以我繫田春秋殆亦有意乎曰此爲賂田來歸而書故與其他歸疆書法特異蓋天道十年而無討春秋於是歲始必變魯桓之篡隱也歷十年而一周人事十年則書王以正之其冬三國來伐春秋爵以褒之爲其能以兵向逆人之國也今魯宣之篡赤至此十年矣天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賂田來歸春秋書齊人歸我濟西田非爲賂田來歸而遣齊人之討也亦非爲賂田來歸而釋魯人之罪也蓋以十年之久天理必復齊人知罪之所在而自舉元田以復於魯天實使之非人力所能爲也自是不數月齊惠忽以死告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天道至是一周彼其惡亦稔矣春秋書法所以特異於他者明天討也或曰魯宣其無討乎曰魯宣其首惡者也齊惠其黨惡者也春秋之討罪也必誅黨惡之人襄仲敬嬴雖之人天道之禍淫也亦必誅黨惡之人襄仲敬嬴雖內蓄篡弒之謀然非齊惠主之彼無以成其惡赤齊之甥也殺之而立接姜齊之女也出之而立嬴凡皆齊惠之所爲反道敗常絶滅人理今十年之久迄正天誅春秋於賂田來歸之後書齊侯元卒著其伏辜而死也論者乃謂春秋録齊侯之改過夫既黨人之亂臣使之弒君篡國罪盈惡稔天誅將加乃欲以歸賂田自解是猶盜賊殺人而歸其財得謂之改過乎春秋詳說　卷十六　二



春秋詳說　卷十六　二

而死也論者乃謂春秋録齊侯之改過夫既黨人之亂臣使之弒君篡國罪盈惡稔天誅將加乃欲以歸賂田自解是猶盜賊殺人而歸其財得謂之改過乎春秋討之而非録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以爲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因惠死而逐之書崔氏非其罪也愚以其歲月考之是歲至杼弒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疑非崔杼之身或其父或其族皆未可知春秋繼齊惠之死書崔氏出奔誅高國也君身未寒而逐君之黨併及其族無君也推是心以往亦何不爲宣殺而魯人逐歸父惠死而齊人弃崔氏皆無君也春秋之書之乃防微杜漸之意不爲崔氏與歸父而書也傳家以爲書氏者志其無罪非經意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此奔齊喪也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賻令也懷輔簒之私恩爲齊奔喪事之悖也春而書公如齊公至自齊曾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貶也春秋於魯之大惡每備書以見義不加貶斥而義自見

或曰君無道見弒稱國以弒傳例也齊懿奪閻職之妻刖邴歜之父以是見弒春秋書齊人弒其君商人陳靈朋淫殺諫罪浮于商人弒者以氏名書何邪曰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杜元凱以爲陳靈惡不加於百姓故稱臣以弒此爲例所拘強求其說失之遠矣或曰是時諸侯弒君者四國魯之宣宋之鮑罪兼篡弒者也鄭歸生以一朝之忿犯上作亂夏徵舒不堪朋淫之辱以取覆亡是四人者使當夫子之世沐浴請討宜當何之曰宋鮑魯宣宜先討者也歸生其次也徵舒雖有弒君之罪亦有可憫之情楚莊苟欲伸討弒之義當先討宋魯之二弒否亦當正歸生之戮今捨其大而治其細末又因以爲利此逐利之師非討逆之師也學春秋者當首辨乎此義又詳見楚入陳

六月宋師伐滕

宋鮑聞晉之多故而用師於滕圍之未服又從而伐



之未必無宋襄執嬰齊之心襄且不能有成而況於鮑乎春秋之書之所以貶也胡文定謂宋大國爵上公霸之餘業鄰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小國論則美矣而非所以責宋也夫仗義者可以伐不義無瑕者可以戮人宋鮑乃弒賊之未討者責弒賊以討弒賊非春秋垂法示後之意也鮑弒其君而篡之罪浮於徵舒而望其能討徵舒萬萬無是理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四國伐鄭以其貳於楚也春秋皆人之人四國所以人晉也夫躬天下之難而後可以責人之從已未聞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難從也齊桓晉文所以得諸侯以爲利此逐利之師非討逆之師也齊桓晉文所以得成其霸業自晉襄之歿靈成景三君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

盛強北向而爭諸侯今日侵陳明日侵鄭甚者觀兵中原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復畏避退縮不敢輕犯楚鋒惟向楚轍之南釋憾於一二小國今又合諸侯以臨鄭縱能得鄭保楚師之不再出乎是所謂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難者也或曰當是時何者爲難何者爲先曰翦篡鋤兇霸政之最先者也自趙盾爲政宋齊魯陳皆嘗弒其君而篡國盾內有所憚一切置而弗問今郤缺爲政苟有志於求諸侯當先治



諸侯國之弒其君夫然後名正而辭直義立而威行不知出此乃率三國以伐鄭而以討逆遺楚逐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之霸業從是愈衰國無人焉耳

秋天王使王季子貴也母弟也魯宣即位于今十年公羊曰稱王季子貴也母弟也魯宣即位于今十年僅一遣蔑如京師而王隨使貴介弟報之王之遇魯可謂厚矣而宣也惟知屈已於齊所以事王者蔑如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侵之皆由中國無盟主強陵弱衆暴寡而莫之或禁也胡文定於宋之伐滕魯之伐邾皆責以不能討陳人之弒君者愚以爲非所當責而責也宋鮑之弒昭魯宣之弒赤皆弒其君而篡其國有帝王在上必誅而不以赦者也陳靈淫於夏氏爲徵舒所戕陳靈固有以自取徵舒之罪猶下於宋魯之二弒賊今責二弒賊以討徵舒是爲以亂治亂其無乃不可行乎

大水義併見後饑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未返而歸父復如齊左氏以爲伐邾故非也行父如齊以頃公初立而往禮之常也歸父如齊則宣公使其私暱臣布腹心於齊侯非禮之常也歸父者襄仲之子厥父弒齊甥而立宣公齊惠實爲外主今頃公新立懼有討焉故使仲之子如齊重致卑屈以追篡弒之討春秋比書二使之出誅其姦也非爲伐邾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

未踰年之君不得以父道自居也故稱子不得已而交於隣國稱子不稱侯今國佐之來致命爲侯春秋爲其以父道自居故書以貶之

饑

自宣公即位以來六年書螽七年書大旱今書大水復書饑咎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旱而書大水以變常書也水旱所及者廣是爲變常宣以臣而弒其君以子而逐其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爲水旱之災百姓重受其虐春秋書之以垂戒於後

楚子伐鄭

胡文定謂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爲貶辭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爲直辭愚謂經固有辭同而義異者此

楚子兩伐鄭無不同也春秋自比歲以來憂夷楚之遂霸中國是以正其名曰子所以抑其僭號示天下共主在周夷狄不得干也故其憑陵中國也自將則書楚子其臣將兵以出則書楚人非褒貶之所在也蓋書爵書人在中國諸侯則爲褒貶楚既僭號自絕於王春秋書爵以正之非所以褒之也此兩伐鄭皆貶辭非直辭也若曰九年郤缺救而得書此年士會救而不得書則義各有在郤缺始爲晉政而出師救

鄭敗楚柳梦與其能救也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
是歲鄭即從楚是故略而不書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
此陳鄭俱服于楚中國之憂也而陳止齋乃云序楚
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與楚以霸愚竊未敢以爲然
也春秋以攘夷狄爲事不與夷狄以霸中國也而楚
又夷狄之僭王者春秋攘斥之不暇孰云與之以霸
中國侯伯之上紊内外之辨也亦以卑從夷之二國
也蓋齊桓晉文所以大有功於當世以其内嬰王室
外攘夷狄有以大服諸夏之心是故與之以霸楚日
以僭王窺周爲事春秋大經大法在於斥絶之而已
矣何與霸之有哉而況是時陳人專意從楚自同於
夷有年數矣今而陳國有難楚當爲之討賊彼徵舒
舉鼎非其力之不足也春秋書楚子陳侯鄭伯盟于
辰陵繼書晉侯會狄于欑函比事以見貶斥其義甚
特一匹夫耳即辰陵之會合而戮之何難乃特爲是

明也春秋中年多比事以見義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于君弑之後懼罪奔楚

或曰楚莊以諸侯之師伐陳討夏徵舒弑君之罪春秋不書楚人伐陳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繼書楚子入陳又繼書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曰殺曰入曰納其旨安在曰春秋不與楚以討賊之義也夫所謂討仗義而往奉辭而伐誅其人定其國而去之已無所利焉是之謂討今楚莊入孔寧儀行父之邪謀以詐而襲陳以利而出師縣其土不能得則納其首禍之人始乎詐終乎悖春秋書殺書入書納不與楚以討賊之義也蓋陳者楚之與國背華即夷幾年于茲晉人招之不來伐之不屈託國於楚者也今陳靈見弑爲之討賊非楚而誰乃仗義以爲利幾欲覆亡人之國討賊者不如是也而況夏徵舒陳之一匹夫本非隸權用事之人君無道汚於其家彼不勝忿起弑之非若魯襄仲鄭歸生晉趙盾弑君立君威行中國必待外兵而後可克也楚莊有意爲陳討賊即辰陵之會名徵舒而戮之陳無事矣乃於既盟之後遽興掩襲之師入陳而逐縣之仗義以濟利假信以行詐此春秋之所甚惡也幸而從申叔之言事弗獲逞猶納其朋淫首禍之人俾復爲政於陳國則其區區本心猶在於利特畏晉兵之來救是以亟舍之而去非知其不義悔之而不爲也故曰楚之入陳乃逐利之師非討逆之師也是役也楚以諸侯之師伐陳春秋不書楚人伐陳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言徵舒不待兵而可取也繼書楚子入陳言徵舒已死楚猶入陳其志不在徵舒也又繼書納孔寧儀行父于陳言其黨惡崇姦以亂濟亂行狄道於中國也書法較然甚明而諸儒競謂春秋與楚莊以討賊何偏見若是乎齊桓晉文靳靳以明義自見徒以執心不純聖門學者猶羞稱之楚莊行狄道於中國而謂春秋與之以霸無

乃辨之有未明乎○其後楚靈滅陳與蔡一踵莊之所爲仗義以行其大不義祖宗之所爲子孫胥而倣之以是殞身覆國其所由來者漸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賊討書葬固春秋所以垂法然亦有不容例觀者陳靈之葬是也靈死迨今二年始以葬書蓋孔寧儀行父爲之葬之彼以淫亂見弒今復爲淫黨所葬非國人葬之也春秋繼孔寧儀行父之歸而書葬義蓋在此非爲賊討而書也

楚子圍鄭

比歲晉楚爭鄭春秋皆不與也晉不能宗主夏盟恤災救患惟欲小國之從已楚不能削去僭號守禮尊王惟求稱霸於中夏春秋實交責之而責楚爲甚故數歲以來楚用師於陳鄭宋春秋一以楚子書志楚莊負恃才智窮兵日夜不息目其身而責之非爵也是役也左傳謂楚克鄭入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莊退三十里而與之盟蓋晉師已起楚聞之而亟去非得鄭而不取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論者謂邲之敗春秋逐與楚以霸愚竊以爲不然也春秋固責晉矣而未嘗與楚也是役也晉出師救鄭而春秋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不以救鄭書以其緩不及事鄭既屈服於楚無救鄭之實故不與之以救鄭之名蓋責晉也非與楚也晉前此救鄭及陳僅出偏師實無戰楚之心今也諸侯卿皆行兵勢甚壯而林父逗撓不進惟懲楚之強盛倡衆退師於是諸卿之在行者皆無戰情兵未交而氣已索其稍知自奮者先穀一人耳傳所載先穀之語辭直而氣壯國之良也羣帥嫉之此外魏錡趙旃鼓勇欲戰亦謂其以求卿不得怒而欲敗晉師此皆林父及諸欲遁者矣春秋正林父失律之誅書荀林父及楚戰于邲晉

師敗績晉林父也非與楚也名陵之師城濮之戰齊桓晉文躬擐甲冑爲諸侯先是以克濟有功晉自靈成迄景厯世駸無知仰成羣下日底于削今楚子自將圍鄭而晉僅以諸卿當之諸卿復人自爲謀不相統一欲戰者二三欲遁者六七以此衆戰烏得不敗春秋責晉諸卿之不忠所事是以書法特峻夫豈以晉一敗之故遂與楚以霸乎春秋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而況僭王之楚可使之遂霸中夏乎止齋名儒立論如此恐爲後人之惑不得不辨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也楚莊入陳圍鄭敗晉于邲窮兵力以威上國志得而驕睥睨于宋故滅蕭以動之自是宋始多事易子析骸之禍權輿於此春秋之書之不惟罪楚亦以憂中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幽之同盟内外小大翕然來同齊霸之方興也新城之同盟諸侯之散者復合晉霸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霸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爲此盟猶以同盟書嘉其不以勝負而爲從違舍燎原強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於幽之同盟則不可同日語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伐人者多不爲春秋所與此之伐春秋無譏救人者多爲春秋所尚此之救春秋有貶蓋宋伐陳義之所得爲也前日楚子滅蕭滅宋之附庸也今宋人出師伐陳亦伐楚之與國何爲而不可衛之救陳以晉師新敗謀自結於楚非知義之當救而救之也胡氏謂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既縣陳而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多責宋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也衛以救書者見宋師之非義陳爲可恤也愚竊以爲未然楚挾仗義之名以行其

大不義用詐入陳幾欲亡人之國春秋不與也宋先代之後廻心中國出師伐楚之與國爲人所難謂之非義不可衞甫受盟于清丘乃救陳以求媚于楚謂其救之爲義亦不可也春秋之義在於攘夷胡氏以楚莊縣陳爲討賊主張太過似據正而實不然前既備論復於此而窮其說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羊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或曰楚子伐宋義乎否乎春秋與之乎否邪曰春秋不與也蓋宋可伐也而楚之伐之則自爲其私也宋鮑弒其君而篡國迨今十有餘年獨鄭人與之爲大棘之戰稍能治其篡弒之罪楚不能親用師於宋也去年冬忽鼓其入鄭之餘勇滅宋附庸欲以威示宋人使之從已宋不爲動遂以兵伐宋左右望而罔市利齊晉桓文有不爲也春秋自數歲以來楚有侵伐一以子書不但正其始封之名亦以著楚莊黷於用武當服善戰之刑孰云其爲爵乎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邲之敗荀林父身爲主帥逗撓畏怯甫及河即議退師士會而次莫不皆爲避楚自全之計獨先穀毅然請戰曰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又曰由我失霸不如死忠憤激壯惟敵是求而諸帥黨於荀氏惟恐退之不速坐是故敗林父當服上刑先穀不惟無



罪猶可獎也蓋退師者衆人之所欲進戰者衆人之所忌故逗撓畏怯者得無事而忠憤激壯者反受戮由晉景昏庸不君以致用刑舛錯晉自是愈不競矣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著先穀之無罪也胡氏乃謂先穀違命元帥不能用刑以此致敗此以左傳之浮辭而爲春秋之予奪愚竊未敢謂然也自先穀死晉大夫各爲其私計莫有身任國事者晉坐是日削讀春秋者試以是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紓衛國之患非衛人殺之也春秋書衛殺孔達著其有罪也孔達爲政于衛不能輔其君以從中國而背清丘之盟救陳以詒楚謂之無罪不可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邲之役楚莊身履戎行晉景畏懦不出諸卿自荀林父以下望風震怖是以取敗晉人知之此行勸其君自將伐鄭以示其整雖無能有爲逡巡引退而春秋猶書晉侯伐鄭嘉其稍能自強庶幾復振之耳嗟夫自晉襄之歿靈以汰而殞身成以庸而失霸景以闇而致敗晉非前日之晉矣而春秋猶拳拳於晉不欲夷狄之逐霸中國故於清丘之盟則書同盟此行伐鄭晉以爵書爲中國喜也論者以春秋霸楚蓋考之未精耳

秋九月楚子圍宋 併見下宋人及楚人平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歸父襄仲之子也厥父外交強齊弒君專國罪大而莫之討雖於魯宣有援立之恩而人臣外交強國漸不可長亦魯宣之所宜以戒者也前使之會齊人伐莒今復使之會齊侯于穀賊臣孽子世濟其姦推是以往將何所不爲春秋書歸父會齊侯繼書歸父會楚子比事而書深著履霜之戒非謂大夫伉諸侯而書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或曰魯公始盟楚于齊春秋爲之諱及盟于宋不盡諱也今歸父會楚于宋不復爲公諱何歟曰始而盟魯人猶或恥之爲之諱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至於再至於三魯人不復以事夷爲恥直書其事不加貶斥而義存於其間矣楚自伐宋於魯本無所預而魯人

震悸若禍之已至正由宣公以篡弒得國十有五年未有能討之者今見楚人戮陳夏徵舒懼而往會將以逭弒君之討此必公孫歸父爲之謀也彼爲襄仲之子故内自慊而爲此傳者以爲仲孫蔑所請恐非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於夷夏盛衰之際書法極爲謹嚴諸儒解說雖多愚以爲未盡得聖人意也自齊桓之殁荆楚之兵始横行於天下當時與之立敵者一宋襄而已春秋序宋公於楚子之上深與宋襄能以攘夷爲已任不以其見執於裔夷遂棄之而弗録也今也晉政日衰又敗于邲威望日損與齊桓殁時事有相類者宋文乃能於此時抗夷而即夏不改其平日楚滅我附庸吾則伐其與國楚過我而不假道吾則戮其使人毅然特立有宋襄之風楚莊以是伐而圍之勢雖危迫猶不肯爲城下之盟春秋是以嘉之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貴宋也著宋之義足以敵楚之強也論者惑於公羊之説以爲子反華元私以兩國情實相告而罷兵此齊東之語必無是事左傳所記者乃其實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公羊傳例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爲當時諸侯強暴侵陵滅無罪之國者言也若夷狄爲中國患芟而夷之亦義之所不容已者滅例不爲夷狄設也武王之有天下滅國五十皆紂黨之爲人害者而況赤狄白狄日以侵暴中國爲事嘗滅我中國諸侯矣今中國諸侯討而滅之愚以爲春秋無譏也胡文定乃謂赤狄未嘗侵犯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不仁甚矣以爲春秋責晉其不然歟狄之侵暴中國抑亦久矣自齊桓之霸狄已強盛桓公之憂在楚欲治之而未皇也自是以來狄楚交爲中國患至宣公之世赤狄始見經傳所書齊楚晉皆嘗被其侵擾晉景之姊有爲潞子夫人者其臣酆舒殺之強暴可以想見晉之伐之亦有不容已者陸渾無罪而

滅胡氏以爲春秋録楚之有功赤狄有罪而滅胡氏乃以爲春秋責晉之爲暴此愚之所未喻也或曰先儒以赤狄爲唐叔之後若何曰春秋初年三綱雖淪中國諸侯未有以女嫁同姓國者潞子娶晉景之姊其非唐叔之後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杜氏爲王子札文之誤

王札子者王之昆弟挾王寵作亂專殺大臣春秋之矣穀梁曰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



書之譏王室之無政日趨於亂亡也左傳謂王孫蘇與毛召爭政使札子殺毛召則首亂者孫蘇然非札子則無以成其亂非王寵札子而假之以權則札子亦無以爲亂故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譏在王也若札子孫蘇之罪不待貶斥而自見

秋螽 公羊作蝝義併見下蝝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高固挾齊侯輔篡之恩娶宣女以爲妻魯之大辱而宣不以爲辱也今高固自以其國事而出宣使大夫侯之于途詣事外臣而自削其國體春秋書之所以貶

初稅畝

公羊曰稅畝者何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曰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



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此譏井田之法至此始壞也夏后五十而貢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法之未盡善者也殷人七十而助以六百三十畝爲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田七十畝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此井田之始也孟子謂耕者助而

不稅是也周制九百畝爲井田八家同井其中爲公田一夫授田百畝耕公田十畝（餘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及場圃）民出其力以耕公田是之謂藉蓋推廣商家之助法雖曰什一實什一分而取一又輕於商家之助矣井田之制至周而大備助而不稅者也今宣公以篡弒得國旱乾水溢蟲螟之變無歲無之用度不給乃變周家盛時之制履畝而征之是之謂稅夫助而不稅周制所以爲善也今以稅易助不計歲之豐凶公田私田所收之多寡立爲定數而取焉後之言稅者昉乎此此成王周公之罪人也井田之法自此始壞春秋書以責之



冬蝝生

宣公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十三年螽十五年又螽自入春秋魯之先公水旱螟蝗未有若此其頻者也用度不足乃復變井田之古法而稅畝焉蝝生之應繼之胡文定曰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未已也高郵孫氏乃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秋春秋之冬夏時之秋螽爲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耳孫氏之說惑於周正者也螽爲嘉穀之災故書害既見於夏矣乃復遺種於冬將爲嗣歲之災故書蝝生爲嗣歲耳

饑

春秋於稅畝之後既書蝝生又書饑以見宣公率意妄行輕變古制上天示異應之以災蝝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公羊以爲宣公輕變古制應是而有災故書蝝生范注穀梁乃曰蝝者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意與穀同蝝緣之義鑿螽饑皆變古之應故繼稅畝而書之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晉師滅赤狄潞氏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未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爲故書人以貶之前日楚人圍宋晉坐視不

救諉曰鞭長不及馬腹今滅潞氏矣又滅甲氏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之從我者何

夏成周宣榭公羊作謝火穀作災

公羊曰成周者東周也宣榭者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其說以爲宣王廟藏樂器之所宣王有中興之功世世不毀故其廟至此尚存穀梁亦以爲藏樂處惟杜元凱得之其說曰榭者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無屋曰榭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是其證也宣者服虔以爲宣揚威武之處恐未然嘗聞之師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東都洛陽也其講武之處至是猶存乃燬于火聖人傷修車選徒之事不復見於衰世故書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休因是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榭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



為王者後記災也此為公羊之學者造為怪僻之論非經意學者不必惑

秋邾伯姬來歸

左傳曰出也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內女之嫁必書嫁而不書邾之伯姬與杞之叔姬是也始嫁不書不與之以夫婦之道出者與出之者皆有罪焉耳義見成五年杞叔姬來歸

冬大有年義已見桓公四年書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同盟春秋之所貴也而晉景清丘斷道兩盟皆以同

盟書何哉聖人幸中國之猶能自振喜諸侯不忍遂從於夷特書同盟以褒之既書同盟而五國之君並著其爵貴之也是時楚莊之氣燄大張晉景之孱庸日甚而聖人於清丘斷道之兩盟深致其嘉奬拳拳於望晉而論者不察遽謂春秋與楚以霸其害義豈不甚哉穀梁曰同盟者同外楚也或謂諸侯同欲伐齊非也伐齊之議出於郤克一人之私春秋尚不與其伐豈以是故而與之以同盟乎明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諸侯不預有以見斷道之同盟欲外楚春秋是以貴之清丘斷道兩盟皆幸其猶能同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胡爲而不去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是取貴乎春秋愚謂大夫卒而書者以其爲大夫而得書也叔肸不爲大夫其卒也特見書以其人可書而書也自入春秋母弟氏名登於簡冊者率以驕盈致亂惟叔肸以節行見稱卓然榮利之外而不廢親親之恩非學問君子而能之乎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或曰楚方爲中國患而晉率衛以伐齊春秋之無貶何哉曰齊自懿惠以來比世再篡恬其強大猖狂妄行漁獵小國其罪亞於夷楚莫有能治之者今晉景一旦發憤躬履戎行偕衛人以爲此役伐其所當伐也春秋之義強者抑之下者舉之晉景懦無立志自甘於削者也忽興師伐齊亦足以聳諸夏之聽春秋

何貶焉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邾人當宋襄之世執鄫子用之于社左傳歸罪於宋

襄愚竊疑焉嘗辨之於前矣今之邾人復戕鄫子于鄫鄫之受禍烈矣邾之無道甚矣蓋復讎天下之大義鄫之先世殞命次睢子孫偷生苟完無有能以復讎爲事者至於今日重遭仇邾之毒彼亦有所侮而動耳昔也戕之于邾臣子欲救之而莫可令戕之于鄫臣子亦復坐視而莫救春秋書邾人戕鄫子于鄫言其空國無人盜賊橫行至於殺其君莫有爲之討賊復讎者鄫之臣子皆有罪焉耳

甲戌楚子旅卒 莊王也共王立

夷狄之君不卒此其卒之何卒之以子也前是不卒此而始卒之何爲其僭而卒之以子也楚自入春秋以來迨今百年武文成穆更起旋仆未有窺周室之心也至楚莊觀兵中原睥睨周鼎挾智任詐欲遂其僭王之夙心故春秋書法至此爲之一變方其存也正其始封之名會盟征伐一書之曰子抑之也迨其歿也復正其始封之名卒之曰子而不與之以葬亦抑之也抑夷狄之僭名示海内共主在周夷雖盛



強欲僭而莫得也論者乃謂春秋進之是以爵之貴吳楚不書葬所之是以終之非知春秋者也公羊謂吳楚不書葬所以避僭王之號得聖人正名之旨矣或曰楚莊書子如爾所言固春秋所以抑其僭楚莊之功其併不録乎曰春秋所謂功安中國也尊天子也楚莊用兵不戢志在僭王彼所謂功乃彼之功也於中國何有哉於天王何有哉乃若今年伐鄭又明年滅蕭圍宋愚見其爲罪而不知其爲功也春秋何取焉秦穆謖然賢君尚不得與桓文俱霸而況於夷之不軌者乎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文公之歿春秋書公子遂如齊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志襄仲敬嬴之弒謀成于齊也今宣公之歿春秋書公孫歸父如晉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奔齊著

宣公之終歸父之逐謀洩於晉也歸父襄仲之子爲魯宣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爲不是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强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必有以其謀馳告季氏者歸父未及返命魯宣忽焉告終豈罪之盈而天討及之邪抑謀之洩而爲其下所先也季氏不以君薨爲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爲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降政在强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時彼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七　宋　家鉉翁　撰　經部

成公上　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以爲穆姜子疏疑其非定王十七年立是歲晉景十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此夏正之二月當薦冰而無冰是以書譏冰政不舉而廢禮也月令仲春之月鮮羔開冰先薦寢廟詩豳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春秋書無冰者三而皆在正月以冰政不舉藏冰薦冰之月而無冰故書以譏之或指此爲周正之二月非也

二月作丘甲

此譏成公初政之悖謬也國君即位之始輕變先王制度求多於民此春秋所爲譏也丘甲之說三傳不

同公穀謂古者士農工商各有其業甲非人人所得而爲也今課丘民自爲之甲非正也此說似未得經意杜氏謂古者四丘爲甸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魯使一丘之人而出一甸之甲是以譏雖粗釋丘甲之義而一丘之人豈能出一甸之甲成公雖未有知其用事者求多於民亦未至若是之甚也案周禮及司馬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者牛馬之數皆如舊惟每甸多增一甲耳每甸多增一甲即每乘多增一甲而李靖所以告太宗者又若不同其說謂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則其釋甲字之義又若與前說有異若魯人每甸而增一甲則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視舊又增甲士徒兵二十五人矣杜氏謂一甸增甲士九人爲十二人者尚不可行此欲增二十五人以成百人之數尤恐難行不若甸增一甲之爲酌中當時所增不過如此而已諸儒有援李靖之說爲言者故因講之及哀公十二年用田賦馬牛視舊增多三倍出三甲是一甸而出甲士十有二人視舊增多三倍甲士視此亦必增三倍斷乎難行只如前說每丘出一甲庶得丘甲之義蓋古者自邑而丘賦以馬牛自丘而甸乃賦以甲今丘出一甲是每乘增甲士一人古兵制始壞於此矣○

又案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者牛馬之數皆如舊惟每甸多增一甲耳李靖所以告太宗者又若不同其說謂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則其釋甲字之義又若與前說有異若魯人每甸而增一甲則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視舊又增甲士徒兵二十五人矣杜氏謂一甸增甲士九人爲十二人者尚不可行此欲增二十五人以成百人之數尤恐難行不若甸增一甲之爲酌中當時所增不過如此而已諸儒有援李靖之說爲言者故因講之及哀公十二年用田賦馬牛視舊增多三倍出三甲是一甸而出甲士十有二人視舊增多三倍甲士視此亦必增三倍斷乎難行只如前說每丘出一甲庶得丘甲之義蓋古者自邑而丘賦以馬牛自丘而甸乃賦以甲今丘出一甲是每乘增甲士一人古兵制始壞於此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先是襄仲之子歸父爲宣公使晉謀挾晉援以去三桓使未及返晉大夫洩其謀以爲市於三家宣公驟薨歸父爲三家所逐於是魯始專意事晉晉人亦欲

懷魯故不憚親屈而爲此明盟是行三家不往會而使臧孫自行者猶懼晉人或入歸父之言有討於彼及赤棘既盟三家者安意肆志益無所憚矣○春秋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強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賄以結其大夫故君常見踈於大國臣反挾大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是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尊謂王親謂魯此義正矣但公穀皆以爲晉敗王師則無是也左傳謂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而伐之敗績于徐吾氏此其實也不言及戰而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王之敵以王自敗爲文所以明華戎之分也或曰桓五年五國從王伐鄭敗也不書敗莊



六年王人救衛師無功而朔入亦敗也不書敗此伐戎不書伐而書敗何邪曰鄭諸侯也而稱兵侵犯王畧齊宋陳蔡亦諸侯也抗王師而納出君皆叛也春秋不書敗諱中國之有叛臣也茅戎夷狄也春秋待之以荒逖之道是故不諱敗然所以書譏王朝無用武之素備既和戎而又伐之以此取敗威令愈不振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莫至若齊頃者眞冒不韙之愚夫哉書齊人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傳者謂季孫與郤克俱使齊爲頃公所侮辱以是起兵端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爲敵及晉魯衛合兵以來乃敗遁不旋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及戰之例前已屢見茲不復重述此齊人既伐魯取龍乘勝以伐衛衛人出師禦之而敗蓋新築衛地故也左傳謂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而侵齊似謂衛人啓釁非其實也宣公季年衛世子臧偕晉侯伐齊故齊爲此以報之胡氏謂春秋使衛主戰責在衛蓋春秋多以被伐者爲主而褒貶初不在是前日伐我北鄙與今新築之戰皆責齊著齊頃陵暴小國之罪見鞏師所從起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或曰鞏之戰晉爲魯衛出師伐齊抑強盛扶微弱亦義師也而春秋書法如此何邪曰師以魯衛爲名實則郤克季孫逞其私忿耳初郤克季孫俱使于齊爲頃公所侮辱郤克歸而怒請伐齊晉君嘗與衛世子臧伐齊受盟而歸齊既服矣而郤克之怒未已齊復侵魯伐衛魯衛求救於晉皆主郤克於是晉人大興師以魯衛爲辭其實郤克季孫共憤前辱思一洗之耳魯前日受欺於齊多矣商人無道弒其君執我叔姬又以兵加於魯至再三魯之君臣一以隱忍爲事今而四卿俱行傾國以出甚矣夫季孫之怒也晉人前年戰楚于邲自荀林父而下皆逗撓自私望敵奔北今郤克獨將而前敗齊師幾獲其君東侵薄海受盟于衷婁乃還甚矣夫郤克之怒也是怒也純爲國之恥見鞏師所從起也季孫無前日之辱其憤怒激壯能若此乎故齊可伐也晉爲魯衛而伐齊非無名也然非郤克行父之怒則師不大出卿不皆行戰亦不如是之力則是役也所就者小所損者大矣是故春秋不之與凡內大夫帥師惟主帥得書今而四卿俱書以見羣下知有季孫而不知有公室勝齊不

足喜三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晉賞鞏之戰作六軍而六卿專晉之漸亦見矣衞孫氏秉政世爲卿良夫之子林父實爲亂首逐君立君而衞幾於亡矣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卻克季孫良夫是矣○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邾之事又與此異三家專兵不假它族爲助丘甸卒乘悉爲三家所有其君孤立于上國益不可爲而春秋終矣鞏之戰乃魯三卿擅兵之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梁作袁

或曰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盟一也然陘之役春秋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役則書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曰此所謂強者抑之下者舉之春秋一與一奪之權衡也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壯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春秋是之是故書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志桓公退師而與之盟也鞏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追奔迫于袁婁去國都五十里乃與之盟春秋惡之是故抑之書及國佐盟于袁婁志郤克進師將及其城下而與之盟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褒貶在是焉耳未幾齊從於楚及倡諸夏而爲蜀之盟見其雖敗而未服此春秋書召陵之盟與袁婁之盟一字褒貶所以深切而著明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衞侯速卒

取汶陽田

取汶陽田與濟西田其事同春秋之書法亦同義已見僖三十一年蓋濟西本魯田爲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爲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

擅其予奪此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書法坦然可見也說者以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疑此田爲齊封內之田晉取以與魯是不然汶陽之歸晉實無道以此失諸侯不足言也義又見定十年

冬楚師鄭師侵衛楚共始立

晉既敗齊于鞌宜楚人之知畏而楚鄭乃反連兵侵衛何哉曰齊固有罪晉伐之又伐之齊窮無所歸遂歸命夷楚以爲自全之計楚於是始大得志矣蓋中國諸侯若宋若魯若衛皆微削不能自存惟齊秦爲大國楚先已得秦得鄭得陳至是得齊而諸侯大國無不爲之用逐侵衛以動諸侯魯人素無立志及是怖于隣震往預嬰齊之會遂儕蜀盟由是觀之晉之伐齊爲楚人敺諸侯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晉以魯衛之故大舉伐齊以治其憑陵之罪晉可謂有德於魯轍未及息遽爲此行成公幼無所知凡皆季氏所爲耳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叛華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于夷之公子魯之辱也衛猶以被兵而服魯未嘗被兵直爲虛聲所脅是故春秋責之深不復爲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嬰齊春秋之削之也木訥乃謂楚降王稱子以自通於中國故嬰齊以公子稱楚方怙其強大逞凶威以陵脅諸侯謂其能自降損必無是也

凡讀春秋而有取於莊共之行事者講明未到焉耳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或曰前此晉敗于邲楚莊猶不得以號名諸侯今晉勝于鞌楚共乃能會十一國之君大夫爲蜀之盟其故何也曰夷狄之憑陵中國未有無釁而動者也晉以郤克季孫之怒大舉伐齊敗之鞌盟之衰婁少伸前日屈辱之憾而齊頃逐與楚合導之以爲此來晉

欲禦楚懼齊人之議其後欲更伐齊而懼楚人之乘其間坐視莫如之何楚既入中原侵衛脅魯大會諸侯莫敢不至是以爲此盟正由得齊故也是故春秋於此會責魯罪齊徧責中國之諸侯爲其甘從夷狄而不以爲悔也春秋之義爲魯諱惡今魯君預於夷會而不爲之諱責之深矣齊霸國也每序在諸侯之上亞於晉今而降之於陳衛鄭之下罪之深矣以魯君之親行知宋以下諸小國之君必皆預盟今自宋以下至於薛鄫一以人書所以徧責一時預會之諸侯而坐之以從夷之辟書法至爲嚴謹是出於聖人之特筆夫豈舊史所能及哉嗟夫楚以一公子用師於中原而十一國之君大夫奔走聽命惟恐其後不知晉人之可憚也而左傳以是盟爲賈盟謂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竊之云者不欲人之知之也十一國之君大夫爲此盟而謂之竊盟可乎晉實知之而不敢問晉之氣於是餒矣或曰是會也楚先諸侯其得謂之霸乎曰此劫諸侯而與之盟非所謂霸也晉雖不競猶足自植春秋豈遂奪之晉而與之楚乎故繼是盟則書公會四國存晉也存晉所以繫諸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或曰三國之大夫方盟楚于蜀而其君乃會晉伐鄭盟楚伐鄭事之不得兼者今而兼之春秋不以爲貶何哉曰存晉霸也春秋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也楚橫行中原脅從諸夏秦齊宋魯皆預盟盛矣而非春秋所與晉會諸侯僅三國從弱矣而春秋嘉之爲中國喜也伐鄭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中國魯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削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所以嘉也觀前之會十有一國君大夫皆預一以人書此四國僅從而書爵見春秋權衡裒斧之意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彼謂春秋與莊共以霸者豈不陋哉

鄭自邴之敗專意事楚不與晉通夷之與國也或曰宋衛未葬亦得預於會乎曰此金革之變禮不得已

而用之春秋與其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吉從戎也當是時楚勢方盛而三君自拔以從晉春秋録其去夷即夏特用金革變禮列之於會不書子而爵貶其用吉從戎非與之也曰魯君身預於夷之會盟復從晉爲此伐其可許乎曰貶其可貶與其可與也書會嬰齊著其以望國之君會夷之公子而不以爲伉也書及盟于蜀著其先爲特會繼預旅盟而不以爲恥也猶幸從晉伐鄭稍足以補前過耳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穀梁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且哀以成公爲無譏公羊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常山劉氏引丹桓宮楹爲比曰此不言宣者主未遷入也不當哭書哭所以譏愚竊以公穀之義爲正也三年之喪通喪也二十有七月而終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則主已入廟此入廟之始也主方入廟而廟災焉此人情之戚成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也春秋變文書新宮所以識天變之駭異道公所戚之故也焚先人之廬猶三日哭今先君神主始入廟而廟爲火所燬人子之痛切爲甚三日哭而謂之不合於禮失春秋所以書之旨矣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此雖非居喪愚以爲當用喪禮而哭

乙亥葬宋文公

左傳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胡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隆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無事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葬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不以諸侯禮而喪其君是之謂不臣左傳有所授矣

夏公如晉

諸侯既除喪而入見于王受敝冕之賜然後成其爲君自東遷此禮頓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魯宣挾強齊之援弒君簒國凡可以諂齊而求說者無不爲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雖僭事王之禮有弗避也今成公借援於晉勝齊於鞌本爲季孫雪恥而所以事晉者乃率循宣公之舊是除喪入見之禮不用之於王而施之於



晉其無王之罪大矣春秋書公如晉公至自晉所以譏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義并見下兩伐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謂取汶陽棘不服故圍之棘者汶陽邑也春秋所以書譏魯人不當用師而取也土吾土民吾民前日爲強暴所侵陵民之戴魯未嘗忘今而故疆復歸



固百姓之所願特齊人在棘者猶爲其國守非百姓罪也遽興師以臨之如攻境外之寇故春秋以爲譏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咎古刀反

討赤狄之餘也克與良夫得志于鞌不知自戢更爲此舉春秋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赤狄又伐留吁以爲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也春秋惡之屢書皆



所以貶杜注謂傳文有廧咎如潰四字而經文無之以爲經文有缺愚謂春秋譏晉人用師之不戢是以書夫豈謂狄失民而譏乎四字非缺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聘于晉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或曰此聘而尋舊盟春秋書法有異於它日何邪曰

春秋先書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其

聘者君命也繼書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其尋盟者魯人求與之爲盟也成公既與楚嬰齊盟懼晉人知之將以爲討故因荀庚之來求與之盟以示其不敢貳晉既盟晉不得不盟衛春秋書兩及盟見是盟出於魯意而荀庚專以行之也若十一年郤犨之聘之盟則與此異大率強國之來聘而盟以臣伉君春秋多所不與列國來聘尋舊好而爲盟不爲伉交聘而互爲盟故也義又見襄七年孫林父來聘尋盟

鄭伐許

或曰鄭自邲之役專意事楚不通中華可狄也而春秋未之狄今伐許而狄之何邪曰爲伐許而狄之也春秋之義先祖爲善未竟子孫緒而成之是謂述事先祖有惡自知其非而改之矣子孫逐利而終成之是謂濟惡述事者人心天理之所存濟惡者狄道也鄭莊先以滅許自知其大不義置之而去其悔過自咎之意見之傳譌然可述也今鄭襄公堅者怙楚人爲已之覆以兵加許歲至于再是必欲覆其宗社而



後已鄭莊有悔過之心而其裔孫利人之土疆而濟其惡自是許卒爲鄭所併堅實啓之春秋狄鄭良以是故或謂楚因鄭而得霸是故狄之其不然歟楚之強盛由晉君世庸大夫世專坐是日趨于削於鄭乎何誅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義併見明年歸叔姬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謂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諫而止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逐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鞏之勝謂當與晉爲睦曾未幾日率先諸侯躬受盟於楚猶幸晉人之無討

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其前日匱盟之過一不爲所禮又將叛而即夷不能自治其國使在我者隱然可恃是故楚之強足以動之晉之慢足以移之春秋於魯咸之從楚適晉備書而無所諱貶也

冬城鄆

此魯鄆也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也今此所城西鄆也杜以爲魯欲叛晉故城此爲備恐未然魯謀叛而未果何遽至城以爲備此爲齊耳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於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此鄭悼始立而伐許也父死未踰年動兵伐國以君道自居無復在喪之戚是故不書子何氏謂如其志以著其惡是也或曰伐許非父志乎曰父之所爲義已之繼之爲孝父挾夷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謂之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教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去年春杞伯來傳曰歸叔姬故也杜氏謂將出叔姬先修禮於魯焉故諸說多本之愚謂春秋之世倫分廢缺夫婦之道乖矣然亦有歸而未絕者見之經傳間可考也聖人立教有以出而允於義者有以出而悖於禮者未嘗不開其改過遷善之門夫豈以遂非而不復者爲是乎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它悖義之出不可同日語矣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之絕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見同穴之義有以知其非悖義之絕愚觀書法前後而見聖人之意其歸也其卒也叔姬猶繫於杞至其逆喪許之以逆而無貶辭義未絕也疏引雜記諸侯出夫人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故春秋於

叔姬之歸猶書杞義亦通然杞伯之於叔姬實歸而未絕當以書法爲斷義又見九年逆叔姬之喪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山崩川竭變之大者故僖十四年沙鹿崩與此梁山崩雖皆晉地而不繫之於晉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具載伯宗所以告其君者以爲伯宗掠路人之美以道路鄙淺之言而復之於君失晉侯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動色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離合自是而始彼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或曰是固天下之異而皆發于晉何邪曰周自東遷賴二霸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惟書梁山崩實爲天下記異也



盟于毋婁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于幽之同喜其同也盟之盛也新城斷道而亦書同盟幸其猶能同乎中國也至是書同盟則例之變也天王崩告命已行於天下而諸侯不戚不奔相與爲此盟無王之罪大矣春秋於王崩之後繼書同盟貶也或以爲鄭久叛而始服齊既預於蜀之盟茲復躬預此會喜其同外楚故是以書同罪謂齊鄭之服非心服也是時諸侯實兼事晉楚晉人明知而不悟何有於同義又見十七年柯陵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案左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

救其難不可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如傳文則立武宮者立此宮以誇示功伐如楚潘黨請築武軍之類耳公羊子以爲立武公之廟禮明堂位魯用天子禮魯公爲文世室武公爲武世室則武公廟乃魯國世世不毀之廟何待今日而始立之乎杜氏謂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兼取二說愚以春秋書法而觀立者不宜立者也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傳者以爲作新宮而奠祭蓋即戰勝之處作宮以告成事楚莊邲之勝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此雖僭禮然不過草次作宮非立宮也意季氏有取於此乃於師還飲至之後立宮國中以告成事而名之曰武宮非必武公之宮也書立武宮譏非所當立而立也與立煬宮辭同而義異

取鄆

春秋書滅國誅其滅人之國也故傳者以爲亡國之



善辭魯滅國或書入或書取爲魯諱也無駭入極乃滅國書入之例此取鄆及襄十三年取邾乃滅國書取之例僖十七年滅項直言以公在會季氏擅兵滅國直書以貶之惟宣九年取根牟諸說不同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據左傳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難晉伯宗衛孫良夫鄭人及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率蠻夷而攻中國也去年冬宋實預蠻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鞭長不及馬腹今宋人一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愾而愚諸大夫狠而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魯衛二侵責晉深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叔肹子叔聲伯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也

未葬而有楚師喪不如禮舊史闕言葬聖人因之

秋仲孫茂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春秋聯書魯衛之兩侵固責晉也叔仲帥師俱行又所以責魯也晉爲不道既命衛人戍鑾侵宋復命魯人繼之魯固爲晉所迫不獲已而爲此行止當持偏師以往姑塞晉意不當用大兵命二卿俱將以出是魯亦有責焉耳春秋並書二帥所以貶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之襄悼繼世加兵于許楚人討之執其二大夫執之是也鄭以爲憾去楚而從晉中國諸侯叛而復歸固所當受然亦當稍示警戒使夷狄聞之知中國之猶有政令今受之而與之盟大會諸侯而矜耀其至所以致楚師也或曰楚伐鄭喪春秋其無譏乎曰是夷也待之以夷狄之道故無責焉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公羊作侵鄭非



或曰春秋之義救而次者皆有貶是役也晉與楚遇軍帥之欲戰者衆三卿荀首士燮韓厥獨持不可欒書因之以還春秋許之以救其無逗撓之責乎曰據左傳晉與楚先遇于繞角楚師還則鄭既免矣晉移兵指蔡復與楚遇于桑隧楚欲戰晉乃引還則蔡亦免矣如傳所云鄭以晉救而免蔡以楚救而全故雖逗撓而春秋無責非取其遇敵而避之也鄭人去楚即晉託國於我者也若每遇輒避而惟責小國之必從於我夫豈春秋所善乎胡氏引舜格苗文王降崇事爲言論則高矣美矣其如危國之望救何以師救人遇敵而避之春秋所以責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魯之郊愚於僖三十一年既詳著其義矣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紀異僖之始卜譏失禮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則以記異也穀

梁子所謂展道既盡而猶不免有傷者也此郊牛再
食不皆在正月內春秋聯書以著上天示異之意許
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繼作之象
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郊

吳始見經吳太伯之後也而以號舉夷之也爲其踵
楚僭名竊王大號故與楚俱列爲夷以春秋垂世之
法也或曰案國語吳本伯爵後益強以子書亦不與
之以伯爵其春秋之法仲尼之制歟曰否春秋諸侯
犯上干紀罪有大於吳者不聞有所降黜獨於太伯
之後黜伯從子國語之說其不然乎吳與楚爲敵其
來已久春秋不書今伐郊而始書志其始爲中國患
也郊太皞之後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七年郯子來
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尚有取焉異時修春秋書吳伐
郊貴之也貴郊而賤吳辨夷夏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三望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郊用夏正之意也魯人每郊
必卜春而卜不從則以夏夏而卜不從則以秋蓋自
知其爲僭故卜之而後敢行耳而是郊也復與前異
春而牛死免牛則不郊矣至夏五月而忽講三望之
禮非郊之時復非望之時可無講而猶講春秋書之
所以譏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
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晉前此
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以行楚人止而索戰則皆逡
巡引避自以爲得計意其君亦悟至是合九國之師
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春秋爲中
國慮晉人稍能自振則動色以褒之夷狄盛兵憑陵
則屢書以斥之諸說謂春秋與楚以霸非知春秋者

也是役也不書戰而言盟楚避晉也重以吳入州來
故楚人奔命自救不暇蓋中國自治之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吳伐郯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喜也州來楚
邑或以爲楚之附庸直書州來以其爲要害之地吳
楚所必爭吳得之可以制楚爲中國之喜也亦猶諸
侯城鄭虎牢不書鄭以其爲中國要害之地城之而
鄭服楚不敢爭也楚莊共乘晉政之不競竊霸威以
脅制諸夏不虞太伯之後忽有興者於是吳入州來
楚始知懼蒼姬之福祚未艾良以吳故而君臣自甘
於夷不知秉周禮以同於齊晉所以終於無成春秋
雖欲進之於中國有不可得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伉其君衛之孫
魯之季其尤者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爲日久矣
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值衛衍繼世
不能君林父乘而作亂稱兵犯上逐其君而立已所
善之公子卒之入戚以叛爲衛國患者幾四十年晉
實主之衛事晉無違而晉之昏君強大夫黨其叛臣
爲之羽翼何以勸人臣之事君者衛獻魯昭所以失
國晉實爲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春秋之義莫大於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晉侯之使
韓穿是也夫汶陽魯之土田受之於王者先爲齊所
侵晉挾魯衛伐齊取其侵地以歸之于魯魯之舊物
本非齊有也晉既已歸之于魯復命魯人返之于齊
愚不知晉侯之使韓穿何以爲之辭也春秋書晉侯
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見其名之不正言
之不順而難乎其爲言也歸之于齊非所歸而歸也
或謂季文子陳義以拒穿故經於齊無取田之文以

爲晉雖來言魯卒不與此則未可知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楚之與也晉人侵蔡攻楚之與國亦所以報其伐鄭也然蔡近於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日少與陳鄭異晉未能制楚而務侵小國以爲功春秋不與也是故欒書此出以侵書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禮不稱主人義見隱公二年紀裂繻來

華元之來聘恭姬也 宣公女伯姬

禮不稱主人此再書宋使譏也義詳見紀裂繻之來然宋之請昏於魯用禮甚勤前所未有也昏禮有所謂下達者禮之始也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請昏俾上卿通其意禮所謂下達者也此媒氏之事今使命卿宋所以尊魯而重昏也魯既許之公孫壽繼至納幣再以卿行禮亦重矣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錄伯姬也以宋人篤於用禮而備書之傳者謂宋三世內娶故卿權伉於君今而結昏於魯宋共殆有意於正家者也書公使大夫雖若有譏而再書命卿之來則錄其重昏之意春秋於內女之適人其謹如此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之死以左傳而言死於欒郤莊姬之譖不以其罪但史記載屠岸賈事謂岸賈爲司寇追論趙盾弒君之罪殺同括誅滅趙氏公孫杵臼程嬰匿武而免之諸儒多不取其說愚以當時之事而觀二說當兼取晉成景之世諸侯互相吞噬意者欒郤欲兼并趙氏假手於屠岸賈而爲此耳是時晉卿怙權必不容疎遠之臣專行誅戮蓋莊姬欒郤譖之於內而岸賈以司寇行其戮於外同括實無罪晉景悟於讒而殺之春秋不與諸侯之專殺大夫而況一朝殺無罪之兩大夫乎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厥後厲公之殺三郤實效景之所爲此殺無罪彼殺有功於是羣下盡叛

起而圖之厲以弒死晉之政權下移於卿以迄於亡

景實啓之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公穀作錫命

天王錫命於魯凡三見莊王使榮叔錫命桓公王不

稱天譏錫命於篡賊也襄王使毛伯錫命於文公初

嗣位而命之爲君春秋若無譏今成公即位八年未

嘗朝周復無勞能之可録簡王忽使召伯來賜之命

王稱天子春秋不無譏矣或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



稱其非貶歟曰天王者尊名也春秋特爲此名示人

君之尊與天同其大以別異於僭王今變文而書天

子寧無譏乎若錫命與賜命其義均也劉氏引戴記

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以爲次國之君不過七

命今而加賜服過其爵愚以爲成公方在童年周人

未應加賜亦始命之爲君耳成立時尚幼今而稍長

請命於周王賜之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義已見五年又見明年逆喪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郠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郠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

緩師士燮不可乃俾僑如以師會七年吳伐郠晉不

能救力屈而事吳豈其得已晉遽興三國之師以伐

之晉無道矣不能制楚而惟欲服鄭不能制吳而欲

責郠當其救則逡巡而引還當其伐則勇往而弗忌

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郠此書三國會伐郠



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衛人來媵

自入春秋內女之適它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亦

多矣而春秋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衛人晉人齊

人皆來媵春秋特爲書著伯姬有賢行諸國樂以其

女爲媵也古者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以姪娣

來從是謂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然小國有不能

備媵焉今齊晉之大忘其勢而以其女爲伯姬媵春

秋屢書而不厭其繁貴之也左傳曰諸侯嫁女同姓
媵之異姓則否以齊人之媵爲非禮劉氏謂必同姓
而後可則贏姒嬀弋之國有不能備媵者矣但此三
國來媵合嫡夫人之姪娣則爲十有二女春秋所以
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以爲宋人當援禮制以辭譏在
宋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夫婦大倫以義而合者也有過而出事之必不獲已
者也而禮有所謂無子而出者則禮之疑也檀弓載
孔氏不喪出母又經之疑也聖人之身天下萬世所
視以爲準的者安有簡薄倫類如檀弓之所載者乎
愚觀春秋書叔姬之事而見聖人厚倫之意檀弓所
言出於漢儒附會決無是也而又託爲子思之言謂
道隆而隆道汚而汚語意不瑩重爲後人之惑衰世
薄俗有不足於夫婦者每藉是以文其過其害甚大
昔年讀禮嘗著論以非之然未有以深闢其說茲因
杞姬之事而知檀弓所載之爲誣也審矣叔姬之歸
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于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於
杞春秋與之能歸而爲之書也自是以來見之史傳
去婦復還者多矣是皆孔氏之遺訓蓋有出而復者
未聞既出而遂絶既絶而不可復者也彼謂子思不
喪出母者齊東傳聞之說子思子重受其誣不得不
辨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公至自會

或曰是會也左傳云爲歸汶陽故諸侯貳於晉故晉
人爲此會以尋盟則是盟也其不得爲同盟乎曰春
秋書同盟有喜其能同而書同盟者有幸其能同而
書同盟者自清丘斷道以來楚兵橫行中原晉政日
趨於亂而春秋猶書同盟幸其猶能自同於中國云
耳非夫同心一德以尊天子而攘夷狄如桓文盛時

事矣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歸宋自始至成禮七見之經貴之也彼與鄫子遇使來請已者春秋不以其汚簡冊而猶書之賤之也此貴之彼賤之所以垂法於後焉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禮婦入三月廟見婦禮乃成則女家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所以篤昏姻之好齊仲年之來傳言致夫人



在它國則以聘書在魯國則言致女宋始者以命卿將事故於禮之成也亦以命卿致女胡氏謂致女使卿非禮也愚觀春秋書法似無譏

晉人來媵 義見前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書晉人執鄭伯專罪晉也左傳謂楚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鄛夫楚強國也而云以賂求鄭論者疑焉蓋楚非輸賂之國鄭必不以宗社之存亡貪得賂而爲人役也良以晉景愚闇不君舉動乖舛無以大服諸侯之心而又取魯之汶陽以市恩于齊諸侯因此懷貳鄭之叛去端以是故耳據傳鄭伯如晉晉人執之是鄭伯猶未忍告絶于晉遽執其君以伐其國晉政舛矣執諸侯而不歸之京師兼有無王之罪故書人書伐書執誅晉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春秋責莒之不治亦責晉也左傳載莒子苔巫臣之言自以僻陋在夷不爲繕完之計楚人乘之浹辰之間三都皆隳春秋書潰書入責莒之不能撫民且無素備也然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諸夏馬陵及蒲皆預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盟楚則執其君而伐之莒危亡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

如是乎春秋不責晉而誰責

秦人白狄伐晉

宣八年春秋書晉師白狄伐秦譏晉也然晉猶書師也今秦狄伐晉書秦人白狄伐晉僭秦於狄貶秦也則奚貶乎以其黨於楚而爲之出師也前日秦晉交兵自爲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也楚人爭鄭正急出師潰莒以撓晉而乃率白狄戰其東欲使晉人不知所備而置鄭以去其爲楚謀善矣然舍中國而甘爲外夷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是故貶



鄭人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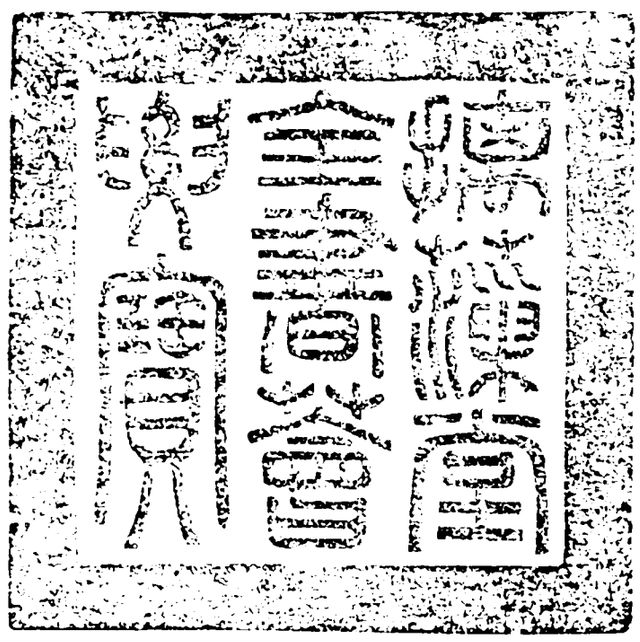
鄭伯在晉鄭之臣子出師圍許曰將以歸君而春秋不與也傳言公孫申之謀曰我出師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吁以是爲歸君之謀則可以是爲事君之道則不可也晉惠在秦晉人雖征繕以輔孺子而使來絡繹以歸君爲請秦卒歸君烏在其爲詭謀也

城中城

中城者左傳杜注以爲魯邑在東海廩丘西南穀梁曰非外民也范注謂春秋譏公恃城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自以中城爲國中之城而定公六年又書城中城曰三家張也以是觀之城中城者城國中之城耳魯人以楚潰莒之故不無震隣之憂故城中城以自固非杜氏所謂廩丘者矣春秋之書之譏其不務撫民城雖固誰與守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七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八 宋 家鉉翁 撰

成公下 簡王五年晉景十九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義已見隱七年母弟出聘修時事之常猶之可也以將兵伐國非所以親愛其弟春秋之書之所以譏也春秋有書齊侯之弟泰伯之弟鄭伯之弟宋公之弟者書弟雖同立義各異先儒一皆以爲貶殆不然也是役也衛以晉命侵鄭春秋之書之責晉也既執其君又伐其國又使衛人自以其兵侵之晉景無能於楚而務殘小國桓文之罪人也以弟帥師責衛也以諸侯伐諸侯責晉也是之謂一書而再貶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義已見僖三十一年古之郊也有常時夏正之郊則以上辛行事上辛有故則以中辛何事乎卜若圜丘之郊則必以至日禮不卜常祀而卜牲者是也而左氏每書啓蟄而郊孟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獻子亦曰郊而後耕蓋祈穀之郊也祈穀之郊即夏正之郊古者春有祈秋有報夏正之郊所以祈也季秋大饗所以報也魯人自知郊之爲僭不敢純用王禮故卜而後郊春不吉而卜夏卜秋是以有五月九月而郊者斯魯之僭禮也必欲以魯禮而合三王之禮則爲強求其說此所謂五卜郊者卜以占天意吉而後郊自僖公以來以爲常春秋書之見僭禮之無福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考之經書法不異它日父在子爲君而會諸侯伐國古所未有是時晉非有危亡怵迫之故何至爲此愚意其爲傳聞之誤耳是時鄭伯見執在晉鄭人立君衆殺之而立髡頑君在而爵其子春秋必不然或曰是役也諸侯皆爵何哉曰貴改過也前日執鄭伯伐鄭過也今聞鄭有亂立君至于再晉人移其所以治鄭者而撫鄭歸其君而定其國是春秋所與故皆爵

齊人來媵義已見上

丙午晉侯獳卒景公也卒不葬義見下公如晉獳乃侯切

晉自靈成以來霸業日衰非復文襄之晉矣景公始即位而荀林父有邲之敗諸侯叛而去之國勢浸削蜀之盟從楚者十一國晉莫如之何也幸而郤克戰



齊而勝散者復合叛者復來霸威稍伸然天資庸闇無卓白之辨荀林父逗撓喪師而殺先穀欒氏怙黨專恣而害趙宗妄欲伸主威而不知是否邪正之辨正如漢哀帝臨朝屢誅大臣忠正之士無罪以死而王氏謀取其國家乃不覺悟內不明而輕用大戮此爲君者所宜戒也

秋七月公如晉

宣公奔齊惠之喪齊人以是加厚於魯成公奔晉景

之喪晉人反用是肆悖止公預執紼自七月至明年三月乃得歸其亦有以自取矣天王之喪魯未嘗往會而霸國之喪僕僕亟往惟恐其後以事王者事霸魯固有罪而州蒲惰傲無狀止望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春秋是以特削其葬以正其無王之戮或者乃曰爲其辱魯故絀其葬非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舊說謂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也但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而書諸儒以是引季氏取卞有爲亂之意公卮不得入是以書公在楚公至自楚危公也愚以一時之事而言在晉在楚均爲強國所止而有夷夏之異見止而在中國猶爲內也見止而在外夷則外矣書不書其以是故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

或曰郤犨來聘而盟與三年荀庚來聘而盟書法全同其事同乎否乎曰不同也荀庚之聘而盟尋舊盟也實魯自慊其貳求與爲盟故雖伉也其責在魯今郤犨之來繼公至而書蓋晉人自知其無禮於公懼公之遂叛而即楚故隨遣郤犨爲此盟其責在晉是時晉厲新立輕狂不度欲以無禮加於諸侯春秋書以貶之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如齊行父之如晉事同而情異者也魯自鞏之戰與齊久絕至是僑如如齊以修舊好修鞏以前之好云爾魯昔者不堪齊之陵暴借力於晉以紓一時之忿至是受侮於晉君臣日奔走於庭而猶懼不免於是介然以悔惕然以思將尋舊好於齊故行父右望於齊晉求所以自全而不可得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曰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注云上謂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左傳亦云自周無出周公之出自出也此春秋大一統之義三傳得之於聖門者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故言自出傳因襄王出居之出原春秋無外之意而有自周無出之說此所謂內外之辨俗儒有以爲不然者未之講故爾春秋之世諸侯之大夫有出奔列國者去此即彼姑務自全可也至於天子之公卿乃亦以事爭而奔列國彼列國受之而不以爲嫌是天下而有無王之國也周公王朝大臣與強族爭政王不能裁其子奪則引而退可也今以爭不能勝怒而出王既復之與之盟盟而入入而又奔是其心欲挾霸國以脅天子之命而不顧其爲誅斥也大義滅親春秋書出書奔所以誅也絕之王朝其爲誅斥也大矣或曰襄三十年子瑕奔晉昭三十六年子朝奔楚書奔不書出又何歟曰殺佞夫而逐子瑕非子瑕之自奔也故不書出若子朝奔楚則與此異朝周之篡人也楚外夷也以篡人而奔夷國彼自謂出於王化之外春秋奔而不出猶曰此吾之篡人楚於義不得受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案左傳前年晉人釋鍾儀求成于楚楚公子辰如晉聘晉復遣罷莒以往宋華元以其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書從而合晉楚之成而春秋惟書晉魯衛會于瑣澤諸侯無預者晉楚爲成關繫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遠之道來則禦之懲陵上國偪強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裔夷爲盟好者也齊桓之於楚

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敗而郤之而霸者之職事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惰偷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俘纍以通意遂交聘而爲之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強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爲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履倒置而兵未嘗一日弭也其禍端亂本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春秋書法如此不與晉以爲此會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義已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劉氏意林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中夏者春秋之所內所內者將以德治之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已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呂東萊曰春秋之世中國有事於夷狄未有不出諸侯之師而以乞師書者抑之也魯僖不堪齊人之屢伐乞師于楚取穀春秋謂其懦無立志故書乞師以卑之卑之者乃所以激而進之也今晉厲始立



之敵故不言戰傳者以不結日不偏陳爲直敗則拘矣中國與夷狄戰亦豈無結日而陳者乎諸儒以是爲拘遂有德治力治之說又有唯力是恃不以戰爲罪之說此爲例所拘反覺有病秦皇漢武只爲與夷狄角力以致中國罷敝春秋之待夷狄自有道不徒以力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自入春秋盟主帥諸侯之師以伐叛討貳而書于策者多矣至是始書乞師伊川謂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書乞此論固正但霸國不稟王命而動兵伐國前此不書乞師今而書之豈無其故邪蓋書乞師者二有望國求援于夷而以乞師書者卑之也有霸國出諸侯之師而以乞師書者抑之也魯僖不堪齊人之屢伐乞師于楚取穀春秋謂其懦無立志故書乞師以卑之卑之者乃所以激而進之也今晉厲始立

血氣方剛欲以事功自見分遣大夫名諸侯兵將以逞其所大欲春秋爲其銳於武功故書乞師以抑之抑之者乃所以節而止之也凡皆爲後世人君垂法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書法抑揚之所在也彼晉厲公者非自能爲此謙抑之辭而有求於諸侯也許氏謂晉厲以僞飾之文而貶削霸體故不爲春秋所與夫霸國之威患其日張不患其日削也彼其削非春秋之所憂也學者以是思之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穀梁無齊侯

或曰晉用諸侯之師伐秦以復其私怨春秋其無貶乎曰爲其朝王而後往請命於天子與上公俱行猶有尊王之心故皆録而爵之也曰此本伐秦道成周而朝非特朝也春秋何取焉曰此春秋中年之書法志諸侯猶能稟命于王也周家盛時諸侯皆旅朝於京師或因巡守而朝于方岳之下未聞道過京師而請朝者及其衰有過闕不下者矣自入春秋百三十年中間倡義尊王若桓文之盛不能率諸侯一朝於周而晉文爲宫践土屈天王而朝焉彼其心曰霸權之尊不爲天王撓也及秦晉交兵晉侯嘗以師過周之境不聞請朝而後往彼其心又曰吾自假道伐秦非爲王而來奚事於朝是反得爲知禮乎今晉厲朝而請命與天子之老偕行是猶知有尊王之義而論者或責其慢愚竊不謂然也今有人焉父子異宫而處其一人過父之廬略不候起居傲然徑去其一人止車下道往見父聽所以命而後行將以略父而過者爲有禮乎以省父而行者爲順道乎以是而觀則晉厲猶在可取故春秋書公如京師又書自京師爲會書如京自京者録其猶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者示諸侯稟王命而後伐若征伐自天子出公與師皆行春秋不書何歟曰伐秦與伐楚異伐楚

攘夷也上公會伐正也晉自與秦私鬬秦未嘗叛周上公不當與之俱伐春秋不書二公親爲此役義其在是乎

曹伯廬卒于師 義并見下晉侯執曹伯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朝京師至者明本非朝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卒自此始徐邈曰莒本中國末世衰弱遂行夷禮葬皆稱謚莒君無謚故從吳楚例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衛侯不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復之于位林父得罪於其君而奔晉奔而求復豈無他道乃挾晉以求復而大國之道於是廢矣臣挾大國之援以干其君君以臣下陵而上忌亂之道也林父作亂逐君其端實兆於此春秋書自晉歸于衛責晉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義并見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以爲刺不親迎愚謂國君不親迎者多矣不皆譏此書僑如以夫人至自齊以其非所當以也穆姜與僑如共謀逐季氏出入往來不避嫌疑之間季氏從而搆之惡聲日聞於外今也逆君夫人大夫豈無可使者而使僑如其意欲使之重自結於齊實爲魯國玷夫人亦預有



辱焉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襄仲之子

穀梁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注謂

父有弒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公羊曰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也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以爲後歸父也愚謂弟無後兄之理以後襄仲耳歸父謀誅三家事弗濟而宣公薨歸父爲季氏所逐故立歸父之弟以後襄仲非以後其兄也所以不稱公孫而稱仲嬰齊者當如穀梁之說襄仲之死也去公子而書仲所以誅也今其子不稱公孫由父有罪故耳舊史必書公孫此春秋革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霸主稱爵而執諸侯有二晉文公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貶也晉厲公執曹伯歸于京師與其爲霸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爲得禮論者以晉厲公不克終



凡行事數見毀疵而春秋秉法至公於晉厲所行猶有取焉書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與其討有罪也穀梁以爲惡晉侯者非是前二歲曹宣公會諸侯伐秦卒于師公子負芻作亂弒嗣子自立爲君至是晉厲合諸侯于戚執負芻歸之京師合諸侯而執簒賊從衆人之望執之公也自入春秋霸主之執諸侯未有執當其罪若此而又歸之京師以示不敢專是以特爲春秋所與書法異於前或謂負芻簒立三年而後見執爲稽天討既與之盟而又執之故書同盟其不然歟蓋有崇奬簒賊列之會盟而終於無討者矣此更三歲而討不猶愈於終無討者乎會而執簒賊諸侯之所同欲是故書同盟夫既會而執簒賊復盟以戒諸侯春秋實與之而非貶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十二年晉楚爲成期以弭兵諸侯固兼事晉楚矣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伐鄭志楚共之首叛盟目其人而貶之非爵也其後卒有鄢陵之敗君傷而臣死首禍之戮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春秋於華元之出之歸再見其氏名者録華元之能平内難也然一書而四以國見是亦有貶焉耳何氏曰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之故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左傳則謂華元行未及晉魚石追而復之討爲亂者故桓氏殺蕩山逐其黨國乃定二説不同愚竊觀書法華元奔晉自晉而復何氏之説爲正元之奔晉非奔也將藉晉力以討亂晉人許之於是去而復還誅爲亂者合二説而觀當時之事可識矣書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言因盟主之力以除在内之爲亂者也蕩山魚府皆奔楚春秋與元以討亂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晉之力盡去異已其心不純乎爲國是故貶之耳是時諸侯之用事者皆自結於強國之大夫以操制其臣民春秋惡之此一書而四以國見言宋之卿大夫宋之罪人宋強族必待晉力而後能誰何亦將無以爲國焉耳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始會吳

此中國諸侯會吳之始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公羊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自近者始也春秋內外之義固春秋一大條貫然是會也晉人合諸侯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晉所以崇吳也吳日強與楚爲敵晉日削賴吳以爲強故以殊會而崇吳晉雖殊會以崇吳而春秋則因殊會以外之所以明內外之辨也吳固姬姓太伯之後而僭王稱用夷禮春秋雖欲同之中國有不可得也自是會于柤會于向書法皆與此同惟序會則無譏或曰齊桓公會王世子于首止非殊會乎曰會王世子而殊會所以尊王也會吳而殊會晉以是崇吳春秋書之則爲外吳聖人之經有辭同而義異不可以例拘者若此類是也義又見襄五年序會于戚

許遷于葉

許畏鄭偪而求遷于楚故用那遷之例以自遷爲文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此鄭叛晉而即楚爲楚侵宋也去年鍾離之會鄭猶在列今而遽叛豈非有所侮而動乎晉以秦楚方合懼而有求於吳初未害也而不能審其待遇之禮乃屈節以求之率諸侯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以齊桓公所以待王世子者而待之未能得吳而諸侯之在會者皆有輕晉之心鄭人叛而即楚以是故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義已見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世之人以成敗論事於晉厲公者多所不取愚觀春秋書法及考當時之事厲之志猶有可嘉春秋未嘗以其不克終而併廢之也晉自靈成景悼日趨于下其諸卿內慢其君外畏于敵每遇楚師則相與妄爲言說反顧而走惟恐其後由是夷之兵橫行於天下中國諸侯盡去而從楚晉莫如之何也及厲公者出乃能興起積衰久弱之勢率其驕狠惰慢之卿以與楚人一戰城濮以來所未有也論者不深考當時之事每謂欒書之欲戰不若士燮之偽逃實不然也是時楚共叛盟空國以出俾鄭人侵宋以致晉師晉若不出宋將無以自存楚師長驅而來魯衞諸小國皆從風而靡中國之存亡安危未可知也故鄢陵一勝關繫甚重而晉厲公者量褊不弘志得旋驕反以是速其死良可惜矣烏乎城濮之戰文公勝而益懼懼而增修其德以是霸鄢陵之戰厲公勝而益驕驕而務逞其志以是亡觀乎百年二大戰或以之興或以之亡有國有家者知所警矣公羊曰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瘐也以其傷於矢故舉君傷爲重故不稱師愚謂不書師書楚子目其君自取此敗誅叛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成敗利鈍兵家之常楚每敗必殺其大夫夷之用刑亦刻矣況是役也楚共身在軍中乃以敗軍歸過於

其大夫而殺之視秦穆有愧多矣春秋稱國以殺貶也據左傳首敗盟以師侵鄭者皆子反之謀其亦有以自取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此譏晉侯驟勝而驕以無禮加於諸侯也先是晉人徵兵于魯穆姜以其間欲有討于季氏公不從而懼于內變遲遲其行晉人疑公之貳於楚不見公而執行父魯實有內難而晉不知恤春秋書不見公言可以見而不見譏在晉也或曰此魯之辱春秋之不諱何邪曰春秋之義責在我則爲公諱責在外則不爲公諱此書不見公責晉也既責晉矣又何必爲公諱乎平丘之會書公不預盟則責在公義又見昭公十三年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征伐當自天子出者也自諸侯專征伐而天子拱手於上故齊桓晉文之興也大征伐必以王命行之自是而降強國之所行不皆在於義亦專之而已厲公之立每用師於四方必請王朝公卿與俱彼非力之不足亦仗王命以臨諸侯示有所稟但王之公卿數爲霸討出亦非所以尊王也況麻隧勝秦鄢陵勝楚國威不患不張而兩年之間三以王師伐鄭尹單奔走道塗轍不及息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則可謂之尊天子而正諸夏則未然也或曰春秋奚以無貶乎曰貶也前此齊桓伐宋單伯會伐春秋特書單伯以貴之單伯不與諸侯序也今尹子單子三以伐鄭出皆與諸侯序譏晉人數勤天子之老輕用王師亦譏王朝公卿不當爲霸討而數出也

曹伯歸自京師

以譏王討不伸罪人得以佚罰也負芻弒嗣君自立爲君晉會諸侯執而歸之京師當明正大刑宣示遠近孰曰不然執之未幾而釋之罰不傷毫毛復俾君于其國周自是愈無以號召海內然實晉之罪也或

曰晉文執衛侯執曹伯始執之皆不名及其歸皆名
負芻之罪浮於二君歸之而不名何邪曰衛侯曹伯
之罪小歸而名之以結正其事也今負芻罪大當討
必不可赦者也乃聽其復歸是故不名以譏周家之
失刑然實誅晉也會諸侯而釋篡賊何以爲盟主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季孫之執僑如之奔公子偃之刺郤犨之盟春秋備
書其事爲魯國隱憂非爲季孫之執之釋而書也當
宣公之世季氏之威福已張襄仲之子歸父爲公謀
將以晉人之援鋤而去之使未及反宣公即世歸父



日與宣公欲爲而未克濟者其心雖未必純乎爲國
其事不爲不是而況穆姜者傳載其平日言論引詩
述禮尚有典刑淫泆失行必不至如魯史所言之甚
史爲季氏故深詆穆姜愚以爲未足盡信爲此故耳
蓋晉人之執季孫雖曰以魯貳故實郤犨謀爲魯國
去其蟊賊其釋之也雖曰魯人請之實則欒范之私
之使非行父外交有素彼晉人二三臣豈曲爲之用
力若此者乎或曰傳稱行父爲社稷臣子之疾之不
亦甚乎曰行父者始與襄仲共謀弒君陷叔仲惠伯
于死魯亂賊之亞也其後與襄仲爭權相失宣公亦
自惡其專而欲去之宣不死歸不奔則季氏之逐亦
已久矣今穆姜欲仲宣公之遺志事迄今弗遂行父
自晉脫歸大逞執辱之憾幽君母于廢宮殺無罪之
公子魯之政權一出季氏其君拱手而已東漢之季
伏后謀誅曹操事洩操使其黨幽后而殺之併殺二
皇子其事與此相類成公冥頑無知視強臣之幽其

母恬然若無事者春秋之書法如此著季氏之亂遂成魯自是愈不能國矣故愚謂宿城費作三軍取下意如逐昭公乃行父心術念慮間事孰謂行父爲魯之純臣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義已見五年

又見今年冬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義已見五年同盟蟲牢



五年蟲牢之盟同盟之變例也以王崩諸侯不奔喪而同爲之盟也此書同盟亦變例以王人預于盟書以譏也或曰伊川以此同盟爲同病楚陸氏謂不重言諸侯而書同盟譏尹單預于盟二說何如曰陸說近之矣柯陵之同與前日異方鄢陵之未戰也楚兵蹦藉中原中國諸侯有自拔而預于夏盟者春秋録其外楚而書同盟及鄢陵之既戰諸侯無憚于楚是以翕然俱來時使之然非其能外楚也以爲王人下盟變例而書所以譏也或曰翟泉之盟王人亦預春秋何以不書同盟曰盟于王城之內王不能裁正其禮直書其事王亦有責也 義又見襄三年雞澤

齊高無咎出奔莒 義見十八年齊殺國佐

九月辛丑用郊 郊義始見僖三十一年

穀梁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公羊亦曰用者不宜用也諸說不同然未有確論愚謂魯人每卜而後郊或以春或以夏初無定期大率皆非所以當用而用春秋不書用郊夫豈無故豈非魯始用九月郊僭王者大饗報功之禮春秋以其出於常典之外故變文而書之乎蓋古者春而祈穀秋而報功皆有事于上帝祈穀以夏正報功以九月魯前此既僭祈穀以夏正報功以九月講行報功之典僭而又僭者也是故書以譏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或曰晉人三以諸侯之師伐鄭黷于用武春秋無貶何哉曰備書其事即所以貶也春而伐冬而又伐王人轍未及息再以伐鄭告樂黶乞師未幾而荀罃復乞師兵愈忿而鄭愈不來觀春秋之備書而知責晉爲深烏乎晉會吳于鍾離而鄭始叛去晉敗楚于鄢陵而鄭不復來非鄭之力有餘而晉之德不足也使厲公于鄢陵既勝之後不驕不矜惟德惟惠勤撫諸侯而置鄭人叛服于度外鄭將自來而何以屢伐爲哉厲之才本可以嗣霸德之不足以此取敗惜哉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玃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或曰范文子當鄢陵之未戰則深不欲戰及戰而既勝則憂懼求死若禍之在朝夕彼何以知其然也曰以厲公之爲君與欒郤之爲臣而知其終之必至於此也君好勝而忌其臣臣好專而虞其君不至於大亂不已也雖然三郤晉之能臣嘗有功於其國其臨敵慮勝晉諸卿未有能出其右者藉其有罪猶當在議功議能之科今以左右之浸潤殺之并及其族厲之狂暴抑亦甚矣一朝而殺三大夫欲無亡得乎春秋書之即所以貶也謂春秋無貶不可也

楚人滅舒庸義已見宣八年楚人滅舒蓼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三郤之死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據左傳欒書中行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爲文著胥童導君作難而其君由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于難是之爲死節也孔父仇牧荀息之事是也春秋繫之於君録死節也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於國以國殺爲文者爲其有當誅之罪也使胥童大節

可録則必用仇孔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厲公也 悼公立

或曰春秋於晉靈之弑則正趙盾之罪於晉厲之弑則略欒書中行偃姓名而不書豈非厲之惡爲甚故稱國以弑歟曰春秋之褒貶即帝王之賞刑帝王賞刑載在方冊不惟學士大夫識之天下之人莫不識之夫豈有高深奥賾不可窺測者乎蓋弑父與君人臣之大惡有權臣用事弑君而不以其實來告者有史失書而聖人特爲之書之者有史已書而聖人革而正之者皆所以垂法於後晉靈之弑趙盾之也晉厲之弑國人共起而弑之也國人何以弑之晉自郤之敗卿佐下逮士伍望楚人之顏行輒相率引避晉由此不競楚由此橫行中原幾二十年鄢陵之遇若從諸大夫之言其亦遁矣幸而郤氏排衆議先羣卿以與楚戰由此有功中國之勢賴以復張狂楚之燄因是少戢謂宜大



明慶賞以慰士大夫之心而厲也剛暴不仁疾諸卿之專恣已不得以逞乃鼓一勝之餘驕首殺有功之帥不惟殺其身又滅其家其亦慘甚矣意國中之人三軍之帥下及士卒憤怒激烈羣起而弑之春秋書法如此蓋紀其實也不然晉靈與厲均非令主靈之弑也春秋爲之正弑賊之罪厲之弑也乃以國弑爲文春秋必不然也左傳專歸獄於欒書中行偃而又謂三郤之死欒書與厲公實同其謀此皆他國傳聞之辭爲說不一欒書既同其誅郤之謀不應又爲謀弑之首此有以知其爲衆弑非獨二人之罪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靈不能防閑其母使之以淫亂著又受其母之譖而致高鮑于戮靈之不君甚矣而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克據盧以抗其君專殺之罪猶有可言據盧則在於爲其君正家法而施之無序以及於此是可閔也故春秋以累

上書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自入春秋諸侯之納國君者有矣未有諸侯以兵納亡臣者夷國不道前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此復輔魚石以入于宋黨罪人而隳其宗國狄道也凡諸侯出奔雖失位而不失國諸侯以師納之復之於國耳大夫出奔既失位矣并爵邑皆非其有諸侯復之於其君請而復之耳今楚子親持大兵挾魚石以入彭城與納諸侯亡公子之事異矣何休謂不書魚石入彭城以叛者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之於楚非得之於宋愚以爲不然彭城宋邑魚石宋臣何楚封之足言乎春秋不麗之於叛者閔魚石之始本無欲亂之心爲華元所陷以至此原情末減是故不以叛書及華亥向寧作亂于內始書入于南里以叛此春秋用法之權衡也（餘義又見諸侯圍宋彭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穀梁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愚謂凡書築書築城有譏者有不譏者城要害以保人民固封疆不得已而爲之不皆譏也乃若築臺築囿此不過爲遊畋一時之樂凡書築皆貶也當成公之世內有二強家肘腋之虞外則晉楚並立莫適所從而公猶築囿以畋以樂慆淫無怪公室之日卑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併見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杅

楚鄭今年夏伐宋納魚石于彭城至是復侵宋間晉難也悼公合諸侯于虛杅將以救宋此會師雖未戰足以伐楚人之謀悼之此舉善矣是故書同盟言諸侯之同欲也但魯成未葬嗣君幼弱晉人發兵不爲之少輟無恤喪之義矣書乞師敗也非所當乞而乞是故書乞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五十一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九 宋 家鉉翁 撰

襄公一 名午簡王十四年即位母定姒成公妾是歲晉悼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作春秋追書繫之宋胡文定亦曰圍彭城者魯史舊文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其義正矣愚謂繫彭城於宋者不與楚以得彭城也魚石自宋奔楚楚以兵納之彭城則彭城既為楚所得矣由常情而觀必謂彭城已非宋之有春秋正名之書於魚石則曰宋魚石於彭城則曰宋彭城不以中國叛人中國境土而屬之夷狄所以辨夷夏內外之分也書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褒之也為宋圍彭城而不私其有同盟之義也晉悼公在位十五年惟

此事可書故當時諸侯翕然歸之外是實多可疵論者惑於左傳之浮辭譽過其實甚者以為悼優於文襄讀書不具眼其弊至此具論於下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齊桓公糾合諸侯不以兵車最後次于召陵問楚之罪不戰而楚服矣晉文自城濮一戰之後未嘗輕用諸侯之師霸者豈以屢戰為功聖人亦不以屢戰而許人以霸晉厲既勝于鄢用師不戢以逮於亡悼之立自當息民安諸侯先為自治之計伐鄭非所急也今彭城之師始班而伐鄭之役繼起自此以後十三年之間十以諸侯之師伐鄭或連歲而再舉或一歲而兩興師既得鄭又伐秦諸侯之大夫無寧居之日齊桓晉文之用諸侯不如是之甚也至於輔强臣以抗其君奬篡賊以成其亂自是而後中國之政皆自大夫出其君拱手而不敢問篡弒相踵晉悼實啓之



儒者惑於左傳之浮辭而不原春秋書法此最讀經一大病耳（餘義見雞澤邢丘溴梁及晉悼之卒）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納宋之叛人悖於義也晉以諸侯之師克彭城執五叛以歸伸霸討也楚不知自反復以兵加於宋將以雪前恥而恥益甚焉左傳以為侵宋救鄭其實不專為鄭是以春秋不書

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也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案禮曾子問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今天王崩而諸侯講朝聘之常儀不異平日無王也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皆不臣也左傳乃曰衛

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知朝聘之為禮而不知喪王之禮為尤重此左傳之失也杜元凱為說以通之曰未聞喪故得行朝聘之禮考以其時王赴亦當聞於中國久矣春秋繼王喪而書朝書聘朝者聘者受之者皆當有誅孫泰山之義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速也自入春秋葬天子不書義已見隱三年其有書崩書葬者或以譏其緩或以譏其速或以魯奔喪不如禮而書以責之

鄭師伐宋　義見下鄭伯瞞卒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以為齊姜成公夫人襄之嫡母齊氏也春秋書夫人姜氏薨以著定姒之非嫡春秋於魯先君之妾母不容黜其僭號每微見意焉齊姜與定姒並書卒葬而嫡妾之分見矣　餘義見四年七月定姒薨



六月庚辰鄭伯瞞卒

自晉楚爭鄭以來鄭之從楚猶有不獲已之心惟瞞也背夏最勇從夷最堅之死靡悔其言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夫楚共所以力戰而不能戢亦自為爭諸侯計夫豈為鄭故而瞞之言若此甘於從夷者也春秋特去其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他人伐喪猶欲盟主仗義以正之而況為盟主而伐人之喪者乎晉侯始立伐鄭諸侯有鄫之次今復乘鄭之喪而侵之失其為盟主之道矣其後鄭人弒其君而從楚以伐喪為說晉何以辭其責春秋繼瞞之卒而書三國伐鄭貶其動大師伐人之喪也衛甯殖獨書名范氏述穀梁之意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前事木訥乃謂晉欲得鄭固無問其伐喪此以後世權謀智詐而律春秋鹵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義并見下城虎牢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義己見五月姜氏薨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自秋及冬再會于戚春秋備書以見晉政之繁然遂
城虎牢則春秋無譏也自晉厲季年不務德以懷諸
侯惟汲汲會伐鄭晉悼繼之用師無寧歲幸而魯有
賢大夫孟獻子首建虎牢之議控扼險要以制鄭之
死命鄭於是始屈蓋力屈非心服也春秋何取焉曰
春秋辨夷夏內外之分者也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
以興失之以亡內外之限界在焉邑雖繫於鄭險則
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之鄭明虎牢非鄭之所宜
有也鄭之封疆嘗受之天子曷以不繫之鄭乎曰鄭
叛華即夷以天子之侯度甘為夷屬辱天子之封守
公如晉



罪當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於鄭也削
之於鄭曷以歸乎歸之於中國也歸之中國所以正
夷夏內外之分故書曰遂城虎牢蓋舊史書城鄭虎
牢聖人削之書城虎牢故曰春秋非聖人不能脩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義備見五年楚殺壬夫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交兵久矣春秋不書至是始書此著夷狄迭為
盛衰中國安危存亡於此乎係也楚自成穆始憑陵
諸夏至於莊而其燄益熾而晉之霸業及是乃衰幸
而吳日以大為楚之內梗諸夏得以小康以吳故也
晉悼公之興適當斯時以服鄭而楚不敢爭者非畏
晉也以吳人之議其後也自周東遷大勢已去天為
生二霸以整頓之霸政既弛而大伯之後繼興相與
扶持姬籙以不墜於地天實為之豈偶然哉厥後吳
亡而春秋終晉大夫篡其君而周不復可興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杜注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也諸侯會盟不於其國都而必盟於外謙也魯君以童穉之年往朝於晉悼公於其歸也出長樗而與之盟勤於用禮故春秋書以美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巳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是會也鄭服而陳亦來會之盛者也而其失有二盟大夫也盟王人也盟大夫大夫張也盟王人諸侯僭也故雖盛會而有貶辭諸侯盟于雞澤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受而禮之需其君至而及之盟雖後會可也乃以一袁僑之故命諸侯之大夫別為之盟君盟於前臣盟於後不足以結袁僑實開大夫伉君之漸穀梁謂雞澤之盟大夫張諸侯始失正得經意矣

葵丘踐土天子之宰在焉不下預諸侯之盟也翟泉



柯陵屈王人共歃春秋皆譏晉悼欲植霸業而不能以尊王為事俾單子下預列國之盟諸侯僭王人大夫僭諸侯一舉而二失隨之書同盟非所當同而同也或曰先儒以同外楚而書同其然歟曰時有不同未容執例以為同也當晉積弱之世楚餒方張諸侯預于夏盟曰同外楚可也自鄢陵既勝楚人內困于吳諸侯之從晉者畏威而同盟謂之非譏不可也或曰陳鄭久叛而來服其不謂之同乎曰此厲之所為而悼享其成耳晉自邲敗幾不能以國厲之始立躬擐甲冑率先羣卿以與楚戰鄢陵之勝不在城濮下又會吳楚交兵收吳人與之盟遂斷楚之右臂其立志實未可量而器小易盈驕以取敗悼繼之未幾陳鄭來會鄢陵一戰之功也其後三駕而楚莫能與爭本無他技特以楚人內困於吳自救之不給是以置鄭於不爭正如漢武用兵匈奴海內為之虛耗宣帝坐享其成見謂中興之主若以呼韓款塞盡為漢宣

之功則不然耳世人以成敗論事毀厲過刻與悼過優而春秋書法公若權衡讀者識之○或曰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此盟王人而書同何也曰女栗之盟魯公自及蘇子非衆盟也故不言同然不書公及不書王命則譏也于洮之盟王室有難而為此盟故不以同盟為譏翟泉則王人及諸侯大夫盟于王城之內王不能正之以禮王亦有責焉耳故不書同盟義又見僖二十一年

于幽成五年蟲牢十七年柯陵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胡文定謂午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乃哀之皇祖考舅為不諱夫子蕪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見之春秋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與襄名午而書午之類從其質也愚謂夏殷以前不為諱周人以諱事神始為之易名之典廟中稱謚不稱名乃所以諱外是初無所諱詩書不為文武諱是其明證至於衰世無所往而不諱如申繻答桓公之問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以諂為忠非盛時之制也檀弓云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此以神事之故於其死而為之諱未聞生者而為之諱而況於嫡名則諱二名則偏諱如後世之所為此皆戰國亡



秦之弊典律以春秋之法則在所當革也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作弋氏

或曰此成公妾襄公母非嫡夫人也自齊姜卒而定姒始僭夫人之稱春秋何以無譏曰先君夫人一而已矣春秋既於前年書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齊姜以明成公廟有兩夫人兩小君以著襄齊妾母配先君之罪不加貶而義自見謂春秋無貶不可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左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頓楚之使也陳人既遣袁僑如會故為楚所惡陳之圍頓為中國也春秋著陳人之從中國故書凡書圍皆貶此以中國之與國而治夷狄之屬國則非貶讀者謹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穀作繒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曷為率而與之俱舅出也苔將滅之故相與往救乎苔也苔女有為鄫夫人者欲立其所出也左傳則以為魯請屬鄫于晉故偕鄫世子以往二說未知孰是然公羊之義必有所從授春秋因鄫苔之事以垂異姓莅後之戒 餘義見苔人滅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羊作善稻

按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甚矣夫晉人求吳之急也求之急故用禮過於卑而有所不憚然內外之辨夷夏之分斷乎其不可紊也故吳以號舉不與晉之虧禮而求吳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案左傳楚人討陳叛之故以為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前日殺公子申曰多受小國之賂今日殺公子壬夫又以侵欲於陳而使之叛楚猶有政二大夫不得為無罪但連歲殺大夫用刑過慘春秋不與也故皆稱國以殺乃若晉景之殺同括晉厲之殺三郤皆為讒邪所陷殺人雖多而晉國日趨於削殺非其

罪也夷之用刑雖慘而國猶能强豈非權出於上猶有辭於殺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戚者戚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戚陳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或曰外夷内夏春秋所以垂法前此及戚狄會盟春秋未嘗無譏今會吳于戚進而人之何歟曰義之所可與也勢之所宜交也吳太伯之後本非夷也以其僭王之號而夷之今吳請預于會春秋矜其為太伯之後而收之以附於諸侯之末義之所當與也中國之人同欲外楚吳與楚連歲交兵其外楚之心與中國諸侯同之又勢之所宜交也故戚之會吳始書人進之也吳可進而春秋進之無傷乎内外之辨其後吳卒去僭號同於中國諸侯春秋進之自此始

公至自會

冬戍陳義并見下救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馬書戍書救褒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義見文十六年晉人執行父舍于莒丘又見襄九年穆姜薨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據左傳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轡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春秋不書轡奔著宋公用刑之

不能平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公穀大條貫數十皆洙泗高弟親聞之聖人以授其門弟子惟公穀有傳於後如莒人滅鄫亦其一也周衰倫教不競有以他姓為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為非滅如鄫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諸儒多從左氏之說謂莒實滅鄫是時晉悼主夏盟豈有莒人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愚以為當從公羊之說庶不失聖人因事垂法之意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或曰滅國惡也而齊以爵書何歟曰有以爵書為褒者有以爵書為貶者隨事而可見滅國惡之大者而目其君所以誅也齊為無道利人之土地殘暴而賊虐之必為滅之計萊未嘗有犯於齊也目其君書曰齊侯滅萊責之深矣尚何爵之有哉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左傳桓五年著例曰啓蟄而郊玆又述孟獻子之言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杜注於桓五年及今皆曰啓蟄者夏正之正月祀天南郊疏家引夏小正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漢氏之始猶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其實古驚蟄在正月始雨水則在仲春以是知啓蟄而郊郊必在夏正正月者周制也左傳謂周人以建子為歲首而啓蟄之郊必以夏正之正月此又周家四時十二月次一用夏正之明證也然周禮冬日至

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郊特牲亦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此又南至之郊周人蓋兼舉之說者謂夏正之郊以后稷配南至之郊以帝嚳配皆報本反始之義不專為祈農也孟獻子之言與月令之制皆以孟春祈穀為說蓋以啓蟄為東作將興之候故目夏正為祈穀之郊亦無害於義大率經傳一歲而祀天者三南至也孟春也季秋大饗也南至專主報本而孟春季秋以祈焉以報焉聖人制禮之意其在是乎若夫魯人僭郊初無定時卜吉而後舉行是以羣公之郊有先後早晚之不同春秋因其卜之不吉以示戒云耳○禮記又載孟獻子之言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又以周正之建子月為春建午月為秋古有冬夏至者矣未聞有春秋至者也此恐非孟獻子之言與傳所載啓蟄異矣禮記中似此多出漢儒之傳會

小邾子來朝

城費

或曰左傳謂季孫行父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而厥嗣甫得襲爵即首以城費為事父子所為何相遠至是乎余曰不然行父之廉之儉信如傳者所言則當遠權而弗即舉魯國賢人代居已之處請于君飭其子毋使預聞魯政夫然後得為忠今而身死子繼首城其賜邑是將以伉君而專國宿之罪大矣行父亦有責焉春秋書城費



以著季氏犯上作亂之漸義已見成十七年晉人執行父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列國之大夫相聘因為之盟非伉也蓋自霸國之興諸侯惟事盟主魯衛宋鄭不相朝也其為盟又與盟主偕盟列國之君復不自為盟也不相朝不自為盟故因大夫來聘而尋盟是不為伉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鄄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鄛陳侯逃歸

穀梁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公羊曰此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鄄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左氏則以為子駟自以其私憾而弒君疎矣嗟夫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誅斥之典斷自洙泗穀梁子其必有所授矣鄭伯雖死不失為中國之諸侯陳侯既逃遂終為外夷之役屬以逮於亡春秋比而書之一衮一斧較然可見而晉人黨姦庇盜之罪亦無以自逃矣或曰雞澤之會鄭伯至而陳亦來今會于鄄鄭伯死而陳亦去何邪曰觀公穀之



陳侯所以逃也使鄭之賊臣弒其君於國中晉之君臣猶可謬為不知以自解今弒之於如會未見諸侯之先謂晉而不知不可也知而不討其失政刑甚矣由晉之羣卿皆前日弒厲之餘孽內有所憚是以置鄭賊而不問諸侯如會見弒於其臣此中國一大變也而悼乃邈然若無所知恬然略不介意何以慰鄭僖九原之憾而服在會諸侯之心陳侯觀晉無政君臣相與謀逃之而歸鄭伯之死陳侯之逃其實一事

耳公羊何氏注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
痛疾之心陳侯於是懼而逃歸書以刺中國之無義
此數語深得經意春秋於此一事責晉為深書曰鄭
伯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鄛所以明正晉人失賊之罪
黜其霸而同之於諸侯也繼鄭伯之死而書陳侯逃
歸著陳侯之逃為晉無政而逃使晉人能為鄭討賊
陳侯必不無故而逃盟春秋責晉之旨極為明著諸
儒雷同稱譽許晉悼過其實失春秋垂訓之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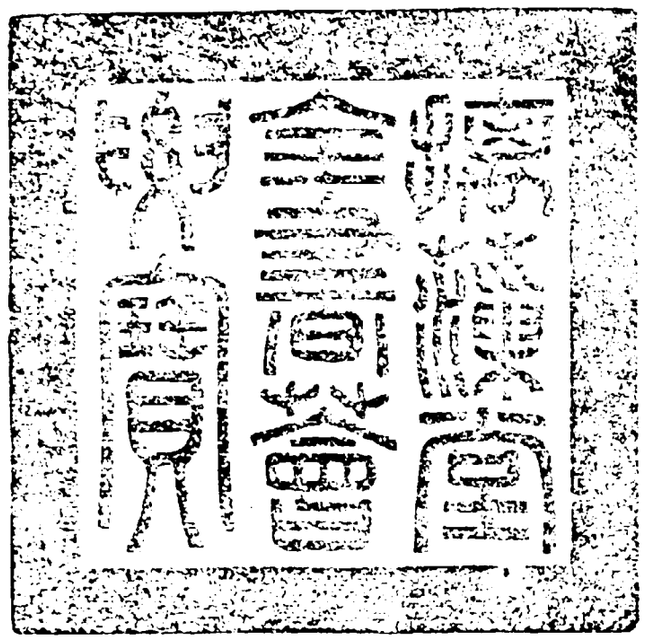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義詳見上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人之弒其君所以說楚也乃復出師侵楚之與國
何哉蓋晉人偽為不知鄭之弒君者從而撫之鄭亦
偽若不欲從楚故侵蔡以求說於晉此皆以偽相從
耳鄭之為偽姑以逃晉人之來討晉之為偽亦苟焉
而已矣身為盟主不能救人之災恤人之患以討殘
賊以大服天下之心乃欲掩藏覆護苟示羈縻豈不
為鄭人所鄙笑乎春秋書侵書獲蔡鄭皆不與也蔡
甘於從夷鄭偽於從晉夫豈春秋所與乎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君在而大夫為會
穀梁曰君在而大夫為會見魯之失正也泰山孫氏
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宿會
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其
臣何以宗諸侯晉侯之惡亦可見矣愚謂此一書而
三示貶也以霸主之尊而會諸侯之大夫詒也是時
諸侯之大夫皆怙權以陵制其上正望盟主有以裁
之乃復詒而與之會鄭人弒君不為之討賊更使新
君立於衆大夫之間魯君身在晉而後會季氏奬其
臣而卑其君遂使季日益橫魯日益削凡皆晉悼之
所為而春秋之所深貶也自入春秋百五十年未有

國君在會而大夫亦預於盟者雞澤之不戒而邢丘
抑又甚焉晉悼務以聲音笑貌悅人而悖義害禮有
所不恤亦由晉之羣卿以其所以專晉者而施之他
國遂亂人君臣之分至於溴梁而濫觴者滔天矣愚
故謂春秋未嘗與晉悼以霸
公至自晉
苔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始鄭人弒其君於會以說楚也既而侵蔡欲以自結
於晉論者謂其介於二國之間苟為自全之計然其
從楚者本謀也其未遂與晉絕者僞也夷狄之民志
在從楚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使晉人能為鄭討賊
恥可戮貞可卻而鄭之與陳先後偕至矣晉悼諂以
媚其大夫復諂以結諸侯之強大夫當為者不能為
當正者不能正當討者反與之厚霸國之紀綱至是
而盡替徒以吳壽夢迺心中國故楚人稍知所畏憚
鄭卒來歸外是豈有一事之可稱哉讀春秋勿為左
傳浮辭所惑
晉侯使士匄來聘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九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五百五十二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 宋 家鉉翁 撰

襄公二 周靈王八年 晉悼十年

二年春宋災公羊作火

公羊曰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甚之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左傳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之與天何以致其辨二傳所言亦強求其說耳蓋書災者正也書火者傳録之誤也外災所以書以來告故其不告者史亦略之而已矣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成之母襄之祖母

穆姜始與僑如謀去季氏事不克為行父所幽在廢宮十餘年與鄭莊之母武姜居於城潁無以異也鄭莊雖有黃泉之誓未幾復為母子如初成與襄父子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以闇庸相踵穆姜終為季氏所幽不得出以逮於死魯國之大曾無有如頼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傳為行父取穆姜之喪具以葬齊姜虧姑而成婦其用心為可誅矣嗟夫行父幽穆姜宿取卞意如逐昭公自後世而言懿師昭之類也有國者其以是為戒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許宜切桓文之霸也皆有以大服諸侯之心諸侯心服而楚知所憚而不敢肆此所以霸也晉悼始立為宋圍彭城得其諸叛以歸義聲由是遠暢故鄭陳先後來歸有可霸之望及鄢之會不能為鄭討賊陳侯觀其無政逃去不盟晉之為晉亦可想矣尚何霸之足言乎

夫不能救人之災恤人之患以伸其霸討惟欲強其從我今日而會明日而盟又明日而伐或一歲而再會再伐諸侯疲於奔命自文襄以來所未有也盟于戲鄭實未嘗服其載書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鄭固侮其無能矣師未出境楚人伐鄭鄭及楚平所幸吳子來會有以壯中國之威而褫鄭人之魄不然晉楚交兵殆未有已也然則春秋猶以同盟書何哉曰此偏責諸侯之同乎是盟者也晉人不能為鄭討賊諸侯無恣嫉之心而猶預於伐鄭以為此盟是故書同以責之書伐鄭書同盟皆貶也非所當同而同者也

楚子伐鄭

胡氏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愚謂此論雖美非事實也晉悼之失在於不能庇鄭而惟強鄭人以從已所幸吳師擬楚人之後楚不得以逞卒服從令乃以善避寇者為善陣楚若不退鄭之存亡未可知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義已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是會壽夢實來

或曰柤之殊會固鍾離之前比尊吳所以抗楚也自是楚始知畏鄭亦來附春秋其與之乎曰春秋貴分而不貴勢貴義而不貴權尊吳以抗楚待吳以會王世子之禮屈分而從勢略義而從權春秋不與也故序會于戚吳以人進殊會于柤吳以號舉此春秋垂世之法也或曰不殊會而吳不至則將若何曰吳固願通於中國晉人當率之與俱朝王寵以王命而隆其爵秩彼將踴躍自勵以與楚敵雖不殊會可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妘姓國祝融之孫

晉人率中國諸侯會吳于柤為服鄭也為攘楚也壽夢甫預於會晉乃率之以滅偪陽嘗讀左傳至此殆不可曉及觀穀梁傳則曰遂滅偪陽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范氏注時實吳會諸侯滅偪陽恥以中國之君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案傳鄭弒君者公子騑其執政也晉所以不敢加問何懼騑之勇於從楚而亂臣賊子反因是肆行罔所忌既動師從楚伐宋又伐衛且侵魯西鄙晉坐視莫如之何談春秋者亟稱晉悼之賢稽之於事不知其所以賢

晉師伐秦

春秋於楚鄭伐宋之後繼書晉師伐秦責晉也諸侯

惟宋事晉最謹是以為楚所疾今宋人受兵晉不能急救猶可諉曰力之不及乃更出師伐秦秦雖與晉有憾孰若宋人受兵之為急乎置宋之急而治已之私春秋所以責也不書大夫帥師微之也

狄苫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苫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序諸侯之上

左傳謂晉悼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此其一也是役也鄭不服乃戍虎牢以逼之鄭暫及晉平楚師至即從之樂黶欲戰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而還遂還楚亦歸罃雖不武然其言如此可謂能自反矣蓋必有以制楚而後可以服鄭今望敵輒走而強鄭以必從晉之從政者亦妄而已矣然則厥咎安在曰鞏之戰鄢陵之役郤氏之功居多羣卿忌而陷之三郤既死於是無復以身殉國者每遇楚至則相率引避以為得計晉自是日削



卿族日強陵僭之萌自悼而始○齊世子光序於滕薛杞邾之上晉為之也四國諸侯也國弱而卑齊強國也光復樹黨以伉其君故晉悼以前日諂諸大夫者而諂之序之四國諸侯之上紊周班以結強梗春秋不與也故直書以志其過義又見亳城北蕭魚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騑者子駟也案左傳弒鄭僖公于會賊其首也晉人謬為聾聵以行姑息之政反為子駟所侮叛而服服而又叛視晉無有也至是惡稔罪盈假手于盜以迄刑誅春秋書盜殺公子而削其大夫之稱貶也騑為首發轅為從穀梁所謂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也或曰此逆人也何以不去其族曰盜實殺之討不以其罪也

戍鄭虎牢

城虎牢不書鄭今戍之而書鄭虎牢奪之於晉復以與鄭也虎牢華夷之限前城虎牢而鄭服城之效也

晉不能綏鄭以德又不能震楚以威用兵無寧歲及是以楚師方盛避而去之乃姑戍虎牢以蓋其避敵之羞故春秋奪之而歸於鄭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此夷狄之救義初見僖公二十八年楚救衛

救固春秋所善然施之中國與施之外夷不同諸夏為戎狄所侵陵同盟之國帥師往救春秋所善也中國之諸侯叛而從夷盟主伐之而夷狄救之夷之救非中國之福春秋明內外之辨正夷夏之分中國而從夷則夷之彼之救不救於我何有胡文定謂春秋善楚之能救殆不然也唐之叛將有乞援於外夷而抗其君者與諸侯乞援於楚而敵中國者亦何以相遠即是而觀夷救之善不善可以坐判矣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避楚侵鄭不書諱也此說深得經意是役晉之諸卿自知不能綏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避楚侵鄭不書諱也此說深得經意是役晉之諸卿自

公車千乘者出於詩人歌頌之辭當時未必果備三軍之制至此季氏乘襄公之幼弱盜竊兵權始作三軍盡改舊制以魯國丘甸卒乘為孟叔季之私有春秋書作三軍著季氏犯上作亂之漸實始作也蓋三軍者舊雖有之每遇出征則大夫帥之以行事已則兵歸於甸大夫不得而私也今析二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矣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擁強之戒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謂鄭侵宋以致晉師且將從晉愚謂鄭欲從晉則俟晉至而盟之可也不待侵宋以怒之此受命於楚而侵宋耳是秋復從楚子伐宋一歲再犯宋境彼於宋何憾直奉楚命不得自已何必曲為之說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羊作京城北

左傳謂諸侯伐鄭觀兵于鄭南門鄭人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以為鄭亦預盟諸侯反旆未及國而鄭復從楚與楚子俱伐宋自二霸以來百餘年間小國之叛服固不常未有若鄭人今日之從於晉楚蓋朝暮變不曰侮晉可乎良以晉之羣卿實出楚大夫之下鄭人窺覘其無能故來則從之去則背之實侮晉也然楚人內困於吳欲息肩而不可故鄭終服從於晉勢使之然悼與其諸卿何能為哉 同盟義已見九年于戲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或曰自晉悼始與楚爭鄭今始得之鄭自是不復叛者二十餘年春秋其與晉以霸乎曰否舜文王聖人

也所以自治者豈有未善當苗之未格崇之未下則班師而敷德脩政而復伐務求其在我者安有十年用武困天下諸侯而毒一國必其服而從已而謂春秋與之乎曰舜之格苗文王之降崇帝王事也以此望衰世之君其亦難哉曰非為是也晉之於鄭亦頗有所愧乎鄭僖棄夷而即華卻諸臣之請而從諸侯之會不勝其臣見弒而死晉明知之而不為討賊惟連兵伐鄭責鄭以必從夫亦當自反乎楚伐鄭無寧歲晉之諸大夫望敵輒走莫敢攖其鋒惟驅諸侯之人用之於鄭不能制楚之強惟欲責鄭以服夫亦知自反乎今楚人內懼於吳救鄭不力鄭知楚之不足恃是以叛而復來而晉有愧於鄭多矣更以服鄭為功而欲尸盟主之事乎齊桓在位四十餘年用諸侯曾不二三晉文在位十八年城濮大戰僅從齊秦宋之師至於末年不復再以諸侯伐國春秋僅與之以霸令悼公在位十五年無歲不興師律以春秋之法是當有黷武之罪何霸之足言乎或曰桓文之霸也少有不善則春秋人之厲悼之伐國春秋始終不去其爵何邪曰與之霸則責之也備此春秋待賢者之道直書其事而無所隱此春秋待衆人之道也蓋春秋以備書而示貶歲會歲伐春秋猶或貶之今也或一歲而再會再伐春秋備書其事而皆目其人貶之深矣先儒謂晉悼以至誠待人而鄭來服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吁悼之服鄭亦因其時而已矣使楚人不內懼於吳鄭雖欲不背晉可乎愚觀晉悼以聲音笑貌而結諸侯之強臣卑其君而伉其臣實詒道耳誠安在哉左傳雜引諸侯之史以示其博彼皆國之私史何足盡信學者當原聖人之書法傳辭不足惑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諸侯悉師欲伐鄭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

晉楚人執之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許氏曰書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

據左傳秦人伐晉以救鄭為楚也士魴禦之為秦所敗春秋略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穀邰作

穀梁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春秋之不與季氏何哉曰孫宿也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何氏謂季宿取鄆以自益也或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春秋之不與季氏何哉曰此春秋用法之變不可以例言者也宿始繼其父即首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丘甸以為已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為國也是故春秋雖許大夫以出疆遂事於季孫特變文而示戒抑權姦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壽夢也

公羊注以為賢季子始卒其父非經意也楚方盛而吳獨能與之為敵有功於中國甚大是故春秋特卒之壽夢之嗣子諸樊讓國於少弟季札季札辭之兄弟更讓不以傳其子是雖太伯之遺化而壽夢所以齊其家訓飭其子者從可想矣餘義見二十九年季札來聘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公作詩內滅國義已見隱元年無貶入極

此魯滅國也內滅國書取公羊以邾為邾邑左傳春秋邾小國有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今從左傳春秋雖為魯諱書取不書滅然亦責晉人之無討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康王立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義已見成十五年會鍾離襄十年會柤

是會也左傳謂吳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范鞅數吳人之不德而退之甚哉晉人之逐利而忘義也急而求吳以抗楚也緩而退吳求以內交於楚也自是吳雖與晉作踈然其與楚也兵連已久勢不得為之下更勝迭負四五十年楚無一日之寧居晉所以服鄭而楚不能與之爭實陰受吳之賜不然晉悼君臣雖欲避楚而苟安有不能得也○內大夫未有二卿俱使者此叔老與季孫俱得書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左傳謂自是晉人輕魯幣而重其使恐非春秋所以聯書之旨晉亦未嘗加重魯使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蠆曹人苫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悼用十年之力率中國諸侯爭鄭于楚僅乃得鄭而又率之伐秦其勞諸侯而敝中國前所未有也蓋荀罃嘗持兵禦秦有櫟之敗至是荀偃以諸侯之師出欲刷前恥而罷憊之佐强梗之大夫率之而不能進鼓之而不可作濟涇而次不得秦成遂大潰以歸自秦晉交兵五六十年出師無紀未有甚於此者據傳荀偃下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欒黶下軍帥也乃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衆於是皆還偃為大將而其下擅引兵以還失律甚矣是行晉悼待於境上而諸帥略無所稟姑息之弊也晉自是始不能軍日趨於削奚其為霸

己未衛侯出奔齊衛侯衎獻公也

此孫林父甯殖作亂而逐其君杜氏注左傳云諸侯之策皆書孫林父甯殖逐君春秋以其自取奔亡故不名逐君之賊先儒或有取焉愚竊疑之蓋君雖不

君而臣不可以不臣林父以其私怒作亂逐君乃謂
春秋歸過其君置賊於不討是豈聖人意乎蓋春秋
於弑君賊則明著其誅死之罪於逐君賊則每垂人
君失馭之戒故多以自奔為文只以衛事而言林父
者自衛定公時以罪奔晉挾盟主之令而返其國跋
扈之萌已兆於此時衛獻繼世不深思按御之道防
患於未萌乃又從而激之方其命師曹歌巧言卒章
吾謂其必有以為先事之備及林父稱兵犯上一朝



殺四公子衛獻請盟不從遂委宗社以出其不能君
甚矣春秋以自奔為文者著人君失馭之戒非謂林
父所為為是歸過其君略賊氏名而不書也春秋自
林父歸衛至入戚以叛具書不遺皆所以討也此雖
書衛侯奔而不以名書見君之過微賊之罪大非謂
林父猶有可原之情也若夫師曠所以告晉侯者彼
為其君諷耳安可以此律春秋之法胡氏責君太過
恐非聖人垂訓之本旨

苫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苫人
邾人于戚
愚觀春秋經而知晉悼心術之微矣邢丘之會國君
在而獎其臣彼謂諸國之權皆在大夫是故以諂其
大夫而陵替之漸遂偏於中國至戚之會而其心術
之微者著於事矣孫林父逐君賊也乃使之得預於



會是獎其逐君而教諸侯之大夫倖胥而為逆吁其
險哉自悼用師于鄭衛衍無會不在無戰不從令為
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霸討乃
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已為
會以定其位前既置鄭賊而不討此復獎衛盜以成
其篡此豈特桓文之所甚惡楚雖無道猶未至隳壞
名檢苟以悅人若晉悼君臣之所為也說經者惑於
左傳之浮辭過為稱譽愚稽之於事質之於經可褒

者不二三可貶者十六七而其罪之最大者獎鄭駟
扶衛林父尊魯季氏亂人君臣之分苟焉以盟主自
居左傳與之而春秋實不與也或曰自入春秋諸侯
之輔篡黨逆者多矣子何獨責一悼公乎曰桓文之
未興也固多輔篡之人逮齊晉繼霸此風頓息今悼
身為盟主威不足以震強暴德不足以懷小弱惟黨
篡輔逆以媚道結諸侯之強大夫霸政自是始壞猶
得謂之賢君乎義又見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巳亥及向戌盟于劉聘而為盟義見七年
諸侯之大夫聘而為盟者有矣今向戌來聘公及盟
于劉出國都而與之盟於禮為伉然臧孫嘗及晉侯
盟于赤棘晉欲懷魯不嫌其伉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公羊曰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邑也其稱劉
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左傳曰官
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注官師劉
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書劉不
及單禮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以卿不
行為非禮愚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謀之
於魯也今劉夏逆王后與單公俱行而夏獨至魯其
亦詢度而後往歟周天子每有昏姻之事多以命魯
單公為逆王后而出不當更適他國故使其屬來有
所咨訪春秋非譏其來譏其以官師而行卿事言王
使之不當夏以官師而尸卿事夏亦有罪焉耳是故
以名書春秋歷十有三王書逆后凡再祭公譏遂事
劉夏譏非卿其合禮者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於魯本無憾忽以兵加魯自是四年之間北鄙再
被其虐左傳以為齊欲叛晉故侵魯以致晉師其說
是矣愚謂魯本非弱國所以不能強於自治無臣也
無民也四鄰交侵莫知所以為計也自季氏專政務

豐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魯國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邾莒交侵齊亦見間而起譬之百金之家猶足自植而盜起於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書救成至遇譏可進而不能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前書齊侯圍成公救成至遇言救之緩而成為齊所毀也此書二大夫帥師城成郛城之於既毀之後其亡去乃帥師而城之魯之所以自治其國者於此可見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平公立

晉厲以剛愎而殞其身考之於經猶有可書之事晉悼而不能以和謹而得終譽考之於經實多可指之疵諸儒或未之察也鄭人弒君于會而不能為之討賊惟黷於用師責以必從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而立剽不能為之明正典刑反列林父于會而為之定新君之位獎弒君賊春秋所貶也輔逐君賊又春秋所誅也至於隆諸侯之大夫俾伉其君于會自禍其國又禍人之國皆晉悼之為也桓文以尊王而植霸業悼自得國曾不見其以尊王為事何霸之足言最是蕭魚之會受鄭人工師女樂之賂而左傳更以為美談良可怪也夫諸侯以伐鄭之故轍不及息者十餘年今受鄭賂分以賜其臣曰子教我和諸戎以正諸華令享其成願與子分之鄭之服楚之屈於和戎果何關乎不曰諸侯之功而曰和戎之效其謂諸侯何吁晉悼而不死吾不知其所以終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澶梁戊寅大夫盟 澶古閒字

公羊曰諸侯皆在是而書大夫盟信在大夫也何書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賛旒然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政也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也大夫不臣也公穀之義盡矣夫信在大夫大夫由權在大夫也權在大夫始不過用於其國中既而預於盟會伉其君則霸主實許之以伉也雞澤之會大夫始盟袁僑猶曰君盟其君臣盟其臣未甚失也邢丘之會國君在而與其大夫為盟奨臣以伉君也至是會則君不盟而大夫自為盟彼謂權在大夫則信在大夫矣大夫矣大夫既盟則國君可無盟崇大夫而卑其君甚哉晉君臣之任術而不誠也平公孱君豈知為此此皆厥考悼公與知范諸人之所為豈惟諸侯病之三家所以分晉實造端於悼平之世或曰孫甯逐衍而立剽衍君也剽篡國賊也自是剽以爵而預於會春秋其與篡賊以為君乎曰此以著其篡國之罪耳衛侯鄭之奔也叔武攝位不敢以君位自居故春秋如其志而書衛子今剽也受國於賊臣即以君位自居而預於盟會故春秋亦如其志而書衛侯以著其篡竊之罪為異日見殺之張本餘義見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

晉人執苫子邾子以歸

邾莒數侵魯疆魯訴之於晉晉人為之執之邾莒信有罪矣而魯之滅邾何獨無討乎豈惟滅邾當討而晉之滅偪陽不當自反乎但知責小國之相侵而不知自反於義愚以為邾莒力雖屈而心未必服也況執諸侯不以歸京師而執以自歸是無王也春秋書以貶晉

齊侯伐我北鄙義併見明年秋齊帥師兩伐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據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以諸侯之師伐之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

諸侯之師春秋之書之貶也始晉人謀遷許將以全安之也今而伐之又聽鄭伯以其師從鄭與許為仇晉以鄭師伐許將全安之乎抑覆亡之乎春秋以鄭先晉誅鄭也亦責晉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邸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齊高厚既逃溴梁之盟一歲之間再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求霸而已矣齊固無狀而魯之不能亦甚矣齊大國也魯亦望國也齊敢於伐魯魯豈不能禦齊而豹之告晉者其辭窮迫有朝不及夕之慮國無人焉耳春秋於齊侯圍成之後書叔孫豹如晉著魯人不為自治之計事急則求於晉以是而存亡定傾亦甚可鄙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一　經部

宋家鉉翁　撰

襄公三　周靈王十六年晉平二年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且卒　公穀作瞿是時魯邾交惡不以葬告不會故不書

宋人伐陳

陳鞏中國久矣晉不能治而宋忽興師以伐之為中國撓楚也宋雖非強國自襄公以來世與楚人為水火楚忌之宋亦不出楚下十一年楚鄭伐宋以撓晉也今宋人伐陳亦以撓楚是故春秋貴之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義見晉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環三年之間五用師於魯春秋之書之以著其不戢自焚之禍明年諸侯同圍齊又明年環死矣自鞏之戰齊常屈於晉無役不從而內懷不平每欲釋憾於魯以致晉師今君臣異道而進孰亦險矣魯三家

束手無能惟晉侯之拯已晉而不救魯之宗社將為
墟乎春秋不惟責齊亦閔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義已見僖二十
九年介葛盧來
公羊曰白狄者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原父謂夷狄於中國世一見諸侯雖善其交際不
得而通是以春秋不與其朝原父之論固為據正但
春秋之世所謂夷狄戎者多錯居九服之內又自以
為先代之後明德之裔戎有姜戎狄有姬狄莫不負
恃強大有陵犯上國之心魯之盟戎會戎苟求無事
而已今白狄慕義願朝固非周制之所許拒而絕之
有不可得故春秋之義會戎盟戎則有譏介葛盧來
白狄來之類則直著其事不與其朝辨分而無絕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劉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衛孫蒯淫獵於曹曹人
訽之孫蒯怒使石買帥師伐曹曹人訴之於晉石買
以事至晉晉人執之晉知石買伐曹為惡而不知孫
蒯父子逐君為大惡是故不與之以霸討劉說善矣
但稱人以執亦有不盡譏者要當觀前後事以求春
秋之意此執石買是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前是霸討或伐或侵或圍或入未有以同書者此特
書諸侯會而同圍齊穀梁曰諸侯同疾之也或曰鞏
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為魯而
伐齊而春秋與之何也曰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
齊是也鞏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
憾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則以齊靈背盟好歲以兵
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

衆望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木訥好以揣摩議古謂劉夏之逆王后也乃魯人諂晉而賣齊告于王使薄其納后之禮以微者逆故齊侯怒而伐之晉當併治齊魯之罪先執魯侯歸之京師然後伐齊乃為兩盡考之傳劉夏逆后乃王使之不當魯實無所預似不必鑿為之說此近世科塲春秋之大弊愚竊不謂然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案左傳鄭伯從晉侯伐齊鄭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使告于楚故公子午伐鄭有純門之役既而子孔謀洩楚師告還吁使子孔邪謀獲逞則鄭簡不為僖公者幾希穀梁子前謂鄭人以夷狄之民加於中國之君者公子駟也今駟已殞而鄭之卿大夫從夷之心猶未盡革子孔又將為子駟之所為正由晉人不能討鄶會之賊養成其惡以至今日悼公者何以辭其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自同圍齊至此間事隔年而諸侯不再序者不與晉以盟諸侯也諸侯同怒齊而伐之邾子身預戎馬驅馳之間又預于祝柯之盟縱有罪亦當少損其罰況邾魯以疆事搆爭晉既討而執之今自齊來返當叙勤閔勞之時乃復執其君而取其地晉之用事者狂恣甚矣故繼是盟書執邾子取邾田責晉也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穀梁子謂與人共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譏晉也亦譏魯也言邾子預於圍齊之役與晉魯同其險艱還未及境執其君而取其地春秋備書所以貶也左傳謂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曰疆我田復舊疆也曰取邾田自漷水言魯人因復舊疆而挾霸國

之威多取田於邾也或曰寧之戰晉命齊歸我汶陽之田書取汶陽田不言取其汶陽田今書取邾田其非魯之故疆埸曰傳謂疆我田取邾田者得聖人書法之旨矣魯因復舊疆而侵取邾田是故書以譏之耳公羊謂魯與邾本以濘為境因濘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故坐以取田之罪其義亦明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也莊公立）

齊靈廢嫡於兵敗國危之時齊光篡父於病篤垂死之際靈之暴光之逆所謂凶德參會萃於一時者也然跡其事之所從來正由高厚崔杼貪於得權以成此禍耳厚贊其君伐本斡樹疣蘖已為之傳思久於其位也孰知崔杼陰拱其傍為謀更深一朝輔光以篡殺厚而燕其室遂相齊而志猶未饜復殺光以自

媚於晉亂臣賊子苟以患失為心其禍至於殺身喪邦覆其族而後已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侵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則進退在大夫也穀梁乃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宜墠帷而反命乎介二說不同公羊正矣夫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此書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其已入齊境而能為之旋師也當是時諸侯無義戰入人之境聞其有喪必將疾馳而往以為逐利之計士匄之師非不強也乃能為喪而亟返是故春秋錄之墠帷反命未出疆之禮今既及穀當進則亟進退則亟退境外非俟命之地書其還善之耳何疑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太夫高厚

厚齊之世臣也齊靈廢其太子而樹孽子牙為嗣厚不能諫又從而傅之靈將死崔杼挾光以篡盡殺其父之黨厚亦死焉光與杼罪固當誅而厚亦有以自取矣春秋書齊殺其大夫高厚著光逆也厚不去官以其為君故死歟然其死視荀息則有愧不可以死節言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案左傳鄭人以西宮之難公子嘉知其謀楚純門之師亦嘉所召故殺之如傳所云殺之是也而春秋以累上書嘉不去官則其事猶疑也豈非罪狀未白子展子西志於分有其室誣以罪而殺之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襄陵許氏謂晉君微弱政在大夫動則列國事之非正也愚謂諸侯之大夫所以詔事晉卿者非為國也



植黨以伉其君耳晉大夫所以深結諸侯之大夫者亦非為其國也同惡相濟云耳是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城武城

城西郛城武城皆所以備齊也晉為魯大舉伐齊齊雖困而未服故魯人所以為備者如此或曰春秋其與之乎曰不與也國不能用賢紀綱陵遲百度廢弛寇有不至至則危矣雖多城何益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或曰自雞澤以來皆書同盟是盟齊人始服何以不書同盟曰著晉人之不能討有罪也齊靈廢嫡立庶世子光與崔杼內外合謀乘厥父疾革自外歸殺父之黨而代其位靈以悸死位固世子之所宜有迫而奪之則篡也篡而未定懼諸侯之有討是以亟預此

盟晉人有志於霸當暴白光罪執而歸之京師執曰不然今幸光之來不度於義汲汲與之為盟曾無一語問及其父所以死彼所以得立之故又安用盟主為哉故春秋於此不與其同盟也不與其能服齊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此譏魯之叛盟伐國而晉不能討也晉人以魯之故執邾子取邾田歸之於魯此前歲事耳今會于澶淵公甫至而仲孫遽以兵加邾襄公孱君也豈知為此蓋季氏挾晉大夫之援以陵暴小國為逐利自豐之計耳其罪當討晉平不能及此惜哉

蔡殺其大夫公子履出奔楚

案傳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欲奉文侯之遺言求成於晉不克而死燮可謂得其死矣春秋稱國而不去其官錄之也蔡人害燮者皆夷狄之人耳左傳乃云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左氏固不明於聖人脩經之旨而劉原父乃有取焉曰非其力也而任之非其民之欲也而強之燮之智足以殺其身而已不類原父平日議論殆其舛歟公子履燮之母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母弟義初見隱元年

據傳二慶讒之于楚以為與蔡司馬同謀事晉二慶夷狄之民不足深責陳侯身為國君生殺予奪一制於臣下有母弟而不能庇之其亦可責矣黃不奔他國而奔楚甘於從夷者也書奔楚亦以貶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此傳所謂三叛人之一也雖賤必書著其地叛也或曰諸侯之臣自外歸而據其邑猶以叛書如孫林父

宋華亥宋辰等輩皆書其入於某邑以叛此及莒牟夷邾黑肱皆以邑叛奔異國其罪浮於據邑以叛者不書叛何也曰為魯諱納叛人也雖不以叛書而去其族繫之於國著其以地叛君之罪所以誅也繼公如晉而書則以見季氏專輒不請責不在公也左傳載庶其之來季氏以公姑姊妻之其從者皆有賜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禮焉何以止吾盜夫上之所為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為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善乎臧孫之言知庶其之為盜知季氏為受盜之主其言有合於夫子異日所以語季康子者是可併書也嗟夫晉為盟主執心不平邾伐魯則執其君而取其地魯受邾叛人土田則併置不問何以服諸侯之心晉所以失霸此其一端也義又見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氏之稔惡有自來矣弒晉厲覆趙宗滅三郤書皆有力焉至盈之身則未有大咎據左傳盈之母士匄之女與其老州賓通懼盈之有討愬諸其父士匄也謂盈謀不利於范氏其父信之以此貶欒氏逐盈而殺其黨國中良士以盈故死者甚衆士匄實為亂首晉自是始多故矣或曰如傳所言盈實無罪春秋去其爵而奔之何歟曰盈之奔也雖無可坐之罪計其平日事親之道或有未至焉耳欒祁雖有淫行而婦人之仁未有不愛其子者也盈欲防閑其母豈無其道今使其母以淫故而覆夫氏之宗盈所以事其親者必有未至焉耳春秋去爵而書奔旨或在是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連月日食義併見下二十有四年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晉自悼公得國於羣卿之手曲示優容而羣下暴橫不可制范匄者始年號賢大夫猶有父祖之風至是驕奢無狀受其家人女子之讒逞私怒逐欒盈而盡斃其黨叔向之賢幾不克免餘怒未已復為此會曰以錮欒氏既逐之又錮之入春秋以來大夫奔而極其所往未有若此之甚者也為平公者人非木石亦當詢之於衆曰欒盈其有罪乎黃淵箕遺靖郤為可殺乎為不可殺乎乃以一人之讒毀空一國之良士曾不問其罪狀之何若君之不君有若晉平者乎左傳謂是會也齊侯不敬齊之叛晉此其端也蓋有所侮而後動

十一月庚子公穀書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宗左傳亦以錮欒氏也盈奔楚自楚適齊晉人恐其為齊用復為此會以重錮之明年欒氏入于曲沃齊納之也及秋齊侯大出師伐晉專為欒氏故二會之錮錮何益哉楚亟臣以罪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此士匄自治其私晉平為之會諸侯者再視楚共有愧多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為令尹寵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殺追舒而轘觀起夷之用刑亦慘矣罪未至死故稱國以殺是時中國無政晉齊魯衛之大夫皆竊主之權漸不可制而楚人猶能控御臣下令尹以罪而死者相踵春秋之書之抑楚之太甚獎晉之不及垂戒於後耳使晉君能施此刑於范匄父子及諸不軌之人則晉其庶幾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巳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義已見二十一年庶其來奔

畀我者庶其之黨也魯既受庶其與其二邑復納其叛人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三書責魯也責晉也三叛無討見晉不綱魯之強臣得以肆行而無忌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今二慶以陳叛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之諉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夷狄以專制中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春秋有一書而見二義者欒盈復入之類是也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猶書晉欒盈復入于晉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閔欒氏為晉國世臣未遽絕之于晉耳宋魚石挾楚之援入于彭城非宋臣矣而春秋猶書宋魚石入于彭城正與此同例然皆不以叛書以其始本無罪為華元士匄所陷以至此極猶有可原之情也及其興曲沃之甲犯國之都與其君敵春秋於是始誅絕之書晉人殺欒盈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遂伐晉伐衛猶可伐晉甚矣目齊侯書遂伐以著齊光之不韙亦以見晉無政有以召齊之侮也或曰齊光之為是伐以報平陰之役辭曰脩先君之怨春秋之不與何哉曰光固齊靈之賊也篡父得國其罪當討前日預於會愚謂晉人當聲其罪而執之明正典刑而晉不能也靈之怨非光之所可復也然則晉所以召侮於齊者何哉欒盈本無罪范匄父子以其私憾譖而逐之為兩會以錮之齊光覩其政亂輔盈以雠匄實有所侮而動也然輔人之臣以敵

其君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豈惟不能有濟禍罰踵之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一也而例或不同未可以槩觀也前此楚伐鄭而晉救之以大拯小救之善者也如狄救齊楚救鄭之類則夷狄之救中國視中國之救同盟不得同也今晉人以霸國而受兵魯出師以援之事非至於甚急而春秋遽書救者譏晉無政召侮而失霸也此救之不度抑亦甚矣

晉人殺欒盈

自欒盈之奔春秋閔其無罪未遽絶之至是始書晉人殺欒盈則以其挾齊光之援興曲沃之甲入絳都而與其君為敵於是始明正其罪不繫之於晉而誅之之春秋豈輕加人以誅斥之戮哉是時晉比無賢君羣下互相吞噬以兼併其爵邑亡同姓而士匄之族欒郤之族未幾皆覆敗欒氏者士匄也而士匄之不再世而亦亡晉君昏愚無知縱臣下以覆人之族而晉之宗社亦不能長矣春秋為此事六見之特書著晉國之亂從此始矣

齊侯襲莒

齊人伐晉曰以報平陰之役師猶有名也還自晉不




媚道自結於季孫跡其所為亦何以異於盜如紇者亦截截善論言者也季宿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以是為紇之罪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抑亦甚矣

晉人殺欒盈

自欒盈之奔春秋閔其無罪未遽絶之至是始書晉人殺欒盈則以其挾齊光之援興曲沃之甲入絳都而與其君為敵於是始明正其罪不繫之於晉而誅之之春秋豈輕加人以誅斥之戮哉是時晉比無賢君羣下互相吞噬以兼併其爵邑亡同姓而士匄之族欒郤之族未幾皆覆敗欒氏者士匄也而士匄之不再世而亦亡晉君昏愚無知縱臣下以覆人之族而晉之宗社亦不能長矣春秋為此事六見之特書著晉國之亂從此始矣

齊侯襲莒

齊人伐晉曰以報平陰之役師猶有名也還自晉不

入襲莒無名之師也師出無名又為盜竊之計潛行
以襲人書曰齊侯襲莒著爵而書襲賤其以大國之
君而行盜竊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
夏楚子伐吳
自鄭服於晉逮今幾年而楚不敢爭者吳為之內懼
也是時楚共既殞嗣子始立未遑與晉爭諸侯故鄭



得以從晉而無南顧之憂論者歸功晉悼之三駕可
謂不深識當時之事者矣今楚始復伐吳未幾又復
伐鄭蓋其嗣君漸更世故是以來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義已見 隱三年
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此年七月八月連月書日食
疏家引歷術謂古無連月告食之事以為秦火以來
後人傳寫之誤其說謂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
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少去交近則日食多正當交



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
日食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匝來及於
日或可更食今七月日食既八月又食必無此理其
意以為日食未有在交初一度二度者故以為古無
連月日食之事然漢高祖三年文帝前三年日皆頻
食此皆秦火之後以為傳寫之誤不可竊妄謂天度
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而忽無窮之變恐失春
秋記災示警之意新唐書亦拳拳論及此此處無從
見之他日更當詳考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據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以大水不克齊侯聞有晉
師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故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

救鄭或曰是役也晉伐齊楚伐鄭以救齊晉書會而不書伐楚書伐而不書救何也曰齊晉楚皆有責也齊桓之始立事晉惟恐其不至平不能君政在羣下光鄙而去之又從而伐之晉實有以自取乃為此會曰將以伐齊春秋不與也鄭事楚幾年矣楚人內困於吳外懼於晉朝夕自救之不給鄭舍之而從晉豈其獲已楚不能於晉乃伐鄭以救齊亦非春秋之所與也齊桓知事晉之為恥不思去晉而從楚事夷之恥又甚於事晉尤非春秋之所與也故書會不書伐不與晉以伐也書伐不書救不與楚以救也晉侯楚子以下皆以爵書非爵也以見中國夷狄之君皆無以大相遠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郚穆叔如周聘且賀城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叔孫豹始再往以罕書也自是不書聘王愚謂春秋此一書獎齊也亦以愧晉齊莊雖無道猶知朝戴天子為王城成周晉主夏盟日尋干戈惟事鬬略未嘗以尊周為意春秋因豹如京師特為之書獎齊而愧晉也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是歲秋書大水冬復書大饑書災而書大災必有異於平常書饑而書大饑民之流亡困蹷亦必有異於平常襄公微弱強家用事民政不講國無比年之蓄春秋書以譏之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二 宋 家鉉翁 撰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二

襄公四 靈王二十四年 晉平十年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莊公也 景公立

或曰光之立也迫其父而奪之位蓋篡也今其死迄不敢謂為然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正天討於例當稱國以弒乃獨著弒賊之名何邪曰光固有當討之罪而非崔杼所得而討也導光以篡者杼也而光實憾焉辭曰為晉弒君以自解於衆本非為晉也是故坐以首惡之罪左傳謂大史書崔杼弒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捨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以是知春秋之世人臣之弒其君者猶欲掩覆其事史臣若齊大史晉董狐奮筆以書死亡不避者能幾人哉蓋晉楚齊之弒其君皆惡子強臣世大夫之所為彼既不以其實來告諸國之史又不敢自以所聞而直書其事亦有已書而未能盡得其實者及聖人修經始為裁而正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彼謂隱桓之弒舊史書之聖人為之隱之愚竊不敢謂為然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人以五月弒君晉人以是月出師弒君者未知晉師之來伐齊者亦未知齊君之弒崔子既弒莊公聞諸侯之師及境持是自解於國人且以重賂求成于晉杼之罪大矣泰山孫氏謂晉人當以合諸侯之兵力聲杼之罪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不當受其賂而及之盟故春秋先書崔杼弒君繼書諸侯為會為盟責晉深矣愚謂前日齊光篡父晉不能討而及之盟今崔杼弒君晉復不能討而受賂與之盟而定其位齊固不競而晉之為晉日趨於下亦形見矣孫氏之

學簡而嚴有得經意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前年楚子陳侯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以為此役既入其國陳幾亡矣鄭人復舉以歸之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入之有禮者也故

春秋無貶辭 餘義又見是冬公孫夏再伐

秋八月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同盟變例義巳見襄三年

晉會諸侯于夷儀曰將伐齊齊人以弒君為說晉之



君臣納其重賂為之止兵而要諸侯以為此盟春秋所惡也凡書同盟變例有三前已及之同外楚同尊中國而書同盟者正也會之不以其禮盟之或爽於義當觀前後事以求聖人之意如天王崩而書同盟王人在會而書同盟與鄭人弒君於會晉不討賊而為之盟齊人弒君立君晉不惟不能討又受賄而與之盟書同盟皆所以貶也晉所為不義諸侯與之同諸侯亦有責焉耳或曰同病楚恐非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春秋之世內外二君者鄭忽與突也衛衍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而祭仲以突篡之衍之君國亦正也而孫林父以剽篡之其逆順之辨較然可見其後忽既復位而突自外入突乃賊也是故突之入櫟以名入內外不二君也衍既入于衛地而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衍入夷儀而不名內外不二君也及剽死而



衍入夫然後名衍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剽既死則無嫌於二君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巳見僖三年宣八年

舒鳩去楚而從吳從之正也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憾春秋不與也是故國雖小而必著其亡以聲楚人滅國之罪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華即夷幾年于茲晉人置而不問曰鞭之長不

及馬腹也鄭自比歲為政者皆國之良一歲再出師伐陳克捷有功春秋之書之褒也鄭與陳始皆從楚今鄭既自拔歸晉又能伐陳以撓楚春秋所以褒也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公作謁諸樊也劉氏謂吳子入人之境而不假道以此死乃畏厭溺之類其義非是穀梁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見以伐楚卒也得春秋書法之旨愚謂吳太伯之後本非夷也以僭王而夷之自壽夢以來知尊中國預于夏盟與楚為敵今以伐楚之故門于巢卒春秋録其死事變常法而書為其以攘夷而死也巢與楚禦吳而戕之巢則夷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或曰衛甯殖孫林父逐其君而立剽逆也今殖之子喜殺剽而復其君於位尚足以蓋前人之愆而春秋名喜為弑何哉曰據傳殖自知逐君之為非臨死命其子以納君而掩已之惡彼其心曰衍吾之君也剽者吾之所立篡也我立之我不得而廢之汝為我廢之而納吾君焉則吾死目瞑矣而不知此事在他人為之則順而易在甯氏為之則逆而難蓋立之以為君事之以為君又從而害之此所以為不可而喜也又以利心臨之此所以不能蓋其父愆而身反陷於大惡而春秋以弑君書矣稽之傳喜受命于父之臨終五六年矣及是衛君入于夷儀使人語喜啗之以利其言曰苟得返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喜攻孫林父殺剽而納衛君喜事剽五六年一聞子鮮之餌躍然而從之此豈純乎為義忠其君而成父之志者哉亦為利而已矣以利而納舊君以利而殺所事之君不曰弑可乎然則將何如而可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于春秋之義霍光立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無使我負殺主名于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為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

南宋徐羡之謝晦廢營陽王未及殺之遂陷于弑君之罪此後世之事有類於古者也故衍之入剽之廢乃事理之當然當廢剽而歸之京師可也不可殺也則為弑矣曰甯喜所以自處者則將若何曰衍既復於位喜辭國政而勿預避權遠勢闔門終其身如是可以成父志而免取大惡之名亦無後日之禍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或曰宋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入于彭城以叛晉欒盈入于曲沃不書入于曲沃以叛而孫林父乃以叛書何哉曰春秋用法未有不原其初者也魚石本無罪士匄陷之故聖人原其初非有叛意特不書叛示華元士匄為禍之首也若孫林父則叛之者也以一朝之忿稱兵犯上逐其君於外十有二年甯殖之子喜納君而逐林父喜麗於弑林父麗於叛春秋比而誅之惟其公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穀梁曰日歸見知弑也范甯曰衍實與弑故録日以見之穀所言猶未甚失甯以與弑為言則大誤不得不正之衛衍君也剽臣也篡國賊也衍入而剽誅正也衍之所得為也春秋坐甯喜以弑以父子既事之為君而又殺之在喜則為弑非謂衛衍不得戮剽也以為與弑是人君不得而誅篡賊豈不誤之甚哉蓋春秋於國君之奔多不名之及其反國而後以名書所以正其失國之罪如僖二十八年衛侯鄭曹伯襄之反國是其例也衛衍之奔不得為無過而非有大過故其出不名今而歸結正其罪名而復之春秋書法大率如此以與弑為言則失之遠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孫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於衛侯荀吳來名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僭橫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此本范匄之罪是時趙武為政而不

能反之武亦憯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嗚呼晉平之為此會率天下之人臣使之盡叛其君者也霸者無他職事以主張名分而為職晉自悼公務以聲音笑貌而詒諸侯之大夫獎大夫而伉其君而上陵下替之禍幾徧于中原而晉亦坐受其弊矣孫林父作亂逐君人謂悼公必將討而戮之乃反列于會而為之定篡君之位衛獻流落在外十有二年而晉莫之恤也今剽死獻復入謂晉平必將名林父而戮之以蓋厥考輔篡之愧乃更受賊臣之譖而摧辱其君止獻公囚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吁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其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彼等剖分晉國之地而其主不悟良可嘆也悼猶然而況於平之愚乎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會者僅四國之大夫惟魯公為季氏所驅而出春秋書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以討卿不名而鄭良霄獨以名書卑晉之用事者貶之也宋向戌不名據傳以其後至吁晉所為無道若此其能久而不亡乎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國悼與平實有以啓之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才禾切

晉獻之戕其子獨與驪姬謀之耳宋平雖寵苟棄本無殺痤之心而棄也內連宦寺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之吁可畏哉而苟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曰宋公殺其世子痤公穀所謂目其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謂痤美而狠佐惡而婉婉者巧於自結狠者疎於自謀佐日以親痤日以疎以至於死故居近痤也楊素則左師向戌也獨孤后惡其子楊素從而

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身死人手為天下笑由明不足以察姦內外相搆而為讒故也

晉人執衛甯喜

據傳晉人執甯喜以其殺晉戍之在戚者甚矣晉之不能自反也夫戚衛叛臣盜竊以居晉當為衛討而夷之乃反戍之以兵黨叛臣而伉其君何以為盟主衛人之殺晉戍宜也乃以是執其君以及其臣蓋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實亦何益於人國乎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于楚楚子為之會陳蔡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是以卒得志於中夏而晉平昏庸不君惟諸大夫之所欲為晉其替矣春秋書許男卒楚伐鄭葬許靈公以警晉也讀春秋者謹之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也

齊靈莊以狠暴相繼魯北鄙受兵幾無寧歲今景公立不待魯使至而慶封實來齊魯自是始通好賢君所為固與庸人異春秋書以美之景公者靈公子其母魯女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楚令尹子木又善於晉趙武欲弭諸侯之兵告於晉楚齊秦而為此會其名則善矣而未知所以為弭兵之說也宋經以秦楚構兵欲告之以不利使皆罷兵而孟子所以語之者則有仁義而已矣今向戌弭兵與宋經罷兵事有相類者謂弭兵為非不可也而所以弭兵者則未得其說夷狄之勢自是而愈張夫豈中國之利哉蓋征伐天子事也晉楚及

其與國雖有華夷之辨而皆天子之建國也向戍而欲弭兵當先稟命京師已而馳告晉楚俾各率其與國朝王而受命焉馬盟于王庭自今以往有罪當討王命之討而後討四夷內侵王使之伐而後伐一如周家盛時之制夫如是兵庶可弭矣今徒以弭兵為說俾晉楚之從交相見而中國諸侯一朝為夷狄役而天下乃有二霸趙武向戍豈非中國之罪人乎或曰如子之說晉人猶知有尊王之義其如楚之弗率何曰楚自用兵以來令尹死者三四人內困於吳外困於晉其力已憊矣徒以恥出晉下是以日尋干戈而不得息今使之聽命於王而南北罷兵亦楚國之福彼胡為而不從不從則奉王命以臨之我則有辭矣是之謂弭兵之說



餘義又見豹及諸侯大夫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納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穀梁乃曰鱄喜之徒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累上故也或曰子謂魯定公當誅季氏以正其逐君之罪今乃云甯喜非衛獻之所可殺何歟曰事不同也昭公魯君為季氏所逐死於外定公立能不以季氏為恩已討而誅之正也若剽者衛之篡君而非君也獻公則衛君也衛君命其臣誅篡賊既誅之而旋殺之是謂失信是謂食言其可行乎但甯氏既事剽為君又從而殺之當坐弒君之罪非衛獻所可殺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衛獻之母弟也衛獻非鱄不得返國今甫奠于位而不能安鱄之身衛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或曰鱄之奔是乎否邪曰鱄始衛其君兄之命與甯喜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令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鱄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此古烈士之風故春秋錄之書曰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穀梁乃曰鱄喜之徒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

君者也前以為弒此以為謀弒傳者釋義不精乃至於此縛以君命諭喜使誅剽所誅者篡國之賊而縛則忠於其君者也何謀弒之有哉春秋以喜事剽為君而又殺之所以正君臣之分名之曰弒於縛何有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義惡存焉是會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也胡氏之說善矣愚謂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纂

坐視莫如之何由宋盟故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杼之黨也杼既弑莊公而崔慶共為政其必預於弑矣去年杼以家難而死慶封當國其權任可謂專矣而莊公之倖臣曰盧蒲癸王何者乃共謀討之殺其子慶舍慶封田而歸戰弗克遂來奔齊人乃出崔杼之尸而戮之改葬莊公莊公之死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義并見下公在楚自楚公至自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杜注是月無乙未日胡文定曰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范甯謂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乃史冊之常體其說亦可通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晉或逾年而返或歷時而返或歲首在外春秋惟書公出公至而不書公在今而書公在楚此春秋書法之一變也或者以公在楚與乾侯書法相類曰以季氏取卞之故公危不得入故書愚謂公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楚以中國夷狄言也向戌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夷俾中國諸侯相率而朝于楚公如楚復為外夷所侮辱久乃得歸春秋所為大戚是以特書公在楚閔中國諸侯之為外夷屈也公如晉遇歲首不書公在晉今公如楚遇歲首必書公在楚外楚也夷狄朝內理之常也中國諸侯旅朝于夷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

庚午衛侯衍卒

闍弑吳子餘祭

穀梁曰闍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闍不得齊於人

不稱其君闔不得君其君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左傳以為越俘之典門者弒之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愚觀吳之諸君易而無體往往以此蹈禍遏卒于巢猶曰以戎事故餘祭死于闔僚死于專諸直死于刑人刺客之手春秋之書之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城杞貶也以已事而僭王事是以貶事有關乎中國繫乎王室如城虎牢城成周之類公也事有關乎救災恤患如城邢城緣陵城楚丘之類亦公也若是者合諸侯而城之夫誰曰不然今晉平為其母家城杞事之私者也乃以煩諸侯是以已事而僭王事其在文武成康之世則誅矣平王不撫其民人遠戍母家詩猶有刺而況區區霸國勞諸侯以城母家者乎春秋之書之貶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杞二王後自入春秋爵屢升降或伯或侯或子左傳以為用夷禮故夷之穀梁則以為時王之所黜諸儒有以為春秋所貶者有以為簡冊傳録之誤者誤固有之何獨見于杞之一國乎或曰是歲晉以其私親合諸侯而城杞春秋貶晉亦貶杞也不能自治其國而藉力于女子之從人者是固可鄙然當時諸侯之罪更有大於此者何獨杞一國屢見陞黜乎姑闕疑

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曰吳稱子何也善其能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諸儒為說不同穀得之荊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春秋皆從君臣同辭之例也何賢乎季子讓國而已矣稱子何也善其能使賢故貴之耳胡文定乃以為札者久而後書使椒君臣俱見今吳使始至於我而書君書大夫為其能使賢之耳胡文定乃以為札者

吳之公子不稱公子貶也讓國而生亂札為之故因其聘貶之以示法胡公此論非所以施之季子亦非所以論春秋也季子非位居嫡長矯激而辭位者其兄弟四人季子為季三兄更相讓次第君吳諸樊已死夷末之子皆有得國之心季子避而去之尚太伯之風春秋何貶焉世淪俗斁中國禮義所自出而臣弒其君子篡其父下陵其上不奪不饜而季子獨以讓國聞聖人嘉其為中國而來將使篡君之賊僭上之人觀感而內愧必不以讓而少之胡公持論太偏恐為後來惑不得不辨木訥又謂楚椒吳札皆以窺覘中國而來舛抑又甚矣椒何如人而可與季子同日語乎季子讓國之賢夷夏之所同仰聖人當大書以表其墓是豈窺覘中國之人乎或曰不書公子何哉曰吳使始通中國即用君臣俱見之例許之至矣不稱公子不書大夫正所以著其高讓之節奚貶焉楚椒秦術之例不與此同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據左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許氏謂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許氏之義正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遽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穀梁曰不日者子奪父政夷之也何休注公羊亦曰不日者為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愚謂楚商蔡般皆負覆載所不容之惡春秋書之策即所以正其大戮有不待貶斥而見者日不日非誅斥之所存有不必論矣嗟夫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莫不有義理之心尊周攘楚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夏之與國中間

為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自厥貉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餘年其習於楚久矣般之逆殆踵商臣故智其積習蓋有自來趙主父為胡服而終有子禍可見去禮義即無所不為而其禍亦旋至此理之必然又何怪乎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無下宋字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見其以災卒也婦人以貞為行伯姬之婦道盡矣詳著其事賢伯姬也愚案



伯姬宋共公之夫人宋平公母也以魯成八年歸於宋至是垂四十年蓋亦老矣當火災之作必待傅姆而後避恪守婦節以逮於死先儒以為女中之伯夷其清風勁節足以風厲千古春秋是以表而出之書宋災宋伯姬卒然宋平身為國君其母以逮火而死何以逭不孝之罪愚觀春秋書法於宋平有深責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奔例已見成十二年

殺世子母弟而直書其君者甚之也陳止齋曰凡王



殺不書莊王殺周公黑肩敬王殺召伯盈尹固之類是也雖王世子不書惠王殺子頹是也甚者母弟亦不書襄王殺母弟帶是也必殺無罪而後書於是靈王崩景王立儋括作亂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尹氏劉氏殺佞夫括奔晉傳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木訥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書弟段不弟也則誅段為重鄭伯為輕今天王殺佞夫書弟則非佞夫之不弟過在兄也此二說皆得經意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自周無外也義已見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曰其稱謚何賢之也左傳杜注則曰從夫謚也蓋以宋共公之故謂夫人從其夫謚耳春秋之世夫人皆有謚伯姬獨從其夫猶古也傳謂國君之喪大夫弔卿葬夫人之喪士弔大夫葬以此命卿為過禮蓋魯人高共姬之節其禮視舊為優耳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諸侯之大夫奔而復復而作亂於其國中如宋之魚石晉之欒盈及此鄭良霄春秋之書之非特責亂者蓋責其國君與其執政之臣實有以召亂焉魚石之禍罪在華元欒盈之禍罪在范匄父子良霄之事雖非執政有以激之而執政者不善處事亦有責焉良霄固有沈湎之罪而公孫黑輒以私怒伐而焚之逐之黑之罪當誅奚疑子產畏駟罕之強略無所問遂使伯有自討之及駟氏戰于國中以死春秋書之責鄭國之無政也於良霄乎何誅及昭二年黑又為亂以爭室之故幾欲兵其從兄由鄭國無政使無忌憚至此此子產之責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義君弑賊不討而不書葬者以為復讎臣子之責必復讎而後可葬也君弑賊不討而書葬者無臣無子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臣子親為逆則無臣子之可責也魯隱不書葬猶望魯之臣子起而討賊也魯桓書葬則子非其子臣非其臣無與任討賊之事者故蔡景之弑子弑父而自立為君無子也無臣也而蔡復事於楚中國諸侯莫有過而問焉者則賊終無可討之日春秋於是始以葬書與魯桓書葬之例實相似弑而葬亦所以討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又曰災雖諸侯之所當救然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非所為天下憂彼弑君者臣弑君也子弑父也如是則夷狄也雖有粟吾得食諸此論偉矣劉氏始發之自入春秋會而書所以為會之故惟桓二年魯齊陳鄭會于稷書以成宋亂及此會于澶淵書宋災故貶

之之深而明著其事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者也則將奚貶曰責晉也晉為盟主視天下有弒君者從而掩覆之有逐君者從而羽翼之由悼迄平妄尸霸權不復以主張風教為事今蔡般親弒其父罪大惡極中國所未嘗有也乃亦置而不問以宋災故勤十二國之大夫以為此會舍人倫之大變治天災之常事此春秋所為深責特書宋災故夷晉大夫與諸侯之大夫一以人書貶之深矣或曰蔡屬於楚其非中國諸侯之責乎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從於夷者同日語乎晉人能仗大義而討蔡亦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為乃使楚虔持為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無知亦甚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先是公朝于楚好其宮及歸以為範而作之至是殁於楚宮杜氏云不居先君之正寢而安於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以為過毀而卒不薨不地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孟孝伯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或曰諸侯之喪諸侯會之禮歟曰諸侯會諸侯之葬此周衰之變禮魯嘗行此於齊晉者也今滕子來會而春秋書之譏也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子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有貶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義見文十八年

春秋書莒弒君者二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左傳以為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愚不能無疑既辨之於前矣此書莒人弒其君密州左傳亦以為莒

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如左傳所紀二大惡俱在莒竊觀春秋書法必不然也豈非二事適相類訛以傳訛史氏記録之未審歟楚商臣般之為逆春秋直著其罪曷嘗歸過其父遂隱弑賊之名而不書乎左傳乃云書莒人之弑其君罪之有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犁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輿既廢於父見立於國人故有以弑之罪而加之者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以逃此名矣趙氏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之誤以之字為以字其亦有見於此乎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總裁官臣紀昀
總纂官臣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覆校官臣王坦修
校對官庶吉士臣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五百五十五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三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一 名禂襄公子母齊歸 周景王四年立是歲晉平十七年

春秋即位以正者四君文成襄哀也皆繼先君而立承國於父昭公乃子野之弟母齊歸乃子野母敬歸之娣季氏越次而立之魯大夫穆叔謂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非嫡夫人之子不當立其娣子季孫子蓋有年長而當立者以為內無所承上不禀命故春秋不書即位今子野季氏利昭公之幼弱而立耳隱公之立正也先儒猶以為攝桓之罪也季氏逐君之罪也季氏竊魯國之柄犯上作亂漸至不制昭公起而誅之此人君之所得為事不克濟殞身於外嗣子復為賊臣所擯不得有國春秋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若不書即位無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亂賊之戮故於昭公特書即位為其有討亂之心與夫為大夫所立而俛首屏氣受制於賊臣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此書即位之變例蓋昭公之立與文成襄哀異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義已見襄二十七年

會盟于宋

宋之盟號之會夷之利而非中國福也愚前已論之因木訥所評有云趙武為宋盟而弭天下之兵諸侯安之於是復率諸侯之大夫而為天下之利甚大故春秋褒之吁誤矣木訥每以利害而談春秋愚恐為後人之惑不容已於言也夫夷夏有常分中國之尊不與夷狄對峙並存於宇宙之內也帝王盛時事不復可談於衰世自入春秋以來百七十年楚僻居南服雖崛强自大而不得與晉齒也中國諸侯依盟主以自存其有屈於夷者暫也非其常也宋向戌持弭兵之說以內交於二國辭曰弭兵始謀未嘗欲驅中國諸侯而為楚役也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偷目前之安于宋之盟首紊常經倒置冠履俾晉楚之與國交相見而中國諸侯宋魯鄭衛咸北面於夷楚之庭為辱實大其甚悖義者始以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諸夏人有左衽之憂夷狄之禍至是為烈而陋儒苟見目前之暫安遂以盟楚為天下之大利是之謂邪說有國有家者所當深懲而痛絕雖加以正卯之戮殆不為過也所謂讀舊書不歃血者楚再為長而晉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而謂春秋與之豈非誣乎蓋春秋為中國惜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長晉夫豈謂晉人所行為是褒之而無貶乎會盟于中原遜齊夷以為長此豈小失而謂晉人以信為本故春秋每書必先豈不大失春秋之本旨乎蓋穀梁左傳倡之後之儒者借說經以迎合時論愚讀書至此不能不為

憤歎也

三月取鄆公羊作運

公羊曰內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謂運叛而魯討之不當書取左氏以為莒之鄆魯伐而取之諸儒多從左氏但鄆有東西之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者魯鄆也成九年楚入鄆襄十二年季宿救台入鄆者莒鄆也傳謂魯莒爭鄆為日久矣蓋地相接而名偶同此為莒鄆何疑不書某帥師伐莒取鄆者為魯諱亦以貶也諸侯方為會而魯以兵取人之邑此與盜竊何以異是時昭公新立豈知為此皆季氏所為也蓋救台入鄆之時欲取而未得至是遂取而有之楚人欲治其罪趙武反曲為辭說謂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之自武為是言當時諸侯益無所憚小國幾不能以自存楚亦用是輕中國韓之會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義初見隱七年



公羊曰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而奔之惡也此秦后子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懼其及於禍使之奔晉傳謂鍼適晉有車千乘夫以千乘之國而區區母弟車之多仇其君鍼之汰亦甚矣書秦伯之弟出奔晉不惟譏秦伯亦貶鍼也其母使之奔母亦智矣使如叔段之母則亂作於內誅不旋踵其所以卒得返國由母賢故爾后子豈得無罪三傳專責秦伯過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以為太原

大鹵太原也狄來寇晉敗之於太原本無譏也據左傳晉人於是始毀車以為行誘狄而敗之胡氏曰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變詐相高皆此等啓之書敗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義已見襄公三十年莒人弒君

左傳以展輿為弒君父之賊前既辨其不然矣但展輿者因國人弒君而得立不能為父討賊苔之罪人也去疾乃密州之長子厥父舍長立少去疾則當立者也今去疾自外而入展輿出奔春秋皆繫之以國者展輿為君不得不繫之以國繫而奔之耳去疾為長則繫以國而入之雖然地居長當立而其父未嘗命之以為世子則其立也為挾大國之力非立之正優於衆公子之自外而入者不得不以世子自居矣



故鄭忽在春秋之世獨得以世子而入所以存其為長異乎庶孽之干正者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前此取邑多矣未有疆其田者今而書帥師書疆鄆田何哉蓋魯之鄆與莒之鄆壤地相接名雖同而二國之境截然不可紊也今魯乘莒之有亂伐而兼之又懼莒人來爭不已故出師往疆其田疆之者不宜疆者也周之建國疆理具在取他人之有又從而疆之重貶魯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左傳謂公子圍弒之凡弒而書卒者春秋書卒而左傳以為公子圍弒之凡弒而書卒者有之如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不書弒而弒之義見今麇死惟書楚子麇卒愚竊觀經旨疑傳所載之未實也蓋圍所弒者楚之嗣君麇之世子如魯子般子赤之類而非弒麇也何以言之麇病革圍聞其將死自外急歸乘君之殞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弒也而非弒其君麇當時諸國傳聞之誤有以為弒君者耳不然圍之罪顯著春秋何以不正其弒君之戮而惟以卒書乎自昭公之後夫子年在弱冠親見一時之事故據實而書之胡文定累數百千言求以通左氏之說辭雖繁而終未可通不若据經之為實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之死當其罪矣稱國以殺何哉殺不以其罪

耳黑之攻良霄也其罪固已當誅子産畏之而不能

正也兄弟爭室其罪均當逐子産又畏之而不能裁

也今因其傷疾作始克明正典刑亦云晚矣以累上

書言鄭國之無政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

孫宿也十二年傳又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互文

以見義公凡六及河而復惟二十三年書至河有疾

乃復者實以疾復愚謂昭公之立至此曾未兩年雖

無可稱之善亦未有顯然可指之惡晉平拒而不見

晉平甚庸豈知為此斯皆晉之強大夫黨於季氏疎

絕其君以從季氏之欲愚意魯昭是時已有鋤治強

宗之意將謀之晉君藉盟主之力而去之為季氏所

先故屢及河而不得進春秋書之深著晉人黨臣抑

君之罪亦以垂人臣外交之戒云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叔弓如滕特書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此著時而書雨雹又加以大字頻見於一冬也明年

春正月又著月而書雨雹亦加大字頻見於一月也

陰陽和而為雨露霜雪陰陽爭而為雹歷時彌月而

未已臣干君下陵上其兆見矣傳載申豐之言歸咎

于藏冰之失胡氏駁之曰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

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事耳謂能使四時無

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申豐

季氏之黨故為諂辭以塞人君遇災之懼左傳之録之過矣胡氏駁之甚當

北燕伯欵出奔齊 燕初見桓十二年

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召公奭之後也稱北燕所以別於南燕北燕為山戎所隔齊桓公伐戎開道乃與中國通國君出奔有書名以奔者有不書名以奔者衛侯衍為孫甯所逐奔而不名北燕伯欵為諸大夫所脅奔而名之亦各以當時事為書法之抑揚耳據傳北燕伯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所嬖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而奔則其奔也亦有以自取與孫甯作亂逐君其事差若不同此所以有名不名之異耳或曰嬖寵固不可任羣卿有若齊田魯季衛孫氏者其必任之可乎曰是所謂權臣非所謂公卿大夫也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近習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亂也若夫控御權姦固自有道不可與近習謀義已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義已見去年冬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書爵義見前

楚人執徐子

宋之盟虢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紊夷夏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趙武韓起叔向無以辭其責武起不學倚叔向以決大議而晉楚之從交相見與今茲求諸侯而為此會議皆從叔向而決而輕徇夷楚坐失夏盟遺中國以恥人謂叔向為忠且智吾但見其委曲順從以苟目前之安而已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會中國諸侯預於夷會者辱也魯以時祭辭衛以疾辭曹邾以難辭皆不至惟鄭伯先至于申宋世子後至宋向戌鄭

子產又從而獻禮焉嗚呼曹邾魯衛猶有羞惡之心
子產鄭國之良伍於夷而不自以為恥豈非利害所
迫失其本心者歟春秋序鄭於頓沈胡之前齒宋於
淮夷之列夷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穀作滅厲
始向戌合晉楚之成曰以弭兵也今楚虔既得諸侯
遂動兵伐吳吳雖與楚為仇而預於中國會盟姬姓
同盟之國也楚輒以兵加吳是之謂背盟晉之為政
者當召向戌責以楚人背盟首禍之故執而歸之京
師遣使詰楚期以罷兵守境彼若不從我奉辭以問
其罪師直為壯未至遽出楚下而晉平荒淫不度其
臣各為其私坐視夷楚流毒中原略無所問春秋聯
書會盟伐國辭繁而不殺哀晉人之失霸夷狄之禍
方來而未已也或曰執齊慶封非討有罪乎曰楚虔
弒嗣君而篡有其國賊之未討者也今伐吳執齊慶
封而不討弒君之賊是謂以賊討賊春秋之義用賢
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公
侯蔡蔡潰遂伐楚為中國攘夷狄遂事之正也今楚
虔怙其強大劫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
以誅也遂之為義要當隨事而觀以求經意執一例
則拘矣
九月取鄫
先是莒人滅鄫左傳以為莒實滅鄫公穀以鄫人取



莒甥為後是以著義為滅愚從公穀之說今書取鄫
左傳以為魯取之於莒公穀無文考之傳魯人常請
屬鄫于晉鄫故魯之附庸其後莒以其子為後于鄫
視鄫為彼之私屬魯莒既有積憾乘晉霸之不綱爭
鄫于莒而遂取之耳前曰莒人繼鄫鄫之廟社猶存
今為魯所得而鄫於是始滅春秋書取鄫責魯也魯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昭子
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義已見襄十一年作三軍

舍中軍穀以為復正公羊以為復古皆非也左傳曰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今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叔氏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蓋舍中軍非復為三軍乃析三軍為四而季氏獨有其二孟叔氏各有其一於是魯國兵權盡屬季氏昭公莫之能正不得正也而孟則羯亡而玃始立叔氏則豹卒而嫡未安于位皆惟季氏所欲為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



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父子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製其篡弒之肘則田常所為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或曰春秋何以無貶曰兵有常制令季氏專魯作之未幾旋復舍之春秋書作於前書舍於後季氏變更軍制之罪不待貶斥而見矣左傳曰舍中軍卑公室也得書法之旨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靈以屈申為貳於吳而殺之殺之不以其罪也劉氏曰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弒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責之甚當楚靈之圖篡也羣臣從者風靡不過為保身保家之計既而卒不獲免為人臣子者觀是知所鑒矣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

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



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令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已之私有不曰魯之內盜可乎中間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令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蓋置其君於陷穽罟擭之地將使晉人執之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宿實有無將之罪左傳承魯之諂史以為昭公造釁殆不然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卽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公羊作濆泉

秦伯卒

左傳以為未同盟故不名公羊曰何以不名卑秦也匿嫡之名也注謂子生不以名令於國惟擇勇猛者立之鍾稻以嫡得立故名愚謂秦自穆公以來遵禮守法未甘於夷也不應尚循弊俗如公羊所云但吉凶慶弔之事少通中國故史失其名春秋因之而書非貶也或曰秦人告不以名故略之亦恐未然前已辨之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而書人論者疑之而未得其說愚以為人之於夷之會非進之中國之會與襄三年吳人會戚不同也胡文定以為楚伐吳克朱方戮齊慶封討罪也吳不當興師以報楚於是復為此役師出有名是故從之者皆進而稱人愚竊以為未然也楚虔篡弒之賊罪之當討者也已有罪未討乃云為齊討賊春秋不以亂治亂以賊治賊也吳之報楚楚之伐吳夷狄自相攻耳其從之者皆迫於威力烏知曲直義利之辨今謂其師出有名春秋併其從之者皆進而人之春秋進夷狄未有若是之驟者此人之於夷之會何疑若中國會盟則決無可進之理胡氏議論或過於峻輕於與闕繫春秋條貫不容已於言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平公以寺人伊戾之讒害其太子而誅之矣既誅之則太子為無罪而寺人可不必信今以合比之事觀之則伊戾死而寺人柳繼之復以伊戾所以譖太

子者而譖其大臣坎用牡埋書以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適以相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有自來矣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爵書伐為其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則貶也前此衛侯為孫林父所逐晉不能討春秋貶焉今齊侯為北燕伯出師實行霸討之事晉人有愧多矣春秋是以貴之而齊景公立心不剛仗義而往納賂而還是以春秋書伐不書所以伐著其不能成功也是時晉平愚闇楚靈狂暴中國無霸人有左衽之憂齊固霸國景亦賢君而志不能以



卹氣每欲有為輒為近倖小人所沮優游不斷以逮終老而國非其國矣惜哉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以為燕暨齊平承去年齊侯伐燕而為說也穀梁以為魯暨齊平以書法當從穀梁定十年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約而後會耳此先書暨齊平約之也繼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往盟之也但春秋有書及書暨之不同公羊曰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我欲之曰及不得已曰暨是時魯婚於吳睦於晉而又附楚無意與齊為盟齊欲之也故書暨然亦不可執一例而求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注謂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穀梁此義其必有所授矣蓋所謂諱者特諱之於廟耳未聞生者而為之諱衛之君臣同名乃其明證後之人以諂事君諱其所不當諱是故春秋每因事而垂法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自季友至行父雖專魯國猶善事其君無悖於臣節至於宿乘主幼盡盜兵權擅伐國取地以自私襄公幾為所逐自後世而言司馬懿其人也至昭師遂移宗社意如逐君宿所命也其魯國之大盜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卒丑陳侯溺卒

案左傳陳哀公以溺愛之故欲廢太子偃師而立其孽子留屬留於司徒招招由是殺太子立留哀公縊如傳所言廢太子本哀公意何為憂懼以至於縊以春秋書法而觀招實為之耳意者招與二姬謀廢嫡立庶如敬羸襄仲之所為而哀公未之知是故書招殺不然將目君如晉獻宋平之殺矣木訥云春秋書弟有二義其責皆在兄弟而賢乃至於不相容兄之過也弟而不賢乃至於不能制亦兄之過也不相容是不友也不能制是失教也惟鄭之段則兄之過為



輕而逆在段故不書弟如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是不相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是不能制者也今陳公子招至于殺陳世子偃師尚為能制之者乎故書陳侯之弟而不書公子以陳侯不能教其弟而禍及其子也然招之惡亦既貫矣上抗其兄下殺其姪卒之召楚人之虐陳以不祀皆招之罪也雖然非陳侯寵任之過不至於是故前書公子招此書陳侯之弟木訥春秋惟鄭段一節講明至到諸說皆不

能及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人作亂殺其太子致其君死不以正命罪在一招

楚不能討而縱之于越于徵師何罪而以為首戮乎

蓋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

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春秋先書招之罪繼

書干徵師之死繼書孔奐之死言當討者縱無罪者

死傷衷誅之行乎中原莫得而正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為招所立未成君

秋蒐于紅

蒐者蒐簡軍政之總名常事不書此所以書者憂季

氏挾兵權盜有魯國漸至不制而書之耳傳稱大蒐

于紅自根牟至商衛革車千乘魯兵初不為少井邑

甸丘盡為強家所專制作三軍未幾復舍中軍四分

公室而季氏竊有其二兵皆季氏之兵將皆季氏之

將號令政事一出於季氏日蒐簡何益哉自是迄於

定哀之世凡四蒐入春秋以來蒐事未有如此頻者

春秋備書於策著季氏專魯國挾兵權以窮制其上

是蒐也蓋季氏之蒐國何有焉書蒐書大蒐為魯憂

耳或以為蒐春事而秋興之是故譏淺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與招同為亂招其首也春秋既於今年春正招首

惡之罪今招委罪於過而殺之春秋復於此而正過

同為亂之罪招與過皆當有罪但首從之不同耳不

去其官而書殺其罪亞也過以從而死招以首而放

著夷楚之失制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奐

陳舜後也自晉悼公鄒之會逃盟而歸楚迨今三十

四年甘為夷役而不恥彼謂夷可託國而無復慮外

之憂矣今夷為不道乘陳招殺太子而掩取其國挾義聲以行其大不義與楚莊之討夏徵舒後先一轍莊取之而旋舍之靈則遂取為已有明德之後百年之間再有夷禍此春秋所以動色而書之自春徂冬凡七見書皆陳事言之重辭之複閔陳而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滅人之國也招自知罪在不貸卻兵開門以納虔虔德之而免其死孔奐者陳之舊臣拒虔不受為所殺春秋於陳亡招放之後而書奐死録奐也杜氏以為招黨誤矣吁留則奔之招則放之干徵師無罪而殺之孔奐守節而害之春秋備書以見楚靈之不道夷狄之禍方熾而未已為中國憂也




葬陳哀公

或曰陳哀公之葬傳以為衆嬖人殺馬毀玉以葬之春秋之書之何歟曰此書葬之變例也讎未復賊未討而以葬書國既亡無與任討賊之事者也國既亡而書葬亦所以存陳也孫泰山曰陳已滅此言葬陳哀公如未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而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四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二　周景王十二年晉平公二十五年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繼滅陳而書譏也楚為無道乘陳有亂而盛兵以臨之遂滅人之國天下諸侯所當同嫉宋魯鄭衛畏其凶威皆遣大夫以會之魯獨見書譏也以望國倡諸侯預於夷會是故譏

許遷于夷已見成十五年又見昭十八年

夏四月陳災公羊作火

公羊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存陳之義蓋矣春秋於陳之亡書法深致其嚴謹自去年春書陳災者魯史安得而書之乎曰此聖人因陳災而著存陳之義夫豈舊史所能及乎是時夫子年既長見而知之不皆据舊史也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冬而築時也所以書則譏築囿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為囿其以為游觀之地乎其以為講武之處乎是時三家用事魯君僅擁虛器而猶興築囿之役為季氏敺民耳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奎之戰四卿俱書譏季氏以其私怒出而諸卿皆從也今伐莒而三卿俱行譏季氏所欲為而二卿奔走後先惟命之承非但誅其無君也胡氏曰前已舍中軍此復三卿並將以出季氏為主將二子其臣僭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

各率一軍為副則三軍固在以為復古者非也但叔
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耳舍中軍非復為二
軍乃析三軍以為四季氏獨將二軍兵愈多權愈重
此所以遂至不可制階此為亂而昭公孫于齊矣

戊子晉侯彪卒 平公也 昭公立

九月叔孫婼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葬宋平公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
帥師圍蔡

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
討賊也雖誘之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
也或曰蔡般負覆載所不容之罪楚子討之春秋以
名書與般俱名何也曰仗大義以行其大不義仗大
信以行其大不信春秋所甚惡也虔利陳之亂而滅
其國既得滅國之利復以謀陳者謀蔡誘般殺之襲
取其國詐以滅陳又詐以滅蔡又用蔡世子於淫昏
之社狂暴險恣無復一分人理是故春秋特變例而
名之與般俱以名書不與虔以討賊之義也穀梁以
為夷狄之君誘殺中國之君故謹而名之愚謂弒父
與君夫人皆得而誅之中國不能治夷狄治之亦春
秋所許但虔利人之難而滅其國故特正其罪而名
之耳使虔於討般之後謀之於晉請之於王更立君
以定蔡已無所利焉則春秋猶將許之何遽至於名
之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之母襄之妾敬歸之娣也妾母僭夫人自成風
以來春秋皆有譏至是始無譏非無譏也僭禮之罪
在僖宣後之子孫率循弊典有不足責焉耳然直書
其事而無所隱乃所以責之也

大蒐于比蒲

是月也君母歸氏薨蒐事不為之中卻晉大夫叔向聞之曰國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忌君公室且將卑矣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內也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既尊之以夫人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蒐不為輟言強家之不忌君是以知公室之將卑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或曰喪不可蒐歟曰蒐常事也喪變事也當變而常是故為不可非謂國有喪武備不可講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浮祥

喪不貳事禮也前既蒐于比蒲此復為浮祥之會春秋皆繫之五月之下所以貶也或曰春秋不為魯諱與曰魯不諱喪而講行常事春秋不得為之諱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衆左傳謀救蔡也或曰蔡當救乎曰般可討而蔡不可滅也今般已死而虔之兵猶頓於蔡下必欲乘其危亂而取之此盜賊之兵中國諸侯共起而擊逐之義之所得為也為晉君者當使人諭之楚責以違載書擅興兵滅與國之罪彼虔雖頑冥不靈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而恥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乃使人卑詞為蔡請盟為夷所侮辱而蔡遂滅矣厥憖之會欲以何為既乃逡巡而引退晉君猶有知韓起其不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書楚師滅蔡繼書執世子以歸用之誅楚之無道著世子以不屈而死也孫泰山曰世子云者未立之名胡文定謂世子守節而死故為春秋所録合二說而書法見矣般固有當討之罪父死而子立世子宜立者也世子不敢遽以君位自居亦未甘出夷楚之下嬰城固守以待外救晉不能救而國亡身死視紀季

以鄣入齊苟為自全之計者遠過之矣位乃世子之位父雖殞命於夷子猶不敢遂居其處視齊世子光乘其父之篤疾殺父之嫡而篡有其國者萬萬不侔矣是故春秋特存其世子之名而錄其為宗社死公羊以為父坐弒誅子不得有其國者是亦一說使世子而不能死社稷以國與楚春秋於是乃有誅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伯于陽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公羊迂僻當從左傳北燕伯入于陽與獻入于夷儀其事略相類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歸入於其邑而未至其都皆不名所以正其君臣之分衛獻返國而始名之者則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或名或不名皆有深意或曰齊景公為北燕出師至再春秋其許之乎曰霸者之欲霸也皆有身任天下之志景公有可霸之資當晉政既衰有可霸之時而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北燕受賂而回此伐北燕半途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剛也厥後魯昭孫於其境子家羈知景公無信不足仗勸使改圖良以是故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而左傳則以魯伐莒取郠莒人愬之晉故辭公夫伐莒至於再又受其叛臣叛邑魯實有罪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不能以自伸歟穀梁之說必有所本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或譖成熊於楚子成熊知之而不能去以是故

及虔以猜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書成熊懷寵
耽禄見幾不作以及於難亦有責焉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傳慭與南蒯叔仲小謀誅季氏懼不克而奔事詳
見明年叔弓圍費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
狄稱之注謂鮮虞為姬姓之狄居於中山故曰中國
愚以為未得經意晉自平公舉霸權而遜之楚遂使
中國諸侯北面夷狄之庭人有左衽之憂及是楚滅
陳滅蔡伐吳圍徐中國之人延頸企踵以望晉人出
師一大創治之晉之君臣憯然一無所問方且加兵
於弱小無罪之國為逐利自私之計是故狄之陳止
齊曰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




可忽乎義又見十五年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或曰此南蒯叛季氏而叔弓以兵圍之不書蒯叛何
也曰家臣而知尊公室未為罪也家臣託尊公室而
自為其私計夫然後為叛矣南蒯之始謀為此號於
人曰吾以尊公室其心跡未著春秋烏得而正其罪
卒之以費奔齊其叛狀乃著於是為叛矣曰家臣而
尊公室於義可乎曰可諸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

夫之臣皆諸侯之臣也諸侯叛王大夫與之俱叛不可也大夫叛諸侯家臣與之俱叛不可也諸侯之臣叶諸侯以尊天子大夫之臣叶大夫以尊諸侯正也魯季氏秉政五世至宿意如犯上作亂無所不為使為之家臣者知大義之所在勉季氏以忠約季氏以禮舉兵權而歸之公上固魯國之令臣也奚其叛而南蒯之心則非純乎為國者既已告公未幾乃以費叛歸于齊則魯之叛臣矣當時有謂家臣不當言强棄疾脅比而立之令於乾谿曰比既立矣衆散而虔公子棄疾事虔為蔡公虔無道暴師乾谿以圖非望之福棄疾因民之怨召比於晉而立之公羊曰公子棄疾因民之怨召比於晉而立之令於乾谿曰比既立矣衆散而虔以縊死此其寔也比自晉而歸實預初議左傳乃謂觀從獨為此謀矯棄疾之命召比於晉强與之盟然後襲蔡蔡公始覺愚以為區區一觀從豈能獨辦此事蓋棄疾與比内外合謀而為之也棄疾始為此謀而春秋歸獄於比以比自晉而入主於代虔比入而虔死虔死而比立則弑君之罪當在比矣左傳以為楚殺梁以為晉有奉者是也或曰虔非篡國之賊乎



臣叛之是之謂叛大夫叛而家臣正之奚其叛

八年盜竊寶玉大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據左傳所載不能盡得經意今從公穀為斷虔與公子比公子棄疾皆共王之子郟敖之死公子比奔晉公子棄疾事虔為蔡公虔無道暴師乾谿以圖非望之福棄疾因民之怨召比於晉而立之公羊曰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令於乾谿曰比既立矣衆散而虔以縊死此其寔也比自晉而歸實預初議左傳乃謂觀從獨為此謀矯棄疾之命召比於晉强與之盟然後襲蔡蔡公始覺愚以為區區一觀從豈能獨辦此事蓋棄疾與比内外合謀而為之也棄疾始為此謀而春秋歸獄於比以比自晉而入主於代虔比入而虔死虔死而比立則弑君之罪當在比矣左傳以為楚殺梁以為晉有奉者是也或曰虔非篡國之賊乎深識惟曰家臣不當叛大夫誤矣大夫所為正而家







義又見定

曰始虔之篡有能仗大義而殺之求邾教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為義篡者為賊從州吁無知之討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君其處其得謂之討賊乎或曰比未嘗事虔為君而坐之以弒君之罪何歟曰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比自外歸弒其兄而已自為君不曰弒君可乎使比於虔之既死固執子臧之節從衆望而立君則不可以弒言矣蓋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為篡弒之人春秋之義必有所不容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立是為平王

二傳作殺公羊弒當從公羊弒者下戕其上之名楚虔之死棄疾弒之公子比之立棄疾立之立之則君之矣君之而又殺之則弒也比不成為君則稱公子比棄疾既嘗君比則加之首惡之名所以正棄疾弒比之罪比未嘗事虔為君而猶以弒書棄疾實已君比豈得不謂之弒諸儒多從二傳為殺其擇之未精乎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同盟義已見成十七年

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惰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霸權虎視中夏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為會于平邱號召諸夏如病癉沉痼之人精采銷鑠殆盡強自支拄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有為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譏王人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或曰公不與盟魯之恥也而春秋不諱何哉曰春秋於魯事之當諱者或以責魯或以責外汝隨之會書晉侯不見公責在晉也平邱之會書公不與盟責在魯也魯乘晉人之衰侵慕邾莒受

其叛人入其土地復加之以兵春秋前此備書之皆貶也至是晉人伸其霸討辭公於會而執意如晉之所行者是故其責在魯書公不與盟若公之自不與盟雖為公諱亦責公也胡文定乃以是責晉以為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其未然歟蓋書同盟所以貶晉書公不與盟則不可以言貶晉春秋有一事再書而前後取與不同者此是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魯人暴莒亦甚矣然皆季氏之所為非其君責晉人豈不知之苟欲伸其霸討當治意如之罪豈惟為莒執之抑亦為魯治之可也夫以人臣而據兵權擅侵伐不有君命陵蔑小國怙終不改至于再三肆之市朝夫豈為過前此晉平庸悶公欲訴而無路今晉昭始立必有以季氏無狀告之者故辭公于會而執意如之是所在顯示誅斥而晉昭開明之天理終晦蝕於羣下之私情是年冬公如晉復冬十月葬蔡靈公

楚蔡之仇也大讎未報仇人已殞春秋之義不葬者也今以國復而葬亦變例耳或曰楚虔滅蔡而棄疾

復之春秋書葬所以釋其不共戴天之憾曰不共戴天之憾而可釋乎為公羊之學者謂晉人會于平邱欲為陳蔡討楚楚懼而亟復二國雖復其名猶制其實是其為憾可得而釋乎昭侯柏舉之役大義所當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州來吳楚中間要害處或以為楚之附庸成七年吳人之當撫而有之以為外屏亦控楚之一策也乃不能然今又五十載復以兵入之遂從而殘毀之其地卒歸於楚吳不能有也十九年傳楚人城州來不言取而言城見吳人之不能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春秋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意如至自晉見魯君與意如相出入於晉也傳謂意如譖其君使不得遂於晉此其實也如晉昭辭公於會而執意如人猶冀其明正強臣專兵之討俄而得釋季氏愈張魯君愈削乾侯之禍作矣春秋書意如至自晉誅也自意如執至此間事隔歲而書名不書族去族求免其身而陷其君是以有誅二十三年叔孫婼見執及其歸也書叔孫婼至自晉比事而觀可以識聖人之意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郠公去疾之子

不書葬魯不往會也魯人侵莒取其地晉脩霸討執意如而辭昭公于會魯莒因是有怨不往會其葬是以闕書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郠公以子代父正也庚輿以弟繼兄篡也蒲餘侯首亂者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之舊臣也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逐郠公逆庚輿於齊而立

之意恢之死為君故耳春秋不書郊公之奔庚輿之入郊公不能君庚輿由是以篡也繼苫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君在喪而已為政國之安危休戚於是乎寄郊公居喪不感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為亂而不能豫為之防身雖為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曹苫無大夫故不書大夫義又見二十三年庚輿來奔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謁餘祭夷昧季子同母兄弟也約以位相讓迭為君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季子避而去之於是夷昧之子僚立焉未幾為謁之子闔廬所殺論者謂季子不當辭位而召亂非知季子者也亦非深識當時事者也季子之讓已著於平日非夷昧死而後讓也為夷昧者當明季子之讓節以國授之闔廬是謂以嫡繼長宋穆公之與夷是也顧不能然乃俾僚冒以位自處以致殺身而召亂闔廬固當坐首惡之罪夷昧實有責焉耳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公穀以告為合禮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應待祭畢乃告諸說多從之愚以衛柳莊魯叔弓二事而觀而知禮意之所在矣祭者主於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為之變其常也及聞其死請於尸而往而釋服遂以賻之不但撤樂併撤祭而往感大臣之意過於尊祖非禮之正謂之失禮可也今叔弓之喪據傳叔弓預於祭涖事猝有疾死則君為之撤樂卒事其可也若叔弓自殁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卑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與

襄仲之死去簫禮例不同不可引以為證武宮者或以為成六年所立之武宮非也魯用天子禮樂有兩世室魯公為文世室武公為武世室為不毀之廟茲因大祭有事于武宮叔弓當此時而暴卒故為之去樂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平即位未幾反虔之虐存陳與蔡若有古人之風然以傳之所紀蔡雖存不能國也朝吳蔡之舊人楚平自為蔡公與之善及得國仍俾居蔡費無極者讒人也害其寵而傾之以是故奔其後蔡之二君入楚而不復昭侯又將見留以賂而免卒復大讎義見於朱之奔東國之死柏舉之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或曰鮮虞之伐前則狄之後則否何歟曰狄之為患有貶焉傳言齊師晉師宋師伐某常法而狄之君及大夫或書其帥師伐某責將也鮮虞之伐始倡其議者荀吳也其後再伐三伐卒滅其國而後已者皆荀吳也是以貶或謂春秋以荀吳不受鼓之叛人是以無貶夫伐鮮虞伐同姓無罪之國又動兵至於再三乃大不義春秋豈以細故小節而遂貸其貶乎存大節而略細故春秋法也錄細故而置大罪於不問夫豈聖人垂法之意春秋於伐鮮虞一事深有貶於晉

冬公如晉義見至自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也楚成伐徐桓躬帥諸侯動大師以救之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為中國計蓋懼楚師之浸淫而有震鄰之憂耳今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存徐有愧多矣傳言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賂以舅與之盟而歸春秋書伐國而云某侯伐某是皆有

意讀者謹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此比類虔之誘蔡而為言也蓋誘一也虔以施之中國而棄疾用之蠻夷故春秋誅虔而略棄疾然書誘書殺蓋亦罪之深特不名耳楚大蠻小皆以子稱又以見四夷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為子不得擅相侵陵況誘而殺之乎

夏公至自晉

左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諦之也平邱之會晉人辭公而執意如討其侵苕取地執之是也已而意如得釋罰不加毫毛今公如晉晉復止公蹤歲涉三時之久乃得還由晉昭昏孱大夫強恣故意如與魯君相出入於晉意如寔陷其君也其後昭公憤激不能平與兵以討之勢有不容已而所任非人卒以致敗論者謂魯昭伐季氏為啟釁非深知當時事者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子服昭伯從公如晉歸語意如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子服回可謂善覘國者矣晉之衰始于平成于昭頃以迨于亡強大夫實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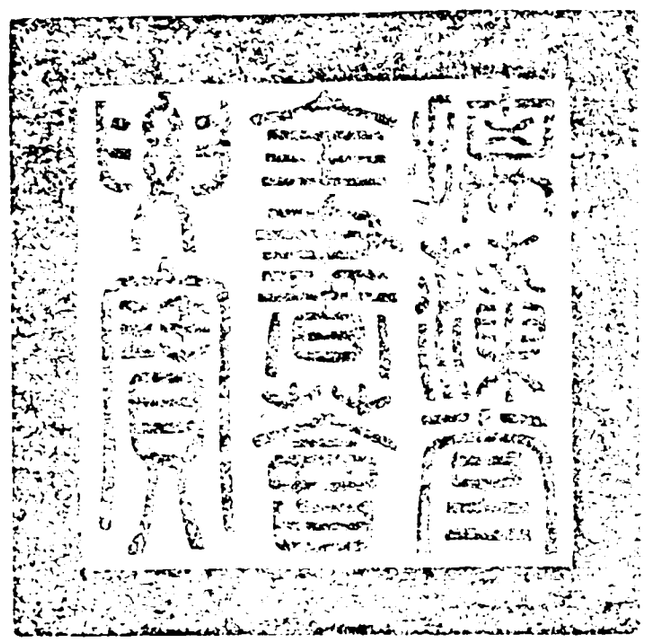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四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五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三 周景王二十年 晉頃公元年

有七年春小邾子来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食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食用幣伐鼓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舉正陽之禮則此月乃夏正之六月無疑矣至是六月甲戌朔日食傳乃載太史之言以此六月為正陽之月請用幣與莊二十五年所言如出兩人之手以是知左傳雜引諸說初無一定之論後人惑於左氏不根之言而廢春秋經世之法此病甚大不可以莫之辨也蓋春秋自中世以後平桓僖而降王政益壞歷紀廢缺積不頒朔於諸侯夏國之人莫知適從如絳老之年號童之謠與今茲魯太史叔孫昭子季孫意如各執一說莫能相下由歷紀壞亂閏

法不修時序紛錯有以使之然耳太史氏既知過分而未至為正陽之月則正陽當在首夏今乃指其所謂秋者為夏四時可屢變乎四時可變何分至之有哉此一節左氏之子孫門人假異說以符合隱元年書周正之誤証矣

秋鄭子来朝鄭已氏少皞之後

傳言鄭子来朝叔孫昭子問以少皞氏鳥名官何故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黄帝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以水紀太皞以龍紀少皞以鳳紀自顓頊以来乃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焉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夫所謂夷非夷狄其人也言周魯既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治革蓋録之也所謂夷者如孟子所謂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為言遠也或者遂以鄭為夷國失之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胡文定曰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窓逼王室非所以別内外荀吳滅之與闢土服遠以圖富強者異以為春秋無貶愚以為書名氏書滅謂之非貶不可僖二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蓋以二強國之力迫而遷之非戎人侵犯王略自外而竊居於内也先是楚伐陸渾春秋謂其侵逼王畿書以惡之陸渾微種寄跡内地歷歲滋久不聞為中國患而荀吳忽用詐計謬言有事于雒而襲滅其國慘矣若謂其貳於楚則中國諸侯莫不皆貳晉實使之何獨於陸渾而有伐蓋晉之為政者利其富饒襲而取之春秋所深惡也趙木訥更云荀吳有肅清中原之功夫憑陵中夏者楚也晉斂手氣而不敢問乃以滅陸渾為肅清中原不亦誣乎或曰則將存之乎曰徙而遠之不使混於華其可矣滅無罪之國焉得無貶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曰彗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左傳曰孛于大辰西及漢北辰者是為天極天之中也帝座居之妖氣孛辰為變大矣若為心為伐亦除舊布新之象申須梓慎竈以為兆諸侯之火災其言雖中亦巧發善億未為真知天者也後五年王室亂劉單立王猛尹召以子朝篡或是其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穀梁曰進楚子故曰戰此以書一人字之故謂春秋進楚殆不然歟吳之書吳楚之書人有自来矣非始進始貶於此日也吳之志常在於輔翊中國楚之志常在於憑陵諸夏春秋每有取於吳為中國而録之耳今戰于長岸傳以為吳伐楚大敗不書敗録其向内之心也以其為兵首故書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異其同日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愚謂火災未足為孛之應也當時知天象者以星孛之後繼之四國之火往往傳會而為之說豈知星孛之應遠者數歲示人以象使之知所警懼安可指一事之偶應而遂謂上天譴告止於是而已哉是時諸夏亂亡已兆世卿強族脅制其上胥為不軌周室浸微大亂將作春秋降為戰國此其兆也夫豈四國大災之謂歟申須梓慎竈之言在後世則為諛將使人主以火災塞天變無復恐懼修省之實矣

六月邾人入鄫 併見下宋伐邾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是後以葉為都昭九年遷于夷傳又謂楚靈嘗徙之于荊平王復之為葉今又遷白

羽蓋五遷矣昔齊桓公遷邢及衛不惟遷之而又有以存之衛文公亦能勤儉苦節以自強其國至是猶存今許五遷而國益危傳謂葉為楚地楚人以晉鄭方睦恐以是台寇迫而遷之自是又遷容城不二十年許為鄭所滅楚固大不義許棄中國而從夷狄卒以是亡其亦有以自取矣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鄫而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能討有罪也是時晉已失霸強陵弱大侵小莫之或禁邾蕞爾小國間鄫人之不備襲入其國執其君據有其土晉不能治而宋治之伐邾盡歸鄫俘春秋以是故褒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趙盾之弒其君許世子止之弒其父傳者比而言之事實霄壤黑白之不同也盾秉政穿弒靈公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史臣歸其罪於盾宜也若許止則異於是父非不慈於其子子非不愛於其父非若楚商臣蔡般逞慾黜之憾而成滔天之惡也而春秋何至加以弒君之罪乎聖人秉法至公而存心忠厚一不嘗藥而遂坐以弒君之罪必無是也歐陽子嘗論及斯事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進而不嘗三者坐當殊科深有疑於傳家之說而胡文定不以為然愚謂聖人之修春秋多因舊史之所已書而加以筆削趙盾許世子之弒蓋皆舊史已書聖人因之而不改所以垂法於後世也有如許止之事意當時有疑其為弒者魯史得之傳聞著之於策聖人修經因舊史而不改之革使夫為人臣為人子者謹於視膳嘗藥之事不敢以易心臨之所以垂事親之法夫豈謂不嘗藥者可坐以弒君之罪乎是故書弒於前復書葬于後公羊曰書弒是君子之聽止也書葬是君子之赦止也春秋之法賊不討不書葬今書弒書葬明止本無弒罪因侍疾不謹以陷于大惡公羊兩言盡之矣若夫

孟子所謂無愛之無父為我之無君此以言異端之學末流之弊必至於此胡氏持以證春秋用法之意其不得同歟蓋傳所謂春秋無將將而必誅者為其有欲弒之心而其事未成如公子牙慶父之所為是故累及之此論雖正然春秋所以書弒書葬者如公羊之說而已或曰蔡般之弒景與許止之弒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弒異其葬烏得而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喜時即子臧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劉原父以會為待放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會蓋待放而非叛也公羊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有益於世教然施之於叛者則恐未然當從劉氏之說會

己卯地震

深思以求聖人之意

蓋待放于鄭君不復之而奔賢於臧武仲之據防以求為後於魯是故春秋録之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繁則公孟義初見隱七年齊侯使其弟来聘舊說盜賤者也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盜則尉止之徒皆賤者故以盜書今殺繁者齊豹等輩豹為司寇位從大夫而亦書盜賤之也左傳謂齊豹求名而不得以為豹欲求不畏强禦之名為衆人除害而以身當之春秋不與之以名是故書盜愚以當時之事而觀豹實怒公孟之奪其官邑率羣失職之人起而為亂殺繁逐君彼自快其私怒耳何名之求哉此舊說也胡文定以春秋歸獄宗魯是以書盜其義精當從之宗魯者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繁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恥禄而討之華向奔陳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誅華向之子已也聞齊豹將作亂而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不足録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琴張聞其死欲往弔之夫子語之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蓋齊豹犯上作亂之罪顯而易見宗魯食姦受亂之罪微而難見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猶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殺皆宗魯之為豹不足誅而宗魯深可誅胡氏之說有得於聖人之意傳注不能及此矣縶者衛侯之母兄以疾故不得立預聞國政怙權而亂以是殺身書衛侯之兄譏衛侯不能閑制其兄使之預於國政縶見殺衛侯幾以是失國

縶不足責其責在衛侯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案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盡殺之公如華氏請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母弟以為質公亦質華向之子已而討之華向奔陳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耳華氏自督以来世為亂族鮑之

篡弑諸華之力居多挾功專横黨與盤錯虎視中國蓄謀在亂宋君又以無信多私啟之致三畔同日而作幸而討之克華向俱奔而公又入多僚之讒將加誅於無罪者致諸華内外合勢以叛春秋先書三卿出奔著君臣之俱失道及華向入於南里始以叛書危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夾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春秋未嘗加人以叛逆之罪至倫孫林父之入戚始以叛書華向繼之自是始有書叛者書入書叛誅姦之極典春秋不輕用也華夾向寧華定首禍於國討而奔奔而復乃挾吳楚之援將以覆其宗國叛狀既著春秋始以叛書若魚石竊盈雖自外而入原其始本無欲亂之心春秋不以叛辟而加之也彼為意誅之說者欲以不叛為叛非弑為弑非聖人意也南里



宋國城中之里叛者内外合勢入而居之莫之能禁至於城舊廓以為守宋其危矣前是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宋彭城今華向入於南里書入宋南里危宋也

叛者入其腹心討之而不克則宋為華氏有矣是故危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穀作東義又見二十三年



案左傳東國者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楚有讒臣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諭蔡人使出朱而立東國朱懇於楚楚子不能正也東國繼往又殺焉春秋後先書之閔蔡也穀梁子曰王父死焉父死焉已不能仇又從而奔之春秋書以賤其義正二傳不能及

公如晉至河乃復

今夏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氏欲惡諸晉使有司以

齊鮑國歸賚之禮為士鞅鞅怒以為臯已故公如晉
復為所卻明年而執叔孫皆以是故蓋季氏久蓄無
君之心故外交强國以脅制其上是時晉頃愈弱大
夫之權愈盛魯之强家晉之列卿比而為惡皆叔末
之世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元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晉悼公之討魚石也以諸侯之師圍彭城春秋書以



美之今華向為亂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皆以
師救宋共討華向于南里而春秋略之不書為其有
畏於楚討之不能力叛者皆得逸去也晉楚交兵百
有餘年宋人為之出力弭兵楚得以竊霸權號令天
下今宋大夫為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背施忘義
利人之難而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
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然宋之强族華魚向鱗自
彭城以來世為亂再有討芟翦幾無存者而宋得以

少事視魯之季齊之田晉之智韓趙魏曰為亂而其
君付之無可奈何者有間矣春秋詳著三叛之始末
嘉宋討叛有成功也

大蒐于昌間公作姦義已見十一年比蒲之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三月而葬不及期也不及期不如禮也王葬不書此
一不如禮而遂書以景王不早定繼嗣身死而亂作
是故特為之書所以貶也不書葬義已見隱三年



王室亂

前此子頹之亂子帶之亂春秋不以亂書今而書王
室亂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之曰王室亂
生於一時而不足以致亂是故聖人變色而書之所略也變生於
一時而足以致亂是故聖人變色而書之曰王室亂
夫豈特識叔鞅之言而已哉王猛以太子母弟而立

子朝以長庶而求襲位名體淆亂諸夏莫適所從當是時周有兩天子其為亂與頹帶之事異矣蓋劉單之所守者禮律之正而尹召所挾者景王之邪志以確介衆之人惟義是輔成周之亂將底于亡此春秋所以變常法而為之書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胡氏曰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單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其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劉單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之未足故再書以著上下之舛逆論固正矣愚以當時之事而觀似非經意之所在也下不以上卑不以尊者其常也下之以上卑之以尊事之變其常者也自昔聖賢處世或蹈其常或嬰其變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為期為不失其正而已矣劉單者王朝之大臣守正而不撓者也景王崩繼嗣未定尹召採其君之邪心欲立子朝劉單據禮經立太子之母弟猛劉單所擁者為正則尹召所立者為邪春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與其居天下之至難任天下之至重變而能不失其正也周公之於成王伊尹之於太甲以其所當以也以其所當以乃大臣職分之所當為而以為擅廢立挾天子專國柄愚以為非春秋意也愚非擬劉單于伊周以為大臣當艱難之秋任託孤之寄當以伊尹周公為法也若夫未踰年之君而書王成猛之為王也成其為王而必名以著之當是時不得不名也不名無以見其為立之正而示別於子朝也居于皇出也而不書出王者無外在皇猶在國也出不書入而書入不書入而書入無以奠王於位也或曰君以名見臣以子書何歟曰天子之宰不以名見者常也始立之君而書王書名變也宰不名與其以天下自任也君必名著天位非

庶孽之所可干也君以名見臣以字書常從其常變從其變之義也王城者概洛城而言也已入王城未能正天子之位王與子朝分國而處也（餘義見下敬王入於成周）冬十月王子猛卒（悼王也敬王立義見下居狄泉）三年之喪通喪也故天子諸侯未踰年皆稱子皆名皆卒此春秋垂世之法也杜氏謂悼王未即位故書王猛誤也蓋已即位未踰年景王雖葬不及期而葬亦未得以先君既葬為說故悼之居皇也書王猛其卒也書王子猛卒不書王無以示別於爭立之朝書王而名之子之以其立未踰年故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元年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季氏伐莒取鄆莒人訴于會樂王駟求貨于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

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卒無所與婼豹之子也從其變之義也王城者概洛城而言也已入王城未能正天子之位王與子朝分國而處也（餘義見下敬王入於成周）冬十月王子猛卒（悼王也敬王立義見下居狄泉）三年之喪通喪也故天子諸侯未踰年皆稱子皆名皆卒此春秋垂世之法也杜氏謂悼王未即位故書王猛誤也蓋已即位未踰年景王雖葬不及期而葬亦未得以先君既葬為說故悼之居皇也書王猛其卒也書王子猛卒不書王無以示別於爭立之朝書王而名之子之以其立未踰年故也



晉人圍郟

案左傳去年冬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納王于王城此始書晉人圍郟郟者近畿之地子朝據之晉為王討而圍之此王事也而春秋書辭若此何哉蓋是時王猛死敬王立中外未知立之當否晉師在郟莫有為王致力者子朝乘之而入是秋敬王有狄泉之出書晉人圍郟郟用師之不力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靈之滅蔡忍於為惡者也楚平之復蔡偽於為善者也復之而猶專制其國其志猶在于利可取則將

復取之矣朝吳之奔朱與東國之死皆平所為蔡雖復猶不復也春秋備書以著楚人之亡狀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大讎未復而朱與東又入楚而不之乃免事吳以求報卒以吳師入郢復其父祖四世不共戴天之讎朱與東愧之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来奔義已見十四年

郊公之立正也而庚輿篡之今庚輿為國人所逐而郊公復入春秋於郊公之出之入皆略而不書微之也在喪不戚亂臣持以為之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也或曰忽突相為出入春秋猶備書之今郊公之出入皆略而不書何耶曰忽突之出入非為其可書而書因事垂法不得不書也録意恢為其死也奔庚輿著其虐也略郊公以其不能君而微之皆所以垂法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公羊於是戰也曰春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又曰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公羊於夷夏之分懇惻痛切有得於聖人之意但以直敗而為言則拘矣蓋是役也楚為戎首驅六國之君與之俱伐吳春秋略楚而不書不與楚以主中國之諸侯也或曰虔既主之於前日今不與棄疾之主之奈何曰虔棄疾未嘗求之於求之於晉而晉許之責在晉也今亦略而不書微之晉而強驅諸侯以前是故春秋惡之略而不書若六國之君自與吳戰所以誅楚之專制諸侯也中國亦新夷狄云者指晉言也晉無意中國而吳人日以攘楚為事則晉可狄也公羊以春秋之略楚而知春秋亦當黜晉故曰中國亦新夷狄也陳蔡許序于頓沈胡之下賤其為夷役也胡沈之君以戰而死不書卒而書滅不與之以死難也陳夏齧以獲書賤也或曰春秋前既進吳書吳人矣今而以號舉何哉曰為中

國患者楚也今未能翦楚之豪末而先殺二小國之君亦春秋之所惡也

天王居于狄泉

王猛卒劉單復立其母弟匄是為敬王至是立已踰年尹氏乘其不戒挾子朝自外入王居狄泉以避之是時嫡孽兩爭一王城之內而有東王西王之分名體不正將無以一海內之歸趨故敬王雖失位而春秋猶書天王而無所貶所以別子朝之為僭王也不書劉單以王所以釋劉單之權也以者獨任其事不假他人力之稱也前日王在諒陰劉單獨任天下之重外無諸侯之援則劉單之以王事之不獲已而不得避者也今王立踰年晉師又興則劉單外假大國之援以成其功不得言以春秋所以釋劉單之權也後之為大臣者有挾定策功久專國柄以此致禍敗而殺其身累其家如霍光徐羨之等輩由不明此義也

尹氏立王子朝

書尹氏立朝尹氏一人之私也尹氏以世卿預聞國政不書其官不著其爵而以尹氏書氏云者一人之私也王位天下之公器惟正惟嫡得在此位尹氏以其所私而立朝是為尹氏之朝而非億兆人之所同戴是故敬王雖在狄泉春秋正其名體曰天王居于狄泉子朝雖得入王城竊大號春秋削其名體曰尹氏立王子朝母弟之立為正則孽子之立為邪春秋於是二者之居之入之立之奔書法詳而不厭垂大公以示後云耳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羊曰何言乎有疾乃復殺恥也昭公七如晉至河乃復者五意如實譖之也而昭公不知引賢人以自近深思所以為保位之計乃數如晉而不嫌其為卑數為所卻而不自以為恥身墮強臣術中而未悟者

也然春秋之書之不惟貶公實亦責晉由晉君不君而季氏得以售其險謀肆行而罔忌晉深為可責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諱至自會公羊書叔孫舍至自晉今從之

意如見執於晉以苟故也叔孫見執於晉以邾故也意如在晉譖其君以免其身叔孫在晉抗節不撓晉之諸大夫敬而憚之旋亦歸之其執雖同所以得釋則異故意如至自晉春秋去其氏所以誅也叔孫至自晉春秋書氏以別於意如蓋褒之也是時魯國猶有一叔孫大節凜然足為社稷之衛使昭公能舉國以聽之必不至有乾侯之禍劉原父亦有取於公羊之書氏曰可褒而褒乃聖人修經之本旨呂東萊乃不以為然謂原父為鑿夫春秋之一字為褒貶叔孫與意如俱執于晉其歸也或氏或否此書法之顯然可見者豈得謂之鑿乎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書吳滅巢或曰貶乎曰有書滅而非貶者此類是也為其能復諸樊門矢之仇而錄之也諸樊之死春秋書法特異錄其為中國故死于難也死難者見錄則滅巢者必無貶嗟夫吳以中國之故父子兄弟歷三世與楚為敵自晉人苟求宴安以霸權委楚而吳之敵楚者不為之而下也今而滅巢乃異時入郢之漸巢之滅楚所以亡也使晉人能於此時赫然發憤合力以圖楚則攘夷之功不在吳而在晉矣論者謂書滅巢為貶故不得不弗

葬杞平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六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四　敬王三年
晉頃九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此為王室而會不書識其無勤王之實也案左傳會于黃父命諸侯輸粟于周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



侯踕二文鄭虢勤王故事躬御戎馬展義王室晉之不能亦甚矣而其事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子頹子帶之亂皆在惠襄踐位之後王位既定頹帶特為亂耳亂而討之夫誰曰不然今悼敬之立皆在危疑之秋特以太子母弟之故揆禮宜立劉單奉以為君而中外未能盡孚也晉人至使士景伯泣問周故立于乾祭而詢于介衆欲以知二立之當否衆論惟允乃辭子朝不納其使晉尚然而況於海內之人乎劉單



處此豈不謂之甚難乎主少國疑外無晉鄭虢三國之援內有毛召尹三族之爭後先五年更勝迭負使劉單不能以宗社自任中事斂却則子朝之羽翼成而敬王之位危矣論者猶以挾天子令諸侯少之愚不知其說

有鸜鵒来巢

公羊曰記異也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故書或曰鸜鵒来巢事之細者必書何邪曰禽鳥逐氣而遷戾氣所至妖亦至焉魯之地素無鸜鵒今而有焉是陰類之爽其常者也先儒以天津杜鵑而豫知曲學之誤天下則春秋書鸜鵒来巢之意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此以公孫于齊連文故言聚衆以逐季氏耳

雩不必用衆用衆所以戒武何事於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或曰魯昭將討季氏子家以為不可既而果敗然則季氏必不可討乎曰天下事固有必不可為者亦有猶可為而不得不為者若魯昭之討季氏猶可為而不得不為者也意如內專魯國之兵柄外交晉之強大夫視篡弒猶覆手耳昭之討之實有不容已者徒以所任非人是以致敗若謂其無故啟釁自取覆亡則不然也曰否則將如何而可乎曰顧所任何如耳意如雖恣睢不道而叔孫昭子剛毅挺特不與季孟同其歸趨魯國之望於是乎在使昭公推誠而任之舉國而聽之則季氏之權可收也權可收則亦可討也而公所與謀者皆左右親暱與季氏素為仇者志在報復其私慮不及遠何以能濟子家懿伯雖魯之賢公子未嘗預聞國事公將討季氏驟以語之子家徒以助季氏而禦公孟氏繼之公徒奔敗驟戾所為也以傳考之蓋三家合其力以逐君昭子毅人也必不與聞其議而家教不行於司馬致其助亂此昭子所以內慊祈死而即死胡不戮司馬以明己志更為齊侯唁公于野井

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昭公自始即位季氏即間之於晉五及河而不得入及是失位去魯知晉人之不足仗故孫于齊次于陽州深有望於齊侯之拯也而景公徒行虛禮之唁今日取鄆明日圍成又明日為鄆陵之會卒不能為公圖所以入非其力之不足誠不在焉故耳人以窮歸我我荅之以偽如是更四寒暑高張再唁禮意頓衰幾欲麾而却之公乃之晉景之不仁甚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昭公之伐季氏也昭子如闕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助季氏而禦公孟氏繼之公徒奔敗鬷戾所為也以傳考之蓋三家合其力以逐君昭子毅人也必不與聞其議而家教不行於司馬致其助亂此昭子所以內慊祈死而即死胡不戮司馬以明己志更為

公思所以為返國計乎嗟夫使斯人而不死與子家
共謀納公必不至遂殞于行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春
秋繼公孫而書婼卒言婼之為公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以魯昭故如晉卒于行春秋之書之錄其有
討亂之心也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恤
而元公乃能為魯昭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誅逐華
向者而誅魯之強家非天資明毅視天下之惡猶已
之惡豈能及此晉頃齊景視此當有愧色据傳意如
嘗妻元公之女相與為姻婭而公毅然欲為魯討賊
不顧其私親尤人之所難此所以見錄於春秋歟卒
于封內而猶地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以居昭公春秋不書為公故取諱之也夫
以魯之君居魯之邑而鄆人不受命必待齊人為之
取之也此春秋所以諱也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
所屬齊景有意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
納公于魯戮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
為首務姑塞已責前以此而誤燕今復以是而紿魯
勇於義者不爾也或謂春秋嘉其取鄆是故爵之此
目其人而貶之也奚其爵義又見三十一年取闞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
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
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
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胡文定乃
曰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
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
於季氏為不君吁論則高矣而非春秋存公之本旨
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季氏既逐其君春秋又
從而絕之是逐君者無罪而君可絕也蓋次于陽州

為公諱奔而亂臣之罪有不待誅斥而見矣然以自孫自次為文者亦譏公有以自取也書齊取鄆見魯君之失民心待強國之力而後得之非絕公也書公居于鄆公在乾侯正所以存公于魯而繫臣民之心而曰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無乃非聖人書法之本旨乎

夏公圍成

成魯孟氏邑也而公用齊師以圍之圍之而得猶為不武圍之而不得其恥滋甚春秋書公圍成著公之急近利而昧遠圖首禍者意如預於亂者孟氏為昭公之計當貸畔徒以離季氏之黨今乃先以成為討所以堅二家附賊之意而公無返國之日矣蓋齊人取貨于季氏巧為此謀景與昭墮其計而不之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或曰衛獻公甫去國孫甯即立剽而預于會今魯昭公雖失位而意如不復敢為已甚其猶有悔罪之意乎曰否以季氏平日之無忌憚亦何所不為而周公魯公自樹立其國者典章猶在亂臣雖欲為孫甯之所為勢有所不得也或以為齊景取鄆圍成會鄆陵有以伐其無忌憚之謀是不然齊景懦而少斷予奪制於臣下彼季氏固有以知其無能為奚憚焉今為此會辭曰以公故亦藉是延引歲月魯賄朝入齊師夕旋用心不剛為善不勇故孌倖之臣得以入其邪說是行合三小國會且有盟欲何為哉魯君所以栖遲于鄆困蹙于乾侯齊景之聲音笑貌有以誤之也

春秋備書以譏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也昭王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言王位已定尹氏所立者篡而非正也至是書天王入于成周公雖失位而意如不復敢為已甚其猶有悔罪之意乎朝奔楚言王入而朝出以一入一

出而雜內外明正篡春秋所以存周也不書京師而書成周京師以衆大言成周以朝廷言敬王由狄泉而成周故書法謹嚴若此或曰狄泉在王城之內王未嘗出也而書天王入于成周何也曰成周者王者之居朝廷所在也自朝廷而言則狄泉為外書入所以奠王于位也始書王室亂著亂之始至此書入著亂之平入王于周而諸夏始有所宗矣嗟夫劉單二子之所遇亦難矣乎當王猛之始立二子以王出入



難矣而未甚也及王猛立未幾而卒又立其母弟名體未白中外猶疑二子獨以身而當之存亡安危繫於一髮不謂之甚難可乎當周之既衰大臣以宗社自任若劉單者幾人哉春秋始書劉單以王猛居于皇以王猛入矜其所遇之難所任之重書以與之非責之也及是書天王居于狄泉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劉單之以王猛以之正者也故其立書立其奔書奔立之罪之也立之而又挾與俱奔春秋所以誅也此書法一以字在劉單則為褒在尹召則為誅特以其所輔者正



既定則當退安人臣之分而思所止前後書法輕重之義又見三十二年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劉單之以王猛以之正者也以居于皇以入于王城春秋矜其難而許之以大臣之節尹召之以王子朝以之不以正者也故其立書立其奔書奔立之罪之也立之而又挾與俱奔春秋所以誅也此書法一以字在劉單則為褒在尹召則為誅特以其所輔者正

抑揚皆出聖人之特筆其垂法示後之意深矣杜元凱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徙下都下都者澤水東也傳不見有徙都之明文蓋王城者洛陽城也前此王猛雖入於洛城與子朝分東西而處今子朝遁去敬王乃得奠王位正朝廷而言初無徙都之事大城概洛都而言成周以朝廷而言則狄泉為外書入率王城成周乃京師之異名入于王城未能正天子之位故曰入于王城既正天子之位即云成周入于

與不正而已苟立之正者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責其專廢立則立之不正者又何以加之罪乎奔義已見成十二年周公出奔言周之篡賊楚不當受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義已見前公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公子光弒之光即闔廬

弒僚者公子光也而稱國以弒何哉吳讓國也僚獨不讓以是召亂故稱國以弒此稱國以弒之變例也吳雖越在蠻夷猶有太伯之風壽夢之子長諸樊欲以位而讓其季弟札為其序在季乃以授之次弟餘祭將使餘祭授之夷末授之季子夷末末授之季子夷末未終季子逃而去之則夷末當以授之諸樊之子則光也夷末負長兄之風約而私以與其子僚之立雖有父命實乃篡也於是光弒僚而代之光雖有弒君之罪而位乃其位故春秋略弒賊之名氏併見夷末父子取非其所當有其著義甚明也烏乎以此垂訓猶有受位於其兄而殺其兄之子併及其弟而以天位私於其子者豈不痛哉

楚殺其大夫郤宛

此讒人費無極所為也楚平事虔而弒虔立比而弒比懼羣下之圖己爾費無極使之伺察羣臣自太子以下國中之良無得免者昭王繼之猶不悟其姦卻宛又以是死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是會也據左傳令諸侯戍周且將納公范鞅取貨於季氏辭小國而以難告愚謂戍周王事也不當與魯事俱出令納公霸討也不當與王事俱會諸侯晉比無賢君權移於強族之大夫既不能翊成周之危復不能拯魯君之困姑合二事以為會誠不在也亦徒具文而已矣春秋於晉宋衛三大夫皆名以序之言其罪之有在也宋衛之君銳意納公而祁犁北宮為士鞅惡言所怵逡巡引還此所以皆在可責三小國

無能有為故皆人之人之者徵之也嗟夫齊景為鄆陵之盟而梁邱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憒然無所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我孰知田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不悟抑亦愚矣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警內盜之膽而齊晉之祚猶可延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来奔



邾庶其畀我来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来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夫快邾之賤者不足録也春秋所以録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是時公孫于齊居于鄆諸侯之人莫不切齒季氏之逐君意如乃待討之人略不知戒懼納諸叛人以濟厥父之惡三十一年黑肱以濫来奔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故春秋書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来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野井之唁虚禮也鄆之取成之圍鄆陵之會虚惠也

公猶朝夕立於齊侯之廷而弗悟及飲公酒使宰獻而請

安公於是始悟其卑已至是高張来唁稱主君以致

命比公於大夫公始去之而之晉其去亦已後矣嗟

夫晉之諸大夫亦齊之梁丘據晉頃之懦而無立視



齊景有過之無不及焉去齊而之晉去晉而復適諸

侯必無有為魯君討賊者矣此春秋之叔世降而愈

下桓文之轍跡埽地無餘豈惟魯之病之舉天下之

人皆病之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之潰季氏為之也季氏間公如乾侯誘其民使之

潰而歸已春秋之書之誅季氏也論者多歸咎昭公

之失民愚曰不然昔司馬氏以篡竊之餘過江百年

而民之思晉者如舊魯以周公之遺澤豈不足

以固結其民昭公在鄆曾幾何時而百姓忍於叛而

去之此季氏凶威之所脅非民之罪也亦不可以此

盡責其君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曰存公也或曰前此居于鄆歲首不書公在今

而書之何耶曰鄆魯鄆也公猶在魯之境内是故歲

首不書必如齊如晉至而後書如公之至于國中也

今鄆為賊臣所誘以去公露居齊晉之間於是歲首

始書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以頒朔也歲序更新吾君

失守宗祧越在他國之境書公在乾侯若公之猶在

國中也所以教天下後世為人臣者當國家多難人

主播遷常如威顏之咫尺其上盜賊亂竊不能為之

移奪夫然後無愧於人臣之常分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定公立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介于中國夷狄之間桓公之霸也嘗為中國用非楚之與國吳闔廬既弒其君又怨徐人之納亡公子以是伐而滅之吳實無道與王僚之滅巢其事異矣書滅徐貶也徐子章羽不能死以守逆而求免焉凡國滅而奔者不名徐子以名書為其不能死社稷而逆吳奔楚僅為偷生計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意如魯之賊臣也晉人欲伸其霸討乃先與之為此會春秋之書之責晉也誅荀躒也晉自悼公因羋卿而得國好惡予奪悉出羋下孫林父逐君立君身負天下之大惡悼既不能討乃更列之於會直置其君而不復顧自是以來諸侯之大夫不復知有君犯上作亂益無所憚重以平昭頃庸弱相繼晉遂失霸其所以維持世道之具也若季氏者自宿及意如外交晉大夫倚以為援專制魯國怙亂逐君魯昭在外六七年晉人復以奚林父者而奚意如悼實啟之晉定公者不知其何如主傳謂其將以師納公其亦有志於名分者范鞅荀躒復從而沮止之意如魯之罪人晉將伸其霸討躒也乃與之為會既會之而後與俱見公黨亂臣而抑其君昭公之辭愈無以自伸卒死于行矣愚每謂春秋降為戰國始於晉悼成於平昭極於頃定名分埽地國與之俱亡實始之夫既亂人之君臣已之君臣亦從而俱亂悼何以辭其責讀春秋者惑於左氏之浮辭譽悼過其實不得不排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頃為扈之會將謀納公沮於范鞅晉定始立即欲以師納公沮於荀躒荀范惟貨是狗而二公不能斷

以己意赫然發憤召會諸侯與俱問意如之罪非其力之不足權移於下動為所制有志不獲伸也或曰意如之往乾侯也子家子勸公與之俱歸衆從者持不可是時意如身至乾侯既伏其罪公可以歸乎曰此躁意如之本謀也公在外請於一二大國猶將有討一歸魯國則意如掌握中物雖歸不能君矣傳載子家所以告其君者乃曰一慙之不忍終身慙乎夫以一乘入於魯死生禍福皆制于賊臣是豈特一慙而已矣以慙而歸尚可得而歸乎此魯史詒辭未必果出於子家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来奔義已見襄二十一年昭五年

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地来奔左傳所謂三叛人名者也黑肱不書邾闕文也賤而書名所重在地此傳者之說愚謂春秋有書名以著其節者有書名以著其罪者以地叛君惡之大者故書名去族以正其取闕

杜氏謂在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闕者魯

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迨今六年因謁闚遂入之先公墳墓所在而以取書志賊臣拒命公欲入而不能得至用衆以取之耳前書取鄆圍成此書取闚皆所以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皆致其討於季氏也

夏吳伐越

此著夷狄之迭為盛衰也吳方抗衡荆楚睥睨中夏而越已議其後矣自是吳楚越閧立不相為下乃中國自治之歲月而齊晉二大國皆為强臣所操中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强臣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周霸政之僅克舉者也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喪不慼娶同姓而不以為嫌大本不立浮文雖勝於

儒之論有以為貶者恐未然也蓋京師之與成周皆尊名也自周家盛時已有成周之號高郵孫氏乃云不書京師所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此以王風黍離降從國風之說詩春秋取義不同不必强求其合春秋之作主於尊王諸侯城成周亦人臣職分之所當為夫豈以是故而同周於列國乎或曰一京師也而春秋所書曰王城曰成周曰京師何歟曰自諸夏尊天子而言謂之京師自天子臨制萬國而言謂之王城自朝廷百官王宮宗廟所在而言謂之成周隨所施而當京師王城成周一而已矣似非褒貶之所在或又謂瀍水東為下都敬王既定子朝之亂遷都瀍東是為成周前已辨之敬王遷都傳家初無明文成周者京師之異名何下都之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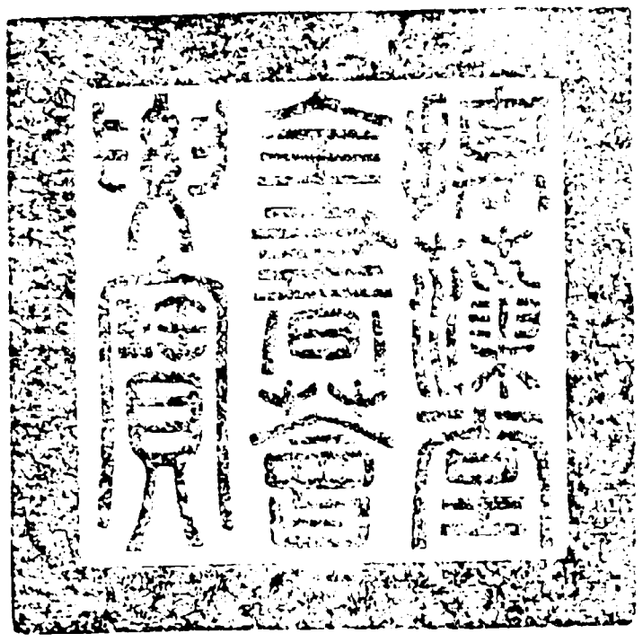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習於周旋揖讓之儀當時有以為知禮者而在

禮何有哉乃若忿季氏之專魯思欲一創治之固人君當為之分以是為過則不然也當是時宋之華向魯之意如皆世大夫盤錯而不可治者宋元討之而克宋以無事魯昭討之而不克坐是失國出奔終於不復蓋有幸不幸存焉二君中才庸主初無以大相遠也又以後世之事而言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元魏敬宗之戮爾朱榮與後周高祖之誅宇文護皆奮自獨斷不謀之臣下彼非不知其事甚難有濟與否而迫於宗社之存亡死有不避後周討之而克天也元曹以是殞厥身蓋亦有幸不幸存焉故君子不以成敗論事使昭公能正身端本委任忠賢不與近習小人共其謀慮季氏猶可耡也必謂意如秉政數世有臣有民徑欲置之不問則非為人子孫纘祖承家之道也愚觀夫子平日言論與春秋始終書法于昭公之討季氏尚有取焉蓋深責晉人之獎亂臣而抑其君使昭公至于此極也胡氏謂書圍成書取鄆為絕昭公于魯吾不知其說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六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張　泰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七　宋　家鉉翁　撰

定公上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敬王十一年立是歲晉定三年

元年春王

穀梁曰不書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胡文定曰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或曰子惡之弒宣公之立襄仲立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卒定立季氏立之而春秋不書正月何哉曰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頒於國中者也惡死宣篡是雖為篡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為君頒朔於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是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明正朔非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季氏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於外嗣子為賊臣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此春秋特立之變例前所未有也公羊謂定哀之間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愚謂春秋明義討賊終始如一豈有習其讀而不知其罪者哉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人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仲幾不受功執之是也而春秋有貶辭何哉穀梁曰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愚謂霸討當用之於外而不可施之京師魏舒韓不信當以仲幾之罪告于王王命之執乃執之而歸於司寇夫然後盡人臣之義今執之京師不請於王不歸於司寇此用霸討於天王之側無王也仲幾不受功無王也晉大夫之不以王命執仲幾亦無王也是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略晉大夫之罪此聖人之

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前日書會諸侯書城成周言諸侯各率其職而城王城也今執宋仲幾而書京師尊京師而正晉大夫無王之討也京師衆大之區天王在焉陪臣專戮而弗請是故書京師以正之彼謂定哀多微辭其不然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一年不二君者常也一年二君者變也昭公之喪以是月秘轄定公即以是月即位是一歲而二君也故



春秋書前公之喪至與後公之入立以示其變著魯

之而定公之立則非所當立而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敢當偃然自以為已之所當得是與篡亦何遠哉春秋書公即位從桓宣之例絶之名教夫豈與之以即位之正哉喪至六日而後即位見子奪遲速惟賊臣之意春秋書之亦以誅之也沈子以為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此其常也定所以立非此之故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呂氏曰葬本國之君稱葬某君足矣必曰葬我君某公者隆君臣之恩盡忠愛之義資乎事父有父之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事不見特於昭公為大有警動於臣下者此論得春秋書我君之意為人臣子者當有味於斯言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公薨於外魯之大戚而意如以為獲神靈之祐為煬公薨於外魯之大戚而意如以為獲神靈之祐為煬



立宮煬者伯禽之子廟之毀久矣賊臣以其私而立之推其無忌憚之心其何所不為使定公強於自立登進忠賢與之共謀魯國意如猶可翦也叔孫昭子不以監牛恩已殺之如孤豚定公視叔孫其亦有愧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傳者以此十月為夏正之八月以冬為秋必不然也古今地力無以相遠五穀成熟之時大率相似夏正八月稻粱稚種之在田未收者尚多隕霜何以不殺他稼而獨能殺菽乎如使今茲八月隕霜稻之華而未實者皆損必無專殺豆苗不及餘穀之理以是而觀則此十月當是夏正之十月菽豆也孔穎達疏以為耐霜之穀夫所謂耐霜云者正穎達所謂耐霜之穀穎達魯人其言如此是知中原之地有此耐霜之

菽為十月霜所摧以是為異耳

丙戌九月十二日瀛野降霜屋主人趙嚞之兄弟自野外而歸云霜降蚕豆盡損予問云豆何以至今未收曰此豆方欲結實被霜所損今不復可實予又問云此豆結實當在何時可收嚞之兄弟云若不損十月半可收予因書其事示諸朋友俾知顓達之言信而可徵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此雉門災延及兩觀也魯國僭天子之制雖成王所賜而夫子每不謂然是故修春秋明王法數致意於此如卜郊用羽及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皆是也子家語昭公曰諸侯之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制也不言成王所賜蓋所賜而得用者特郊廟之事及後世子孫無所不僭蓋有出於成王所賜之外者矣書雉門及兩觀災因災而著其僭制也

秋楚人伐吳

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書災于上書新作于下言當天災之後宜加貶損而又增崇之是以譏也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為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涖其臣民者一朝化為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為不足畏也書新作貶之深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傳皆不言其故說者謂意如不請之於晉而立定公故晉怒而辭公及河乃復愚以為未得其情也夫意如所以死昭公於行擁定公以篡皆晉大夫為之羽翼晉君木偶人耳豈能以意如為怒辭魯君而復之乎蓋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

之一切惟已之聽昭公惟不能堪所以陷於大禍定公俛首下氣苟焉以君位自居僅克自全而國非其國矣至河乃復者意如之所為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子即位未踰年甫葬其先君即與魯大夫為會迫於魯而出非獲已也三十二年黑肱以濫来奔邾日益蹙是以為此盟魯君不躬往而使大夫會之是將為叛盟計耳春秋書邾人之喪繼以仲孫之盟責魯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而見褒貶者齊晉兩召陵之師也齊桓以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有為也蓋奉辭伐罪仗義而必往夫然後稱其為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公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徵之是會左傳以為蔡侯所請是時王命不行已久晉政亦衰夷夏之君翕然来集者十有七國此出於人心同外楚之意而晉君不能君其臣各為其私計有虛十有六國来會之意春秋深致其貶義甚明也是冬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學者知柏舉之為褒則知召陵之為貶也

附見聞之師曰蔡昭侯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讎之義故為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貴蔡侯也是義也穀梁知之故於東國之入楚而曰王父誘而殺焉

父執而用焉已復奔之春秋是以貶正謂大讎未
報而朱與東以楚為歸是以責之知朱東事楚之
為非而後知昭侯敵楚之為是此春秋微旨之所
在論者不過謂滅蔡者楚虔復蔡者棄疾今不當
報之棄疾之子殊不知楚之復蔡復其名而制其
實大讎未報朱與東又繼死於楚昭侯亦將不免
此其所以勵復讎之志春秋所深與也平王不能
致憾於犬戎魯莊不能致憾於齊襄春秋所深責
以是起義而垂訓故復九世之讎者滅國也而不
以滅書蔡先君受毒於楚若是其烈為人子孫者
所當自力以圖報夫豈曰事已易世而非已之責
乎左傳謂昭侯以羈留之憾而有請於晉吳以為
是役失春秋録蔡之本旨故不得不辨義又詳冬柏舉之戰及五年歸粟于蔡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此蔡人以晉之命伐沈而滅之也春秋書於會之後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由又反

晉人大合諸侯而不能成尺寸之功書侵楚所以微之也但前乎此王人與於會者皆與諸侯同盟此劉子與會而不與盟故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志劉子不下與於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諸侯無故遠涉敵境危之故以月致

劉卷卒

案左傳卷即筥也自王室有難以來劉單皆書子實行宰相事今其卒乃以名書春秋必不然疑脫一子字陳止齋曰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八國之師伐楚俄而劉子卒春秋蓋深悲之



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卷焉春秋特書其卒所以褒也愚謂合十八國未必皆出於王命然劉子當艱難之秋擁立二君外排羣醜卒安宗社是以有大功於王室入春秋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未見其匹故特書其卒葬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義併見下柏舉之戰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不能救而用師于鮮虞春秋既狄之矣自是以來楚勢少戢而晉終不能以安中國為事今三以師伐鮮虞棄百年之霸業逐一方之小利若晉君臣可謂無復羞惡之心矣或曰春秋於其始伐而狄之於再伐三伐而不復狄之何歟曰下文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崇蔡侯進吳子所以黜晉霸而儕之於列國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是役也吳子興師救蔡春秋不以救蔡書為其所關者大救蔡之義不足以盡之也亦猶晉文救宋而不書救以城濮之戰關於夷夏之盛衰救之義不足以盡之也書蔡侯貴蔡侯也書吳子進吳子也書楚人賤之也城濮之戰柏舉之師春秋褒之而無貶也論

者以一及字而為拘妄引傳文汨經旨殊失春秋攘
夷安夏褒功罰罪之意故不得不辨或曰吳強國也
蔡弱國也小不以大弱不以強今吳敗楚師而春秋
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何哉曰此大蔡侯攘夷之
功而黜晉霸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上勤天子之老無
成績之可書而蔡昭侯一念之烈志復世讎請于晉
不遂請于吳遂以吳師伐楚敗而入之為中國刷數
十年之積憤為蔡先君復三世不共戴天之讎其功



大矣其事偉矣春秋特見之書法曰蔡侯以吳子及
楚人戰非録蔡侯而何非進吳子而何春秋書以師
者三惟蔡昭侯以吳師伐楚為襄桓十四年宋以三
國伐鄭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皆貶也雖然蔡
非吳之與國所以一請而遂從則以子胥故耳子胥
之勇春秋何取焉學者試以是觀之

楚囊瓦出奔鄭

自楚昭繼世舉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
至内外離畔莫有鬬心楚由是有入郢之禍今國破

君逃囊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為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於柏舉既敗之後繼書囊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事而以身免也

庚辰吳入郢

前書吳子襄之也此書吳入郢舉其號以貶之也穀梁曰何以謂之吳狄之也何為狄之君居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其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故反其狄道也愚謂吳太伯之後不與楚同楚夷也無可霸之理矣吳猶可霸也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明正楚莊共靈以来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為有聲動于遠近霸業可成雖以繼齊桓晉文可也而夷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喜諸侯之能歸粟亦喜蔡人有以受諸侯之粟也歸之為言出於人心之所同不待勸勉而各以粟歸也蔡出攘夷之大功諸夏敬而服之因其饑且以備楚之故國內虛咸致粟焉前此諸侯有災盟主為之會諸侯如澶淵歸宋財之比者有矣然必待盟主命之非出於人心之所同今歸粟于蔡小大一心人無異意春秋是以貴之杜氏以為魯歸蔡粟非也當從穀梁義

於越入吳

杜氏以於越為發語聲非也范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愚謂於越者蠻夷之本號書於越賤之也前此昭五年三十二年越見于經不書於越自是至春秋終皆書於越賤其為楚用也吳以中國之故興師伐楚越乘其虛而入之實為楚故是以為春秋所

賤據傳秦人大興師救楚使子蒲子虎將而前不書亦夷之也論者謂凡救皆善其義疏矣蓋攘夷天下之大義攘之者國雖小而必録附之者國雖大而必誅此春秋治夷狄之常法也或者以越人自更號如楚之前荆後楚是不然楚之名大于荆其僭而更之也於越之名陋於越乃蠻夷之本號討之是故賤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十八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或曰肸之死不書討之也遂之死去族亦所以討也意如之罪視肸遂無以相遠而卒之以常禮何哉曰志定公不能為其君兄討賊而遇意如加厚肸之弒隱遂之弒惡桓與宣預聞乎弒故不以討賊責之而書即位以絶之今定公之立雖非預聞乎逐君者而懷賊臣之私遇忘君兄之大讎不惟不能討而所以飾其終者加厚於他人故春秋卒意如以大夫之常所以志魯定黨賊忘君之惡不貶之貶乃所以深貶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義見四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自許鄭為隣國鄭人朵願於許幾二百年矣蓋自隱之前荆後楚是不然楚之猶懼王誅之或加入於越之名陋於越乃蠻夷之本號討之是故賤之

十一年鄭莊率齊魯伐許入之而不敢遂以為有俾其臣與許叔分國而處將以有待也未幾鄭有内亂許叔因之以復其宗社許之毒於鄭其來遠矣成三年鄭人一歲再伐許春秋狄之書鄭伐許今中國無盟主諸夏罔所依憑鄭人肆其不道滅同盟之國簒大嶽之後鄭之罪大矣春秋前既狄之此復重有討焉或曰春秋於滅國皆罪滅之者不罪滅者蔡之滅沈鄭之滅許皆兩坐之何也曰滅國者固可罪而從夷者亦可罪也許與沈皆始終從夷而不自以為恥者也書名以歸義其在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十九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案左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

周鄭為出師蹂王畿之六邑晉人命魯討之則王事也而春秋書公侵公至其辭畧殆有貶也初鄭莊得許以讓隱公公不敢受鄭亦不敢以為已有今鄭人以許為滅公之侵鄭實為爭許計其不專為王事出師歟既不能拯許於已亡亦不能為王敵愾憧憧往来何益哉而斯與何忌乃如晉獻俘以王命征不庭不獻俘於王而獻於晉又春秋所惡也吁鄭人滅同盟之國又與亂黨侵陵郊畿舉中國之大莫有能聲其罪而討之者世變之降遽至於此公羊子所謂中國亦新夷狄者凡此皆其事也

附見是歲天王避儕翩之亂居于姑蕆明年劉單以晉師納王王入于王城春秋不書豈無意乎東遷而後天王四出始者惠王以子頹之難而出其出其入皆不書為王諱也及襄王以子帶之難而出書出不書入悼敬二王以子朝之難再出再入春秋詳記而備言之且曰王室亂言其亂形已兆猶幸其出而能入也至敬王以儕翩之亂再出遂不復書始之不書諱之也終之不書非諱也蓋閔之甚憂之甚知其終不能以自振於是為之廢書是時中國失霸夷國並興強臣世大夫怙亂相煽晉齊魯宋皆有危亡之證而王國大亂相仍無以表正中夏春秋胥為戰國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義已見上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春秋書執行人皆罪其非所當執而執也臯鼬之盟無能有為諸侯皆散惟宋事晉不改於舊乃反執其使蓋晉之諸卿惟賄是從賄所不及禍隨之耳然使祁犁挺然自立如叔孫婼之在晉彼范鞅雖賄若我何哉

冬城中城

穀梁以為三家張公懼而修內城夫三家所以專魯非由城郭之不治甲兵之不繕正由君失其民季氏

收而有之亂作於內無以為扶救策雖繕完何益哉
今家臣內叛蕭墻之患少戢魯君欲收其威柄在於
任賢植本布德宜民城非所先也春秋書城中城譏
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取鄆以居公本齊景之善意鄆潰而取以自歸則為
利也齊之取鄆固非而仲季之圍亦非也為定公者
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
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人欲復舊疆敢以請
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明年國
夏伐西鄙自是交兵連歲季仲實為之也春秋書圍
鄆不書伐齊為景公諱耳景公不以鄆為已有卒而
歸之魯春秋所錄也季仲氏同惡相濟則春秋之所
惡也比而書之所以誅也義又見八年九月
夏四月
七年春王正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于鹹于沙此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晉君不君六
卿為政霸權盡失楚敗幾亡吳雖勝而無紀環視一
世可與言霸者景公一人耳而景也見義不為乃欲
乘機以襲霸無是理也夫所謂盟主上而尊王次而
救災恤患先天下之所難然後有以服人而成其霸
業魯昭為強臣所逐景公雖為之取鄆圍成為鄟陵
之會辭曰納公卒不能有所為而遂已今天王避僭
翩之難出居姑蕆且二年矣景復不能伸勤王之義
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強人
之從我非其心悅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
乎蓋景公之賢大夫惟一晏子雖從容進規多所補
益而未嘗身任國事豈能如管仲之於桓公狐趙之
於晉文君臣同心以安中夏攘夷狄為已任乎
齊侯衛侯盟于沙

以經而言執其行人加之以兵脅而與之盟脅盟也
以傳而言齊求于衛衛侯畏晉私于齊侯俾執其行
人以侵之而後與之盟蓋盜盟也脅盟且猶可鄙而
況於盜盟者乎齊以詐而求盟于衛衛以詐而同盟
若是而得諸侯曷如其已也嗚呼若景公者德不及
秦穆而才智出晉襄之下雖天資和雅可與為善而
朝無一君子共圖國事欲踵桓公之遺烈難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義併見公
兩侵齊

魯昭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為
之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如之罪今昭死定立意如已
迄天誅乃忽興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為而不為與
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矣是時齊人已
得鄭衛欲求魯而不可得是以為此役春秋繼喊沙
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或曰齊人已得鄭衛欲求魯而不可得是以興西鄙
之師啟釁者齊也公之報之亦是理之當然而春秋
自正月至三月再書公侵公至若有貶焉何哉曰齊
之伐我爭諸侯於晉也我之侵齊至于再將以是深
交於晉也伐者固非侵者亦未為是也前日昭公在



難齊猶能為之取鄆圍成會鄟陵稍見其恤災之意
晉人漫不加省黨季氏而死其君於外者晉也定公
與其從齊不猶愈於從晉今也自正月至于三月再
以師侵齊此以遂季氏之私於國何有而況是時意
如已死斯之羽翼未成定公儻能倚齊以為外援季
氏可翦而魯國猶可為也不知出此而汲汲焉事晉
惟季氏之所欲為而強家之餤轂戰而復張矣惜哉

義又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或曰是役也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書救何哉曰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棲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狥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来初非存亡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以内交於季氏而非為宗國宗社計也春秋是故不與之以救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霸者之師所貴奉辭伐有罪伐其所當伐則受伐者伏其辜而諸夏為之聳動當伐而坐視不必伐而輕舉則適所以召侮焉耳鄭有大罪二滅許也儕翩之亂乘而侵犯王畿無王也晉人視非已事不復加詰今以其從齊動大師以伐之又因而及衛皆以從於齊故當王事則屬之魯當已事則親帥以前是故春秋不與之以霸討動大師而書侵貶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始逐君者季孟氏也公在鄆而伐鄆者亦季孟氏公已沒而侵齊圍鄆者亦季孟氏也今為晉侵衛斯與何忌復共總兵以前春秋前後聯書以見二氏比而為惡共握兵權以脅制其君不若叔孫氏猶有昭子之風不盡同於季氏也其後陽貨執季斯復以孟氏之救而免若何忌者其季斯之死黨春秋比而書之厥有旨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傳謂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公羊亦曰文公逆祀去者二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皆以為正

僖公之逆祀愚竊有疑焉蓋自僖至定凡五世矣謂陽虎欲以升閔降僖而從衆人之望似非時事之所先且從之為言以後從先之義謂從祀為順祀亦未必合春秋書法之旨蜀前輩馮公山獨為之說謂昭公薨於外季氏喪之不以禮既絶其兆域使不得同於先君其主久未得從昭穆而祔於廟及是陽虎將有討於季氏始以昭公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戮之以快魯人之所同欲是故書從祀此馮公山說也得春秋從祀之旨矣或曰從祀正也陽虎為之正乎曰季氏追仇其君於既死之後葬不以禮祔不以禮定公不能正舉國之人皆不能正虎以家臣而正之使其心純乎為義而非有他志固聖門之所許而虎之志則在於為亂是故春秋書從祀于前無譏也而繼書盜竊寶玉大弓

或曰子前謂家臣亦魯國之臣季氏為非家臣得而盜竊寶玉大弓



正之是不可以畔言也今陽虎以盜書何耶曰家臣而正大夫固不可以畔言也不能正大夫而踵大夫之惡則不得謂之非盜也左傳謂陽虎公山不狃叔孫輒謀去三桓而更其處已執季斯且將殺之孟氏救之而免陽虎戰不利入公宮竊寶玉大弓以出遂據讙陽以叛公羊則云季氏逐君之後取寶玉大弓藏於家陽虎執季孫奪而取之意如竊之於公虎又竊之於季氏虎實踵意如之惡春秋所謂盜意如與虎皆是也意如以死故畧虎以賤故不名此一事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大夫賤人謀國為事之最重而當書而聖人惟書竊寶玉大弓而季斯之執之釋略而不書蓋以季氏實有當討之罪惜陽虎非討賊之人耳虎得寶玉大弓不以歸之公府而欲載之以奔是以知其志不在公室亦盜而已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八　宋　家鉉翁　撰

定公下　敬王十九年　晉定十一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者魯公受之成王以有魯國是之謂分器前此季氏逐君取之以為己之私有其志在於篡而已矣今天奪其魄身既殞而家臣亂於內寶玉大弓乃得歸於公府春秋書竊於前書得於後著季氏可翦而國之大權將復歸於公是以拳拳書之喜之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也齊衛伐晉次于五氏書次不書伐不與之以伐也陳止齋謂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何中國無霸也齊衛伐晉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愚謂厥貉之次楚莊窺中國也五氏之次齊景圖繼霸也其書次若同其所以為次則異夷狄之窺中國與霸國子孫之圖繼霸不可同日語也然春秋所以譏意蓋有在晉德既衰中夏莫與主盟春秋固幸齊桓子孫猶克自振庶幾托以攘夷之事今焉後其所先伐晉次于五氏又伐晉次于垂葭睨晉國之衰而欲掩有其霸業霸業在家而不在晉也是故不書伐而書次非以諸侯不當叛晉即齊而重絕於晉也叛華即夷是之為叛去晉即齊奚其為叛晉自平公舉中國霸權而遜之夷楚春秋固已無望於晉今晉益不競諸侯各擇所從從齊不猶愈於從楚乎使景公能修桓公之業攘夷尊周救災恤患惟義是與則中國所賴春秋方將與之五氏之次可與厥貉之次同日語乎自是再次皆譏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暨者齊欲之非魯
志也此書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魯欲之而求之
於齊也書暨書及抑揚褒貶之所繫也自襄昭以来
季氏外交晉卿以遂其犯上專國之計定八年猶為
晉侵齊者再今未三歲忽及齊平此亦季氏以便其
私非為魯國忠計也是時陽虎謀去季氏事不克奔



齊請兵以伐魯將以除季氏季斯以是懼汲汲解仇
於齊為此會以紓目前之禍亦以晉定無能有為舍
而去之耳威福在晉則屈節以事晉利害在齊則背
約而從齊此春秋所惡故書及齊平以卑之觀前日
之暨平見今日及平之為譏矣是行公親會齊侯于
夾谷齊人窺見魯之內有所迫急於得平反以是肆
暴犁彌之奸萊夷之劫良以是故耳使非吾聖人相
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強暴則定公幾不
獲免而魯之危甚矣以地至危之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七年衛始畔晉為沙之盟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
衛侯復欲與晉為盟趙鞅不善撫納乃使賤者盟以
辱之衛侯怒遂絕晉而即齊九年偕齊侯為五氏之
次伐晉夷儀固恥也晉不能治齊而圍衛以報愈貽
誚於諸侯而叛者自是益衆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



也
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
此汶陽田魯舊疆也成二年晉人命齊以歸之魯書
取汶陽者是也其後晉人使韓穿来言復以與齊魯
不之與也故昭公之出齊人取鄆居公末年鄆潰齊
人因而取之定七年齊以讙陽關歸魯為陽虎所據
虎敗地復歸齊及是齊人以歸然汶陽之壤甚闊僖
公以賜季氏為采邑者又在此外也春秋書歸疆見
之書法者前後每不同齊人歸我濟西田也宣十取汶

陽田也成二取邾田自漷水也襄十九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也定十齊人歸讙及闡田也哀八經凡五見取汶陽取漷水歸疆也書取不書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是故書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来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来歸言齊人自以故疆来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嗚呼聖人道化所感强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左傳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雖然聖道功用豈止若是而已哉故必有堯舜湯武之君而後能得皐稷伊呂之佐周室既衰諸侯皆庸夫妄人復脅制於强悍不軌之卿族是豈聖人行道之時而功化因事而見者惟夾谷之會與魯疆之歸耳學者讀春秋至是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非無實用特患乎充拓有所未至耳夫豈申韓鞅斯以刑名法術刼制天下强人以必從而謂之治效者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之邑也公若為之宰州仇以私怨殺之公若之黨侯犯據郈而叛既而以邑奔齊齊人受侯犯而以郈歸之魯前既歸汶陽此復歸郈此聖人道化之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或曰郈之叛叔孫其得謂之叛乎曰此實以邑叛也若南蒯陽虎始皆以公室為辭其後事不成或以邑叛或以盜終而其心跡乃著與郈之叛差不同耳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春秋每於一國之事而再三書者深致意焉自此兩年間書宋事凡五見而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罪皆累於上春秋所以責景公也樂大心宋之舊臣本無大罪樂溷譖焉宋景不察而遽逐之以豎子之讒逐一大夫罪累上一也公子地有焉公取之與嬖臣

向鼃地怒扶鼃公怒地奔以嬖臣之故翦其公族罪
累上二也公弟辰母弟也為地請留而公不許辰怒
率仲佗石彄俱奔其意亦欲君之留之而公復不為
止以嬖臣而奔母弟罪累上三也奔者固皆有罪而
宋景所以待其大夫公族母弟者抑亦少恩甚矣君
人者人倫風化之所自出已居其厚猶恐其薄居其
薄無所往而非薄宋公以嬖臣豎子之故使其母弟
公族一朝俱奔考其事過皆在公是故春秋始終備
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至於辰與地之本罪則
於下文見之皆以叛書

冬齊侯衛侯鄭伯遂會于安甫

前此齊與鄭衛盟于鹹盟于沙矣今而三國復共為
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
今而受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而諸侯雖散於晉
而不復能翕然並合於齊晉雖衰而齊亦卒不能覇
公之所為是亦桓公而已矣惜哉有其機而無其志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國君之母弟奔而書弟其例不一或譏兄之不友或
譏弟之不弟今宋公之弟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則譏
宋公之不友辰之不弟而仲佗石彄以人臣而私事
母弟又春秋之所深責也公子地以嬖臣豎子之故使其母弟
而奔辰為之請止宋公弗聽辰怒亦奔辰於君為母
弟地則衆公子也辰以地故而自絶於其兄已為不
可而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仲佗石彄身為卿佐
有君不事而與母弟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是
皆名教之罪人此一書而並貶者也或曰魯宣之母
弟叔肸衛獻之母弟鱄宋景之母弟辰或奔或否而
其事有相類者於辰也亦何誅曰否叔肸不義宣公
之篡弑不食其禄亦不棄其親春秋所深與也鱄以
獻公失信於甯殖報德以刑怒而奔終身不向衛國

而坐春秋義之而不深責也若辰者以一朝之忿棄
其君兄與亂臣為伍春秋所誅是故以叛書可與肹
鱄同日語乎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
自入春秋毋弟之為亂者鄭叔段其首也春秋書克
段而不以弟書此書弟書叛何也曰此春秋用法輕
重之權衡也段據京以叛志在于篡不言弟絶之於



天倫所以誅也辰之出也非有不軌之謀直憤激不
平而出故其罪下於段仍書公弟然所以書叛為其
結黨而入據邑以叛實叛也前書暨此書及暨者不
得已之辭及者從之者也得已而不已者也劉氏曰
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辰為首惡而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其從也春秋



於辰之奔也書暨仲佗石彄出奔至其入蕭也書及
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蕭以叛嚴首惡之誅逭脅
從之戮也又繼書樂大心自曹入於蕭而不書叛叛
非樂大心之始謀其罪又下於彼三人觀乎此見春
秋用法絲銖無爽必有是罪而後加之以是刑彼意
誅云者非春秋垂法之旨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六年以晉命侵鄭取匡此及鄭平以解前日之怨故
傳曰始叛晉也自文公之霸魯事晉惟其常中間雖
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絶去年及齊平今又及
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或曰晉必不
可叛乎曰否惟義所在而已季氏昭公之賊晉大夫
季氏之私黨定公者親昭公之弟絶晉而誅季氏定
公之所得為也前也不能絶之而卑躬以事之今而
絶之以利害為向背者也是故有譏前書及齊平此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堕郈
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堕郈堕費而左傳乃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堕三都於是叔孫氏堕郈季氏堕費成不克堕如左傳所言則堕三都者強家之所欲家臣據邑以叛大夫不能制故堕其城之過制者以塞絶亂源本不出於夫子之意郈費之所以堕以公山不狃侯犯故耳成之不克堕孟氏猶欲為自保計是以攻之不克夫大都耦國古人所戒公羊所謂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者先王之制也始城費城郈強族所以抗其君今堕費堕郈強臣所以自去其疾蓋費郈有叛者故二氏假君命以堕之而成之守者猶事孟氏而不替故何忌猶不受命非吾聖人所欲堕也若聖化所感固有不待兵而從者夫豈不克堕而遂已乎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晉為盟主衛石買伐曹曹人憩于晉晉人執石買而討焉此盟主之所宜為也今齊以盟主自居衛公孟彄再以師伐曹齊人不敢問則何以盟主為哉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彄伐曹著中國之無盟主非獨責衛亦以責齊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堕費
義見上堕郈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前年會齊侯夾谷今復為此盟皆強家所欲為也前日衛晉大夫為外援以抗其君今晉政不綱外侮交至舍而從齊猶懼齊之来伐是以為此盟也先是陽虎奔齊勸齊侯以兵加魯其意實在季氏齊未能用侯犯復繼往焉故強家者以是懼專意從齊甫盟于夾谷又盟于黃使乘絡繹而不以為繁為是故耳使

齊景公能因虎犯公山之釁奉辭以討季氏為魯國去有年之蟊賊猶為義舉足以大服人心而景志不在遠姑藉以市恩强家不惟不能討又從而養成之嗚呼齊之景魯之定其無以大相遠乎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魯之邑也非若外國圍之不能下而遂釋之也魯墮三都郈費已從命成獨負固而未服致其君自將臨之卒不受令而止此皆何忌之所為是之謂叛其可已乎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內叛而不能討何以為國若定者亦擁虛位而已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齊衛次于五氏次于垂葭案傳皆以伐晉春秋惟書次而不書伐不與其伐也非謂晉不可伐也晉既失霸則凡中國諸侯能舉方伯連帥之事者皆可以修明霸業號召天下初不必求之於晉也為景公者當請命于周而偏告于諸侯之國曰晉比歲多故夏盟無主諸侯强吞弱大併小弗問臣逐君下陵上弗恤夷狄滅同盟之國視非已責弗救諸夏固所依憑吾承王命將攘夷遏亂以修方伯連帥之職辭直而義壯孰不我從乃今日會某明日盟某又明日次于某其末也復悉力以救晉大夫之叛者愈行而愈陋欲以圖霸豈不難哉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蒐軍政也魯自宿意如盜竊兵柄舉國中邱甸卒乘皆為已之私有昭公不能君以是故也今意如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魯君可以有為之日而又沒有為之日而定公庸且弱苟安目前而不能為魯國深長慮兵柄可收而不能收政權仍在季氏公室自是遂卑無復興起之望矣亂在內而不能討日蒐何益哉書大蒐所

以貶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為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氏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人之亂臣者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為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夕之故哉趙鞅專殺荀寅士吉射擅興其罪不同所以不忌其君則同也鞅挾晉陽之甲將以內向此叛也寅吉射據朝歌外交齊狄以抗其君亦叛也鞅之交在內故不旋踵而得入寅吉射之交在外故事危而難成春秋於入晉陽入朝歌皆以叛書惟其公也荀躒韓不信魏曼多黨趙鞅為之請復惡寅吉射攻而去之各私其私欲故其君比而薛弒其君比

三傳不言其所以弒之故以書法而言與晉弒厲公州蒲之例同州蒲之弒衆弒之也薛弒其君當視州蒲之例泰山孫氏謂以國弒者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耳儒者拜理未詳立論失中其流弊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為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

家之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為惡不可不謹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来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謂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衛侯逐戍併其黨故趙陽奔宋北宮結来奔夫人南子也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為而非戍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戍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濟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戡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陳其夷矣頓本楚之與國當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之不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連兵滅國誅楚而罪陳也凡國亡不能死而見執者皆名

夏衛北宮結来奔義見前公叔来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公作醉里

越書於越卑之也吳雖用夷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攘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戰固嘗褒之矣越以楚故襲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攘楚之功者越議其後耳是故昭十三年始書越至定五年入吳而書於越賤其為楚用也或曰柏舉之戰吳固爵矣今其敗而以國書何歟曰勝而驕驕而敗敗而遂亡是故夷之耳

吳子光卒

此闔廬也敗于檇李傷而死子夫差立厲志復讎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夫以闔廬為父

而夫差為子皆有英才俊識足以當大任太伯之後
其將興矣而安於固陋不能登進忠賢崇尚周禮倏
興而乍偃惜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義併見
公至自會 會于洮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規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
是始及齊為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左傳謂于洮于牽



之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齊宋魯衛相率而預於
亂者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而不以為恥及桓
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自是頓革今齊景欲
纘成乃祖之霸業而率三國之君往輔人之叛者彼
三國之君寘然與之俱而不知黨逆輔叛之為不可
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
二會皆貶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載蒯聵謀殺夫人南子事不克而奔劉氏權衡
曰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
全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將以告之於君夫人懼其
斥己之短因太子來朝啼而走曰太子將殺余靈公
惑於南子之譖不為之辨以是逐太子此其真也又
蒯聵奔宋宋南子之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其

奔也又入其家此必不然愚少讀左傳即有疑於此後見劉公權衡乃知前輩已有是言蓋靈公夫人雖淫亂不道初不聞動搖家嫡如驪女宋芮之所為彼崩聩縱强愚無知亦豈有以道路不根之語挾刃入宮蹈必死無赦之罪如傳者之所云乎蓋崩也欲以野外所聞為其君告而輕淺不善為謀反為夫人所先以是而逐春秋不去其世子之號以是故耳○自入春秋衛國再亂始以宣公納伋妻終以靈公溺南氏綱倫法斁內憂外患相乘而起以是知一身一家一國理亂脉絡相為流通聖賢六經所以垂戒殆非虛語春秋先書三大夫之奔至是逐書太子逐衛亂已成而靈公猶不悟其後子據國而抗其父臣稱兵以伐其君大亂幾亡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来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来會公

高郵孫氏曰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来會公是知蒐者公也不書公政在三桓也棠魚郎狩地遠則譏政



自公出故皆書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故皆曰大蒐而不曰公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也此說甚善公在國中國人惟知有季氏公在軍中士卒惟知有三家定之不能君亦甚矣春秋不書公實有深意

城啓父及霄

城兩邑譏勞民與城諸及鄆同例蒐之後繼之以城皆譏也魯國之禍在三家而不在敵國是時三家少戢為定公者當復軍制之舊以卻邾甸卒乘歸之公室而魯無事矣而乃懷賊臣立己之私恩撫機而不能斷國之大權仍在季氏蒐何益哉城何益哉哀公不沒於魯定實為之

附見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歲孔子以大司

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不書冬者貶也又曰冬陰也臣之象也去冬以見無臣道此休等舉合之說聖人豈以去位之故缺冬不書乎缺文何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

邾魯不相為下有自来矣今中國無霸諸侯擅兵魯之強家且將不利于邾故邾子以去年来會為未成禮此復来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抑亦甚矣而哀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義見僖二年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二十三

二年季氏卒興師吏其國春秋備書之責魯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恥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春秋之書之閔之也正如江黃二國慕中國而来從其後楚人加之以兵霸者坐視其急而莫之救後先皆亡春秋以是而責齊晉今胡頓以從於伐楚後先見滅春秋閔而書之晉既衰亂不足責矣胡氏惑於左傳之浮辭乃謂胡子實有自取滅亡之罪故楚子書名安有滅人之國而無貶而更予爵之者乎爵之目其人也胡子不能死難是故名

夏五月辛亥郊義見僖三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當定公之世聖人道化既行於魯國未幾去之謂定公而不知聖人則夾谷之相儒效昭宣自是而為司寇攝相事若將舉魯國而聽之者卒之去而公不留行是孰使然哉聖人之道不與强家之政對峙而並行也方家臣為亂季氏懼而自戢定公猶得以少伸其志及費郈既墮三家之氣勢完復如舊而聖人之身不能一日安於魯正由定公用心不剛向道不篤故羣醜得以復出為害道之將廢與命也於定乎何

誅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取地以處之鄭為戎首春秋是以貶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或曰此齊衛之三次一五氏二垂葭三渠蔭皆伐也而春秋以次書何哉曰知義之當為而為之不勇貶也知義之不可而為之不已亦貶也五氏垂葭以救范中行知義之不可既進而次此救宋知義之當為而為之伐宋取地以處之鄭為戎首春秋是以貶



邾子来奔喪義見九月滕子會葬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之妾哀公之母義併見下葬定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来會葬

自入春秋未有書来奔喪會葬者今書奔喪會葬譏也禮天王崩諸侯相率奔喪遠者則會葬周衰小國以事王者而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之君来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来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曰雨不克襄事禮也穀梁曰葬有日不為雨止禮也不克葬葬不以制也二說不同左傳之意若曰送終人子之至痛雨而葬必有不能盡人之情者故以翼日而葬為得禮穀梁之意謂國君之喪塗車芻



笠不能具以為非制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近世名儒禮家亦有講於此事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然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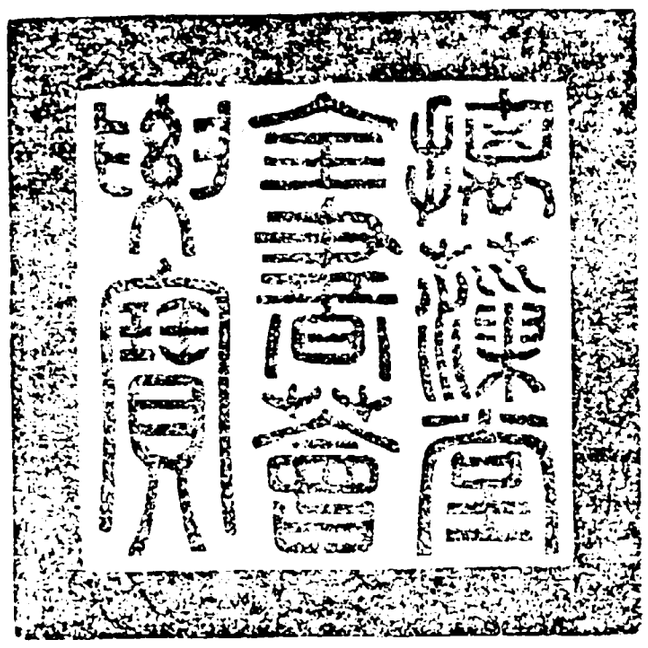
也

姒氏之卒不稱夫人其葬也不書小君則定姒非嫡夫人何疑公羊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之意以定姒為哀公妾母哀公立未踰年故僅書其卒葬云爾蓋成風敬嬴以妾母而稱夫人小君而卒葬者以僖宣居位久既尊之為夫人事之以母其卒也以夫人薨葬告於同盟之國祔於祖姑而不祔於妾祖姑是故成其為夫人之禮夫子作春秋於魯國小君之名號不得而削之故因而書之耳今哀公立未踰年子尚不得稱君妾母豈得而僭夫人小君之號故書定姒薨葬定姒其得書薨葬明其為君母也不書夫人小君著其為妾母也春秋於魯之妾母著義甚精雖不削其夫人之號亦未嘗輕與之以夫人之名特傳者求之未精耳

冬城漆

冬而城時也所以書必有其故左傳乃云不時告也故書以譏

漆閭者邾庶其之叛邑城他國之叛邑以為己邑是實以秋城魯知其不時及冬而後告于廟其未然與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張　泰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九　二十九

宋　家鉉翁　撰

哀公上　名蔣定公之子母定姒定公妾也敬王二十六年立是歲晉定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曰報柏舉也或曰柏舉之戰蔡昭以復其父祖之讎也春秋褒之今楚之圍蔡亦曰雪鞭墓之辱而春秋書法不與之以復何哉曰入郢者吳也鞭平者楚子也



亦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吳而乘中國之無霸樓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于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左傳謂蔡人男女以辮而出降楚使之疆於江汝之間則蔡既為楚所得楚何以得之而不有蔡人乃於楚退之後復請遷於吳乎蓋其民有下楚而逃生者其君實嬰城固守而不為之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據傳齊衛伐晉以救范中行也魯師預伐而不書為魯諱也齊景公有可霸之資而不知正禮明分以修乃祖幹方之業歲歲出師或輔范中行以抗其君或與衛輒以捍其父所謂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者也魯從齊為會盟尊王室禦外侮豈無他事今與齊人連兵黨叛而伐晉夫豈魯之所得為乎蓋春秋季年亂臣賊子同惡相濟此皆季氏之所勇為其君略不覺悟可為悲慨者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或曰邾魯之爭有年矣春秋備載魯人之曲不為少諱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力諫不從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春秋不書或曰春秋貴復讎夫差始立即厲復讎之志今而入越讎既復矣事亦難矣春秋何以不書曰復讎大義也力之不逮者猶欲因人之力

以伸己之志力可以為而不能盡用其力其志怠矣怠而驕而失其初心不能斃讎反為讎所斃併太伯仲雍所以遺其子孫者而失之身死宗社為墟尚何復讎之有哉是以春秋略而不書嗟夫夫差父子以一國之力用兵制勝無敵於宇內由得子胥而用之爾子胥既復其父兄之讎以師入郢又為夫差復其父讎以師入越古大丈夫秉義據正志其所志為無不成者子胥其人也惜乎生於



夷國行於夷狄不獲大展布於當世天實靳之使之身佐桓文管狐趙不足多遜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三帥俱書義見成二年昭十年

三卿俱書著三家者覆出為惡擅兵權為己之私有其主不得而制也定公十四年夫子攝政於魯道化之所感孚彼三家者束手受令惟聖人之所欲為魯國大權且將復歸於君季氏間之於內齊人間之於外夫子去而三家復張定沒哀繼政權仍在季氏擅兵專國一踵宿意如之舊至是大舉伐邾三卿自將以出不假他族為帥兵皆其兵將皆其將國愈不可為矣書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襄公因晉之力取邾田自漷水本以復舊疆因漷移而侵取邾地取非其有也魯人知得漷之利於是併漷東及沂西皆取以為己有而其慾猶未饜也必盡其國乃已春秋先後四十年再書取漷所以貶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取人之田而及之盟春秋直書其事不為魯諱也三家俱出而二氏猶獨及邾盟見叔仲欲盟而罷兵季氏怙終期滅邾乃已春秋書之所以誅也左傳七年入邾大夫不欲季氏違衆以行於是盟見之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也義見定十四年前瞷無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義已見定十四年

春秋書納者三魯之納子糾晉之納子糾晉之納捷菑與今趙鞅納衛世子蒯聵皆書納而納之正否有不得同日語也納糾書子糾於次為長也已於莊七年辨之納捷菑書不克納非所當納而納也至于衛世子蒯聵者其奔也書世子其納也復書世子愚觀聖人書法存其世子之號而書納知蒯聵之逐乃南子陷而逐之而靈公始者不之察耳已於定十四年辨之自蒯聵之逐三年於





茲不聞衛人別立太子至其終也乃立輒焉揆以人情既惡其子而逐之不當立其子以為世嗣蓋衛靈暮年知蒯聵之無罪有意復之衛之羣臣奉輒以主宗祀而非南子意也衛靈死南子失怙故輒得不廢為輒者能承王父之意逆其父而君之事之正也為蒯聵者能反躬自咎以已既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顧理之順也乃皆不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為爭國之計左傳謂靈公欲立公子郢辭而南子立輒南子淫虐之婦忌聵方甚而肯立聵之子以為君乎此衛靈之意衛之羣臣奉以從事何疑漢武之暴隋文之忍至暮年作思子宮興悔不立勇之噗孰謂衛靈而無此心乎或曰春秋存蒯聵世子之號以見其逐之不以其罪示後世人主崇重國本無惑於婦寺之讒耳至於入而君國非有父命王命其無可入之理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鞅圍范中行鄭罕達以師救之鞅為主罕達以師來戰客也鞅雖自伐其仇然奉君命討叛者也罕達與齊連兵黨於范中行黨亂也非春秋所與書及所以辨主客謂春秋以趙鞅為兵首而書及其不然歟晉國盛時兵威行於天下莫之敢攖今也至鞅與蒯聵望其顏行膽落睨衢惟恐不能勝幸而

勝之自以僖公功相與誇詫不已晉之衰乃至是耶春秋書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言其敵也卑晉而罪鄭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来

或曰昔衛邢有狄難齊桓公救之遷其國春秋與之今蔡人有楚難吳遷之而春秋無褒何歟曰桓公之遷邢遷衛也率諸侯救而遷之為之城久而其國乃定今吳遷蔡于州来乃吳楚要害必爭之處不聞為之城戍復以威力迫而遷之至殺一大夫以求說哭而遷墓得謂之義舉乎是可與邢衛之遷同日語乎或謂蔡既降楚不當背楚而即吳其不然歟夫蔡與楚為不共戴天之讎背楚正也事楚非也楚人滅頓滅胡不遺餘力豈有得蔡而不取如左傳所云者蓋圍之不能下幾亡而得存其君固未嘗屈也夫豈降楚叛楚之謂哉士大夫以利害而談春秋雖老師宿儒猶不免有此失是故讀春秋者當明經旨大條貫庶不為左傳記載之所惑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其君欲避楚而求遷其臣欲事楚而不利於遷君所守者為正臣則夷也昭侯因吳師之至討其異論者而戮之謂公子駟無罪見殺不可也但春秋之義不與諸侯以專殺大夫例皆貶之不獨公子駟為然也其後蔡昭侯卒坐是為羣下所戕使昭侯不遷蔡能如齊桓之遷衛遷邢則公子駟不死蔡遷如歸矣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公羊曰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事辭家事以王事辭家事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是子之行乎下也二說不同穀梁正矣公羊舛矣論語垂正名之訓冉有子貢嘗共發夷齊之問而知聖

人之意矣公羊不應猶有是說此其門人高弟流傳之失不足惑也在禮太子死立嫡孫為世嗣未聞子在而孫可繼王父而立者也衛靈之終也知蒯聵無罪且將復之故其臣奉輒以主祭如晉惠在秦而國人輔孺子鄭成在晉而國人輔髡頑是也輒不能承王父之意以君位為已之所當得遽發兵以拒其父齊為不道又出師以輔之反常逆理乃至於是齊其亡乎春秋推國夏為兵首罪齊深矣輒之罪不待貶



絕而自見或曰近代儒者持祖孫相為昭穆之說謂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為合於禮其然乎曰否此廟中之昭穆豈以是而廢父子之天倫乎蒯在輒無可立之理以王父命而辭父命所就者小所損者大豈聖人垂法後代之意乎故輒可為晉之孺子鄭之髡頑而不可以君位自居也今以君位自居而又乞援強鄰以兵加於其父是所謂無父之人齊景不度於義遽為之出師有帝在上景與輒皆有誅曰然則

敦為當立者周有王晉有霸命公子郢主社稷而衛無事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謂夫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為親盡而不毀故為火所災愚以為非夫子之言也哀公於桓為九世於僖七世廟之不毀所從来遠矣何以至今日而後災蓋三家者出於桓自僖以来世用事於魯宿



意如悖禮僭上逐君立君有不可勝誅之罪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非謂廟不毀而災以毀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義併見邾瑕

宋樂髡帥師伐曹 義見七年宋圍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桓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義見下盜殺蔡侯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義見下滅邾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穀作弑

弑蔡侯者蔡大夫公孫翩非賤者而書之曰盜討之也志存乎事楚弑其君以求說于楚是所謂盜也首惡者不以名書亂黨衆不容悉書緊而目之曰盜也蔡昭侯隱太子之子慭其父為夷楚所戕事吳以圖報卒以吳師伐楚入郢復不共戴天之讎為中國刷百年之恥春秋所深與也哀元年楚人修怨於蔡諸侯莫有救之者求徙於吳遷之州来其地迫近於楚懼楚師之又至復適吳以求遷諸大夫皆不欲其不欲者將以圖與楚蔡之賊也君之從吳猶曰太伯之後嘗為蔡人出師入郢蔡之從之義也臣之從楚甘事仇而不以為恥者也其事與鄭僖髡頑略相似所謂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也春秋直書曰盜而不著其名志諸大夫之皆當討也故自州来之遷公子駟之戮公孫獵之放蔡昭侯之弑具載始末不遺傷蔡侯以復讎大義之故卒死於亂臣之手而胡文定專責蔡侯以背楚誑吳委罪執政信義俱亡以殞厥身此愚之所未喻也楚而可事則父兄之讎可不必報天經地義泯滅而無餘矣或曰髡頑之弑春秋書卒不書弑今蔡侯之死春秋直以弑書何哉曰髡頑之弑賊終不討是夷狄之民得加於中國之君也今昭侯雖見弑而從於楚者誅勦略盡則賊既討矣是故書弑書討書葬春秋幸蔡賊之即刑有辭以垂法於後世故不得用髡頑之例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非方伯連帥之當用霸討者也小邾之君非有擅兵無王之罪宋以私怒擅執諸侯不歸之京師其罪大矣書人書執誅宋之無道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人討弑君賊戮公孫翩逐公孫辰殺公孫姓公孫

霍賊既討是以書葬於下自蔡遷州来至葬蔡昭公
凡六見書於春秋閔昭侯也彼謂春秋責昭侯背楚
者不明於復讎討賊之義者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公羊曰其言歸于楚何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春秋之
法諸侯有罪執而歸于王書執某侯歸于京師霸主
不敢專其威福是以歸之于王所以尊京師也戎蠻
雖邇于楚亦當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
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 走自拔歸晉
晉人儻畏楚之盛強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
國亦可也乃許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
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書晉人執戎
蠻子赤歸于楚坐晉以從夷之罪黜之同於列國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武王克商以其社班諸侯各立之以戒亡國故魯有
亳社傳所謂間于兩社者是也說者以為立社於廟
門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視之而知戒屋之不得受
天陽故火得以災天以警魯亦以警周也或曰此周
之亳社災為天下記異義亦通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義已見上殺公孫姓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義併見城邾瑕
夏齊侯伐宋
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至是甫六年忽興師以伐之
傳不言其故考之於經宋實有當討之罪前年伐曹
去年執小邾子自是三以兵加于曹卒滅之而後已
齊之伐之或以是故歟春秋爵而書伐與其能討有
罪也然景公耄矣未幾沒無救於曹之亡
晉趙鞅帥師伐衛
或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崩以父伐

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曰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晉人儻欲修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取輒歸之京師更議立君夫然後於義為允今私於前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公孫丑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嘗竊疑焉景桓固霄壤之不侔晏之於管德過之而才則不及也愚謂左傳考景公行事無一可稱魯昭在難而不能納也天王出居而不之問也范中行叛其君則連諸侯以救之衛輒拒父則出師以奬之見義不能勇為逐利常若不及在位五十八年紀綱壞亂嬖寵並興末乃舍長樹幼階以召亂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彼謂晏子以其君顯殆不然歟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數略也愚謂喪不數閏月禮也故閏月卒者不書閏月卒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自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則楚子之卒乃閏月也閏月不書閏者三年之喪不計閏也今齊景之葬以閏月書豈當時計閏以為喪春秋書以譏之歟

六年春城邾瑕

或曰魯人既隳三都而繕治城邑無虛歲何也曰三家張也前日峻城藏甲私其所封之邑其害猶小今而峻城藏甲偏於國中其為患益大春秋所為書也自夫子去位繼以定哀季氏恣睢益張出師伐國三家自將以行不參以他族之帥視魯甲兵皆已之甲兵魯城邑皆已之城邑內而城西郛外而城莒父城霄城啟陽城毗城邾瑕其包括愈廣蓄謀愈深

春秋書之不遺憂魯季之為齊田氏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吳伐陳將以求霸也號而舉之所以貶是時晉號衰亂齊復不能自振吳以太伯之後求主夏盟使其循桓文之軌仗義以行視中國諸侯有放棄典章率作妄行者奉王命以討之如衛輒之拒父宋之謀曹魯之謀邾鄭之滅許晉所不能討者吳則討之夫然後有以大服人心今皆不能而欲爭陳於楚非霸政所宜先也是故春秋不與其伐舉號以衷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来奔

齊景公老而益悖放逐其長子而樹嬖妾子以為之嗣國高世臣之任事者不能諫又受其託孤之寄荀息之流也陳乞因衆怒作亂而逐之蓋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者也景公葬甫歷時而亂作高國從君於邪又不能以死奉荼曾荀息之不若名而奔之所以誅也然高國百年之舊族一旦為疏遠賊臣所傾

齊陳乞弑其君荼

或曰桓公之入書齊小白入于齊陽生之入亦書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氏自是三弑其君國隨以亡由景公辨之不早辨乞弑荼雖在陽生既入之後謀實定於陽生未入



叔還會吳于柤 義見七年會于鄫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

楚軫敗而知懼是以不亡闔廬夫差勝而驕是以終敗左傳載昭王將終舍其子以國讓於諸大夫及荅周太史移災之辭謁然有人君之度其因禍變之来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者乎

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戕其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此畧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衷吾不預弒而陽生實預於弒則陽生又不得與衷吾同也但弒荼立陽生乃陳乞之本謀陽生非陳乞不得入故弒君之罪專在陳乞此春秋書法輕重之權衡傳謂乞不預於弒殆不然也或曰楚比弒靈春秋書公子比弒其君虔此不坐陽生以弒何哉曰比非當立而見擯於外者也入而弒而立而弒者又其兄也非弒而何陽生於諸子為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陽生實未嘗事荼為君故春秋不坐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若荼之死在陽生未入之前則陽生可以免預弒之罪今陽生入而荼死則其預弒明矣餘義又見陽生卒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併見明年入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併見八年入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以為鄭叛晉宋為晉討非也是時諸侯無從晉者宋之侵鄭豈為晉乎宋人連歲有事於曹諸侯無救之者意鄭人與曹為援宋疾而侵之故是歲冬宋圍曹鄭救之自是宋鄭交兵互取師焉于雍丘于邘是也春秋書宋侵鄭責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伐有罪而書侵為其能伐也衛輒以子拒父齊景不道黨其子而攻其父此人倫之大變霸國奉王命而致討之正也趙鞅前日再以師加衛為其助范中行故復私憾也然猶納蒯聵于戚師不為無名今魏曼多又為此役傳不言其故是時齊景新沒衛失大國之援晉人姑為此侵以蓋其不能之愧是故春秋不與之以伐

夏公會吳于鄫

或曰吳比歲再與魯為會可進也而春秋於去年書

叔還會吳於柤今復書公會吳于鄫其與之乎曰不與也自柏舉而後夫差既立以来吳以號百牢百牢者夷禮也先王制禮尚物牢不過十二非不能共也以是為制而不得過也吳徵百牢魯人陳義以爭吳卒不從甘於夷也曰魯之會吳是歟否歟曰晉哀而去晉即齊景公死則舍齊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之所惡也是時春秋未與吳以霸亦不與魯已甚終不克自全是故名言来不言歸謂明年歸邾以會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

自入春秋魯人滅國如滅項滅郚皆以取書為魯諱也至是滅邾而春秋書法頓異不復為魯諱矣定公季年書邾子来會来奔喪見邾所以事魯於禮無違也至哀公之始年書魯三家更迭用師於邾伐之而取其地要之以盟既盟復伐以見邾無負于魯而強臣擅命逐利以亡人之國過不在其君也及是書公之伐邾入之入之而執其君其惡著不容為之諱矣或曰權在季氏哀公徒擁虛器可得而責乎曰公身親其事而不知其惡謂之無責不可也據傳季孫饗大夫謀伐邾子服景伯持不可而季孫違衆出師則魯猶有臣也魯猶有臣則公論未泯國猶其國使哀公能發強自立不為之親行則邾猶可全也以邾子益来賤之也卑屈已甚終不克自全是故名言来不言歸謂明年歸邾子故開魯人以改過之途耳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無憾於曹也哀三年忽以兵加曹至是復圍曹左傳謂曹背晉而奸宋為宋所伐此強求其罪耳諸侯之棄晉者多豈惟一曹魯之入邾鄭之入許宋之圍曹由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之書之皆所以誅也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駟

弘救曹與鄭也春秋季年晉哀而楚不競鄭始能國出師救曹此方伯連帥之能事而鄭能行之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媿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九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十　宋　家鉉翁　撰

哀公下　周敬王三十二年　晉定二十三年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宋滅曹也而春秋不書滅乃從魯入邾之例何耶諸家多據左傳為說不責宋之滅國而強求曹人之罪為一入字故耳蘇氏謂宋公入曹而不書滅曹如執虞公之例言自滅也胡文定從之吁曹小國也朝夕自保之不暇豈容怙惡不悛如虞公之所為彼公孫彊者雖冒犯不韙亦無顯然可書之罪謂之自滅不亦寃乎宋為不道滅人之國不責宋而責曹豈聖人修經之本旨也乎嘗反覆而觀竊意聖人所以書入而不書滅猶有望於當時諸侯能舉方伯連帥之職治宋之罪如齊人所以伐魯存邾者故下文即書吳伐我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以邾之得復亦望曹之得復是故未遽以滅國書乎是時鄭救曹

與宋交兵互為勝負諸姬莫有能輔鄭而救曹者曹卒不復而春秋終矣悲夫

吳伐我

或曰吳伐我以救邾也救邾義舉也而春秋無褒詞其與吳之伐我乎曰否春秋之貴救貴義也荀夷鴻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悅於利而動是以來師造於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遽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邾以齊而得存吳責報不已執其君



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故春秋不與之以救伐我而不書四鄙舊說以盟於城下故然十一年齊師来伐非城下之盟亦不書四鄙蓋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後王臨難省躬之戒前書公伐邾此書吳伐我責在魯讖哀公也○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內魯而外諸夏故魯為他國所侵必曰某鄙及哀公八年十一年再書伐我同魯于諸侯也愚謂伐不書四鄙固所以示貶然亦豈遂同之諸侯餘義又見下

夏齊人取讙及闡

公羊穀梁以為邾子蓋齊之甥齊人為邾故謀伐魯故以地賂之左傳則以為季康子嘗以女妻陽生陽生既君齊而女未以歸故齊人来伐愚以經旨而觀齊之兵端當從公穀非以女故取讙及闡伐而取之非賂也或曰內失二邑春秋不諱何也曰為齊人取之而能歸也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故春秋於取邑之後即繫之以存邾魯既歸邾子齊即歸侵疆春秋與齊以存亡之義也春秋不與之以義為其無遵善改過之實特畏威而復之耳據左傳齊雖取二邑而邾子猶在魯齊未得志乞師于吳將以伐魯魯人聞二強國合兵以来懼而亟以邾子歸非知義之不可而幡然以悔是故不為春秋所貴學者觀吳伐我而春秋不與之以救邾齊取二邑而春秋繫之以存邾

而聖人之意可識矣然齊之力自足以制魯何至召吳而與之俱伐存亡國義也召夷兵而伐與國則不得謂之義其事雖是其心則非所以卒召外寇而有殞身喪師之悔齊實有以自取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齊之取讙及闡本為邾故前所云季氏不以女歸者左傳所載自為舛也魯人甫歸邾子于邾齊人即以讙闡歸于我其取之也以邾子之未復其歸之也以邾國之既存齊之取之歸之可謂允於義是故春秋不與吳而繫之于齊左傳以為季姬嬖故来歸侵疆誣矣但歸我濟西田有一我字此惟言歸讙及闡則以取之賂之有義利之不同耳宣公以濟西賂齊而齊復以歸我我之所固有也魯為不義滅人之國齊伐



而取之復以歸之地已非魯之所有齊之歸之義也

是故不書我責齊人之能歸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取師義初見隱十年

宋之圍曹也鄭人救之鄭有救曹之義宋有滅國之慾比事而觀書法可見今鄭師在雍丘必以曹故亦如齊人伐魯存邾存之於既亡之後也春秋書鄭救曹於曹未亡之前書鄭喪師於曹已亡之後録鄭所以誅宋也左傳乃謂鄭武子之嬖人求邑無以與之伐宋圍雍丘將取以與其嬖以是喪師愚謂宋大國也鄭之所畏不應易視若此鄭以救曹而及宋交兵具見於經復何所疑鄭雖喪師春秋無貶也凡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

夏楚人伐陳

陳人不預夏盟專意從楚有年于茲矣今而去楚即吳為楚所伐春秋其與之乎曰中國之盛也陳專意

從楚顛沛百罹無所愧悔今晉哀而不振楚敗而未復吳雖屢勝而驕盈不戢陳於此當中立而不倚可也去楚適吳亦非義之所止春秋何取焉

秋宋公伐鄭

既滅曹又取鄭師于雍丘怙其驕盈親御戎以鄭為賤也賤也明年夏書宋人伐鄭亦賤宋滅曹者也鄭救曹者也鄭自救曹以來與宋有隙連歲交兵雖更勝迭負不能存豈不善乃以是為怒移伐魯之兵而伐齊遂使齊之亂臣假外寇以弒其君愚於此知夫差之將亡夫以太伯之後起而圖霸使之率循於義固春秋之所與而負才矜力日尋干戈聞伐國則喜而勇往聞止師則怒而移伐是故春秋惡之書會吳伐齊公與吳皆有貶也孫泰山謂齊中國吳夷狄會夷伐夏其惡可知此固春秋經世之常法然據左傳齊先召吳以伐魯魯復會吳以伐齊事有曲直理有是非吳人不擇於義兩從二國之請齊魯不惟義之所在各藉強國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来奔

邾子得返其國曾未期年而復以奔告責吳也左傳謂邾子又無道吳人因之栫之以棘使太子革為政

以求勝兩有罪焉耳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陽生之死春秋書卒書葬而左傳乃以為齊人聞吳師之來弒其君以說諸儒因是立義以為陽生之死與鄭僖髡頑同其實不同也鄭僖之卒春秋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鄛閔之深也而陽生之卒僅書齊侯陽生卒其辭與常卒無以異何以見其為弒乎又以當時之事而觀齊人果有畏乎強吳之來伐為之弒君以說不當於吳師方退之後即以兵伐魯其伐魯乃所以報吳彼豈甘出吳下至於弒其君以求說乎又簡公壬者乃齊悼陽生之子齊人既弒其父必不立其子今悼死壬立是為簡公君臣之間兩無猜阻疑悼公之死適當吳師之至遠方傳聞有以為弒者史得之而書未必果以弒死乎且是時陳乞之父子秉齊之權肆為不道果弒君陳乞之父子其首惡也而史記乃謂鮑牧與其君有隙因吳師之來弒之以說左傳則謂牧於前年之冬已為齊悼所殺且牧之專政不及陳氏牧之姦兇智詐亦不及陳氏若之何遽能弒其君反覆一時事實有可疑從經所書則陽生非弒從傳所書以為弒則弒君者非陳乞父子而誰蓋始終禍齊而竊取其國者陳氏也豈容以疑似之傳歸過於鮑若夫鄭伯髡頑之例不與此同髡頑去衷而即夏死於亂臣之手陽生者與諸侯之國皆受令於吳今也首請吳師以伐魯卒之自蹈其禍是豈可與髡頑之死同日語乎左傳凡書弒君必著弒賊之名氏今惟書齊人聞吳師之來弒君以說略名氏而不書彼亦有疑於此是以闕書云爾愚謂陽生果弒罪在陳乞父子難以歸其過于他人義又見下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夫差伐齊聞陽生之死為之哭而旋師彼用衷禮猶

知伐喪之不可趙鞅乃於此時出師伐齊取犁及轅
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視夫差有愧矣或曰春秋
何以無貶曰書齊侯卒而繼以鞅侵所以貶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義見上陽生卒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或曰吳之救陳其與齊之救邢救衛晉之救宋同乎
否乎曰救邢救衛救宋義之不容已勢之所必爭也
霸主以攘夷安夏為事義之不容已則必救勢之所
必爭則亦必救皆春秋之所與也今中國無霸主諸
夏胥而為夷陳從楚則吳伐之楚救之陳從吳則楚
伐之吳救之皆為其私於中國之利害初無相關不
得與二霸同也曰楚昭之救陳春秋不書救今吳之
救陳得書何歟曰陳之從於楚從夷也改而從吳猶
曰太伯之後也吳之本心猶在中國吳之救陳固有
以異乎楚之為救也況是役也延州来季子約與楚
人俱罷兵有救患之實春秋是以書乃其
商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吳夷也聞齊之喪為齊退師齊不知自反乃以吳師
既退之後釋憾於魯以為此役是欲再致吳師而及
之戰也愚於此而知簡公墮陳常術中而不悟也及
吳師再至常乃諉其責於國書敗而死焉高國鮑後
先俱亡而常之志獲逞矣然則簡公者宜當何先曰
進用忠賢與之共圖國政而陳氏可翦也簡以舊恩
任一闔止闔非陳之敵亦猶魯昭任郈孫公若而圖
季氏非其敵也烏得不敗
夏陳轅頗出奔鄭

頗為陳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其餘以為己之大器
國人逐之故奔此以聚斂媚上者也聚斂媚上者固
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
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凡再責魯深矣當闔廬
之世春秋嘗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
春秋皆以號舉之為其用兵不戢而衅之也伐齊至
再尤春秋之所深惡而再書公會吳伐齊因責吳而
并責魯也魯為不義伐邾而入其國執其君以齊人
来討之故既得之復以歸之既歸之而挾此為憾
導吳伐齊是春秋所深責也會衅國伐中國至於再
衅不足多責正所以責魯是固強家之所為而公躬
預於會自將而出豈得不責公乎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或曰吳伐齊國書禦之敗而書獲何也曰責國書不
能討內賊以伐魯而召吳師也國書齊之世卿為中
軍元帥國之存亡繫於掌握而坐視陳氏弒君專國
而不能討又從而受令焉其亦可鄙甚矣敗而獲賤
也曰為書者當何如夫賊在內國幾亡何暇禦外寇
書也當於受命之日陳三軍取陳乞父子明正典刑
夫然後鼓衆以前士氣自倍吳人聞之不待戰而可
以走今乃不然歌虞殯具含玉未戰而魄先褫兵敗
於外賊乘於內簡公之弒齊國之亡自茲以始不責
而再尤春秋之所深惡而再書公會吳伐齊因責吳而
并責魯也魯為不義伐邾而入其國執其君以齊人
来討之故既得之復以歸之既歸之而挾此為憾
導吳伐齊是春秋所深責也會衅國伐中國至於再
衅不足多責正所以責魯是固強家之所為而公躬
預於會自將而出豈得不責公乎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之奔不足紀也春秋所以書譏在孔文子春
秋之義每責備賢者孔文子衛之賢大夫論語所謂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也而於世叔有二大過焉既
使之出其妻而妻之又以其通於初妻之娣奪其妻

而逐之復使世叔之弟遺烝於嫂瀆倫亂教至于再
三夫子為是而去衛書齊出奔齊不足多責責在文
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用田賦者始用田而為之賦也用者非所當用而用
也周制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馬一牛
三四丘為甸出馬四牛十有二是為革車一乘今以
用田賦書諸說不同賈逵以為賦一井以一丘之賦



井出馬一牛三一丘十有六井當出馬十有六牛四
十有八比舊增十六倍恐不可行杜氏謂丘賦之法
因其所授田及家之資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
其田與財各出一賦則出馬二牛六倍於舊愚觀二
說賈謂井出丘賦恐無此理杜說雖酌中似未得田
賦之意用田賦者其視田以為之賦乎古者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一牛三不盡取也今不待及丘
視其井以為之賦豈非賦四井以一丘之賦乎魯自
宣公履畝為稅而什一之法漸壞然所稅者止於米
粟而馬牛之賦尚如舊也今計井為賦蓋一邑而取
一丘之賦一丘而取一甸之賦馬四牛十有二視舊
增三倍矣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今計井而賦以馬牛故言用田賦○成元年始作丘
甲十六井而出一甲比舊增多一甲耳今此用田賦
每邑四井而出馬一牛三四邑為丘十六井出馬四
牛十有二比舊增多三倍甲數至此亦必增此春秋



末年魯之軍政賦於民者盡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或曰此昭公夫人而書孟子卒昭公既夫人之春秋
可不夫人之乎曰春秋垂法於後世者也前此仲子
成風敬嬴以子為君而僭夫人之號春秋猶為之辨
分不輕以與之今魯娶同姓瀆倫犯禮必不可傳之
後世者也春秋若遂以小君書是娶同姓而何可以
垂萬世法乎觀陳司敗之問則昭公固自以為諱故

魯人亦為之諱也謂之吳孟子舊史固嘗書夫人孟子薨春秋從其所諱書曰孟子卒不書夫人而書卒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必不可也左傳謂季氏不以小君禮喪昭夫人所以不赴不反哭因不稱葬小君愚謂季氏不君小君春秋固將革而正之夫豈遂因以書蓋昭公諱之魯人諱之春秋因其已諱而書之耳卒而不葬亦以是故昭公之娶於吳必在既立之後夫人之始至也不書於策何哉曰舊史固書夫人孟子至自吳聖人為魯諱削而不書及其終也有不容盡諱是以直書孟子卒雖為之諱而不沒其實所以存其羞惡之心也劉氏以為孟子之立不受命於天子不可以稱夫人愚謂周之既衰立夫人不稟命于天子者多矣史未嘗不書夫人此以娶同姓故春秋特變常法而為之書似不必別求其說

公會吳于橐皐

會于柤會于鄫及今三會皆以號舉夷之也或曰太伯之後奚其不可以霸而春秋之乎曰當進而進當夷而夷春秋之用法權衡在焉前日之進闔廬以其功也今日之退夫差以其罪也柏舉有攘夷之功艾陵有滑夏之罪此春秋所為進退也其後自貶僭號會于黃池於是進之春秋何私焉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

據左傳宋衛會吳公因與之為會且盟時無盟主故諸侯各自為會魯以望國會侯講睦鄰之好春秋無譏也傳以為會且盟其不然歟蓋是從吳人請尋盟魯力辭之既不與吳為盟不應及二國盟蓋會而不盟經所書正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義見明年取師于盟

冬十有二月螽

書螽記異也此夏正十二月天地閉息之時而猶螽亦如窮冬李梅實之類耳左傳謂季孫問於夫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愚以為

非聖人之言季冬而螽氣燠也是以書今左傳託為
聖人之言歸過於魯歷失閏果爾則凡墊皆奮豈獨
螽之為異乎又云明年復螽乃置閏而塞天變尤為
可笑宣十五年冬蠆生蠆亦蝗子之類以冬而生與
此記同亦可指為司歷之過乎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鄭以救曹之故與宋交兵更勝迭負迨今未已去年
冬向巢伐鄭圍嵒鄭人大出師圍向巢于嵒盡取其
師宋固有罪然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
為功也先書宋取鄭師于雍丘責宋也今書鄭取宋
師于嵒亦責鄭也責在取師則兵端有不論矣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穀梁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王尊稱也子
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諸侯以尊天王春秋
進之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其言及吳子何



兩伯之辭也或以兩伯為疑曰伯可兩乎曰伯者霸
也整領諸夏之名也周家盛時周公居東台公居西
分陝而治是為二伯此兩伯之從始幹方之任也自
入春秋齊桓始霸中夏晉文繼之中國諸侯未有與
之伉者楚自莊共挾其強大欲與晉俱霸春秋不與
也彼僭王之大號常懷睥睨周鼎之心春秋用是抑
之不使之得抗衡於諸夏此聖人繼世之大法論者
謂春秋與楚莊以霸愚固不謂然也吳太伯之後自
壽夢以來輔晉攘楚至闔廬以兵入郢成攘夷之大
功春秋常進而書吳子矣闔廬死夫差立始者用兵
不戢春秋夷之今而自請削去僭號預於衣冠之會
楚之不能而吳能之春秋是以亟加奬進書公會晉
侯及吳子于黃池其義甚明也或曰進而書子進之
矣而又與之以霸何哉曰二伯云者乃周家永平之
盛典是時晉衰不能號召諸侯吳子在是諸侯畢至
前既有功此又削去僭號踐尊王之實且太伯之後

使之齒晉庶幾夏盟之猶有主此春秋末年聖人拳拳望治之意公羊兩伯之說其必有所授矣諸儒喜為異說楚莊之強僭不軌憑陵上國則謂春秋擯之於夷以霸夫差削去僭號率循周爵則謂春秋擯之於夷愚讀書至此每為之不能平故於此而獨有取公穀之說不然吳楚僭號百年吳革偽而無褒楚怙終而無貶豈春秋垂法之本旨乎○高郵孫氏謂天王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昭三十二年書城成周不曰城京師天王竟哀而同之列國也魯為他國侵伐必曰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年再書伐我不言四鄙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夷狄之會稱國而離春秋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進吳稱子又書晉侯及之諸夏竟弱而同之夷狄也是三書皆非春秋本旨不可不辨也春秋書法當貶則貶當削則削自同於夷則夷之未聞天子哀而同之列國魯哀而同之夷狄者也前輩或以為名言愚三復而未喻當與知春秋者共講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胡氏謂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而越已入其國都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所以垂戒後世此論善矣然春秋之意則有在也蓋自晉政不綱而夷狄橫行於中原不有柏舉之勝中國之存亡未可知也而越乘其後闔廬卒以是死夫差繼之雖用兵不戢自取覆亡而與楚人為水火者惟夫差而已矣會魯伐齊至於再固有好鬬之罪翦楚摧越有功於中國甚大末又去其僭名以為此會修職貢而尊天子襲衣冠而自同於諸夏皆其可書之實春秋是以進之而越復乘其不戒而議其後

遂入其國都吳以是不能國春秋深為太伯之後惜是以爵而進之居晉之亞是謂末年之兩伯再書於越入吳賤越而貴吳也論者不原春秋之本旨以成敗而論一時之事於書爵而曰正名於書及而曰不以夷狄主中國有功者無褒有罪者無貶非春秋垂法之意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作魏多

此春秋霸國侵伐之終事也晉之盛威令行於天下不待加兵而人知服從今其衰也趙鞅魏曼多更迭用兵侵伐小國數修怨於衛衛卒不服豈其力之不足耶鞅曼多志不在於求諸侯霸中國志於怙權自私而已矣春秋書黃池之會繼以楚伐陳越入吳閔夏盟之無主夷狄迭興周室日微桓文之功遂息天下將趨於亂是故於鞅曼多之用師深注意焉公羊以魏多為譏二名今不取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平旦衆星皆沒孛乃見孛彗也邪惡之氣鍾而為彗彗者埽故置新之象前此入于北斗孛于大辰見以夜也今書孛于東方天欲旦太陽將升而孛見焉太陽駭常之變也春秋降而戰國世道至此大變王而霸霸而夷七國並興皆以號僭舉天下胥于夷矣哀哉



盜殺陳夏區夫

傳例以為微者殺大夫謂之盜然亦有不盡然者盜殺而不曰盜責在死者非盜殺而曰盜責在生者齊商人之弒盜殺而不曰盜也蔡昭侯之死非盜殺而目之曰盜也此無傳姑闕疑

十有二月螽義見去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或曰諸儒之說有謂春秋感麟而作者有謂春秋成而麟應至者杜元凱以為感麟而作胡文定以為春秋成而麟應至其說援引詳備子以為如何曰二義皆通愚以為春秋感麟而作也宇宙間惟理與氣而已理行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而況聖心之妙貫乎三極致中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愚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麟鳳龜龍帝王之瑞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而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夫然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于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或曰然則春秋之書之絕皆以麟故其不繫於當時之事乎曰固繫於當時事也春秋誅亂賊明王法之書也始於隱魯大亂君以弒死者三世終於哀十四年齊大亂君以弒死者三世是歲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聖人為世道慮也深矣而公不能用吁使陳恒即正天討則魯之三家晉之六卿皆有所憚而不敢肆齊不亡晉不亂魯不削世道未至日趨於下哀公未必不知此而制於強臣弗獲展而春秋於是終矣蓋以討亂賊而始亦以討亂賊而終此春秋所以作亦春秋所以止孟子知之故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敬王崩在獲麟後四年孫于邾悼公立而春秋傳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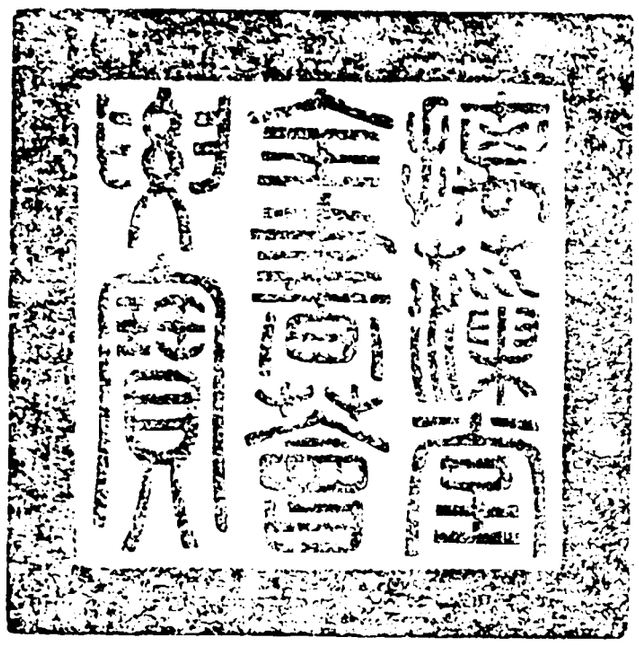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十

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率成此書書成自瀛寄宣託於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盖久而綱目十篇學士大夫已盛傳於世矣泰定乙丑宣學以廩士之贏刊大學疏義等書取諸潘氏鋟梓於學凡三十卷其曰春秋集傳詳說盖侯夫說約者得經旨焉此先生著述意也先生之祖大酉以成都府教授列於朱文公學黨之籍其源流有自云高

欽定四庫全書



郵龔璹謹跋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張　泰